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五册目次

嘉靖以來注畧十四卷 〔明〕許重熙撰 明崇禎六年刻本 …… 一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一）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 三〇五

嘉靖以來注畧十四卷

〔明〕許重熙撰

明崇禎六年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皇明五朝紀要

板藏江上

生之言曰無益之害正甚不迷今天下
寙民敵賊肆奏驕先臣貪禍至今未有推
嘉靖暨萬曆初年紀法廷臣以相救挽故
求化理之助鑒戒明可不備臣誠舉其
文而已迭我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實
鏡治朝之槩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
座隅今
主上紹明
肅祖大洗叢脞之陋正臣工踴躍磨礪之日
然為嘉靖臣者斯能為嘉靖也治老臣不
敏願以數言先之

藉史臣董其昌撰

嘉靖以來注略序

臣恭讀
高皇帝太誥諸編及昭示奸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
者嘗數其前功懲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載
過纖微畢悉刊行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
仰
朝廷彰癉之必不可誣民生善惡之必不可匿懷
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懼其兢兢於斁敎若此故
當時日曆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諱忌夫以
國事為諱忌天啓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既戒不
得輙窺筆之野乘者復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
率貿貿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倣於是君子小人
類然淪亂而
朝廷賞罰遂因以失其所彰不足勸所癉不足威
勸威謬而是非隨之共驩搶比周之迹蘇蔭納
吁咈之文君子抱悵於顛倒小人屢萌於僥倖
其於
聖祖明刑弼教之意謂何哉竊謂
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堯舜
肅皇帝纘義承烈佑啓後人同乎文武祖述未必

合憲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靖何等時也俺吉
蓋警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無遺
幾半天下所在叢竊一止一起兵荒連歲私智
全獨戰士死生優䘏屢下物力自當告訕智
至且交困然而
聖謨提於風霆臣畧運如水火犯顏敢諫者賜鑊不
移挺身任事者盈篋無悔一時精神氣色有暘
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及萬曆之初股肱惟良
俊乂盈側邊鄙不聳種人成事太倉粟支十年
閭右蓄藏相望五十年兵寢刑措何莫非
肅皇帝飭法所造也一變而蜚鴻滿野部分南北再
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叢
神幾借矣天啓時魏禍穹碑爭諂競媚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黨而不知有忠順人
心漸漸殆盡豈世運使然哉亦錄塗塞耳目不
習見
先朝行事
國是海而學術壞耳仲舒有言不通春秋之義者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而不知其
宜遭變而不知其權至哉言乎語曰不知行事

視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觀省前人之百不誤
也魏相奏晁賈之論九齡述金鏡之篇有以哉
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爲乎敬居正乎言
階拱乎誰爲廷相山曉乎宗憲崇古乎名爵
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任
乃贊襄以掩過爲能封疆以避罪爲巧議論以
雷同爲尙身名輕於利祿情面重於法紀近書
易襲遠慮難施邇聽易蒙蔽明難撤天下未嘗
無人蓋已事之不熟而吉凶無辨也昔鐸椒居
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爲求楚事撰鐸氏
微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來近事彰之聞見
者裒其大畧用次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鏡縣
嘉靖以求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芫之末
以供縉紳之一助云
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選監生臣許重
熙述序

參閱姓氏
文震孟長洲 倪元璐上虞 房可壯益都 陳盟四川
劉若宰安慶 夏日瑚淮安 曹勳嘉興 吳偉業太倉
祁彪佳山陰 衛胤文韓城 葉高標廣東 呂一經吳縣
徐開禧崑山 魯元寵順天 郭文燦開封 張孫振南直
申嘉言洪洞 王昌時沂州 劉士斗香山 賀鼎丹陽
王芝瑞江寧 侯峒曾嘉定 陳組綬武進 孫朝讓常熟
宋學顯長洲 王驥鎮江 羅起鳳番禺 吳鍾巒武進
陳黃裳成都 左懋泰萊陽 朱實符南昌 賀王盛丹陽
徐元益上海 吳昌時吳江 張淳孝感 陸其志平湖
姓氏下闕
劉禹卿宛平 王應遴紹興 閻爾梅沛縣 龔立本常熟
周元歔開平 陸鏻平湖 湯文驄貴州 艾南英東鄉
嚴栻常熟 王鑑太倉 趙士履常熟 王鍾龍真定
董庭華亭 陸銑常熟 錢晉明順天 陳履謙慈州
陳振藻常熟 張鵬翼嘉善 吳易華亭 宋天顯華亭
周茂臣太倉 王世焯上海 王元懋崑山 陸晉卿上海
薛淵長洲 鄭元勳儀真 梁于涘江都 雷德懋曲周
周京太倉 張可度江寧 王亮常熟 朱荃宰麻城
程泰德州 朱宗城蘇州 侯服常熟
叔士黍 弟孟鄉 [illegible] 國輔

嘉靖以來注畧目錄

第一卷
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六年十二月
第二卷
嘉靖七年正月至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卷
嘉靖十六年正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四卷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五卷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
第六卷
隆慶元年正月至六年五月
第七卷
隆慶六年六月至萬曆九年十二月
第八卷
萬曆十年正月至十八年十二月
第九卷
萬曆十九年正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十卷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至三十八年十二月
第十一卷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至四十八年七月
第十二卷
泰昌元年一月
第十三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啓二年十二月
第十四卷
天啓三年正月至七年八月

嘉靖注畧卷之一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右春坊臣許士柔參訂

世宗肅皇帝 起辛巳四月終丙寅十二月

諱厚熜 憲宗庶孫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壽六十 葬永陵

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 杭州人弟喜昌化伯

父睿宗獻皇帝諱祐杬 封興王弘治七年九月之國安陸享國二十四年

母慈孝皇太后蔣氏 徐州人弟輪玉田伯

孝潔肅皇后陳氏 元城人元配父萬言泰和伯 廢后張氏

孝烈皇后方氏 江寧人弟銳安平侯

哀冲太子載基 閻麗妃生 莊敬太子載壑 王貴妃生

景寧王載圳 國德安無子逝葬西山

內閣二十七人

少師楊廷和 首輔二年晉太傅封伯不受謚文忠 費宏 首輔二年文憲 楊一

清 首輔四年文襄 張孚敬 初名璁永嘉人凡首輔七年文忠 夏言 貴溪人

任首輔十年文愍 嚴嵩 分宜人首輔十七年 徐階 華亭人首輔十七年

少傅蔣冕 文定 謝遷 文正 翟鑾 諸城人文懿 李時 任丘人文康 許

讚 靈寶人文簡 呂本 餘姚人文安 袁煒 慈谿人文榮

少保毛紀 文簡 石珤 藁城人文隱 賈詠 臨潁人文靖 桂萼 安仁人文襄

襄 方獻夫 南海人文襄 顧鼎臣 崑山人文康 李春

太子太保張璧 石首人文簡 張治 茶陵人文毅 嚴訥 常熟人文靖

芳 興化人 郭朴 安陽人 高拱 新鄭人

尚書袁宗皐 石首人榮襄

右宗皐以長史入孚敬萼獻夫以議禮 書舍人務事中一清鑾俱由起邊萼獻夫議禮 以吏尚書改入時夫本訥以內閣兼 掌吏部○孚敬進士至一品纔七年

上於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於興邸

辛巳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即位前月丙寅宣

毅皇帝遺詔丁卯太監韋霖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大

學士梁儲尚書毛澄奉詔之安陸戊寅至邸 帝迎

詔開讀乃登座受符四月壬午辭 獻王園寢翼日

辭母妃啓行在道行二十日壬寅至良鄉禮部郎楊

應魁上儀狀請繇東華門入 帝謂長史曰遺詔以

吾嗣皇帝此狀云何癸卯至京師止城外楊廷和申

禮部儀請 帝不許御行殿受箋繇大明門入日中

即位時久旱是晨大雨向午忽霽中外鼓舞明日詔

告天下丙午命官往迎母妃戊申集百官議崇祀

獻王禮尚書毛澄以定陶濮王漢宋故事進舉人張

璁諳侍郎王瓚言 帝入繼與哀英不類瓚言於廷

和廷和咈然遂去瓚禮部而以汪俊代之○大學士

粱儲致仕。

五月以長史袁宗皐爲大學士。承奉張佐戴永爲太監。護衛騎安陸松爲錦衣指揮。○策士於西角門。賜楊維聰等進士。○分遣行人存問在籍老臣韓文劉健章懋謝遷王鏊楊一清。○以兵科徐之鸞言。盡革錢寧等賜姓。

六月誅錢寧江彬磔叛逆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贈故事孫燧許逵官謚。○王守仁尚書南兵部。○已亥再遣太監戴永迎母妃於途。○言官劾尚書王瓊結納彬寧。罪狀謫戍榆林。起彭澤尚書兵部。○贈先朝諫死諸臣陸震余廷瓚劉校何遵林公黼劉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并削籍黃鞏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及戍邊徐鏊。○禮臣上議以 孝宗爲考。獻王妃爲叔父母。令崇仁王考 獻王。 帝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廷和冕紀復上程頤濮議。 帝不聽。群臣皆言 武宗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不可爲世考。其所考禮也。 獻王雖有罔極恩。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文。進覽。不報。○侍郎吳廷擧自劾與蔣冕好友。當冕諫先帝南巡時。不能遺書責其諫阻。有愧韓愈之於陽

城。冕奏言臣奮扈從日。廷擧時致臣書。過多獎借。與今論異也。 帝不直廷擧。調南工部。

秋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言。 皇上倫序當立。比之哀。英。較然不同。若稱聖母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日宜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斯不失其爲父母矣。 帝覽之大喜。即日御文華殿。召廷和紀冕入諭之。授以手勅。尊崇父母爲帝后。祖母爲太后。廷和退而上言其不可。以御勅封還。

八月從彭澤言。革冒濫武職太監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闇魏彬弟侄封伯及都督指揮者。凡傳陞乞陞錦衣官二千一百九十九人。

九月癸酉 母妃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恚甚。留通州不入。 帝涕泗啓 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宗皐卒。起費宏大學士。

冬十月張璁著大禮或問。一編。科道盧瓊史于光劾璁惑亂。不報。璁自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勅下禮部。奉聖母慈壽太后懿旨。本生父 獻王宜稱帝。母宜稱后。憲廟貴妃邵氏稱太后。 帝從

刼鄭民都御史張嵿平之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江西巡按鄭啓元得宸濠予[illegible]
撒私書欲急去巡撫孫燧以湯沐王守仁代因極論
撒罪并劾守仁黨惡交通謬膺封爵有旨勿問又有
言張子麟交通事下守仁勘守仁奏言當時容有詐
爲貴人書以欺濠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子麟遂冤
問守仁奏請父華郵典移書于毛澄澄答書謂華有
科場訴議不可予守仁憮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illegible]
此守仁可以奴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曰昭聖邵太后曰壽安興

國后曰興國太后○戊辰遣官之安陸上興獻帝尊
號題主不稱考及叔○念翊戴功封廷和冕紀爲伯
崔元爲侯皇親邵喜蔣輪各封伯張鶴齡進封國公
○山東礦賊王堂嘯聚流刼尋即定○北虜亦不剌
於正德初仇殺小王子懼其子報之率衆走凉州乞
我閒地駐牧攻破安定諸王族盤據西海日漸陸梁
至是亦不剌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上○
宣府鎮卒讙譟事聞給事中許復禮言邇來政多寬
假事尙姑息權奸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illegible]
下兵部○戶兵尙書孫交彭澤言國家歲漕四百萬

石領運則十二總衛所一百四十軍旗十二萬六[illegible]
八百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近者漕規盡弛軍士[illegible]
船敝命總漕都御史覈之
夏四月吳淞江白茆港訖工東南水利以二河爲要
尙書李充嗣承命往濬凡七閱月云
五月廷和冕紀辭伯封○尙書林俊改刑部○駙馬
崔元關說獄情爲主事陸澄所劾併其名帖封入
上曰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
奏顯係好名置不問○上一日欲觀內庫儲積太監
張佐奏曰自有冊籍可查不必親閱　上止衆侍臣

佐何意佐曰寶貨易眩經目或啓靡心也
六月套虜二萬騎自井兒堡撤墻入固原直抵涇州
衛官楊洪劉端戰歿旬日乃去尙書彭澤見邊備弛
弛請假巡視名目前去會同邊臣從實料理　上[illegible]
之
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溢
八月封乳母宮媼劉氏魏氏孫氏爲夫人○南大理
丞黃鞏賀　聖壽至京卒
九月立皇后陳氏
冬十月覈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巡撫孟春勘出各

項田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項二十八畝其侵占民
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項二十八畝俱令還民皇莊改
名官地○科道章僑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
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以陸九淵爲僞逕朱熹爲支
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　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勑從
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有傷治
化其行督學官諭禁○兵部遵前詔查覈騰驤等衛
另士替補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給事中毛玉因
言先朝谷大用等推移人主宗社幾危　皇上繼祚
宿弊消數年之禍亂近聞從籠內臣漸以納賄招權

仍蹈覆轍宜暴前人罪惡示不復用戒諸內臣保身
惜福　上然之降旨戒諭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陳九疇至甘州知李
隆殺爔許銘械隆詣京師訊
十二月給事中陞僉事史道以前疏救王瓊故怨廷
和出之遂劾廷和濡緇元惡　上曰廷和在先朝力
阻宸濠護衛諫止南巡不草威武勑道言不直下之
詔獄科道于桂曹嘉論救不報尋出道爲州判科
臣章僑奏平濠功大冒濫彭澤不喜科臣徐景嵩[illegible]
江勑侍郎趙璜不職璜尋進尚書僑復論之及道[illegible]

廷和澤上言廷和輔養聖德小人假言責損行使[illegible]
勿大臣避嫌求退不可也廷和疏退勑鴻臚宣諭[illegible]
留廷和疏請再三同官紀冤暨彭澤孫交相繼求去
御史鄭袞奏曰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
相史道指爲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言官之體
道乃先揚其聲至外補而始發之心迹詭秘可見
陛下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
詞也廷和以道言乞休同官以廷和故求退臣恐大
柄潛移隱憂可畏幸諭廷和視事毋要潔已之名○
章懋卒諡文懿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癸未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南畿河陝地震○禁言官誣
劾大臣御史汪珊言史道狂妄特一臣之失耳澤欲
以此壅塞言路壞祖宗之法不可御史曹嘉請允廷
和之去給事中李學曾言　大祖設六科關聯六部
舉正欺蔽列十三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澤何所見
而欲紊亂以重大臣之威有旨臺諫官職掌如舊
二月丙申附葬孝惠太后於茂陵○毛澄罷○上[illegible]
乾清宮命內侍數人習學經典講究科儀大學士[illegible]
和極諫乃止○文華殿進講畢　上召廷和近[illegible]
諭曰草場踏勘先帝成命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illegible]

廷和頓首言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與其莊
壘固之盜孰若溥朝廷之恩 上不答○太監趙山
楊聰丘清戴義和繼亦各乞廕其姪爲錦衣官給事
中夏言力諫不聽○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蓋
爲四等上奏其一賚望林俊石珤等八人其二寡過
毛澄金獻民等十五人其三庸衆趙璜秦金等十四
人其四卑汚張子麟楊一清等十四人給事中安磐
奏引王珪之論房玄齡解縉之論黃福皆承君命品
藻未有無故而恣其口吻者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
小臣肆其輕侮非盛世所宜有也給事中毛玉亦言

之 上惡嘉狂肆令補外御史向信奏曰史道倡異
說曹嘉衍評品皆僉事閻閎鼓之御史劉廷簋言閎
道嘉結黨邀名放言 命各斥爲邊方雜職
三月賜進士姚淶等是科得徐階
夏四月興廟用八佾○命宋儒朱熹裔孫爲五經博
士○錦衣百戶張瓘劾索斛美主事羅洪載欲劾之
瓘嘗受笞免劾洪載從其所請瓘奏洪載擅撻錦衣
官 上怒逮赴錦衣獄考訊尚書林俊孫交力救不
報
閏四月太監崔文奴李[illegible]請索巷伍往役錢御史

劉翀發其事刑部執陽鳳鞫之文囑林俊勿問俊不
可文遂請旨移訊錦衣俊執不與文劾俊抗旨 上
切責俊刑主事楊永奏曰舜爲天子不撓皋陶之法
刑部按一厮養而奪之何用士師爲哉給事中趙漢
奏曰陽鳳事甚小而崔文能致尚書之詰責事大文
收捕告人揷之叱曰此笞寄與尚書其威侮如此則
劉瑾不難爲矣○科臣鄭一鵬奏曰邇者齋祀繁興
諸宮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有之先帝已
誤 陛下豈容再誤恐拂士之諫不忍違佞倖之請
臣所未解也 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止

五月大旱又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指切時事
上責其狂率南科彭汝實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燕閒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而望天意之回
難矣○鄞人宋素卿奔日本正德初國人源永壽偕
來貢其族人識之告素卿附夷守臣以聞置不問至
是其主源義植幼政在強臣左右京兆内藝興細川
高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各來貢先
後至寧波而市舶司閱貨宴坐向以至先後爲次素
卿賄太監佐後至而先閱又坐設上設怒遂相殺太
監陰助佐授之兵設愈怒遂殺嘉賓堂劫東庫佐奔

郁興設追至城下遍令鄉佐獻出乃去設泉至霍山
岸殺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又自育王嶺迯至小山
浦殺百戶胡源巡按歐珠奏聞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　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宏
面諭獻帝太后皆加皇字廷和等頓首固止○科臣
周琠請爲安陸立後黜崔文誅李隆以弭天變
秋七月製興廟樂章○初定國公徐光祚奏土豪久
隱功田下順天撫按勘永平知府郭九皐覈係姦民
趙紀進例投獻駕言吞隱紀遂赴東廠告九皐多受
金錢曲斷太監芮景賢奏之時九皐移守臨洮遣官

尉之臨洮收之尚書林俊奏曰人主宜攬大綱郎九
皐貪恣不妄　陛下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
事今據單辭而褫奪衣冠甚非德美不報科臣劉濟
章僑劾景賢亂政　上怒奪俸南京科道鄭慶雲等
交章言逆瑾復見於今日不報○林俊稱病乞骸骨
于致仕差司屬官護送歸○皇親陳萬言營新宅尚
書趙璜不可萬言訴於　上謫郎中葉寬主之部
遠寬即訊○科臣劉最奏曰崔文導　陛下於有過
之地法宜深嚴悉爲齋醮侵費帑金六七萬　上優
旨慰文責最覈實帑金侵費最蹇奏內帑不可查覈

上怒最妄言着外補科臣衛道汪思上章申救
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楊廷和十二歲考績加太傅辭不
受○給事中孟奇言先朝姦黨魏彬張銳錢寧廖鵬
與曹陳諸侯伯爲親之數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
銘勳太常惟利是求曾無靦顏　上命禁之○光祿
少卿華湘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
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
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
十四分五十秒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今

則二百四十三年矣乞訪知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
之制○御史王國用私假劉最符檄乘傳爲東廠芮
景賢刺及即逮最國用下鎮撫司訊最謫戍國用降
外
冬十一月南刑主事桂萼上言大禮畧云孝宗自有
子不可復爲立後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
子與入繼之主不同　皇上果許爲孝宗子乎併錄
席書方獻夫之疏上進書疏畧曰　皇上尊爲天子
而父母無尊稱於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之心未合
也獻夫畧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

獻之異群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獻
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當於名實矣　上曰此係綱
常大事會群臣集議○傳陛供奉夫人弟邢福海顧
錦爲錦衣官科道夏言屠僑諫阻不報
十二月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織辦　上命
廷和撰敕科道張原吳瀚疏諫廷和請收回成命
上切責廷和抗違廷和稱病乞休遂致仕○南京地
震大雷電以雪○錦衣官王欽王錦侵盜鹽價百餘
萬論死繫獄追贓忽出中旨免死編成勿追科臣劉
濟疏諫又有錦衣李洪陳宣雎毗殺人命奪級濟奏

言法司平理庶獄必使罪協其情天子不得以喜怒
重輕今洪宣奪級欽錦編成與王國用劉最一律其
何以示天下○彭澤罷以金獻民代
甲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歲塡次營室丙子五星咸聚
辛巳五星皆伏太白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奏曰五
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故聚房周[illegible]
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昭然在德
天寶聚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易備寨[illegible]
修德之大乞　陛下勵精而實行之○郊祀畢例有
慶成宴　上以災歎不舉○大理卿鄭岳請於畿內

河南督居民開田築堤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灌
溉其平時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涸滄或爲陂塘
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數年之後皆爲沃壤
而水旱不足憂矣
二月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主事侯廷訓據
宗法爲大禮辨尚書汪俊以爲至論尚書喬宇率九
卿上疏必以孝宗爲考而後大宗爲不絕前後章奏
惟張璁霍韜熊浹桂萼議同餘二百五十人皆如部
議科道張䎝鄭本公等六十三人各抗章力言當從
衆議　上怒奪其俸修撰唐皐言　陛下宜考所

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謂其模稜兩可
亦奪俸於是汪俊更議帝后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
報楚王榮減以儀賓沈寶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院
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與璁萼合　上
命召璁萼書韜來京○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入見
宴賚倍常○科臣鄧繼曾請勿吝改過加戮憸人
上大怒逮下詔獄○南畿饑甚民多相食者巡按朱
衣奏聞○瞬日昭聖太后聖日有旨命婦免朝賀御
史朱淛言　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朝賀之
儀興國太后舉行昭聖報罷禮數所失不小御史馬

明衡言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匆惶之際忽傳報
罷安得無疑 上怒逮繫詔獄侍郎何孟春論救不
報御史陳逅季本員外林惟聰疏爭亦併逮繫○營
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
三月璁萼自南京上疏申明統嗣之辯且曰今之加
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
輟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
必議之不已也 上嘉納之是日御平臺召冕紀宏
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曰臣願 陛下爲堯舜勿爲
漢哀帝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黃綰復申璁

之說丙寅 上勑禮部加稱本生父母爲本生皇考
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
尚書汪俊極諫 上曰爾職邦禮違背正典肆慢朕
躬即致仕去侍郎胡瓚言大禮既定席書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璁萼璁萼中路聞報復上疏極論兩
考之非必亟去本生二字纔統之義始明 上命復
召來京蔣冕言於 上前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上
不問中旨以席書爲禮部尚書科道安磐田麟等交
章論阻不報尚書喬宇曰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
餘年所未有乞收成命不許

徐學謨曰本生二字蓋屈於群臣之爭而姑爲調
停之說耳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禮可義起廟
祭先正統而後本生何有並大之嫌廷和爭執不
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張桂遂得以寧忤天子不敢
忤權臣之言聳動 聖怒必伯 孝宗而後已矣
然張桂既以爲人後者爲之子非聖人言而謂孔
子鄙爲人後又引矍相圃之射爲詞何以見獨非
漢儒附會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若內悅
其君而外竊其威者廷和之自處得正矣
夏四月詹迷貢獅子西牛○侍郎吳一鵬會百官力

言建室之非 上曰皇考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
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亟
行修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曰 陛下徇情以爲
孝群臣順令以爲忠此而不已非國家之福也昔曾
元僤於易簀曾子以爲細人之愛爵受天子禮樂孔
子傷之今以非禮祀 獻皇安乎 上大怒逮詔獄
命內閣撰冊傳諭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
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又欲去
本生母三字冕力諍封還御批者再乃依原文上聖
母日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母日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蔣冕乞致仕許之
五月改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遣太監賴義侯崔元
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日本生皇考恭穆獻
皇帝迎如京師○璁萼至京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
非鴻臚少卿胡侍諫止稱伯講外
六月以石珤爲大學士○科道各疏彈璁萼罪科臣
張翀取群臣彈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私語翀日若
得俞旨便撲殺之 上知之降中旨以璁萼爲翰林
學士獻夫侍講學士三人各上疏辭學士命 上溫
旨慰諭尚書喬宇言三人有玷淸班 上怒切責之

宇致仕去翰林官楊愼姚淶許成名崔桐邊憲金臯
言臣等所執者程顥朱熹之緒萼等所言冷褒段猶
之餘也學術不同乞賜罷黜 上怒俱奪俸御史段
續陳相言璁萼假議禮之名爲干進之術以若人而
授若職臣恐飛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 上責
其排斥忠賢下詔獄南部院尚書楊旦等各疏阻俱
切責之○員外郎薛蕙著爲人後解以駁璁萼之議
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爲之後而不稱父可乎 上
怒逮繫詔獄○太監賴義奉迎神主至順德守臣失
於迎候又不飭公署爲行殿詔逮兵備劉秉鑑知府

羅玉郎訊
秋七月璁萼既拜新命列十三事以上 上采其議
遣官至閣諭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
上御平臺召紀宏珤責之日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
禮待爾又日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
退 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更定尊號曰
聖母章聖皇太后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
言本生二字初非貶辭去之則於昭聖無別矣何孟
春秦金豐熙暨九卿翰林臺諫章十三上不報○上
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日諸疏留中必改

孝宗爲伯考矣何孟春日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
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本朝故事也楊
愼日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
正張翀遮留群臣於金水橋南於是何孟春等二百
二十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呼 高皇帝 孝宗皇
帝者 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請內閣
邀毛紀費宏石珤同跪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
生二字爲要 上復遣諭冊文定矣爾輩姑退群臣
仍伏不起自辰迨午 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
於是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群臣皆哭聲震大內。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
十四人詔獄○己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杖
群臣於廷編修王相王思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
胡瓊張日韜部郎楊淮張潔申良臧應奎仵瑜余禎
安璽殷承叙俱卒譖豐熙張翀余翱余寬黃待顯陶
滋相世芳母德純戍邊○甲申奉安皇考神主於觀
德殿趨席書入朝○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大同城
北九十里建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諸卒
不願徙參將賈鑑峻法箠其伍長諸卒遂變殺鑑裂
其屍晡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僉事陳洸疏稱夫本
生二字爲致決宜詔天下乞罷爲守以息邪說復史
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　上悅復以洸爲給事中○
辛卯杖楊愼等七人張原死於杖下愼及王元正劉
濟戍邊○改吏侍郎何孟春於南工部有言切責毛
紀罷之○文錦恐叛卒連虜招使入城既入郎索首
謀者諸卒復亂焚殺撫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家
諸卒焚掠官廨復脅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發庫
兵盡甲掠總兵江桓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令爲
之主振不能已與約曰勿犯宗藩勿畧帑庾勿縱火
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稍就約束

八月侍郎賈詠爲尚書大學士○廷議遣侍郎李昆
齎勑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鎮守桂勇爲總兵蔡
天祐巡撫之叛卒雖勉聽朱振約仍肆劫掠振箠殺
數人終莫能制及天祐至諭以朝廷恩威暫爲解散
桂勇分部五十餘人皆殺之釋郭鑑柳忠以安衆士
何有別將領兵過大同掠民畜民訴之兵詭曰爾大
同叛朝廷命吾兵盡斬若屬何吝畜爲於是訛言沸
城叛卒大讙而進士李枝驗餉至鎮衆謂有密旨夜
集數百人排枝關問故枝出公移示之始信然衆已
聚不可散遂鬧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走匿乃燒居民
數百家明日脅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始解散王懼
微服遁於宣府天祐以狀聞○速檀滿速兒牙木蘭
火者他只丁率衆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擊之滿速
兒走九疇間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番
衆遁去路遇亦不剌復邀擊之大勝而歸○席書至
京以孝宗名未正命集議鄭岳徐文華力諫　上責
之胡世寧憂居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
斷考孝宗不可獻皇帝生　陛下而別立於外藩爲
可　上嘉之祭酒崔銑諫曰　陛下無輕正統無拂
群情則今日之忠邪辨矣　上怒奪其官

九月集議汪偉鄭岳徐文華猶與璁力辯武定侯郭
勛曰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於是書萼璁獻夫公鶴齡
侯勛崔元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天子無大宗小宗
無所生所後人無二本　孝宗伯也昭聖伯母也宜
從所稱　獻皇帝別立室尊尊親親兩不悖矣　上
從之乃改稱　孝宗爲皇伯考昭聖爲皇伯母布告
天下○瀋府長史司吏陳卿反嘯聚青羊山流刼潞
州諸縣○命侍郎胡瓚都督魯綱討大同亂卒○百
戶隨全請遷　皇考松林尚書趙璜曰山川靈秀所
萃不可輕洩　上乃罷議定名顯陵如七陵○命尚

書金獻民都督杭雄討土魯番比至蘭州而寇已出
嘉峪乃用九疇策遷置夷使於嶺南閉關絕貢九疇
報速壇滿速兒死
冬十月起廖紀尚書吏部
十一月從陳洸言復閻閎史道于桂曹嘉於科道○
杭州監織太監吳勳有奴暴橫布政馬卿禁持之勳
不悅奏卿抗旨稽誤　上怒命逮卿及知府查仲道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晃○魯綱兵至陽和堡密檄
桂勇捕首亂羽檄日下亂卒大懼勇擒郭鑑柳忠十
一人斬之鑑父鄀予復倡亂叛卒盡甲閉城門夜圍

勇署居其家人生噉之幽勇於空室天祐聞變馳至
曉諭諸卒毋許求止兵天祐曰能擒獻首惡猶可爲
止諸卒乃擒四人以獻天祐斬之疤子跳匿不出瓚
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首送瓚處仍奏乞班師瓚止○
大同縣庫吏乘亂焚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自殺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請宥建言獲罪諸臣　上怒斥
外
乙酉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總制陝西一清過維陽造
故大學士劉健欵飼艮久健極禍出曰應寧出將乎
一清曰承乏爾健出所著欽之竟無一語○冀北僉

事田美爲虜所殺○起胡世寧兵部侍郎御史曹弘
劾之不報○御史劉獬奏近正遠佞畏天恤民十事
○都御史陳洪謨爲諫大禮遷謫物故諸臣請乞遇
貸不報
二月牙木蘭據哈密率衆入沙州○初宗設肆掠後
匿入海舉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兵徼海者得設
黨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三國王李懌獻之乃
發林望等至浙驗實與素卿俱斬瑞佐釋還本國
苑守巳曰鄭曉有云夏言謂倭禍起於市舶遂請
罷之不知當罷者內臣非市舶也祖訓雖絕日本

而市舶不廢。蓄以通華夷之情。使利權在上也。衛
舶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
憲聴言不為無見。然使番舶不至。則姦豪何從誑
取其貨以階厲耶。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
可缺耶。宋銳嚴其禁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姦
甚於夷狄也。
大同亂卒郭疤子胡雄復煽餘黨。夜焚王總兵家。梟
卒馳告天祐。天祐曰。使曉治之。詰朝集諸卒問以亂
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乃擒疤子等四十人。悉
斬以徇。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亂始定。

三月纂獻皇帝實錄。○陳洸論楊旦汪偉邢倶罷
之。
夏四月光祿署丞何淵言。獻皇帝乃所自出之帝。
請於太廟內別立世室。上命集議。尚書席書奏曰。
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皆百世不遷。
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比之太祖太宗。
不知何據也。璁萼亦言不可。上曰。觀德殿在大內。
太常不與祀典。匪合儀制。書等遂議於皇城內別立
禰廟。祭用次日。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仁壽宮
災。昭聖所居也。延爇玉德安喜景福等殿。上撤

徹樂素衣避殿。諭群臣同心修省。給事中楊言極諫
言六科各失其職。以致進退失當。儉朴不聞。享祀未
孚。職員多濫。刑罰不中。工作不常。伏望進君子退小
人。御史徐敬言呂柟等過有可原。王相等情尤可憫。
張璁等倖取捷徑。莊田紛紛奏索。鹽引往往欽依。算
衣冒濫。弗覈御用。匠役增收。先朝獘政。漸次踵行。
上覽奏原之。
五月巳未遼陽地震。○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
○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謹陳十漸。請亟去費
宏。

六月作新廟。擬世世不遷。定名曰世廟。
秋七月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改
按察司僉事。席書為弟乞恩請授館職。上命春為
修撰。夔為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正德間傳乞雖多。
文臣清秩無有也。書議禮偶合。恣行胸臆。為弟乞恩。
平生姦偽洞見矣。
八月梁儲卒。
九月泰和伯萬言弟璔在兀城橫奪民田。知縣張鏊
古攸而箠之。萬言以聞。命逮京即訊。○林俊卒。俊叢
疏辭祭葬。因言古者撻人於朝。辱之而已。成化初廷

杖家令重疊登爬至劉瑾始啓解衣之端釀成捷欽
之條又見歲弘闕詔獄惟叛逆妖言强盜始有考訊
之旨今一槩考訊恐非　祖宗仁厚之意也
冬十月何淵上言獻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
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何以不得同
門　上命集議禮臣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
神官監乃可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珤力諫不聽席書
請仍由闕左門便　上令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
通板輿書與胡世寧力言不可不報
十一月御史吉棠奏召楊一清入閣起彭澤代一清

總制吏尚書廖紀謂總督非一清不可禮尙書席書
奏紀內柔順於相臣外牽制於科道書意蓋欲退費
宏也紀見書侵吏部權遂請讓位於書懇求自罷
上優詔留紀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璁周在
劾書攜粘是非陰行牾制無大臣體不報又書前撫
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
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
劫殺逃簡馮琳當斬不可原書奏曰臣以議禮忤朝
臣故問刑官以臣所劾故歸罪李鑑　上下疏法司
御史蘇恩等訊其事奏言鑑罪至殺官劫財燒人房

室衆證而獄成問官非有私也　上曰鑑事席書既
爲代辯免死發戍給事中管律奏曰今言事者每借
議禮爲詞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欲中傷人非此無
以激聖怒欲巳固寵非此無以得歡乞嚴加戒諭
上曰律言良是今大禮旣定群臣正當攄誠供職毋
假希恩報讐
十二月加楊一清少師入閣起王憲總督陝西三邊
○席書上大禮集議進書太子太保璁萼詹事獻夫
韜少詹事陞賞與議者而不及內閣惟石珤一疏乞
休而費宏自安如故於是張璁上言今日有君無臣

有治法無治人因薦故大學士謝遷桂萼亦言天變
未消圖治者非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乞
憐不去豈止之義耶尋進宏少師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御用監黃錦請敕遣官撫
湖廣龍江管運從之工部執奏不報○兵尙書金獻民
劾罷以李鉞代
丙戌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下吏部看
詳部覆請上裁報罷給事中史于光奏曰聖人喜怒
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怒而罪之固天之道
刻疏下部以爲將還諸臣已而報罷于[illegible]

齎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必有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南御史趙得佑言席書排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救一陳洸洸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亦有覘矣廖紀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爲鄙褻之語是果忠乎○御史雷應龍言乾明門所畜鳥獸歲費腥肉秫荳乞賜屏去　上命所司覈實

二月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陳九川索受天方玉璞　上怒逮問時璁萼已爲詹事費宏故抑之不得與經筵璁萼心恨不已嗾士紳言之謂九川盜貢玉餽宏製帶邏卒入宏第執其僕與九川對簿

宏奏曰臣曾受故尚書鄧璋玉璞製帶無九川餽玉事　詔勿問給事中解一貫請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許九川謫戍○畿內大饑四方災異衆多禮部類奏　上降諭罪已南御史仲選極言小人未遠忠直未錄民困未蘇○巡視御史沈松請免盧溝橋榷使從之○考察外官拾遺論尋甸知府汪登不謹部覆以登母老不赴任宜降級　上特批降三級改京職以便養○韓文卒○御馬監張忠奏工匠陞錦衣官者六十八人給事鄭自璧諫阻不允

三月策士奉天殿賜進士龔用卿等○陳洸凌虐鄉人爲怨家所奏獄具當太辟　上令削籍崔文亦事敗黜閒居○刑尚書趙鑑執陳洸獄與桂萼爭論不合致任　上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

夏四月姚鏌率師討田州岑猛猛故田州世知府與思恩岑濬相仇殺濬破田州猛走都御史潘蕃討誅濬奪猛官改授千戸正德初攝田州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從陳金征江西盜有功遷指揮擅復祖官不得頗怨望前得猛賂者譖猛多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重賂乃令猛出不遜語應期怒奏猛反狀應期去鏌代之遂請討乃遣指揮沈希儀五將將軍

八萬人進討○席書請庶吉士每科選取勿逾二十人○御史劉穩奏驛傳之害令嚴禁冒乘

五月癸未朔日食是歲災異有冰雹如斗大大風捲屋百餘處有生兒六目四面鶴角一足有一臂三手有虎具人手足入城市噬人○廖道南進洪範疏　上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福建大雨水海溢山崩旗鼓自鳴○帝奉兩太后觀騎洗舟端午復觀標騎宴給事中高士魁奏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爲侈靡之漸　陛下近有此舉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臣見近者如太監鄧文之請易勑書太監

張忠之乞陞官匠俱依倣先朝始而漸漸而成矣
上是之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副都御史張閏奏曰國初令甲自叛逆姦贓
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權豪
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者反坐邇來官司罔恤民隱
輕忽者不肯理怠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欲
報復欲羅織廢人生業擠人軀命所以干和致異
上是之令一切訟獄止逮主名不得苛煩
八月癸丑撰世廟樂章丁丑世廟成奉安獻皇帝神
主

九月章聖欲謁世廟　帝以問輔臣宏一清言國朝
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
詣廟者　上以問璁萼璁萼引唐開元禮后廟見之
儀及國初禮皇后謁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勸
書劉龍亦言　高皇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典
於祭禮不相涉璁萼又言周天子廟祭王袞冕立東
序后副褘立西序共承宗廟也其儀以上　帝猶未
議桂萼言祖宗家法后妃入宮不復出太廟尊嚴非
對越之嚴非時享不輕出入而況后妃乎　徽諸

之席書乃請與　帝同行從之○岑猛見討徵兵鄰
暫裂帛陳冤姚鏌不聽督兵益急猛乃守險自匿歸
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鏌恐璋黨猛陽討於沈希儀
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詐令臣徵鎮安兵圖璋迂道
過璋所璋迎之臣佯爲不樂再叩之不言撫之膝內
叩之則泣下曰君不久則臣死矣璋大驚問所以臣
以檄示之曰督府疑君翁婿相黨故也璋曰猛奴視
吾女吾欲圖之久矣乃止臣而使人詣希儀所聽命
猛自效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人助守希儀兵壓
隘璋兵先潰呼敗遂斬邦彥猛將出奔璋使人招之

館於別墅鴆殺之斬其首并所佩印上之鏌徵兵還
與太監鄭潤奏稱大破田州猛中矢死田州平請置
流官治之○妖人李福達初以謀反事連坐戍山丹
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與邵進祿等聚衆爲亂
官兵捕獲進祿福達跳去莫可跡山西徐溝縣民張
寅以貲授太原指揮子大仁大禮入國學寅善黃白
術遊武定侯郭勛家或謂寅即福達也其讐薛良訐
於巡按馬錄錄捕之急寅挺身出對而郭勛書干請
求解錄劾勛黨逆　上令都察院覆讞行山西撫按
三法司會鞫巡撫江潮言福達聚衆殺人雖變易姓

氏而惡魏仍初論以極典都察院覆奏得旨如擬給
事中劉琦張逵等各劾勛交通反賊院又覆勛當連
坐 上疑之逮各犯至京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含春堂詩於群臣
十一月 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璁劾宏偕慢
不敬 賴子懋賢懋良押暱倡優極其醜詆時懋良犯
罪繫獄御史張祿奏曰 陛下溺三臣之愛持兩直
之心使宏去志不決昧遠嫌避位之心璁蕚快心素
已肆下阱投石之計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繼續
之官宜使懋良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況已下獄無

秉機傾陷何哉乞將三臣并賜罷斥 上領之給事
解一貫奏曰宏入仕四十年未聞大過其子有犯於
宏無損璁蕚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爲國
家也二三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璁蕚不知能去宏
而不能去璁蕚也伏望諭宏以大臣自期戒璁蕚勿
事攻訐則協恭和衷之治可成 上是之○大學士
一清奏曰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將官專事卑諂
一或不至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贓
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不之
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

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繇於此○總兵馬永請寬
伏闕諸臣 詔切責之故尚書議成陸完卒永訟其
功請卹 上怒奪永官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謫
外給事鄭自璧申救永奪俸○兵尚書李鉞卒王時
中代○劉徵卒年九十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田州初設流官民夷皆不便之土酋盧蘇挾
猛子邦相以叛復糾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
間嘯聚數萬人○姚鏌平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承
順土舍彭宗漢各効忠勇彭虎臣歿於王事獎卹有
差

丁亥六年春正月張璁上大禮要略○災異疊見大學
士一清請寬恤以宣修省之澤 上曰民間疾苦情
狀不一所見容有未盡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令
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奏以備
采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副朕敬
恤之意○考察閒住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勳與議禮
復官給事解一貫奏云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
用之門恐將來人相援比 上特令致仕○詔王瓚
長史以下悉聽撫按考察○鴻臚卿黃綰言經筵爲
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免其面奏

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茲始
二月改觀德殿爲崇先殿○錦衣百戶王邦奇初以
傳陞削官以詔出楊廷和怨之及奏復又爲彭澤所
抑亦怨之乃上疏言番夷內侵繇澤邀功啓釁及廷
和草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邦
奇復言費宏石珤俱廷和奸黨得奏欲爲彌縫廷和
子兵部主事惇葳匿舊牘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婿修
撰余承勛及澤弟沖爲交通請託　上命下惇承勛
獄合廷臣會鞫之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簾遠則堂
高宏珤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

怨望又飾奸言詬辱大臣窮治株連臣竊爲大體惜
也廷和當權奸專横之日保全神器歸於　陛下持
危定難有正始之功卽所擬詔條矯枉過正然事專
爲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
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爲口實誰復爲國家任事哉
　上怒卽朝逮言下鎭撫司考掠備至鎭遠侯顧仕
隆等覆邦奇所奏皆妄惟假陳言以希進用耳　上
切責仕隆狥情回護初逮言時御史陳察向　陛大
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　上目懾察察不爲動
一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卽大臣不自飭　陛下

亟宜體貌聽自劾去邦奇宜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
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然之因寬言獄謫外惇爲民
承勛閒住○石珤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
子暨行李以行○席書以目眚乞歸特加大學士賜
第京師三日卒　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順
爲禮部尚書辭不就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黜一言官　上
命再察希周自劾求罷許之再察命亦停○吏部郎
彭澤以浮躁調外兵侍郎張璁言臣所著或問澤加
稱賞人以是目爲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

事不敢欺月受職不允○御史陳察陞南大僕少卿
疏辭薦故科臣劉世揚等　上怒其陞任不卽拜命
市恩要譽降海陽教諭
夏四月費宏罷許馳驛歸不差官護送○宏珤去位
吏部會推學行老成者吳一鵬羅欽順四人命再推
以翟鑾顧清名上特詔鑾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
罷東閣管理誥勑學士官○刑尚書顏頤壽等會審
張寅事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等具獄詞
如江潮馬錄言　上愈疑之將行親鞫大學士一清
言治獄非天子事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頤壽乃改擬

寅造妖言者律斬。上曰。死刑豈宜輕有出入。謀反
重罪。率意加人。改擬妖言不見妖書。行取原問官李
珏江潮等面質。馬錄差官械繫來京。
五月丁丑朔日食○廣西自盧蘇王受反。訛言猛寅
不死。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御史石金劾姚鏌
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落鏌職。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兩廣。○甲午
京師雨錢。
六月世廟增用武舞。初。費宏定議。止用文舞。何淵以
不備爲言。大學士一清詠鑾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

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文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
世廟用文亦此意也。張璁曰。天子八佾。人六十四。文
武佾各八。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
法萬世。桂萼曰。周禮以司干掌舞器。蓋音貴人聲而
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令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桂萼尚書吏部。方獻夫禮
部○霍韜爲詹事。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制。自三楊擅
政。籠絡翰林爲屬官。中書爲門吏。遷擢去留。不繇吏
部。乞改正以消朋比。○河水汎溢。豐沛徐州漫爲巨
浸。東溢逾曹。沉沙壅淤。漕渠爲平。○江潮等至京。乃

出馬錄。張寅對鞫。皆歸罪於薛良。將李福達妄作張
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
錄。上益疑。命逮尚書侍郎顏頤壽劉玉王啓都御
史聶賢劉文莊大理卿少湯沐徐文華顧佖于詔獄。
八月命萼璁獻夫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諭令究明
奸搆。鎮撫司搜馬錄篋中。得賈詠等私書。上責詠
對狀。詠疏引罪。得致仕去。卿汪玄錫余才私議寅事
不須詰。亦逮獄○王憲杭雄破虜於寧夏。斬首三百
二十級○桂萼力薦王瓊當復用。御史胡松劾瓊險
邪。萼引用非人。上怒出之。御史周在程啓充蕭留

松。命杖於闕下。
九月萼璁獻夫具張寅獄詞。謂薛良初訐寅。都御史
畢昭鞫其誣。良坐發戍外矣。因郭勛書貽馬錄。錄乘
機中勛以危。遂文致其事。使寅怨家李景全等證成
之。於是上欲坐錄以死。璁營解之。乃編戍南丹。大
理少卿徐文華。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
指揮馬豸。給事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坐附會。錄各
邊戍。都御史聶賢。給事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各爲民。
尚書顏頤壽等十三人。各革職。一時寘跡。朝堂幾空。
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

冬十月起謝遷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旣去一清爲首揆璁萼氣焰方盛一清憚之力薦遷居上○胡世寧尚書刑部○張璁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賜玉東帯及銀圖記二曰忠良貞一繩愆糾繆得密疏言事又賜勅約束中外御史○黃綰爲大理少卿綰以任子附議禮遷躋者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奏　聖天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特命遣官致祭御史周相諫阻奪官○李承勛尚書兵部兼左都御史○御史王堂陳察列郭勛貪横狀　上奪勛太保解提督團營後軍府印

嘉靖注畧一卷終

嘉靖注略卷之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戊子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初 上謹天戒斥語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王自擬自大禮大獄後日見臣下揜飾百出謂朝廷無人意漸廣大大學士一清老練世故不自安于張桂之上日思委婉迎合河清則請廷賀露降則請獻廟事事默揣上意張璁承其短既逐費宏復上言內閣自三楊以來爲奸人鄙夫借據貪汚無恥習以爲常去而復來略不懲前非蓋明斥一清也○起太監張永提督團營一清奏

其密揄劉瑾江彬默定大難隨駕南征多所開釋輯寧誠不易得也未幾卒後郭勛張璁譖於 上前謂永勘江西時盜宸濠金二千兩饋一清出張容家人所訐奏下法司推勘止有容求永誌文銀百兩無永饋金事詔革容職○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曰今日事開運道爲急而治河次之河自汴南分二道一經陳潁至壽入淮一經雎亳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遷其北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出陽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塌場一自儀封出徐州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間境山之北溜溝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會於淮今皆湮塞矣止存沛一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溢入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勢必復決今當因故道而分其勢至於運道止塞沛縣三十餘里而不能遽開者控沙水中爲力甚難莫若於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此上策也其次則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餘里至衛水入舟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荆口分流通衛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請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言與世寧合尚書童瑞覆議行之已而應期奪官議遂寢○起王瓊提督陜西瓊夢欲傾彭

澤以及廷和乞急用瓊瓊被用仰疏九疇誣罔滿速兒實不然 上命逮九疇詔獄[illegible]榜掠九疇論斬請併逮廷和澤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保河西有功得不死謫戍澤奪官廷和獲免○王守仁至南寧使人招諭盧蘇王受使來輸罪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盡撤調兵使小酋以檄往蘇受悉驍悍陳城外有貌類守仁縣丞龍光入其營諭之二人疑曰此軍門也因言其情必左右皆易田州人乃敢入守仁笑曰我欲取汝頭豈縱汝至城下耶許之蘇受入見守仁數罪箠之蘇受衷甲受箠諭之曰宥爾死者朝

廷天地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
願殺賊立功贖罪歡呼而去○上勅戶部詳畫邊儲
經久之策胡世寧曰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
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招遊民
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芻粟
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
戶部邊賈無戍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頹保聚日潰
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
鹽法之故也
范守巳曰裕邊在復鹽法固矣今之邊地久蕪誰

肯墾之欲如永樂時白首不見烽燧何可得也鹽
利雖倍蓰賈人不以易七尺軀矣
愚按萬曆初邊鄙不聳穡人成功江陵既沒人情
更以承平轉玩狎役日繁官視地方爲傳舍銜役
世據蟠結即有能墾之人難應誅求之費矣淮徐
荒地皆然不獨邊方也
三月王守仁奏田州善後事宜請思田久苦兵革罷
以流官而兵弱財絀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
州非岑不可請降府爲州官猛子邦相爲判官盧蘇
王受爲巡簡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仍薦林富爲

巡撫而身還南寧
愚按土蠻非土酋不治然彼亦借朝命以威制一
方必不敢反比誅求不堪而生怨言怨言出而屢
書上聞矣撫臣貪功競以改設流官爲利不知蕃
之納貢應調者乃費財勞師以戍守之於 國家
何利焉若守仁者眞能奉行 高帝之法而不撓
者也
三月南贛巡撫汪鋐奏上長泰縣天降甘露言 上
仁孝所感召 上悅薦于宗廟頒賜群臣○製忠靖
冠

夏四月謝遷致仕
五月辛未朔日食○畿內 中原大旱○大學士一
淸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
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嚴苛昔人告君曰
爲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
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蟲不足懼也賢士藏
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循廉恥道消毀譽失眞直言不
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修德可以弭之深可畏者勢
若綫而伏最深今日弊正墮此臣舉其要者釋淹
滯任賢能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省額外之

征則民難紓弘量齊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曰
聞上嘉納之令言官據實直言利弊不得浮謬○
王守仁既叙盧蘇王受二人各請自効兩江民遮訴
斷藤峽寇猖獗守仁請討乃命湖兵及蘇受各至信
地寇聞皆逃匿守仁故為散遣偃旗鼓竟逼石壁諸
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死六
百餘人賊潰散移兵剿仙臺古鉢諸巢擒斬三千餘
人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璁少傅賜以御詩及衮衣○
追奪議禮諸臣官勅曰廷和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

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寛宥削籍為民侍郎何孟春
鼓舞朝臣伏闕郎中夏良勝脅持庶官情犯深重俱
為民毛澄林俊已故各奪其官蔣冕毛紀喬宇汪俊
各奪職閒住
秋七月加上　皇考聖母尊號
八月易三邊提督勅書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得
收訊
九月定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冬十月命行人馮恩齎勅及綵勞王守仁守仁病劇
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竟離任自歸○皇后陳氏

崩謚悼靈後改孝潔○初潞盜陳卿據青羊山巡撫
常道請兵收勦京邊軍從征與卿遇敗績汪懽議招
降卿益輕官軍山中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張璁力主
勦議乃奪道官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命都督魯綱
率邊兵討之盜四出大掠壺關黎城諸縣綱頓師不
敢擊賊易之以山為巢時出劫掠林洙修武俱被殘
燬河南巡撫潘塤徵集兵卒兵備翟瓚牛鸞陳大綱
兵皆合是月甲辰瓚破魯班壑乙巳破谷堆底己酉
大綱執卿鸞執陳綺斬馘數百青羊遂平給事夏言
劾綱并請覈諸臣功次　上即命言往覈

閏十月兵尚書王時中罷胡世寧代之世寧奏曰今
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自保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
堪總軍旅馬昊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憸人所間至
令戍邊施儒楊必進邁衆殊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為
大計所黜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棄亦追錄不遺
況邇來大計皆權臣排擯乎若一黜不錄而忠勤體
國者皆以為戒矣　上然之
十一月王守仁行至南安卒　上怒其擅離鎮守下
廷臣議其功罪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蹤
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

聲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宜褫奪封爵以彰國家之信
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　上曰守仁用詐任情
壞人心術所封伯爵姑與終身沒後卹典俱不准給
十二月冊順妃張氏爲皇后○初滿速兒令牙木蘭
據沙州索我羈縻夷使不與則沙帖木哥土巴攻我
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歸其老
弱萬人屬帳二千奔肅州乞金塔寺住牧滿速兒以
討牙木蘭爲名令虎力納咱寇肅州遊擊彭濬却之
己丑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
二月不雨　上雩禱不應數自咎詔示群臣○縱放

鷹隼田犬○減正　奉先殿薦新食品○湖廣大饑
巡按張祿繪饑民圖以獻○用梁材言令安州牧馬
草場一百二十頃被魔弛土九十九頃招民佃種畝
歲徵三分○從梁材所請增差科道監收錢穀○方
獻夫奏請多取進士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舉人監
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繫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
者進士之保職守身固有而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令
令牧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廉潔愛民者一體擢
陞不許爲輕重之別庶幾多獲人材也
愚竊觀進士之爲令吳中者萬曆中頗多自好蓋

天啓初終凡得美遷去者皆民譽所棄之人而舉
人官陳如松輩庶幾古循良風而顧皆左謫監司
正難公道也
滿速兒進貢獅子願歸哈密城以求牙木蘭王瓊奏
之請散置諸夷於肅州境內霍韜議必復哈密尚書
胡世寧曰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而　文皇畀之兀
良哈　文皇郡縣交趾而　宣宗棄之安南哈密井
大寧交趾北也忠順王已絕而强立非種嗣之三立
而三爲土番所虜安定王近我廿肅今亦不知存亡
何獨忠順哉牙木蘭歸正人虜忌怛謀之事可鑒內

閣張璁力主瓊議惟留牙木蘭不遣如世寧言土番
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逐所置諸夷諸夷俱失故
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剌盤據西海尾剌結巢北
山河西三面皆虜矣○世寧以議不合求罷許之以
李承勛代承勛以每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
政請止之　上曰采取公論以集衆思其勿止
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夏言覈潞功還請於青羊
山建縣從之名曰平順陞潞州爲潞安府○侍郎王
廷相請做古義倉之法出於民而藏於社社立正副
月朔爲會讀　高皇帝教民榜舉衆中善惡獎戒之

詔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蓋
荒歉散及中下大戶上戶亦次及之 上以其有益
小民行各撫按量行
夏四月大學士一淸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
東任翰廷試策爲士所獎即以爲冠而取胡經等足
三十人之數請官教習 上曰遡年大臣徇私選
取市恩植黨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一體除用果
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方獻夫奏曰館
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 太祖洪武
癸丑命編修張唯十人入文華殿以宋濂爲師 太

宗永樂甲申選進士楊相等就文淵閣讀書遂爲故
事前後得人爲多遡年不能盡公誠如 聖諭所云
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原設侍講讀各二員
修撰三員編簡各四員今多至二三十人或一官全
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量增不必過多除一甲銓補
外編簡於主事御史給事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
推官知縣學官內訪補講讀於郞中員外同知知州
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亦論資推
選勿分內外 上從之○大學士璁自以不由翰林
驟居輔導而議禮時被詞臣攻擊中懷忿恨適侍讀

汪佃進講洪範不稱旨璁遂揭請考核調佃寧國府
通判祭酒陸深講筵忤旨謫延平府同知一時劉穢
楊惟聰崔桐徐階等皆外補十去其七璁又恨進閣
時庶吉士不屑赴揖謂皆不堪教養不當出爲科道
林是以袁泰等盡補司屬知縣爲翰林一時之厄
五月更定袞冕及群臣朝祭服制○尙書李承勛奏
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强大者自正德末數犯甘肅
邊兵往往失利今乃以索牙木蘭爲辭是啓邊釁所
背難測也要當以足食固邊爲久計通番納貢爲權
宜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閫外之事不從中制

王瓊握便宜之大權專當應幾立決責一 其奏 上
然之戒瓊勿負朝廷至意○吏侍郞何塘乞休特陞
右都御史辭許之
六月山西大饑參政王尙絅上救荒八議○給事中
陸粲請汰冗官下部議泥不行
七月桂萼爲大學士方獻夫尙書吏部獻夫奏任用
守令之法○溫州逃卒糾永嘉主簿海寇數十艘入
掠寧紹浙東大震江陰賊侯仲金抄殺官兵執其主
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
淮總兵官從之以王堯封巡視浙江軍務崔文總兵

風儀
八月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劾璁萼顓恣不法請
狀璁萼日忿爭　上前　上久不能堪下詔暴璁萼
罪畧曰張璁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論
法當寘重典特從寬貸璁令還家省悟萼革散官致
仕應奎等有耳目之寄旣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
今方奏應奎免究準下法司
九月璁萼行至天津霍韜私討同爲議禮臣行將相
及乃疏劾一清罪謂陸粲等一清門人也　上覽疏
立召璁萼還適有張永家人朱繼宗發永兄富陰事

下法司推鞫謂永弟容曾餽一清求志文二百金給
事中趙廷瑞遂劾一清請逮治　上曰一清累朝舊
臣何乃不顧名節深負朕眷姑令自引一清遂致仕
去
冬十月朔日食郎中鄒經邦奏曰正陽之月日食於
朔說詩者謂陰壯之盛由於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
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　陛下納陸粲之言令
張璁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留比乃天變如此安可
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若
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爲公也　陛下果以尊親

典爲至當而欲于孫世守之莫若於進退一付諸堂
公厚其賚與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碩德重望
之賢置諸左右使萬世之後廟號世宗顧不偉歟奈
此不爲乃過加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忿
怒豈璁等福也　上大怒謫經邦戍邊○吉囊俺答
入寇王瓊敗績於榆林因修邊垣起蘭池盡榆林至
千餘里○雲南巡撫歐陽重聚諸衛卒冒餉勒餉不
予冒卒亂重仍給之乃散巡按劉臬劾重命重致仕
臬以劾避嘗謫外補給事夏言奏曰都御史御史銜
命萬里託身士庶之上而莫之違者朝廷名分也畢

卒一譁而撫按俱罷紀綱謂何唐人藩鎭之患大抵
由斯　上切責之○山海關主事鄔閲疏言廣寧入
埋舖前屯衛旣有權塲關內不宜更權兵部李承勛
覆議革之召太監李能白懷歸
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僉事齊之鸞奏曰　皇上卽
位九年矣治安未臻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弊
四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挺鋤之梗而東
南之漕一歲不再至此大可憂一也天災日衍饑饉
匱乏而憚於收斂此大可憂二也邊鄙歲擾將驕卒
惰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此太可憂三也大臣

之議蔓引不休不合者擠之如四凶檮杌合者擢之
如伊尹傅說可惜之獘一也大臣之不肖謟諛爲甚
令修辭銜異見之章牘可惜之獘二也初革冗濫裁
省萬計貪祿日久聽其陳請可惜之獘三也內臣鎭
守非　太祖立法之意乃今因循久而不議可惜之
獘四也　上下其奏於各部○朝鮮吏曹判柳溥陳
奏其主李旦建國始末不係李仁任之後而　祖訓
會典向誤載未改乞爲改正　上許之
十二月虜入大同塞廷推王憲提督憲抗言不肯夏
言劾其畏避失色特詔罷之○羌戎寇鞏昌殺掠甚

慘尚書承勛言西番日益內徙將來羌狄交通何以
善後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
一以委瓊爲便○工科趙漢奏曰張璁久預機務不
免專擅乞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
分璁之責　上責問漢令疏名以進漢曰贊理之助
尚在多賢故欲璁引賢共濟初無私主　上復責漢
漢對如前且言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干預
上卒宥之○璁旣專政進對明以相自處指揮劉泳
昌奏曰　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　太宗
命詞臣於文淵閣參預機務官止學士後世加以師

保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　皇上遵　太宗
之制守　太祖之訓再訪　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
更番入直以備訪問○革外戚封爵世嗣惟存定國
公彭城惠安伯○張璁建議裁革鎭守內臣　上從
之百年之患頓除
范守已曰閹人之禍萌於正統而熾於正德　帝
蓋視外臣若贅疣謂肺腑之寄惟吾臧獲最宜耳
不知此曹椎魯之性驕縱之氣廝役張虎吻以噬
人輿從挾狐威而虐衆俛讐之訟牒一入而鹽臚
擢勳不至胠篋汚居不止矣璁獎　帝美而　帝

亦爲之成其美千百年頌功爲不窮云
愚按內臣之賢者不乏而　聖祖至垂之祖訓不
許干預政事者何哉蓋惟昵近則威權易假小人
爭趨乘間導竊有不自知其流於毒者迨至毒甚
即賢宦知而欲收亦無及矣　世廟　神廟皆不
以委內閣者委內豎故嵩之貪鄙能發之一貫之
鄙義能斥之不然夭竊在內未有外臣能指切者
也然內臣之親由於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結
主由於容祿保位以道事君之義不可勉夫[illegible]
庚寅
九年春正月　上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爲

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復製
敬一箴命禮部頒於天下學宮
二月郊祀命夏言分獻南海上疏請舉親蠶畧曰周
禮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
一致其誠信以交神明一勸天下之農桑非身先之
不可也 上悅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材請建於南內
或西內 上曰耕蠶分南北郊蠶於禁中唐人便安
之制不可為法於是尚書李時酌治蠶之禮 上命
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蠶繭館悉
如古制仍於西內營織室以終蠶事○頒大學衍義

於廷臣○夏言奏曰古者祀天於圜丘祭地於方丘
兆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皆有崇樹棟宇擬
之人道哉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
二至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 上嘉納之賜
言四品服
三月夏言二議見納寵眷日隆詹事霍韜妒之上言
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 上不問韜遺言書
謂祖宗定制不可變易皇后出郊為瀆男女之防言
得書即上之 上大怒命械韜付都察院獄韜恐
上殺之賂張璁書求解

夏四月中允廖道南奏曰我 太祖初年建圜丘於
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齋居
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命即舊址為壇始行合
祀夫前之分祀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禮緣人情
者也初立四親廟 德祖居中 懿熙仁祖次分左
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
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比漢同堂異室之制時享
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
恐非古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
兆月於西郊我 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

祀殿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南郊天北郊
地尊 聖祖配以法周尊后稷之意宗祀 太宗於
大祀殿以法宗祀文王之意增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親不失而古禮
復見矣下禮部併議言又奏曰周人尊文王而不敢
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配天以尊 太祖配上帝以
尊 太宗二配豈有抑揚哉張璁雜引五經及諸史
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分祀之是方獻夫前主合
祀後竊輸罪霍韜亦輸罪命復職
五月戊丙河南北陝西皆大饑○建圜丘於南郊

丘于北郊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　上即命言代圭爲左僉都御史御史熊爵奏言即先年張綵故事矣　上怒責爵輪罪言亦奏曰宋包拯劾去宋祁即以拯代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形迹相似願寢新命以避人言從之○虜入漁陽塞

六月廖道南請稽古樂夏言薦臨淸人故太僕丞張鶚號賜律呂命徵入京集議○虜入宣府塞○御史郭弘化奏言天下土田國初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

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乞勅各處撫臣搜括覈實以聞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賜儒臣宴○故尚書詹勲二子俱廕入監尋並舉於鄉乞以孫補廕　上曰大臣子孫因仍冐廕原非國典令著爲令　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者不得再補○廣東人彭澤初以吏部郎貪黷緣張璁得留用及盡逐翰林補澤諭德至是太常卿魏校告病澤遷太常卿其鄉人黃芳亦躐陞南太常澤之故吏胥吳爵由判官擢通判浙江參政龔輝以直忤璁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溫璜皆善事璁吏部調劉陝西而以平代劉璜代平都給事中夏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器且私其鄉人選郎劉序甘心詭隨　上納之命卿等仍舊官澤姑候新命○嘉定人助教金洲奉差回京其縣令與張璁親買蘇製寢牀强附載舟中而先以書達璁知洲固拒不容及抵京璁按書索牀不得遂銜洲斥之外○廖道南言榮國公姚廣孝雖有帷幄功而緇流不宜配享命罷其位移祀大興隆寺

八月給事中薛甲請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約指劉永昌等爲言給事中饒秀劾甲阿附大臣明爲璁獻夫

杜塞言路　上是之獻夫不自安求罷許之

九月夏言奏群臣有疾及公遣者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糾懲從之○甘肅巡撫唐澤告病夏言奏曰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疊見兩都御史供億浩費請即以總儲都御史趙載代澤革去總儲之任以節邊費從之

冬十月加夏言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復召王瓊尚書吏部○都御史胡璉子效才爲御史乞恩避職　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即改翰林此近來弊政今後止與京官○山西巡按趙鏜劾行巡撫

張翰甬道互相訐奏並奪官○璁修祀儀成典因奏
孔子有功德於萬世祀典未安一謚號不當稱大成
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衮冕塑像一籩豆樂舞不當
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
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
蒼王通韓愈下禮部集議咸以去王毀像為疑上
乃御撰正孔祀說分示群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
徐階奏曰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恐衆駭惑
愛其人者杖履唾涕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遺像乎苟
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太祖初制矣上不悅出階為延平府推官上又
製孔祀申說衆議乃定於是改稱至聖先師孔子配
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
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撤像罷公侯伯爵去申黨公
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
王弼杜預而改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
甯於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建
啟聖公叔梁紇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珦
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徐學謨曰孔子稱王弟子稱公侯伯無臣而為有

臣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為塑像有同夷鬼
上毅然更定易師號易木主千古卓然之見第
啟聖並祀學宮子廟而父祠祭者專於廟而攝於
祠亦有子先父食之歉蓋叔梁原無述作之功孔
子決不以一祭為父榮後世亦不必緊祭其父為
孔子報惟立廟於鄉庶為禮之得也
熙按正孔子之號明從祀之人其議詳於宋濂惟
聖祖非之而止程敏政復申之至璁而始行焉
啟聖祠拘於四父配孟子父舊籍無聞而虛配以
氏近即有偽撰其名曰激公宜幾誣且俚矣從祀

諸儒當以羽翼經傳為功周末漢晉間似未可以
醇疵求備國初正誼明道孰如宋濂而論者以
禪病之至王守仁則又莫敢以禪病也近又有奏
請以諸葛亮岳飛從祀益議以關羽從祀者真不
知其何說
十一月陳圜丘祀器樂器於文華殿召大學士璁閱
視己酉上親祀於圜丘奉太祖西向配各辟壇
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五星
恆星雲雨風雷○詔選淑女以立九嬪從張璁奏也
十二月桂萼病劇乞歸從之尋卒○張璁請避嫌名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咸寧侯仇鸞令
其舅曹江通賄職方郎華鑰事露　詔械江至京會
訊鑰奪官○吏侍郎董玘母死弃喪不函為御史參
奏削籍○楊一清為趙廷瑞所論削籍居家忽忽疽
發背卒○滿速兒遣婿翁隨天方諸使入復索牙木
蘭不予有盼六剌來歸言滿速兒欲以盼密與拜失
煙答妻管理兵部疏許其通貢○復郭勛保傅官總
督團營○巳卯甘露降　顯陵○除夕　御製聞講
詩書以賜夏言
辛卯十年春正月乙未恭享太廟正　太祖南向位遷

德祖於祧殿移親王功臣於兩廡初　太廟之祭
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言為都給事中加四品服得
陪祀因言都給事中列署內庭宜一體陪從禮部議
以會典未合乃止○行祈穀禮於大祀殿祭皇天上
帝奉　太祖　太宗並配○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復古禘祭以尊　德祖夏言奏曰　德祖尊享太廟
定為大祫統群廟之主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
出無是禮也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太祖配享中允
廖道南謂皇姓出自顓頊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
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　德祖為

當李承勛等皆以為然惟夏言疏辯其非　上命再
議○皇陵祠祭署民奏鳳陵戶三千六百餘家專供
祝掃宜德間增置太監恣肆箕斂陵戶逃亡乞革太
監以蘇民　上不從但勅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湖廣守臣奏上　顯陵甘露命頒賜廷臣復製
欽天記頌○庚辰春分日行朝日禮於東郊
三月建大神殿初南郊撤屋為壇奉　上帝神牌圜
丘上配以　太祖既祭而莫知所藏故建殿以藏之
○召張孚敬李時請西苑耕地建土穀壇併建先蠶
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蠶室○虜入大同塞○揀

選舉貢監生一體為科道官○行取官送戶部查征
科完欠給事中薛宗鎧以建陽知縣錢糧未完阻任
聽覈
夏四月用給事中張潤身言革將領奏帶軍功○選
舉人孫爾為給事中歲貢阮馥為御史監生張澍為
試御史
五月革邊鎮守內臣○壬子夏至日祀地於方澤
太祖西向配從祀四壇五嶽基運翊聖神烈山一
五鎮天壽純德山一四海一四瀆一
六月召方獻夫為大學士初獻夫歸遣行人召還

獻夫辭以疾。上傳旨追官馳傳趣來，朕將別用。獻
夫怡然就道，及抵潞河，請容旬日攝養。上知其意
故有是命。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旌歲貢生楊成章孝行
授國子學錄。○驗考歲貢生發回復學者十四人。○
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四人子孫爲侯。刑部郎
李瑜奏言：臣鄉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姚廣孝下，宜
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下廷臣集議。侍郎唐
龍奏曰：高皇帝偉倨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在
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厥勳懋矣。基宜配
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可嗣伯爵。詔從之。

臣按國國文臣寡先幕府從渡江者李善長汪廣
洋楊元杲李夢庚毛騏渡江後有若陶安宋思顏
楊憲王愷孫炎等又六載下浙東乃得宋濂劉基
葉琛章溢大封時善長位上公比蕭何而子房孔
明之稱先廟洋而次基後各以嫌責疾令入所籍
某事不無過餘核之當日備事顯有不類者三考
甚爲石林宜孫纂官與 聖祖相持者累歲至命
翊氽乃歸附而志傳中謂基於未亂時飲西湖見
西北雲建即指云眞人在准酒間吾當輔之又謂
聖祖在滁與善長語三傑郎以子房屬基相信
之孚而相附之選纂是理也傳謂基於庚子年是
省中設小明王產稱恐不拜日此牧豎耳奉之賦
篤 聖祖悟乃定大計然致 聖祖自庚子至西
午凡征討封拜必以龍鳳紀年行之奉其號而臟
斥其人無是理也傳謂基阯謝惟痛作相惟庸猥
之儘衆李爵且枝醫視疾基飲毒致疾矣毀之惟
劃誅後心聖畫有號丞赫黨縣刑於天下基子遍
售狂纔中父發而子黨無是理也至謂理似無蘗

文將爲之請祠，抑又謬誤甚矣。嘉靖初，越人撰英
烈傳小說，謂基功比善長，辭公爵，受伯封，人[illegible]
信之。遂得從享世廟，而善長廣洋寂然無復言者。
身後之譽，豈不以鄉人哉。

秋七月甲寅，彗出東井。○初，吏侍郎徐縉爲監生，齎
啓詣奏，旣白矣，有空牘投孚敬門，發之，乃縉具黃精
白蠟賂孚敬者。太常卿彭澤從孚敬持奏，縉斥爲民。
吏部以澤代縉官。上不許，意屬夏言。澤與言及行
人司正薛侃，皆同年進士。侃從王守仁講學，頗迂癖。
見上久乏嗣，誣引 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取一人
爲守城王。疏成而未上，以示澤，澤持歸以白孚敬曰：
此言所草也。孚敬愕然，密疏先聞。澤更紿侃速上。侃
猶豫，澤懼，坐趣之。上。上大怒，命逮侃。上御文華
殿，召言以侃疏示之。言曰：侃疏狂妄不可行。上疑
其詭對，命同孚敬出聽訊。侃備受拷掠，孚敬諷以誰
使。侃曰：我自爲之，無使者。澤乃微詞挑之，侃曰：趣我
上者爾，謂張少傅爲可，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鋐攘臂
大言曰：夏言實使之。言怒，拍案大罵，幾欲毆鋐。給事
中孫應奎、曹汴指孚敬且廻避，孚敬怒，密奏之。併下
言、應奎、汴獄。明日再訊，命太監張佐出預，而令孚敬
坐閣中勿出。侃對簿云：以 皇上之明，不免爲少傅
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爲彭澤所賣。佐等以聞，命釋

言　上出乎敬二疏示群臣諭曰偶發言不謹當重論澤役詐交關謫邊戍乎敬昧休休之量令致仕言不問應奎等一併釋宥

八月癸未夕月於西郊如朝日禮○上於西苑作無逸殿豳風亭　上御之命翟鑾李時侍坐講官顧鼎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逸豳風詩進覽尋宴於亭○命儒臣書無逸篇於殿壁自為記○御史周相奏曰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永樂間輸粟二斗五升鹽價平而邊用足茲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時越放成化後每引三錢五分正德四錢今六錢矣近有占中買窩之弊有經紀包攬之奸各場火耗勸借守候盤驗關領勘劄費將倍蓰官既取之於商商亦取之於竈於是有夾帶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運司輸之太倉饟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於赴邊之為便也今商人苦赴邊中引之難利納銀運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肯盡支徐為夾帶之計而各場餘鹽悉聽夾帶官司不為收買而存積之法廢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至計而今皆為運司餘課倘有急何以克濟　上曰近來餘鹽額

與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戶部計處以聞

九月李時為大學士夏言尚書禮部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侍郎湛若水以皇儲未毓勸上收斂精神其言迂緩　上曰爾既欲朕靜攝此疏不必頻擾祭酒魏校私憂　上未建嗣懷一種子方說桂萼上之二公俱講學人校後家居以祈嗣多服熱劑瘍發於項卒

十一月盱眙民何雄饑鬻二女於優二女連臂投淮死巡按葉照以聞立祠祀之

十二月復歲貢士舊法初張孚敬奏選貢以貢不當計廩食次第至是夏言請如舊御史楊宜奏曰選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學使奉行過刻驅衣冠為田野之傭稽之史冊有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覆如宜言○吏尚書王瓊言考察事例載在令甲止擬三年任內事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往往苛求有已任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歷尊官因前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失惜才之意○夏言奏曰各省試錄近令錄士子本文體裁靡雜

今次會試考官仍舊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壬辰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於衛○青州地震○南京御
史馬敭等十人連章劾王瓊 上怒悉逮來京給事
中魏良弼論救亦下詔獄○陞安陸州為承天府
二月 上幸南城賭 世廟有感詩賜夏言○復召
張孚敬入閣○都御史汪鋐劾奏出差御史王宣等
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吏部
覆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閑住二人降級調外
著為令○虜入榆林
三月彗星復見○賜林大欽等進士
夏四月表襄陵王之門以其五世同居也○廖道南
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 上悅下禮部集
議夏言奏曰昔唐虞五廟殷周七廟外為都宮內叙
昭穆漢不考古異廟異地明帝自抑遂有同堂異室
之制 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建太廟又用
明堂之制若依古制列六廟遍歷而葉獻之日亦不
足矣況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則[illegible]
故同堂異室未可盡非 上曰祀典俱已釐正太廟
不復古可乎乃撤故廟建新宮昭穆各三 太[illegible]
在六廟之上各營寢專廟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六月尚書許讚奏長吏多編徵徭自潤勅撫按通行
嚴禁
秋七月王瓊卒詔方獻夫兼領部事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自投劾孚敬赴召未久科
臣魏良弼引占書言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因言孚敬
驕橫 上心動孚敬奏辯請 上奪良弼俸 上不
悅科臣秦鰲劾孚敬飾奸娟嫉引 昔自歸明示權
在握遂命孚敬致仕不數日良弼又劾汪鋐 上怒
命朴之良弼幾而後蘇○兩廣盜黎文貴等作亂總
兵仇鸞虛報捷音科臣張潤劾之
九月汪鋐為吏部尚書○上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
言諭舉所知以備翰林因製詩賜言
冬十月編修楊名勸 上修省喜怒失中 上令明
言之名遂疏汪鋐郭勛垂張囘險陳道瀛邵元節庸
惡道流聖心偏喜議禮諸臣聖心偏怒汪鋐辯疏指
名與廷和同里命下詔獄拷訊尋謫邊戍侍郎黃宗
明救之并逮治補外○南京御史馮恩條奏群臣邪
正極詆孚敬獻夫鋐而輕貶翟鑾王時中許誥湛若
水黎奭所褒者李時許讚王憲趙璜周瑯顧鼎臣錢

如京黃宗明聞淵朱廷聲林廷棉而極稱夏言[illegible]
方鵬用言不欲人竄之逮恩詔獄尋坐上言大臣律
斬長繫○科臣李鳳來劾奏江西提學張時徹考去
華方特詔黜者悉復
十一月定哈密五年一貢夷使毋過三十人
十二月朶顏福餘寇邊○候官縣獄囚越獄殺布政
使都指揮知縣○遣給事中陳侃往琉球封其王尚
清○北虜道松潘寇四川○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
有五人
癸巳十二年春正月懷來地震○復召張孚敬入閣
三月視太學○南畿撫臣陳試獻白兎
夏四月乙酉 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有玉麟飛白
玉駒碧玉驕照夜璧銀河練瑶池駿飛雲白凡七種
召輔臣孚敬等獻夫鑾入殿賜茗飲共閱馬又命至
嘉樂館觀花木 上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
於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御製古樂府七言律二
章令各和○戊子召孚敬獻夫時鑾同遊西苑御[illegible]
馥殿翠芬亭賜茗酒錦囊詩扇紅藥花御製古樂[illegible]
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賡和
五月詔聖弟鶴齡延齡驕蹇不法以劉侍嗣廖夫[illegible]

而 詔聖猶以故禮待 章聖 上不懌遣太監[illegible]
山以言嚇鶴齡金鶴齡忿拒之東山遂誣二人咒
通慈慶侍人變聞命逮二人詔獄株連徐光祚翟元
併逮之
六月彗出昴畢○方獻夫罷○發太倉銀十八萬兩
於陝西收買芻粟以運各邊
秋七月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學士廖道南蔡昂[illegible]
不代講爲孚敬所劾謫撤潮通判○兵部奏甘肅孤
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特設都御史一人專理
屯政
八月皇子生麗嬪閻氏出也傳諭大禮大獄諸臣俱
不赦尋兩閱月卒謚哀冲太子
九月吏侍郎席春削籍初翰林員缺春以楊維聰陳
沂有文學當補汪鋐謂二人曾黨廷和不許及禮侍
郎缺春與鋐爭構鋐遂劾春欲起邪黨遂見斥○申
命按察司官與巡按互相糾彈毋得畏怯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御史郭宗皐以星變勸上
廣徧覆之量降謙冲之德崇寬平之政 上惡其擬
君欺上逮治之○大同總兵李瑾請于總制劉源清
役卒於天城濬濠四十里瑾素嚴酷而源清令又[illegible]

急卒季富王賓倡亂殺瓚圍巡撫潘倣署執倣脅僉
疏請赦原源清謂兵悉變請討倣計擒首惡十餘人
送源清請寢師源清不可榜於市言五堡之變處遣
太寬故令稔惡五堡遺孽見之皆洶洶不自安源清
遣將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諸卒悉巷拒不納捕者
源清督兵臨城諸卒益譁倣令僉事孫允中夜含二
十人衆稍散比明源清抵城下大肆殺掠諸卒遂大
亂擁指揮馬昇楊麟爲帥已而郤永師至整隊臨城
亂卒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斂允中亟馳諭之卒曰
城外屍已塞道尚紿我何爲役乃列鎮將貪功激變

問道上之源清遂劾倣等黨賊抗師倣允中俱斥罷
侍郎顧鼎臣黃綰極言用兵非計孚敬不喜以他事
出綰爲參政綰疏自列仍命復官○虜寇鎮遠守將
王效禦之斬首百四十
十一月尚書王憲希孚敬意主於勦絕以江桓爲總
兵參政樊繼祖爲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
不合請假金牌單騎入城郎可已亂未報源清又言
宗室悉已從賊是天棄此城也兵部請命速攻源清
乃圖大同決水灌之亂卒城守益堅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癸卯廢　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

爲　皇后○大同亂卒潛出勾●入寇郤永禦之不
利喪失甚衆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衆分掠應朔事
聞王憲命源清勿輕戰隨永進止
二月源清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孚敬主之
上納夏言議不許屬黃綰往撫孚敬持之　上曰
大同一事卿未究心於理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
如是了事可耻之甚卿獨與言爲忌果然矣孚敬執
如初　上曰卿尚平心熟思之卒遣綰行下御劄曰
叛卒殺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爲郤永信劉源清
貪功詭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因通虜大同北門要地

決水壞城何由興復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
密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詰城下索
首惡時馬昇爲賊所擁郎中詹榮指揮紀振以義激
之昇令鎮撫王寧以情出告繼祖轉白源清源清佯
許乃乘懈潛決水灌賊穴欲急破之城中大懼復堅
守源清知不可爲乃引疾　上大怒以侍郎張瓚代
源清總制瓚馳至軍城中人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敢
總兵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持
上御劄示衆衆皆望闕呼萬歲於是軍民迎繼祖入
城馬昇楊麟密擒首惡黃鎮等二十六人馳首瓚營

瓚退兵二舍明日同蘇佑入城撫定仍還宣府黃綰
繼至宣諭悉用鎮人供役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言及亂軍者綰亦絕不問有闞鉞薛源陽月最勇
黠爲亂軍使虜鉞白虜歸綰執戮之大集軍民諭以
逆順利害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爲
患來者僇之不來勿索亂卒氣大沮百姓知綰足恃
凡前罹亂卒害者陳牒膺至綰佯不省而密以牒授
給賑官隨里聚陰覈之刻期捕獲諸惡有尚欽殺一
家三人慨不兒嗚金唱亂歷數衡無一應者遂被獲
綰復列未獲首惡郭經等購捕之於是軍民帖然綰

綰立保甲互察姦萌前後兒黨論死者三十三人未
獲擬斬者四十九人綰因奏源清永饒事罪瓚佑繼
祖書榮及紀振王學乘機撫定功昇麟之志可原儆
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忭奏曰亂卒
謀叛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當蒙八議之貸書榮
越職圖功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儆允中觀欒
自全得免爲幸矣不報郤永亦疏自解部議再勘綰
言臣所勘者未見議覆而遽請再勘則爲罪人謀者
工矣如國法何　上悟竟勘遂源清永
閏二月代王復歸大同○發內帑金賑宣大

三月　上祀大社稷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必其二閣
臣對以廖道南蔡昂外補請命祭酒王激充之　上
命復道南昂原官○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夏四月御史李新芳按部至廣平入門門卒發礮新
芳驚悸走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檄兵定守備官李
兵赴廣平擒勦杖殺經歷吳尚質收知縣用謐付推
官楊經坐以同謀上疏劾騰霄據城爲亂騰霄謐亦
各疏新芳酷暴扇人巡撫周金自詣廣平親勘止士
民遮道訴謐無辜皆經阿意附會新芳乃挾經列騎
負印走內黃金遂列新芳前後爭違事情上聞下都
察院詳議新芳奪官

五月　上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汪鋐夏言郭
勛同閱清爵酒尊賜扇及酒出復留孚敬時示　宣
宗觀輿圖詩及御和詩
六月南京太廟災夏言曰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廟
遽災　聖祖啓後之靈可會也　上喜令亟起新廟
南京不復建時祀併入奉先殿○哈密衛夷官乩吉
孛剌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及耕牛穀種伯顏孛剌
奏乞重書協束夷衆制撫唐龍趙載覆可遂予之○
南京浦子口盜劫商旅抽選英武飛熊廣武衛軍團

操剿視。
秋七月命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重書列聖實訓實
錄藏之。○翟鑾以憂去位。○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
定會寧。○山西災沴連年。宗祿闕乏。巡撫王德明請
以運司積鹽分給。尚書許讚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肆掠月餘。總制唐龍斂兵弗擊。遂由青沙
峴出花馬池去。總兵劉文尾之。襲其老弱。斬首四百
五十四。龍上捷。尚書王憲奏龍當比王越封伯。巡按
劾文冒功。不問。而龍封亦寢。○南兵職方郎劉世龍
上修省疏。一曰杜詔諛。二曰廣容納。三曰慎舉動。大

臣爲群僚表率。因事而械繫。勳戚與國家相關。皇
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神御闕啓祥宮之建。
五廟神靈。伥伥無依。宜以漸營爲。上大怒。以爲譏
訕。逮來京鞫訊。
冬十月收劉源清郤永于詔獄。尋削籍。
　范守巳曰。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怨耶。孚敬之權
　重矣。蓋以平潞盜爲巳功。陰主源清之議也。
張鶴齡延齡繫獄數月。其詛咒怨望。皆無左証。獨延
齡殺人有驗。尚書聶賢以延齡應議親。具獄上。上
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窘。

會哀沖太子生。昭聖欲見。上稱賀。上辭之。爲
令內官戶傳以延齡事請。上益怒。必欲族誅之。張
孚敬極諫言。昭聖春秋高。不宜傷心。且延齡腐鼠
耳。何能爲逆。上不悅曰。卿悔不從廷和耶。强臣令
君如是矣。數詰問。孚敬對如初。乃黜鶴齡。閑居南京。
沒其產。延齡坐斬。論決。東山誣罔。枷闕門外。旬日死。
九卿錄囚闕下。馮恩囚服待讞。汪鋐罵辱之。恩亦數
鋐貪橫不臣罪。鋐怒。判恩論決。上徵問恩。鋐對。請
語不悅。命論決者俱免刑。
十一月大同巡撫樊繼祖言馬昇楊麟功罪昭然。宜

宥罪賞功。乃調昇武昌。麟廣州。各陞級。
　按萬曆間寧夏劉哱從叛事相類。而處之異者。老
　師費財。畢竟爲貪功所使。
田州復亂。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典復功。專橫甚。與
邦相有郤。遣人刺之。不克。邦相伐蘇。兵敗。蘇執而殺
之。燔其屍。詐言病死。都御史陶諧奏立邦彥子芝。而
猛仲子邦佐爭立。都兵助之。入田州。蘇走免。兩江太
宸督府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奏邦相虐下。蘇因衆
怨殺。遂置不問。
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管懷理劾太監王奉李慶

下戶部議尚書梁材奏曰我朝酌古定制監局官供
事於內府部官分治於外具載　祖訓若京通等倉
實皆戶部職掌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
正德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漕政大壞　皇上鋭
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掊克至於臨淮諸倉
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遣復　聖祖設官之典從
之○武廟夏皇后崩禮部擬謚夏言請一體用十二
字下廷臣議孚敬謂與累朝不同止用二字四字李
時請用八字王廷相霍韜與言議合同爭之　上許
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汪鋐大言曰今止宜二字

候他日再加　上謂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
與鋐而肆忿辯也
二月己亥興建九廟　文祖世室在三昭上昭穆以
次列○吏部主事唐順之選授翰林編修命閱寶訓
實錄順之稱疾請告　上不喜著仍主事致仕○王
憲致仕以張瓚代
三月　上幸南城召孚敬時汪鋐夏言郭勛同遊翌
日各獻奉制記樂賦　上亦作詩一章曰記樂同遊
○策士奉天殿　上親賜策問韓應龍吳山孫陞李
璣趙貞吉卷皆躬自批閱與輔臣商確故對策以次

刊刻十二人○賜韓應龍等進士是科名臣高位者
山陞璣貞吉外郭朴尹臺康太和林廷機何維柏○
孚敬在閣日久痰暈屢作　上察其眞疾手自製藥
內使賚賜之孚敬奏謝並稱疾篤乃許致仕遣行人
伴送月給廩八石
夏四月初緣佛氏說八日賜食不落夾　上惡其名
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因爲麥餅賜群臣食遂爲
茂例○大興隆寺災移姚廣孝神位於大隆善寺散
遣僧徒隨住各寺御史諸演請毀天下佛像　上盡
出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牙盡燔之

上好道不好佛蓋天性也○遼陽卒亂圍巡撫呂經
署經踰垣走亂卒執而錮之事聞尚書張瓚懲大同
之變論經苛刻激變請戍邊○選庶吉士於文華殿
初孚敬在閣革不復選至是始復舊制　上親命題
試之取士三十人送翰林
六月吉囊入榆林寨○御史馮恩子行可請代父戍
剌血書奏　上爲動容下部覆讞聶賢王廷相咸爲
恩訟冤減死戍邊
秋七月汪鋐爲科道孫應奎等所劾且述巷謠曰十
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乃勅鋐致仕時選郎呂希周

已罷通政亦罷去○給事中楊僎請贈錄建文時死事諸臣尚書夏言以爲未可寢之○初命貴州開科鄉試○增設廣寧衛右屯儒學

八月梁震敗虜於榆林○俺答犯古北口參將魏祥戰沒○侍郎霍韜署吏部請於進士預選才識者授臺諫得旨如議辦事進士盧楩上書爭之謂開鑽刺奈成寃　上是之命照舊銓除

九月尚書梁材奏蘇松淮揚及江西湖廣荒歉充運艱難改折漕糧一百十五萬石○御史方一桂奏禁詭異冠服

冬十月詔選補嬪御從夏言請也○啓祥宮成○費宏卒

十一月延津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麗携至京備選　上曰適値郊享淑女來至殆天意也不必送館徑進大內

丙申十五年正月泰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停蔭授錦衣官

二月學士廖道南進所纂祀儀成典獻　九廟禋祀

三月辛酉　上欲自擇壽域乃奉　太后如天壽山幸十八道嶺大學士李時禮臣夏言講官顧鼎臣謝丕張璧廖道南蔡昂武定侯郭勛扈從壬戌宛平皇於平臺山同鑾駐沙河行宮火起夏言行帳延燒郭勛李時帳房葺日泛舟西湖　上製泛舟賦命從臣和之至京勛時各疏謝罪言獨不謝　上切責之

夏四月作幽宮

五月己未　帝以端午泛舟西苑召時言勛侍行賜艾虎綵索牙扇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玉蝀金鰲橋至澄碧亭命近龍舟顧問尋賜宴無逸殿翌日時言勛表謝自　宣宗賜蹇義同遊萬歲山楊榮同遊西苑乃再見云○禮部郎陳讓楊儀調外夏言疏留復之○去大內大善佛殿建慈慶慈寧宮

六月祀姜源后稷於武功

秋七月順天府尹劉淑相劾奏通判費完以夏言姻故縱肆無狀并斥言惡言奏辯　上命逮淑相詔獄○遣錦衣官劉昂覘張孚敬疾諭之入朝孚敬道病復歸○初王守仁平斷藤峽以岑邦佐爲武靖知州邦佐貪墨不復轄衆峽賊侯勝海作亂指揮潘翰臣誘殺之其弟侯公丁聚衆焚城下守趙邠闕孫繼武言於撫按諸討之參將沈希儀請俟春水乃可

順流撲滅不聽閻繼武以千人往盜遁散斬一人遲
遂建堡令土目黃貴韋香三百人戍之貴香盡收滕
海田盧諸猺俱恚公丁遂殯聚二千人夜破堡殲戍
卒大半貴香走免御史諸演奏閻閻繼武罷且亦代
去

上命侍郎蔡經討之○皇史宬成

八月霍韜與夏言相訐韜摘言不當予費宏謚文憲
爲犯廟號引增減情節朦朧奏准施行律當言大辟
言疏辯亦舉韜數事當專擅選官大辟 上不直韜
右侍郎張邦奇歷數韜私大詬之會南禮部缺尚書
上特注韜韜鞅鞅去

九月重書寶訓實錄成加郭勛左柱國李時夏言少
傳○庚申立貴妃沈氏王氏妃江陳王氏嬪余徐王
盧氏○上如天壽山遷孝肅主於裕陵孝穆主於茂
陵○許讚尚書吏部

冬十月戊子皇太子生王昭嬪出也○更世廟爲獻
皇帝廟○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夏言謂與孔言相
戾寢議寢之○上奉皇太后如天壽山○宸濠第五
子逸民間名朱學自言於靈丘驗實送高墻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十二月 九廟成○夏言爲大學士嚴嵩尚書禮部

閏十二月定五歲一禘祀 皇初祖於太廟以 太
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群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
冬大祫 皇考止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昭聖曰
恭安康惠慈壽○作聖濟殿祀先醫之神○廢后張
氏薨

嘉靖注畧二卷終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丁酉十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康妃杜氏出。追爲莊皇帝。○御史張景劾祭酒許成名司業童承叙下吏部議。尚書許讚留用之

三月御史游居敬奏湛若水一迂腐之儒耳。私創書院爲不經之行。命有司毀之。○議建離宮于沙河

夏四月議討安南。自黎利得國六傳至晭。爲其臣鄭惟鑑所弒。諒山將陳暠殺惟鑑自立。陳真逐之。立晭兄子譓。暠將莫登庸自拔歸譓。以功封武川伯。鎮海

陽。已遂典兵。尋妻譓母。生應。譓忿起兵攻之。敗走清華。登庸即立應。復弒之。自立爲帝。改元明德。嘉靖九年。傳位于子方瀛。自稱太上皇。又破清華。逼譓走老撾死。故臣黎𠼫立譓子寧。保清化之木州。遺臣鄭惟僚來奏。　上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大學士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紛然莫決。戶侍郎唐胄獨謂帝王之于夷狄。以不治治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當罷敝中國爲黎氏復仇。　上竟主討議。勑邊臣先體勘之。○宥戍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録馮恩呂經不宥。給事中田濡言濟已死。熙年近七十。乞宥此七人。各與生還。戍將慎録二人量移近地。不許。

五月謹身殿災

秋七月南禮臣霍韜劾文選郎楊育秀賄賂公行。每承舍求書奏疏。先餽二十金。方爲妝用。許讚謂吏部嚴重。清議俱存。承舍開納止八十金。而以三十金求入書奏。有無亦易見矣。　上責讚回護。奪俸。育秀降外。華去承舍。止用國子生。

八月南科臣尹相劾霍韜悖慢怨望。丁祭先期習樂。縱飲于太常。取魚溯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　上懸

韜褒命奪俸。○雲南撫按汪文盛招安南夷人刁鮮爲間。會莫登庸亦遣阮琾八人入雲南偵事。鮮執之。獲僞印一方。僞大誥一道。文盛疏聞。降勑嘉之。○陜西總制劉天和請自徐斌水至鳴沙州百二十里。改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兵部張瓚言先年棄河套。遂爲虜巢。今復欲捐地退失。非計。　上曰移築邊垣。重勞邊人。迄無成功。天和擅興妄議。姑奪俸。

九月應天呈到試錄。禮臣嚴嵩劾其批語下不塡名。爲大不敬。大學士言謂發策以戎祀爲問。語多訕訕。遂命逮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所取貢士不

試會試。○戶尚書梁材覆詹事顧鼎臣所奏蘇湖七
府田賦甲天下而都圖總胥那移飛灑欺官窮民嘉
靖六七年兩勑清覈未有奉行宜令撫按督率清理
從之。
冬十一月禮臣嚴嵩摘參廣東試錄體存用利等語
參錯不經黃郊紫徵碧虛子吝尤詭異 上怒逮監
臨御史余光法司鞫訊
十二月武定侯勛請以其祖英侑食 高廟廷議不
可勛奏曰往年劉基侑饗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
武臣乃紛紛阻忌 上是之命英從祀先是功臣位

次各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位公侯上 上不悅
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于是通 二祖功臣以爵序升
河間東平于黔寧之次英次俞胡張趙耿下基次永
義侯下初夏言奏曰禮有功宗之祀唐高祖至憲宗
宋太祖至光宗代或三四人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
臣不皆武功 二祖開創故有功臣 仁宗以後豈
無微沆其人者乞考求六朝文武大臣功澤顯著者
從祀 上不許
戊戌十七年春正月壬寅甘露降龍溪縣福建巡按李
元陽奏之

二月戊辰 上如天壽山癸酉還京
三月賜茅瓚等進士初閣臣擬吳人陸師道爲元
御筆改二甲第五仍取袁煒爲元宣制後復召閣臣
入改煒第三擢瓚第一○給事中呂應祥奏曰大同
兩因兵變競效頹靡官吏以倉場爲奇貨商人視鹽
驗爲虛文經收監收誨盜啓奸乞將各犯早正典刑
以袪宿蠹從之
夏四月南北畿山陝湖福大旱京城饑民流聚發帑
賑貸○武定侯勛條上通選法用人材立稽考借民
茶蘇困苦諸事因欲復鎮守內臣革監收錢穀科道

官下廷議戶尚書李廷相言科道以諫議糾劾爲職
監收錢穀實非所宜兵尚書張瓚言 皇上初詔內
臣盡革還京及林富黃鍾等前後奏稱饕餮殘酷剝
喪元元俱奉明旨永不差遣且原非 皇祖舊制不
敢輕議 上曰內臣姑暫選用不許作威喜事兩京
內府錢穀原無科道監收即令革去
撫按言官既以言爲職則百司有不當者皆當奏
劾若復侵百司事權則百司職掌謂何且又何以
言官名也 肅皇之革去監收而後言者任者爲
一各得其職矣

庚戌　上如平臺山於　文皇駐蹕之所搆亭名曰
聖蹟壬子躬祀　文皇于亭中辛亥行宮有火延燒
夏言行帳癸丑御沙河宮頒從臣食甲寅還京○甲
子大雩　上以春夏不雨躬禱雩壇御製祝文爇之
不應　上復于宮中默禱已巳大雨羣臣表賀
五月尚書許讚奏近來有司官將朝廷學校廢壞不
修別起書院徵取師儒會講初發則一邑治裝及舍
則羣邑供億科擾尤甚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
如仍有建立者撫按據實黍劾　上命申飭之○通
州同知豐坊奏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獻皇帝宜享明堂配上帝尚書嚴嵩曰明堂之禮
其制其地諸儒衆說不同詩傳以爲萬物成形于秋
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主親親也至程
朱所論則主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　文皇以親則
宜配　獻皇揆以嚴父之旨以皇考而不得配　陛
下容有未安者然未有配天而不稱宗稱宗而不祔
太廟者　上曰明堂秋饗宜于奉天殿行之嵩復議
曰皇考稱宗侑饗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張孚敬
居家病廢其從子郡竊勢自恣里中苦之巡按周鉞
實請逮治郡孚敬亦疏汝員不職郡竟不問○南京

龍江衛官陳欽陳憲先運江西漕米勒索祉首濕耗
籌會鍰不盡如意擬卒捶朴祉首并辱縣官監兌判
官夫撤禁并毆官夫傷額巡撫胡岳上聞命收欽憲
付總漕都御史問
秋七月禮臣嚴嵩奏曰　太宗事同開創宜稱祖以
別羣聖○慈寧宮成
八月顧鼎臣爲大學士參閣務○給事中馮亮奏請
查革十庫內臣
九月夏言擬上　太宗爲烈祖孝皇帝　上不從定
爲成祖辛巳恭易廟號奉　皇考爲睿宗癸未祔主

于太廟辛卯大饗上帝于玄極殿奉　睿宗配禮成
宴群臣于謹身殿○乙未　上如沙河視建離宮
冬十一月丁亥朔　上詣圜丘上昊天上帝號爲皇
天上帝因詣太廟崇薦　太祖爲開天行道肇紀立
極太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加薦高皇后爲孝
慈貞元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大賚覃恩布詔天
下詔文各款內一尊傳註有非詆朱熹者科道指名
劾之一清大計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爲權奸排
陷者從公舉薦起用○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
上怒廷杖六十發口外爲民

十二月庚申章聖太后崩上諡曰慈孝獻皇后○王
申李時卒諡文康○遣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宣諭安
南未入境召還
己亥十八年春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初遷
陵之議起於華黜官隨全錢子勳以張璁不可而止
既而庖人王福千戶陳昇監生詹啓武舉杜承美倒
籍兵馬周㝚諸生蕭時用先後以遷陵爲請尚書汪
鋐亦言之夏言在禮部力陳不可尋　上幸天壽山
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鬱茂以爲吉壤卽勑禮工部
稅建顯陵其地比　章聖崩復勑太師郭勛知山陵

事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速完大峪陵功欲遷附焉尚
書嚴嵩阿上意極力從臾已有言顯陵山川之勝者
上乃下詔欲巡承天躬閱山陵擇于二月望日子
夜發京科道曾娫劉士賢各奏留不報尚書許讚疏
勸慎動　上切責之○起故大學士翟鑾爲行邊使
分勞沿邊將士○命夏言顧鼎臣遴選東宮官
二月辛丑冊立皇子載壡爲皇太子載垕爲裕王載
圳爲景王○命皇太子監國年四歲矣以顧鼎臣輔
之○乙巳景雲見○張孚敬卒　上按諡法取危身
奉上曰忠特命諡之孚敬以議禮得君驟貴特寵驕

亢褻于　上上怒尋逐尋召蓋章聖欲猶之也故終章
聖之世眷遇不衰其視躬峻潔朝野肅然足爲嘉靖
輔臣之冠而報復大狠之处不悔致仕居家以私役
民取麻寺建朝關亭寶綸樓與推官李夢辟廷遽撻
周汝員至稍裁抑其家孚敬奏汝員爲夢辟報警汝
員坐回籍
默按孚敬得君畀朝無與爲比而以私役民夫之
故一推官能抗之後來院司阿奉不遑惟事殺民
助虐眞可嘆已
甲寅　上發京師南巡少師言學士陸深尚書許讚

李廷相嚴嵩楊志學武定侯郭勛等扈從○乙丑次
彰德趙王朝于行宮○丁卯次衛輝汝王祐𣖙入朝
上避座受之○中夜火欻起侍衛倉卒不知　上
所在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負　上出御乘輿宮婢
內臣焚死十餘人法物寶玉多燬命將該府官吏止
留一人護印餘俱縛付前驛押行示衆○抵亢河堧
行殿復災命逮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震二司官姚
文清麗浩等詔獄悉黜爲民○命禮官凡經過道途
有附近嶽瀆及古帝王聖賢祠墓分遣官祭○斷藤
峽捷音至初侍郎蔡經集諸司議發兵參將沈希儀

謂當用八萬人副總兵張經謂用萬人[illegible]再舉
是希儀議會欲征安南不果公丁盜肆刼掠將人畜
之萬進穡令百戶許雄以計給之出公丁信之乃赴
叅議田汝成自白汝成尉遣之市民被虐者擒公丁
群譁遲卒併繫入置公丁獄使人諭諸猺以公丁冤
璧罪諸猺群首䕫由公丁檻致公丁于經所磔之首
惡既戮乃令張經進兵與指揮高乾分將左右軍左
軍攻紫荊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巢右軍攻碧
灘羅淥上中下峒等巢賊東走王艮輔擊之賊中斷
西奔斬首一千二百追至羅運山又斬級百餘萬達

移兵勦古陶小田諸猺歸順者千餘人藤峽復平奏
改武靖州爲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提閘進經官
一級
三月庚午　上次鄭州伊王周世孫來朝辛未次鈞
州徽王來朝故少保賈詠失朝奪散官乙亥次南陽
唐王來朝己卯幸承天府御舊邸壬午謁　顯陵夜
飛龍殿乙酉祀　顯陵丙戌楚王來朝戊子　上
[illegible]　顯陵御製宣諭文示群臣而遷祔之議始寢○
學士嚴嵩進南特居憂以緋承朝見獻南巡江漢賦暨
雲頌　上命賜酒食已而怒其衣緋奪官不叙○辛

卯　上囘鑾免承天府田賦三年湖廣明年什之四
河南什之三
夏四月己亥　駕次榮澤鈞鄭大饑野殣相望大學
士夏言京山侯崔元以賑請　上爲動容命發白金
二萬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奉命傳示于外○
庚戌次良鄉離宮適成遂臨幸焉○望日壬子　駕
到京由宣武門入　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太廟及
奉先殿　御奉天殿受朝諭停大峪工役○初夏言
選官寮郎中白悅皇甫涍御史胡守中皆在選中給
事中劾其不公章寢未覆而悅涍禮部宜從行者以

擬改司直不行及　駕至承天頒賜諸臣中官按籍
唱名悅涍不在給事中丁湛劾悅涍賁緣華階避不
扈從大不敬　上怒奪二人官二級補外○言嘗草
居守官勅未白至承天有密奏不用原賜印記　上
不懌命錄上原進文字又不即上及還朝始以居守
勅稿呈覽　上曰爾所職何事此稿乃今方呈耶言
輸罪　上曰夏言小臣不次擢用而乃自恣不恭且
選官寮多不稱任密疏又違式不奉原賜印記其屢
年諭劄及印記俱令繳上言奏曰印記特賜嘉茬諸
㓮親灑宸翰乞矜憫賜臣願別加罪罰　上大怒曰

言荒實君命何數旨不繳必有殘壞者禮部郎[illegible]
至進姑念贊議郊典革去勳階少師以尚書致仕○
言官劾顧鼎臣私其鄉人調補不問○御史謝少南
奏慶都有堯母陵存乞賜表揚 上曰帝堯父母[illegible]
陵可見合葬非古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illegible]
直兼翰林撿討○夏言歸行至潞河灣召還以爲[illegible]
傅復入內閣○庚申彗見
五月立興都留守司于承天統顯陵承天二衛比[illegible]
都○甲申發慈宮往葬承天尚書溫仁和同內使護
從靈輛由會通河遡舟南去○更選宮寮就夏言選

內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皆起廢自家人無異議
其周玩所劾八人白悅皇甫涍謫外胡守中陞僉都
學士華察胡經屠應埈郎中薛僑主事史際仍守原
官科道復論侍郎費寀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
親亦命守原官閣臣舉副使徐階爲洗馬考功郎任
瀚爲司直文選主事周鈇爲清紀郎兼侍書編修趙
時春王同祖兼校書胡守中兼詹寺丞○給事中戚
賢奏官寮不宜用奔競之徒不欲顯摘 上曰既云
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奸如之令削籍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御史桑喬劾嚴嵩選[illegible]

学生公行賄賂嵩力辯 上曰卿前所云今人臣若
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給事中吳
凍霖劾嵩飾辭強辯非體 上是之令大臣被劾者
勿辯
秋閏七月丁酉葬獻皇后○南京尚書霍韜郎中鄒
守益各獻東宮聖學圖 上惡其語多回隱姑宥之
○安南莫登庸遣其臣范正毅賫文自列于沐朝輔
詭言黎民已絕應與群臣議付印其子令主國事其
不上表者陳昇據諒山道梗且關吏不納耳朝輔奏
之 上不信命尚書毛伯溫㕘都咸寧侯仇鸞爲將

軍率師進討○尚書邵元節卒龍虎山道流也以符
籙倖由致一眞人加銜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進封
郭勛翊國公○召霍韜掌詹事府韜赴京道遇太監
張禧貢鮮舟還覈其原符止一舟而用八艘挽卒至
入取供郵傳每傳需銀五十兩總計二千餘金韜簿
錄以聞
八月大計京官計期皆以二月以 上南巡故奏移
之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大言曰郎中費完宜首黜
大學士言聞之即爲之請廷相許之蓋完女妻言[illegible]
子天嬌婿宜言所力解者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illegible]

昔魏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延相曰際奴顏于夏氏[illegible]
黜何以戒庶官吾言黜完疋為際塞夏求耳讚大[illegible]
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訐考功郎章袞 上曰
籍既黜何得稱御史第巳削籍姑免流放○ 上諭
禮部權命東宮監國重務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調
養親政若初不敢又取遜耳太僕卿楊最奏曰陛下
之自托修養不過惑方士之言欲為仙耳堯舜之世
無仙人豈堯舜之智不能學仙哉孔子謂老子猶
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仙不可學也皇宮內
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伏望 皇上端拱穆清恭默

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穹不邇聲色保復
元陽不期壽而壽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
可服用也 上覽疏大怒廷杖之最年老遂死杖下
○虜酋青台吉與哈剌那林二台吉駐牧塞上時竊
闌入參將賈英見虜少猝薄之遇伏發喪亡將士千
人馬千匹虜遂大入掠人畜萬計總兵江桓不敢出
事聞奪桓官○湛若水奏請討安南筴反覆千言謂
不動聲色自爾平定欽州知州林希元亦疏用兵策
謂以瓊海之師擊其南福建湖廣出兩路攻都齊[illegible]
蘇巢穴廣西雲貴兩路攻龍編則根本拔大略若[illegible]

上陳言非可用為謀國者僉事李默遺書希元曰欽
州非用武之地君貌非封侯之相蓋湛林皆講學[illegible]
王守仁功名自負者
冬十月總兵梁震築大同五堡募卒三千戍之震家
卒數千勇悍善戰虜畏之達從大同遂少邊患尋震
卒收籍僅二百人餘皆走降虜
十一月南御史黃正色劾尚書溫仁和護送慈宮沿
途大為民害仁和亦奏正色乘馬過慈宮舟前 上
怒逮正色戍邊○新城知縣吳瓊妄納一惑後妻訴
子者瓊支解其子御史金清覈其子非不孝以枉狀

聞 上怒瓊擅磔無辜人廷杖一百發邊戍○句容
人都御史王暐奏句容朱家巷為 帝祖鄉乞覈實
上然之敕應天巡撫夏邦謨等覈訪巷址所在僉
云歲久難覈事遂寢
十二月虜入榆林殺守將宋隆又入宣府守將江桓
不出命逮桓詔獄○有和陽衛舍餘謀襲祖爵殺其
兄子者因命凡遇爭爵相戕雖有別支槩行革襲著
為令○河南饑
庚子十九年春正月行邊使翟鑾歸以原官入閣○刑
部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御史舒鵬翼劾其所為文

畔經離道。如自書魔語。不可以程士。乞與近年張錕
江以達一併斥逐。以端士習。特命部議懲戒之。初以
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語置首解。故鵬翼論及云。○
御史馮彬奏曰。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横
亘五百里。環拱京畿。爲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
峯口外。西聯宣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成祖
念朶顔三衛從靖難有功。乃徙都司于保定。而以其
地畀之。已巳之變。三衛實包藏禍心。近年益爲窺伺。
不可不慮也。宜專遣大臣一人經畧。○御史謝瑜劾
嚴嵩每事索賂。惟賄是聞。巧佞誣罔。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言河南勛襄饑民數萬。聞
承天工作。悉來應募。就役不能容。故餓死者枕藉相
繼。乞從宜賑卹。○霍韜請以薛瑄從祀孔子。不報。○
罷武舉試。○命修營舊邸宮殿。
三月癸卯朔。日食。○命營西苑仁壽宮。時所修慈慶
宮。景陽宮。壽宮。離宮。皇穹宇。崇穹壇。奉天殿。謹身殿。
工皆未完。科道朱憲金燦請停新工。以寛民力。上
怒。命俟訖工日治罪。○虜寇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
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弗敢擊。虜退。追斬
殘虜。以捷聞。虜又入宣府塞。破馬營諸堡。○湖廣盗
起。江華羅田竹谿各嘯聚。拒殺主簿翅簡等官。
夏四月。京城中黄霧四塞。忽暴風起西北。勢如崩崖。
文德坊西長安坊柱俱折。命集議防邊。科道劾尚書
張瓚貪鄙不稱。本兵不報。○雜谷刺麻僧日藏統僧
衆千二百五十人。入四川求貢。都司送十五人至京。
貢珊瑚氆氇等物。命量賞之。仍劾違例起送官罪。○
沙寇黄艮泰璠竊據江陰之馬馱沙。時丹陽運道阻
塞。漕舟自奔牛入孟瀆達江。艮璠扼孟瀆口。掠漕舟
七。殺運卒千人。又劫商船。官兵逐之。爲其所殺甚衆。
縛捕盗官于檣。射殺之。遠近震駭。南科臣楊雷劾鎮

江守令張琏周寧不濬漕渠。致運舟因險遇寇。上
怒。奪操江都御史王學夔。巡江御史胡賓俸。琏寧俱
收問。以湯慶爲總兵。駐鎮江。慶圍璠艮于崇明之南
沙。璠衆艮爲其下所殺。○宣府巡撫楚書請營修邊
垣墩臺。命發馬價銀三萬予之。○御史包節請罷張
瓚。瓚疑爲王廷相所嗾。遂訐廷相不宜與道流唐珠
珊往來。受其房中秘術。廷相亦奏珠珊耄年瑱髮。瓚
嘗稱其預知還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倮也。
上曰。瓚廷相俱朕簡用。其各盡乃職。給事中張堯
年論瓚世居京師。親屬環布。請託日多。宜改瓚別用。

不聽。
五月工尚書溫仁和奏曰、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內自慈寧宮、外自壽宮等、役共用過六百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閣納應者累月不及萬計、何異掬蹄涔而沃焦釜也、承天所請又一百七十餘萬、不知何以應之、 上命會戶兵二部區畫。
秋七月增湖廣解額至九十人○虜酋胎剌嗔料俺答几祿吉囊青台吉分十日糧入塞、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總兵白爵遇于水泉兒、敗歸、副總兵雲冒又

敗績于馬連堡、虜駐塞內兩月、徐徐出塞。
八月故大同叛卒李天章高懷智統夷衆入塞、由井坪朔州抵雁門、破寧武關、入岢嵐交城汾州文水諸處、殺掠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遺之、求假道焉、山西巡撫陳講告急、言賊多華人、悉知險易、宣大援兵觀望不戰、故敢于橫肆、章下兵部、瓚置之○虜犯定邊、適守將醉、虜夜登陴、遂深入大掠、固原總制劉天和聞變、率精騎九千、馳至花馬池、召醉帥斬之以徇、分檄諸鎮兵合擊、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蹩躠淖中不能去、于是延綏周尚文擊其左、寧夏任傑擊其右、固原魏時障其前、天和大兵躡其後、强弩大礮四面合擊、虜大敗、斬首五百、驍卒張奴兒殺吉囊一子、捷聞、 上大悅、即軍中加太子太保、子世錦衣千戶、巡按呂光洵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本兵張瓚加少保、輔臣言少師、鑾少保。
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數日乃退。
冬十月水土金三星聚于角○南科臣楊雷劾尚書張瓚錢如京溫仁和、不報○顧鼎臣卒、贈太保、諡文康。
十一月毛伯溫大集兵境上、諭莫登庸父子皆束身

來歸、待以不死、登庸懼、遣使詣轅門、言願出境歸降、躬聽處分、伯溫許之、約日爲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以待、時方瀛已死、登庸乃挈其孫福海守國與姪文明及其下阮如桂等四十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目、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伯溫宣諭威德、稱制赦之、令歸國待命○以陶仲文爲秉一眞人、知道錄事、禮部尚書、尋加少保、仲文黃岡人、以吏起家、官海州庫大使、以方術召見、宮中有巨蟒、仲文以水噀之、蟒縛劍而死、以是得幸。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上嘗不御朝贊善羅洪先御
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
文華殿受百官朝賀 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
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浮躁姑從寬黜爲
民○湖貴之間有蠟爾山東隸鎮溪筸子坪屬辰州
西隸銅仁平頭屬銅仁府西北接川之酉陽初筸子
坪土官田興爵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脫之已而興
爵淫虐復逐之遂嘯聚以叛銅仁以苗民負欠租稅
督責土官平頭土官挈印逃諸苗騷然共保蠟爾山
守臣討之不克奉命就家起萬鏜開府辰州

辛丑二十年春正月御史楊爵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
以危爲安實可憂而以爲可樂也去年自夏秋不雨
歷冬無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大學士言以元旦
微雪爲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勛
中外皆知其惡使其潛干政柄群小趨附此任用匪
人之過也邇來饑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
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官
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卹昔隋以
盛修宮室亡國此興作結怨之過也陛下皆以徵其
歲頒示天下矣朝儀間闕經筵不御朝參未得一覩

天顏敷奏未得一聆天語此渙散人心之過也方士
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者今乃金紫遍於羽流
畀以保傅之職取百世之譏此損國體之過也楊最
言出而身亡羅洪先以言罷斥忠臣結舌讒諂盈廷
此阻抑言路之過也願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
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 上覽之怒逮之
詔獄時中外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
爵陝西人平生淸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而已
在獄拷掠幾死尉卒蘇宣私顧之得活逮之日京城
大風人呼爲楊爵風○大計群吏參政王愼中以不

謹削籍蓋夏言惡之特旨斥逐云
二月毛伯溫疏稱莫登庸東身歸罪黎寧譜系不詳
乞宥納登庸因送莫文明諸人至京廷議如伯溫言
 上命罷其國王號降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
使
三月錄用舊臣李廷相唐龍等○賜沈坤等進士○
郭勛信方士段朝用以所煉銀製食器以獻 上悅
之朝用復自進銀萬兩助工授紫府仙眞高士已試
其術不驗其徒王子嚴訐之執付鎭撫司拷問而朝
用所化銀皆以幻術盜之勛帑者也 上由是惡勛

夏四月辛酉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
仁廟烈風爐之燬其主延及　成祖主亦燬群廟
一時燕盡　獻廟獨存　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
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　成祖　仁宗主亦奉景神
殿下詔罪已科道胡汝霖聶靖李秉雲劾翟鑾嚴嵩
郭勛聞災不疾赴救時鑾等方供事內壇先詣災所
令內臣亟捧神主以出汝霖等初未之知　上曰群
小乘機中傷可嘆命俱外謫○科臣戚賢等因災變
條言有所彈劾薦引　上曰李廷相戴儒原係科道
所舉乃自相背戾王鐵為學小人專擅薦引懷奸植

黨亦令外謫○李鳳來奏六事執治體明治功正紀
綱慎刑獄禁暴斂重水利張潮亦奏六事抑奔競重
恩典惜人材廣廢遺公舉剌懲貪墨皆採納之○劉
繪奏黃河南徙徐呂二洪涸淺乞濬丁家道口及汶
濟諸泉以通漕
五月南京國子祭酒鄒守益自劾求退命削籍去○
雲南人錢世賢初以福建僉事贓敗為御史包節論
黜及節按雲南世賢率僮路辱之節以聞命收世賢
論戍
六月莫登庸叛以劉命授其孫福海伯溫班師已[illegible]

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置不問
秋七月晉府宗人表柟奏府宗人惟熾各以賂嚴嵩
求襲已絕郡王邏卒執晉宗行賂人晉府故郡王妃
使人擊登聞鼓奏訴　上令行撫按勘實嵩不問○
朵顏酋革蘭台求益貢革蘭台把兒孫兄子也時時
寇掠漁陽邊人不得耕牧至是挾北虜求益貢毛伯
溫奏請許之○夏言罷
八月　昭聖皇太后張氏崩上謚曰孝康敬皇后
九月京山侯崔元成國公朱希忠並召見燕語元乘
間發郭勛罪惡　上頷之都察院奏其奪軍民田廬

上怒令勛自言狀收其黨孫渶對問詞連駙馬謝
詔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鑭都御史胡守中亦劾勛
怨望不忠輕勑書不欲領受勛三上章自理曰臣實
不敢怨望刑科臣高時復言勛罔利無厭奪故太監
蕭敬莊田值金二十萬奪太監魏彬田廬太監韋霖
甯瓘田園各值二十餘萬至於結納亡命託為腹心
搆事斂財軍民切齒春秋更卒領班官各索贄金而
又私役京卒裒取月糧張延齡包藏禍心勛與交[illegible]
為之經紀其家存心何為　上曰勛受朕恩眷尚[illegible]
臣上乃交結逆囚繫可知矣即逮繫按覈以聞○[illegible]

褒遣我叛人石天爵來求入貢。上疑之。廷議以與總制總督宜大發銀九十萬兩。遣官從總制調度經略。上勅天爵至鎮。總制縱天爵逸去。吉囊遂率衆入塞。三關總兵丁璋逆戰於右胡嶺。死之。虜入關。遊擊周宇禦之於侯城村。亦戰死。虜遂越太原而南。殺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吉囊出。俺答復入大掠石州。總制坐守不出。周尚文邀吉囊於黑山。殺其子滿罕。冬十月夏言初以議太子母服制忤旨削官。至是上禦虜十四策。復命以少傅入閣。○南科道王燁劾張瓚與郭勛同罪。章下部。○郭勛下鎮撫司行五萬金

賂署司孫綳。綳爲錄繳賄事。傳送書以上。尋下刑部。郎中錢德洪據綳所簿。乎以輕比。尚書吳山從之。掌都察院毛伯溫劾綳納賄行私。如勛大罪非一。皆隱飾不舉。情本故出。法當並論。山惟憑成案。德洪事理不達。俱宜加懲。命逮綳付部。德洪付鎮撫司。山奪俸。（山吳江人非禮部吳山）○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次支掣。有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皆商人輸金邊餉。就運司掣鹽行鬻。旣而有餘鹽法。令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常股鹽並掣。夾運以鬻。自餘鹽行而存積廢。運司積無幾。而邊餉日虛。良法益壞。戶兵部集議。請設都御史

一員。專理四運司鹽法。科臣郭鋆言。官不必設。宜專餘鹽。上曰。變壞成法。起於餘鹽私鹽。充斥邊餉。不充。職此之由。即禁革之。以復舊法。戶部覆查。兩淮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近歲增派悉除。○御史浦鋐按陝西。至富平。得楊爵事母至孝。居鄉峻潔大行。時爵繫獄未釋。鋐上書爲爵申理。上忿。命官尉逮之。○戶主事晉江周天佐亦疏救爵。曰陛下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疏上。詔笞六十。下獄。守者枯之。絕食三日死。

以急病聞。時天佐弱冠甫娶。枯死屍棺置寺。民有張訥者。素不相識。奠而哭之。聞者悲嘆焉。明年正月。浦鋐亦逮至。詔笞一百。與爵同桎鎖。七日死。○南科王燁奏曰。張瓚嚴嵩胡守中皆與郭勛結納。互爲奸貪。守中近因勛敗。抗疏列勛。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而任以薊州兵務。不堪也。十一月。命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州縣。○副使胡松上禦虜十二策。內有條議充實三關兵馬。上善之。吏部轉松爲參政。在三關備用。自行已策。然參政無兵柄。竟以不效斥罷。蓋當事者有意擠之云。○陝西

人劉達殺人亡命虜中為首與定人王儒被掠去韃
達部下易名路兒為達詞事塞內都御史曾銑執之
○刑部再論翊國公郭勛殺人斬罪長繫待決尋瘐
死獄中當　上壽趣時勛與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
中外餽遺為人所難故　上終念之
十二月逮胡守中詔獄初守中以御史扈從南巡頗
著風力尋郭勛薦其才進副都御史兼詹事媚事勛
奴孫淮極其諂見勛敗復反噬之薊遼督臣缺　上
簡用守中以兵侍郎兼詹事往建來遠樓藉以威虜
盡砍潮河川樹木撤喜峯口藩蔽自詡為功請　上

賜樓名　上命御史查覈禮科章允賢劾之且言其
拜勛為義父出妻相見遂下獄論死斬於西市○南
城民李華妻胡氏其姑易與隣人私欲并汚之胡不
從為所掩殺事聞命立祠賜額致祭
壬寅二十一年春正月吏科徐嬪奏劾邊撫陳講史道
龍大有徐嵩孫禬巽懦無用可為寒心總督樊繼祖
擁百萬之餉連四鎮之甲坐視應卿任虜出入非服
身殉國者若山東巡撫曾銑山西參政於敖副都御
史張景華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試有成效果
敢厚誣天下無人也宜去者不去宜用者不用是為

可憂耳疏下兵部寢不行○議修大同邊垣龍大有
謂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兵部覆
曰邊牆界限尺寸皆金湯圮壞年久永無恢復之日
矣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
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不可不慮　上
曰修邊乃防禦要務但去歲虜得利去茲秋必來宜
以整兵為急
二月樊繼祖罷陳講史道俱削籍○召翟鵬還○虜
掠蘭州○城臨清從曾銑奏也
三月以邊報踵至復命翟鵬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夏四月翟鵬至鎮以餉為請大學士言謂樊繼祖買
犢務粟尚未動支如何在在空虛命覈之科臣楊僎
奏曰宣大二鎮內發帑金不為不多而胡守中葦漁
攘其間是宜詳覈但鵬奏孔棘俟覈明接濟恐客兵
變生不聽中旨復罷鵬華總制官
五月清紀郎周鈇請豫防虜不報鈇尋謫外○御史
戴維帥以事笞兵馬碎其所懸牙碑兵馬奏聞　上
以御史不諳憲體謫都事兵馬居職如故時　上嚴
明故典刑秩然若近來卑官如所為則臺省共魚肉
之矣

六月俺答入大同塞時吉囊已死其子板不孩居套
中小王子不及兒駐威寧海上俺答糾之入經朔州
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夏言有罪　上
爲諭一通刊示臺諫畧曰朕承天命裁理天下求一
眞才爽輔不可得夏言脅君助惡縱恣成性往歲今
高忠代獻玉器又獻女子朕詰忠曰祖宗家法何如
爾敢交結文臣耶言又於禁中乘輿詰之乃云橫板
朕以香葉巾皮帛履賜言乃拒不受朕不早覩言亦
不赴內閣王言愼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具此等鉅惡
言官豈有不知不開糾發於是科道沈良才喬佑等

連疏劾言言亦上疏自劾遂削籍去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復以翟鵬提督宣大偏保
○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者予千金無應者俺答擁
衆越太原列營汾河大掠州縣時翟鵬未至我師連
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虜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
騎入山落中擄男女牛羊衣襆遶邊就大營莫敢邀
擊者○虜整衆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躡之
力戰諸將閉營莫援虜集精騎圍之世忠衆畧創步
鬬虜衆亦死傷會世忠軍矢及火藥俱盡短兵接虜
益集圍世忠腦中二矢死部將張宣張臣皆死○虜

乘勝分掠定襄五臺乃從廣武出關自大同左衛及
陽和塞去駐內地三十四日掠三十八州縣○大計
臺諫官共七十三人奪級補外
八月以嚴嵩爲大學士仍掌部事科道沈良才童漢
臣劾嵩貪淫猾惡以爲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也南京科道王燁陳紹等各劾嵩貪婪久著若處具
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不報○丁酉熒惑犯南
斗
九月吏部許讚以邊用不足請復開餘鹽戶部李汝
圭議可詔行之○工部郎劉魁請緩雷殿工作杖四

十繫詔獄
冬十月御史謝瑜疏言堯舜誅四凶以幾百年之治
　陛下於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郭勛胡守中
張瓚嚴嵩也○科道童漢臣伊敏生喻時劾嵩不已
嵩乞罷　上勉留之○宮婢楊金英等候　上於熟
寢以組束喉幸誤爲死結喉氣得不絕張金蓮走告
　皇后后馳至解組　上乃獲甦后命太監張佐高
忠捕訊得金英同謀八人首謀則寧嬪王氏也端妃
曹氏有殊色爲　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闌及之人
以爲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等數人豈

上猶不能言后傳命悉磔於市按古婦人無刑刑
亦不在市時變起倉卒促成於中宮法司不得爭也
上後知妃冤念之族金英等家
十一月張瓚卒以毛伯溫代爲尚書伯溫以瓚有貪
鬧諸邊類多債帥乃上疏禁將領掊剋營伍命刊榜
禁諭
十二月司業王同祖請改元以延聖曆　上惡其佞
黜之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給事中陳棐請
行大閱大射禮命寢行

二月乙巳朔幸天壽山○遣内臣赴蘇杭監織袍服
給事中蘇應旻言大江以南賦役煩重災害相仍乞
免差官驗撥勑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夏四月嚴嵩解禮部事嵩既入閣百官有所建白必
先白嵩嵩諾而後敢上於是苞苴爭輳其門翟鑾不
能奔走群競而以位軋嵩二相於是有隙是時邊鎮
文武賈啓周尚文不相得　上命奪尚文一階改啓
別用而翟鵬與張鳳趙廷瑞與尚文復不和　上皆
兩責之給事中周怡奏曰風教之大禮讓爲先大臣
有動色之爭則攻鬬之禍流於下今鑾嵩憑藉寵靈
市恩修怨各私陳背訴是大臣已不和矣嵩威靈氣
焰凌逼有司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鑾勢不足
驅人而名位足爲嵩鬭尚書許讚世掌銓衡小心謹
畏不能銷權勢要求之心靡亦甚矣大臣不和則儉
邪乘間非國之福邊方警急而文武大臣不相和同
其不僨事敗謀吾不信也　上曰怡謂群臣不和爲
君兆禍其言良是第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
心主訕上下詔獄○尚書許讚疏訐鑾嵩囑托以所
與選郎王與齡書封進曰臣等抗違罪積如山權奸
主於中而膺大和於外臣等不爲選郎王嘉賓之遠

黜得爲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省諭二輔渾厚
博大容臣等少盡職業　上手批曰所奏固欲革求
宂之意汝等果一帖不受亦不必有此訐發縱獲私
賄但當奏決何爲便詈曰權奸中引嘉賓瑜之名懷
私忿怨明矣必王與齡脇持報復耳與齡着爲民衛
帥阿嵩意遣官崔偵與齡與齡辭朝後還寓所帷競
鏟數器遺之齡人徑上馬去相與嗟嘆爲奇男子
秋八月虜入榆林
九月張璧尚書禮部○嚴嵩摘山東試錄中諷　上
語奏之命逮監試葉經至京杖之死於闕下經蕃[illegible]

以受表櫬帷總賄劾嵩者
冬十月虜入陝西○旌石州死難民十三人孝子張均父爲賊殺抱父屍泣三日死張承相負母以逃爲虜所執與母俱死于博母爲虜得博奮氣取石擊賊母得逸去賊剖博心殺之張永安持梃救父父逸永安被創死溫繼宗護父棺力戰中矢死白氏郭氏擊賊救夫創死吳氏馮氏賀氏溫氏被執不屈死李氏從夫死皆一時著奇節云
十一月復太廟合饗制○削貴州巡按魏洪冕籍亦坐試錄訛舛也

甲辰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
三月賜秦鳴雷等進士
夏六月熒惑犯南斗○刑科臣王交王克日奏劾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曉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鑾二子汝儉汝孝聯中鄉會崔奇勳焦清同業師友四人俱在鳳房曉助鳳尋卷及坤之取陸煒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并論順天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鑾罪　上怒嚴實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鑾及二子削籍蓋嚴嵩嫉鑾位己上故嗾言官論之陸煒乃受職舍人其

試職也月進科場連中卒以都督炳弟陞庇之竟免奪名雖　聖主無奈權臣何也
秋七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
八月許讚張璧爲大學士熊浹尚書吏部費寀禮部
九月虜入大同塞翟鵬却之○朶顏侵薊州巡撫許論擒其導賊斬之○虜潛令叛人入京習發佛郎機獲誅○巡撫朱方請撤諸鎮防秋兵
冬十月虜大入闕塞翟鵬不能禦　上怒朱方請撤太早命逮鵬及方尋杖方及郎中韓霸於廷方霸俱死鵬與毛伯溫削籍以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

十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兼傅保○叛卒王三指揮王鐸子吉囊妻以部女頻年爲虜導悍甚軍卒劉伏兕與三舊識僞爲酤酒業移家塞垣下誘三下馬歡飲醉而縛之并其黨三人還害遂除巡按李天寵以聞詔磔之傳首各邊　上歸功玄威故加仲文官
十二月戴金尚書兵部○萬鏜征湖貴苗四年不能克乃誘致苗帥龍某來見龍要千戶爲質乃來鏜執而殺之苗亦殺其千戶因遣所隸土月諸巢撫之犒以牛粟仍官其魁龍許保遂奏苗平班師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甘肅總兵咸寧侯仇鸞捷奏至自

言一日五捷斬吉囊子猥台吉兵部疑之請行勘覈
上特加鸞太子太保○山西巡按陳豪奏曰北虜
三犯山西殺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也二三年間
來則未能拒之去則未能擊之何用六百萬帑金之
費諸臣建議不過曰屯守險隘而已不知虜衆皆攀
巖蹬附而來邊垣又何足恃多我亡命爲嚮導星衛
機械咸足爲彼區畫無復忌憚患將何底止○戴金
罷唐龍代之
二月大計京官○收原賜勳戚福德寺等旅舍
夏五月壬戌朔日食○嚴嵩恨王燁前劾令所私尚

寶丞諸傑貽書考功郎薛應旂使黜之應旂執其使
欲奏聞尚書張潤止之已而傑以前任南兵部穢迹
黜有常州守符驗亦坐前任御史事黜嵩乃令御史
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常州守應旂改外○楚王顯
榕素薄其世子英燿雖服飾鮮麗必責跪伏汙壞之
積釁非一日至愛妾復生幼子漸有奪嫡之勢而英
燿狎比群小王先以燿匿奸宮人杖殺陶元又以燿
潛納樂婦欲殺劉金群小皆懼勸燿先發謀以上元
邀王賞燈集其黨田堯張六兒歃血盟執銅瓜木梃
蒙以假面伏緝熙堂後日甫申王至酒數行從者曰

欠設食引去燿令放砲金等從王後擁出六兒以瓜
碎王首椎梃亂下立殞王從者朱貴告變通山王英
炊陰奏燿弒逆詔駙馬鄔景和等按之武岡王顯槐
具揭燿如通山王言獄具告於　皇祖斬英燿燬其
屍
六月允給事中陳棐奏撤去帝王廟元世祖神主及
其臣木華黎五人并去南京廟中世祖像削宋訥所
撰碑初修撰姚淶請罷世祖祀禮臣言世祖一代之
治有足稱者自古帝王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
深慮必有所見遵舊制便至是以邊患故始議撤

徐學謨曰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辯要皆天命所
爲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宋人正閏之說尤爲
無謂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卜日奉安神主序
昭穆皇太子攝行祀禮御史周冕請　上親饗　上
以其違命下詔獄○套虜二萬騎自寧塞堡潰墻入
殺掠人畜數十萬時延綏游兵俱徵赴宣大防秋故
虜入無禦者詔逮總督張珩巡撫張子立論戍
八月虜寇大同○張璧卒
冬十一月大學士許讚以王與齡事與嵩有隙及進

內閣心不自安屢疏乞休吏尚書熊浹自諫仙件旨
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亦稱病乞休時上
居西苑久不視朝常疑人訕之見二人求去大怒命
譴閑住浹爲民○山東巡按鄭芸奏劾事許逵前在
樂陵禦寇功進其子千戶錫世官一級
十二月召夏言入閣有勸言勿出者言不聽○唐龍
尚書吏部路迎兵部○楊爵周怡劉魁久繫獄有仙
降箕請釋三人 上允放歸而尋悔命復逮之爵至
家方一日校至爵曰吾知之即與同飯飯糲不堪爵
啗自若食已立屏前曰有肯逮吾行矣即攬袂行與

怡魁復同繫又三年冬日爵籌易與怡魁飲曰須盡
此杯明日出矣是日大高玄殿火火中恍呼爵名者
遂併釋爲民爵歸有異鳥集里舍爵曰大鳥至矣其
爲我乎自爲墓誌而卒爵嘗求父母誌文於呂柟單
騎行百里不享一飯倏脫稿徑去
丙午二十五年春正月南科臣游震得言考功郎薛應
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而以謗讟補外非所以勸勤
也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去姦昭然耳目詔復京
秩
夏四月指揮陶鳳儀死於賊鳳儀曾祖成按察副使

祖魯布政使世以蔭叙用軍功顯名以死殉事者○
保德州崔鑑年十四其父私於隣婦逐其母鑑忿手
刃隣婦獄具 上特免鑑罪○湖廣巡按包節抑太
監廖斌之橫杖殺其所庇豪周章斌遂奏節謗陵不
以元旦進賀不行旁立爲大不敬奏發而節始奏斌
前事 上怒其抵飾逮京問戍
六月路迎罷陳經代之
秋七月戶尚書王杲請收山場湖陂河道之税以濟
邊用○文選郎高簡引用私黨何遷茅坤爲給事楊
上林所劾及簡出補參政御史陳九德追劾之命逮

獄論戍尚書唐龍坐削籍○虜入保安塞大掠延慶
總督曾銑請復河套條八議以上○周用尚書吏部
八月甘肅巡撫傅鳳翔初爲參政時嘗圖著論籌邊
遂擢僉都御史不兩月而改江西給事中楊宗器劾
之言其借籌邊以躐取巡撫而一籌未布遽改內地
宜黜之以抑巧競
九月西番貢使八百餘人入嘉峪關傅鳳翔不知所
計館之於甘州鳳翔去楊博代爲巡撫始疏聞 上
命量留數人餘令出關奪鳳翔俸○罕東屬夷舊爲
土番所逼內徙入關王瓊處之肅州近郊漸爲民患

巡撫楊博召其酋長善諭之爲之擇水草善處隸白
城威虜金塔諸城去塞五百里諸夷樂徙積患頓消
○河西屯地久廢博請於朝墾菑畬者勿科租佃者
貸牛器穀種人爭應令跡龍首渠故道分疏支漑墾
田萬餘頃簡壯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窺至
嘗一入寇拒塞上不得入斬虜首四十餘級
冬十月虜寇遼陽
十二月尚書陳經覆議曾銑復套疏　上曰虜據河
套久爲內患曾銑所奏其見壯猷還令同鎮巡官務
求長策暫發銀二十萬兩以爲邊餉造械之用○代

府宗人充灼以刼奪事敗革祿心懷怨望妖人羅廷
璽謂充灼當有天下爲之畫計召虜酋小王子兵入
以大同城居之遣兵攻雁門其黨王廷榮內應取平
陽立充灼爲主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充灼
以爲然使廷璽出約廷榮刻印曰天子師俊棄俊植
各受令造火箭燒城外各草場二日內六處火起總
督翁萬達疑之緝捕四門驗治其黨次仲太知衛奉
曉虜語使誘小王子奉至威寧海遇小王子部察罕
兒與之約還告充灼使張文博爲表并所置一色旗
令奉持往總兵周尚文行邊詗知有四人出塞而追

之及奉於榆林口得其表文旗幟萬達密啓代王擒
充灼等而分捕叛者廷璽俊葉以械充灼俊桐等入
人至京勒令自盡燬其屍俊棄等發高墻逆黨悉磔
○張廷齡胡守中棄市○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
都御史
丁未二十六年春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疏請經理營
田以充兵餉
二月福清民馮淑等三百四十人收豬狗諸貨泛海
往日本貿當大風飄至朝鮮爲候吏所執以白國王
王使使送至遼東巡按張鐸奏聞　上令御史查覈

福建海道官奏處
三月諭吏部曰邊方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留心
選用撫按不時剌舉以憑黜陟其別立選用歷遷資
格○賜李春芳等進士○汝上民田斌其妻通於妖
僧惠金嘯聚數千人流劫曹濮間黨與日衆
夏四月四川白草番作亂全蜀震動總兵何卿討平
之○僉都御史楊宜提督南京糧儲物議沸騰科臣
張汝棟劾去之革督儲都御史○俺答求入貢總督
翁萬達奏之御史黃汝桂言虜情狡詐貢亦寇不貢
亦寇　上命絕之各邊嚴兵防禦○田斌流劫日久

南掠徐宿治河役卒格鬭敗之追兵繼至乃就擒山東巡撫何鰲以聞 上責鰲不能解散以至騷動河淮不准行賞逮下詔獄尋削籍

五月曾銑出塞襲虜緻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奪馬牛九百五十夷器八百初銑春中擒虜喪失甚衆匿不敢聞至是以捷聞 上嘉賞之○科臣馬錫劾奏戶尚書王杲巡倉御史艾朴私受運司官黃正大賄委員外余善紀稱納低銀 上怒下杲朴詔獄問杲辯奏善紀所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低銀並未呈部通賄事乞與該科面質戶科臣厲汝進等言兩淮

鹺銀之初副使張祿廣通關節如太常少卿嚴世蕃總督尚書王暐皆有請託宜窮治太學士嵩疏言汝進等欲以贓罪汚衊臣故借臣子世蕃肆其巧詆 上怒杖汝進八十餘杖六十降邊縣典史張祿王暐黜爲民杲朴邊戍善紀降一級調外杲炙於戍所人皆寃之

徐學謨曰杲素稱謹厚而嵩護其子乃委罪於部臣至激 上怒九卿之體陵夷盡矣刑尚書聞淵雅負物望亦惟阿旨成獄而已後來權臣類挾子惡傾家敗俗而不顧惜哉

淵用卒聞淵尚書吏部○吏科臧珊言會推大臣務求詢謀僉同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請從其議 上曰用人係吏部職掌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具劾

徐學謨曰萬曆以來京堂缺吏部密請於首輔其人已定則具揭通送閣下明日會推止應故事而已弘治間吳寬以尚書管內閣誥勑會推吏部寬辭曰久在閣局不能關防萬一蒙簡是速敗也於是吏部別推可見當時閣臣原不預部事送揭之例起於嘉靖然吳山在禮部未嘗以一揭送閣隆

慶後絕無矣山高安人

六月加陶仲文特進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南京守備太監丘得爲科臣雷賀所劾命充淨軍○曾銑劾總兵仇鸞科斂士卒阻撓軍機 上以秋防在卽命奪俸○命朱紈巡撫浙江兼攝福建紈未至而倭船百餘久船寧波台州有衆數千登岸殺掠巡按裴紳以聞勑紈嚴泛海通番○朱紈至浙微知沿海大姓皆利番舶勾連主藏貴家尤甚凡夷船至爭致其家虛値轉鬻其貨牟利潤已久不歸值夷衆怒時時據難有所殺傷紈下令嚴海禁凡雙檣餘艫一切毀之

因奏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列貴官家渠魁姓名請戒諭不報

秋七月延綏守禦官李越誘殺貢夷貢夷遇伏發沒軍甚衆巡按盛唐奏收越等鞫訊論越及稗將陳守節各斬

冬十月曾銑會同三邊巡撫謝蘭楊守謙王邦瑞及三鎮總兵參酌復套方畧上閱因上營八圖及河套輿地圖 上嘉與之○兀良哈糾建夷冠遼東○巡城御史陳其學劾奏錦衣都督陸炳蠹亂鹽政復劾崔元縱容廝養權取官鹽大學士言欲下捕治炳炳

懼行金求間不得乃長跪輸罪乃已下旨令炳元各自言狀各服罪乞恩釋之○陝西澄城山崩分馳東西三四里○仇鸞鎮守甘肅前以銑奏奪俸益狂悖無忌銑復奏曰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兵而下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又侵尅衛所月糧并班軍銀兩私役軍匠日且百人去歲果園堡之捷輙報狠台吉爲我敗今狠台吉故在也隨從輿臺盡帶功次一鎮洶洶 上大怒命逮至京訊巡按張甘面奏鸞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楊博奏鸞貪暴三十事兵部覆奏八命十餘贓私銀萬詔御史覆實其狀奏

十一月乙未皇后方氏崩謚曰孝烈○諭曰朕據河套爲患有年念無任事之臣一驅逐之曾銑所上方畧旣已詳酌卽協忠以圖廓清

嘉靖注畧三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嚴嵩奏曰祖宗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横挑強虜誠有如

聖慮者銑以好大喜功之心為窮兵黷武之舉在廷諸臣有所畏不敢明言附會上奏至厪　聖慮臣有負請從顯黜　上大疑言於是嵩復奏曰臣與夏言同與機務而言驕横自恣凡事專決每擬旨許皆

出言手欲以此顯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一切機務忌臣干預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嵩攻言甚力　上意且不測言懼上書自明　上不省削奪言餘官以尚書致仕而令尚書王以旂代銑督邊逮銑來京問○嵩為仇鸞草疏自訟訐銑馭軍無法貪功襲虜覆師不以上聞仍欲輕舉復套以掩衆敵之罪謂不去鸞事終掣肘遣子淳行五千金賂臣訐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　上大怒命法司議罪坐銑交結近侍律斬逮言至京言奏辯曰勑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明是在京大臣偽撰藉鸞口以陷臣蘇綱與銑交關無證可據　上不省錦衣衛陸炳具獄詞如鸞奏

二月劉儲秀尚書兵部儲秀謝疏忤旨命削籍去以趙廷瑞代

三月丙子朔日食○曾銑棄市○榆林等衛指揮李珍田世威郭震俱為曾銑所用悉逮至京羅織之珍以戰功起徒中為遊擊謂珍減軍餉以餽銑子淳被極刑毒不肯承誣累淳人咸義之○俺答投譯書求入貢不許

夏四月尚書喻茂堅等當夏言直侍多年有議貴議

能之條　上切責之嵩以災異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言竟論斬○釋仇鸞罪

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總兵周尚文奏言父子血戰邊鄙三十年前後効首功以千百計不自意為邪臣賈啓所枉二子遣戍啓植私而殺有功之臣惟

聖明憐宥兵部覆議不許初尚文坐軍府嵩子世蕃為經歷尚文繩之不少假故嵩啣之也○丁巳金星晝見

六月貴州賊亂設川湖貴總督以張岳為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改浙福巡撫朱紈為巡視時沿

海通番大姓皆不便紈賂科道葉鏜周亮請改紈衙
以輕其權○夏言妻蘇氏請代夫死不許命流蘇氏
於遼州○大同衛舍馬祿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為男
子○鄭王厚烷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又演連
珠十首以神仙土木為規　上手批其奏曰爾真今
之西伯也欲為為之
八月京師地震○虜侵大同周尚文與戰於彌陀山
勝之
九月虜入宣府塞大掠○朱紈[illegible]海賊於溫州
冬十月夏言棄市○虜焚雲州

十一月議附孝烈皇后於太廟
十二月虜掠遼陽○范鏓視潮河川修築關城
己酉二十八年春二月張治為大學士李本少詹事兼
學士入閣○俺答入大同塞指揮江瀚董暘戰死周
尚文翁萬達各將兵擊虜於曹家莊敗之斬首五十
五捷聞加尚文萬達官廕嚴嵩一子○徐階尚書禮
部
三月辛未朔日食○皇太子冠尋薨時年十四諡曰
莊敬　上痛悼殊甚批陶仲文慰疏曰早從卿勸當
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總督王以旂請築邊
垣延綏一鎮計用四十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兩
夏四月朱紈俘斬海寇九十六人紈嚴於任事海道
為之肅清奏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皆倭賊
矣時通番皆宦家子姓而林希元以講學竊名其家
尤甚厚賂閣臣必欲敗紈御史陳九德劾紈擅殺遣
給事杜汝禎往勘
五月周尚文病卒給事中沈束為請優卹嵩不喜擬
旨激　聖怒謂賞罰自朝廷出束自逞意見廷杖四
十長繫○趙廷瑞卒以范鏓代鏓謝疏忤旨削籍以
翁萬達代

秋七月朱紈請緝捕閩浙通倭豪猾林恭等畀兵侍
郎詹榮覆奏紈所論坐俱關重刑未知果否通番御
史周亮劾之有　旨命紈還籍聽覈已而杜汝禎及
御史陳宗夔勘上前嚴乃滿剌加國人私招沿海無
賴販鬻番貨未嘗流劫并論副使柯喬指揮盧鏜擅
殺罪紈嘆曰權臣在內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吾不為
曾銑市曹也因飲藥自殺
九月聞淵罷夏邦謨代之○三衛夷人引大虜入塞
守將張景福及百戶戚策李松皆死
冬十月翁萬達以憂未任丁汝夔尚書兵部

十一月金星晝見凡五日○故陽武知縣王聯爲都御史胡纘宗所按削籍恨之及歸家河間坐殺人論死待報令其子朝棄當長至日詐充常朝臣闌入闕門於班中聲冤摺拾纘宗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爲詛謗假手御史閻隣胡植等抵伊重併牽連都御史劉隅等百餘人下法司會訊聯詞悉誣指無據 上不悅刑尚書劉訒引罪黜爲民纘宗鎮撫司拷訊○治宣大失事罪

庚戌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削典史厲汝進籍○京師雨土雨黴霾霧四塞 上疑畏以問陶仲文仲文曰

疑有寃獄得雨方解適法司以纘宗獄上 上宥之杖四十爲民尋大雨百官上表稱賀 上以仲文贊玄平獄封爲恭誠伯

二月用御史董威言罷海禁時閩越濱海宦家惟誘番貨爲利番人肆掠出沒不逞之徒爲之內導王直徐海毛激據近島擬於王者朱紈明斯其情特嚴海禁緝暴勾引諸豪欲遂除之於是譁者四起比威巡按閩浙豪貴爭賂之以弛禁爲便內閣主之盡反紈令卒釀大亂

三月賜唐汝楫等進士 汝楫尚書龍子內閣嵩所引也

夏四月貴州叛苗破石阡府降詔切責張岳

五月盟津王子祐橏訐奏鄭王厚烷謀反遣駙馬謝詔等會勘無驗降詔數厚烷欺慢不臣發高墻仍暴其罪於各王府蓋烷讀書能文好爲詭故不情以釣名取譽故及於禍

六月薊鎮撫臣王汝孝以三衛索賞無厭出境撲殺之夷遂導虜入寇○俺答萬騎入大同伏精銳豁谷而以羸騎百餘嘗我軍總兵張達素負勇敢徵兵未集遽率麾下馳擊伏發圍達數重馬蹶被殺副帥林春援達不克亦被殺虜斬二首引去

閏六月逮宣大總督郭宗皐巡撫陳耀杖於廷耀死杖下宗皐謫戍○仇鸞總兵宣大侍郎蘇佑攝總督奪情起翁萬達於家趙錦代耀巡撫○科臣楊允繩請慎選學官

秋七月俺答脫脫辛愛自威寧移駐斷頭山詔各邊戒嚴

八月虜犯宣府不得入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相近大同帥仇鸞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順天巡撫王汝孝駐薊州諜信謀報言虜向西北尚書汝夔亦以爲然亟止

鸞兵勿東　上命鸞暫駐居庸待報乙亥虜循潮河
川南下攻古北口汝孝禦之虜引滿內嚮以綴我師
而別從黃榆溝折墻入汝孝兵大潰虜由石匣營達
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已復解圍而南時警報
日棘有言虜遣細潛住京師燒各場馬草給事中王
德奏請各場積半散有馬官軍半令商人搬入城中
准其上納之數發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太僕寺解
到之馬悉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自薦即用　上納之
○畿內巡按王忬馳駐通州收漕舟艤潞河西戊寅
夜半虜至營孤山阻白河不得渡分掠三河昌平村

落忭夜縋使走京師請援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
守老弱纔五萬人命文武大臣分守都城九門及四
隅文臣有知兵者悉聽尚書汝夔委用又用輔臣嵩
議以定西侯蔣傳侍郎王邦瑞總督京營官軍命都
御史王儀往鎮通州禮尚書徐階請釋繫獄將官戴
綸李珍等復其原官聽總兵調遣檄召諸鎮勤王○
巳卯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庚辰都御史楊守謙
以保定兵至諸邊將朱楫祁福馮登兵亦至人心稍
安守謙提督團營陸炳提督皇城諸門都御史商大
節督巡五城○鸞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固守謙朱

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謂城外
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備內於是王邦瑞請以巡捕
軍營長安街丁汝夔請量掣外兵入營十王府進恭
政艾希淳爲僉都御史同侍郎孫禬督治濠塹○郊
民集城門不得入萬戶號慟聲徹西內命徐階傳諭
九門啓閉以時納民○虜自白河東渡潞水大掠村
落焚湖渠等馬房執內侍楊輝入人去○勤王師至
城下有命犒之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開倉發
粟囊橐釜甑皆無士卒饑甚陸炳言狀　上奪尚書
李士翱官戴罪辦事○科臣張秉壺言西苑宮垣低

李瑚各參劾瑚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之罪逮詣
宗憲私誘汪直啓釁　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
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
自理曰汪直爲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
後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茲幸擒獲
言者誣臣爲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
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
誰啓釁耶況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
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遁去中外驚詫以爲猛
虎幸而獲之復以爲必縱縱必不爲功足矣何

搶食須議所以禦之。上顧嵩曰卿言是。因言求貢
事問嵩云何。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體重大。須皇
上主張。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宜權許以
疑虜恐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社稷貨非所愛。階
曰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
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無臨城脅貢之理。可
退出大邊外因大同守臣奏乃可。往返之間援兵皆
至我戰有備矣。上首肯命出與百官議之。嵩因奏
臣民咸望一出視朝。上微哂階繼請之。上乃許
明日視朝。嵩退集百官闕下議。司業趙貞吉抗言曰。

今所急者出沈束於獄。申理周尚文之功。虜易退耳。
上宣貞吉至左順門令手疏便宜。貞吉請急遣才
獻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將營中賞軍激勵
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自為戰。但得一首賞銀
百兩。逗遛者誅無赦。上卽命貞吉以諭德兼御史
給賞功銀五萬兩。宣諭將士。以仇鸞為平虜大將軍
節制諸路軍馬。文官三品武官副總兵以下不用命
者許以軍法從事。陞楊守謙為兵侍郎協同提督。守
謙兵薄虜營而陣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守謙矣。
○癸未 上御奉天殿百官見畢命禮部宣勅切責

諸大臣。詔起舊尚書楊守禮侍郎劉源清史道副
都御史許論於家。尚書丁汝夔請委部事躬督諸將
出城禦虜。不允。○王儀至通州營兵城外而自臥城
中。會仇鸞兵至郊虜兵饑無所食。掠諸村落。儀捕之
下獄死者數人。鸞兵大譁。上聞命逮儀而以御史
王抒為僉都御史代守通州。○甲申通政司樊深條
奏禦虜六事中言主將養寇要功。上怒其借言攻
鸞斥為民。○虜退趨白羊口。戶兵工尚書李士翱丁
汝夔胡松引罪。下汝夔獄。士翱革職。○初汝夔聞警
急甚。張皇莫措。所任偵卒妄言不加罰。益搖虛無影。

城中數震。京營兵多役占東西擊潮雜飾。兵皆怨詈。
大同軍故椎髮劫掠村落。或自詭遼陽軍有捕掠者。
上付鸞自治。大同軍益驕。汝夔不得已禁勿捕。民
間不知謂汝夔以鄉曲庇遼軍。及虜薄城。汝夔恐喪
師。令諸將勿輕戰。民間益洶洶詈汝夔。於時虜在城
下。鸞遠屯郊迴。城中莫窺其動靜。守謙屯城下一矢
不發。中貴望見城外園墅殘毀。環泣訴丁楊貳於虜。
上命姚二人郎訊。而以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淳署
守謙兵。○丙戌 上坐齋宮趣具丁楊獄詞。三法司
官彭黯屠僑沈良才以延緩廷杖。丁亥汝夔守謙論

斬科臣張偘救之、廷杖削籍、汝夔守謙棄市、○趙貞吉前稱詔出城、詣鸞營宣諭、以銀致之、鸞不納、貞吉計無所出、乃復命、嵩謂貞吉狂誕、且追論其申理周尚文沈束非是、 上怒杖之九十、謫荔浦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嵩於西苑直中、嵩辭不見、會趙文華入、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嵩聞大恨、乃薦使勞軍、遂得罪、○丁亥、鸞逐虜至白羊口、虜以白羊道狹、擊其半出高崖口舊路、出鸞軍猝與虜遇、不戰而潰、鸞幾爲所獲、以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至天壽山、見總兵

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命李鳳鳴鎮守薊州、徐仁協守密雲、詔京營將許策帥兵一萬趨薊州、戊子虜出横嶺口、趨懷來蘇佑趙錫率李艮邀之、斬首四十八級、己丑虜衆盡出、鸞衆不敢逼、尾至石匣城而還、賞鸞以下將帥銀幣、 王汝孝躡虜於白羊口、逮汝孝者、初以道梗不能通、至是就逮、減死論戍

九月辛卯朔、遣侍郎駱顒往賑被虜州縣、掩埋骼胔、○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勳臣朱希忠陳鏸、○立戎政府、加咸寧侯鸞太保、入理戎政、○置薊遼總督、改順補兵侍郎爲之、○徐階薦何棟翟鵬邊才、 上勅之、命亟起用、後鵬進本兵、以迂慢失望、棟代孫禬薊遼、在邊數年、家富敵國、○張岳大集士漢兵討勦州苗、

冬十月、咸寧侯鸞請選宣大銳卒入衛、兵部覆言、二鎮爲京師門戸、禦寇不於門戸而於堂奥、不可、 上不聽、各邊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將分詣各邊練兵、於是邊兵盡隷京師、邊將不得徵集、而營將不任邊責、恣意朘削矣、鸞請駐師宣大間、冬月大舉、以紓華夏之氣、 上嘉

之、命戸部大括積貯、以備軍興、○禮部請擇日以軍興告於太廟、○刑部郎徐學詩劾奏嚴嵩罪狀、畧曰、嵩奸貪異常、各處撫總掊剋軍民以充嵩橐、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又受老廢郭琮三千金、使備漕運、縉紳無不嘆憤、世蕃緣勢、擅執大政、諸衙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賓營自固、投機構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强辯、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權路權心、而鉗其口舌、遇有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於

遷除考覈之餘如王煒陳瑆謝瑜童漢臣等天下卷
人觀嵩父子如鬼如蜮乞罷嵩父子攬權於穆清之
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大治矣疏入下鎮撫司考
訊嵩不自安求去 上慰留之嵩乞放其子世蕃回
籍 上令隨任學詩之族兄應豊給事無逸殿嵩疑
疏出其手明年以內察中之 上詰應豊本中書官
不與政事何得考斥仍留之後以誤寫科書嵩譖杖
死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通州為三輔以王忬許宗魯翁
萬達為經畧使將萬達已陞本兵緣到任遲降侍郎

調駐易州以王邦瑞尚書兵部○雲南上舍那鑑殺
沅江知府○仇鸞請調易宣大薊易四鎮總兵 上
命兵部從之王邦瑞奏曰命將者天子之重柄鸞坐
名更易非制 上曰邦瑞以虜退未賞怨上今盡忠
者不能容又效汝夔誤國耳○仇鸞夜襲營無功而
還
十二月張岳大破諸苗俘斬二千人擒龍許保母妻
燬其巢砦撤所徵兵歸鎮留石邦憲搜捕餘黨先是
印江陷邦憲被劾解職岳疏留之與謀討賊邦憲曰
地險賊匿猝未易得也邦憲至銅仁招順苗以恩結

之日出獄據要害布營賊破思州分兵邀其歸路三
省兵進邦憲聲言進滑石江多張旗幟於山頭燃火
疑賊而御枚疾攻亞寨月雪出不意一鼓破之許保
逆匿深洞邦憲召順苗謂之曰前在圍中見二人挺
而麾曰開路開路老猫老猫也似欲歸順其妻子係
獄來即釋之猫狆果來令妻子與相見醉之酒易其
妻子永使同歸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曰許保縛矣
猫狆獻功椎牛饗之赴其寨猫狆妻奉觴如家人遣
人詗吳黑苗出伏兵途中斬之苗悉平
辛亥三十年春正月錦衣經歷沈鍊劾奏嚴嵩曰嵩受

國任不聞咨諏方畧為治用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
圖惟自全且以朝廷之賞罰為自己出天下皆討嵩
愛憎而不知有朝廷之恩矣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
將官之賄受諸王饋遺攬吏部之權索撫按之常例
中傷善類必擠之死吏尚書夏邦謨始因賄而得官
繼因官而納賄大事而自嵩而後行小事書通世蕃
而後發不先除此三人雖日退貪墨之吏無庸矣疏
上杖之發口外為民初鍊以知縣劣陞於陸炳為與
顏不愜時發大言舒憤尚寶丞張遜業引鍊會飲嵩
世蕃所虜雙集廷議鍊附和趙貞吉大言嵩聞之私

諤書日鍊非佳士少與往來鍊知之會卒上書譏
嵩數嵩罪俱空虛無實嵩因揭其知縣墩事㢤以言
逆察竟坐考察自辯投之口外○趙祝京營主事趙
樾奏鸞更張營務　上密以疏示鸞鸞奏樾不過東
縛臣使不得行事耳臣懼罪不暇何暇謀勇命下樾
獄革趙祝官○　上欲祧　仁宗祔孝烈后主於太
廟禮臣階初議后主無先入廟之禮　上切責之乃
遵論定制請后主升祔
二月王邦瑞疏備虜五事　上日兵部正官何用建
白詰責罷之以趙錦代○夏邦謨罷

三月李默尚書吏部○北伐議急國計告乏給事中
劉體乾奏曰蘇軾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
所以害財而已革冗吏淸冗費當今第一義也成化
間武職八萬文職十萬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
武不止八萬也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文不止十
萬也成化視洪武爲冗今又視成化爲冗視宋制三
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
虞之建官惟百奚啻倍蓰他如閹官之收入錦衣之
選充中書之帶俸禮部之譯字鴻臚之通事光祿之
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之

寫人役蠅營鼠竊寔自尤多萬萬於祖宗時矣所謂
冗吏者此也聞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剩銀不下
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供用日增本寺進御蔬果
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內官鬻之行亙
復爲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頓異所謂冗費者此也三
冗既除所省不下十萬而國不乏矣不報○仇鸞密
遣家人時義與虜通俺答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言
求通市佑以聞　上命集議鸞請許之起侍郎史道
往大同總理互市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
其不可畧曰開市者和議之别名也不能聲討反與

之和不可也北伐之命未夏其閒一旦改爲和議不
可也宣大吏民私與虜通猶畏法不敢肆今以互市
爲解將勾引爲禍不測不可也調兵半年竟許和市
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不可也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
寇或遣眾而駕言別部或因市馬而要重賞或別有
分外不堪之求反得以愚美我不可也爲此以欺陛
下者其說有五馬市小利足以羈縻謬一也互市可
無事則安用馬謬二也古所謂咸賓來王者不過循
以重利苟安目前謬三也醜類日衆安肯守小信而
自困四謬也勝負難必開馬市以休兵息民養癰

而禪用藥五謬也。　上怒其言之不早使巳行而涇撓。命杖之。黜爲狄道縣典史。○莫宏瀷嗣安南都統使

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從給事徐綸言。將二廣雲貴三司首領俱改正選。尚書李默執奏不允。初默由嵩進。已柄用異嵩嵩銜之。故擬旨多駁。○浙江巡按御應參請寛海禁。○初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城內外。又以所募技勇異等屬領之。比仇鸞以秋防部署群師。徵大節兵使隷巳。復檄大節防禦京城。大節耻受鸞節制。因言兵部巡卒不宜鸞併領。且鸞包藏禍心。

宜抑其權。　上怒其推奸避難。逮下詔獄論死。竟死獄中。○宣大馬市成。賜仇鸞錦衣金帶。○罷徐淮墾田都御史。

五月議撤鎮虜壇不果。初　上從陶仲文請建壇嚴事。及虜欵塞。欲撤之。邊報忽至。　上因玄威所祐不可忘也。

六月沅江盜那鑑亂。初守巡議用兵。巡撫顧應祥曰。此可以撫而縛也。應祥遷去。都御史石簡代。那鑑詐降。請重臣入城撫諭。簡信之。檄布政徐樾往。那鑑執樾殺之。

秋七月有虜騎犯左衛者。史道詰之。實中國叛人蕭芹喬源所爲。芹自言有術呪人人死。喝城城頹。俺答惑之。道乃踪跡執芹源妻子告於虜。請試芹源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會　上命道徧歷延寧經理市事。道奏曰。俺答赴市甚恭。而調停得宜。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惟俺答爲雄。把都辛愛皆其親子弟。制馭諸夷。在此一酋而巳。前項妖逆。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　詔咨道於宣大處置。立賞格購芹源。虜酋脫脫執送芹源致塞上。　命加翁太子太傅。道尚書。時義指揮

八月史道疏言。虜求互市於中國以有無相易。馬牛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使虜小大貧富。皆需我之有。而邊人無不利焉。於中量加恩體。虜雖禽獸亦以爲榮爲便。坐談敗成事者。不過曰虜得粟以食我逋逃。曰虜將乘市深入。夫以牛羊市得粟幾何。未嘗欲入而不能。又何借市乘便盡馬段之易。虜之富者利之。貧虜惟牛羊而巳。宜爲通融以決大計。宣大督撫蘇佑何思見朝議洶洶。恐異日蒙首事禍。疏言不如勿許。仇鸞懼亦變初說。大學士嵩言不宜任其要挾示弱。　上命史道回京。科道何光裕龔愷劾道

開虜無厭　上怒其揣摩意指各杖之、光裕死杖下、
冬十月獲叛夷哈舟兒昂灰二人本甘州人史進陳
志允爲虜所掠投朶顏幹堆板卜帳下節年導虜入
犯、總督何棟設計擒之、俱磔於市、○史道至京、自劾
請告云市事告成、虜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明
肆侵掠者、竊自幸可免無罪、而言者攻臣不置、臣既
生及玉門、乞賜骸骨首丘、
十二月虜寇大同、警報沓至、朝議追咎馬市、仇鸞慮
見譴、奏曰、臣開馬市、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
故弛備以招虜、　上切責三部以實對、兵尚書趙錦

曰京營士十五萬、除九門八營、餘皆選入大將部下、
各鎭入援之兵、不下十萬、大寧班軍五萬六千、戰士
闒闒、何謂無備　上令總鎭加意訓練、以待發、趙錦
始以鸞爲本兵、不肯爲鸞用、覆疏大折其欺誑、時
稱小心畏愼、備曉邊事者、無愈於錦、後竟坐鸞黨、得
罪、人皆冤之、○李默推張臬爲遼東巡撫、臬故嚴嵩
所不悅、揭默徇私、遂謫爲民、以萬鏜代、
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虜寇大同、　上諭兵部曰、虜非
時擾擾、顯是邊臣不戒、爲虜所窺、其嚴飭諸將血戰
立功、有不前者重治之、仇鸞不自安、請將營兵出塞、

上以閣嚴　勸從其請、然須擒斬虜酋、方爲上
功　上批鸞　零賊無勞卿行、鸞時處私第、酣飲
爲樂、實無意　邊嵩稔知之、恐　上譴閣臣相蔽也、
二月虜萬衆入塞、抵懷仁縣、大掠居民、總兵徐仁王
懷邦張騰、各觀望不戰、獨中軍王恭與虜戰於管家
堡、力屈死之、虜遁去、蘇佑上其事、代府朝陽王疏言、
仁騰平時朘削軍餉、有警移疾避難、遊擊劉潭鈞虜
過布、都御史何思不察、誤聞於朝、須給彩繒、是以餘
寇歆豔、大肆猖獗、　上命械仁騰潭詣京拷訊、思削
籍、

三月徐階少保兼大學士入閣、仍理禮部、○止諭輔
臣嵩曰、朕二子議出閣、未見部疏、於是階疏選宮僚、
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上、　上以逼
夏已之、詹事孫承恩固請、　上不悅、曰雷久不聲、占
云臣專政、章适不奉君命、卿又附和、未可也、适時爲
禮科、先有請出閣疏、寢不下、至是忽降旨、适懼、竟引
疾歸、不復仕、○兵部臣言、宣大連歲虜患、戍卒自足
戰守、自簡銳入衛、衆分勢散、致調他鎭、士卒奔命、數
年來繁費七百餘萬、宜令本鎭舍餘土著、補足原額、
庶供億可省、從之、

夏四月倭寇起初朱紈論劾浙江廵撫不復設又以
宿應參之請盡寛海禁舶主土豪連結倭買大肆無
忌徽人王直爲舶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徐學
毛勳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破黃巖
掠定海象山浙東騷動○補築宣大邊垣以通市故
所在廢缺也科臣李幼滋請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
房廬以棲火械○乙卯虜衆營威寧海側大將軍鸞
將萬騎出塞襲之夜馳二百里凡曉及虜虜悉衆戰
鸞大敗奔還失亡將士一百五十餘人馬一百二十
匹斬獲殘虜六騎報功兵部以獲少損多不可言功

上仍命賞之○虜出遼東前屯撤壞邊垣入掠至
寧遠備禦官王相戰歿
秋七月倭寇猖獗復設浙閩廵視重臣改山東廵撫
王忬任之忬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以俞大猷湯克
寛爲參將徵狼土兵募溫台黠徒分隸諸將布列瀕
海○仇鸞請行邊兵戶工三侍郎各簡屬以待已不
果行適疽發於背及邊報愈急又請輿疾出師免陛
辭 上皆從之終不能出
八月尚書趙錦奏曰强虜壓境大將病不能軍願親
往代將督戰 上不許詔收鸞勑印命侍郎蔣應奎

署戎政侍郎孫禬代鸞督戰時陳爲總兵錦夜至鸞
第收其印組鸞驚恚疽潰裂歿徐階疏鸞誤國狀
上悟命陸炳密訪其事炳素惡鸞於歿前一日詠其
家人時義侯榮亟迸虜中避禍中途縛之乃悉發其
初鎭大同與虜通狀 上大怒命炳同三法司具獄
奏當鸞謀反律剖棺梟首傳示九邊義榮皆斬初鸞
與嵩合謀陷夏言曾銑交甚固已恃寵相軋寖不相
能鸞密疏嵩父子過惡 上信之不令嵩入直嘗同
徐階李本至西內門者以非旨所召不納嵩嵩還第
父子對泣乞階爲之解階與嵩方睦乘鸞病亟上書

實其罪於是鸞族而 上益信嵩無他嵩以不入直
爲日獨詣闕忽一日 上遊所御龍舟過海子迎嵩
於闕嵩得入直如初○久雨河溢淮南北皆大水
九月更定戎政措置○侍郎蔣應奎子繼詔通政唐
國相子熙嶽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奏曰狂虜跳
梁懸金爵之賞給功而授之猶不肯用命乳臭小兒
從帷闥中奪之首功何以令披甲之士畢命疆埸乎
上怒杖應奎國相於廷應奎歿國相褫職○御史
王宗茂劾奏嵩負國八大罪曰吏部銓衡之地額定
每選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判五百金兵部將帥之

府額定每選十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金惟嵩所命是大臣不敢負嵩也苟富貴保身家之徒爲之乾子若尹耕梁紹儒董所畜家人往來郡縣需索是天下畏嵩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金寶相屬雲南之物遠致萬里是天下供奉嵩也云云降旨切責之○尚書趙錦職方郎中董懋中坐謟附逆鸞爲科臣郭鑰所糾錦戍邊懋中口外爲民錦善厚長者入部後事頗持正懋中少年熟於典故悾偬時口占題覆日數十疏敏決如流俱以鸞坐罪人多惜之

冬十月歐陽德尚書禮部○提督光祿寺內臣杜泰乾沒內供銀十餘萬兩少卿馬從謙發之泰亦奏從謙誹謗廷視科道孫允中狄斯彬交章劾泰并劾寺卿高耀不能覺察四署通同爲姦詔下從謙泰鎮撫司訊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誹謗無證　上怒奉司官徇下法司擬罪法司當從謙誹謗雖無明據郎其狂悖難依常典宜發邊戍　詔廷杖八十死泰以能發謗臣免罪○大同總兵吳瑛徵集兵馬數萬襲虜虜帳俺答遁戰軍官劉欽范世傑千百戶張勳等七人皆死士卒亡失甚衆瑛歛衆自衛而還巡按蔡朴言狀因劾督撫蘇佑侯鉞兵部覆議大同積弱之餘能率衆深入亦可嘉予　上從之佑鉞瑛不問[illegible]欽等

十一月召楊繼盛爲主事尋遷武選員外郎

十二月工科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先是副使王獻按元遺蹟鑿馬壕底以通淮安建入關於新河以青淺水由淮直抵麻灣新河之南口也海滄直抵天津新河之北口也南北口相去三百三十餘里中有大沽河諸流可引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後竟無效萬曆初年又興役亦無效

癸丑三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日食不盡者二秒○南御史徐栻請進君子退小人不報久之謫外補○御史趙錦奏言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其實嚴嵩市恩寵以張其權少有違拂必陰中之臣僚之陞除黜罰朝覲饋遺以爲常而希寵干進稱呼非類所不忍道者昔散丞相之權而分之於府部今合府部之權而總之於內閣雖前代丞相之顓恣何以加諸　上覽疏不悅命下錦鎮撫司獄削籍爲民○聶豹爲兵部尚書○大學士嵩請舉二王婚禮　上允從之嵩又言府第[illegible]未免易與外人相接在親王[illegible]

今日事體不同且留在內成親爲便　上曰出府之
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朕嵩曰儲貳未正而又居外
變應得者亦懷危疑從人衆多易生嫌隙在二王不
可不慮也今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俱出外在
聖躬不可不慮也　上曰皆不足慮人無能勝天者
二子只依本分待朕處分勿再瀆○員外郎楊繼盛
論嚴嵩十大罪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
一也一有票本之任用黜陟罰皆歸之嵩竊　皇上
之大權二也所進揭帖刊行爲書掩　皇上之治功
三也　皇上令嵩票本嵩乃令子世蕃群會而票綜

奸子之僭竊四也布置親戚於兩廣督總以孫嚴效
忠嚴鵠冒官冒朝廷之軍功五也世蕃受逆鸞三千
金薦爲大將引背逆之奸臣六也丁汝夔問計於嵩
嵩曰虜飽自退耳敗於京不可揜也誤國家之軍機
七也徐學詩厲汝進降華矣必以考察壞之事黜陟
之大柄八也各官日以納賄爲事一人毒徧天下失
天下之人心九也欺貪率下卑汚成套壞天下之風
俗十也嵩更有五奸重賄侍從伺察聖意一言一動
無不報嵩左右皆嵩間諜一也趙文華爲通政凡疏
到必先送世蕃閱而後進王宗茂劾嵩之疏停五日

方上納言爲其鷹犬二也厰衛緝訪衙門姻親聯結
爪牙爲其瓜葛三也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擢
科道耳目爲其奴僕四也部臣有異議者嵩早爲之
斥逐各部堂司大半門下臣工多其心腹五也五姦
一破十罪立見矣　皇上或召問二王面陳嵩惡或
諭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則實情得矣　上覽疏命
下錦衣獄問何自引二王杖一百刑部擬罪尚書何
鰲受嵩指諭詐傳親王令旨律絞郎中史朝賓持不
可謫外任侍郎王學益贊鰲具獄還一級或問刑部
郎繼盛致犯何律曰不犯律犯聖經耳直而無禮則
絞也滿朝傳爲美談

二月加錦衣都督陸炳少傅支伯俸○尚書歐陽必
進奏辯繼盛所論嚴效忠冒功事下兵部查覈世蕃
自爲草遣武選郎中周冕奏覆冤不從上言曰按三
十七年通政司狀送嚴效忠年十六咨送兩廣軍門
聽用次年兩廣督歐陽必進總兵陳圭題黎寇平遣
效忠奏捷授錦衣鎮撫未及月餘嚴鵠言效忠病廢
鵠以親弟應襲又言效忠前斬賊七首例陞二級遂
授鵠千戶臣問鵠爲誰世蕃之子也世蕃子皆幼未
有名效忠者塈　聖明垂察尚書豹如世蕃稱具覆

上置不問冤劇籍為民矜素以道學負時望此舉大有愧於其屬云

三月賜陳謹等進士○王忬督浙閩知參將俞大猷湯克寬材勇虛己任之起廢將盧鏜尹鳳於纍囚使之自效倭酋汪直結砦普陀諸山大猷銳兵先發克寬繼之擣其砦縱火焚之賊盡登舟與戰於海斬首一百五十生擒一百四十三人忽颶風發兵亂直得逸鳳復邀擊於北茭斬首百餘生擒二百人

閏三月虜寇大同副總兵郭都戰歿事聞削巡撫侯鉞籍○城京師南郭○虜寇延綏副總兵劉梅戰歿

夏四月海賊汪直等四散劫掠海上參將湯克寬往來蔎救斬獲相當有蕭顯者尤桀率勁倭屠上海之南滙遍松江而箪圍嘉定太倉焚燒公私廬舍汪直徐海出入幾浙破昌國平湖寧海乍浦官兵遇之輒敗凡殺一把總四指揮及千百戶縣丞等王忬遣盧鏜掩擊擒顯賊破臨山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賊復破扁寧州○裁革昌平易州經畧及屯牧營田鹽法都御史○山東畲李之𤓰流劫邳州

五月倭衆圍湯克寬於海鹽焚城樓不能入復犯上海知縣俞顯科逆指揮尚文與戰不勝及縣丞宋倶歿倭據城七日焚燒一空又居乍浦羅拱辰[illegible]逐之流劫奉化湯克寬破之於獨山○山西巡[illegible]儀望請疏桑乾河以通宣大水運言桑乾河發源[illegible]蔫城驛古定橋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illegible]村猾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不過[illegible]丁餘里淺處亦深三尺撫臣侯鉞嘗自懷來載米二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便漕有明徵矣時[illegible]連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趙錦嘗使人試行水千里直達稍下疏鑿便可通漕工部以其役重罷之

秋八月覆浙直諸臣功罪參將湯克寬俞大猷副使李文進以功贖罪都指揮韓璽解明道州判金汝揖有功當錄餘各降罰○柘城人師尚詔父蓄異志歸德知府尹一仁信任之使捕盜遂剽奪傍近富人家公行不逞同邑有巨猾惡之故瞷其出率俠客數人至其家傾所蓄金而群淫其妻妾尚詔歸知之糾黨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予其黨開門納之搜捕支解其讐大掠公私廩藏而去復圍太康索所讐二人置縣揚通判懼執讐予之殺之乃去巡撫楊宜徵兵追捕為所敗官兵歿者千人賊衆聚至數十萬

冬十月尚詔流劫睢許鄢陵臨潁諸州縣副使曹邦輔督衆擊之誅其最後者指揮袁燦張國彥分道邀之於蒙城商丘尚詔散其徒而遁獲之於莘縣○湯克寬圍倭於南沙敗績喪卒四百餘人○倭舟泊寶山克寬擊之斬首七十三級犯上海太倉僉事任環擊破之指揮張棟敗倭於泉州之石圳澳擒四十餘人○虜破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擐甲乘障防禦甚力上偵知之即軍中賜衣一襲發銀一萬兩犒將士士氣百倍相持八日虜乃引去博尋進右都御史任子錦衣千戶○萬鏜爲趙文華所訐削籍起復李默尚書吏部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自南沙潰圍出海轉掠蘇松○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

二月械應天巡撫彭黯黜爲民

三月倭寇自南沙登岸湯克寬敗之於採淘港斬首百八十級倭寇入海趨江北焚掠通泰各鹽場○俞大猷勦普陀山倭寇軍半登賊伏突起殺將士三百餘人

夏四月屠大山巡撫應天始加提督○倭自海鹽趨嘉興盧鏜禦之戰於孟家堰敗績都司周應禎等皆沒賊據石墩爲巢陷嘉善復攻嘉興副使陳宗夔却之○賊破崇明知縣唐一岑死

五月命尚書張經總督直浙福廣山東軍務○倭犯通州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赴援戰於三里河參將解明道擁兵不應岱烈昌齡戰沒○兵部議招汪直兵科王國禎諫阻令張經一意征勦降者不死賊首不赦

六月虜入大同總兵岳懋全軍覆沒械總督蘇祐黜爲民○慧星見二十餘日○改王忬巡撫大同以李天寵代撫江浙○虜射書宣府城中乞互市不許

秋七月倭自蘇州掠嘉善轉趨松江出海俞大猷邀敗之於吳淞又敗之於長礁○從張經言調廣貴土司兵征倭

八月李本爲大學士○倭自嘉興還屯柘林進薄嘉定張經自駐常州而遣參將李逢時許國勦倭爭功好殺每日率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報捷知縣楊旦訴之參政翁大立謂贊畫主事譚綸曰爲民勦賊乃殺民當功耶綸不能從大立怒乃促之出兵行至羅店遇大雨兩參將督之前至採淘港見倭船數隻泊港皆料被絮蒙上兵亂射之不動比過午海潮已

上諸港皆浸倭十六人忽於蘆中躍出援刀入陣軍
士亂盡棄鋒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死者
三千餘人○應天撫屠大山回籍以周珫代
九月詔停蘇松常鎮租一年○倭寇海門副使張景
賢敗之○駙馬鄔景和初奉旨入直當撰玄文景和
以不諳玄理辭　上有事清馥殿諸臣進香有　旨
寵景和入直竟不俟成禮而出及賞賚景和疏辭無
功使臣他日效馬革裹屍以報　上怒其語不祥黜
爲民景和去之崑山自奉薄於羈旅踰年入賀疏請
守故土墓情詞悽惋　上憐而許之○虜犯潮河川

楊博周益昌拒郤之
十月倭由金山突出分掠沿江海諸縣僉事任環往
來禦郤之初環爲同知訓練民兵東西策應徧身書
姓名曰死綏職也爲先人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
之嘗戰敗幾死庖人徐珮獨身蔽後脫之倭犯太倉
環疽發背裹瘡出海怒濤山立環手劍力戰大敗之
俘斬百餘屢敗之於陰沙保山擢兵備僉事或單騎
或扁舟微服往來調度州縣民咸仰戴之寇之所至
環郎奔至與士卒同寢食倭望環輙曰瘦官來矣即
遁三歲間大小百餘戰已母喪以兵事強留晝則治

兵夜則孺慕泣忠孝蓋天性也
十一月副使陳宗夔與倭戰於烏程之菁墩失利倭
欲入栢林
十二月調永順保靖二土司勦倭○許論王忬敗虜
於大同斬首百餘級○百戶賴榮華破倭於嘉善乘
勝薄之中砲死
乙卯三十四年春正月命萬表督漕運表入京道經蘇
州謂巡撫周珫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耕僅科斂追
相率從賊耳宜亟請蠲逋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與
客兵等則人樂歸如得士千人則滅賊千人也

二月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初文華
以主事降判官嵩擢之以郎中改通政參議尋爲僞
出鄖陽巡撫給事朱伯辰劾其貪鄙無恥文華辯訐
曰此萬鏜所使也遂罷鏜以文華改侍郎嵩請禱祀
東海以禳倭魄乃使之
三月蕭豹閑住以楊博代時南北多事責成本兵甚
切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捷疏請謝玄祐而已
上厭薄黜之豹南歸倭阻吳門守臣問退倭策豹舉
孟子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對聞者揜口後豹
卒得諡貞襄○蘇松兵備任環破倭於南沙斬首二

百八級○倭燒通州南門
夏四月浙江巡按胡宗憲請移檄日本王問以島夷入寇之故○田州女土官瓦氏將狼兵至趙文華議張經亟檄之戰經曰狼兵勇進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俟永順保靖兵合力方保萬全瓦氏憤曰我自備軍需不效尺寸何以歸見宗憲文華怒遂劾經養寇靡財經懼乃大集兵以保靖彭藎臣兵屬盧鏜永順彭翼南兵屬俞大猷而狼兵僧兵屬湯克寬任環會倭柘林突出犯嘉興保靖兵先合敗之於石塘倭走平望大猷又扼之乃奔王江涇克寬迎其前保靖尾其後倭大敗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文華劾疏至
上以問嵩嵩言經不可留遂逮之以周珫代經總督尋提疏至兵科李用敬請免經逮　上怒杖用敬五十

徐學謨曰經爲文華所訐故實錄輕文華而斬經當經駐江南受有司供億僣侈所至驟然自操海港一敗採兵不舉實爲文華所促乃有王江涇之捷徐階李本親受桑梓荼毒傳聞異詞不可不嚴也戮經而用宗憲卒收全績不可以文華故一概抹殺

五月倭犯蘇之婁門殺鎮撫孫憲臣又犯常熟境知縣王鈇鄉官錢泮敗死鈇清愛得民勇略自負縣無城鈇集民築之未畢而寇至鈇且禦且築卒以完固無何有探倭九人至虞山麓縣簿義子李安獨遇之獨力與鬭斃其二人安亦死倭遂不敢犯已復假道出海鈇統兵邀之倭善伏突起叢莽鈇手刃格鬭直死泥淖中

六月薊遼總督鈇　上手署用王忬忬甫至而虜薄打來孫黃台吉海喜峯古北口忬大集將佐周益昌吳佩分守關隘虜不得入○任環敗倭於常熟斬首一百五十○倭五十人自上虞爵谿登岸據高埠民房知府劉錫圍之賊縛筏潛由東渡殺鄉官錢鯨流刦杭州以西歷於潛至浦江桐江初無城知縣許河城之民皆不樂河自築數丈丞簿尉鄉官士民以丈計丈築完比倭至村落屠戮一空縣以城得全○江陰知縣錢錞擊倭於九里山遇兩伏起錞死之○倭侵吳江任環俞大猷迎擊於鶯脰湖斬首七十九級○僧天圓講楞嚴於天池山中蘇州撫臣知其武畧之出募集游僧八十人製內皮外竹甲造鐵鉤鐵挺諸伎每戰爲官兵前行鈎挺遞進或俟諸軍戰酣登

僧躍擊如驚賊畏之所遇輒奔○大猷追倭於三板
沙斬首九十三級倭集嘉定民舍環率耆民攻之不
克傷者三百人復進圍焚之賊盡死○黜周珫李天
寵命楊宜總督浙直胡宗憲撫浙曹邦輔撫應天
七月高埠逃倭自嚴越嶺至徽破南陵蕪湖殺縣丞
陳一道又自太平轉犯南京趨秣陵關○倭衆由白
茅趨海大猷追敗於茶山焚其舟
八月指揮徐承宗潰於秣陵倭遂破溧水流刧溧陽
趨宜興自太湖取道抵無錫官兵追及于望亭賊奔
滸墅○柘林倭載舟出海俞大猷擊之斬首七十僉

事董邦政邀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級倭復據陶宅
○巡撫曹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兵四路遮倭倭自滸
墅走楊林橋一鄉民紿之導至絕地盡殪
九月文華大集兵會攻陶宅倭餉浙兵四千文華與
宗憲自將之營於松之磚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夾擊
倭悉銳來迎浙兵潰擠水死者千餘人倭勢益熾○
盧鏜圍倭於天隙山生擒倭八十四人○兵備劉燾
以兵逼陶宅大潰燾僅以身免○虜犯懷來將官馬
芳夜衝其營虜敗去
十月殺張經李天寵及直隷員外楊繼盛繼盛妻張

氏請代夫死不報○曹邦輔攻倭於周浦兵潰○御
史周如斗言蘇松流寇可及時剪滅曩者柘林斬獲
悉鄉兵之功狼苗二兵一無所用苗兵尤有前王江
涇婁門之捷狼兵則徒擾地方耳宿將何卿沈希儀
督川廣調至之卒近日功捷一無所與請罷之命卿
希儀閑住○倭自樂清流刧黃巖將官劉隆閔溶戰
沒至慈谿殺主簿畢清遂由上虞犯會稽知事何常
明監生謝志望等皆戰死倭屢戰亦疲退屯宋樓典
史吳成器擒斬三十人○倭二百犯莆田千戶張鑾
等戰死○有倭二千駕舟入沙窪與舊倭合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盧鏜殄倭於海鹽○倭犯興
化汀泉殺將童乾震楊應茂
閏十一月周浦倭突圍南奔遊擊曹克新追斬一百
三十沙窪賊焚巢載舟出海大猷崇古合兵擊之斬
一百七十克新追倭於嘉定之高橋鏖戰自辰及未
酉陽兵先潰軍遂亂爲賊所乘千戶李燦等皆死○
趙文華乞還京
范行巳曰十羊九牧自古患之倭禍方萌一執足
剪及其既熾一忓足遏而何庸總督剏督察耶執
死而藩籬大撤忓去而鷙猛頻解經來而天寵之

任不專文華至而經覇立見尚何冤之易乎平
十二月任環領兵勦新場倭保靖土舍彭翅永順土
目田菑田豊年陷伏皆死御史邵惟中以聞時徵兵
雲集楊宜闇淺無策故敗○戶科楊允繩逐覩光祿
勑寺丞胡膏混報子鶩侵冒膏疏辯日玄典隆重允
繩憎取太精斥言不過齋事用之充具可耳欺謗如
此 上怒坐允繩比子罵父律殺○渭南蒲華同時
地震或城郭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水溢山崩
壓死官吏軍民有名者八十三萬致仕官韓邦奇馬
理王維禎同日死焉楊博之父亦與

丙辰 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慧見至四月乃滅○倭寇
流入浙江土司田九霄扼之於曹娥江賊還走官軍
與戰斬首二百○松江新場倭敗官軍於四橋參將
尚允詔死士卒四百○罷總督楊宜以胡宗憲代○
下尚書李默詔獄默復入吏部每與嵩異又推王誥
代楊宜文華因摘其部試選人策有漢武唐憲語
上怒坐訕刑部擬子罵父律 上命加等論斬楊宜
爲民曹邦輔逮問
二月李本攝吏部事本請更張大臣以勵庶績 上
嘉其忠悃命分別賢否上之本乃列趙文華嚴世蕃
等爲上而吳鵬居首以葛守禮爲下 上承嵩風旨滿
朝爲之捧腹○張景賢代邦輔撫應天阮鶚代宗憲
撫浙
三月賜諸大綬等進士○吳鵬尚書吏部趙文華工
部許論兵部
夏四月總督胡宗憲奏遣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傳
諭日本王爲颶風飄至汪直島言日本國亂無主直
等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誠令貰其前罪得通貢市
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宗憲以聞部議使者未
及見王即爲汪直等游說且直等本我編民旣稱效

順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若夷酋倭蔣洲回日
保無他變然後議之○倭破慈谿殺鄉官王鏻錢渙
○南直續至倭三千犯鎮江瓜儀○江北倭流劫至
圖山無爲州同知齊恩迎戰斬首百餘級恩子嵩年十
八梟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泉踏之伏發四鬭
恩及長子尚并家丁二十一人皆力戰死惟嵩得脫
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宗玉王世臣於江俞大猷
董邦政敗倭於陶山○倭萬餘趨浙西皂林佐擊宗
孔禦之於崇德北石橋三戰俱勝斬首三百餘級會
橋敗泉潰孔及其裨侯槐等俱死賊亦奪氣

五月吳山尚書禮部○丹徒靳閣老之繼室年未三
十而寡比老其孫爲嚴氏客奏請旌儀曹郎方爲建
地尚書山不可曰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
耳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節孝夫人巳生受殊封矣奈
何與匹婦爭寵靈乎會大學士徐階亦爲之言山正
色曰相公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嚴世蕃陰執
朝權他尚書唯唯惟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
曰俟老父自言之○復命趙文華提督南畿浙福軍
務時倭勢日滋文華言漸不信恐 上誅之嵩爲言
江南引領俟文華仍遣督察則寇滅可期賜勅 遣

之○宗憲招賊毛敖聽撫敖襲倭於魚山擒斬百八
十人○賊徐海陳東圍桐鄉宗憲遣陳可願夏正說
之海聽命解圍歸我俘二百人東留攻一日亦退屯
乍浦
六月倭寇廣潮州○俞大猷勦倭於七鵶浦斬首三
百○倭陷仙居趨台州盧鏜及戈升擊之斬首二百
七月賊徐海與陳東貳遂誘東執之并其黨葉麻等
百人以獻帥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巢
連戰斬首二百奪所掠男女七百餘焚溺盡死初宗
憲遣華老人檄海降海怒縛而將斬之其所幸婦王
翹兒力勸親解縛縱歸宗憲乃更遣羅龍文說海而
陰以金珠賂翹兒翹兒日夜泣言海中作賊無休計
不如降而得官海心動遂約降因殺東自效及乍浦
巢平官軍萃而薄之海勢孤因自沉死翹兒來歸宗
憲以賜永順酋長亦自沉
九月徽王載埨罪廢初埨好方術士煉女癸爲鉛有
梁散人竊以獻 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轉求之埨
埨不之與 上從容問梁爾遊徽邸知王何似梁以
埨竊遊南京鳳陽對 上愕然會埨箠死宮人毀其
屍宮人父上變告埨謀不軌及諸罪按驗得實命廢

爲庶人埨命妃妾四十八人俱麗服自經埨亦自經
冬十一月虜入遼東殺總兵官殷尚質○賜大學士
嵩免朝仍賜腰輿入直西苑○錄平徐海功加趙文
華少保賚內閣本兵及在軍大小將吏銀幣○浙直
敗倭飄船至朝鮮爲其國人所殲王李峘以所獲叛
人來獻
十二月雪夜俞大猷集兵擣舟山賊巢土司莫翁送
前死藍焚其柵賊崩潰斬首一百四十級
嘉靖注畧四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五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丁巳三十六年春正月六日夜雪子刻立春猶飄雪花
時方急營三殿以節假暫輟始雪禮部表賀上喜
批云工起乃和霙匠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
又胡宗憲進三白鹿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公者得之
齊雲禮部表賀郎徐學謨撰表有以稱乘奇天作一
時之令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 上亟賞之用硃
筆點綴蓋 上留意文字如此
二月虜萬騎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

三月鄭曉尚書刑部初吏部以南吏推曉 上曰曉
宜在煩劇遂任之
夏四月虜把都兒萬衆入桃林口掠永平守將蔣承
勛戰沒○倭寇流刼如臯泰興海門通州○丙申火
三殿及奉天午門俱災○移朝儀於端門
五月官兵潰於揚州倭遂流刼淮泗軍官沃田丘君
寵皆敗沒倭入天長又入盱眙其衆半繇廟灣開洋
東遁
六月參將劉顯慼倭於安東令三百人陣於原甲士
四十人塞監巷六十人分四部伏隅下三巨艦積薪

上流倭自巷出者悉斬之其渠怒麾衆盡登顯單舸
横貫其陣兩刄騰躍矯捷若飛倭悉衆圍之三百人
陣而前斬前隊二人賊衆披靡伏四起夾擊大破之
賊潰奔舟舟已焚遂殲之
九月趙文華罷免文華憑藉嵩資要結上寵進方士
王金所製仙酒謂可延年且言嵩所常服 上以問
嵩嵩不敢承 上惡其無實寖疎之一夕遣中使至
其第賜之衣文華醉拜不成禮 上不懌會言官謝
江等各言其在江南黷貨狀 上屢問嵩嵩憚 上
嚴明不敢掩護文華疏請暫假 上即令回籍其子

懌思請假送親以晦日具疏 上大怒黜文華爲民
懌思戍邊文華尋患蠱腹裂死○論殺爲民沈鍊於
宣府市鍊編籍口外悻悻失志開書院招遊士群議
朝政得失時時南望戟手罵賊嵩父子又傳檄京師
欲起義兵以清君側之惡總督楊順方媚事嵩聞鍊
所爲必欲殺之密語巡按路楷因所捕獲妖人閻浩
出入虜地爲奸楷卽詭稱浩等師事鍊煽妖勾虜皆
鍊教之并攜鍊子襄具獄奏上請誅鍊浩得旨卽時
斬決巡撫以下以捕獲功各賞賚初鍊在邊諸長吏
畏其口咸貌敬之時有所饋而順方殺平民奏首功

以金遺鏌結好鏌報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蹟功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寃魂相喚覓頭顱順得詩大懼亟誅殺之矣襄亡匿脫禍後以貲官至知府

十一月汪直就擒直與宗憲俱徽人曾相識比直爲海寇號淨五峯招誘群倭爲江南大患直居島中擬王者毛澈葉宗滿謝和諸不逞皆屬宗憲旣秉鉞密迎直母子置軍中厚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子書還意許以不死直大喜傳文洲徧諭各島如山右豐後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來貢直潛行請督府與宗憲面定約宗憲厚遇之歸

直遂遣毛澈助官兵擊倭所最桀驁者宗憲得以其間定徐海陳東巡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朝議洶洶直久不得報復遣澈見宗憲且要中國一官爲質宗憲反覆諭以無他命指揮夏正同澈往召直入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察司獄爲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巡按王本固以爲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爲求免死宗憲大懼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死宜藉玄庭惟廟朝處分之於是嚴旨責宗憲勦捕餘黨而毛澈謝和在舟謂督府詒我出總懟詒將夏正寸斬之撫之不復少矣散掠閩越淮揚間然旣失直群賊亦不振

年三十七年春正月光祿火○虜入大同塞

三月科臣徐浦劾戶尚書方鈍昏庸依附改南兵部○起楊博於兵部黜許論爲民○虜婦桃松賽者辛愛第三妾也與其下收令哥通懼誅亡入塞總督楊順納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縱騎大掠圍右衛城順恐乃言虜願以趙全丘富易奏許之遣桃松賽收令哥夜逸因告辛愛辛愛執二人磔於塞上丘富竟不至攻右衛益急科臣吳時來劾順貪胡婦之來奔爲已功張皇敵勢以自解輕墮虜計賂御史路楷箝口

乎日虛靡餉金祗以肥家許論比周隱蔽宜各正罪

命逮順楷詔獄○徐海就平之歲趙文華疏請宗憲兼浙撫而阮鶚移撫福及倭犯福州鶚不能制則取布政司庫銀假足賂之遺以新舟載去給事中劉佑劾之逮歸京師尋黜爲民以王詢代○御史萬民英劾侍郎吳嘉會前撫薊鎮侵牟築塞帑金逮下詔獄尋削籍○給事中吳時來劾嚴嵩輔政二十年引用匪人邊事日壞其子世蕃干典國政引萬宷爲文選方祥爲職方賂賄公行主事張翀劾嵩位極人臣背甲天下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

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主事董傳策亦劾嵩姦貪誤國詔三人俱廷杖之謫戍嶺南

夏四月倭犯溫台參將戚繼光赴救與倭戰於寧海城下壯士朱珏斬其渠魁之於瓜陵江盡殺之○倭破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又破惠安知縣林咸死之○命楊博出督宣大右衛被圍四閱月守將王德戰死尚表厲氣循城死守虜遂引去○裕王妃李氏薨

五月久旱　上齋祀高玄殿雨露足○東陽地湧血○參將尹鳳敗倭於七礁○浙倭退至大田會雨甚由間道走仙居出白水洋戚繼光引兵伏上峯山待

賊過半起而覆之賊匍匐登山據險壯士斬關上賊殊死鬬官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盡焚死而舟中之倭據長沙沙外監頭孤懸繼光令騎將李成守監頭而自浮海登沙薄之以正兵先進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舟盡焚賊半伏誅半陷海死

六月禁兩京衙門及巡城御史不得受民訟

秋七月河南地震○職方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時王忭在薊潮州大蚓中貴及宮人家被傷者號泣上前　上心動諭嚴嵩曰忭不忠理不可宥及順之行邊嵩餞之指所飲薏苡酒曰酒爲王忭所餽酒佳饌各官漸不如昔矣順之誤信此回奏參忭餉多先以稿呈世蕃世蕃詫曰如所言王忭逮矣稍爲削草止存一卒不練十六字

閏七月虜寇延綏○西苑上嘉禾五本○以曾子裔孫爲世五經博士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是爲仁聖皇太后

冬十月虜十萬騎薄界嶺口守帥馬芳禦之虜不得進乃分騎潛犯黑谷把總馮時雍死之明日二百騎奔還界嶺芳力戰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

十一月虜入遼陽詔奪總兵楊照俸○御史王本固

李瑚各參劾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之罪追論宗憲私誘汪直啓釁　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理曰汪直爲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茲幸擒獲言者誣臣爲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啓釁耶況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爲猛虎幸而獲之復以爲么麼誠么麼也不爲功足矣何

至爲罪 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所曉且竭誠展
布以平餘氛○柯梅倭駕舟出海俞大猷擊之群倭
趨洋南去

己未三十八年春二月給事中劉一麟查覈邊儲回奏
曰邊之備弛在邊撫而兵爲巳任招選家丁坐糜廪
餉總兵則以兵機掣肘苟事責緣不習戰守之策故
邊事日壞今三鎮之兵不在召補而在選練三鎮錢
糧不在增加而在節省因陳便宜八事○楊照敗虜
於遼東○把都兒辛愛萬騎薄薊州塞總兵歐陽安
禦之敗績詔逮安下獄奪王忬俸○雁門關以東北

樓大小石山深木茂爲紫荊關外蔽奸民盜伐莫禁
大同鎮以修營房爲民擻移採取邊撫葛縉疏請禁
止

三月賜丁士美等進士○山西軍亂殺叅將高鵬遊
擊畢文○譚綸敗倭於浙之象山○倭刼崇明三沙
掠楊州海門○有倭二千餘突犯饒州

夏四月倭攻福寧州破福安縣往來漳泉○江北倭
侵通州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死之○盧鏜敗倭
於三片沙黎鵬舉敗倭於福之七星山○發倭僧濟
授於四川安置○江北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與倭
戰於丁堰如皐海安三勝之倭悉攻楊州陞又擊
景韶敗倭於潘莊勠斃○叅將曹克新大敗倭衆於
姚家蕩斬首四百七十八級餘衆退保廟灣再戰於
印莊新洲斬首二百餘○唐順之爲右通政仍同總
憲經畫倭事○虜自遵化潘家口入大掠遷安玉田
薊州間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遁詔切責王忬趣捍
方略劾忬調度失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
下漫不設備前犯灤東虜意在西及虜巳西而我兵
反東致虜乘間入調遣無當軍令不一將士與虜對
壘束手坐視宜亟黜爲民別選才望 上曰忬官久

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逮赴京鞫問初忬與世蕃
厚善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 上手批非由會推他
巳南北經營 上眷注特重比忬子世貞以口語失
歡於世蕃而薊鎮又連年多事嵩不爲調護敗失屢
聞忬不自安慫恿方略論巳冀得一遣去不意 要
怒由此不釋刑尚書鄭曉當忬守備不設律成邊
上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顧得附
輕典非法於是改失誤軍機律斬

五月唐順之自將攻倭於廟灣屢挑戰倭終不出順
之怒督兵入險我兵死傷甚衆順之知未易猝破

言經畧三沙南去○倭衆圍福州城一月始解○溫
直餘黨毛澉移衆南澳建屋而居○劉景部圍廟灣
日久賊終不出乃令水兵截葦焚其舟賊爭救舟大
闘殺傷甚衆乘夜雨潜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餘倭
無幾乘風開洋而去江北悉平○参將尹鳳追破倭
舟師於梅花洋○改楊博總督薊遼博聞命即赴鎮
虜悉引去博約諸帥同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
海瀰漫千里殷聲震山谷如是者三虜大震登發虜
不近塞○陞陶仲文子世恩爲大常丞
秋七月三沙倭突至江北犯楊州劉景部丘陞大敗

之於鄧莊倭走錫團陞輕兵徑進馬蹶死之○土酋
番寇西寧
八月景部兵圍倭於劉莊胡宗憲遣劉顯以千人赴
援巡撫李遂檄江北兵盡屬顯以一軍心顯率所部
先登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
衆盡殄
九月唐順之巡撫江北代李遂未幾卒順之故以三
不朽自任博學强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
陽小技無不研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
天下士靡然慕之晚年由趙文華得交嚴氏父子遂

家南京兵部主事不二年開府淮揚三沙之敗僅以
身免其卒也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吳山持不可久乃
得之順之所最善友王畿爲王守仁弟子挾順之爲
重所至説公徇利以道學盛名莫之敢掎然畿故有
辨才爲理學家所尊仰稱龍溪先生云
冬十月召尚書楊博還部起故尚書許論代督薊遼
○廣東賊張璉林朝曦聚千人流刼潮陽諸郡
十一月蘇州市猾爲亂夜燒刼巡撫翁大立廨舍大
立踰墻遁免亂猾衝葑門出走入太湖○虜犯蔚州
圍天照堡壯士麗鐸募衆拒守擊死數虜虜乃引去

庚申三十九年春正月馬芳　虜於洗馬林
二月還官祈穀於玄極殿○故中允大計被斥郭希
顏怨大學士嵩密使人至京於鬧市中揭匿名帖言
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已遂上疏請建帝立儲
云君臣相信則儲安王與嵩皆疑不自安何暇善後
必諭元輔使知王無他諭王使知嵩終無他則儲可
得安也兄弟相保則儲安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
預待　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則儲可得安也父
子相體則儲安堯舜不能揖讓伊周不得假手　皇
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宮中閒省之虞

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此安儲之上計也
疏奏 上不悅曰立子爲儲帝誰可爲建者不義之
民欲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槃可
見矣於時科臣藍璧奏希顏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
律斬 上令所在逮捕即時處斬梟示四方詔下希
顏方從容家宴御史茆其家修謁甫就坐聊左右曳
之出舁赴市妻子俱不及訣○南京營卒亂殺侍郎
黃懋官初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減四每石
折銀五錢及馬坤爲戶部減折四錢諸軍始怨懋官
性刻削更嚴核其死亡冒冊榜笞其長軍益不堪比

歲大祲米石至八錢月過半猶未給衛卒周山等倡
衆閧懋官第懋官踰墻出諸卒競前撲殺之懸其屍
於市復脅兵尚書張鏊求賞誠意伯劉世延諭曰爾
輩但求賞易耳翼日文武大吏集守備廳侍郎李遂
揚言曰黃侍郎自越墻死據此聞奏不得稱叛麾亂
卒退衆前求賞遂曰今日求復月糧可得求賞不可
得乃人給銀二兩始散遂密召坐營官華恩張勳蹤
跡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事聞奪馬坤官世延
坐他事閑住斬亂卒三人餘調邊
三月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横擧放私債嚴
刑逼取以私忿囑官監禁 上惡之命褫坤職逮繫
來京訊問尋庾死坤辛丑狀元也○虜窺喜峯口劉漢乘虛
襲其巢於灰河大獲
夏四月增築大同邊堡○虜都剌兒寇寧夏遏靈州
總兵趙應却之○御史耿定向劾吏尚書吳鵬受賄
不報
五月進胡宗憲兵尚書仍督沿海贈死事指揮夏正
生員林田等官
六月命都御史鄢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秋七月遊擊胡鎮破虜把都兒前鋒於連陰站同駐

河防口虜悉衆來攻鎮率敢死士戰於河外虜不得
入乃分衆犯沙嶺燕子窩神堂谷遊擊白允中復敗
之虜仍犯河防爲鎮所敗○舊豐州地崇山環合水
草甘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號曰
板升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俺荅內犯留都於此
且二年每夏輒徙帳避暑大青山外而富等居板升
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
將銳卒三千人前行漢與副總兵趙苛後繼孟夏等
疾馳入之斬首八十三級縱火焚其宮室時富隨虜
北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半墮而虜大至我

兵引退自馨脫走擒其弟自惰及母胡氏殺全弟賢
赤我兵且戰且却還於大營是日入邊都御史葛縉
以聞陞賞將吏卹陣亡指揮張戩
冬十月諭景王之國○趙王厚煜無故自縊宮婢見
王咄咄自語恨其妃與成皐王陰事成皐王懼乃以
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忤王事聞葢時雨提洛川
王奴汝礪因湯陰王奴王俱為之解而二人不理也
時雨坐斬汝礪謫戍
十一月王忬楊允繩棄市相傳　上夜御便殿視雪
歲有念民言太息宮婢以守邊士尤苦對　上疑之

郎傳旨處決葢宮婢或有為言之而　上固神明莫
測也○茅瓚為吏侍郎偶倩工修足甲為刀所傷乞
假疾數日　上曰銓曹非養疾地令回籍以袁煒代
之○陶仲文卒以伯禮葬仲文以方術幸雖日侍左
右而不干預朝事且黙有所獻納　上始終禮遇之
比請老還籍悉以所賜金幣獻進　上給工部為蘆
溝橋之費○匠役徐杲累遷工尚書杲有心計以規
合當　上意三殿災莫省其舊杲以意料量不失尺
寸　上每稱其能謂群臣不如杲既處貴位益自抑
遜修謹不改故服人亦重之

十二月泰寧叛夷果力箇導虜入冦顯言挾虜求賞
巡撫侯汝諒遣通事誘之入伏甲饗之遂擒果力箇
及其黨四十人詔賞總督許論以下文武將
辛酉四十年春正月陝西土人得白鹿於商南山進獻
○虜騎掠河西守將王世臣戰沒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上悅以為天眷尚
書吳山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　上曰如常救護
寧盡已誠是矣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不可也部科各
罰俸半年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請部急索賀表山曰
吾誰欺欺天乎嵩奏之故激　上怒於是吏科梁夢

龍劾山而難於公義并劾吏尚書吳鵬　上無意去
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　上寵世蕃欲
求為婚設酒享山而李本為介山謝曰山無從有女
遂罷酒一日　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山
子告其父須赴嚴公一揖山斥之嵩遂密沮比景王
之國諭下部山遽上之國儀註　上不懌不得已允
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山郎募一民舟行歸至
徐州乃易官舫雖經蟒王第以青衣角帶見客也○
流賊馮天爵劫建昌南豐殺守備王玭自太和間道
遯湖廣為南贛將邀斬之賊遂平○丁未景王[illegible]

阿五月望至國
三月鳳陽獻白兎
夏四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海內訪求仙術異人
及符籙秘方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平地深丈餘禾苗盡無○李本
母喪去位
閏五月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侵盜無慮數千萬張灼可數者趙文華十萬胡
千周珫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阮鶚五萬八千
史袁善萬一千趙忻四千七百乞遍行追究宗憲上

疏自訟曰臣為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
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尅臣誠不能以
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 上優詔慰留之時倭
難少息而羅龐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侵濠發
議者以有大功諸議不及嵩言雖為宗憲護短而事
體應亦如是○初嚴嵩在直歲終一歸邸第揭謝賜
蒙恩賜假子孫羅滕觴晏皆高厚所庇語 上諭曰
卿奏似有勸我之意我豈與人情往歲宮變上天恩
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令其母子自歡聚耳
嵩惶懼世蕃為覆奏曰古者多男多壽之辭豈[illegible]

以此祝君君亦以此望臣故臣揭及之陳感激之意
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 上意始解及嵩妻歐陽氏
卒 詔留世蕃侍養嵩而令世蕃子鵠護喪歸嵩在
第久 上諭徐階君臣之義不如夫婦之情遣階休
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竟不肯出 上悅自是
爲階而疎嵩
秋七月巳丑朔日食袁煒奏食止一分與不食同免
救護煒懲吳山之禍故云
八月嘉禾生御田異穎同本者四十九
九月虜六萬騎犯居庸總兵姜應熊禦之戰於南溝

中鎗墜馬參將胡鎮力戰拔之以歸○故尚書湛若
水曾孫奏乞賜官 上曰若水僞學盜名昔爲禮部
參劾此奏誇譽其以狀對尚書歐陽必進謝罪 上
責其徇情奪少保
冬十月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太監杞揚貪殘不
法命革之初守備太監各處俱革惟此以 陵寢獨
留也
十一月淮王獻白雁○袁煒為大學士入閣郭朴尚
書吏部○劉顯戚繼光連破賊於林墩閩之宿寇盡
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營登岸麾兵擊之

級首一百八十既行而倭至日象圍興化府城匪月
守卒疲勞賊夜以旅衣傳城入之參政翁時器遁同
知奚世亮被殺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至
聞賊已在城又所將不滿七百且疲於屢戰畏敵銳
不敢前乃逼城而陣
壬戌四十一年春正月營萬壽宮故　文皇舊宮也自
壬寅宮變後　上即移居於此仲冬辛亥夜災　上
暫御玉熙宮嵩欲諷上還大內具言不宜興復　上
不悅徐階密與雷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子
太常卿璠督工　上以爲忠嵩惶恐疏請以子世蕃

同璠供事　上不許
三月賜徐時行等進士是科首甲三人時行及王錫
爵余有丁俱內閣○罷選庶吉士庶吉士素號清選
至是競以賄求有持劵入貸於司禮黃錦錦密以聞
上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人赴東閣考選
方立丹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
夏四月　上御新宮加徐階少師　上夜坐庭中
幄後忽獲一桃　上喜曰天賜也修醮五日復有一
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
賀

五月屬夷王杲導虜入寇守將黑春劉晉敗之於核
桃山大掠已復攻鳳凰城轉掠湯站黑春擊之虜佯
敗去春乘勝而前陷虜伏中力戰二日死○御史鄒
應龍劾奏大學士嵩子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
厭大壞選法群醜競趨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
千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三千金得知州太常卿嚴
方岳何所涯際家人嚴年士夫呼爲鶴山先生其尊
夫若是則主人何如耶世蕃名雖居憂狎客曲宴臨
以繼夕巳爲鬼神所厭抉其目矣世蕃子鵠祝祖學
爲奇貨攬擾道路郡邑爲空則威權之所騙也請斬

世蕃頭以爲人臣凶橫之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
蕃拷訊初世蕃自恃材寵凌侮搢紳搢紳多怨而積
釁暴著觀爲固然徐階外與之締姻而內行其間
上信階嵩漸疎忌嵩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自言
能使鬼神　上默以輔臣賢否問箕箕判言嵩父子
弄權狀　上乃大疑嵩階遂授意應龍也應龍尋歷
通政參議嵩上疏爲世蕃求解　上不聽世蕃及子
鴻鵠羅龍文皆論戍窮治世蕃黨侍郎劉伯躍何遷
少卿白啓常都御史張雨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俱
革職世蕃熟習典章臨事機警是時四方多故凡遇

挾難事脅綜聲典片言立决每諸司以事請裁嵩必
曰與小兒議之旣竊國柄遂妄倚無忌其敗也天下
人咸快焉
六月劉顯俞大猷徵集狼兵及永順土兵進攻張璉
擒之其黨林朝曦遁入海
秋七月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謹身
二殿曰中極建極文武樓曰文昭武成閣左順右順
門曰會極歸極東西角門曰弘政宣治
八月　上以永樂大典卷帙浩繁命官重錄一部以
副

冬十月鄢懋卿巡按陳瑞再留任一年
十一月南科臣陸鳳儀劾奏胡宗憲十大罪大畧言
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願皆賊中奸細賊
衆無幾而宗憲按兵養寇與爲誓約督府積銀如山
聚奸如蝟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握槧又且宣淫無
度納部民之女干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命逮宗憲
罷浙直福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具獄　上曰宗憲非
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擢用數載無言伊過鄢懋
龍朋邪縱害大臣罷斥不少矣當汪直原議擒者五
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令閒住

時咸頌　上神明云宗憲得放歸半歲輔臣階啓欲
殺之科道群言未盡法復逮之至京仰藥死
一　高儀曰宗憲之立功事倚嵩父子爲內援故徐階
最恨之前後劾疏皆階授指也第汪直之雄桀跳
梁數年莫敢誰何不以擒者爲功而以爲罪勞臣
所由短氣耳
按王忬失機而致辟宗憲功成而受戮後世以忬
爲嵩罪而不以宗憲爲階罪豈下流難居而黨耶
觀過歟
癸亥
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

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　上曰君知臣惟堯
與我　太祖耳若嵩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無
相名而有相職相必君擇古之正理庭推非道但後
世宮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用四凶後乃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乃罪誅　皇上始用嵩才因其縱
子而斥無損於明　上曰四凶惟庸非堯　太祖不
知然　太祖亦何事不知後世宮生內長能無悞任
耶嵩罪非聽子乃故縱之殃民耳
徐學謨曰　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夏
言最蒙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嵩委任

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忤旨業懲其子
猶念嵩忠勤不置寢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旋轍
則燭照矣
按王世貞記嵩晚年每承　聖諭必藉世蕃裁答
方應答無忤而機務亦須世蕃取辦故嵩不敢自
名其子而呼曰東樓又鄒守益記嵩罷官家居園
所藏有銀二百萬驚嘆曰此不沒入則天火耳即
欲舁出付官以代輸袁州三年之賦子孫泣阻而
止噫嵩蓋受制於子而復護其短乃所以自速其
禍也噫護短者豈惟一嵩浸入不行民變斯作天

道惡盈可不懼哉
夏四月倭自長樂登岸流劫福清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合擊於遮浪藏之把總許朝光輕舟畧之於海倭
盡焚其舟還屯平海賊繼光以浙兵至大戰於平海
斬首焚溺一空福州以南悉平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御苑龜生卵○湖廣撫臣徐
南金獻白鵲○癸亥　裕王第三子生是爲　神宗
皇帝○總兵楊照出塞掩虜中矢死
九月河南廵撫胡堯臣劾奏伊王典楧兇頑成癖放
縱恬秋至炮烙人屍如陳大壯立致滅門如蕭氏畧

良人妻女如周氏等四百餘口强占人房屋如方城
等至三千餘間詐騙民財如張學等至三萬餘兩私
製皮甲造軍器鑄火炮出城演武私閹官侍招集亡
命擅立稅廠迹涉無將　詔三法司議入　上曰典
楧久蓄異志恣行僭擬不臣罪狀昭然顯著既經參
論覈實姑革爵降爲庶人禁錮高墻削除世封命駙
馬謝詔告於太廟時梁散人侍　上左右　上嘗問
王梁輒及王宮中秘事　上領之未發而洛陽士夫
素惡王故勘官條覆不無文致而王之怙惡　上已
先入矣

冬十月乙未有暴風自北起　上諭輔臣以兵火當
防且云楊照事可鑒階傳示兵部移檄各邊而宣大
總督江東檄報虜數萬逾遼東行諜報將窺墻子嶺
薊遼總督楊選爲屬夷所紿東備潘家口而虜夜破
墻子嶺擁衆大入丁卯屯平谷進掠通州警報至京
是夜　上於宮中望見東南火影諭輔臣階奏告郊
廟命鎮遠侯顧寰集京營兵分布城內外趨各鎮兵
入援戊辰楊選尾虜至通州夜宣府馬芳兵至己巳
宣大總督江東兵至庚午大同姜應熊劉漢兵至
上諭劉漢護守陵寢馬芳專衛京師令徐紳往護通

州袁正往護潞河灣勅江東節制諸軍時總兵胡鎮
孫臏遊擊趙滦赴通州迎敵有旨鎮至通州追賊得
無乏食其遣官賞餉濟之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
自謝追殺功爲將士祈賞 上疑之以問大學士嵩
嵩曰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已往通州矣 上曰選
止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只遊戲
一塲不過庚戌之故事博東有何奇策付諸將行以
伸華威 皇祖歲一廵邊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博
乃條上戰守十事厚立賞格榜示○江東往屯順義
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庚午胡鎮遇虜於灤東

虜方圍傅津舍之乘鎮陣未定驟來搏之陣分爲三
鎮斬馘數級身被六創臏滦皆奴會楊縉石玉兵至
虜乃開壁縱鎮出虜大掠灤東○刑科李瑜劾諸將
擁兵觀望 上大怒命逮楊選徐紳諸將懼零斬報
捷一夕三四至丁丑虜引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
尾之虜至錫子洞叅將郭琥扼之乃取道龍王峪出
所精兵徒馬罷集而功止此識者恨之○論斬楊選
於市妻子流徙命次第勤王功次加賞胡鎮及邊鎮
轉臣者兵部議恩勞而不及本兵輔臣 上以爲故
事不可以嵩言臣等不能備禦禁屬誤有罪已李貴蘇

希恩 上曰博意或欽孝嵩方言無能且廷臣中盡
知邊事無如博者初 上欲以丁汝夔處博嵩極力
護之故得免
十二月尚書聶豹請建京師重城 上詢於嵩嵩言
重城保障之效南城可觀不築則已築則必圓可也
上謂觀實爲之已不果築
四十二年春正月用順天尹劉畿言城潞河灣設
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禮
顯奏其抗違制書詔降汝言一級
十二月景王欲有荆州之沙市知府徐學謨以非原

旨不肯予王怒奏請逮學謨至京閣臣嵩謂地土事
在彼中即付撫按覈足矣學謨尋調用○閩有殘倭
數千巢漳浦之蔡丕嶺戚繼光將兵追之身持短兵
緣崖披棘而上追賊壘奴戰破之斬首數百惡平之
閏二月始定兩京主考廻避本貫
三月京城妖人呂聚衆謀亂官卒獲之伏誅○廣東
巡撫吳桂芳命將擊倭於鄒塘焚斬四百人○故科
臣繫獄沈束妻張氏疏言束在獄十六年有老親年
八十有九而束固無子願代束繫獄暫令束侍父終
年不聽

四月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柳
五月壬寅朔日食〇金星再晝見
六月俞大猷湯克寬擊倭於廣東之海豐擒斬二千
餘人〇刑科臣張岳疏陳講學之弊言今講學者以
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爭附者以爲不遇講
說則無以濟其富貴功名之私即與會之時言語色
笑惟覘異同於上官位尊者務言衆皆唯唯群聚廢
其職業群萃雜處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顧士
夫有此也夫不顧有此門戶也時大學士嵩柄政風
嚴氏之海開講學以收譽故岳微言之恐觸時忌引

而不敢發也岳不久亦外補
徐學謨曰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利爲師今之君
子惟溫是隨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之指揮以
爲進止耳嫡嚴嫡徐所嚮若不同而逐所嚮則一
也
冬十月戶科李邦義奏曰理財之道生衆食寡爲疾
用舒而已今錦衣恩廕躐擢麾帶銜之官日增月
益不可不慮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石而當
操諸卒止於九萬餘皆錦衣吏士匠役諸色有一人
而月領數石者士馬實數司農不知也錢穀出數司
馬莫稽也其弊將安止哉一聞警報調遣先發邊鎮
爲得不廩太倉金錢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取足於
屯租耳邇來屯場拋荒一遇缺乏即行奏討太倉如
何不匱也近者徐淮水旱逃亡過半而猶斬改折或
有脫巾之呼不可不慮也　上納之
十一月旱風霾〇御史林潤劾奏總監都御史鄢懋
卿貪黷殃民命削籍〇嚴世蕃當戍雷州中途潛歸
羅龍文亦潛住徽縣潤下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之
不得或言匿世蕃家時世蕃在家大治室宇袁州推
官郭諫臣亦欲借事自媒政府乃白監司言世蕃召

聚卒役狀潤乃奏世蕃龍文潛通外夷謀爲不軌有
旨收捕二人至京即訊鞫龍文係徽人俠遊四方以
誘致汪直爲胡宗憲所寵因薦之世蕃客嚴氏未久
而其禍以階惡宗憲之故令御史王汝正劾奏宗憲
龍文方就逮卹府何東序即封錮其家以候籍沒及
宗憲死　上憐其功免究而龍文得戍去父子亡命
矣至是潤疏下有司捕嚴氏他客之羅姓者實之而
龍文竟莫之跡
乙丑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薨無子迎葬西山〇
賑畿內饑民

三月千步廊火　上諭階此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階曰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所積先朝遺疏也置之○賜范應期等進士○少傅袁煒病乆告歸卒於途○吏尚書嚴訥請擢早官之卓然者以作興人材且云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稍倣此意今來朝官各舉所屬

學漠所記一御史按行郡見典史路持餅餌責問之曰郎袖此充饑不欲擾民耳御史異而薦之訥

遂擢為知縣尋以貪敗為朱衡所斥人情巧詐盛舉難付若此意亦由世輕此輩偶一為之耳如萬曆間天柱朱梓輩不可為盡無卓異果爾二途並用惟賢是舉監司勿行其私不惟此輩得自展而進士之敗類者亦稍知自愧

徐階請補閣臣　上曰嵩專政二十年朕以為公不識其畏惡子肆誣可怒階曰閣臣地親任重每用二四員原不欲權有所專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臣謂此官不但宜多須擇廉畏謹者而用之至於居首一員欲去[illegible]寵之庶不得乆居其位而恩威常在上矣　上曰汝此言在汝身家為美而忠君為國何當焉階頓首謝○林潤復上疏列嚴世蕃父子罪惡言其畜養士卒巳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奸人細作出入京城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潛通日本牛信誘致胡虜南北嚮應世蕃所坐众罪非一於是刑尚書黃光昇等具獄詞如潤所言交通倭虜潛謀叛逆顯有証據得旨世蕃龍文即時處決嵩為民籍其家得金三萬二千九百兩銀二百萬五千一兩

徐學謨曰世蕃一兇悍豎子耳即其罪狀宜作姦

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指為謀叛非正法也聞林潤逮撫江南時治事院中白日見世蕃索命豈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為厲乎

鄒守益曰嵩自奉甚儉籍沒時携故衣以出向縣官拱手曰還我一介書生去也臨众援筆書曰作屋因募夫誣以聚兵名其曰數千輩無影並無形千古含冤事傷哉何餘明又大書云众後從人說是非長吁一聲而絕此老到底護短

華亭人言世蕃擬辟時令人行二十萬金於階有楊豫孫教階盡納其賄而密啓速殺之誠若所言

毒亦甚矣然階毒甚於嵩而無惡名富並於嵩所
無貪名者世蕃威福自任親戚故舊如歐陽必進
吳鵬輩皆至大官而階故抑鄉里即親弟陟亦不
肯援引嵩之毒行於楊繼盛等忠諫之士階則毒
加於嵩之門下耳所謂以威福還朝廷階實有焉
又王世貞喜而詆前輩惟階容之子弟或以為言
階徐曰此人有筆茲事尤人所難
上不豫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氣侵擾而披欄藻井上
忽見木綿數團 上心疑之階疏慰解
夏四月內閣惟階一人屢疏請補 上欲付之廷推

階曰群臣才品無逾 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權
自上 上然之乃以吏禮尚書嚴訥李春芳為大學
士入閣○郭朴尚書吏部○上惑於黑氣之擾諭輔
臣欲禪位裕王階奏曰 皇上為百神之主妖何敢
干我 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
行政事與禪無異也
五月誅方士藍田玉胡大順初藍道行下獄死其徒
何延玉藍田玉復幸於 上大順始亦近幸後事敗
斥去乃製藥物託田玉上之指為仙箕批製 上
曰扶箕者何不來田玉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

上以問輔臣階階極言水銀不可食詐傳密旨罪惡
尤重若置不問群小益無忌憚恐釀成大惡至於宮
尊謂壬寅死者有枉事在宮禁惟皇上察處之 上
乃命收大順等論死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以白社痛聚所推遂稱眾陷
合州等七城○河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逆漕入昭
陽湖汎溢而東舟行木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無
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
九月鑿新渠先是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昭陽湖之左
以避河患鴻衆竟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

運以吏侍郎朱衡出督漕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
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自南
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抗疏曰陛下初年剗除積弊
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
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 陛下則銳
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
脊脂侈興土木法紀弛矣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
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誅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
樂西苑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天下之人咸不直陛

世下久矣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王部極力經營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爲之諸臣
誤順之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諫之甚也玄修所以
求長生也 陛下師事仲文仲文則已死矣玄修之
無益可知矣 陛下誠知無益翻然悔悟洗數十年
道君之誤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
薰爲太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 上初覽之
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之御案日再三讀之感動
太息留中月餘會 上病煩懣下詔曰瑞詈主毀君
不臣悖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究主使法司擬大辟

竟留中不下◎上因瑞疏諭輔臣曰今人恨不新其
政瑞可見也疏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惟
傳繼爲第一計卿等擬旨行之階奏曰瑞誠狂妄未
嘗一言及傳繼臣不敢聞命 上曰朕能御政豈受
此人詬詈也此不可並處當別計議耳階奏曰臣聞
主聖則臣直瑞誠不可並處惟 聖度容所難容
上曰朕謂不可並者以新君御此如忌二一上別於南
京建一宮宇居朕豈謂海瑞耶階曰此古今必無之
事臣等爲萬死不敢聞命乃止
下一月嚴訪

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總兵任勇禦之◎廣
東總兵戚繼光條上平蠻機宜畧言民間畏兵甚於
畏賊諺云賊來梳兵來篦汝言無遺也廣兵有四
鄉兵遇民則刼遇賊則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闘黨
黍半賊兵則以賊攻賊必我兵足恃而後可用狼兵
去留彔已所過擄掠條不忍言今必用臣非用素蓄
之兵不可 廣東養兵日給二分益彼中常調狼兵
以五百爲千無敢查點分行刼掠以給饔飧耳臣兵
一名不虛秋毫無犯必處三年之食然後可一意用
之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賊首一級賞銀二兩非

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依臣紀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
不蹈妄冒諸弊必如閩中事例酋首三十兩從賊五
兩則兵心感悅 賊初起易滅耳釀其頭角已成羽
翼增衆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或賊巧布私賄以堅
撫議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計難擒獲輕調鄉兵畢
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寧謐
以揜罪及賊出刼如故又從而爲之辭甚者刼擄命
吏只今縛獻幺麽塞責大憝反或論功此有司蒙蔽
之弊也或有實心聽撫者姦民乘其無備截殺官吏
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更有兵將欺其聽撫復擒殺

之有招撫而無典刑是餌民爲賊耳有司視盜賊如
驕子視良民如路人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請
盜賊苦樂懸殊埒以盜賊之威於是從賊者日多矣
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
候賞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未必將兵者之責也
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或撫而示勦或勦而示
撫或致賊於榻下而與之共臥或餌賊以餽遺而離
其腹心或徉責有司之失不避嫌疑願同事諸臣容
臣便宜從事毋倡流言以報私怨庶能勇往成功也

二月承天大誌成　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
病久不痊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
地也必奏功者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臥輿以
行七月終還京矣徐階奏曰聖躬未復而欲南幸此
豈崇護之道且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徙京
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聖駕在外能無憂驚
乃止

三月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大學士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胡松尚書吏部高儀禮部○
參將湯克寬破賊吳平於海嶼

五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赴院儀節將
吏部郎官習久自尊不赴院報名不詣院庭參而卿
貳考滿至吏部必詣四司門揖俱屬傳訛悉詳議改
正

六月馬芳敗虜於宣府○湯克寬滅海寇林道乾

秋七月浙江西安礦徒作亂西安故有銅坑礦徒竊
取市利有司知而封禁之姦民不悅嘯聚數千人大
掠常山西安五縣攻衢州幾破之遊騎突入婺源掠
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以失城池論戍
役以無城末減○諭內閣　皇祖六寶正德甲戌火
失其五今市玉盈尺者補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

宥海瑞　上怒其沽名杖之百尋出沈東於獄釋爲
民

九月新承天諸宮殿徐階言湖廣連被水旱一方力
不能辦　上命工部協助階云邇問雷禮庫金幾何
禮言料價五十五萬負欠過半已借戶部銀十八萬
督糈司見貯止八萬不能助也　上命姑修隆慶穆
思二宮○漕河新渠成初工未半爲雨所漂工不能
施群言紛起謂移漕爲失計衡力言新渠必所當開
上從之至是渠成○設廣東巡撫初韓雍開府梧
州節制兩廣已割惠潮隸南贛徵發指艱言官建議

分設巡撫以李佑爲之廣西㤗隆慶三年亦分設焉
冬十月御史徐爌言兩淮鹽課爲鄢懋卿所壞增額
百萬商民困苦命照舊額歲引七十萬五千徵銀六
十萬兩從之○胡松卒　上欲用高燿代階曰吏部
須清潔剛毅燿皆歉焉乃改博代松而以趙炳然代
博○上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當預擇代者階曰
雲南之人知有總兵不知有朝廷久矣世守已久亦
難輕動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秩蓋欲分其權也而
土官猛寅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意甚可惡如得良撫
臣默處得宜斯爲上策

閏十月定曲阜知縣孔氏選二人送撫按覆試遴補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大學士高拱拱疏辯　上
病未省拱自入直贊玄與階意頗相左時　上久不
愈拱以裕邸講臣恐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應嘉
素昵階拱疑有所承讐釁愈深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大學士階啓
裕　上入主喪事次日頒遺詔明年正月上尊謚曰欽
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三月葬永陵
范守己曰臣於少師階處捧讀　諭劄及改定書

字十云見所擬　帝裒定有不啻數字者即全帘亦
必更易數字不符意則駁再擬更不稱譙讓隨之
閣臣惴惴受成而已故張弛皆出獨斷至不可測
度也
譚希思曰　肅皇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孜孜以
敬天恤民爲務至於親禮儒臣藹若家人父子終
不假借以威福群臣雖貴寵不敢以疑事嘗試勳
戚近侍朝爲肺腑暮受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霆內
外震懾善始令終眞不世出之主也
臣重熙曰　世廟威權自出大禮大獄悉繇宸斷

群議屹不可搖而尤知人善任使張夏皆拔自庶
僚用居輔弼即工藝末流如徐杲輩登之九列不
以爲嫌而使貪使詐如張璁趙文華輩亦令效南
北之功至失事者必誅令人念之凜凜若乃左遷
邀寵可學隆禧輩即予贈卹終不褒美一字談相
龔佩一犯立誅雖玄修深拱事必經畫中涓外戚
未聞一言干政以故倭虜交訌水旱頻仍而海內
晏然非無以也

嘉靖注畧卷之五終

隆慶注畧卷之六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江西道臣張孫振叅訂

穆宗莊皇帝 起丙寅十二月終壬申五月

諱載垕 肅皇第三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壽三十七葬昭陵

毋孝恪皇太后杜氏 濟陽人康妃 弟繼宗慶都伯

孝懿莊皇后李氏 寧晉人元妃 父銘德平伯

孝安皇后陳氏 青田人正后 父景行固安伯

獻懷太子翊釴 靖悼王翊鈴 俱追封

潞簡王翊鏐 國衛輝

內閣太學士九人

少師徐階 文貞 李春芳 文定 高拱 文襄 張居正 江陵人

少傅郭朴 文簡 陳以勤 文端 南充人 少保殷士儋 文通 歷城人

太子太保趙貞吉 文肅 內江人 尚書高儀 文端 錢塘人

布拱兼掌吏部 貞吉兼掌都察院

上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已亥二月封裕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庚子 世宗賓天

上入主喪事辛丑頒遺詔二十六日壬子 上即皇帝位○釋海瑞于獄

下詔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午御宣治門視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除陳瓚吳時來趙軏袁世榮于科凌儒張登高張檟趙錦何維柏申仲王時舉于道張翀董傳策部郎尹相魏良弼太常少卿張選通政叅議馮恩大理丞毋德隆劉世隆尚寶少卿○錄死諫諸臣戮死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杖死者楊最王思薛宗鎧何先衍裴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佐仵瑜臧應奎殷承敘戍獄死者唐冑李璋豊熙楊愼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佩劉

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翺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張鑰又直諫被錮幾死者熊浹楊爵俱議一體䘏錄于是贈浹少保謚恭肅繼盛光祿少卿謚忠愍○詹事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丙寅 上始釋衰服御宣治門視事○仍舊典奉大社大稷之祭罷帝社帝稷○奉孝潔皇后主升祔遷孝烈皇后于別祀○修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追謚元妃李氏為孝懿皇后○起用葛守禮趙貞吉郭宗皐林雲同等○復科臣周怡沈束原職○罷西苑督農侍郎以禁地不

便農作止令該監督理○治進藥方士王金等罪○
刑科徐公遴劾奏學士王大任姜儆前以御史訪求
法秘聚致清華詔褫其職○奪尚書徐杲官及其子
文爍錦衣世職尋謫戍○追治故侍郎鄢懋卿大理
卿荊萊語附嚴世蕃奸贓狼藉罪各戍邊○奪故眞
人邵元節陶仲文誥命仲文墓碑○撤大內大高
玄殿圓明閣玉熙宮扁額○巳卯萬壽節以梓宮在
殯免賀○吏科胡應嘉劾奏尚書楊博考察不公狀
私憤論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閣臣階擬旨應嘉當
同挾私黜為民應嘉前會論閣臣拱拱恨之科道擬

出拱意歐陽一敬等論救語侵拱階奪于衆論竟
嘉謫外拱又疑一敬之疏階實主之兩人釁隙遂成
二月冊皇后陳氏○陳以勤殷士儋並大學士入閣
○總兵王治道禦虜于蘆溝○命科道王治王好問
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治等劾內官翟廷玉馮
尹乾沒之罪命司禮監治之○尚書朱衡言今之治
河兼資其利河出境山之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
則三洪涸惟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乃兩利無害秦
溝在境山南五里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閘廣秦
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illegible][illegible]

之昏墊　詔允之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飛雲
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五十三里為新
河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
石堤三十里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
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泛則洩
之昭陽湖運道盡通衡又議新河自南陽至宋家口
屬山東宋家口而南及河屬之徐州又于曹縣上下
築縷水壩以防秋水衡決○科臣吳時來南科臣張
應治各言一秦溝不能萃全兗合流之水下衡[illegible][illegible]
復執前說為是言今欲開新渠無論漫無形者[illegible][illegible]

之難即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水久者所謂撮沙如聚
米挑淤如畫脂不如因河所注與之于東郡之上科
臣馮成能亦言南陽而下三河口地形俱高諸閘[illegible]
就淹沒上流可慮河流西注滿悍難制下達新河[illegible]
高屋建瓴中流可慮夏鎮以南諸閘高下相懸[illegible][illegible]
為難下流可慮復下衡議衡仍執如前河就而堤亦
成○加恩藩邸侍從官及侍衛直宿官○廢太監滕[illegible]
錦梁鋼李芳王本馮保弟姪各錦衣官世襲○太監
李芳請裁革內府各監局冗匠六百六十三員○[illegible]
玉芝宮　睿宗四時享祀○戶部奏請內府一切[illegible]

應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視正額加倍悉從裁減
嚴察有司毋容混徵○定昌平密雲糧運繇通州水
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至密雲繇通州石壩更船至
大通橋交車戶接至昌平
三月禮科王治言宗廟之禮謂　睿宗曾北面武宗
不宜設位于　武宗之右○封皇親桂繼宗李銘爲
伯○御史耿定向條奏科場事宜主考宜學行兼長
者主考仍自拔落卷毋避嫌輕棄後場宜更品訂毋
偏重初場時義宜嚴立程式字限監生勿另編號御
史陳聯芳請重後場以羅實學同考閱卷不必書卷

房字樣是科監生中式甚少傳主考于途有言監生
編號如故○掌太常侍郎師宗記以道流爲御史所
劾降少卿定議卿少于科目中推舉
夏四月御史劉翾條奏鹽政四事○召瞿景淳于南
京侍郎禮部朝議推其清望也○馬芳破虜于宣大
戰于成寧斬首五百餘又戰于黑山斬首四百○贈
故新建伯王守仁爲侯謚文成○予周尚文等謚○
兵部趙炳然致任以郭乾代○追奪顧可學徐可成
等謚
五月復故大學士楊廷和官謚文忠○虜犯大同寧

郡劉國拒之○初　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新大學
士階請於遺詔中行之一切建言得罪者悉釋用鄔
錄方士倖寵者悉正刑章西院殿額悉行撤換詔屬
階所草高拱郭朴之謂是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
應得者何容漫爲市恩　先帝壽考令終金丹誤進
追罪方士豈臣子所忍言者拱旣與階爭權而歐陽
一敬等疏攻拱急拾遺南疏又論及拱疑皆階主之
御史齊康疏論階憸邪貪穢專權蠹國狀　上切責
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陵儒張檟共劾康爲拱
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司丞海瑞言階事　先帝

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憂
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摶噬善類罪浮于拱
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輒復逞辯以
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愱國不重治無以定
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深各奏康妄言乃重
謫康而諭留階○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
者稱爲大宄惡寺丞何以尚請劍誅拱拱謝病求去
上留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馳驛歸
六月許群臣嫡母在得贈生母○量釋高牆庶人○
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太監呂祥七罪詔徵祥還暖綸

摠督關防罷兼分守○新河黠魚卩水湧漂溺羅那
百餘艘
秋七月紫荊關大雨雹○京師霖雨○上避殿御門
視事○侍郎趙貞吉兼國子監祭酒○朝鮮使臣請
習觀太學許之
八月癸未朔　上幸太學祭酒司業坐講如儀○贈
故尚書彭澤少保謚襄毅○贈故諫死臣楊最謚忠
節○刑部郎王世貞爲其父忬訟寃詔復忬官○科
臣吳時來奏薦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皆宿將知兵宜
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

才宜乎南且老矣綸繼光可用特命召之
九月命太監呂用高相陶金坐團營尚書郭乾執奏
不聽輔臣階反覆言事體有碍罷之○虜錄界嶺口
潰墻入大掠昌黎諸縣宣府亦報黃台吉擁兵窺陵
後南山　詔總兵李世忠東禦土蠻總兵劉漢西防
黃台吉祭將陳艮佐防護陵寢總督王之誥駐懷來
巡撫曹亨備通州○御史龐尚鵬劾大學士郭朴貪
才使氣無相臣體據儒復誣其妻懇志歸朴遂求去
三上許之
冬十月壬午朔　上御殿日講畢解大學士陳以勤

○癸未夜金星入南斗○郭乾以虜患劾罷召總督
霍冀代○科臣陳瓚追論楊順侵盜邊儲及與路楷
搆殺沈鍊請戍未足盡辜鍊子襄亦爲父訟寃乃復
逮順楷下獄訊楷論斬順尋死獄中○科臣魏時亮
請祀薛瑄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下部議
十一月癸亥　上親南郊行大祀禮○封李昖爲朝
鮮王恭憲王嗣之侄○改隆慶州爲延慶州以避年號
按宋世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
在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十二月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鏜都

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部郎胡璉余禎悉復
其官○禮科王治奏何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寃抑
宜雪詔賜塘謚復曾銑官治傅潮朱廷立枉審罪○
復鄭王厚烷國
戊辰　隆慶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觀考察賢能官獎
賞貪者遠罸○順天巡撫劉應節言永平西門直抵
海口至天津五百里議薊鎮漕折十萬石俱改本色
運至天津交兌永平官徑自領運○正一眞人張永
緒失職死無嗣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
制宜永爲裁革詔革去眞人號以其族張國祥爲上

淸覈提點。○太監李芳奏裁內府加耗米四千五百石青白鹽三萬斤。○浙江撫臣趙孔昭奏革水陸兵六千省寧波紹興兵備。○講官趙貞吉遷南禮尚書以吏侍郎林濂代時貞吉年六十餘議論侃侃。上心屬焉特命註瀛南京而留貞吉講筵添註詹事府。○給事中石星奏上六事。一曰養 聖躬酒色之害深所當警二曰講學經筵宜及時三曰勤視朝願從日出聽政四曰速俞允兵機之事不時進覽五曰廣納言周怡陸鳳儀以言觸忌而出宜詔復之六曰察讒譖內臣作威福者切齒言官欲行中傷惟深燭其

情則譖不行。上怒命廷杖六十黜爲民。○科臣王璽條奏內庫之弊允行議革。

二月己亥 上親祀先農行籍田禮。○前歲俺答之陷石州也知州王亮被殺虜頓石州二十餘日剽掠交汾間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死過半皆徒步出塞所鹵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浸尋躪躙十餘日乃出我軍無一逐之虜既去汾石申維岳始約孫吳進戰及虜出嵜嵐吳以非信地不至維岳亦不敢戰又十餘日虜去已遠諸將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襲老幼掩過獨方振尤月逐虜于嵐縣有戰功御史王漸勘實以曰維岳論斬吳李職振月陞級總督王之誥降二級。○命鄒應龍唐繼祿龐尚鵬分理畿省鹽屯。○丁未 駕詣天壽山謁諸陵庚戌還京。

三月辛酉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勸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唇音淸朗聽者悚悅。○賜羅萬化等進士內閣初取李長春王家屛田一儁爲首甲。上易三甲前三人萬化及黃鳳翔趙志皐已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楨三十

人爲庶吉士是科內閣七人。○廣東盜曾一本作亂命總兵俞大猷討之。○丙子 上幸南海子。○命太監李佑督蘇杭織造科道官孫枝鄒杰疏諫不聽。

夏四月從湖廣撫臣劉慤言奪承天府元佑宮田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制貪酷官追奪者不許封贈。

五月薊鎮總督譚綸奏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設險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于閭虜以十萬衆攻我一面勢難拒之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而行之有四難虜長

技在騎而我以車制之召募之卒非強壯不入選既
無素養之恩非稍優食之必不樂從得三萬人歲費
五十四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素怯于虜非
募吳越戰卒萬二千人雜敎之事必無成而或謂臣
與繼光不可信二難也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
大駭京師近流言易生掣肘靡功三難也我兵素未
嘗虜一勝虜不必服能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
四難也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列為
三營各加訓練專備禦戰春秋兩防各移近邊臣與
繼光督厲負墻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墉

潰入願少逭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不失
為中策疏下兵部命繼光總理薊保練兵事務○予
王守仁伯爵世襲○虜入寧夏大掠
六月譚綸條奏三營事宜勿使趨按延圖攬與報可
○汰錦衣冗役三百五十人○曾一本寇廣州殺知
縣劉師顏○御史王玄垣疏請亞位中官 上曰后
多病移居別官病愈即還汝亦知內庭事無多言
秋七月勅侍郎洪朝選勘遼王憲㸅罪狀○內監許
議坐贓財事為中城御史李學道所笞其黨怒百餘
人候左掖門捽學道群毆之百官錯愕司禮監[illegible]

徐階階救之先發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為首並謫
邊戍餘杖六十發 孝陵衛學道以擅笞內使調
外○科臣張齊劾奏大學士徐階 上切責之降斥
任尚書楊博等共疏劾齊令致任尚書毛愷奏齊受
邊商銀十餘萬兩逮其父子詔獄尋謫戍○徐階乞
疏乞休許之○福建都指揮傅應嘉以縱賊誅
八月雲南土官鳳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竑爭襲殺
發兵圍武定城兵備張澤死之知府周賁邀擊于
闌渡敗績副使楊守魯大集土漢兵連破之賊遁走
至雞籌山墜崖死者甚衆官兵追及之擒以重賞

黨斬繼祖請軍門降事聞陞守魯一級○科臣何起
名奏保寧府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改徵折色或解
本省為賞番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罷甘州茶
馬司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
逃宜招集竈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潼
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報
嚴立禁防使官吏不得誅求詔允之○板升叛人白
春等率衆來歸命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賞格于邊各
○故誠意伯劉世延陳乞復爵○大學士張居正進
陳六事一曰省議論以事而甲可乙否一人而朝

隸所致參駁更事無裨紀綱謂事無全利亦無全害
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
所宜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
唐憲宗之討蔡百方阻之而不搖欲用一人須慎之
於始務求相應信而任之如文侯之用樂羊謗書盈
篋而不動一曰振紀綱兩可謂之調停遷就謂之善
處法之所加惟在微賤而强梗莫之誰何禮之所制
反在朝廷而犯分悖不知畏深可慮也夫徇情之與
執法名同而實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近而用殊故情
可順而不可徇法不宜猛而宜嚴一曰重詔令天下

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乾坤之用
息矣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人亡
鬼錄固有不伸之法人懷不白之冤自今奉旨題覆
事議撫按駁延嚴立期限奏報查參違制之罪一曰
覈名實器必試而知利鈍馬必駕而知駑良今稱人
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事不必考其成大言無當者
以虛聲竊譽脂韋逢迎者以巧宦取容又有一種風
尚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殺其
本業反屬茫然加以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
毀譽失實賢顛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

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眚
掩其大節各衙佐貳量才授之平居講究職業贊佐
長官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不必另索屬官畫必官
守者九年任滿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屬級相
同不必更相調用邊撫於地方相宜不必更遷他省
布按官久者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一曰固邦本
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內之官府造作侵
欺月破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
自耗元氣乎催督御史事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
病屯鹽各差取回别用上下惟務不擾庶邦本獲寧

也一曰飭武備請親行大閱以觀軍士之勇怯疏奏
下部院看議都御史王廷等覆紀綱詔令二事析爲
八款嚴行天下兵部以大閱禮請　上曰大閱既有
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行之
九月工尚書雷禮爲群小所嫉上疏求去言上供錢
糧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事事掣肘乞早賜
罷以全國體　上慰允致仕
十月遼王憲㸅淫縱不道聚無賴少年宣淫蔑理殘
按陳省劾之追奪所賜眞人名號金印巡按郜光先
復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往勘具得實除

錙之高墻削除世封○前高權在戶部凡內首收買
珠玉卽內侍家人假作商人買送戶部倍取高價額
派取利權以是大得貴近歡及劉體乾管戶部執持
不行上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齎本吏頒
回體乾仍令齎上群侍殿之吏將原本送內閣忽內
降旨着體乾閑住
十一月吏部奏恩廕官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治中
得轉知府運同得薦陞運使行太僕苑馬少卿得陞
參政○江西萬羊山舊稱盜藪商民流聚其間以種
藍爲業是年夏山賊出刼鄉民羅家南贛巡撫張翀

初任遂令守備董平督兵捕之兵至聲言搜山藍戶
大恐遂拒敵巡按顧廷對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
變兵部覆奏令江西撫臣劉光濟與翀協議勦撫毋
致僨事○太監李芳屢以直言忤旨杖八十送刑部
候決尚書毛愷言亦狀未明命錮之
十二月太原府靜安縣民李良雨化爲婦人○科臣
魏時亮奏三事一先夏請擇郡守卓異者卽陞京堂
或巡撫一養才請擇提學望重者徑陞祭酒或改翰
林一久任請內外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部覆從之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按條鞭法通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均徭里
甲土貢顧募加銀額十歲中通爲一條總徵而均
支之丁糧均派下帖于民備載應納之數其起運
完輸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無輸甲重困承募人不
復取贏于民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正派之數均
輕重通苦樂於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徭戶不苦
難向之守庫守倉盜竊耗折累徭戶復償者一切
剗除一時咸稱便之行之旣久所編之銀旣不可
復而役又疊出奸書得以上下其手歲歲增加原
額幾不可問而利有不在官不在民半供耗蠹條

鞭遂爲厲階所謂法無全利無全弊更張琴瑟是
在留心民事者矣
己巳
三年春正月總理師臣戚繼光疏奏薊鎮兵雖多
亦少其失在不練其弊在雖練無益何謂雖多亦少
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
一也使者絡繹將士逢迎參遊爲驛使而營壘皆傳
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不救于事三也
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
馬軍不用馬而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
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備[illegible]

將不能分守所恃乘障之卒恩威素無[illegible]備服[illegible][illegible]
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隸三
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四也順天班軍人各一心五
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今注意武科
多方保舉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難練
無益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一也
軍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不問二也
弓矢之力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美觀則不實用
四也臣又聞薊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半險
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

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
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
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思用浙人願
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于西北
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
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呶難於改絃而臣權重兵易
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臣得展布而無掣肘
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監軍亦罷
無設　詔從之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永山海○馬
芳以郤敵功廕子千戶芳上疏言田世威劉寶以[illegible]

餘弱卒抗數萬方張之虜狼狽致敗遂寘重典願[illegible]
臣子之恩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借公黨私兵
部覆言石州之役主將已誅世威寶不可赦因戒諭
芳○工尚書朱衡奏曰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濫用[illegible]
皇上新登訓辭容臣隨事執奏　上可之○甘肅巡
撫王誥奏言查盤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罷能聲
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二者
病民請行禁止○御史詹仰庇疏言　皇后病遷別
宮請加慰問有　旨后侍朕多年無子移居別宮自
適耳仰庇自分重譴竟不問○尚書毛愷申明買休

賣休律除奸情外用財買娶者不坐
二月　上免喪不視朝吳時來上保泰九劄○總督
譚綸築薊州昌平墩臺四百七十二座
三月更名貴州程番府爲貴陽府○武進縣指揮劉
廷璽妻蔣氏二十五夫歿至是百歲旌其門曰貞壽
夏四月遼陽副帥李成梁破虜于夾河山城斬首一
百六十○詔選宮女三百人○總理鹽屯都御史龐
尚鵬奏曰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
十倍不惟　陛下不盡知即宗藩庶府亦不及知也
乞勅戶工部查　祖宗時　郊廟享祀內府供億歲

造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祿糧百官俸薪衛
寺尉卒厨役京邊兵馬城池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
何今增幾何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賦鐵凡
有關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欵類開每歲出入幾何
題曰隆慶會計錄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 皇上
朝夕置之座右并頒各王府及內外衙門務求所以
樽節變通之○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
石官軍禦之無功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
敗將周雲翔等雲翔懼謀亂宗元方閱兵雲翔鼓衆
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叛附于賊槐自賊中誘

其黨廖鳳致之趙攄熊桴桴擒鳳具聞科臣張鹵劾
桴解刼無畧總兵郭成逗遛潮陽有旨戴罪勦賊雲
翔屯兵平山入掠海豐縣成及參將蔡汝蘭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生擒倭酋二
人奪歸潘槐雲翔潰圍出走成卒擒之
五月御史詹仰庇奏曰臣查內官監各庫廠及兵地
租一切糜費動以御用爲名乞命戶工部每月備查
出入之數以杜欺矇再照前供造鰲山諸費羣小誑
沒爲聖德累 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天不俊命
逮杖百爲民○儀制郎威元佐奏曰 高皇帝聚

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此固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
解郡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又一時也食
則人多祿寡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娶
者刼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造又一時也嗣後屢
侈漸盈法多圖土之收辟有勤盡之條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利建宗子 文皇帝思鑒前事用意不同
至 列聖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出盡者二
百年宗支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視國初不啻
千倍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況十年之後所增當
復幾何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通

則久國初定親王祿五萬石不數年而代肅諸王歲
給五百石是 高皇帝令自已出而已不符矣其在
今日事勢逾難敢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一議繼
嗣一議主君一議冒費一議擅婚疏入禮尚書高儀
請通行各王府虛心評議○戶部題開明年各處鹽
引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十四引引價兩淮鹽在
各鎮俱五錢甘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三錢五分
甘肅三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
六月兵尚書趙炳然卒炳然歷官中外清勤練達所
至有聲○江南大水○以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卒汰瑞按行至蘇閱之乃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縱觀已令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取其尤者命爲卒長卒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冗盡汰而士不譁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募溧陽史太僕際出三萬自詣華亭徐閣老乞損所有以賑鄉里徐家人數千瑞請其籍削之僅留百人

閏六月四川妖賊蔡伯貫亂

秋七月河决沛縣阻運艘○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工部臣舉災異執奏 上令罷鰲山而新朝燈之敝壞者○刑科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戒淹滯言有司牵泥成案憚于平反更相積滯動經數年一禁嚴衛言番役緝獲不問眞僞以榜掠定之衙究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鞫審如情眞罪當乃與紀功其有濫及仍反罪捕者刑部覆奏申明之

八月趙貞吉兼太學士入閣辦事○諭釋罪將周世威劉寳炌○山東王府各建立宗學○科臣宋良佐奏差青所見牧軍太濫草料侵冒太多又奏御馬監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稽之會典馬場隨地創設何常分內外議奏上命如舊行○刑科許天琦奏刑獄之濫有六

九月辛卯大閱將士 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軍士各效其能老稚快觀稱慶○淮泗泛溢總河翁大立繪圖十二以獻○翁大立請于徐州房子山至境山別開漕河八十里集議行之

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二十日乃滅○裁革河南一省丞簿以下冗官

十一月諭戶部問元年以來開納入數尚書劉體乾具奏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給邊餉外存五十萬九千九百各鎭年例尚欲補給 上復問各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通計三年支用幾何體乾具言元年以來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存者二十七萬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所入未抵所出 上因問九邊年例軍餉體乾言初止九邊今密雲昌平易州俱列戍矣各鎭原有主兵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衆衆各鎭原有屯田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以京運餽餉溢于常額而橫費滋甚府庫空而國計日詘田野耗而民力不支固其大者因以兵餉屯糧之數備呈上覽○南科臣駱問禮條陳十事 上覽

其在裏降三級外用○南道傳龍追論尚書高儀印
璫請撰玄文儀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元氏縣典史張儀訐奏文選郎滕伯輪鬻爵
民○命嚴衛察部院政事科臣舒化力諫止之○冰
錦承衛濫官一千一百十五人○御史鄭永春劾屯
鹽總理龐尚鵬怂衛發滑行事乖謬吏部覆奏尚鵬
才堪策勵 上曰近來吏部不査賢否專事掩飾于
是尚書楊博上書自訟 上曰博即引罪着致仕尚
鵬閑住屯鹽事務該撫從實整理不必再差○起大
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尚寶司丞鄭履淳上疏

勸 上用賢納諫 上怒其假借妄議廷杖一百繫
獄○乾清宮內侍黃雄與民鬪兵馬執送御史楊松
內監詭稱駕帖召雄松驗無狀奏之詔發雄南京松
以不請旨擅拘調外
庚午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大學士趙貞
吉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分統訓練令廷臣集議科
道魏體明尚德恒言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尚書霍
冀以爲然奏言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必
號令不須而裁耗明從之○魏國公徐鵬擧惑于嬖
妾鄭氏欲立其子邦寧令濂長子邦瑞賂誠意伯劉

世延歆貽書祭酒姜寶助教鄭如瓘除入邦寧賂諴
世延語于寶毆逐邦瑞送監鵬擧遂奪邦瑞不遣厮
使馮謙候寶告之故寶怒劾如瓘下法司問如瓘辜
職鵬擧奪祿南科臣王禎言世延寶皆嘗私亂法而
刑尚書孫植訊報不詳吏部覆奏世延寶植皆冝籍
聽勘南京法司希內閣拱旨坐寶贓千金寶爲民植
世延閑住如瓘復官○刑科舒化言海瑞著節先朝
一代直臣然廷滯不諳大體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
難過客恐非人情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有旨
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督撫地方如故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南太僕少卿殷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獞而獞所畏惟狼莫如調狼兵
責之屯守古田素稱膏腴令東蘭那地南丹三土官
田畜其中日夜採賊所往犇勦勿赦則首惡盡矣各
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
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預發旗榜分別
善惡使知所向背而不疑旅左江九司事例別立土
官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則今日之獞即他日之狼
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矣○貞吉與霍冀議營制不
合科臣楊鋒論冀冀言貞吉有憾于臣乞罷臣以謝

貞吉貞吉疏辯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　上責讓冀
令開住而慰貞吉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言貞吉欲
以鎔奏付法司非大臣簠簋不飾之義且尚書尊官
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豚
非事體貞吉不自安求去　上手詔慰留之○復夏
言原官賜諡文愍○給事中戴鳳翔疏論海瑞每自
受訟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謠至禁佃
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狂顛倒之甚疏下
吏部覆奏瑞志大才疎宜改他秩遂命總督南京糧
儲時江南官族兼并太甚瑞每抑之官族豪橫者皆

恨賂鳳翔劾去之鳳翔嘉興人肥田瘦狀乃瑞示中
禁民語非謠也○大學士拱請于兵部添侍郎二員
練習兵事以備巡邊及總督之缺而兵部司屬宜高
其選以智謀才力人充之以待邊方兵備之任兵備
補巡撫巡撫補總督與在部侍郎時相出入以候尚
書之缺而邊方之臣涉歷沙漠誠宜優厚使其功名
常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在邊日久著有勞
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如是而人不盡心不然也
○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劉氏端妃
董氏惠妃馬氏

三月改三大營總兵官爲提督○裁革南京部院司
寺員外主事參議少卿等官○裁革南京總儲都御
史○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
夏四月以中尉睦㰘爲周府宗正
五月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有司至五十九
人吏科臣光懋劾其濫舉市恩命調時來外任○承
運庫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寶戶部執奏停止不允
科臣李已陳五德切諫　上命杖已一百繫獄黜五
德爲民及朝審時有內侍張恩等十人亦未定罪久
繫尚書葛守禮以爲請　上特釋已而恩等繫如故

○科臣光懋言兩廣總督開府蒼梧坐鎮兩省勢若
建瓴今更設三撫臣不惟多官多費而於人情融警
事勢牽挽尤爲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
以一提督用之有餘今以二巡撫叅之不足況號令
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從
之改總督李遷爲提督兼巡撫○遣寧陽侯妻張氏
至雲南會沐朝弼母嫂具悉朝弼之惡命朝弼子昌
祚代爲征南將軍襲黔國公削朝弼官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加等陞遷○掌吏部大學
士拱言廣東舊稱富饒近者民窮盜多皆有司不良

新政自今嚴選正官毋容雜流遷謫肆于民上○罷
浙江提學林大春科臣劾其以巳意割裂經傳也
秋七月大學士拱請禁章奏浮泛鋪敘○刑尚書葛
守禮奏曰國家律制五刑笞杖徒流死各有等則御
罪大惡極梟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
以多官不得巳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動用酷刑草
菅人命可駭也請行撫按官如有故勘故禁故入乎
入致死者依律抵死且律條具在各官素未講讀既
不知以律自治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例
辦事進士各堂官督令熟讀講解務使通曉舉監等
選吏部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解釋以定銓次部允行
之○吏部申議養病官到部在三年之外雖三年內
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病者
照有疾致仕○戶尚書劉體乾備陳供不足徵
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宜
奉部 上不悅手詔罷之○科臣溫純魏時亮御
史劉濂[illegible]疏救○大學士陳以勤因乞致
仕許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張守直尚書戶部守直奏曰天下錢穀之數一
歲所入僅三百三十萬其中多逋免奏留者一歲所
出京中百萬邊餉至二百八十萬額外請乞者不與
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萬三年則三百七十萬此
歲少者而出已倍矣近者御史四出括天下府藏盡
歸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不足九邊
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邊兵日增餉日益自
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萬士馬豈盡實數節宣[illegible]
之主兵言之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今至十二萬矣舉
主兵而客兵可知舉一鎮而九邊可知宜考十八年
以前近規汰其浮甚者酌議減省無過常數之外俾
督撫歲以實數報部○築通州河西務城
九月前議大禮大獄得罪臣王俊民唐樞援登極詔
復職陸于大學士拱謂前謂臣皆歸過 先帝以行
巳之私是教天下以逆不可 上詔曰大禮斷自
皇考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
加甄別盡行錄用何以仰慰在天仍通行曉諭自後
有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不宥○御史[illegible]
豹追論都督陸炳罪籍其家革子揮職○河決邳州
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艘千

條艘不得進翁大立上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渠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工部覆奏曰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由人力勝也今不能引徙水以濟漕而新渠未可卒就惟築決口如房村則故道可通至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大學士拱言近者審錄重囚閣方士王金等獄詞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皆不美之名于人間伏勅法司從公再訊明其事于後世尚書葛守禮改擬金等左

道律宥戍編戶外○兵科溫純奏曰今京營之弊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用三侯伯三文臣此六人盡賢有十羊九牧之患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相矛盾矣御史王友賢亦言新制未便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

冬十月江南撫臣朱大器奏復海瑞所汰冗兵請加派蘇松常三府兵餉銀十二萬兩戶部議許派三萬從之

按瑞在蘇九閱月耳而財賦之原一清其答譚侍郎書曰嬌枉過直古今同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其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可爲百姓痛哭雖一言盡也又請告疏曰　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無毅然當事之念臣兩經論劾尚執已爲是臣實見得是也臣所施爲一皆考求成法與民利除民害不可易也願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瑞甫去而大器盡更之冗兵之復未必有兵祗復空籍耳嗣後加派日增借餉名以飽奸胥耗蠹者其弊遂不可問

把漢那吉者俺答之孫其父鐵背早夭育于祖母乙刻哈屯爲之聘兎撦金女俺答有外孫女許適襖兒都司者復自取之襖兒怒俺答以兎撦金女償之那吉恚恨其乳夫阿力哥挾之南走闖入關來歸邊吏不納總督王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卽納之以聞致書高張二內閣豐舘餼飭輿馬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來急之則與爲市必絷送叛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我因而撫納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酋勢不能盡有其衆相讐則因勢而制之此萬世計也時俺答突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詬之則日夜泣目盡腫率

衆南和邊索之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欲取
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而崇古故令那吉緋衣金帶
揚揚壁上以示虜虜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孫
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卻兵出塞遣使賫番文詣
崇古請稱臣奉職貢以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縛叛
人趙全等來易○起召故尚書吳山黄光昇久不至
命罷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忤旨命考察科道
官掌院大學士貞吉奏曰設立科道畀以言責或是
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縱有不當止受罰責
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也○蕭懷王無嗣命其

從父輔國縉熿襲爵○考察黜降科道張檟等二十
七人
十一月吏科韓楫劾奏大學士貞吉庸橫貞吉疏辯
曰臣與高拱不相能拱壞亂選法縱肆大惡臣直庸
臣也若拱可謂橫矣楫乃橫臣之羽翼也臣放歸後
令拱復還內閣毋專大權以樹衆黨 上手詔貞吉
致仕○尚書殷士儋為大學士入閣○葛守禮左都
御史
十二月趙全等擄板升署其門曰開化府久為邊患
至是以那吉故虜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王崇古以

得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
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
携其妻以歸盡縛叛人獻闕下誅之于是行受俘賞
總督王崇古趨撫方逢時兵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
王遴有差初崇古建議朝論譁然以為不可內閣居
正主之與拱同心請旨行因貽崇古書云此事有五
利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防
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土蠻
吉能每借俺酋為聲勢俺酋既服東可制土蠻西可
服吉能三也趙全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可漸次招來

豐州之地可虛四也父子祖孫情乖意阻我得因其
機而行吾之計五也至于桑土之防豈以虜之貢不
貢而有加損乎封貢事錄此遂定○改主事張思忠
等十人為給事中主事侯居艮寺正李純朴等為御
史
辛未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計羣吏賜副使勞堪等
十五人宴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按問○許天下
朝覲官謁見 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御史汪文輝
疏論治體責言官當戒者四事一觀望二紛更三苛
刻四護短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

本格心者去讒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冊封
皇四子翊鏐爲潞王○定王親同祖親支外得除京
官從科臣韓揖所請也
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超拔事宜大約以簡受詞
公舉劾毋侵官爲要○賜張元忭等進士○起致仕
尚書楊博高儀子家○王崇古奏曰俺答得孫後上
表請封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持番文來言
諸酋感聖朝曠恩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
蓄老把都俺答親弟吉能等皆親弟姪俺答于諸虜
爲尊行力能合之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覊

縻焉土蠻俺酋故主也力卽不能致而老把都與土
蠻善令其招之如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不來
則失諸酋其勢自孤不敢南窺矣第諸邊將士習燒
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科臣章甫
端宋應昌等各條奏互有異同內閣拱居正持之一
如崇古議於是封俺答爲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
以下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
世比于屬國
夏四月都御史葛守禮疏官箴士節六事
五月叙廣西古田功初獞賊韋銀豹與其黨黃朝猛
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督撫李遷殷正茂調
土漢兵十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進勦凡斬首七千
四百六十級俘男女一千餘人捷聞陞賞將士有差
正茂上善後事宜以古田爲州設兵備叅將各一員
鎭壓之已而知銀豹實未死祗以窮蹙陰令其黨潘
背已者斬首以獻正茂令僉事金桂踪跡之其兄銀
站生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詔械銀
豹赴闕正法○科臣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閘以便
漕舟○少師李春芳致仕○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叔
至京給事韓揖宋之韓方等故相階罪過以克弘與

階同鄉疑爲階使擒執奴窮搜之得克弘所與親故
書乃更他事謂階子璠侵盜本府起解錢糧畫捕階
奴之在京者雜治法司因奏克弘貪贓陞遷當罷狀
遂革克弘職
六月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寃幷劾故
都御史王廷尙書毛愷阿黨徐階比附成獄刑尙書
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如芸等言
詔准齊昭雪廷削籍愷奪職○考選庶吉士趙用賢
等三十人送翰林讀書修撰張元忭三人同之○令
官生出身得陞部郎及治中太僕丞等官○給事中

明價勘視膠萊河疏言臣訊分水嶺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道涓涓不足灌注膠河雖有微源地勢東下不能北引或謂積水可用爲渠不知瀆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或欲引濰河之水不知濰在高密西去百二十里中間高嶺甚多不必可引陳家閘以北雖云近海通潮皆岡石麋沙終難鑿治故元史以爲勞費而無成請亟罷其事○尚寶卿劉奮庸疏條五事○議許吉能通貢授吉能都督以下官○順義王執送趙全餘黨十三人來獻

秋七月己巳　上御殿受虜貢行慶賀禮賞俺答及其妻子衆酋

八月吏部議定徵賦以見年爲正徵前負爲帶徵總計分數降級視事完足之日復官許俸考職行取陞遷

九月禁遼東人毋得越海移居登萊○朝審諸囚掌吏部高拱以閣臣辭改命兵部楊博主筆○大同巡撫劉應箕疏請申明職掌尚書楊博議曰總兵以鎮守爲名是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是監軍之職應箕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巡撫亦有旗牌有操兵儼然以將官自處乃欲自異可乎請酌地方功罪隨宜參定臨陣有功則總兵官敘在巡撫之上處縮僨事虛冒錢糧則罪在總兵若巡撫調度失宜亦與同罪巡按參劾視失事大小爲差劾官隔別論奏從之○以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冬十月議試海運

十一月陝西貢市事竣賞虜酋吉能等○御史趙應龍劾奏大學士殷士儋因太監陳宏貪緣入閣御史侯居良復論其始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力請告乃許致仕○復副使徐學謨官前爲巡按雷稽古所劾罷至是汪道昆力言其被誣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陳邊計八事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一散逆黨一積錢糧一理鹽法一開屯田○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禦之于卓山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級○給事中雒遵自邳河勘工還奏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輙引壞船自解此則漕臣陳炌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徑流南出小河藉令季馴稍緩築堤則漕船亦以盡出漫坡避新漕之險乃計不出此反驅舟以償

新鄭坐視階沒罪滋大矣有旨季馴姑閒住
壬申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命尚書朱衡治河築徐州
至宿遷長堤三百七十里○御史張克家疏豫教
皇太子引程顥坐講之言命降級調外
二月吏部奏請另立廣東舉劾科條布舟盃安民循
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行取超擢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帳房革固者與史
夷雜處向撫之為外藩撫臣吳兌使人詰問黃酋還
其所掠請于近邊開贖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插
史夷俾頻老小○丁卯 上御皇極門視事將登金

臺忽眩幾仆高拱扶掖與張居正循階東上內使
馳宣二臣疾趨至 上已下臺立握拱手憤語曰東
宮幼小奈何行至皇極門繇東角門入至乾清宮入
寢殿升坐猶執拱手不釋從容曰後事詳慮二臣叩
首出傳旨令宿宮門外二臣不敢乃宿西闕內臣房
又四日遣內使慰勞還家
三月戊子 皇太子出閣講書○南戶尚書曹邦輔
奏管倉主事張振選抗違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
之臣悅人媚己故怯夫之在庶僚者託為奥援以羅
官相排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
敢恣其胸臆即未必有援者亦以為拘為風采其外
則巡按往往以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陰授以廉訪
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二司反加畏懼曲意結
納請通行內外諸司凡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如振
選例閒住上官不行料治者以不職論○戶科曹大
埜劾奏高拱大不忠十事 上責大埜妄言調外任
拱疏辯且辭位 上慰諭褒美大臣科道連章請留
報允
夏四月高拱自大埜疏出并追恨劉奮庸目為邪黨
給事中涂夢桂劾奮庸覬援程文疏盛頌高拱稱大

埜語一一辯析之有旨奮庸謫知州大埜謫判官○
高儀兼大學士入閣○簡討沈位過睢寧為運卒毆
死○給事中劉伯燮為故尚書胡宗憲訟功詔復其
職
五月海賊李茂破廣東樂會縣○總督王崇古為俺
答陳乞四事其一 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
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
布段米荳散所部窮夷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
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
入京必欽賜筵宴宜遣光祿署丞賫賞物就本鎮具

黜其廣源二鑪以銅錫代之第[illegible]之賞不可以久令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斬勿濫從之○賜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己酉 上疾大漸召內閣拱居正儀至乾清宮入寢殿東偏室 上已不能言 皇后貴妃擁于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太監馮保以揭帖授拱曰朕嗣大統六年得疾不起東宮幼小付之卿等協心輔佐保固皇圖拱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力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宮亦皆失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明日卯時 上崩七月丙戌上尊謚曰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九月甲午葬昭陵

朱國禎曰 上淵嘿寬懿穆然恭己子仁敬孝慈信之美無不克兼而濟之節儉土木禱祀一無所涉指任大臣階正其始拱厚其終海內無潢池之儆房廷有便橋之朝亦千載一時之盛也

隆慶注略六卷終

萬曆注畧卷之七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福建道臣祁彪佳參訂

神宗顯皇帝 起壬申六月終庚申七月

一諱翊鈞 穆宗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壽五十七葬定陵

冊孝定皇太后李氏 翼城人父偉武清侯 孝端皇后王氏 餘姚人父偉永年伯 妃鄭氏 豢陽人兄國泰

福王常洵 國雒陽 瑞王常浩 國漢中 惠王常潤 國荊州 桂王常瀛 國衡州

內閣二十人

太師張居正 首輔十年文忠

少師張四維 蒲州人首輔一年文毅 申時行 吳縣人首輔九年文定 趙志臯 蘭谿人首輔五年文懿

少傅呂調陽 臨桂人文簡 余有丁 鄞縣人文敏 許國 歙縣人文穆 王錫爵 太倉人首輔三年文肅 沈一貫 鄞縣人首輔九年 葉向高 福清人首輔七年

少保張位 南昌人文憲 沈鯉 歸德人文 朱賡 浙山陰人首輔二年文懿

尚書馬自強 同州人文莊 王家屏 大同人文端 陳于陛 南充人文 于慎行 東阿人文定 李廷機 晉江人文節 方從哲 德清人首輔七年

吳道南 崇仁人文恪

上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生于裕邸。隆慶二年三月立為皇太子

隆慶六年六月甲子 上即位。○太監馮保掌司禮監。○丁卯閣臣高拱條上五事。一御門聽政親答。一詳覽章奏。一事必面奏。一俱發內閣票擬。一本詞不留中。大約禁中官竊權使政歸內閣。中官皆恨拱。又宣言於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任。社稷宗廟事重。遇有傳中旨諸司按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修復古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義。○吏尚書楊博請推心委任閣臣。令親覽草擬奏。或召至便殿面相質問。務求至當然後渙發。則成憲無爽。○二日內使傳 旨至閣。拱曰 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已令臺諫程文雒遵等六人劾馮保。必欲出之。保故按其奏。俟閣臣張居正視 陵地歸。庚午有旨召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中使以 旨授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意欲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翌日揀騾車出都。○癸酉 上御平臺召閣臣張居正至座前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

幸自愛悉心見輔朕。正頓首泣謝言今國家要務惟
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
君道所先乞 聖明留意。 上曰善。居正既得國柄。
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丰采。其爲政大約尊主
權課吏實。嘗言 高帝爽得聖之威者也。 世宗能
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不亂。今 上
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 上。丙子召
群臣廷飭之。勑曰。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箴刓缺。
窺竇隙巧鑽踐取。鼓煽朋黨。公事擠排。誣老成廉退
爲無用。詐譏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

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是用去其太
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朕嘉與臣民
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毋懷私以
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淟涊以隨時。毋噂沓翕
訿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
衡者。毋作好惡以開攀杜之門。大臣當崇養德望。有
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
若或沉溺故習。堅守迷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
爲必可干。則 祖宗憲典。明甚朕不敢赦。詔下百寮
惕然。○丁丑大學士高儀疾卒。以呂調陽爲大學士。

入關。○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
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四月抵灣。
秋七月甲申朔 上享大廟 上召輔臣面諭欲於
生母 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違。下議尊
皇后曰仁聖皇太后。 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宫
中內宴 慈聖猶不敢同坐。久乃並坐云。○起譚綸
尚書兵部。○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報海運抵岸。大
都無失。信可與河漕並行。○初通漕運于密雲。侍郎
劉應節言。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白水徙流西城
下。去潮不至二百武。邀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深漕便。劉

船可直達密雲。移通倉五萬于密雲。抑雲折色三萬
五千兩存留太倉給京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密雲
免商苦。○御史陳堂修奏處置廣寇事宜。曰昔裴度
有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業已討之。兩河視此
爲高下。不可中止。今如林道乾等解散其黨。還故籍。
示以大信。李茂則聲其罪惡。奮擊以收成功。如此則
撫可爲恩。勦可爲威。羣盜庶幾格心
八月乙卯封慈聖父李偉武淸伯。○丁巳加張居正
左柱國。○辛未初御文華殿講書。輔臣居正請 上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煖閣少憩。司

瘡監持答御門宣奏進上。上覺有所諮問，即召聞臣將本内事情一一數奏。覽本後正字官進字畢，再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跡明白講畢還宮。○上方十歲，以英明聞。穆廟恭妃還内，使以金壺遺其家，爲門者所執奏。上笞内使三十，遣以金還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上好爲大字，賜輔臣張居正「弼予一人，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一日，謂居正曰：朕欲爲先生書「太岳」二字。居正曰：主臣不敢。乃已。○穆宗祔廟，宣宗當祧。禮科臣陸樹德言：宣宗於穆宗爲太

世，不宜祧，請復。睿宗世廟別祀。禮部覆言：古者以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爲一世。唐宋皆十一室，而尤世並祀于太廟。請于寢殿各增一室。不允。○張居正三辭恩命，不許。○禮科陸樹德請將江南民運白糧併領運軍順帶。○薊遼督劉應節言：自鎮邊抵山海，延袤二千里，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兵多則難食，足則兵壯。恢復大寧，以精兵二十萬控制外邊，庭犂近寇，上也。分屯列戍，首尾相應，次也。稍完主兵十一萬，客兵六萬，訓練有成，下也。入衛者半撥，屢上疏，有張空拳，兵寡邊長，捉襟露肘，是謂無策。○遼東官

賚賜張居正獎諭敕書一道。○兵科李熙奏：民務有五：曰賑窮民也，優富民也，驅游民也，禁末作也，抑刁訟也。賑窮、優富，以培財所出；驅游、禁末、抑訟，以護財所繇耗，皆安邦固本之要也。○廣東巡按楊一桂極言招安之弊。○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略曰：閣臣之職，視草代言。成化弘治間，誥敕叙本身不過百餘字，父母妻室不過六七十字，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閥歷，此制體也。近來詞多誇侈，臣諛其君，猶謂之佞，況以上諛下，是何理乎？今後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詞，以壞制體。○居正柄政，上眷顧殊絕，

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即趨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煖閣，親調椒湯賜之。盛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令内使搖扇殿角，試其涼煖。隆冬進講，以毯一片鋪于地，恐居正立處寒也。上一日御講，一内使旁侍竊搖扇，上目之，還宫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吾爲無家法也。○慈聖内教極嚴，上或宫中不讀書，即召使長跽而數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帝起。即呼左右扶坐，亟取水爲上沃面，挈之

登車以出○乙卯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出詣左室觀先聖先師召閣臣入列𡉏以問至文王稱事親問安視膳至周公孔子問何以旁列閣臣對曰二聖皆人臣已閣臣同講官隨至穿殿門乃退○雲蔵貴藩王差使貢方物馬匹○廣西猺破懷遠殺知縣馮希武○兵科李已請禁錦衣傳陞濫官

九月甲午山陵禮成丁未奉　莊皇帝孝懿莊皇后主祔太廟祧　章皇帝神主○順義王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

十月御史胡漼請矜放宮人以光聖德中有唐高則

萬曆注畧　卷七　七

天等語上怒斥爲民○乙巳慈慶小室火○茶城河淤修建境山閘幷護房村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有客星見於閣道　上驚懼夜露禱於丹陛○加陞俺答兒子永邵卜大成爲都督○陝西巡按蕭廩改勘牧地言七死共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頃除見養馬八千七百七十匹扣地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一頃餘地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頃歲徵銀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專備軍餉種馬仍當取諸孳生不可任其倒失徵銀易買及罷監苑官○郎中王體復請査近畿畫地歲徵銀解貯節愼庫且言既不能禦以與民又不得用之在官徒充吏胥之槖殊非法

十一月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廷鞫之貸死錮之南京○廣東大水○四川撫臣劉斯潔奏屬司直任瀚潛心著述謝迹城府○兵部奏北虜三鎭貢市事竣糧餉無飛輓之煩士馬免鋒敵之苦華夷欣戴中外大安○土蠻寇遼陽總兵李成梁大發伏兵襲破之

十二月輔臣居正進帝鑑圖說疏畧曰德惟治否德亂以古爲鑑可知興替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迹大

萬曆注畧　卷七　八

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民親賢遠佞憂勤惕勵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敖即亂譬佩蘭之必馨飲鴆之必殺取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得失之效瞭然矣謹自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惡爲陰爲凶故用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爲之直解以取古人爲鑑之義　上嘉納之○大學士居正以　先帝服制未過小祥節間請宮中勿設宴幷免元宵燈火　上報曰聖母膳饈每齋素蔬食或遇節小坐但增果品一桌

亦不用樂居正曰如此不但見　陛下追思之孝且節儉自是美德　上納之尋諭光祿寺節間免擗凡省七百餘金○訓導侯貴疏學政六事一從祀論語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若于廡非是戴聖劉向王弼賈逵何休王肅荀况何晏馬融杜預楊雄吳澂釋經功不可泯又文字自蒼頡始制嗣以史籀程邈李斯蔡邕李陽氷乃大備宜立一祠以隆祀併祀造紙之倫製筆之恬一教條教官徒取充位書院講學有類談禪以六經為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以佛之似亂孔子之真

不可○宣府巡撫吳兊營邊垣自四海冶抵西陽河又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訖黑漢嶺餘是胡漢畫然又　諸陵後薄歲煩徙軍護　陵而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勢懸多備兊乃繇龍門所至清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聯絡遏降虜史車二落屯之諸帥皆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illegible]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盖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滙西則仙廻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順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郎萬恭追

彼方桐疑我輕騎直徃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駭失魄三也俺酋在遠營中小酋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動非虜法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崇古愧服○朶顏操蠻以妹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殺二將劉帥問計于兊兊曰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加賞以誘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大創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劉門大出師聲討宜雲料軍合擊微示意黃酋俾得縛罪人自贖劉帥以聞居正謂宜從中策遂縛阿都赤十七人致于古北口○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兊請赦逋復額給流人牛種三四年間粟價賤于中土○兊嘗造將軍砲百滅虜砲千三眼銃萬製双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徙砲發而車完又楔砲以乾土代木氣完而不震砲舉如連珠虜皆嚙指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盖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滙西則仙廻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順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郎萬恭追

理故尚書宋禮河功○戶科陳時雨請命儒臣輯本
朝咸事做帝鑑圖說進覽○特授德平伯李銘子鶴
都督同知不爲例○准安南莫茂洽爲都統使
二月癸丑　上御經筵端拱傾聽音吐清亮儀度端
容諸臣稱嘆○兵尚書譚綸陪祀咳嗽爲御史景嵩
等所糾欲劾去之　上曰咳嗽小事何至去一大臣
罰俸留用○嶺東賊平惠州有馬日等寨叢山深箐
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萬二
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
百餘里晝夜以殺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

母熟炙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
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
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皆詐也正茂決意討
之召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
一介陳璽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
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生之有武畧者各效命直前
悉得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非郡縣始
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勲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
良賓林道乾於海崖盡殄其巢○有男子章龍假冒
內使直入乾清宮爲內官所獲送厰供稱姓名王[illegible]

臣司禮欲借之詞以陷高拱太監張宏不可乃止決
龍
三月江西撫按稱故尚書王學夔絕跡公府九奏乞
德詔遣行人存問○浙江巡撫徐栻請定王守仁從
祀孔廟科臣趙思誠參論守仁非聖毀朱權詐貪
官淫侍女妻發其穢擒定寧賊時取金寶不可謂有
道御史石檟論守仁始與宸濠交厚繼因伍文定以
成功科臣趙參魯疏辯守仁眞儒正學　詔是之○
御史謝廷傑請崇祀金華故元時四儒何基王柏金
履祥許謙及近故尚書章懋于正學祠

夏四月增薊鎮敵臺二百座○增兵進剿廣西懷遠
縣賊○甲戌兩廣殷正茂捷至
五月制兩殿中書官階至五品而止
六月科臣賈三近言海運漂溺之患遂罷海運○旌
江西烈婦七人永豐羅氏等不受賊污死新喻周氏
等以不肯改嫁死
秋七月張居正以綜核不實爲言請令天下吏民[illegible]
上封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簿籍與爲期約[illegible]
月令科臣按之所在撫按行部不以時奏報或已奏
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部下所司責令對狀

○總兵李成梁鎮寬奠等六堡棄地非界王杲漂撥兀堂去靉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首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詔祀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及元儒吳澄于鄉

八月禮科石應岳稱奏布衣陳真晟理學○旌表麻城烈女熊仙大○旌表遼東故軍鄭傑家一門忠節凡陣亡男女十四人○江西巡按熊儒請卹建文遺忠練子寧諸人允之

九月吏尚書楊博罷南工尚書張瀚代廷推葛守禮朱衡及瀚　上問居正葛近衰用瀚何如居正曰瀚文學政事兼長出其不意拔之疏遠之中甚當　上遂用之

冬十月輔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　上曰國寶惟賢珠玉何益因述中官好裝飾朕每事抑之居正頓首稱善又言秦始皇銷兵木梃何嘗不殺人居正曰一二戍卒便能亡天下所以可畏惟民　上曰然○贈朱希忠王爵科臣劉不息等諫阻不聽

十二月大同巡撫劉應箕被劾聽勘邊例奏辦特詔革職○初黃台吉妻五蘭比妓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復棄之盡奪其騎就室于染顏諸子失兵怏怏宜撫吳兊計所以破弱之值扯力克求賞兊故抑以激之曰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忠報乎扯力克曰能兊曰爾父惟華布腹心耳大成與爾父有隙吾令合爾力足抗也扯力克兄弟果殺華布黃酋恚甚不敢詰勢稍衰吳兊又遣將邀把都兒飲而酖之其子青把都怒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兊召之前開譬禍福言甫畢千砲並震虜馬皆驚乃號泣乞貢而去白黃酋弱把都兒死虜王款益堅

兊始定虜王貢儀虜使入遇叅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館以五卒夾一虜稍馬每市虜酋止牆外　良者予直七兩有盜馬者令守卒持白梧伏伺痛棒之哈不慎部人盜馬獲其三人哈酋掠七人以去兊告諸部將發兵討之諸部俱追還所掠謝罪

甲戌二年正月　朔日食○北虜三貢禮成加王崇古少保○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闢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倍入必有出於舊聞之外者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

本進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獎
人屯聚其中出没爲寇隆慶初蜀守臣上告朝議命
曾省吾往討之省有偉畧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
募𡖖士從閒道擣其虛先是有以闖事論總兵劉顯
者居正日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闖
事逮治之於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
絲等寨悉平斬首一萬二千餘級
二月鴻臚寺糾劾失朝官文臣趙志皐等六十二員
武臣朱崗等二百七十二員各罰俸○盗劫豊城縣
庫○粤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逋賊林鳳於
猢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
三月賜進士孫繼皐等○ 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
官員赴會極門面加奬賞
夏四月 聖諭責成提學官近來造士徇情姑息借
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行空虛投之以政全無實
效殊失朝廷育材待用之意今後有不職者該科參
奏○科臣張楚城請行久任 上曰久任本係良法
近來華要衙門陞轉太驟獨責守令勢自難行須漸
復祖宗舊規遵守
五月賜居正父母銀幣○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

蓮輔臣以獻 上甚悅中使馮保使謂輔臣曰 主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講官于
慎行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
雉耶 上尋以白燕還之○馮保奏門禁內官曹用
擅留二小厮內宿下法司問○召王崇古於邊入協
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
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
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
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於家代崇古督邊
六月限舉人三科不第即授職
秋七月昭陵地陷尺寸 詔經管官悉行罰治○禮
部奏請澄汰各處鄉賢名宦祠
八月淮徐海濱河溢
九月鹽礦盗起於鈞鄭間
冬十月太監馮保奏革惜薪司濫費每年應供柴二
千二十八萬五千斤炭五百九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斤○上書屏子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賜居正居正因
奏帝王之學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小藝漢成
能度曲梁元晴暢宋徽宗能文章無救于亂 皇上

聖聰日闢宜及時講求治理若字過鍾王亦有何益
上領之○上從容問居正元夕鰲山烟火祖制乎
居正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當時多有諫者隆慶
時方歲供耳　上曰鰲山聚燈爲棚耳懸燈殿上已
自足觀安用此居正曰明歲大婚及出閣蹕降多事
宜加意樽節以待用　上曰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
命元夕罷烟火鰲山○浙江巡按田樂奏稱先年遣
戍盧龍各衛葛乾相等三百七十餘戶係方孝儒姻
黨乞行豁除不允
十一月遼東告捷初東虜屢寇入犯逆酋王杲至誘
殺我稗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
寨斬首一千一百○張居正查叅內閣兩房官曠廢
不到者十八員各罰俸
十二月南京內使酗酒辱科臣王頤勑守備太監李
慶嚴加懲治科臣趙參魯論之語過激命謫典史○
閣臣張居正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
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職官名用浮帖以
便更換　上命張設文華殿後
閏十二月遣王國除○罷差清軍御史○上御殿講
讀從容與輔臣語建文皇帝事曰建文當時果逃難

否居正對曰先朝故老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郎
削髮披緇走出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
雲南郵壁上題詩有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老僧坐
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園乃知爲建文也御史以聞
遂驛召來京養之良是時年七八十矣　上命誦洪
詩慨然興嘆命寫進覽居正因奏　聖祖皇陵碑文
次日　上御殿謂居正曰朕讀碑文數遍不勝感痛
居正因奏　聖祖備嘗艱苦既登大寶衣瀚濯之衣
三十餘年勤儉如一日將逝之先猶下令課農桑里
老至京皆召見問民疾苦　皇上今以　聖祖之心
爲心乃能永保洪業　上曰朕敢不勉行○上傳聖
母意欲停刑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
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舂磨其慘更甚于行刑
上大笑諭止勿停
乙亥三年正月庚子朔南科臣余懋學疏陳五事有存
停大二款居正怒其爲受賍官遊說請旨削籍○禁
武臣彙肩輿并諭兩京文武官遵守典制○編修翰
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管責成日講官日輪一員專
記注起居整錄　聖諭選年深文學史官分六曹在
館供事一議史官侍直凡嘗朝御皇極門即該日記

注起居班於各科給事之上一議纂輯章奏各衙門奏疏該科奉有 旨意即全抄一通送發史館一議紀錄體例所貴詳核不尚文詞事繫朝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一議開館局東西十館密邇朝堂紀述爲使令史官分直其中○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尚書郭實擬折銀二萬兩 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曰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 上乃止

二月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輔臣張

居正奏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近來提學官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則務爲虛談買譽責法養交公開倖門明招請托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駸以淪失至於敎官冷倒窮途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請勅吏部凡所在提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所至典廉舉孝謹察學官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一國家以經術作人所習經書講求義理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刱書院聚徒空談開請託之路一士子立身大節全在行誼若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文藝雖優即行

退革一 聖祖設立臥碑禁諸生言利病其有出入衙門者黜退諸生糾衆扛幇肆行無禮者爲首問遣一說書以傳註爲宗文以典正爲尚四書五經性理綱鑑歷代奏議文章正宗大學衍義及當代誥律詔書講解適於世用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一歲考務要嚴閱荒疎庸耄不堪作養者即行斥退廩六年以上增十年以上充吏童生三場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張居正論邊事曰昨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即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鎭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

散及臣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臣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實以虛聲恐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己之戒失事必繇於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詰足以了本兵之事尤不可不謹戒之也○湖南流賊蔓刼寧州一路巡撫楊成設計平之先移兵

巡使於寧州以聯絡兩省請割安遠縣地另設一縣於馬蹄崗以鎮山蠻　上賜縣名曰長寧

五月　諭兵部邊臣奏報紛紛不過爲將來逃責之地朝廷重臣原許以便宜行事功罪賞罰公論甚明巡按御史毋得苛求細事使人不得展布又諭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正是借聽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今後鎮巡官平居日夕備戒要在遣諜的探有警卽宜愼重不許沿襲舊套未至而虛張賊勢退而虛稱斬獲妄冒邊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調度動合機宜不得信邊臣報言致乖舉措又諭戶部天災流

行國家代有地方官肯實心經理豈至束手無措近來淮揚無歲不報災朕心惻然查兩府被災有司貪酷害民及衰病無爲者卽便奏斥各撫按督率有司修擧實政不許但諉之氣數亦不許謂朝廷諱言災異壅蔽小民疾苦不以上聞○宥釋陸炳子孫

六月議開泇河從傅希摯奏也諭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曠職僨事拿來重處管河官着久任○兵部覆科臣楊言疏淸查驛遞非奉公差不得借行勘合

秋八月丙子張四維爲大學士

九月山東巡撫李世達奏薦州縣佐貳官楊果趙敷等謂有才堪治民者卽陞知縣撫按選才保舉照之○科臣蕭崇業奏驛遞禁限非便詔切責罰俸

十月限御史出差日期

十一月張居正進郊禮圖曰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大率合祭者多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郊　世宗中世竟不親行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仍遵　高皇帝之定制歲惟一擧合祀之禮

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至境上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譏居正

上震怒下吏問謫戍極邊

十二月工科徐貞明請修西北水利停東南軍勾謂都城之外畿輔諸邑或支河所經或淵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今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以上流諸水泄於一灣欲其不泛而壅不能也誠於上流疏渠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爭濼之境

地皆萑葦土實膏腴招撫南人築塘捍水皆可成田
不煩轉漕而自足者擇荒撫棄地而經略其端則不
棄者舉起效力矣擇費省功易者經略其端則難成
者以漸就緒矣軍丁遣戍軍裝出於戶丁每軍不下
百金軍不久安賂衛官以私回勾補無用軍伍日虛
非計之得也仍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以貲召募歲
歲可免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軍丁無逃亡之患存
恤月糧又可裁革不惟民田獲甦而軍政坐見有賴
矣貞明復著潞水客談一編專言西北水利大畧謂
中人治生必有附居嘗稔之田國家全盛之勢獨待
哺於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
倉庾之積其利一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
洪流萬頃豈可嘗恃哉水利興則旱潦有備其利二
也東南轉輸每數石而致一石西北有一石之入東
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其利三也禹之
導河也以溝洫今曠野橫流盡入諸川而會於河河
流安得不悍悍則遷徙無嘗勢所必至若疏為溝澮
引納支流霖潦不汎於諸川河流漸殺其利四也西
北之流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
野皆金湯而田畔植榆柳棗栗可以設伏避敵其利
五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水利興則業
農者縻其田里游民有所歸其利六也西北之民罹
重徭之苦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徭可輕其
利七也屯田之有隱占以成熟也既熟矣何必歸宦
始為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治者召募墾之新屯
固種種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者何限募之為農
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八也塞上之卒土
著者少若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不煩
召募勾補其利九也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各授
田而安居為長子孫之計其利十也倣虞文靖公之
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之長而
千夫百夫亦如之俟其田入既饒則命以官而量征
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得世其官寓兵於其間眞良
法也使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
而人樂從也今之武弁孱弱僅存者種種矣能以萬
夫耕其材識智力已出於萬人之上使之部耕夫以
為勝卒心附而力倍其與剽贏卒自肥固天壤懸也
丙子四年正月　朔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
謂居正曰應龍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予廷杖先生何
不肯居正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必有餘辜但朝廷

待言官當存體面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不
要避怨居正曰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
怨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 上曰
疏中言應祠有八十老父即取登科錄觀之有母無
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解一二語 上乃霽顏○御
史劉臺劾奏居正專擅威福引用張四維胤獨爲植
黨居正怒甚見 上辭政曰臣之所處危地也言者
以爲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冥願恍下
耶則負國將公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伏地不肯
起 上爲下御座手掖之 上亦怒甚 詔下臺獄

廷杖之百遠戍之居正復具疏爲解免杖奪職還里
○閣臣奏設起居之職 御門早朝史官立於螭頭
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自失
曰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繼光初任薊門即
以築垣爲事戍士晝地受工跨墻爲臺臺高五丈周
二十丈虛中爲三層臺宿百人器械餱糧具備虜至
則當陴以守先築千二百座以薊人木强不受律乃
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於郊外自朝雨甚至於日中
軍容益壯人不移足薊人大駭始肅軍令親逖工竣

不旬月成事費十萬足當百萬編南兵戍之立車營
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絏爲方陳中置步騎一旅
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數百步外先薄之稍近則奇
兵出轅下拼擊虜馬虜卻而乘勝乃出騎兵三者互
用有發則南兵當先鋒薊兵策應戍守轉輸無不恐
律比土蠻入寇居正貽繼光書曰賊不得入即爲上
功薊門無事公之事已畢援遼非所急也惟是公經
營薊事十年乃今一當單于俟亂而擊之萬全有
功又貽方逢時書曰遼左數年雖頗有斬獲失亦多
薊門十年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多孰

多後居正又答鄒光先書曰猫以辟鼠爲上薊鎮切
近陵寢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此地以賊不入爲功
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不輕身出塞浪追則
無喪敗矣殺掠事中土不免況屬夷爲盜乎
王衡湯泉記遊曰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
娓流沸爲言戚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遶
無論戍堞樓櫓即小小臺館要於不可易因材於
山因力於土無俊費而其大指則恐士卒驕惰難
用故欲練磨之於斧新畚插之間蓋彼時將帥得
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間可以磬鼓焉

軍典可以游觀寓閱蒐數十年來文武吏各私肥其家而邊事如傳舍矣
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官六人題詩各書四柄六人者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賜居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居正爲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得　成祖賜虞手卷一幅賜居正居正藏之內閣中一時公卿皆有題詠仍有一卷長數丈鋪於文華後殿僅乃竟卷
四月　諭吏部司官不許任情去來有托故告假者

參治○撫臣龐尙鵬上甘肅屯田事宜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輔臣進　皇祖御書　聖諭凡二百四十有二○魚臺隨府爲僉事罷官里居横甚奪其業師產致之獄其師遣子上書　上震怒謂輔臣曰人之爲惡至辱其所業師當置之大辟輔臣張四維曰此怨家之言耳告訐之門不可開也　上遂止隨府蓋四維門人
六月申嚴吏治四方實政居正貽保定巡撫孫丕揚書曰近來吏治頗爲清肅惟司牧者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非所急也用事寧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
七月宣府撫臣王遴奏清理屯田事宜令各邊有自墾田照永樂二年例永不起科○詔曰朕奉天子民恩得良有司加意牧養有奉虛文事趨謁利下奉上者考語雖優必註下等又聞催徵併急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除現年應納不免外以前拖欠分別久近多少具奏蠲免五年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時居正當國諸費節省太倉粟足支八年居正請令今歲民租改折歲與虜互市饒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

以其價納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司禮馮保之姪邦寧使酒凌市人居正屬保戒飭之保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申嚴有司官擅離職守假公趨謁之禁
八月壬戌　上幸太學○有旨批謝陽舉疏近來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即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幹何事司道官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營奪何有懲前慮後之實○議革縣學以抑冒濫其行止無碍者附府學肄業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盜

去任又権吏卒金　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盗無
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要太平須是
官不要錢　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
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　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
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
貪贓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居正
九年考滿進太傅支伯俸居正三疏辭免　上嘗賜
輔臣居正宅揆保衡四大字諭陽同心夾輔六卿正
己率屬講官六人責難陳善張位于愼行補入講幄
上顧居正曰新講官未有賜字卽大書賜之○直

近來用人偏重進士一科以致舉人衰老不肯流選
今後但遵祖制惟才是用其年力衰憊者卽遲授官
毋得一槩濫除○延寧甘肅功陞石茂華兵尙書
丁丑五年正月己丑朔御史邵陛言鳳陽土廣人稀宜
爲勞來安完之計○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
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爲等則有三壤
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
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於田至
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雜派甚將銀力
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於地而丁力反不與焉商賈

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於民甚不便
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眞人之號還其金印○
三月賜進士沈懋學等時居正子嗣修名在二甲第
一　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
功也○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濬
常水開孟瀆以通舟嚴奔牛呂城二閘以待運○譚
綸卒綸自郎官至尙書終始兵事三十年討首功二
萬一千五百○漕運總督吳桂芳條上屯田六議
四月順義王建寺西海以名請賜名仰華○劉應節
尙書刑部○吳兌總督宣大○遼東搗巢功賞楊兆

李成梁銀幣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張居正言兩宮規制甚備又
至壯麗是以娱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擧贏　上卽
命停工○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
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　上悚然而驚同列皆
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司禮
馮保裁抑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卽出使藩
備畢事幸免譴罰繇是內侍皆怨　上初卽位喜戲
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　上
戲者保嘗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卽　上有所責罰

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
悄短保於　上前。上以太后故不驟然心恨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苫舍以木萬曆末年又毀
焉○張居正請邊功不得叙及輔臣○土蠻犯[illegible]
大雨遂去
六月倭犯韭山浪岡定海軍將擊之斬首七十三[illegible]
○嶺南督撫凌雲翼部署師三十萬征羅旁克木[illegible]
山破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置縣治之賜[illegible]
劉堯誨爲總督居正貽之書曰往大征之舉擒斬以
萬不謂無功但此中狠害甚於蠻蠻蠢而狠黠所[illegible]

者皆蠻也兵旣退狠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戸願受
一壥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或有司容納彼又囑其徒
侶積其故巢還其故態擾我新民故爲亂者盡狠賊
非蠻賊也至於浙福之兵皆無籍之徒征勦有鹵獲
之利賊又弱而易攻非若南倭北虜以血戰得者故
官兵無不樂於用兵無不利於人之爲盜甚者身自
爲賊矣除賊救民惟公審圖之○輔臣張居正請[illegible]
大婚吉期時　上年十六矣
七月御史林應訓條奏三吳水利請濬吳淞江
八月　世廟實錄成張居正辭免恩賚

閏八月徐州河決宿邳淸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
所遏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
明兄弟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
勦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討擒元惡
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奪職爲民
○上奉　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
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
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行五用
哉狠莠不除嘉禾不茂寃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
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

含寃於幽冥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
妖沴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
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
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　上乃止勿免
○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　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
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旣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
亦屬冒濫不得重叙○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
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藉權於虜請量
給供佛茶百數篦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
張居正指字句仰叩　上一一了徹應言如響

九月吳百朋尚書刑部○輔臣張居正丧父居正乞
恩守制不允居正在政閣吏捧章奏請弘第票擬宅
貴就丧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占爲大臣災○御史曾士楚
吏科陳三謨各上疏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
素服入閣辦事都御史陳瓚乞休瓚已久病貽書馬
自强云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强嘆曰
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編修吳中行上疏曰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雖庸入小吏居丧有律奪情者非[illegible]
之法也臣之進也元輔有師弟之分焉苟有一得之

愚而以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非事師
無隱之義也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
陳於今日求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簡討趙用賢
上疏曰丧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朝楊溥李
賢亦嘗起復然亦回籍奉旨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
謂之起復者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爲紀法之司非
阿意順旨之爲也輔臣之留　皇上有成命矣惡用
贊詞哉幸輔臣名行不至大躋耳脫異日有不肖竊
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illegible]
刑部郎艾穆沈思孝合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益
怒諷尚書馬自强曲爲解居正愈怒翌日詔廷杖穆
思孝各八十論戍用賢中行杖六十爲編氓進士鄒
元標入左掖門覘諸臣廷杖宛轉血肉中退而備[illegible]
上疏大畧言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丧不[illegible]
薄倖則曰丧心可謂非常人乎并摘居正不便之[illegible]
四事且言士楚身豚豸心同犬羊亟斥輔臣則[illegible]
常正人心服疏上復廷杖之論戍都勻御史宋[illegible]
疏救五臣革爲民○兩廣督凌雲翼以九縣猺獞[illegible]
桿敗武緣一縣屬恩恩彈壓之梧州地方遼濶[illegible]
道移駐鬱林慶遠西德勝鎮逼近峒賊移府同知[illegible]

河池○王國光尚書吏部
十一月南院都御史張岳請允元輔奔丧命自陳廃
外○寧國生員吳仕期擬上書居正勸其奔丧撫江
胡檟令同知龍宗武捕之獄死○陳炌左都御史
十二月李幼滋爲工尚書幼滋爲居正親修撰沈懋
學貽之書勸沮奪情幼滋答云不奔丧是聖賢之道
直隸揖遜征誅宋頭巾不足道也○臨德二倉歲收
粟米久致紅腐議支放軍米出陳易新○吳桂芳爲
書總漕
戊寅六年正月朔○上始冠禮官輔畢大婚詔以首[illegible]

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戾手通　皇后王氏○恭寧
衛酋速把亥窺犯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
出塞捕獲首虜是月成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
斬阿丑盼等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遼東捷
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給事中李淶疏謂居
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非居正所以自處義
更其使不報○聖母慈諭　皇帝大婚禮成我當還
本宮不得如前看管恐　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今
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晝日　聖母移宮賜元輔五十兩次

輔四十兩講官二十兩正字十兩
二月諭吏部邇來官富民貧屢旨懲貪飭吏撫按通
不奉行前官論劾贓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得一二輕
贓抵罪奉旨駁回便覓朝廷用法太嚴如此上澤何
由下究今後嚴察奸貪實跡即便參奏拿問追贓治
罪但不許輕聽才說報復仇怨○吏部薦衆熟知河
務官章時鸞張純張譽劉順之各破格超用
三月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張居正請假
歸葬允之○尚書馬自強侍郎申時行爲大學士○
居正辭　上於文華殿　上撫諭再四　太后亦慰

諭有加遣司禮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於是
所經縣有司飭廚傳治道路勑時參用內禮既而千
兵萬騎前後部鼓吹紺絲一新○湖廣巡撫陳瑞居
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經伏
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尋侍居
正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
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見者揜
口○居正所經縣藩臬守巡持廷參禮無不長跪者
眞定守無錫錢普創爲步輿以媚居正前軒後寢二
童子侍揮箑炷香用卒三十二人舁之又能爲吳饌

居正食而甘之既畢葬守巡請居正閱操居正欣然
改服　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賞○刑部
主事晉志道　上封事畧言　太祖既革丞相而以
事權屬之九卿每日群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
宣德中始令蹇楊票旨猶命臣面議處分正統初
英宗年冲三楊因創權宜每朝止言事八件閣臣處
分自上傳而行之自此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
面議矣臣愚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凡有
大政該議者先具事疏送御次日早朝公同面議至
於內外章奏預令輔臣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

裁定而大臣之恩怨消矣洪熙宣德之世論政務[illegible]
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從容辨問此誠用其實者弘治[illegible]
初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謂擇端介博雅之儒
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謨及歷代諸史[illegible]
官題奏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使居前右廂[illegible]
下閒居文華殿之時多則心清理明又嘉靖間詹事
霍韜勸　世宗首召戶部問歲計入出次召吏部問
文職兵部問軍職禮部問宗藩內臣工部各監局歲
費物料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則樽節
之心自不能已國初以三途類選給事御史多歷[illegible]

事侍之若不甚重而顧多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
敢言多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言官而重言故人爭
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也馮堅
典史也條陳而　太祖嘉納潘叔正州同也建言而
成祖采用豈獨科道重哉　國初用人不拘資格
宣德中初設巡撫而郎中趙倫長史周忱御史于謙
同推為侍郎蓋躐擢人不擇官也文官自正統後添
設者盡行裁減而毋折廢僚之俸武職從靖難後承
襲者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材天下不以官之崇
卑為向背而以品之高下為重輕則庶其復舊矣[illegible]

者天子巡狩令市司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按臣巡
行體貌嚴重叩若帝閽通下者投文放告而已即有
中傘三異其能知乎洪武中勅令布按府州縣遇自
清所屬令巡按攬諸司之權百凡刑名俱令申詳宗
奉巡歷所至分巡分守必隨之推官不得理本府之
刑專於答應撫按矣撫按會同舉劾非不委司道互
察而一人關賢否餘官轉展雷同至於訪拿兇惡委
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吏刑廳積年縣吏州
縣佐投刺謁之　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慮其秩
卑令與三司官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今致兩司盡

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時遼東績
奏大捷　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
夏四月遣官齎取張居正還朝居正疏以母老不能
冒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部院科道官各上章請趣
居正　上遣錦衣崔汝敬往迎之而令中貴侍其母
以秋日取水路上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主
賓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
六月乙未居正至自家抵郊外　詔遣中官何進宴
勞次日見於平臺　上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
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乃予休沐十

日而後入閣
秋七月少傅呂調陽致仕勑居正給假葬父本省官
暫會惟御史趙應元不至掌院陳炌恭罷應元戶部
郎王用汲劾炌阿附輔臣忤旨鐫秩爲民
九月旌表義民盧守益滁州人六世同居家衆二百
口以守益爲長每日輪婦女五人掌厨男子會食旌
堂女子會食於室朔望拜其長照家規行禮斗粟尺
布人無敢私御史崔廷試奏請旌之○吳兌總督宣
大俺酋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兌留旗箭表信而去譯
語甚卑兌與約使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

禁毋近邊
十月旌宜陽烈婦王氏輝縣烈女趙氏王悞爲人執
手而自斷其臂趙爲夫見逐罷親索聘而自縊者○
辛卯大學士馬自強卒
十二月故少師高拱卒其妻張氏以所遺器物獻居
正曰無子孫可守謹以獻相公如見先相公也居正
惻然爲請卹典復其故官予祭葬○魚臺妖人侯表
以所撰妖書令其黨進認捕治之○鄖陽撫臣徐學
謨捕斬白蓮教張林等六十四人○宗藩事例書成
頒示諸王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有

司所裁抑多未必中程輔臣居正集議如衆戶樂[illegible]
此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illegible]
王勑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此親無[illegible]
殺郡王墳價停給此恩卹太薄如郡王故絕者不[illegible]
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illegible]
有子者不選繼娼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
此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釐正定議著爲憲令
己卯七年正月毀天下書院○妖人王鐸自稱金輪王
禪有司捕除之○薊遼總督梁夢龍奏報黃台吉挾
賞入犯總兵李成梁擊之戰於攤州斬虜首八百七

十九級
二月河工成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
徃徃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
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
口挾永堌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且及在　陵寢　上
以問輔臣張居正因進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乃即其家拜都御史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
成塞崔鎮口築遥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
李字舖又自歸仁集築横堤至孫家灣又於桃源縣
馬厰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illegible]

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減水壩四座以緩洩
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徐淮之間兩
堤夾峙淮盡趨清口會黃河繇安東雲梯關入海○
兵科光懋奏逬擊賊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
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於是
一時叙功者俱准辭○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
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活佛爲虜王所
尊禮○詔更定時享祝文張居正奏議曰孝莫大於
尊祖禮莫嚴於假廟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畧廟祫
世次尤當序列分明祝文遍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

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配享壽春等王親屬
已遠神牌宜止本爵
三月戶部進揭帖云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閣臣因言王制
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
非常之事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
意樽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吏部奏革各衙門吏役頂首有旨嚴加振刷毋
得姑息容奸○蘇松大水因科臣王道成言諭織造

段正惟械半○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
家婢僕三人殺婢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
旨怒其率意議刑無辜受戮遂謫爲民○輔臣張居
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與見年一并催徵也夫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
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辦豈有餘力完積逋哉
今歲之所減即爲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
來之帶徵連年株求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征票
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谿壑之欲孰若施曠
蕩之恩蠲與小民哉 上允行之○廷試貢生下卷

發回原籍充吏○張居正進肅雍殿箴
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清弋陽人起吏員積官嘉興
同知築海塘有功後治寶應河堤河工銀四萬兩錙
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有忌之者容擠之水死貧不
能殮人皆稱之○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使二人
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怒取劍將擊
之諸閹勸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后召 上長跪數
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
云 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大

恨明年居正死竊逐而張抄矣此後 太后憚 上
威靈不復有所諭
于慎行日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
救拾人主在深宮中辭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
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閒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
此惟所欲爲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僇宦官如刈
草菅覩一閹人之髮相去何如此不明於春秋之
義者矣
七月奪戶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猜賊楊戩猖獗
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 上億

前事未復下兵科問狀給事李選請譴之以爲玩肯
之戒竟免其官○孝感縣布衣梁夫山豪俠自名潛
入京師欲從觀張居正居正一見而目攝之夫山懼
遁歸改姓名何心隱講學江廣閩建求仁館聚徒千
人巡按郭思極奏捕斃之獄
八月有男子突入朝班獻太平策語皆迂謬命杖之
九月庶吉士散館以十人爲編簡十三人爲科道
十二月己亥進張居正太傅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
先帝顧託弼成治理其勿辭
庚辰八年春正月 朔日食○李成梁出塞斬首虜
四百七十一級○呂調陽卒
三月辛亥駕詣山陵行春祭禮奉兩宮 太后率
后妃同行○賜進士張懋修等○時居正乞 上謁
諸陵歸卽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手歸政憑然復子
明辟凡再上而 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上 慈聖
曰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
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子懋修狀
元及第矣懋修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
得禮部主事時人爲之語云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斬
此三子或俚言書而黏之宮牆○張居正服除 上

召見於平臺尋使中貴張宏引見兩宮 太后於宮
門 仁聖 慈聖各慰諭加禮
四月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慓悍衛所人各結欵
自備久之欵黨日增敢於稱亂郡人畏欵甚於苗守
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欵自
相鬭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
爲罰欵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五
開
閏四月南兵主事趙世卿上匡時封事大畧選進之
制當廣驛傳之禁當寬大辟之刑當慎催科之令當

綏臺疏之氣當振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枯槁之患不
覓則豪傑鮮體有窒塞之患不省不變則民命不遂
有剝落之患不擬則耳目不開有壅蔽之患疏入居
正不喜趙世卿楚府長史尋考察去之○黎平諸生
歲赴貴陽學使試走六七百里不便多棄學附欵威
令屬辰沅歲試⊙設官纂修大明會典○行耕耤田
禮○侯封人曹嵩作亂自稱三乘攻主官兵逐之梟
斬其黨張景陽崙走庞邑生得之下詔嚴行禁革左
道

秋七月宣府地震

八月彗星見從橫河漢七十日○諭兵部各邊兵備
官多自立標名擁兵自衛糜餉冒功其悉汰之閩廣
監軍司道亦屬奉制并行裁革

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廣西巡撫劉堯誨
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安福守禦所
舍人謝燿訐奏劉臺陵暴情節下撫按問

冬十月虜寇遼東○詔修龍虎山張真人壇廟兩宮
聖母與后妃賜銀內官楊輝賫去督理不于擾有
司

十一月詔度民田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歲久滋僞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方藩始受其
病及縣官責收不得不行攤派浮糧所在多有而天
下盡受其病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
已減二十七萬自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
張居正請行清丈以洗其弊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
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
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
舊額中故額得以減科

十二月徐學謨尚書禮部時宗伯久屬詞臣陞轉之
地而學謨從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張居正

請敷謨烈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時之可
徵上嘉先生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作誥大指不
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謹
將累朝寶訓實錄分類編纂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
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
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
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曰去邪曰納諫曰
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
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
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郤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
曰禦夷狄修德致治之方畧備矣覩訓錄之在前想
祖宗之在上念念謹傷事事率繇卽燕息深宮之日
猶出御講經之時矣○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又
犯永奠總兵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捷聞進成梁寧遠伯世襲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
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
辛巳九年正月　朔大計京官尚書王國光考功郞
孫繼先悉取建言官黜之○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
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　上講讀質問經義陳說治

理如唐宋故事○命補給安南都統使陳茂洽父宏
瀷勅書
二月科道交章論阻眞人府修造事　上以事出兩
宮　聖母意不允禮部亦欲藏諫居正曰此事可止
于先止之矣亡何內批猝出召還所遣內臣○李成
梁出塞邀虜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光祿少卿蕭崇
業辭流球所贈金
三月丙午大閱○侯拱辰尚壽陽公主○吳兌爲右
都御史總督薊遼初兌爲高拱所厚有間于居正者
謂當去之居正曰兌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

在宣大十一年入爲侍郎適遼左發捷之報至居正
問兌兌曰遼不支在薊未敢也居正曰奈何兌曰在
薊易搏耳居正頷之亡何薊遼總督缺居正趣王國
光速定國光初數堪任者居正擢首曰不有吳兌耶
國光以語兌兌曰臣老犬馬勞苦邊塵日久何苦復
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兌有宿願未酬豈忘之
乎兌曰必欲用兌非加尚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留爲
擒遼不支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張居正入至
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居正

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乏食御衙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
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
當大破常格急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張居正
撰頌詞一首幷繪圖以獻○詔遣使存問在籍閣臣
徐階○上御文華殿宣召史官王家屏沈懋學張元
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　上取宣宗所畫玄兎圖示
之令賦詩復命日講臣以下皆可賦覩書於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御

上甚喜常熟趙國圖其副勒之否○諭吏部前旨各
撫按所屬官果有實惡方行論劾今通不遵依始則
輕行劾奏以著風力終則模糊問擬以了前件以致
公道不明着部院查參
五月科道牛惟炳孫承南各疏言侍郎王錫爵女爲
妖異所惑王世貞所撰曇陽大師傳刊布遠近大張
怪誕錫爵自稱奉道弟子有干清議
十月福建巡撫勞堪梏死刑侍郎洪朝選
十一月加居正太傅上柱國
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遣使弔祭俺答奉佛甚謹朝

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
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
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
登登也
　王崇古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縻
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爲弱
中國慈變而險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變而詐將
來不知所終矣

萬曆注畧卷之八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翰林院臣吳偉業參閱

壬午十年正月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
事宜飭邊臣加意儆備頃之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
入錦州分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
裨將徐恩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
等各伏兵邀擊虜侍遼河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
捕三百四十級虜乃去○蜀人楊文學詐稱寧王後
人號散誕皇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以黃白術炫

行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釁調巡按張文熙文熙
繫治之使使詢石城王云多釁已死久矣文熙上其
事梟斬以徇
二月耕耤田○太常少卿裴應章奏言　太祖定壽
春諸王侑享四祖今四祖以次祧而諸王侑集如故
非是六陵諸妃塟金山者　世宗命附享各陵殿今
世廟諸妃無祔享於禮有闕
三月　駕詣山陵行春祭禮　聖母率后妃同行○
鎮江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妄稱弘聞元年分南
北軍檄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約四月朔

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檄告於兵備李願盡收捕之
四月四川地震○泰寧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
伯言入犯鎮夷堡遼帥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伏
甲射速把孩中脇墜馬碁頭李有名馳斬之抄化大
哭出塞初速把孩屢為邊害周詠為巡撫誓必欲破
之築臺垣歷諸要害七十餘所而廣墾田以積貯經
營五載來則懲創去自吳兊為總督與詠密計命成
梁為三覆誘其入而藏之詠大小九戰前後斬首四
十餘級梟名王以下首虜百人捷聞郎軍中加兊太
子少保詠右都御史各錦衣世蔭益封成梁○冊恭

妃王氏○慧見西方○華前捺江張岳職○杭州營
卒亂執辱巡撫吳善言　詔兵侍郎張佳胤往視師
佳胤未至而杭州民亦亂有丁士卿鼓衆焚刼屢論
不止佳胤調二亂未合卽疾驅赴浙請留顧養謙為
杭嚴道養謙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
不容其憂方大或取他罪罪之不足示武佳胤乃令
親信入營中以好言慰亂兵令之討亂民以贖罪斬
亂民一百五十餘人尋召兵諭之賞其討亂之功而
誅其首倡亂之二人養謙單騎按行諸營示以亂兵
馬文英楊廷用首釁衆罪而貰之衆慴服二亂皆定

五月廣東大水
六月丁亥朔日食三日孛出五車戶柱星以南○東
鹿草賊張從徵作亂尋討平之○張居正有疾上
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而大事即居正家平章○阿
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
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那翼之後二奴
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
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
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關
逞奴助之虎兒罕借兵黃台吉黃台吉陽助之而陰
收其部夷白虎赤等白蓋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
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於曹子
谷俘一千三十五級○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正
太師吳兌尚書兵部周詠總督薊遼○居正病甚疏
乞歸 上優詔慰留稱為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
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薦尚書潘晟梁夢龍侍郎余
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薦徐學謨曾省吾張
學顏王篆可大用 上黏之御屏○丙午張居正卒
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顧之而已不交一言
臥雖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視則氣絕矣 上

愴悼輟朝 兩宮太后及潞王各賻儀優厚贈上柱
國諡文忠遣中官及錦衣太僕官護其喪歸葬○起
潘晟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陳言官劾之有
旨黜歸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而返
秋七月三吳大水湖廣浙江皆水陝西旱○遣太監
護送居正母還鄉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 詔赦天下
九月 聖母發銀二十萬兩犒賞邊士加四維少師
時行少保李偉武清侯○編修黃洪憲使朝鮮○河
南悍宗睦橋等聚衆稱亂巡撫姜璧捕擒其謀主而
赦其衆亂遂帖然璧言治大猾宜緩急則謀泄而易
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山東按臣尚為
政衆丞薄楊果趙致二人雖出胥史有長民材詔優
用之盡擢為知縣
十月除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吏尚書王國光被
劾免○御史楊四知劾故太師張居正交結內侍馮
保徐爵竊弄威福幾危社稷○虜酋滿五擁鐵騎六
百闖入獨石宣撫張佳胤命將麻錦邀之獲其副八
賴滿五哀辭求索佳胤計縱之則狎侮之則讐乃諭
錦建旗鼓得入賴將斬而已馳赦之給之銀符使歸

八顆誓不復犯邊滿五驕扶盃賞住胤令敢盃一獄一肉者斬段奈銀定犯邊搶掠住胤移文虜王令兒牛羊以償因上疏言不宜徇虜情不宜掣肘邊臣請悉一鎮之力制之

十二月御史李植參馮保十二罪梁夢龍曾省吾王篆勞堪俱劾免初中貴張誠見惡於馮保 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客詗保所為逮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寶踰於天府馮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屬其門人御史李植論徐爵擅入宮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奸諸違法事 上執馮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浸騎獄讞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戶部進沒田產變價一萬九千兩工部進沒房產變價六萬九千兩○嚴清尚書吏部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清獨無 上甚重之內中呼為嚴青天及廷推吏部 上特簡用

癸未十一年春正月召吳中行趙用賢於家復其編修簡討官以鄒元標為給事中艾穆王用汲沈思孝爲員外余懋學給事中孟一脉朱鴻謨傳應禎趙應元各御史殷正茂陳瑞皆劾免除張懋修嗣修等名○御史江東之参僉都御史王宗載誅殺劉臺下法司問時科道益務攻居正為奇昔年依附諸臣一時盡逐

徐學謨曰論大臣者多據誤聞指摘以致是非顛倒如謂居正恨侍郎洪朝選勘處遼王不盡其辜爍人假之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尚有何辜未盡且郜光先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侍郎陸光祖阿附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久在南部炳死而始遷也有謂南吏尚書趙錦生平無一善者錦以御史論嚴嵩詔獄廷杖削籍隆慶年始起有謂南刑尚書陳道基為江西巡按助嚴嵩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舉朝無一人較正之

閏二月乙丑駕謁 山陵○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名乞慶哈

三月賜進士朱國祚等是科四維子乙徵時行子用懋俱分本沈自邠房中式又用懋弟用嘉冒籍中汪鄉試御史魏允貞論之坐降級調外郎中李化敏允貞亦坐貶○與尚書吳兌罷御史李植并劾

督周詠詠方逐虜于黑峪功最大念無可共功因自
効去不叙其在邊九年每遇虜壓境必躬環甲按營
壘以故人人自奮虜望見詠麾騎輒咋指遁
夏四月大學士張四維憂去○少師徐階卒於家○
以許國爲大學士○陝西地震山西饑○建皇莊○
張學顔尚書兵部楊巍戶部
五月己丑　上出百子圖命時行有丁各賦詩○胡
櫃勞堪龍宗武各遣戍○朝鮮國王差刑曹判金繼
煇来洛文一道言其祖康獻王宗系與李仁任無涉
又建國錄於推戴亦無與弒四王之事會典續纂

世宗皇帝許其改正乞將辨誣情節載入　世宗實
錄及新纂會典中繼煇仍上書禮部文詞古雅可觀
○湖廣大水河南雨雹大水○泰寧酋伯言把都斜
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鎭靜堡李成梁議於
黑山大出兵佯爲北伐夜遣李得金馳入鎭靜爲內
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
髆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
六月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
一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
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

秋七月趙世卿准郎中起用世卿前考察謫官者也
自禮部淡京堂而言官遂引例各舉所知吏部執奏
不允說者謂有治朝之體○吏尚書嚴清致仕以楊
巍代之○左都御史陳炌劾罷以趙錦代王遴尚書
兵部
八月朔石門路旗竿生火○命張懋朱希忠贈王○
工科唐堯欽奏馭吏大要一日辨真才集事者才生
事者才而壞事者亦才也一日省煩文一人而兼數
事力能任之不勞也惟拜送慶問之類酬荅燕會之
冗安能以有限之精力供僕僕喘汗哉賢者苦掣肘而

不獲伸不肖者工阿媚而得自逹守令不暇自立惟
求救過也宜勅兩道凡考郡邑只計閭閻盜息民安
卯風治而必舉民貧盜發戶口日增而必核禁止
迎送少休餘息以從王事
九月甲申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禮尚書徐學
謨論罷○御史孫繼先曾乾亨劾兵尚書張學顔同
陷劉臺有旨孫曾各降級調外
十月許國入閣辦事○吳文華總督兩廣○初昭
賊黎福瑞聚流剽時方會勦羅旁文華陰留勁卒三
千屬裨將韓文啓權之斬福瑞攻下五指諸峒盡定

萬餘人即其地建堡墾田○柳州賊北三貝險人[illegible]
敢要文華曰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固有待耳適有
河池之役令叅將將卒以往而陰勒部署中道直擣
北三巢斬四千八百級不浹月而蕩平○田州酋岑
大祿與其母忤母走降酋降酋將兵之文華檄大祿
亟迎其母歸兵端遂息○懷集賊嚴秀珠剽掠封川
文華徵兵若爲西討者以元旦進勦斬八百餘級方
珠始起有蜚語謂廣州兵謀應賊者文華馳赴廣州
令諸營兵樣練犒賞如常密捕渠上訴一人磔以徇
內外帖息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　詔
嚴備之○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於古
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敗毛憐夷阿海於莽
子寨誅之
十二月辛未慈寧宮火○逞仰二奴斜王台次子猛
骨大入關原塞都御史李松命叅將宿振武李寧設
伏四隅而遣霍九臯往諭二奴擁三百騎直前請[illegible]
砍傷九臯營九臯擊之伏盡起斬二奴及其子得[illegible]
百十二　劉李成梁兵繼至斬首千二百五十二級[illegible]
是海西讋服

申十二年正月吏科臣鄒元標以歲底內庭火災踵
旡慈寧宮震驚　聖母勸　上修省六事一係聖躬
以寡欲爲事一親臣工以召對爲常一開言路以虛
受爲量一論百官以軟熟爲戒一節財用以難繼爲
懼一核幽抑以疎罪宗放宮女爲仁有旨元標疑爲
怨上譴南刑照磨○房山民史籍言礦砂產於水峪
諸山請設法開採○御史丁此呂請召逐臣馮景隆
孫繼先等而追論馮保罪御史范儁亦言奉天道防
人欲信部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材養士氣
清武職○丁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

禹命題爲阿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部尚書楊巍駁此
呂以暧昧中人大辟　上怒命此呂謫外爲民
朱國禎云　神廟宮中自號禹齋啓愚命題以此
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賊于人間耶
于愼行云嘗聘士論洶洶以爲居正必有異圖
獨無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正[illegible]年作事大緊行申商之術與人結怨又諸
連舉事以爲榮寵其志量固可知者
上身御史屠叔方奏免建文諸臣奉遵在戍者錄
用黃硏閣李宗觀皆得赦原○刑部御史丘舜上[illegible]

為小聊以事候居正于朝房諸大僚候者無不屏
立語光祖獨命坐語且久居正不喜又詗護劉臺
應祖甚力因攺折事與居正力辯居正大恚光祖
色曰相公奈何詑詑拒人哉及居正敗無附和者
語人昔服其特操
六月敕籍臣張居正家　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
尚書潘季馴疏懇保全餘孳　上憫之下　詔曰
犯財産既盡家屬亦令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
人不忍之意命留田千畝贍居正之母慈修等各
邊○刑主事董基諫阻內操謫邊方

七月雲南巡撫劉世曾以俘斬緬寇上聞加時行少
師有丁少傅國少保○斥潘季馴爲民起用李植江
東之羊可立
八月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龍劉
綎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應堅等首虜三千一百餘
○丙辰諭戶工二部取銀三十萬兩
九月丙戌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奉　兩宮聖母
率后妃同行辛卯還宮○廣西平樂知縣周祈以鈔
賣激變軍士詔逮治之閣臣申時行救請得免○詔
從祀孔廟眞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順義王黃

台吉死子撦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
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
奔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
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
娘子名鳥也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
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
死娘子當屬黃首黃首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
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首何用乃命人
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
於是娘子趨利害乃歸之黃黃首死扯首當嗣洛
諭扯首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

恐封別有屬也扯首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
帳中合婚
十一月余有丁卒○吏侍郎陸光祖爲御史周之
所劾遂謝病去副都御史耿定向奏曰之翰所恭
光祖甫取重士林者以自爲淄大乘公論
十二月王錫爵王家屏爲大學士○刑郎俞顯卿
奏錢郎屠隆淫縱無度與西寧侯宋世恩往來
恭看隆等劄名教顯卿攻訐陰私均於士風有
旨並革職爲民

乙十三年正月起海瑞為南畿延撫僉都御史○遷
天通判周弘禴劾奏張學顏張鯨坐黜○上益晉事
鷹下欺徵有聞輒遣騎逮至證案甚夥事多不核舒
化為刑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
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縣是以歸過
上頷之○潞王府卒為兵馬吏目擬笞王奏之上
上怒逮吏目詔獄掠死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吏目
雖微亦命官也今爲府卒以鷲過矣奈何汝七人書
死予得旨釋之
三月兵科臣王致祥諫上乞罷內操○伯言把都

復達結鄧兒合吉萬餘騎入塞殺掠軍民遊擊周思
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
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
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
桃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鬬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
松趣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
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字來等十三人
獲馬五百四十九四軍士亡大者六百三十九人○
封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北妓為忠順夫人
四月江西撫按歲造磁器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

項費錢甚多無堪用者御史鄧鍊請停止之○大旱
上步行祈禱詔免天下災傷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虹縣地中湧血○朵顏酋董狐狸
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
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譯蘇之狐狸叩頭稱冤
願核實前事使得奉撫賞
七月南院都御史辛自修糾劾延江御史沈汝梁貪
狀有旨逮問○御史龔仲慶疏言李植云節婦美
名也必垂老無玷而後可一有玷污鄉人不齒矣鄒
應龍疏斥嚴嵩豈不偉烈及播惡雲南至今人痛恨

○大學士王錫爵上疏求去極言李植羊可立江東
之怙寵驕狂以發張馮舊事為不世奇功謂天下除
建言之臣別無人品借大峪山風水為名追論前尚
書徐學謨主張未當語侵時行明以時行弱而發之
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北極臣駑不能匡正惟有去
以自明上慰留之○科道齊世臣孫愈賢等交章
論植可立東之并及吳中行沈思孝言中行思孝人
品未可望用賢數倍也郎中馬應圖為植等申理與
言輔臣之尊科道之言有旨仲慶應圖謫外植可
立東之降三級

求總督蹇達廣西萬里之外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
兵破平之
丙戌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刑
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
子即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
定　上怒降如法邊職○六科查參考成本進覽
上命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曰考成之法係輔臣居
正之請也如催徵錢糧一節重處撫按則撫按催
論有司有司催嚴督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臣之

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重責撫按司道州縣
官惟將平民拷逼承認又臣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
員一節恐有鍜鍊文致之獘亦非治體之所宜也誠
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月遠近無任
事之能吏而萬曆之政衰矣
丙戌十四年春正月　上不視朝春祭命遣官代
二月吏尚書楊巍議科道交章所薦遺賢內顏鯨
志道大計被黜破格以待各照前任職銜致仕○科
臣姜應麟沈璟請冊立皇太子　上怒降處有差
道臣各疏申救　上諭閣臣前之降處非為冊封

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
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欲置朕於不善之地
以是處之○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
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二百里
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
鑽林而遁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
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
三月京師塵霾蔽空○賜進士唐文獻等
是科庶吉士李大武蘇人負落未遇時嘗以詩
堂王世貞世貞鐵置不視大武即貽書責之王

爵適于座見其書嗟嘆其才隨向府縣長吏言
鄉有才士而不識大武遂于此得達及進詞館皆
錫爵力也人謂錫爵枝才即此可辨其不然湯顯
祖嘗言湯賓尹之收韓敬尚有古風後來監司
才士故引嫌弗收與其混混而收非才何如薦
才以利國耶惟上無辟才之人而下之結社買
獵名者亦多以富不以才世風係此大變矣
庶子趙用賢上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非有
術也不索民以非分故惟正之供常足也今天下
賦蘇杭松常嘉湖六府居其半一日田賦之數

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弘
治間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萬曆六年册報[illegible]
弘治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查戶部見派蘇[illegible]
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比弘治僅增[illegible]
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府册該平米二百四十七[illegible]
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比部所派多四十萬九千二[illegible]
七十六石 皇上固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之多[illegible]
此一曰混派之弊國初民田止於五升官田條扱[illegible]
人田以租爲糧故有重至七八斗者宣德初周忱定
賦例加民田耗米一斗有奇以融官田之虧欠於是

蘇州一府增糧一百萬石每正糧一石加收五斗除
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自一
石五斗之外絕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
餘米盡括歸官而徵輸雜出矣嗣後復有均徭之[illegible]
有里甲矣又如折絲馬草舊征之山地者亦入於秋
糧矣又如驛傳馬役水夫戶口鹽鈔昔征之均徭者
又混於秋糧矣又有貼役料解兵餉復計畝而派矣
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征不啻三倍矣臣愚以爲
還 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征派不得立平米[illegible]
米名色以滅邪孩之弊自正額之外條派征輸或[illegible]

地或計丁明著定數使與正賦不混庶無横征之弊
一曰征稅之則周忱定額官田民田之名自在也
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知府[illegible]
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最重有至三斗七升六合
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今槩一府[illegible]
田矣何得復有耗米哉惟有平米耗米二端支吾
財故每年會計增減轉移又有新張沙田及蕩田[illegible]
報官起科有重一斗五升者蓋以坍江地荒之[illegible]
册並無細數開報戶部亦無稽載可考邑中猾胥[illegible]
其籍奈何貧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漁也一[illegible]

偏重之派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江西浙東以斗浙西
江南以數斗是各省糧一石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
一石當田三畝以三畝之額而三十畝之派不重者
加其重乎一曰白糧之運光祿內庫各項白糧[illegible]
萬十七石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舂辦夫船車[illegible]
之費通正米爲四石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
實爲八十餘萬矣而又各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幫
河西務之剝淺通州之旛運後門之鋪墊日甚一
一曰兵餉之資嘉靖中倭夷內訌始募水陸兵[illegible]
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

歲被寃也
四月盗竊文淵閣印夊鎔無獲命改鑄以賜輔臣
五月　諭戸部買辦金寶進内
六月畿内大饑○御史柯梃孫奏救荒諸便宜詔
臣賈三近行之○河南山陝大旱江西南北大水
秋七月舒城出蛟一百五十六處百里成河
八月御史任養心奏建常德府龍陽縣典史青[illegible]
祠賜名惠烈蓋青于洪武年爲民請減賦自縊于[illegible]
閣檟下者　高皇特爲之減原額二萬四千云
九月十四日卯時　聖駕自葦華城騎白馬帶銀[illegible]

轡午轎輿饗恩殿百官朝畢賜閣臣膳
十月大學士王家屏憂去○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
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祖
不忍且　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塟矣近奉明詔[illegible]
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意宜
詔禮官定議或祔食懿文太子之側
十一月尚寳卿余懋學疏陳十蠹謂執政者得必
功失則稱挽回之難曰誣上之蠹受官公家而陰
爲市曰招權之蠹已不受言而背求于上曰諱疾
之蠹竊爲常而弁髦公論曰承望之蠹敢于拂衆

而難于忤要人曰雷同之蠹避諱言者而銷其氣曰
壅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忿爭黨比曰爭
之蠹媚悦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聰流急于表異
疾而呻吟曰乖戾之蠹
丁亥十五年正月庚寅朔○癸丑詔傳午朝百官陳
題朝　詔責禮部鴻臚寺官各罰俸二月○昭雪
都御史王忬朱紈予祭塟○召何起鳴工尚書
三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大同撫臣胡來貢請[illegible]
祀北岳于渾源州禮部覆奏禹貢恒水出曲陽恒山
歷來祀曲陽有據部覆奏○以蘇松孝子王敬臣爲

博士○常熟布衣許士廉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
輔荒田大畧謂國家所重於江南千里挽輸以稻米
耳今見貴戚内官庄田往往有學種江南稻米以爲
奇舉則燕地未嘗不宜稻也種稻必以水畿輔諸川
每於春夏之交泛溢縻原者未嘗不足於水也燥墝
之穪穪濕土之萑葦未嘗不沃衍也依然牛可耕矣
穢可積未嘗不足於種塟也縣豪貴已成之業而[illegible]
其荒者募民自名田此有利無害之道也竊見白[illegible]
至京自丁字沽抵京倉歲費車脚銀若干萬兩而[illegible]
便門外河瀆故存若以堰閘之制瀦而通之漕[illegible]

遲歲可省車牛銀若干萬兩以車牛之費給民耕其
歲可墾田萬畝三年免給更可擴而墾之耕之三
未見其招徠之不遍野者且募富民之能墾者給
與國家無事之時律以軍級升遷之法使墾多者
官高貴于孫則豈不人人競勸樂於趨事哉唐裴
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招
墾關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
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
為茂草歲歲仰給千里外竊以為當國家者失之
策也

三月左都御史辛自修尚書何起鳴先後去任初御
史張鳴崗劾奏起鳴前任諫者馮恩藉趙貞吉既泰東
籓則佽張居正所不喜之徐元泰趙世卿起鳴奏辨
謂指出辛自修為高拱修恨自修亦奏辨求去道臣
高惟崧等參起鳴科臣陳與郊吳之佳等參自修詔
準自修去維崧鳴崗各降級吏科張養蒙申救亦罷
停時謂自修錄　上特簡特行以進不錄巳枝之
與起鳴並罷○進士吳中立以累薦起送至懇乞
量許之○刑部主事王德新言以起鳴故罰及十三
道御史而輔臣不聞論救此必有私庇起鳴者詔逮
德新錦衣獄究主使人尋黜為民吏刑尚書楊巍舒
化各疏認罪
四月以朝儀不整嚴責禮部官尚書沈鯉認罪仍令
鴻臚寺查不到者各罰俸○梟斬回夷馬毛等猶之
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丙戌歲
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為壘流劫州縣里暴丞
弟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荒民合
眾將高節逐賊殊死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
諸軍逼之於同官斬獲三千餘汶復會三邊督郤光
先并勦　上詔勿得姑息其願為編氓者立保甲法

嚴勸懲之○番禺縣布衣盧廷較伏闕上書部覆廷
較既多出位之語似有干進之嫌將原疏立案不行
本人勒回原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爭自修起鳴
為君子小人與黍絹之為公私歸咎於輔臣有旨
調外
五月存問尚書陸樹聲○浙直大水薊州地震○太
僕卿羅應鶴奏言舊有種馬十二萬有備用馬三萬
寺帑所蓄非銀也馬也近年輕視國馬動稱移借遼
東初年萬金今乃十一萬延緩又請矣昔以戰鬪為
事不聞入請金買馬今何反請于無事之秋也

六月山東平陽縣有星晝隕○刑尚書舒化被劾衆
弗平欲辦化曰寧吾一人受枉毋使國法自此格不
行即解職去
七月蘇松大水○四川邊臣徐元泰奏將佐邊之捷
等俘斬建昌叛酋二千八十六級
八月　諭戶部取進內用銀十萬兩○海陽王庶子
唯潮條奏時政二十事句語難讀　上特處懷柔之
下部議○上視朝畢召輔臣於暖閣面諭各處災傷
重大有司貪財害民雖有蠲賑虛應故事民罔究抑
事情莫爲伸理其以懲貪理冤安民爲急○順義王

扯力克送輔臣本兵馬各一匹　上命受之
九月丁亥朔日食雲陰不見○吳縣鄉官凌雲翼歐
死生員問革刪住○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
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
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兎助火落赤寇邊其
母太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
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闖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
衆力戰射之幾死坐獲卜首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
酋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其母大
罕虎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攜卜酋還巢

十月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爲鄖陽巡撫大開講學學
徒至鄖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爲輿擔營兵皆
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
改參將署爲書院標以是月朔與工營兵梅林王府
鼓衆譟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鶴以
新選守備至謁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參禮
甚肅參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
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
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
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槩曲徇材不從鳴鶴

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
鶴伏劍逐部麾諭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
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
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
也厲詞責參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
士爭入求辨門者訶之遂大詬譟丁走匿破竈中鳴
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眞反耶雖爲首者當前決死
衆復退鳴鶴匿丁於參將室中夜亂兵圍參將第聲
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參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
言送丁副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

豈日請李材終閉探之事實熱未罷鳴鶴以他事將
梅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南右
都御史海瑞卒謚忠介瑞瓊山人以舉人籤仕淳安
縣鄢懋卿理鹽政不敢從縣過巡撫應天墨吏悉屏
在留都人以過剛病之屢乞休不允遂卒于官○左
都御史吳時來懇留老臣以固元氣 上是之楊巍
傳希摯侍郎陳瓚南禮尚書姜寶各不准自陳
十一月選駙馬王昺尚延慶長公主○王台孽子康
古陸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業與兄子歹商爭立因
誘叛夷阿台卜花攻歹商姦收歹商妻開原兵備王

緘檄參將李宗召勒兵執温姐康古陸已而釋温姐
以誘其子猛骨猛骨竟攻歹商焚其巢并刼温姐去
巡撫傾養謙劾緘玩寇釀亂 上遣緹騎逮問科臣
彭國光爲王緘不平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 上欲
置於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緘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
生事 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祚質對閣臣申時行曰
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用
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
爲妄則邊將懈心解體而不敢言勦矣○下大輿知
縣王偕于刑部審讞 上命二尉驗記主事孫承榮

請眞僞未可卻却之 上怒奪司官俸
戊子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大雷雨京師大人
二月 上御經筵畢諭閣臣唐大宗并令主命停止
貞觀政要講禮記閣臣請進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
義○江西盜三千人聚景德鎮撫臣議討之僉事顧
雲程曰討三千人必以萬人往勞費甚鉅其魁爲藍
芳威嘗識之于武場乃屬人招之芳威匿山中不出
適有劉汝國之亂雲程使之將兵備寇且諭之曰吾
能生汝不欺汝而更何特乎芳威遂單騎萠軍後卒
爲名將

三月閣臣進 高皇帝御札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
道 上命并取累朝寶訓實錄以進○輔臣申時行
進思政養心省心樂志四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
文位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下閣臣議時行奏建文
復號未敢輕議遂寢○黄梅賊劉汝國作亂汝國故
蘄陽門子隨大盜梅堂白晝搶掠蘄州守徐希明選
居民能幹曰潘案者設計禽堂父子汝國大掠宿松
諸民家州官陳策戰死
四月江浙大饑○御史任養心劾奏李成梁一門威
梁鎮遼如松鎮宣府如栢鎮密雲成材駐黄花厥養

本千嗣李與李寧爲列鎮參遊環神京左右恐有退
六之患○嚴劾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酇
核迄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順諸首功兵備
李材以早覺頂請援使裨將杜祇等七人提兵一千
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蠻貫屯五章倉
有夷商三十餘艘避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
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并原捕生口刺死散夥
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問密堵
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
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兵境外

者何人遮曾密堵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遠甚何
謂八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
及一千而云爲恩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
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密尚
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爲反二
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　詔逮材
等輔臣時行疏救言處分太重則土司有輕邊臣之
心　上不聽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及科部覈實
命降世曾爲庶人材與游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
市罪時行再三論救不允

五月四川撫臣徐元太奏邊將李應祥等斬邛部屬
夷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於馬湖○
存問八十尚書陸樹聲九十尚書郭宗臯
六月江南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饑人相食○予故祭
酒蔡清謚文恪從詹仰庇請也○江南巡撫余立誤
信訛言奏稱太湖劇盜作亂官兵既集盜化烏有撫
輯數人結案復奏盜平
閏六月貴州土官安國亨自稱所獻大木爲撫院委
商何貴持強凌奪先進　上怒撫臣欲逮之閣臣申
時行奏自土官乃敢參撫臣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

以驕其志乎乃止○江西巡撫陳有年華任有年先
任選郎獨宿朝房一切權要罔敢私干及巡撫苞苴
不入都門閣臣患之御史方萬山希意劾其遏羅[illegible]
閒住
七月尚書沈鯉請册立元子不允
八月潞王之國諭戶部進內用銀二十萬兩○禮部
郎高桂參論順天主試黃洪憲舉子鄭國望稿止五
篇首名王衡係閣臣錫爵子素號多才疑信相半等
鴻係時行婿內有關節図字
九月天鼓鳴○禮尚書沈鯉朱賡罷○庚申　上幸

大峪山閱壽宮　皇后貴妃從乙丑回鑾甲子　上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决經理須在得人時行退而上疏言得人之論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矣

十月閣臣題授庶吉士八人爲翰林官十人爲科道

十一月御史馬象乾劾東廠張鯨兇惡并指輔臣王錫爵阿從失職　上怒下鎮撫司問錫爵疏救不允給事中李沂復劾張鯨之惡百倍馮保　上怒發沂鎮撫司問廷杖六十爲民

十二月巳卯朔諭元輔可代諭次輔錫爵亡女勿過

悲恐失治生之道時行奏謝○閣臣許國服闋召用○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衆遁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從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歹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並服亡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歹商互相結釋憾並請貢歹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

己丑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日食○閣臣王錫爵爲其子衡自辨請罷歸田里　上慰留之○甘肅兵變罷總兵劉承嗣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伸於獄時王衡已經覆試有旨許會試高桂劾衡及伸以洪憲錫爵朋奸疏上　上怒遂有是命大臣合疏救之御史喬璧星言輔臣屢辨傷激非大臣之體　上亦責之○科道林祖述楊文煥等共劾伸爲出位桂爲誣害下鎮撫司訊伸革職桂調邊方○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蘄黃間白晝張蓋入縣治開倉廩取富民粟散給饑民官兵逐之往往敗衂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撫臣周繼以間調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學勳將三百人最後至深入爲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屬袁國

臣督衆復前遂大敗之奪其砦汝國變服遁金堂寺生得之○禮部主事于孔兼言李鴻俗大壯卷臣實磨勘出疵批送禮科不意郎中高桂言之令桂摘而臣以默見容何顏列署哉有旨免究

三月賜進士焦竑等　上不御殿傳臚如常儀是科陶望齡與前科鄧以讚馮夢禎三會元號稱理學鼎絶房官無幾號半山林諭清望者咸歸之○閣臣許國爲會試考官士子中式後集聚門下謁見國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我門役一切拒之從吾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容切體

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為平平。當時進士安然於座主無一錢之費。○丙寅潞王之國而辭。 上降座臨陛。目送撫然。羣臣感動。○騰衝姚安兵亂。先是騰衝號稱樂土。自岳罕亂始議募兵。皆楚蜀亡命也。設騰姚二營。劉綎鄧子龍分將之。二將不相能。二營兵相角。已而子龍兼將之。工作虐使騰兵。暨用師隴川。姚兵俠主將以凌騰。有訛言罷子龍者。騰兵歡譟欲結隊以歸。而姚兵為子龍所驕。因索餉洶洶。遂大呼殺掠。永昌城門晝閉。○贈王崇古太保。謚襄毅。○巡撫副都孫伯輪卒。伯輪興寧人。三品未滿考。以海上功

特予全塟。

四月大旱荒。江南北浙江江西湖廣俱旱。鄱陽震澤半成平陸。三吳斗米二錢。僵屍百里。○廣東賊李茂既就招撫。為盜如故。有司捕治之。參將陳居仁縱去。賊遂揚帆入海。襲破清瀾城。○翁源人王子龍作亂。討降之。○王錫爵疏請視朝建儲。疏曰。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再出幸 太廟。特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臣等猶幸每日散本。竊聞音旨。外廷百司。猶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莫若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人人得承休問

則天下幸甚。 皇長子倫序有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宜付史館。去年未行。今年未行。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塞道路揣摩之口。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者也。○都督鄭承憲卒。特命其子國泰襲都指揮使。○虜王及夫人移書鄭雒。言向守先王之約。今讐邦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討之。已與各部期會于多羅土蠻。先有永舍布矮生事于西寧。襖兒都司作難于甘肅。今我星馳定之。并送佛骨乞從裏邊行。并照舊給賜撫賞。雒諭之曰。既假道必疾行。毋生事。撫賞不多。毋厭薄也。

五月黃河堤潰於徐泗。○莆田山寇柯守岳自稱遊天王。署其下為將軍。刼掠州縣。把總王子龍胡全討定之。○陸光祖南吏尚書。○予故總督胡宗憲祭塟。○浙江颶風大發。海水滂沸。漂沒數千家。

六月雲南姚江兵亂。從大理過會城屯楊林。與官兵相持。土官祿華諾敗之。賊衝闔出。寧州武定臨安兵夾攻敗之。擒獲四百餘人。宥其餘黨。巡撫蕭彥奏聞。詔逮總兵鄧子龍。○科臣張養蒙奏稱右都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道。起用之意。固責其新功。首宜久任從之。

諸夷矣
庚寅十八年正月立春甲辰朔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
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以雒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懇請宽宥　上曰屬錫爵擬
意云何錫爵曰外人不以于仁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頗
釋時行因進云臣等久不瞻天顏雖有芻蕘不能[illegible]
陳今日幸蒙宣召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嘗欲靜攝
臣等不敢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臨朝亦
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豈不欲出只是脚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冊立　東宮係宗社大計早
賜裁定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但長子猶
弱俟其壯使出時行曰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
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
云資禀賦於天學問成於人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出去宮門數十步　上復令
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已令宜長哥來一見良久復
引入西室至御榻前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賀曰　皇長
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　上悅時行云　皇上正位

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　上
曰朕已知之○御史熊元劾總督梅友松歲費軍餉
數百萬不能控制諸虜罪同僨國○科臣陳與郊爲
光祿少卿王汝訓所劾上言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橫議者勝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之一
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則行於今日非鄉愿不可如
此而曰定人心不服也臣常謂心無所爲不論乎怨
之與刺深皆爲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摭拾

皆屬私言汝訓雖誣臣臣不忍媚汝訓之名獨惜其
以迂愚受惑不自知其輕詆耳吳正志等四五人謀
議偏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此氣節耶
君子耶張九一有塞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
臣闇學之辛自修在院考察以私憾陷甘雨以私賂
底向日紅臣實鄙之果誰諛誰詆乎○吏尚書楊巍
亦言汝訓箝制言官非體改調南京○御史錢一本
劾奏江西巡按祝大舟贓私狠藉命逮治之○陳與
郊歷太常少卿御史王明劾之并及楊巍御史萬國
欽亦論巍巍歷唐鶴徵陳與郊爲失所舉外轉張一

元張應芳王麟趾爲失所籍

三月評事雒于仁告病特旨着爲民○吏尚書楊巍罷以宋纁代之○代州星隕如雷○太常少卿謝杰言懿文太子歲以奉祀官主祭祝以御名其體太褻命易南京五府僉書官主之

五月李世達爲左都御史○京師旱霾○給事中趙汝寧請禁人捕田鷄以推廣好生人呼汝寧爲蝦蟆給事

六月太白晝見○虜入陝西時吉能父子俱死其孫卜失兎幼不能制其下用事臣切盡黃台亦死各酋

莫相統一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虜嘗抄掠諸番而火落赤者切盡黃台吉弟尤桀黠擄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就索輒還之時副將李奎方醉軍士報虜侵掠奎單騎赴之虜持鞚自白奎拔刀砍之虜大譟射奎死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將李聯芳戰敗沒乃以尚書鄭洛爲經畧使切責順義王扯之東歸而聲火番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按卜失兎有二人後襲虜王者扯力克之孫也

秋七月朔日食○楊文舉爲吏科都給事中敘其行賑功也尋以避敵○廷臣屢疏請册立豫教　上怒其激瑶以爲離間錫爵臣凡獲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疏之今上乎據元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勸册立以成所欲貴請豫教以成所欲親何名爲間也

八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辨啾啾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覺下求安專務款關之利文吏原中觀鬭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怳惕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内外便分爾我

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寛文法而後文武同心人人效死○侍讀學士黃鳳翔言方今四夷雜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耽溺宴安臣竊恥之天下大計用人理財二端難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靡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愚以爲直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萬易胡人首今戸部二十萬之歲進竟爲常供都城内外寺宇金碧熒煌皆内帑所副令也遠方梵刹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頻仍與其損

原費于寅寅執若寬一分于民命也○乙丑召見申
時行於皇極門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侵犯時
行對以虜欲搶番聲言內犯　上曰番人也是我之
赤子督撫官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
範到虜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　皇祖時都拿重
處矣　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牽制掣肘但
有功勞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御
推與將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臨戰定用武官
上曰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時行對以
將材難前日有御史薦三人其一原是中材其一又

老矣　上曰趙充國亦是老將卿為朕股肱用心分
理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
何止百萬　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
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復命鄭雒
經略陝西雒以戎政被參求去時行薦用之
九月部停刑○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
各產礦砂奸民竊取爭鬪請立官開採○御史萬國
欽劾奏首輔時行奸貪誤國巧宦之猾紳與虜[illegible]
介胄以邊方為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
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為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

所知者某某送銀三千某某五千某某萬兩轉總兵
擢錦衣某某送銀五千　與之輕罪邊臣邊將多出
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欺誤國家不淺矣虜再入塞
軍殺將督撫疏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劉
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為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軍
是衝壁而入也臨華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壁
之言何以自解矣
十月閣部大臣合疏請建　東宮閣臣申時行密進
揭帖於　上前日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於首
不勝跼蹐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

渾無所知每見多司但有言及輒諭止之臣在閣時
同官未嘗言及亦以為未可殿中書舍人黃正賓摘揭
中之言上疏劾時行奸詐可據　上震怒廷杖正賓
一百為民○國子司業劉應秋言時行外逃[illegible]
攢之名而頑夫債帥出其門下陽避居正怙權之[illegible]
而芒亦斧斤倒持手中○　上傳諭百官云冊立
卯明年春夏科道官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
冊立卯再瀆直待十五歲○禮科羅大紘奏內閣
下時行密揭辦明建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
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已奉旨俞慰科吏自時行

覩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謨許之諭日藉留臣造福
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綸音洩漏臣罪何
辭但將行遂其辭以貴友秘其語以誘君陽悄請罪
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内交　高廟神靈必陰殛之有
言者大紘降邊方○辭科部次等言公疏始上許[illegible]
竟首將行此國之失也閣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
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中[illegible]
行之失也乞嚴諭二臣協和以全終始
十一月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季馴勤於河事
其所經界一議塞決以挽正河之水談河患者皆咎

海口積沙竊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
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
繇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至於下流或歧而
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
益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下流既順上流
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而闢河不挽而深矣所謂固隄
即以導河導河即以濬海也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
之虞夫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儆河南猶
隄之制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則
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侍郎沈節甫疏言近日河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爲祖陵憂高
在鎮口則閘水不得出爲運道憂必以治河身之策
爲上策其次開腰鋪使黃讓淮以安祖陵濶韓莊
洩閘水以保運道爲中策○居正當國時其奴有
七者頗攬權勢一詞林大僚贈以序言楚濱[illegible]
生張豨没後七亦論死至時行當國其奴宋九權勢
過於七行賄者皆繇以達時行其富敵國同時有五
者文雅不如而富次之其主人以清謹爲名不大
如赫也一日五謂人曰近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帥
遣使先通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

公門下給舍云煩兄通息於渠願與交懽世有此等
諫官而我輩求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五之識過七
九遠矣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兵科張棟言
經界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傾兵十九營
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何陵夷至
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
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
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日
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則
事修乎否乎所閱者安在乎

十二月庚寅　上諭輔行日　祖宗訓錄乃今之史鑑豈可不得而知其令寫成書以便觀覽庶知治國家之法○吏部題員外郎元標調文選又陞孫如法南院照磨俱不下科臣楊文煥御史何選各疏請[illegible]切責其市恩沽譽各降調元標着改南

萬曆注畧卷之八終

萬曆注畧　卷八

萬曆注畧卷之九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太理寺臣陸　鉾叅訂

辛卯十九年正月諭選宮女三百名○時當　廟亨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戶科陳尚象薦起清望
諸臣鄧以讃許孚遠朱鴻謨楊時喬丁賓顏素蔡
喬應春凌琯衛承芳王紹先蕭汝芳允之
三月彗星見胃宿度尾長尺餘復見室壁宿度尾長
二尺○閣臣王錫爵歸省○宋纁病求罷不允纁商
丘人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代纁為戶部欲

振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纁待漏同坐吠然語曰
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
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
處羨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
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
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上在
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
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
沽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
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纁獨慨然曰時事得失言

官務極諂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
儆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
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
之政遂衰人咸思宋纁之言○兵科王德完劾奏太
常卿郭東衰劣少卿唐鶴徵傾險有玷清秩下部覆
看東致任鶴徵調南京○應天巡撫李淶參奏蘇州
知府石崑玉下巡按勘問崑玉清直循吏郡人論救
閏三月彗見○驅逐遊僧容藏等
夏四月吏部尚書宋纁卒南吏陸光祖代
五月　上諭科道邇來風尚斯竊事尚趨附內之效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前者天垂星示群
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
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　上市恩取譽至於營
貨欺君嗜利不執汝等何獨無言竟不聞宮中府中
事皆一體汝等食何之祿受何之爵旁觀趨避無將
奸去佞之忠職任何在南禮部主事湯顯祖應詔上
言臣子本心自有忠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　皇上
威福之柄潛為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公論
時行所得耳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取富貴而
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

邪皆此具也首發科場欺蔽者非丁此呂乎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尚書楊巍覆而去之終言邊鎮欺蔽者非萬國欽乎時行不能隱其賍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又歲年例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衆言官使其廻心斂氣而時行得以酒然無臺諫之虞矣即如都給事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蘇過諷受官吏公私之金無計追至杭州朝夕西湖爲記經界荒政是何職名也巳而廣買薦舉每薦可五十金又暮夜爲鬻獄得數千金未幾復命而吏部擬錄居然首諫垣矣臣謂 皇上可惜者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爲私門蔓桃李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 皇上恩人材可惜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法度可惜也前此年居正剛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時行柔群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之大有爲可惜也 皇上別諭都御史李世達謹守憲令簡滌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豈惟天變永消臣且謂泰[illegible]階之符也

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雒以洮河失事謝[illegible]

○蘇松湖廣大水

七月吏尚書陸光祖乞致仕不許初光祖爲選郎尚書嚴訥深所委重嘗言吏部而樹棘扃門何以銓天下士及秉銓日方嚴絕干請曰我不忍負嚴公丕揚趙用賢沈思孝皆昔議不合者悉推擇起之行意漸忤每日吾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某昔[illegible]郎文貞知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始不堪卒相信[illegible]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何望之深也冀時行容薦[illegible]張得允光祖甚非之錫爵曰詞林鱗次有例光祖[illegible]色曰宰相非椽吏何可例進繇是閣部幾成水火○司業劉應秋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錢一本各疏

列時行罪狀俱留中福建僉事李琯奏狀時行十罪并劾錫爵感時行援引之情使 皇上疑言官皆爲陰私同惡相濟疏下部科參看各衙門會題李琯[illegible]肆傾危命革職○山東主考預傳李周策楊鳳至是禮部題請果屬二人御史李唐劾奏命罰禮部司[illegible]

八月太白經天○除庶吉士八人於翰林七人爲科道○ 上允時行密揭以趙志皐張位名下部尚書陸光祖執奏曰閣臣例當會推兩臣之賢即不負[illegible]舉然一聽密薦恐開徇私之門 上曰元輔至公[illegible]從所請後不爲例○尚書石星改兵部楊俊民戶部

○初山東大旱蝗蝻爲災德平知縣崔士棨爲民請
於撫臣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千餘人載敗禾
叔蝗走撫臣所呼冤洶洶幾亂應昌遂劾奏士棨
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亦
還來下吏可以秩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　上是之
士棨方擧卓異部覆改調○遼東巡按胡克儉參
總兵李成梁去冬入犯賊二萬虛張曰二十萬賊
十八日出境先報二十三日出境大將統兵束手
昌無寸土一民伏屍盈野哭聲載道問之咸云往年
副將曹簋好戰爲其所忌而陷以罪今日誰敢一戰

既不肯戰保守城池足矣今春全無虜犯忽議出塞
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旄倪二百餘顆回兵有賊數
騎一呼李寧策馬先逃及至鎮淸市夷回大肆殺虜
以致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始揑爲克毛火等
人犯聲息並解功到大學士申時行密勿不知邊臣
昨孫守謙之疏姑以書阻止票聽勘臣謂邊方有事
地方官互相隱諱誰與通一線之脈哉近日邊事固
壞於邊臣之欺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如徒知一撫
之罪當寬不顧一方之生靈可惜則見小遺大輔臣
不當如是矣克儉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改節取媚

世達自辯副都御史陳有年參克儉沮氣肆言著降
二級調外
九月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諭王家屏趙元輔
時行入直○王錫爵給假到家疏謝○李長春尚書
禮部○甲戌申時行力請放歸允之初時行每聞論
劾畧不介意其子私語顧允成謂當於古大臣休休
有容何如允成曰古之所容者賢今之所容者錢也
自不相並○尚書趙志皐侍郎張位各東閣大學士
○南關酋歹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於
途中刺殺之歹商子勿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

並屬猛骨孛此與北關日構怨而勢益孤○順義王
撦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
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
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史二即撦力克兄安兎
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於龍門瀟水崖史酋亦款塞
○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議食者必曰
加徵今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兵費乎
州縣不下百名徒供迎送爲道路之偉觀或充快手
爲衙門之牙爪以致應役者非積猾則遊民冒領甚
額之脂耳減其名數增其工食選强壯者充之春秋

更番以一班在縣訓練一班赴軍門效勞奮力邀[illegible]
謀畧出衆者擢爲將材州縣皆精兵也有司紙贖[illegible]
其積穀法非不善也而應積之穀多取足於罪[illegible]
贓徒充貪腹耳莫若令有罪者定罪入穀請按臣[illegible]
號印票登報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不惟賢者可
以自見卽有不肖者亦無緣自玷積之三年倉有[illegible]
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十二月文選司郎中王教爲科臣胡汝寧所劾御史
馮從吾極言汝寧小人害公下吏部議汝寧久干清
議降外教仍供職

壬辰二十年正月計外吏吏部特舉清吏二十一人○
延綏總兵報擊虜斬獲功○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
宜預 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illegible]
請各降罰戶科孟養浩申救廷杖一百爲民兵科張[illegible]
棟等六人合疏刑科陳尚象御史鄧德泳賈名儒[illegible]
中董嗣成各疏上并獻可俱着爲民
二月寧夏哱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父拜嘉靖中來[illegible]
奔驍勇立功歷都指揮使萬曆巳丑積功自參將[illegible]
副總兵到任承恩襲職党馨爲巡撫不能輯軍承[illegible]
與土文秀等皆怨至是月鎮戍請冬衣月糧弗給承

恩遂激衆亂推軍士劉東暘爲長晨入帥府白事[illegible]
帥張惟忠驚悸不能諭衆露刃執副使石繼芳馨[illegible]
求竇獲殺之惟忠縊東暘自稱總兵承恩許朝爲副
文秀李雲參將挾慶王代請分兵掠城堡惟平虜參
將蕭如薰堅守副總兵李昫馳入靈州守之總督魏
學曾發師小鹽池賊李雲招虜騎攻城堡如薰射[illegible]
之本兵石星以總兵牛應亨老起麻貴爲副與李昫
等督於鎮戎之東西賊屢出搏戰遊擊俞尚德被殺
賊幷言求款將巳推朱正色爲巡撫而幷肅巡撫葉
夢熊亦請討賊遂與總兵張傑並集城下賊再召虜

圍靈州牛秉忠中流矢幾死張傑入城諭降被囚頓
兵數月迄無成功詔賜總督魏學曾劍
三月賜進士翁正春等○王家屏致仕○吏部推補
論官饒伸萬國欽不許選司官盡黜爲民陸光祖[illegible]
上意適會推閣臣首光祖 上曰可見請推之意[illegible]
光祖遂罷○追奪吳時來諡補御史楊爵諡忠介
夏四月起李成梁征寧夏不至以其子如松代御史
梅國禎監軍○張位行取到京○虜王縛獻叛夷賞
王及滿官正扯妓大成扯妓不他失里銀有差
五月孫鑨尚書吏部○甲子涼州星隕○督如松[illegible]

軍寧夏○蕩化兵亂○議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爲中
朝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首平秀吉起自人奴果
以雄傑善兵致位閤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
正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慶尙掠開城分陷豊德
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昖棄王京走平壤復走
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淸正出平壤西獲朝鮮王二
子時兵威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用嘉
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
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援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
自號大閤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

六月牛秉忠李昫等圍寧夏李如松兵亦至以布袋
盛土塡集登城賊力拒不能入內有百戶姚欽等約
內應不克賊大儫同事人許朝開門欲逸不果賊益
困
七月大常少卿王汝訓請親廟享不答○諭戶部雲
南貢金加增一倍歲共五千兩尙書楊俊民執稱貢
金原非舊制不可增多准四千兩○葉夢熊檄總兵
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兎遣酋犯花馬池
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祖承訓兵至平壤
爲倭兵所殲史儒死之○石星惑於能入倭關說者沈

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肴輿迎之
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閤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藩
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
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畧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
八月　上念寧夏師久無功罷總督魏學曾以葉夢
熊代梅國禎備言寧夏軍情忌緩攻城軍士反與
徒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迎至營中催兵上城莫
肯應有逃出者任賊人捉回莫爲救援營將被執
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有旨着夢熊節制行事
得斬不用命者

九月大學士志皐言所處地位有五難主事諸壽賢
論志皐無識無才無量無局兵科許弘綱引蘇軾與
司馬光爭役法事以爲大臣能受善好賢故量大議
宏而感人至矣○叅將楊文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
浪兵亦至水浸北關城崩承恩許朝趨北關拒戰李
如松蕭如薰遂破南關承恩乃合張傑下城請貸死
夢熊許其殺劉許自贖承恩遂殺劉許及文秀城乃
下承恩謁梅御史楊文執之李拜闔室自焚
十月大學士張位上陳國是禮尙書李長春申請冊
立不報長春尋罷

十一月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各蔭
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宮保蕭如薰次之麻貴
劉承嗣李如梓楊文牛秉忠各加級有差魏學曾致
仕是役也人謂葉李實傾魏而擴其功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皐當國張位
新參志皐虛己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鑾故事欲經畧
東陲志皐固留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及宋
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應昌已遣惟敬入平
壤歸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憸邪當斬參
軍李應試請閒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

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逮楊應龍詣重慶
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自效乃舍之
癸巳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入閣視事○增雲南
採金每年例進五千兩初嘉靖十三年定例歲貢金
二千兩隆慶四年增千兩旋復停止至是始定○太
監張誠閱視三大營○增蘇松四府兵餉銀十二萬
七千兩有奇○辛自修尚書工部○徐元泰尚書南
刑部工科韓學信言元泰半年間秋而戶部管大倉
冬而都御史管京營春而司寇南中在在能辦未逮
解也御史劉曰梧言元泰不二月而遷陳有年蔡國

珍不半年而遷朱鴻謨不五月而遷是建官與無官
等也○江西巡按薦舉人劉光鼐鄧元錫學行純修
特授劉國子博士鄧翰林待詔直隸巡按薦通判王
升馮行可逢授博士王敬臣孝行眞修進奉訓大夫
行有司優禮○大計京官考功郎南星秉正不阿所
黜多閣臣私黨科臣劉道隆詆之有旨切責尚書鑨
瑒南星之親而皆黜虞淳熙清修無過楊于庭有勞
不服罪左都御史李世達言諸臣無所狥私雖鑨之
西夏故稽袁黃以疵類僅處其所斥者甚快人心可
以徵公論矣有旨奪鑨俸南星淳熙于庭黃俱革職

爲民○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
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
栢易倭寡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
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誤
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
命標遣歸平旦行長佇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
夾道迎候如松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逡巡莫
入形迹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盡
剿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
長履水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逸人竊發

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而浙[illegible]
如松以三不可經畧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事弁[illegible]
廿級叙惟檄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illegible]
人腐首朝鮮人恨之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illegible]
驕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illegible]
倭夫李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illegible]
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觧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illegible]
元輔王錫爵以建儲爲請　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
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待
數年冊立爲便錫爵請以皇長子卽母中宮可不必

以非出爲嫌　上復報云豈敢背違祖訓學前代之
假借論禮部三子暫封爲王以待將來工部郎岳元
聲草疏將諫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陛至遂聯名上
大約言　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illegible]
皇帝不設爲未然事以遲慢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
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維京疏云　皇上念及中宮
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
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illegible]
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　皇上以手扎各[illegible]
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卽請如旨擬勅雖以

厭中外之人心矣光祿少卿涂杰丞王學曾儀郎[illegible]
泰來于孔兼又繼上　上怒王朱謫戍杰學曾爲民
元聲允成納陛得寬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張
預于陳暨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
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illegible]
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
請卽以元聲爲首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illegible]
閣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
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三誤　上
報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illegible]錫爵請并有擁

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illegible]於是錫爵復上
書爭之并以豫教爲言　上不允
二月儀郎陳泰來上言臣歷官以來覩京察凡四矣
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illegible]諸惟命丁亥則楊
巍自許模稜考功徐一檟[illegible]停之書未有覈實稱
情邪諂盡屏貪墨畢汰如今春者也虞淳熙素擅才
名楊于廷西功未敘袁黃方贊東師該部計品取自
上裁劉道隆遽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道隆之疏入
而專權結黨之旨不脊人坐觀其報復儒夫怯避於
擠訐諛風漸長正氣潛銷不可不辨也有　旨泰來

屢肆欺君降邊方雜職并賈岩薛敷教于孔兼顧允
成張納陛各降州判官○石硅土舍馬邦聘攻其女
官撫覃氏覃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
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朋之奬曰紀律嚴明衝
鋒第一今邦聘無故而虜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覈以聘就吏○東師
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諜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
歸路經畧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
黃幕客有馮仲纓者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
爲副應昌付諭帖以往至咸鏡留相外觀形勢单騎

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
慴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請仲纓約
先還朝鮮王子陪臣清正唯唯隨令王子陪臣見仲
纓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還仲纓詐之曰恐
朝鮮人有邀之者愼防之清正既行金相領健卒百
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邀
倭結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
下應昌叙功具奏如松怒揭仲纓賣倭背遁論以軍
法并抨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惰歸擊之
而倭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綎查

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陰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糧爲
久戍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
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畧疏請俟倭
盡歸量留防戍
三月漂溺漕糧二萬餘石○溫純尙書工部○閣臣
王錫爵疏論進言受言之義不報○提督李如松駐
師平壤倪偷不給參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
爲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苗定州與應昌
謀遣副將査大受得倭丈一角詞意甚遜先是倭以
天正紀年至是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

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趣龍山
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閤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
惟敬曰經畧提督欲憫惜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
長曰須天使至南戈會大閤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
謝周梓徐一貫爲正副使齎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
長行長即集平秀忠平正成諸酋於王京遣徐謝二
使入二酋曰必責我衆退還海島沈大人當送至釜
山
四月十七日倭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
成行長狀上經畧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於

其下兵士大賴以安貴應賜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
馳度鳥嶺逐之倭人還兵復佻遂攻下晉州
五月戶科王德完言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
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萬至今日則三百
八十餘萬且十倍矣
六月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
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將相三人三都八道悉還
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資乞封表隨二使入境
七月吏尚書孫鑨罷○彗星見近紫微詔勑大小臣
工
八月萬壽節免賀○吏侍郎趙用賢於先年困阨時
與倭官絕婚至是被訐去位御史趙標言君子負氣
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小人
伏危機於十年之前君子蹈陷阱於一瞬之頃從茲
以往風化人心安所底止也○東師歸　上諭本兵
許封不許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趣謝表
九月陳有年尚書吏部○霍丘縣蛟變水溢
十月李世達罷孫丕揚左都御史選郎孟化鯉以
推張棟諸人謫爲民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煖閣召輔臣錫爵面諫錫爵
疏請豫教分別長幼再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
行人高攀龍上言正人一空群小得志斥楊應宿應
宿亦疏斥攀龍有　旨各謫外御史吳弘濟辯高楊
邪正并黜爲民○起鄧以讚吏右侍郎辭不至
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畧宋應昌及李如松
等取回○南部郎譚一召言人心有偏蔽則不平輔
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
逐言官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部郎孫繼有言奸
臣敢於傾善閣臣果於容奸君子小人較若蓍素應
宿量降攀龍重處去留失平矣南部安希范言南星
化鯉之秉公天下共惜之用賢之剛正天下共惜之
至如鑨之清修世達之練達李禎之方介天下又共
惜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反蒙重黜不
能不歸罪於閣臣矣以爲出聖裁則閣臣乏弼違補
袞之忠若出於票擬則閣臣陰快私意而歸過君父
不忠之尤者科臣逯中立葉繼美亦言閣臣有心斥
逐爲妬賢不能匡救爲竊位有　旨繼有爲民一召
希范逮問○南京戶部郎唐伯元奏進古本石經大
學以正王守仁新學之惑誣又請罷王守仁之從祀
聖廟以崇正學又請升有若于十哲而退冉求

曆二十二年正月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至割死尸殺生人而食者朕念之不遑寢食屢責蠲賑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詘之時該地方別有急救方畧目今吏治不務講求荒政止以支際趍承爲職業費用傜於公庭追呼徧於閭里嚚訟者不能禁止遇有盜賊生發故意縱舍以避失事之咎撫按官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上下相蒙朕甚受之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欺玩者重治不宥

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嶷不凡舉止凝重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撙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王熙成○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河南盜起

四月朔日食江南巡撫朱鴻謨奏擒叛謀不軌監生丹徒丁邦相金壇趙州平無錫秦登太倉王士驌上海喬一琦常熟譚應明等付所司即訊邦相等皆辜富子放誕無忌者惟一琦有武畧後爲遼東裨將獲劉杜戰沒

王府閣臣王錫爵以病乞休遣行人護送回籍錫爵辭朝上疏一勸御朝云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批覽面決二事勝於手勅百言一勸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二款最切○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辦事○選郎顧憲成黃縉坐會推閣臣有李世達名下旨切責科臣盧明諏代爲申辯並請爲民謫有年亦罷

六月雷火焚西華門

七月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於寧遠宋應昌待罪都門子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驒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具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朝群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封之

八月孫丕揚尚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註銓時人嘲銓部爲籤部

九月改顧養謙總河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東虜復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匿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墻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

言中流矢死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狂哭
聲震野把都尋亦死○御史萁體疏參趙志皐謫爲
民○虜酋火落赤卜失兎萬騎入延安
十月戶郎鄒廸彩白糧解戶本色不䌟下法司究問
科臣李先芳孫羽侯各言郎官一憑鬧役恣肆需求
小民赫威掩口不報
十二月謫選郎馮生虞爲民○科臣林材參祭酒盛
訥三十年仕路一無善狀不足以辱成均有旨窻風
籍材謫外

乙未二十三年正月甲戌朔吏部疏請叙用罪廢諸臣
不允○倭使小西飛禪守藤原如安奉表入京有旨
從厚禮待以體懷柔遠人之意○大計覲吏有衡州
府同知沈鉄前糾發巡撫貪狀逮問遣戍仕林以鉄
屬吏嗤上官共嫉之至是蔣時馨爲考功郎遂黜鉄
○陝西巡按李楠論原撫朱正色盜用官銀六萬無
從稽考○尚書孫丕揚趙煥各申救御史彭應參指
祭酒范應期家居其子淫毒一方鄉里爭欲殺之廬
參逮至其地訟者千人應參下其詞於知縣張應望
逐鄉民報復毆殺其子應期危逼自縊妻吳氏赴闕
訴冤應參於是被逮

二月封平秀吉爲日本國王命臨淮侯子李宗城都
指揮楊方亨充使賚封敕同沈惟敬往倭國
三月賜進士朱之蕃等是科得內閣五人進士樊玉
衡段然劉時俊等皆以循吏稱玉衡清介絕俗明敏
惠愛令崑山五年日與家人惟食腐一方苞苴不入
都莫有薦者其卒也入廟貌之○戶科臣楊恂奏閣
臣受賄辱國可憂詔謫恂外任○元輔
趙志皐求去○總督邢玠秉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
孛劉事許以不死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歸典
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重慶太

守王士琦屬綦江令往宣諭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
松坎應龍面縛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
如安國亨太守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綦江縛獻
黃元等十二人論應龍死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朝
棟以土舍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
四月削總河尚書舒應龍籍以河工久濬無成祖陵
水患不治也○刑尚書趙煥罷
五月李汶總督陝西三邊○戶郎董漢儒言 皇上
頻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曰增例金於雲南則曰
造花絨於關西不曰蜀籌亦貢扇一萬柄則曰楚盃

加進糟十六鐘最煩費者羊絨值三十萬而責之闔
閣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俞奏覆核而蔡
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譽利
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閽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黷
貨○陝西廵撫田樂奏報斬獲虜首六百餘級
六月大雨雹江南大水
八月遣緹騎逮不謹叅政丁此呂先是都給事中楊
東明叅論右都御史沈思孝右通政李植謂思孝傾
張位又嗇覆嫁禍陷志皐李植假風水以傾時行王
錫爵目之爲傾危不亟去二人必有以亂國思孝辯

曰前吏左侍郎缺會推李楨呂坤　上不用刑侍郎
缺推臣及宋鴻謨　上用鴻謨恊理戎政缺推李楨
及臣　上點用臣東明乃曰思孝方推不用何驟得
溫旨必有營緣近者舒應龍爲民陳洪烈劉弘寶謫
外張貞觀彭應參爲民皆別奉旨東明則曰思孝有
意傾陷乞下都院請正有無欺罔之罪戶科鄒廷彥
亦論思孝奸險　上怒廷彥罰俸東明降三級調邊
方御史趙文炳叅選郎蔣時馨受賄　上嚴責吏偹
書孫丕揚指實丕揚具言時馨無受賄事封進原卷
原卑呈勘時馨自辯曰今日朋謀亂政則左都御史
沈思孝是也思孝恨丕揚秉公欲擠之去故嗾文選
論臣前者大計詿考叅政丁此呂不謹思孝與江東
之力庇之言於左都御史裘貞吉恐嚇御史甘士价
屢言於臣恨臣不聽欲甘心久矣吏侍郎劉東星憂
思孝思代其位結江東之劉應秋徧告吏司必以遏
思孝爲言高桂屢求選司劉應秋屢有請托臣皆不
從故合謀傾臣造欵　上怒時馨瀆辯發爲民丕揚
亦摘叅曰丁此呂不謹之臣思孝稱其建言有功獨
疏救之深爲可異御史强思疏劾李三才江東之考
察斥黜此呂三人以失黨爲恨今傾時馨爲此呂雪恨

也御史馬經綸亦言朝廷爭訐有端遂命逮此呂○
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侯再世而再危
我也請以白就吏償兒奴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
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奴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
僕泐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爲靖
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卜子自以蠱
飲毒周奴故續爲之請云○加建州酋奴兒哈赤爲
龍虎將軍○勳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
在在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飾美女二三
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

外婁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宣
諭周梓姪陞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陰誣其左右
日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璽書
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
楊方亨徽聞於朝臣工鬨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
常有變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
爲副並服渡海
九月准復建文帝年號○御史趙文炳復疏薦特馨
原非清廉之士馮從吾強思等強言蔓引去歲陳有
年出都止有三損臣欲繪圖以風天下今特馨去自

京抵灣車輛船載人所共見○崇信伯費甲金隱匿
闖客用家財華任○兵部司官以誤推被劾武臣着
降三級調外科道張同德區大倫以失糾華職武選
主事陳楚產張集義雖奉差在外一體降調○又論
近來兩京科道倘私附和結黨抗違將六科都給事
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各降三級調外五城御史夏之
臣等各降邊方雜職○暴司禮監太監張誠罪惡發
孝陵司香籍其家○陝西巡按林道楠奏臬臣李
根挾私抗傲時根以廉自見欲同官盡鄙交際也
十月虜犯西寧參將達雲禦之斬首六百級○貴州

巡撫林喬劾巡按薛繼茂貪淫酷暴杖斃守備以下
官及軍民無數贓罰餽賂金銀及需索品布匹以至杉
板奸宿妓女及門子廚役妻種種可數狼藉當誅下
部議○湖廣巡撫郭惟賢特薦異等佐領官員
董其昌云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
格黃霸起於卒史薛瑄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
丙吉出於獄吏此韓琦所以度外用人也今臺察
薦剡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刻況掾史胥吏何望
吹噓上天乎郭惟賢此疏誠厲世磨鈍之舉可爲
天下撫臣法

丙申二十四年正月再謫兩京科道耿隨龍三十四人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 上方震怒舉
朝莫敢言疏入人謂必有廷杖嚴譴賴聖度優容而
經綸亦直聲大著尋斥爲民
二月兵部題遼東斬獲功擬董一元封伯爵大學士
趙志皐言封爵大典請自上裁遂寢之尋以麻貴繼
綏報捷志皐等各廕子
三月丙子乾清坤寧兩宮災○劉綎破虜於莽剌川
○故侍郎趙用賢卒用賢負氣直任不爲王錫爵所
容受訐去國人爭惜之○譴部郎朱長春樂元聲爲

民○御史沈上進奏爲行取在選採訪宜愼
六月誠意伯劉世延出教於留都通衢言倭虜交訌
羣擒誤國募民輸財准首功題叙○太監田義奏都
前左右宦妾　聖怒責遣放無虛日近因訪楊山女
熾火鍛鍊或成灰燼罪及守門又毙幾命怨氣冲天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刑臣劉道亨劾南刑部
書趙參魯
八月吏尚書孫丕揚疏言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以
沈思孝爲謀主旁結周孔教劉道亨共逐驩賢明作
萬曆邸鈔
一網打盡之計臣謝病一年矣主思固寵臣禍當避
亟思首丘爲幸位亦疏辯有旨諭內閣丕揚因疑使
氣全無大臣風度屢疏乞休乃矯情飾譽原非本心
政務皆朕獨斷何所倚借可傳示二輔同寅協恭共
保太平之業丕揚再疏求罷即允致仕○下劉世延
南京法司問○奸民王錫妄稱故祖王爾家財寄楚
王府庫藏差官查取無驗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蓋平秀吉齋
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
款使者饋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變臣

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告惟敬曰
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
秀吉曰今留石蔓子兵於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
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
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留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
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
非衆皆謂真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山西巡撫
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曰部院漸輕
萬曆邸鈔
六卿分職八柱承天冢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
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
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
則十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奈何輕
之若此一曰科道漸輕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
錮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渾勾之故西臺東
省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閣苟有可言豈必臺
諫豺貘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國是將何定乎一
曰撫按漸輕一日進獻漸重匹夫熒惑厥有常刑王
百戸捏無影之異寶欲騙久絕之侯張主簿鵬無用

之自鹿欲復已裭之官臣下糾之不聽大開受獻之
門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日內差漸重　太祖裁
內監不干外事何其嚴也濫觴於正德之季　世宗
一掃而空之　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宴如邇
來中使紛然肆出矣有開礦者有勸寄者有沓店房
者乞請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籍京弁以營
差京弁籍左右以罔利　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笸朝紳盡誤國臣乎○錦衣衛奏補力士四十餘
名納銀十萬○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西各開礦○太學士陳于陛卒○詔採木於四川○
參事邢雲鷺言大統曆推測漸差請改曆元○吏部
大選廢○給事中戴士衡疏論內豎陳增招權橫行
漸不可長乞賜杜絕以遏將來○河決黃涸口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議濬沂河以濟徐邳運道勑
歸仁堤以護　陵寢○河道尚書楊一魁請緊要水
司官行久任
丁酉二十五年正月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
條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激變蕃
祚順其土俗治開釁諸奸取苗之傲驁者稍懲之以

定一方之變云○兵科徐成楚奏報倭情緊急奸臣
黨蔽天聽謬謂紙爭禮文○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
國就盟退兵不許○諭科道耿龍李宗延等二十三
人爲民○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土酋奉赦搆殺
廵撫陳用賓下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不樂用兵檄使就和罰治以仁誘廷瑞縛之以捷聞
請改順寧府流官大侯州爲雲州先著坐逮下獄
二月以蔡國珍爲吏部尚書○再議東征先是總督
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
於淸正成功爲淸正所拒孫鑛阻乃欲破壞封事與

石星相訐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
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於是科道爭論星孱國就逮
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爲總制麻貴爲備倭大將軍
楊鎬爲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爲贊畫○倭寇入犯遼
陽塞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卻之○刑
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
害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陝西督撫李汶以洮
西番族歸降上處分事宜○冊封日本正使楊方亨
直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敬主張於六月渡海就

月至大板秀吉受封之時委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
歲次日至寓稱感戴天恩翼日向惟敬責備朝鮮履
文欲候上命處分惟敬即叱其非臣語惟敬封日本
原為朝鮮得隴望蜀豈在責備朝鮮禮文而已哉封
事恐終無成因奏呈石星私書數函見星始終期封
事之成也九卿科道錄犯人慎懋龍口詞言孫總督
遣人偵探清正並無求封意犯官李宗城誣稱惟敬
已娶倭女表文皆惟敬僞撰有旨命逮惟敬石星
四月杭州大火○御史陳烇言吏部大選掣籤與會
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鑽

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缺如寄鑽求反便於
昔變法之議所繇起也
五月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
并調薊遼宣大川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
兵聽勳貴密報倭宣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會清
正走玠以爲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
○擺腰台吉糾衆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撫酋經年不
貢每年討賞近且聚兵欲寇矣當相機堵勦以示懲
○謫科葉繼美王佐儀鄭蔡宗明等爲民
六月戶科程紹極言開礦事變多端於時開礦之害

章滿公車惟紹描寫宛至凡三四上語無雷同○總
漕褚鈇與總河楊一魁各分意見鈇逐徐州判官程
瀾沛縣主簿張性覺一魁稱其功有可錄鈇奏河臣
偏執私庇屬官一魁言春間呂梁二洪淺涸皆歸咎
於黃河南徙臣設法疏導漕艘既濟漕臣褚鈇謂黃
堌不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入秋以來自
鎮口涉浮橋繇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睢水下徐邳
抵黃堌及碭山看得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
一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高踰歸仁不啻數倍況
歸仁之北有白洋等五河洩入運河勢如建瓴即無

歸仁 祖陵爲無足虞也濁河泥沙壅高難濟若欲
塞決引河是以有限財填無窮巨浸矣○泰山崩裂
一里餘○戊寅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并下
罪己詔於天下○庶吉士劉綱上疏謂天災重見譴
告可虞語侵趙志皋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訕及首
輔以考察鐫秩劉竟恚死議者惜之
○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即指斥乘輿不顧而況比肩
事主者乎庶常無言責忠憤所激抒此危言可謂
詞林之表表者
○馬謙德溥撤沒官宅掘取埋金爲東廠所發御史

況上進疏論爲僞學姦臣有旨追贓革職

七月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營釜山淸正營西生浦兼山嘗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張位請屯田於開城平壤朝鮮王以曉喩爲辭議寢○副都御史張養蒙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爲感通不先正心而蘄求於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 陛下成必有四一曰好逸朝堂倦於時御章奏倦於批覽臥起倦於轉輾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廷則寮采莫擧其職一曰好勝厲威嚴而龍愚智喜諂諛而惡戇直厭封駁而樂傳宣一曰好貨以聚斂爲奉公以投獻爲盡節殊玉豈於帷幄錦綉侈於儀筍瓊林大盈竟爲誰積也○都御史魏允貞言召變致災咎在輔弼欲 上一賜詰問內閣張位趙志皐各疏辯○按臣勘實寧夏河西功加李汶李如栢官○玠令楊元執沈惟敬以絕倭和議元就惟敬營執之縛致貴營玠遂薦元運用如神生禽逆奸

八月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倭聞惟敬被執盛兵西下淸正圍南原破之遣人衛楊元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比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毋洩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沈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卽退矣因請使李大諫於行長馮仲纓於淸正玠從之玠請李如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御史況上進給事中楊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死者還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枕板爲奇貨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無嘗處分之實行長正成淸正輕擧不遣王京而退貞明還至中途爲人所刺殺貴報靑山稷山大捷應宮揭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靑山稷山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押解惟敬兵科侯慶遠參之遂並逮同石星下詔獄已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宮謫戍天津副使許承恩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邢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修撰焦竑爲 皇長子講官進養正圖

十一月以御史陳效爲監軍兼按遼刑玠疏請發臨淸德州倉米堆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撫化料

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故尚書楊兆尊孫
與其叔爭產自言其祖藏金甚富有夜明珠溫艮[illegible]
等異寶特遣內官籍其家得銀二十萬兩其孫仍以
奏事不實發邊遠永戍
十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
安南故王族黎惟潭秉莫氏之亂奄有舊土奉辭乞
歸服南荒總督陳大科以聞部議請授以都統使轄
治一方從之
戊戌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御史葉允盛奏請補諡
名臣侍郎張元禎祭酒胡儼大學士解縉
董其昌云請諡與請卹不同卹典恩及子孫故久
而防其濫諡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愈定
若槩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爲平矣
兵科郝敬奏　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分置七十八
衛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爲表裏而屯兵
歲久漸消人鮮知者有司派以馬戶撑船運米等役
極爲繁難寧夏之變各餘丁願隨征以免前役若三
十六家共出一丁亦萬人矣所謂寓兵於農不煩召
募者也○吏科戴士衡參考功郎自所知受賄黜窳
民

二月御史劉餘澤奏人情傾險白蓮左道在在倡化
已爲亂徵不可不防之未然○經略邢玠使李大諫
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黄應揚賂清正約和貴
率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
矢勇呼而上斫栅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甚
第三重栅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鎬割倭級國器以
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部朝如梅至攻
之不拔盧繼忠獨破太和江寨如梅忌之之南關
翌日倭以女子誘戰伏兵衝解生兵解生大敗又二
日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
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此新正初二事也清正縱
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
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
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
人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慷慨請鎬問後計鎬示以內
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
怒驗進退實情并取鎬所駁陣亡兵馬冊封進○邢
玠奏稱蔚山之役取城破寨擒斬焚溺賊首不知碎
首何所撫臣楊鎬親臨行陣冒矢石而不顧尤人所
難語獎美之

三月賜趙秉忠等進士是科內閣四人○禮部等臣
奏請 皇元子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illegible]
月請臣要挾意欲何爲
四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歿於陣詔李如梅
自朝鮮馳還代之贈如松寧遠伯少保○兵尚書蕭
大亨題閱事畯奏言甘肅夷落之情要在衛西番以
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仇殺而不至相合即卞莊刺
虎之術充國携羌之計也○兵部題征倭之兵水陸
共九萬限五日抵朝鮮陸將麻貴劉綎陳璘水將周
于德鄭之龍○科臣戴士衡指呂坤閨範圖說上言
榮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
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爲鑒戒戚臣鄭承恩疏辯奏
進憂危竑議一書參士衡假造僞書中傷善類目爲
二衡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官嬪有强諫者 上意
釋二臣皆謫戍○吏尚書蔡國珍罷斥司官王就學
爲民四司官馮養志等十六人悉謫外○存問尚書
陸樹聲
五月兵部題楊元南原之敗亡軍二千七百馬三千
○陝西督撫田樂李汶奏海虜入犯鎮海都司余世
威奮勇血戰當畧其輕敵之過超拔于永清劾世威

挑禍啓釁將官殺盡車馬全損
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奏貪猾楊鎬喪師釀亂權奸
張位沈一貫結黨欺君蔚山之敗隱漏不以實聞鎬
于倭至則棄軍而潛逃兵敗則議屯守以掩罪李如
梅凌虐將官淫掠屬國既已僨事乃復冒功輔臣荅
鎬書位有利害禍福與君共之一貫有後來疏須先
投揭而後上以便措手并錄御史汪先岸論鎬擬票
留中之旨密緘示鎬自有東事以來陣亡已逾二萬
前後費餉六七萬鎬有媚倭將清正私通書鎬當罪
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八
上覽奏大怒下部院議內閣趙志皐請行勘科臣趙
完璧徐觀瀾交章論位位乞矜察處分 上曰楊鎬
乃卿密揭屢薦奪情委用今朋欺僨事忠義何在姑
准閑住尋削籍○差內監李敬採珠廣東○部推侯
慶遠勘東征軍事 上不允特旨用徐觀瀾○戶科
郝敬言籌邊至計惟屯田積粟塞下自屯政廢壞畿
輔東南大江以北昔稼穡之場鞠爲茂草矣條上屯
田十六事設專官立界則廣召募營廬舍先倡率治
溝塍輕額稅立戶籍禁請討杜爭奪信命令而尤詳
于懸賞格四方豪傑有能自備工本督率墾田最多

者以指揮千百戶冠帶差等而遞酬之以至貲即援
例良家子爵名學官武職陞級一切以墾荒爲招徠
必爭赴矣田野既闢則生聚日繁什五而簡閱之何
患乎無兵無食哉御史趙之翰劾奏張位授意戴士
衡造營假手劉孙與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
蘭萬建崑皆張位私人下部看議部覆楚先未聞私
交應秋亦非躁競依人者作原有紛擾有旨楚先作
閒住應秋調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改萬世德經畧
朝鮮監軍陳効專駐朝鮮紀察功罪○李戴尚書吏
部曾同亨南吏部田樂兵部周世選南兵部楊一魁

工部陳有年南院都御史○贊畫丁應泰發朝鮮臣
申叔舟海東紀畧一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爲朔而
書永樂宣德正朔於偽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
鮮求地於玠玠許之具題以寬奠夾江洲地畀予應
泰上疏摘發李竑奸狀有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
麻貴趨清正董一元趨正成劉綎趨行長陳璘水陸
趨海
七月邢玠請免東事行勘不許○陳有年陸光祖俱
卒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太監陳增不法事有旨增

策勵供職○宗堯逮問○劉綎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
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
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爲綎而綎詐爲卒執壺觴侍
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即放砲圍倭衆亂斫翌晨行長
果從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
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綎驚愕置壺觴而出司旗
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
列風前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
倭始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安綎亦遣官謝謂
昨營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

綎巾幗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拒之綎敗北喪
士卒千餘陳璘亦焚倭道燬舟溺死者萬餘綎璘互
相訐禺玠祭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
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
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
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聞報大駡諸奸參奏四路
喪敗　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一元
等各帶罪立功劾　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
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一貫懼斯玉
屬宦官鄭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　上乃聲

歲復召一貫入閣而臺省急攻志皐註籍不出○潞
王私出城慢遊撫臣以聞　太后慈諭訓誡之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宴建州進貢夷人奴兒哈
赤等○邢玠奏報劉綎焚倭巢六十餘
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
死諸酋久有歸志玠飭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
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
經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
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渡
海而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押解之以獻

俘云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遣
茅國科假官詐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偽奏脅捷一
切奸狀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應泰妒功有旨應泰
回籍聽勘○勘科徐觀瀾亦抗疏參一貫大亨玠世
德四兇黨和賣國疏至長安戶侍郎張養蒙尼之不
得上觀瀾復疏言師中積蠹閫外虛文弊端種種臣
未勘者尚十五營抱病未歷臣不敢違避嫌怨以妨
軍政時觀瀾方駐遼造冊俟冊完復命身歷釜山蔚
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試

亨庇之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票准回籍
調理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
而中外遂莫敢言○楊應龍統苗兵入大掠貴州高坪
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虐執警民守禦羅承恩等
殘其子女備極慘毒貴州巡撫江東之請兵防禦四
川巡撫譚希思請於合江綦州各置遊擊一員○安
南黎惟譚進代身金人自以黎氏世孫恢復舊業也
○太常少卿傅好禮奏劾假官抽稅有旨假官逮問
奸黨爾典史太常卿吳定疏救斥定為民○田樂以
恢復松山報捷有旨加少傅

己亥三十七年正月御史許聞統論國體之褻內參兵
侍郎李楨不宜借條陳以陰為張養蒙陞遷之地吏
侍郎裴應章不宜含糊兩端不為工侍郎徐作祭酒
劉應秋執奏使朝廷無悍臣有旨論外○御史牛應
元疏論會推大典其畧云陽以點用之權歸　皇上
而陰以　皇上點用之權為已用蓋吏部自楊巍後
冢宰皆與內閣不相下時文選郎數見譴逐銓部幾
為懽府是年主察屬員外蹇幼金適　上將四司盡
假官一筆行勾幼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吏部以
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名上鍾文以去輔張位私[illegible]

科御史劾去敬循有戶尚書楊俊民援竟得考功[illegible]
元所云蓋謂此
二月分差內官暨祿等各省收稅○南康知府吳寶
秀忤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逮○吏科陳維
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薊遼總督
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
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劾若庇同年楊鎬則不
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群闘所誤官
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至南原與萬世德對坐舉
杯遽仆頃刻死

董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死因而倩歸非戰之功
也應泰以玠爲賂倭科臣郭以應泰爲黨倭豈爲
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可惜矣玠謂效之死爲應
泰所逼不勝忿懣以激 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
郎署豈受應泰凌踐且死哉郎言觀理是非自見
貫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應
龍拒令迎戰於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初無意
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於是朝議以郭子章爲總督
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
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抵兵南征[illegible]

南吏侍郎李廷機以民瘼不堪已極請節省浮羨承
傷財不擾民爲救時急務不報
三月義勇衛官倚閣臣沈一貫於端門詐逮問之○
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郎日解印去官
○戶科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
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鎮阽危礦市爲患太烈見捷示
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降爲典史未幾臨
清百姓擾亂毆稅使馬堂幾死朝廷之威大褻而見
捷言若左券云○徽縣監生吳養晦獻其祖吳守禮
家財二十萬命內官曹保追之

四月浙江龍泉大水漂溺男女千人湖廣武昌大火
五月余繼登尚書禮部陳蕖戶部趙煥南吏郝杰南
兵○郭子章至蜀郎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
士徵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內使高淮上言邊事御
史徐宗濬劾其越俎干政漸不可長益淮原非知邊
者參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爲營以規鎮守耳宗
濬挑奏遂折其萌○吏科程紹奏閣臣沈一貫票擬
錯誤一貫雖自認誤而修怨於言官紹竟以爲民去
國。
六月楊應龍犯綦江游擊房嘉寵崇之撲焚火傳[illegible]

傷城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巷戰死應龍縱四焚掠囊
取財帛子女去退屯三溪正言爭界衛與曲宥時重
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泰矣幸賊不
來總督乃得調集漢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示無
遂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上聞綦江破襯川黨
三撫譚希思江東之各爲民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會斬如刑
玠所奏玠廕錦衣世官世德廕子入監縱璘貴各升
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叙用陳效亦廕子錦衣沈惟
敬棄市

八月陝西秋道縣山崩成池平地湧出山五座○禮
科楊天民言虎狼之使橫噬人有土崩之憂○刑科
陳惟春言京畿之內羣奸滋蔓時奸宄雜居布滿部
寺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廠衛士大
夫爲其奔走爲其所傾陷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敢
動直至某年爲侍郎喬允升杖殺之最後汪文言奏
師其故智遂貽縉紳之禍云
九月庚戌太白經天○福建建寧妄人吳順與人奴
滿應選誘衆謀反伏誅
十月以稅使陳奉所奏逮推官華鈺下鎮撫司打問

○御史李炳備陳帑藏空虛之極○南鴻臚卿張朝
瑞疏言黃河西徙運道可虞○興國州奸民密揭士
人徐鼐等盜發古坟內黃金鉅萬着內使陳奉追繳
十一月奉御潘相奏頒新磁式於饒州燒造○楊應
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鎮遠諸衛買賄
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予
章爲諭苗雜言招慰賊黨○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琳
世德與朝鮮王李昖議留兵善後昖固拒不從曰不
幾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
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强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

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
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戍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
朝鮮苦遂議撤之
十二月禮科楊天民参總督李汶殺降邀功致虜報
復大入薊州屠戮老幼以萬計寂然不奏○山東巡
按王業弘奏稱邊左失事情真
蓋其昌云邊臣欺蔽掩敗爲功所從來久矣而按
臣扶同不摭實上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
友朝廷孰從而知之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
萬曆注畧卷九終

萬曆注畧卷之十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兵部郎臣陳組綬參訂

庚子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控稅
使陳奉之毒遂擁入奉署焚燒一空○應龍寇龍泉
司守備楊惟忠先期遁土官安民志被執石砫馬千
乘酉陽冉御龍邀擊破之○流球世子尚寧請封○
有妄人趙古元自稱眞人當帝天下往來徐沛間煽
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妄人孟化鯨王恆
海等共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華山
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鯨等古元亡命○太監高
淮等進金銀於內庫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文
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
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太監李敬等進珍珠
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
三月移　皇長子居於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
羣臣不得瀆擾主事謝廷讚以言事斥爲民○雲南
巡撫陳用賓進牙象○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
綎敗歸酉陽石砫二司尅桑木關𦊱陽永順二司過

烏江闖綎戰九盤入婁山關
四月內批科臣許子偉本近來吏詐官邪日滋月長
各官護短洙私巧庇不舉致令虎吏竊權弊如山海
官爲吏役法紀日廢今後各衙門盡心查刷摘發作
功紀錄阿縱即同親犯○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綎
壓海龍囤而壘萬𨸔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上
囤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
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築長圍困之○廣東稅
使李鳳題稱新會民變○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三
萬五千餘兩於內庫○吏尚書李戴請查革吏部積
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速轉不及詳爲詢察以積年
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終歸廢閣頂首日重而
不可裁冗役日增而不可減矣○吏侍郎馮琦疏言
仕者大半求進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營求因是而
廣宜設爲定額一以實俸爲主應陞何秩者即先列
名以俟有缺其有停陞量遷者亦悉銓註遲速在俸
進退在格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也○戴燿牛應元各
揭參傳奉官程守訓陳保捏旨拘刷富民非刑叅詐
動以萬計連斃多命
五月御史劉曰梧奏匹夫假托　聖旨擅置官屬激

時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徽人程守訓爲罪魁至本鄉坐察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爲之震動云○御史魏允貞爲內官所訐指其受賄數萬　上怒命逮治允貞皎節素著尚書李戴等合辭爲辯理直氣壯　上悟竟舍之○礦使方典南京守備大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　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　皇陵來脈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旨凡係　皇陵來脈俱不許開○論新大高玄殿○馬堂奏增長蘆鹽課三萬兩○在京商人進金一

千五百兩青紅黃寶石四百塊貓睛祖母碌等八十塊青碧黃白玉料一千六百餘斤硨磲琥珀銀晶瑪瑙料六十斤翠毛六千五百兩大小珠一萬二千六百粒○稅使暨祿張忠等進稅銀四萬餘兩於內庫

六月文選司主事趙邦清劾奏進士高維垣等無耻不類語侵選郎之容私壞法者同官恨之率爲所傾云邦清寧州人材高負氣不能諂曲初爲滕令以强力易其故俗摘發豪右欺隱買牛募耕歸流民數千戶墾闢數千頃課民樹桑棗賞人子損其一株收捕債樹十而舍之民儉而知禮三年邑大富饒其入覲內閣張位方言西北水利屯作之事願一見之邦清竟不徒見以治行最留除吏部不久以廉激罷去爲德於其鄉草笠徒行人尸祝之

七月王德完上憫亂疏○御史吳達可獻流民圖○湖廣稅監陳奉聽奸民妄想拘生員鄧卿等極刑拷訊諸生閧然守備內監一面叅奏一面遣衛官統兵抄提戕殺生員吳朝禧叅疏既下逮捕生員沈希孟等十人涸禁黑牢承天闔府洶洶幾變詔黜兵備萬振孫爲民○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綎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

子朝棟總督露布報捷

八月鄖陽樓鐘自鳴

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燁進四萬五千餘兩○虜寇遼東副將解生戰死○保定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天津葛帖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爲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帖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蕎荳者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illegible]立稻始信閩浙之法可行

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爲膏腴也天津爲神京牖戶開
府設鎮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營兵四千人歲費餉
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間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
以通蓄洩築堤以防水潦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
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
給而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海潮
上溢可以灌漑白塘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
糧差每畝一分八釐民願賣以給價不願則給種於
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
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召募居民承領數年之

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
重地永賚保障之安矣
十月天壽山火○戚臣鄭國泰疏請　皇子先冠婚
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顛
倒其詞與　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
舉漢文帝愼夫人事請篤厚中宮　上震怒廷杖一
百發爲民○廣東稅監李鳳進銀三萬六千兩又方
物稅課銀十三萬兩
十一月大風寒　皇長子即講席噤甚郭正域大言
取火禦寒氣中官各圍爐密室閒郭言盡出之煖邇

怡顏完講事上聞不罪也○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
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
寀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江西銀四萬餘兩
辛丑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朔禮臣朱國祚以元子茂
齡二十淑女習禮踰年請舉行大典不許○江夏襄
陽大火○河南巡按曾用升奏宗室暴橫多狀欲行
設法防禦○司設監奏鋪宮下戶部責買珍珠十萬
五千顆貓睛祖母碌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
兩丘乘進銀二萬兩張燁進銀二萬七千兩李敬進
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夷人
利瑪竇所貢方物○湖廣僉事馮應京論陳奉慘毒
萬狀有旨謫應京爲民○太監高淮參總兵馬林着
林閒住○湖廣總兵陳璘督土兵進討偏沅叛苗
三月賜進士張以誠等是科內閣二人有周起元炊
璿難○內旨以科道黨救馮應京鄭宅王之翰特命
逮三人下獄○尚書朱賡爲東閣大學士閣臣趙志
皐臥病○光祿卿趙從極言內廷賞賚之費上供錢
糧原有定額不堪耗用
董其昌云國家優禮侍從如日講　修等官嘗俸

之外復月有供給足矣不聞日日有賞卓也乃兩
殿書畫醫廚等官於嘗俸供給之外日有賞卓而
多至於每月八九百卓抑何濫乎宋仁宗嘗以中
夜思食羊肉左右欲取之尚膳監仁宗曰如此則
每日必宰一羊朕不忍也夫天子玉石萬方舊堅
恐口腹以節嗇財用而末技小臣每月賞卓以八
九百計何止每日宰一羊哉
五月輔臣沈一貫奏趙志皐久病淹抑殆盡乞允放
歸不報○李鳳進無碍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
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

榮進寶珠又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
兩○廣東珠池賊横行○京師大旱荒○張忠進山
西銀二萬四千兩○尚書李戴條上旱災封事○阜
平民父子相食
六月盡謫職方一司官○武昌民復變圍税使陳奉
奉逃匿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吉謫知府王
禹聲知縣鄒光弼爲民○蘇州税使委官横行饑民
葛誠倡義毆殺委官七人身自投獄○陳增曁祿共
進銀十一萬兩○築大内乾德殿臺○貴州大旱
秋七月收選閹人四千五百名　建州酋奴兒哈赤
執南關酋孛羅而婚其長子吾兒忽爲建州請補賞
貢○馬堂劉成魯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
兩○河決歸德府○太監孫隆巡撫曹時聘以蘇州
民變卽定之情實上聞有旨免究
九月趙志皐卒於京邸沈鯉朱賡入閣辦事馮琦尚
書禮部○虜入遼東塞
冬十月望冊立　皇長子爲皇太子封皇衆子爲福
王瑞王桂王上　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屬夷伯
牙兒求款詔復半貢○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等○
太白經天○浮梁景德民變○光祿卿趙健奏白糧

民運甚苦解納積弊當革蓋白糧本供　御食及各
官之膳所需最急每年壓於軍糧之舟後不得趨前
常至守凍及至内府收納又有鋪墊等費不支故健
娓娓陳之○杜茂張忠潘相進銀十二萬兩○陳增
叅淮安推官張時弼卽着增提問
十一月　皇太子及諸王行冠禮○命凍阻糧船二
十四萬陸運入通倉○遣行人王士楨封流球王尚
永子尚寧爲王○初皮林苗作亂執守備張守忠殺
之焚五開城破永從縣至是爲陳璘所獲磔于西市
○初倭酋平秀吉將死命其將家康輝元各分領三

十三州偽輔其子秀頼及景勝據陽東㧞家康擊之輝元與行長入大板滅家康家家康還兵破輝元盡誅行長等因內亂對馬島守義智與其將平調信遣人與朝鮮連和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選東宮講讀官

二月冊　皇太子妃郭氏　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入諭以輔佐東宮爲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礦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　上安諸事遂寢○停稅璽諭已出　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行不可反汗　上怒幾欲手刃加義義不爲

動一貫恐亟繳前諭義深嗤之○熒惑入太微○各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餘兩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　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粟民有餘食自火酋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稚席之赤子勤瘴海之外浪勞餉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稗益哉楊應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以法議勦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亂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迦河恐

不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經歲之餉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聊者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乎昔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之策尚得其半者也○太僕卿南企仲劾奏李載贄大言不能將順起廢釋纍之美有旨責企仲無恥反爲民○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贄號卓吾者立言乖僻舉止怪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狂瀆

亂失常莫此爲甚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贄尋死於獄贄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於兵戮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暮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爲得驅之就死不勝感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忝也○雲南巡撫陳用賓陷死緬延

瑞已犯殺降之戒究處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昂功
陞爵世襲錦衣括征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賄之厚
土儀之貨敢於蔽君衆功之叙滔及稅璫小人之羅
甘心笑駡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厠○廣東稅
按李時華劾奏李鳳征多解少金銀入已者五十一
萬七千有奇而夜明珠盤貓睛母碌與夫異石異香
不下百萬恭隨四百餘人同署而婚受某某美女爾
以冠帶又嚇詐官民歛銀各以萬計此而不戢復如
三楚故事能無損威辱國乎不報○借太僕馬價銀
一百萬給九邊○稅監梁永殺渭南知縣徐斗牛○

內使辱侍郎敖文禎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陝
西黃河竭流二十四日○陳蕖張養蒙並罷○科道
蕭近高李培各以言事降俸近高言曰 陛下恩私
疾特珠玉滿前誰爲積命之膏培言曰 陛下孝事
聖母亦思掘人坟墓毀人田廬種種係狀聖母必有
愀然者○嵩縣民變
四月刑科張鳳翔惡趙邦清之强直自遂於吏部不
便欲擊之去邦清疑出於同官鄧光祚侯執蒲之意
因自訴已之清暴鄧侯之貪光祚亦以貪誣邦清御
史左宗郢沈正隆吏科田大益助之極言汚衊吏科

曹于汴奏曰邦清好剛使氣操切苛刻此其所短搜
身任事杜絕餽遺此其所長錄其短而掩其長其腹
可剖其心不可服也○朱賡到京入閣
五月陳增趙欽魯保進銀六萬兩
六月稅監潘相毆辱江西宗室
七月大典衛百戶王遇枝奏徵直隸十四府田房稅
銀并馬場官地變價銀三十萬兩着南京太監查勘
解進羽林衛百戶閔應龍奏海澄縣機陽山每年積
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差內官高宋勘解進
八月李道進江西船稅二萬五千兩

九月揚州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
各中書舍人○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入天苑
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太倉太
僕俱告竭○左都御史溫純摘論科道之有過者請
定國是以一衆志恭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
之貪
董其昌云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爲護身符畏
之不喜毀之不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術耳
待小人當如富弼云尸誅筆討不少假借乃散羣
之作用溫純此疏是也或以御史大夫不當參科

臣則又非通論　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總
持法紀百官皆在所彈壓何論一科臣也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窰每年變價五千兩有旨開
取
十二月順天府解進乾淸坤寧子粒銀四萬八千餘
兩○修建海外普陀山寺
癸卯三十一年春正月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
肅皇納諫止抑內官弊政六條勸　上法祖安民收
回稅監不報○工科宋一韓極言牧馬之弊其一牧
地之隱占其二內商之供應鋪費日見增多其三有

司之徵完類解半屬支吾其四京糧之收放存留總
無稽核○各處稅監進金銀於內庫共礦金一百七
兩礦銀四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
二月新紫光明德二殿○御史湯兆京劾奏吏侍郎
朱國祚沈酣中聖狎比頑童五斗解酲日復爲嘗三
丈高眠旬多休暇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
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
日程而徘徊四箇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
久駐既以違命遲留迫倭奴盡去世德始入朝鮮報
捷世德未嘗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二
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賍穢所至昭彰藐贊不
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賫結納○吏科
項應祥敬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壅滯之
極三冒爵濫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卑陋
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囹圄淹禁之極八土木繁
興之極○雲南普明驛丞李仲登奏雲南富州與廣
西歸州僅隔一日程水路則從宜良南州彌勒維摩
計程六日陸路則從師宗至泗城計程八日比貴州
捷二十餘日
三月倉場侍郎謝杰言漕河告涸糧運為艱至所

有調停之法莫如有舊糧於倉暫放兩月折色蓄銀
係輕賫可不時而來也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
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即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
米價不湧又無損於日後也○雲南巡撫陳用賓請
開邊伐緬不報○武選郎沈朝燁極言錦衣世官冗
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昌云　祖宗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
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胄有日
增無日減豈礪世磨鈍之權亦傷財害民之蠹也
四月朔日食改享太廟於初五日○遼東稅監高淮

率騎士三百人直至廣渠門外科臣田大益孫善
姚文蔚各上言淮於春寒雪擁之時統領家丁沿邊
搜括餘不忍聞督臣蹇達奏之未經處分今擅離信
地挾兵潛住都城左側情形叵測不報
五月給事中宋一韓奏奴酋漸有可慮高淮志甚輕
吏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
稅使陳增之害○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訐時
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
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鞫宗詢問物論
紛然以爲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右

楚宗人言戶尙書趙世卿倉尙書謝杰獨謂王非假
正域請再勘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侵之輔臣遂有
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訐正域歸後楚事竟寢楚王遣
人奏謝因遣書謝諸貴人楚宗率衆邀諸途兵備副
使周應治鄞人也恐事露遣兵捕宗械繫之闔宗舉
訴於巡撫趙可懷可懷譙責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
可懷立斃於是捕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
禁高牆者數十人○勅諭少傅沈一貫登三事者十
年歷一品者六載毋以任勞任怨而思易退毋謂已
安已治而遽成功時稅使交行災異疊見執政惟藉

是關言路壅塞怡然自謂治安議者病之○高淮假
如遼東○廣東珠監李敬進珍珠金銀於內庫稅監
李鳳進市課鹽銀內庫○戶尙書趙世卿上言國家
錢糧征收有額稅糧馬草農桑鹽鈔爲正課各運司
者爲鹽課各鈔關爲關課稅契贓罰香商魚茶屯折
等爲雜課內除經解邊鎭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近
年開採之命下山東之香稅商稅福建之屯折徵窮
等府之稅契錢江西之商稅鹽課悉歸內使而臣部
之雜課失矣征求無藝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
量爲那移臣部之正課虧矣兩淮運司立超單汰

萬引而臣部之鹽課壅矣行旅蕭條商賈裹足而關
課奪矣高淮開中書李敬開授指揮而事例之課分
矣南直那借造船浙江那借袍價陝西議留濟邊而
臣部之適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
握於中官處處自爲那抵征逋征播之費二百餘萬
兩征倭之費五百九十五萬兩典禮之費三百六十
餘萬兩節年添進買辦五百餘萬兩老庫將窮太倉
無過歲之費漕運有目前之阻塞兵動言鼓噪內地
處有揭竿臣不知其所終已
六月稅監梁永高淮杜茂王虎陳永壽張忠各進銀

內庫○論造崇德永壽等殿○永寧土婦奢世統擒
兵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禮
臣郭正域司官吳默定補謚改謚之議應奪三人許
諡呂本范謙應改一人陳瓚應補七人伍文定吳悌
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正域又言覊夷賞
賜在互市之外者宜裁○虜犯遼東長寧堡○河決
豐沛
九月主客郎聶雲翰言科道以外稍為缺望往往因
其推補齕齮長官姚文蔚之逐溫純駱驂曾之逐王

象乾大非政體○科臣楊應文疏參郭正域如一貫
指
十一月有投匿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
子事題曰續憂危竑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　上
震怒召　太子慰安之　太子泣　上亦泣隨令內
豎以慰安　太子語詣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
郭正域疑妖書爲正域爲之下令大索緹騎四出逐
捕給事錢夢臯直指正域且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
佐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媼下詔獄考訊無
所得又闖鯉第長安中人無敢偶語吳江人沈令譽

以疑似捕給詞連部郎王士騏于玉立皆坐斥并捕
高僧達觀詔獄觀亦被五刑死錦衣周嘉慶遭遣閣
門慘掠獄久不成最後得皦生光禮侍郎廷機及趙
世卿告輔臣賡郎此可以具獄賡勸一貫如廷機言
刑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御史沈裕力持定獄
上命磔光事遂得解生光初不肯承裕誘之乃曰汝
固所甘恐累妻子耳裕許保其妻子要裕誓而後承
及生光妻子坐斬裕亦無病暴卒無何永嘉人爲嚴
中書趙士禎者狂疾發自言爲是書身肉碎落如磔
狀而死

甲辰三十二年正月福王出府成婚○叙播功李化龍
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劉綎
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尚書田樂蕭大亨各廕子世錦
衣○河道李化龍上泇河議黃河自歸德而下合運
河入海其道有三道考城過堅城出茶城向徐邳爲
中路是名濁河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從昭陽湖
出秦溝爲北路是名銀河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趨
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爲南路較而言之中
路差勝不如泇河之開其善有六蓋繇宿遷入運出
繇邳涸而無水難繇豐沛入運則豐堤壞而有水難

泇河開而運不借河其善一以三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察機宜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今直二十萬善四糧船過河約在春盡畏河漲耳入泇而安瀾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善六請開泇河以遏運泇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銜魯龍脊盤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遂成之會病卒未果至是化龍建議開之漕河別出一間道矣○禮部李廷機疏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

天演之胄等於無告故疏及之○大學士王家屏卒

二月閣臣一貫題大輔沈鯉爲會試主考鯉辭以主考必用大輔相沿爲例人皆預知　祖宗朝有以儒士主考有以入京朝賀舊臣暫留典試畧做遺意可絕弊端乃改命朱賡○各稅監進銀二十餘萬兩○參竊守衛將軍金牌○下戶部收取金珠寶玉入宮○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縱稱被刼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蝻詐局套擾事日積請通行申飭○江西稅監潘相毆辱宗人謀杷[illegible]

三月賜進士楊守勤等是科內賜六人○駙馬楊春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詔景府遺下地租悉送入福府崇文門外皇店聽福府管理

五月長陵明樓災○侍郎楊時喬署吏部○廣東稅監李敬進礦金珍珠千兩於內庫張忠等進金銀八萬兩有奇○兩廣總督戴燿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澳九夷貿易番船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搆中官流毒一方云○禮部李廷機奏進士觀政宜從簡省去陋規以端始進

董其昌云士莫重於始進雖賢如韓愈猶以朝多

薪米僕從之急上書及門有志者惜之而此疏所矯舉有大於薪米僕從惟萬曆二十三年吏科楊東明不許本房所取士稱門生於從前交際陋規一時捐卻可以挽士習者進士龔士驤云崇禎戊辰張瑞圖限門生贄見禮必百金有不足者百喙門役徵免實與人典遂成市交可歎極矣

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辨糾兩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激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初約其埔湧等地疆臣據爲楊酋存日據臣必欲反之於酋亡之後所以怏怏卒

不服云
六月山水衝諸陵各陵松樹蚕食殆盡論內閣傳諭各衙門修舉切要時政以弭畏天至意○光祿卿王守素奏寺帑屢竭蓋寺每年錢糧入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萬曆初居正作相限制每年用十二萬多至十五萬止以後漸至三十萬出浮於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莫可問矣○羽林衛等官奏稱徽寧二府稅契銀十五萬蘇松諸府稅契銀三十萬著太監邢隆徵進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彈

貫意請收回礦使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　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河決蘇家莊水渰豊沛
八月冊李氏爲順妃○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　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　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

聖心遂以憂危爲過計忠赤之語爲恐嚇耳積怨之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爲　陛下倚信者鳥獸逃遯張空拳以禦盜能乎○督保陳增等進內庫銀十五萬兩○戶尚書趙世卿言每年內庫金花銀額設一百萬　皇上增加二十萬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不過將邊餉那移耳彼既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而僅發一百八十四萬轉眼又該發明年餉矣即不能發內帑以助邊亦宜寬買辦而急邊計也
閏九月諭內閣曰播功平定一國拓土開疆不行封

爵之賞不可以勸後大學士一貫謂在事文武衆難以濫封特加總督李化龍少保總兵劉綎陳璘左都督
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刼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舶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貫人欺紿盡沒其貲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辨佚儻之言悉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稱兵自殺時時見告不可復止○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牛激憤殺數人去參將侍功聞於兵使姚善率衆擒之決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

得老弱首顱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永西疆界不定時播賞已行
播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主張致
他○御史錢桓參奏道臣勾夷起釁
董其昌云汲黯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
天子之使此識國體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
十之三控制之術寧畧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潰
人而止則善矣
乙巳三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侍郎楊
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尚書蕭大亨主筆

徐觀瀾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皐當外補特
旨留用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龐時
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　旨元珍等俱謫外御
史林秉漢直指楚藩假王亦坐謫時有吳中布衣在
一貫坐夢皐戲之云昔之山人爲山中閒人今之山
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三月科臣錢夢皐參溫純黨庇正域指楚王爲假孫
林秉漢正論乞亟斥純以善楚事○議徙寬奠新疆
居民六萬餘户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奴速二酋各

請金賞卹於靉陽淸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
楫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
奴酋金
七月部郎賀燦然疏爲淸平之論謂主察與被察臣
俱宜罷去作書傳之邸報署吏部侍郎楊時喬言國
是難管主權下移莫甚今日懇辭印務不報○斥賀
燦然爲民○左都御史溫純罷○勑建護國萬壽寺
八月各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江西巡按吳達可薦布衣
章潢纂修經世諸書遂授順天府訓導○楚王進助

工銀萬兩
十一月　皇元孫生上　皇太后徽號尊　皇太子
生母王氏爲貴妃○茶陵州知州范守已獻漕渠便
利之議○南京教場有星隕地無跡○加李汶少師
邢玠少保李成梁太傅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朱敬循右通政賡之
子也○徐三畏總督三陜李汶協理戎政○湖廣武
昌大火○勑修南海普陀寺工完
丙午三十四年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
賀世勛韓光大糾衆焚燒其第殺之　上聞大怒朱

厭惡云　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嘆
不足惜首事者置法中使罷不遣乃補世勛懸撫獄
○科臣沈鳳翔劾薊大亨戴燿陳用賓○兵科孫善
繼劾甘肅巡撫徐三畏虜入涼州三日謾云當日擊
出搶殺男婦千百謾云四名經過四十餘堡謾云三
堡兵將不見虜謾云對敵○侍郎楊時喬署都詹沂
管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前除夕上謂左右曰此
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關晏打開惟楊李詹清寂可
念○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獲親取君民同樂直
詞鄭貴妃爲末坦忤旨幽之七日卒嬪魏縣人好直

諫與孝靖相結素爲鄭所忌　光皇七歲時微有水
厄嬪力護得無恙鄭妃恨之遭擯者屢矣謹如顧著
靈異　上嘗念之郵寶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二月御史蕭淳劾輔臣沈一貫○吏科翁憲群上論
銓政一曰明職掌大僚之有會推蓋冢宰不獨受其
推而博謀以示公若冢宰舉手而聽則所司何事至
於吏部司屬亦待會舉尤屬無名二曰復選法擊籤
之法以爲笑柄果無心於天官之職一吏可代如欲
存公則官原預擬何必於大廷中支吾三曰微職
臣之濫就悉繇君命自便身圖恣行已意撫按不即

參處以患病具題謾無懲究緩急豈賴焉人計伏枉
當有限期優游鄉井實不澀事又不開缺仍得照常
陞轉有官名無官實所責成謂何四曰杜趨避有司
薄不善之地選而求改未經到任旋有調煩方面官
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遷近地依然就列庶嘗館選
棄從多留或預度難盡留始引疾以幾幸日後人心
不正僥倖何繇自抑五曰禁保留方面官加銜保留
因爲地方借才遂有相與體面以完故事有司沽名
要譽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倡效成風安可底
止隄防末流正惟此時○御史馮奕垣陳二弊五事

○倭酋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盡誅其大臣移秀吉
子秀賴於大板
三月暨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高淮
進參一百三十五斤○兵科袁懋謙陳言八事
四月京師大旱
五月太僕少卿吳華奏馬政之修當自俵馬之時蠲
之而嚴責成於州縣○武庫主事吳炯論驛遞煩費
費在六部之有題差戶兵二部一差分爲三四以便
賤官之趨家其費不貲雖廣開事例得不償失也州
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强項者潘泉兩臺反嫌其失

歡貴要何以得行每驛錢糧須通計實數幾何嚴其
餘剩以佐公家之急不然徒充有司之槖其病民等
也
七月雷震朝日壇大雨雹○沈一貫沈鯉並致仕○
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
疆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
而時論頗以爲非云
朱國禎云安疆臣奉朝命甚謹蜀撫喬壁星欲取
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喜功者遂以受賄
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

八月御史史學遷請閣臣兼用外臣
十月儀眞稅監暨祿請罷天下稅使不報○戶尚書
趙世卿奏羽書旁午軍士告饑
董其昌云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
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
目睫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
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議而爭固其所矣
兵科夏子陽冊封流球回以五月初四開舟六月初
一抵境十月十五登舟三十日抵岸
十一月南京妄人劉天緒慕綠卑利謬稱能呪生靈
霧招聚愚惑爲軍士所告守備豐城侯以反聞京城
閉門水陸絕行者三日兵尚書孫鑛欲以捕反爲功
操江都御史丁賓署刑部大理姚詢其事妄言者坐
磔無辜逮捕者悉得活賓持身清簡加意民用在南
都凡溝渠巷陌影占者悉行清出神祠非舊者悉毀
自都門至丹陽陸行官道皆石砌平坦行旅頌之嚴
恕有大體嗣位者莫能及
丁未三十五年二月朔日食京城守門內官毆殺秦典
知縣○御史宋燾上歲功伊始疏○甲寅朝房火○
給事中汪若霖胡忻等言朱賡一人獨秉閣務叢脞

不堪請行枚卜相臣助理如周應賓之謫黃汝良之
阿李廷機之褊皆不可與
三月賜進士黃士俊等得名臣楊漣清風直節著於
爲令爲鄖時後與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
以魏璫之難有張瑞圖者一甲第三名其會試策中
語云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雖有甚不
肖皆可以自致於寶堯舜未嘗標君子之名而置禹
稷於岳牧之上未嘗過設小人之目而輕用四凶者
討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可不可也極論之品
可藻飾而成材不可以假借而就小人亦有可大受

者君于非獨窮於大受并小知而亦屈者將觀允職家居見是策而咤曰斯人敢于非聖後日可爲世變厥後瑞圖一敗有若左券云○雲南巡撫陳用賓遣貪虐下信任和曲知州黃概兼署蘇勸州印青權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又受誣捕鄭舉意舉遂嚮誘阿克謀復土官料集夷目同時起兵渡江直走武定有變告者用賓朴之人莫敢言賊遂薄城殺之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通劫庫放獄屠殺居民一空知府陳典以事在會城抱印不敢歸阿克聲厥勝實也

四月戶尚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冢宰無所不統而推擇司官反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意

董其昌云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爲冢宰亦如是矣

五月起輔臣王錫爵於家加少保辭不至召尚書于慎行入閣未任卒葉向高李廷機各尚書入閣○四川廷按孔貞一奏土酋安疆臣悖旨料夷○禮科戴章甫請禁奏疏之煩言隱語○兵科題免宿衛軍士營操○刑科周曰庠參孫鑛諉殺無辜妄邀功敘○

顧憲成作﨟語疑言貽錫爵大畧言近日輔相以模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是非直付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禹胡廣豈不恨哉

六月禮科孫善繼請罷館選畧云翰林升轉必歸內閣具題吏部不得聞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傳計日待遷魚貫而臥挨席若挨頁然何惑乎調燮無術相業日卑也請自今議定額數若干溢於外者聽其請告補於內者即行議補不拘內外官員才猷屢錄旁通與故者照品推補不當者聽科道劾去挨次叙

原官兼各省提學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斥陳俱聽吏部而內閣無與庶不失祖宗朝用人之意

閏六月京師大雨城中街衢水深三尺○吏科姚壯憤言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爲務而更調保留皆徇屬官之私營紀綱所以日壞○大學士朱賡請止礦稅云見童走卒無非怨詛臣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之狀○諭兵部朕靜攝宮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宗社安邇詰戎振武尤爲惓惓昨見滇寇等日久蔓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爲陳用賓沐叡帶罪殺賊如縱寇遺患併治不逮○御

史唐之䕫言　皇上遂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
司用人者人材日遷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
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
候也
七月彗星見東井○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
甚怨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請之　上　上爲之逮治
舉朝論救不聽尋　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堯臣貴州按臣馮奕
垣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大學士朱賡言用
兵非計傳旨諭堯臣歸本土四川錢桓奏堯臣身歸

水西妻子尚留鎮雄非征不可又參貴撫郭子章撫
安酋偏詞遺未了之局
十月禮科邵庶言旌䘏濫請成風
按　高帝首論表揚節孝本以嚴實幽隱風勵斯
民高安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
近來請乞多歸縉紳而閭閻寒微遺漏者多矣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丙午日赤無光
十二月朝鮮王李昖死○下戶部辦七公主婚禮金
珠價至十九萬兩○雲南巡按周懋相按行在曲靖
聞阿克服移書用賓宜急調霑益安紹慶兵衛省城

用賓疑安兵不肯用亦不設備若無事者阿克薄會
城用賓始懼總兵沐叡登城賊望見羅拜獻不能出
一語賊焚劫闔廟居民數千家攻城益急索武定府
印用賓郎以印付之賊退至武定立阿克爲知府遣
兵攻祿勸圍尋甸殺指揮備藩彩安紹慶兵至乃敗
之賊又破嵩明吏目韋宗孝死之署印知事李性避
去又攻祿豐知縣戴鳳陽被縛屬而死用賓竟不奏
聞
戊申三十六年正月御史葉永盛奏辯李廷機人品時
廷機久掛人言謂其器局褊狹而攻之者遂造爲黃

金載玉行賄奧援之說欲盡揜其一生砥礪故永盛
極言之當時以爲錢夢皐論沈鯉貪汚鯉不辯而曰
貪汚之事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廷機易名文節
郎永盛之論定○秦王誼封子爲郡王禮部據例王
孫中尉繼爵除世子外餘各本等爵級不得冒請○
賊攻羅次知縣熊尙謨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賊不
備進抵元謀賊潰走賊黨吳艮傑來爭遊擊裴希度
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午睡
請潛師襲之參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揚兵而進賊
皆鋌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躡賊賊拋金于道官軍

爭拾金帛逐賊盡走東川用賓遂奏大捷
二月科臣蕭近高宋一韓各參陳用賓辱國冒功旣
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罰參將張名世屠戮村
民報捷遠近閧然群盜蜂起普寧一帶城門晝閉○
閣臣葉向高言用人理財六計○署吏侍郎楊時喬
稱病冬春大選俱司官代
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
案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
奴酋强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
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

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亂以爲奴酋之資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江南大水麥禾皆無○戶尚
書世卿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額課虧損之數大學
士賡言隆慶初兵餉二百萬兩今日四百萬兩不知
虜未款貢前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
多至於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故事取之於監者皆
責之於部自礦稅設立正供多被侵削曾未十年虧
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莫知策之所
出矣○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主事鄭振先疏
劾朱賡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宮講學有旨各降

三級調外○遼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子光海君琿詔議之
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勘以薛夢雷代○稅使高淮差
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時喬力言遼
酋臣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兵科宋一韓
言鎭將故隴氏土不宜予安堯臣竊據○虜犯喜峯
口○以高淮言逮同知王邦才
七月御史史學遷參孫鑛舉動乖方不宜與冢宰之
推○兵科宋一韓劾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割棄疆
野之地予奴○工科王元翰論蕭大亨之貪所屬郎

申用懋被參回籍復起職方孫鑛之妄殺少卿唐鶴
徵語毒啓之四臣一體相比○御史黃吉士請補諭
定遺賢諸理學如曹端賀欽節義如周怡陸粲蒲鋐
清介如軒輗王之誥勳望如張佳胤等二十一人
八月有旨諭考選久滯非因各諸臣惡生疑許辨奏
擾耳汪若霖調外吳正志汪元功黃汝亨黃一騰降
一級調外○御史史記事顧慥參姚士愼熊鳴夏陳
治則以救若霖○御史陳于廷言若霖參元功汝亨
則並處陳治則參正志一騰而參人者不處非治則
爲朱賡素昵故耶○御史吳亮參陳治則姚文蔚○

刑科張國儒叅孫鏞害衆要功○御史馬孟禎疏京
堂胄濫叅張嗣成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南京天
鳴聲如濤鐸旬餘日乃止○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等賽人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叅將李如楠
不出○御史朱萬春楊師程各疏論朱賡逐范洨梓
姜士昌宋燾鄭振先汪若霖庇戴耀徐學聚郭子章
○御史彭端吾疏朱賡庇私人陳治則熊鳴夏○御
史畢懋康叅徐申○兵科胡嘉棟叅康丕揚○戶科
韓光祐叅蕭大亨○起吏尚書孫丕揚○南戶科段
然劾輔臣王錫爵朱賡○御史董紹舒薦鄒元標等

○御史蘇惟霖叅姚士愼士愼辯陳于廷史記事疏
○工科李瓘論朱賡○御史穆天顏論斜及李廷機
蕭大亨沈子木徐三畏戴耀沈季文徐學聚○御史
朱萬春叅周孔教○南兵尚書孫鏞回籍○科道張
鳳彩彭端吾吳亮彭惟成各疏論賡廷機○御史金
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
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爲優
劣
十月御史陳于廷叅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讚職方更
易三人授受一脉但趨權倖何知邊計之多虞止顧

私人豈問中樞之積蠹○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
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解者留備採木又言念浙
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兩賑濟○吏科翁安性叅
太監成敬呵斥輔臣詈無忌憚工部郎張嘉言叅安
性借言藏機以爲賡曲護御史吳亮史記事亦各疏
安性巧附朱賡借攻內監○兩廣總督戴燿以失事
削籍○陝西總督徐三畏卒於官○諭內閣曰近來
中外佞言煩興是以將諸疏留中正賴輔臣協心共
理豈因小臣誣害便欲高蹈臣子大義如是乎傳諭
二輔臣速入閣視事又諭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爲耳

目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淆亂國政惡
言詈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科
道張國儒馬孟禎韓光祐梁州彥李光輝張鳳彩各
疏王錫爵朱賡　聖諭吏部言官誣詆大臣朋謀逞
臆綱紀陵夷姑且置之度外有不遵諭者指名叅來
○科道宋一韓翁憲祥胡嘉棟王元翰各疏叅賡廷
機○御史史學遷叅趙世卿
十一月命朝鮮王次子琿襲封○御史穆天顏請用
鄒元標趙南星等○科道各疏叅翁安性○吏部摘
發奸吏著爲令○蕭大亨免○朱賡卒贈太保○

入薊門寨殺掠軍民萬計
十二月刑科周日庠奏陳十二斷○掌錦衣衛王之
禎加少保○顧其志總督三邊○補贈陳獻章文恭
胡居仁文敬謚○夷酋來電大入犯總兵杜松率兵
從寧遠長山出搗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己三十七年正月甲申朔○京城訛傳虜至九門晝
閉○裁革浙江監兊○李化龍尙書兵部○御史張
升彼疏方正棻宽爲朱國禎被參辯白○加督漕李
三才尙書○武昌大火
二月建州夷人朝見出班投印文一紙詞甚悖言彼

疆界以新立碑碣爲卷案御史房壯麗等言廷機遣
使召御御史顔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
李廷機遣客李稚蔡以書諭建夷謂虜意止於勒索
可以口舌折之論者籍籍謂奴酋之作逆廷機書實
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謗云○雲南廵撫陳用賓總
兵沐叡逮至京師○總兵杜松夜馳至贻流兇勦殺
拱兒夷級一百四十六○閣臣葉向高揭奏六部尙
書侍郎其只四人皆以病杜門銓衡典禮事務煩多
請乞點用○南戸科段然叅顧天峻南道周達叅顧
天峻李騰芳天峻騰芳各疏詰文華殿叩辭出都門

候命科臣孫善繼亦以受謗叩辭徑行○御史熊廷
弼勘明地界言奴安得數百里之疆日立碑則許之
日刻夷文則許之皆廵撫趙楫所爲而朦朧題叙則
廵按康丕揚扶同○壬戌白虹貫天○楊時喬楊道
賓相繼卒○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
長往顧天峻等出都議處有差
三月拱兒自以忠順見勦小歹靑激之入搶遂引兵
五千攻陷大勝堡深入小凌河遊擊于忠志被傷失
士卒千餘○署吏事侍郎蕭雲舉條上八事有惜人
才省議論二欵

四月孫丕揚起用到京條奏朝政四事○戸科劉文
炳乞召直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科臣王元翰爲
鄭繼芳所叅出疏自辯南北科道陸夢祖吳亮劉光
復王孟震劉國縉附和繼芳共攻之而金士衡張國
儒劉蘭蔣貴張鳳彩各護元翰以爲能㕘顧李也又
詆及胡加棟加棟亦辯遂陸段然劉時俊科臣周永
春護加棟南科高節鄧雲霄左袒元翰劉時俊段然
又肆言極詆錫爵一貫賡以及天峻牽連蔓衍至不
可問云然劉段皆吳中名吏惠澤加于民精神振飭
没世人猶思之

五月虜大入遼瀋○吏部尚書孫丕揚以受事兩月所
推上大僚疏一槩不報春夏選過官吏以吏科無官
不得領引因苦號於道上因自劾求去　上慰留之
○對馬島倭稱奉日本王源秀忠命欲借道朝鮮入
貢○立阿章爲鎮雄土官改名隴自得○建昌土官
安世隆爲其僕那固所殺妻祿氏討那固殺之
六月建酋率騎五千臨撫順關索參珠價并索欠價
人葠參珠爲高淮所給取進欠價歷年不與故也守
道謝存仁令邊吏犒之以酒委曲與約而後去○兵
部題請增遼東兵一萬

七月明暗台吉與卜石兎爭講人畜忠順夫人馳解
之○宛平知縣劉曰淑上言京師之民困於鋪行諸
役財竭力殫不勝怨咨總書頭首三千散書頭首三
百通計七千有奇皆取足于権徵之內
董其昌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徙富民以實
京師有深意也宛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昔特仕
者聚斂以足國今特吏胥聚斂以肥家益可慨矣
八月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五日以十二日爲初試○
甘肅地震倒墻千丈
九月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各以人言封印

出城○薊遼督王象乾上言遼鎮阽危已極閣臣葉
向高揭云今日邊事惟建酋最爲可憂勢必叛亂而
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請早爲處糧餉以安人
心不報○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
○刑科彭惟成請狩聘眞儒劉元卿○黔國公沐叡
死于詔獄○署院副都詹沂封印出城
十月徵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爲翰林待詔○南吏科
黃起龍請祀遜國之主即不可補廟然留京魂魄所
依或附食　太祖之側至于建文年亦須遵旨速補
其死節諸臣命官詳考事蹟仰憑神斷賜謚刑科彭

惟成言歷代臣庶以此爲請則楊守陳繆恭吳世忠
楊俔天壤間公案舉行端在今日宜勑下各部會議
采輯
十一月御史劉國縉奏內監陳永壽黨庇遣犯王廷
祐房山民陳槐所生女進爲東宫才人生皇長孫內
監馬昇紅牌找覔永壽奪與伊族陳表滕目
十二月起邢玠南京叅贊尚書玠蕃乙巳考察拾遺
者○孫瑋署都察院事許弘綱副都御史
庚戌三十八年正月大計羣吏尚書孫丕揚署院孫瑋
考功郎朱世守科曹于汴道孔貞一主計○南科道

劾李維禎馮時可董其昌○吏部奏舉清吏汪可受
陳道亨畢自嚴陳大綬瞿汝稷黃汝亨沈應奎薛敷
政等○大學士李廷機奏荒廟難以久居求准放歸
○閣臣葉向高請東宮講學不報
二月虜大入遼東塞罷巡撫李炳遠總兵佟鶴年
三月張鳴岡總督兩廣自戴燿去其任久虛至昇始
補○黃嘉善總督陝西三邊○賜進士韓敬等○吏
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倖深官員舊例州縣官歷任
三四年即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州縣官至八九年
不得轉人情最爲厭苦新進士應選亦無現缺故丕

揚設法題留以通選法○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
兄弟相讐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搆隙而御龍甥
彭象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
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朝廷之治土司
不過羈縻而已且黔楚自征播後城市與田野皆非
昔日之舊何堪鼓鼙復興哉請于撫按願以檄諭之
諭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諭元錦元
錦柔服再諭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
以卓異破格超用○天柱巡簡朱梓以德化苗蠻教
之耕田治生息鬬讎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

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敎者引之謁上
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於
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梓爲知縣
閏三月起楊鎬巡撫遼東○遼東巡按熊廷弼參舊
撫趙楫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六年十月侵
盜邊儲五萬二千九百餘兩
四月正陽門樓災○京畿大旱東南大雨水河南產
牛妖山西產羊妖燕河產豬妖皆二頭二尾八足○
有旨慰留向高自去冬及春疏奏槩置高閣至是始
批向高疏云○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四五萬衆

侵犯遼陽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
人料理請勑該部另推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協濟
邊防
五月　上諭各衙門京畿旱災發內府銀賑濟百官
各捐資俸助賑○御史房壯麗題請江南布解起於
先朝巡撫周忱以松江產布以布代粟寬民之力也
法久弊生故以富戶充役先解布而後領銀及布已
解而有司以庫無現銀爲辭或半給或全不給昔之
寬民者秖以病民而松之受禍最甚議折誠爲兩便
○工侍郎王汝訓卒於官

六月閣臣葉向高題請刑部掌印無人獄囚莫爲問斷囚米無措三年恤刑之差亦難再緩○吏部題請處分擅去之例大畧以有故而擅去者巧宦之一端不爲輕爵糜也

七月爲民鄭材單騎入京投揭論趙用賢舊事科臣劉大綸〔一〕叅材狂肆無禮因言用賢當諫諍時不堪媢臣怨訕與之絕婚材父洛明知將避親衰老以少女强嫁之人品茂然昔許敬宗女嫁蠻獠謚繆洛棄女萬里不應謚襄敏○武昌牛奴見

八月催請戶禮二部掌印官○御史傳宗皇言留都鹽政久廢督理○遼東巡撫趙楫言招逋定疆功罪甚寬先奠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啖虜者此時虜勢方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於虜而云啖○遼東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以防患

九月召起趙煥刑部尚書○御史蘇惟霖言黃河泇河利害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御史劉國縉言士紳之貧極在山林山林之士雅召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固自孔門家數無奈今人非古且借以梯榮因而售贋品山林之士名高於泰山而遊於門者破甑可稱完璧遂使趨附之徒奔走若狂其潛正所以爲濃也○兵部司務陳禹謨進所撰左氏兵畧

十二月二十四日乙未 東宮第五子生生母選侍劉氏是爲今 上○御史曾明升言河南宗室之精苦於法之無所施窮於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王錫爵卒於家

萬曆法畧卷十終

萬曆注畧卷之十一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工部郎臣趙士履參訂

辛亥 三十九年正月閣臣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考選軍政日期○科臣曹于汴彭惟成各參李廷機杜門多時不入閣理事無可考滿

二月漕撫李三才出境有旨准去漕事命總河劉士忠兼攝○虜犯蘭州

三月閣臣向高劾奏南刑尚書李植擅自去職時植老病不能步履言語告休不允徑自歸○天計京官

四月怡神殿災○山東大旱陝西牛羊二妖疊見○大學士葉向高尚書李化龍侍郎蕭雲舉史繼偕副都御史許弘綱各疏求罷

五月辛丑雷震正陽門○吏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備迫乞歸　上出溫旨慰留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王圖辭闕出城大計翰允時王圖爲吏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吏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留先是史記事于察典未行之前極論內閣自時行錫爵一貫廟廷機衣鉢相傳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孝周孔敎等逮察典旣舉行又金明時名在察中乘留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圖以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丕揚怒明時挑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問明時罪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爲二黨群起交攻攻東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爲戎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彭惟成徐紹吉歸子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延登趙興邦亓詩敎孫光裕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鉞毛一鷺彭宗孟韓浚金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尹黨雲舉爲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兆京丁元薦徐良彥馬孟禎胡忻吳炯張養正喬允升沈正宗洪文衡李邦華曹于汴吉人賀烺李朴錢春周起元劉策李徵儀宋磐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朝廷聚訟者幾一年餘○尚書丕揚奏黜前計倖留已故臣錢夢皐等九人奏起馮從吾等十三人

六月吏部奏起鍾羽正王德完程紹○侍郎李汝華署戶部○京城大雨二十二日水溢數百里禾盡沒山東亦大雨

七月單政考選命始下○工侍郎劉元霖言錢法淩
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市
銅商賈無憚於官買而私買者省矣
八月倉場總督孫瑋爲漕儲遲緩道德二倉去京師
不遠若河水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陸運之
費不貲○侍郎翁正春進萬歲八箴○加李化龍少
傅○楊鎬奏報遼東奇捷○舒應龍尚書戎政林烴
南工尚書
九月己酉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閣臣爲
請乃宜皇太子生母也

十月趙世卿久候不得命竟歸○工部臣言皇極門
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爲可
惜懇早擇吉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文選主事
袁應舉言閩中巨室家於海瀕日引月長識者所慮
海道嚴禁徒爲具文乞加意申飭應舉又言府史胥
徒之役毒徧天下銓部所屬按款釐正庶幾可以救
時○光祿寺臣言白糧係上供所需每年壓於軍運
常至守凍請先於軍船
十一月王象乾孫瑋各進兵尚書仍總督
十二月王圖自去○李化龍卒○刑尚書趙煥署兵
部事
壬子四十年二月吏尚書孫丕揚叩辭出都○趙煥署
吏部孫瑋署兵部
三月禮科周曰庠奏寧國童生毆辱縣官○光祿少
卿徐必達言漕船阻凍不及春運願募民船雖一時
權宜之計究之於國計不便不若仍遵舊例初議發
之孫居相因必達言遂中止
四月閣臣葉向高言朝政不行日復一日紀綱盡壞
國體盡傷非敢以去要君實念在位有愧願早罷斥
時廷機久處廟中復還原寓請告一百二十三疏矣

向高復杜門閣中虛無人者五月○欽天監推算月
食未確有旨修改曆法
五月署吏部趙煥請推補閣部大臣○代王元配無
子御人裴生鼎渭王以其母賤令妾張氏母之張有
寵進爲次妃後生鼎莎王老兩人爭求嗣閣臣李廷
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莎至是人方攻廷機遂有
立長之說主立鼎渭刑曹郎李春熙來斯行等疏請
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波累藩國禮
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勘渭莎皆
廢也渭母未報封而先故莎母已生子而後封此其

昭詔旨也
六月浙江巡按李邦華易試舍以獰○詔增陝西中
額五名○殯皇貴妃王氏
七月廣婦忠順夫人奴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
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八月命向高入閣○刑尙書趙煥攺吏部○命試考
官命下遲應天陝西移初場于十九日江西二十六
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虜犯延綏撫劉敏寬留提
九月內使辟殿騎馬冉興讓於大朝門外興讓及教
習官買之鳳各疏奏辯御史歐鳴宙亦言國體凌夷

之極皆不殺興讓將冠帶置長安右門而逐東廠奏
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差錦衣官訪拿李興讓父
官罰教習官俸○三道官論李廷機入閣疏陛辭
出都門有旨差官護送賜路費驗驛○御史楊鶴奏
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時事萬分否隔御史楊州鶴
奏遼事大可寒心○通政使吳達可奏納言關係國
體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古今一定乃章奏常稱邑里
如吳門歸德之類又有隱語謎字同於射覆莫可卜
度者皆褻瀆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吾謙臣近
亦蹈其習當釐正書○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

運訛言默壞人心時有李贄批點水滸傳刊布盛傳
有識者憂其教人為亂臣賊子故永濟言之○科臣
王聚洲劾奏郭子章近若三論一意趨奉婦寺一節
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何狂悖甚
十月考選官命下科臣李成名孫振基商周祚官應
震李奇珍張延登道臣李若星錢春吉人田生金各
疏參卜履吉趙士諤牛應元趙健黃克纘徐可求徐
兆魁王國楊鎬劉士忠李成梁趙楫
十一月軍政考選命下○葉向高求罷○吏尙書趙
煥請點巡差御史○御史田生金奏吉太僕寺提宜

演事○肅皇帝時邊事保首級者十不六七受世廕
者十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提間者將何人其不
獲世廕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盡勝於昔人○奴兒
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虜
犯遼東曹莊殺男婦二千餘人商店一空科臣麻僖
言鎮遠之敗以隱匿聞矣店山之敗未知所數矣今
此之敗人言藉藉不知楊鎬何說之辭
閏十一月御史徐縉芳為顧憲成請諡○御史徐良
彥言朱賡餘黨王三善輩一意芟刈林泉誅鋤善類
○誠意伯劉藎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翟鳳翀

等科道公本各參蓋臣淆亂國是箝制言官○禮部
會議庚戌科場事榜首韓敬係湯賓尹別房搜取關
節顯然知貢舉吳道南即欲發之以語詞商謂礙壬
國蕭雲舉乃止及廷試敬復從第三改榜首人益不
平科臣孫振基等遂發之湯韓繇是坐廢○吏部分
別被論官中應元揚鎬徐兆魁等回籍○御史過庭
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丹月見開各有濡染我病其
君子人誰甘爲小人○吏科[illegible]廷[illegible][illegible]無黨之論
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爲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
不必爲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爲黨同伐異

之舉○刑科掀參太監王信關防事會典開載皇城
九門有關防三十三顆俱撥門吏敕管各吏關防繇
於吏部月糧支於兵部而查照分於各科與守門內
官不相涉也蓋吏役無甚威力未必重爲解官商役
之累即有奸弊可以究懲此祖宗立法本意今北安
門王信規關防爲脅貨必欲奪之駕言祖制豈祖制
有在會典外者乎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　皇太子代行祫祭禮○
刑部郎沈應奎進法祖殷鑒○禮部郎田大年奏稱
梁雲龍以沈一貫私人撫楚黨庇楚王坐楚宗人以
大逆妄殺多命環承天二三百里地震累月雲龍還
武昌妖魔登出駭而病亦舟行次京口棺木破裂厥
水溢流未必非怨魂作祟而一貫尙微美謚姚文蔚
錢夢皐黄俸顯擢怨靈所不與也○孫瑋管都察
院事
癸丑四十一年正月大計群吏趙焕孫瑋計弘綱考功
鄭張養正科翁憲祥道余懋衡爲舉孫承宗李起元
石崑玉等○群臣合詞上請福王之國許張家灣以
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照戶數補衆數行期無
定人情弗安故群臣力請○湖廣巡撫董漢儒請釋

累臣満朝薦卞孔時
二月命向高主會試起方從哲吏左侍郎副之向高
以票擬不便辭不許及入場即有二殺關入監試御
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
開內簾門置木於案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
中使進御日以爲常二十九日放榜特於科臣取卷
中元歷科元卷必屬詞臣時科臣勢張故特倚重焉
○左都御史孫瑋題按臣荆養喬擅去非法科臣姜
性吳亮嗣言荆熊二御史方行勘而都御史旁撓何
稱總憲御史徐良彦言熊廷弼去猶易明旁人多添

黃藤耳戶科孫振基言二臣一勘必不可少戶科宮
應震參瑋放膽滅公六罪亮嗣以黨邪參瑋并李成
名孫振基徐良彥禮科亓詩教參瑋并選郎周應秋
御史潘之祥言姜性吳亮嗣官應震亓詩教植黨背
公科道李奇珍崔爾進孫振基魏雲中翟鳳翀李邦
華李若星言俱與吳姜不合又御史馬孟禎等九人
合疏又科臣麻僖陳伯友參廷弼殺士難語風裁廷
弼兩疏自辯○吏尙書趙煥奏科臣曾六德年例外
轉挾恨反噬○孫瑋求去不允○命封虜酋卜失兎
賚封勑至邊各散

旨回巢諭年告
妖塞上乃始受封○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宜密
均二甲而州郡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
後漫無定衡使排卷費郎得上下其手避五避十取
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奏屬無謂宜準禮闈試法糊名
易書以一定後先爲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
少矣
三月賜進士周延儒等是科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
皆焱瑠難○原任禮侍郎吳道南上庚戌科場號簿
於別房搜取卷中者凡韓敬等十八人湯賓尹南師

仲各六人○起李起元石崑玉巡撫陝西大同
四月群臣再請福王之國內傳諭養贍地土不完錢
糧未到今春已暮何明春行閣臣葉向高附揭云頒
諭挨改明春雖　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嗷嗷非所
以自明也王國錢糧悉照潞府但地租已多六千矣
河南山東搜刮已盡豈可強爲援勳莊○刑科陳伯
友言綸綍政本之地高宗所爲代言任至重也唐時
有斜封墨勅而其臣駮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
勅宋時有封還內降之宰相皆爲內降之端一開始
之爲廢倒繼之成故事意便手滑奸弊叢生非盛世

之事也
五月孫愼行禮右侍郎署部事○閣臣葉向高求罷
○戶科商周祚諫言自者外廷所傳宮闈近侍少不
當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恤○
四川稅監丘乘雲日進稅銀○左副都御史許弘綱
以御史吳良輔宋槃之參那闕辭印出城○劉元霖
尙書工部
六月諭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
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嫌之有之國在於
明春必不再遲礦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

而倒可比卿為重臣不得過為疑忌○南畿提學欽
差浙江巡按呂圖南禮科周永春言其人地不相宜
圖南奏繳批印徑歸御史湯兆京言吏尚書趙煥欲
用其鄉人韓浚以故永春為糾舉永春即劾兆京初
擬王圖今傾熊廷弼○兵科趙興邦直陳大小臣是
非之槩○行人張文光奏請立皇太孫
七月武人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
相莊上欵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
為 太后 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宮侍
衛帶刀行刺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向高語通政司

具參疏與曰乾疏並上而密揭此奸徒所為當靜處
之 上覽曰乾疏大怒徬徨莫知所處至擬翻御案
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閣臣揭默然霽容將揭疏
橫藏之向高復密奏速定福王之國 上納之事以
他事下曰乾於理○山東淮南大水○御史魏雲中
參選郎周應秋兵科吳亮疏歐雲中御史田一甲參
太常少卿吳忻不當陪推巡撫○左都御史孫瑋文
華門叩辭出城○張鳴岡尚書南刑部○李御史湯
兆京係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誣奏也○禮臣孫慎行請 東宮講學○吏尚書
趙煥請點用各處巡撫○閣臣葉向高辭位不允
九月起丁賓尚書南工部○御史湯兆京拜疏去國
○周嘉謨總督兩廣王紀巡撫保定○方從哲吳道
南為大學士○吏尚書趙煥叩闕出城○御史房大
鎮拜疏自去
十月予孫瑋回籍○起李楠巡撫陝西○御史田一
甲上言門戶所起時行錫爵一貫賡廷黨諸輔傳燈
一二亟賞之士進言被逐於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
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官遊其地者或寔意仰高

或葛藤相絆而靡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遂網絡
進援台輔夷路惟其所造復有一二奸雄彼此借為
門戶之威熾矣李三才王元翰一人其黨而貪可為
廉黃克纘史繼偕不入其黨而賢可為不肖在南
攝者于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王圖史記事胡
忻也今作崇之人既去礙眼之人已歸頑指臣獨
祖念而共歸大同也○予趙煥回籍○侍郎張問達
署刑部兵尚書王象乾署吏部工尚書劉元霖署都
察院○方從哲內閣到任
十一月禮臣孫慎行定福王之國之期俄傳 旨云

聖母七十在邇福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封還
御札言　皇上以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愛
子之私計不可慎行復力爭之福王又需莊田四萬
頃乃行向高請減半○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
於午門外淩辱御史某御史田一甲奏聞不報○御
史過廷訓言職掌混淆弊在大臣與言官之助已收
爲入幕之賓又誤認林下之持議皆公正而借爲護
身之檄于玉立湯賓尹鄒書長安至今牽連未已
十二月葉向高六年考滿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賜
宴禮部○　皇太后失豫　上日夜恭侍藥餌虔禱

上蒼願以身代○南道御史王萬祚時事不堪再壞
疏專論湯兆京風波之惡未幾萬祚暴卒萬祚清嚴
自處共逐下江按行蘇松凡黠吏豪奴害人者擒即
杖殺一時風裁凜凜人心痛快犯罪者不寒而慄其
卒也白日見鬼或言其中毒然衙邸蕭然破衾葉席
貧無以爲斂見者莫不嘆息○御史潘汝禎疏參翁
正春賀烺韓敬○戶部郎李朴言奸邪驅逐正人浙
人則姚宗文劉廷元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彦士
山東則亓詩教四川則田一甲四省合爲一夥如趙
興邦輩不過趨勢附炎耳皆可斬也繇是科臣姚趙

吳官亓五人道臣劉田二人各疏攻朴道臣張至發
李徵儀過廷訓科臣周永春翁憲祥亦各特疏參朴
詞牽孫居相賀烺湯兆京下部看議有旨惡朴出位
生事降謫閒散○御史李若星疏參黃克纘○御史
孫光裕參行人劉宗周黨借東林○　皇太子妃郭
氏薨○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薊鎮永平
軍士鼓噪○禮侍郎孫慎行請福王之國行期二十
八日命下長安傳言皇貴妃請於皇太后期留王待
四十三年賀太后七十然後之國太后曰吾潞王可
宜來否貴妃語塞及慎行疏上　上向貴妃索所賜

御書對神焚之乃下定行期云○奴酋圖其婿吉卜
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墾南關曠土諸
營請遼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畊牧
日久惟新墾者槩罷張濤搞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開
二釁其一建酋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
逋婿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爲兒奴林收養嫁西虜宰
賽反目金酋故殺奴林妻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
於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酋計糜我兵以
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留質廣寧濤甚侈其功
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

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曹
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崔鳳翀言奴酋
不在婿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各汚而體槃北關勢
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奴酋又訴無他意北
關爲西虜抄掠部落苦饑役奴甚衆
甲寅四十二年正月戶侍郎李汝華奏理材須秉真心
蓋屯邊一策旣可足國亦能禦虜曩有獻地水師邊
畧者謂地中有水卽地險也撫臣張濤石崑玉徐鑾
開田各有成積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御史盧謙
言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今立爲養廉之名或

占之或粥之則所支常俸謂何必大修農政而清影
占始爲國家之利
二月改鄭繼之吏部尚書黃嘉善尚書戎政○御史張
銓參李朴肆言亂政覬總成三書之失畢竟難掩高
攀龍劉元珍清風可尚鄒元標馮從吾時方仰之若
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自所知麗時雍爲世所推誰
忍齮齕之于玉立翻雲覆雨士類之梟獍諸臣攻之
爲世道計耳巧於行險者必假途於正沈正宗賀烺
至朴而愈奇矣○ 皇太后李氏崩頒遺詔於天下
寬釋楚宗人幽禁

三月福王之國百官送於郊外○劉元霖卒工右侍
郎林如楚署部○王象乾辭署吏部封印火房○張
問達署都察院
四月福建稅監高寀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巳署辱之復拘執按察司官○御
史田一甲陳言漕糧白糧規則以便新運
五月給事中張國儒姜性叅太監盧受○存問申時
行沈鯉○給事中亓師教姜性叅選郎郭存謙不宜
推李朴存謙認過不辯○潞王翊鏐薨謚曰簡○祀
地於方澤閣臣方從哲禮臣孫愼行行分獻禮○署

工部林如楚酌議水衙事宜責成經手愼勞預支串
餙外解○御史董定策請分祀理學名賢○禮科姚
永濟奏言西北之田開墾以寬東南之力大有關於
國計北士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群起而撓之皆中
官盧受等害其成也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時大雨傾注 皇上跪禱
雨止方行俄雨少微 皇上 太子送之承天門外
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踉蹌四散次
日日晡纔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宮折價用八百天雨
星散梓宮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幾委諸外朝兵部撮

昌平軍助之四日至陵
七月署吏部王象乾奏慈綸久滞事爵祿名譽王者
勵世磨鈍之具世治則其權在上爵祿即爲名譽世
亂則權旁落於下有爵祿所不及而名譽歸者○三
科劉文炳再叅徐縉芳御史劉策再叅劉文炳甘心
爲錢虜韓敬所使御史陳一元辯文炳疏南工科瑜
致知叅馮上知御史吳之鮓薦王紹徽朱一桂劉國
縉工科劉文炳再叅陳一元○前大學士申時行卒
八月吏尚書鄭繼之到任初五日孫愼行封印出城
初六日王象乾亦封印出城何宗彥署禮部○閣臣

葉向高乞休得允上表謝請補大寮點科道罷稅發
餉○南工尚書丁賓到任○奴酋與煖兎子締婚專
窺北關開原廵撫張濤言北關本覘建夷參貂珠之
利誘匿卜酋奴酋富殖遼人爲所用我師未出彼防
已預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爲北關守老女且
北關爲我守二十里之邊建酋爲我守九百里之邊
失建夷心而增邊戍是爲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中
通事籍大成之誤已而奴兒復耕前罷墾地叅議薛
國用力主驅逐會廵撫郭光復新莅任遂統集標兵
赴遼陽示虛聲奴兒哈赤遵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
還大書番字碑陰有建州部夷盗毁陽馬奴兒即戮
之碑下以示恭敬
九月鄭繼之請錄用廢臣○南道吳艮輔言劉文炳
一疏而彈徐縉芳陳一元劉策李若星再疏而彈李
維禎蔡毅中張文光焦竑世上幾無完人願吾臣各
捐成心共偕大道○御史劉策言文炳不過竊沈一
貫餘威尋聲逐臭耳豈計及萬世清議哉
十月李誌署兵部○前吏尚書孫丕揚卒
十一月御史馬孟禎言銓政屢見失平近推張鍵宋
槃不過議論不投時尚若潘之祥止是疏論熊廷弼

而張篤敬則力發場弊爲韓敬之仇敵耳侃直之劉
策方被牽纏而發奸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
侍郎林如楚言御史劉光復疏摘李三才擅用官木
係在前題未收五萬數中若係盗買則責應分於商
人且五萬餘木非一家所買若蘇司議發商賣抵臟
價如臺臣言則責應分於該司
十二月戶科官應震糾少卿葉茂才
乙卯四十三年春正月日黑無光○福府中使出勘汝
州地租杖殺佃民盡境軍民奔逃又中使占住省城
貢院又中使入兖州東昌所在播虐撫按各上疏言

之寢不報○兵科吳亮嗣叅論尚書李三才盗用皇
木○故尚書趙世卿卒
二月御史朱階論方從哲事多模稜○御史詹之賢
劾兩廣總督張鳴崗○御史金汝諧論考功趙國琦
用舍不决因薦劉國縉王紹徽朱一桂○科臣李瑾
糾叅選郎胡來朝以年例外推張國儒馬孟禎徐良
彥為徇私御史劉光復叅瑾御史王雅量亦叅瑾并
及于玉立李三才御史李養志亦叅瑾及趙國琦又
光復來朝再疏攻瑾瑾亦疏攻二人○大小九卿會
方從哲於東閣以儲講婚禮未定從哲再請官門疏
請不報

三月朔日食御史金汝諧論太僕少卿蘇茂才又叅
福撫袁一驥受辱於宦官○遣官諭方從哲進閣
四月閣臣吳道南到任○有男子張差持梃突入
東宮傷門者內侍執之下法司問御史劉廷元疏言
其迹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
牢官王之寀重加訊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
官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言多支吾若自
供者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　上大怒召　皇太子
及諸皇孫詣慈寧宮太后几筵前行告慰禮悉詔群
臣入見　上執　皇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
極愛惜言未竟御史劉光復從後抗詞　上慈操南
音聲高　上疑有他語甚怒命內侍執付法司　上
令　皇太子諭諸臣曰爾等無聽流言為不忠之臣
使我為不孝之子　上悅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
侍於內庭凡再四諭內閣張差事不必株連事遂寢
於是罷王之寀官補何士晉於外枉廷左右之議遂
囚之而成要典一案云
葉向高曰　光皇潛邸事有干礙難直書者張差
之發予在里居聞王之寀曾語侯張問達故予往

問張虛實云何張言之寀所發事非通其當時面
讞皆同所云風癲者飾詞也安有持梃入宮而可
稱風癲者余故實錄中委婉載之當時問官岳駿
聲力主風癲言官從風附會而之寀被重譴矣當
王曰乾告變已云龐成劉保有謀差所供復與之
同似又不出癲者之口　神祖斃二奄於禁中不
遣之就理　聖意淵然可以默諭
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窾係也當時罪
臣既得滿朝譁然使　光考復持之堅而　皇祖
又無辭於外庭則宮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頼

光宗以恬處之。陛前解論不爲窮治無累　神
祖之慈益光　光考之孝矣
五月命相　皇太子妃坟地給東宮生母　皇貴妃
坟户○京師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繳釋馬三道等
着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侍郎張問達俸○日本
國王源秀忠集兵攻平秀頼于大板滅之秀忠家康
子也
六月福王遣人至登萊丈田參政姜志禮上言福王
莊田跨連三省艮縣去相葉向高欲以福王去國爲
功遂不欲拂　皇上溺愛之私莊田踰制竟不極言

萬曆注畧　卷十一

方從哲踵而仍之醇酒傳遊迄無成規惟隨燕援之
昨云勿墜撥勿丈量而已今日之始甚於往年之籍
戶使福王得與天子爭土不可不蚤處也有旨志禮
降三級調用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福府長史張士俊求罷
疏承奉樊用罪惡乞諭王免行開店本府食鹽改支
河東贍田租聽有司
八月吏侍郎李誌署都察院院自四月至七月懸印
閏八月山東青州盜起安丘城陷○屬夷虎墩兎憨
犯廣寧錦義○套寇分寇延綏孤山副總兵全軍覆

沒
十月行人陸大受陛撫州知府不下前大受因張差
事參鄭國泰出揭支吾差供街道大宅明有所據三
老三太互爲表裏云云有犯府忌故也○内旨給蘇
杭織造太監呂貴勑書弁掌税務○京師地震
十二月工部臣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内官以
甦東南民困○北關白酋以老女婚煖兎子奴兒哈
亦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
撤奴酋與煖兎合而邀不支今奴煖爭婚勢不驟合
而北關依强援於煖適爲中國利奴或不聽宜諭我

萬曆注畧　卷十一

督北關陰約煖兎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董其昌云奴之圖北關其意盖在遼陽也而借口
於嫁老女邊臣方幸其爲鷸蚌而恬不知儆卒中
其謀惜矣
丙辰 四十四年春正月大計群吏會舉卓異沈儆炌王
在晉等○河南大雨雪雷電易州無雲大雷隕石○
李誌尚書刑部○武臣凌應登毆御史凌漢冲於朝
有旨會勘禮科余懋孳御史李養志各以參應登罰
俸御史翟鳳翀亦以論應登謫外
二月閣臣吳道南主會試吳江一富子以懷挾舊文

取首士論講然覆試臾白遂削其名前向高主屬吏
科取元道南效尤遂獲冐卷故是科會錄無元
三月賜進士錢士升等是科魏大中李應昇黃尊素
萬燝俱死魏璫之難
四月閣住御史康丕揚上言天下風俗半壞於東林
不肖之手戈矛所指老成立盡朱賡嘗死王錫爵辱
死趙世卿憤死徐兆魁朱一桂王紹徽劉國縉秦聚
奎同時並逐○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吏尚書鄭繼之等叅兩淮鹽𨒺徐縉芳賍私狼籍○
李汝華尚書戶部

五月江西大水○兵科熊明遇言時事八可憂五漸
三無無者紀綱吏治人心也又劾閣臣從哲自言無
勢可恃必須平看恃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
見
六月淸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
王雅量叅游擊馮有功藏罪○時　上於萬幾槩置
不理而嚴於御內莫敢有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寮
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寢閣皆出自　上意方從哲
能以循默苟容獨當　上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
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莫之問中外惟以叢脞㘞

尙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起居注之職向有
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便
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遂廢有以日後史
事爲言從哲云異日纂史官自弔各部本章閱之內
府藏籍甚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
籍閣而書皆爲吏役竊去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
一番者從哲應額日此又多事
七月有旨修理咸安宮二侍竟送工侍郞林如楚私
寓○李廷機卒
八月壬寅　皇太子出閣講學一日劉一燝韓爌侍

班太子見中書汪某目老矣汪奏云臣十七年不得
望見殿下
十月黃嘉善尙書兵部○原任漕撫李三才上言自
沉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
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
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死與正人爲仇今挺
身主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爲王劉効力者劉
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
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愼行許
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

南企仲朱國禎郭淐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
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江應蛟荆州俊馬從聘矣
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台李成名程紹吕邦燿梅
之熉孫振基麻僖殷然解經雅張篤敬吴亮馬孟禎
湯兆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策
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程懷德蔣貫史記事彭端吾
錢春去矣趙國琦劉榮文張養才孫鼎相徐一㯋李
樸飽應鰲常道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士
騏沈正宗賀烺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避曰東林
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姜

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賓樂元聲
薛敷教等東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屏
斥即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
之即遲而不推其亟推取旨者非史繼階徐兆奎即
喬應甲朱一桂也異哉有旨三才削籍為民○甲子
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火己丑延熹宮火
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日○薛三才尚書戎政
丁巳四十五年正月癸未東朝房失火○禮部疏請應
詔諸臣凋十四人○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

五市一歲兩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
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為芻餉之費則七鎮馬肥
卽長驅虜廷可也○貴州巡撫張鶴鳴奏兵力消耗
巡按楊鶴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為困守之需以二
萬為善後之用
臣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開釁宗功請
發帑藏藩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其衝國受其害
鶴鳴此舉斬殺無辜以數萬計而苗民洶洶思亂
矣
二月原任按察使邢雲路言日星惟在測驗今五星

交合與授時曆所載稍異蓋司天氏止沿舊法難以
無差夫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七政既齊四餘亦理此
天度之大紀也○閣臣以東宮出講期上請内批俟
秋涼
三月始考察官吏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科徐紹吉
道韓浚考功趙士諤主計熙為上知李樸丁元薦等
南察沈應文于倫為政熙章嘉禎金士衡等拾遺則
王之寀鮑應鰲孫瑋曹于汴孫愼行魏養蒙朱國禎
凡號東林者一網打盡每年計典皆於正月舉行此
歲請一旨未下遂遲至於是月○閣臣言三冬無雪

春不雨三農無播種之期祈免順天府存欠及過路
落地二稅○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
淹繫死亡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四月王之宷革職爲民○貴州廵撫張鶴鳴奏勦川
屬土官
董其昌云川屬土司皎隷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
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尋干戈川原山谷厭肉
流血秬中禺度者何人哉
五月群鼠蔽江南渡○延綏廵按金忠士奏邊將失
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

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
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鄰者願寛其文法以責成
之○閣臣奏通政司缺官一月四方章奏壅滯未上
六月御史駱驤曾薦起湯賓尹○皇親鄭養性襲父
左都督侯駙馬子昺國乞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
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　祖制收回成
命○景榮又言守禦御將之法不宜專用儐帥以孱
邊境自申時行當國以來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至蕭
大亨爲兵部武選職方明目張膽以賄次第凡都司
守備之官負債各以千計中外相應以爲固然○閣

臣奏廟享期近太常寺缺官
七月己巳京城大風雨社稷壇門東中門門撮刮折
打次門軍五鳳樓東華門吻獸吹落午門前　聖旨
牌刮倒拔東河大樹數株○大學士吳道南丁繼毋
憂出城沿途候命道南有時務十二議而於河漕特
詳大意謂河淮合流入海海口沙積日高將以邳泗
爲壑陵寢浸衝可虞泇河多砂礫用力挑濬高積
兩岸一遇洪漲仍復下塞徐沛間河愈塞愈決愈決
愈堤河身日墊不可不重慮也漕糧繇河至衛輝用
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北河運費可大省引沁入衛

河亦可比與衛合何詎無漕仍募民治田溝洫修則
水勢分而可治也
八月從哲請補閣臣將從哲臥病兩月章奏皆就私
寓票擬十六日遣內官王體乾到從哲私寓諭云國
家多事豈得久臥私居從哲奏云臣一疾纏綿久稽
入直雖票擬不廢而在公之誼有虧遂於十九日入
閣以東宮講期上請內批無吉日停止
十一月虜犯喜峯口廵按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
○閣臣從哲上言部寺大僚多缺都察院空署數年
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王紀陞漕運王佐

陞河道汪可受陞薊遼而保定江西湖廣巡撫久缺
僕代
十二月日本對馬島帥平義成以其主源秀忠命遣
和于朝鮮朝鮮釜山制使奧大男以聞
戊午四十六年正月辛酉朔大學士方從哲以貴撫張
鶴鳴請令勑南江奏請黜徐兆魁爲湖撫○鶴鳴奏
支銷過銀十萬兩再請接濟○黃克纘奏築滿戶城
用過銀三萬八千兩
二月癸卯吏尚書鄭繼之兵侍郞崔景榮後先各于
大明門叩辭出城○閣臣方從哲以子致碩娼奪事

被參註籍
三月有旨下從哲私寓○御史田生金奏廣東備道
六人政事則尙書張秦陳紹儒侍郞陳瑾節義則肖
外張矝長史莊瑛理學則郞中唐伯元○辛未京師
狂風驟起黃塵蔽天晦冥咫尺莫辨將昏時電流如
火赤光照地又雨土濛濛如霧
四月張鶴鳴進兵兩江敗績疏言楚撫有一旅觭角
期月可以蕩平湖廣巡按彭宗孟言鶴鳴擅開兵釁
責人以難辦之役有旨令恊心任事○奴兒哈赤犯
撫順市執游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遼

河言有七事卿恨會倂北關迎撫李維翰趨總兵張
承胤以兵應援奴兒僞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圍之承
胤全軍覆沒○陝西大雨雪東𠧧縣畜二千○京師
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漬血○命總督汪可受
出關調度李維翰移駐遼陽起廢將李如栢總遼東
兵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以楊鎬
爲兵部侍郞經畧
閏四月滿酋冦馮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奴
兒哈赤歸盧受所遣私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
割薊鎭東恊四路屬山海關自爲一鎭○御史李徵

儀請速治遼撫李維翰○王佐爲治河總督佐言治
河以無事爲智如狠矢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
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徹涸當濬泇身尙多砂淺
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
五月福建長泰同安二縣大雨雹傷民二百餘人○
巡按崔爾進請裔洋餉二萬分賑○兵部請發餉三
十萬解赴各鎭調兵○諭杜松劉綎出關給太僕寺
金六萬兩市戰馬○丁未奴酋撫安三岔兒白家衝
三堡○建廟王夬子德昌王由崧府第○李維翰革
職爲民○戶部李汝華陳太倉匱乏之緣軍餉急需

之策○永寧土舍奢寅與水西土婦奢輝相仇殺輝
即寅父崇明之妹安堯臣妻也○差文書官捧旨到
從哲私寓戶部所進金花銀兩缺少數多昨已傳諭
來見解到卿可傳示戶部遵旨上緊使軍餉不缺不
得借言請帑○錦衣印官駱思恭奏言二年不行熱
審監犯積至二百名在監拋瓦聲冤乞逼送刑部歸
結不報

六月遣官諭從哲入閣視事從哲屢疏言吏部署印
久虛乞即批行不報○工部主事鄒之麟言群臣誤
國不忠使方從哲李汝華薛三才狂可愛○命發馬

價六萬付聰劉有孚往宜大買馬○張鶴鳴奏勦
毛口六隆賊七百三十三級○起趙煥吏部尚書○
賜總兵張承胤謚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
無抄絕昔臆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
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堅其敵若
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張銓又言李如
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
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
貴顧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䘏

若李維翰縱不逮治亦當褫職以爲失事之戒銓
論承胤不宜予䘏○奴兒哈赤犯清河參將鄒儲
拒守賊穴墻入遊擊張旆戰死城陷儲賢亦死○賜
經略楊鎬劍時議謂楊鎬工于媚虜拚敗張鶴鳴果
于勦民飾功楊鎬北禦鶴鳴南撫時事可知已○湖
廣巡按彭宗孟奏貴撫張鶴鳴開釁規避乞查勘以
責成功鶴鳴議開礦烏撒夷民不從○議從寬奠子
女於遼陽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南兵主事鄒維
璉言邊患孔亟宜選擇大將以任戰守○朝鮮義州
鎭制使李善以奴入犯遼陽謀來告

八月尚寶少卿楊述中言勑書用寶空月空月恐生
奸弊○故太僕少卿吳炯捐貲一萬兩助邊且言昔
人助邊得官士林爲恥臣今以休致官助邊非有覬
覦望勑戶部收受戶科官應震言炯有官非求進無
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群臣

黃其昌云　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吏際
等有助餉者璽書褒奬進階遼事起惟黔國公沐
昌祚與炯而已士大夫簡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
田連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急者猶復
坐致高官自謂得計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九月總兵麻承恩下詔獄○奴兒哈赤犯撫順李如栢拒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凡二十九日而滅○京師地震○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張鶴鳴自劾銅兵鼓噪紅苗乘機搶掠俱事求去詔慰留之○戶部臣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釐五毫

十月星隕南京安德門外化爲石○閣臣從哲言六陽初節彗芒轉甚天怒未已在　皇上轉移之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拟發之規盡

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差者無釋孫之期其於人情何如也○兩廣巡按彭宗孟按楚四年不代以病乞歸○御史楊鶴請通商恤竈以平鹽務

十一月兩淮參議吳搗謙奏遼左危急巳甚必深溝高壘以拒之毋輕用戰以蹈不測○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邊兵更調以練膽勇○戶主事洪啓初奏差事竣言黔滇當加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十二月套虜猛克什力率部落來降○特旨命鄭養性襲其父右都督○祖訓藩府食鹽三百引每引二百斤今府准一千三百引每引六百六十斤于河東運支巡按王遠言非典制不報○吏尚書趙煥爲計期申飭謂大計訪單雖有失實不署姓名是敬之舍沙也若明註造單之主名庶幾淸議有歸○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尚多可憂○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揑報胡嵗寧附和扶同有　旨姑着策勵○北關金台失以勦奴酋一寨來告

紀四十七年正月命給事中張延登署吏科料理察

典○大學士方從哲移書楊鎬趣戰○兵部黃嘉善請授皇戚鄭養性都督僉事○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于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二月楊鎬誓師遼陽分四路馬林率麻岩丁碧趨開鐵杜松率劉遇節趨瀋陽李如栢率賀世賢李懷忠趨淸河劉綎率祖天定喬一琦趨寬奠總兵王宣趙夢麟官秉忠李光榮各駐邊堡策應○命戶侍郎李長庚督餉○甲戌京師風霾晝晦從未至酉黃塵四塞宍如深夜巳復明光赤色如血○命傳諭慰勵東征將士○麗江土官木增獻銀一萬兩助餉

三月以進士鄭際昌等特際昌進呈卷有判字者遊
衍字科臣楊漣疏曰以狀元而判字必三百進士錯
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矣
一時諱其直言○杜松越五嶺關抵渾河焚苑二柵
半渡賊萬餘遮擊衝我師爲二車營銃砲水急擁渡
不前松爭山頭駐軍而林間伏盡起松血戰突圍自
午至酉力竭師殲焉松及王宣趙夢麟皆死馬林繇
三岔出塞抵二道關夜聞松敗軍遂譁旦遇敵至林
斂衆以退賊追擊之死者枕籍僉事潘宗顏通判董
爾礪皆死劉綎出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克十餘寨
賊詭服中國服誘陞重圍夾攻之衆遂潰綎戰歿遊
擊喬一琦斬奴婿火胡血戰四晝夜奴必欲生縛之
投崖碎首而死朝鮮將金景瑞從綎先登者亦全覆
惟李如柏先受周永春檄中道撤兵不見虜而還○
虎墩兔乘機挾賞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起前
御史劉國縉贊畫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渡遼○丁
未皇太子才人王氏薨○主事夏嘉遇參論方從哲
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趙興邦爲比不報○兵尚書
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出[illegible]
給四十萬兩○兵科吳亮嗣劾夏嘉遇不當奏訐亓

詩教趙興邦黨邪害正乞斥之時亓趙爲從哲私人
人莫敢犯已而張延登房壯麗亦劾嘉遇如亮嗣言
○李如栢候勘遼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
御史楊鶴言如栢兄弟與奴酋有香火情楊鎬令箭
不以止杜松劉綎其心可知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
而後可用
四月御史唐世濟劾奏方從哲尸位誤國○宣武門
外[illegible]闕至東御河水盡赤○虎墩兔憨擁衆數萬臨
廣寧邊○宣鎮營兵鼓譟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
胤
五月科臣張延登奏劾擅去諸臣侍郎林如楚沿途
候 旨御史楊鶴掛冠徑去兵科趙興邦輿疾出城
巡方崔爾進張惟任俱不候代○戶科李奇珍論李
如栢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爲妾生第三子彼中
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謠○漳州民李新自
稱弘武老聚黨流劫○遼東贊畫劉國縉疏稱李如
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樹威望而印文無破
格語當以如楨爲征虜將軍賀世賢爲征夷將軍○
奴酋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自以
銜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

六月奴兵自靖安堡入圍開原三日城陷馬林被殺推官鄭之范逃出奴進犯鎮西堡瀋陽鐵嶺軍民皆潰○擢熊廷弼僉都御史代楊鎬經畧廷弼疏請决策恢復開原單騎就道○戶部請增李登父子職銜以鼓效義時李登父子捐驅捐資以勒遼事僅加趣簡職銜時論少之○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田間意舉朝皆巾幗乎開原道補韓原善而原善以眷望辭今開原已矣舊者胡爲與之去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即親喪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

某將養病明日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帥輿尸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給事摭拾他事論鶴欲逐之去御史牟志夔復彈給事之阿附害正以救鶴○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欵令郡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陷鐵嶺○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遣給事姚宗文查

援遼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水西安疆臣以妾妻安效良效良愛故妻活者薩與疆臣生隙陰搆烏撒土婦隴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討印帶水西烏撒兩地阿梯兵追效良夫婦殺虜殊慘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節中軍王捷逃城遊擊王文鼎廷弼揭稱遼左凋敝之形人心離散之狀○遣緹騎逮楊鎬○宰賽因鐵嶺之陷引兵與奴酋爭鬨被執○總兵李如楨襲西虜殘級爲首功御史陳王庭劾之經畧熊廷弼亦言如楨十不堪願急調李懷信代將○廷弼奏曰臣至

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靉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奠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須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

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憊之大略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戍守之大略也○奴兒哈赤數萬騎攻北關金台失自焚死白羊骨出降被殺○以故南關裔指揮王世忠爲遊擊風示四夷○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巡撫周永春請賂抄化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九月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經略熊廷弼言自北關陷後人心愈潰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退守遼陽厚集兵力人衆膽壯可保萬全○徐光啓奏兵事百不相應非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薦其門云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衆者背嵬爲之先驅也必先得數人使其以類相羅致河朔少年荆楚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爲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惟畢田游手無復生活定計予逃方始應募雖得百萬何益光啓此疏蓋實歷語也

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募兵調兵逃兵之害并言各處土兵俱爲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也又言永藺之役黔蜀相爭以莫解之完共行間之役勢必有變明年川貴之亂一一如嗣昌所言

十月庚戌朔房山民萊槐于午門前聲冤言東宮才人王氏乃其次女向被王昇昌認未明大學士從哲請辯真僞不報○烏撒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萬五千越境至樂農殺安效良菩薩遂薄霑益州城土舍安遠領家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

官方策僅以身免○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垣縋城逝衆兵介馬控弦大索守備張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之譁始定經略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匱撤回就食○遼左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二百二十四萬陸運車三萬七千輛用牛七萬四千頭○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問和于朝鮮○唐王捐餉三千五百兩韓王一千兩華陽王三千兩崇王二千兩荆王二千周府各郡主三千楚王三千兩各助餉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衆入龍潭結連暖炒虎兒諸酋

○鎮江營告急○李汝華署吏部黃克纘署工部○
御史彭鯤化言撥遼之策有三言一曰速克國之疏
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忘其遲一曰實宣和之詔掛
之壁而人不視以其文也一曰斷宋雖議多功少
其君亦時出獨斷不報○固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
天王天真混元年
十二月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益沿海
大戶每造一舟費可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
稱願募又非平價人難樂從耳○發帑劉國縉所募
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

逃散殆盡
庚申四十八年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為民從哲
以吏禮部都察院署印官及順天大同巡撫請不報
○奴酋與執化等盟○朝鮮王李琿以奴酋素和來
告幷報欲犯寬奠鎮江情因○工部奏礮庫積弊相
沿立法稽查貴密必司官久任以專責成○御史孫
之益申理淮揚道臣袁世振之罪時鹽法久滯大粒
撤鹽之時皆以營求故富有力者得以驟撤而貧者
至壓積累世不得一撤以故貧者益困世振立新舊
間撤之法貧商皆得買利人人頌德為然世振不能

無貪一時中考功法鑴秩去論者惜之謂之益疏為
公論也○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
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
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
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
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疏奏撥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
夏一千祁督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
奇策李愈茂魯應能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御
史李徵儀給事中張延登皆以東去不得出振假

旨○癸丑日生交暈如連環白虹彌天○百官同具
公疏候思善門叩請批發章奏不允
三月廷弼奏言兵部所遣發者經冊上有兵到地方
未嘗有兵○崇王由樻請婚即為廢弟由材請封禮
部言由樻稱廢第四子由材亦稱廢第四子崇世子
生前無孩息而臨歿乃有五遺腹世子歿在三十年
閏二月廿二日由材以是年十二月廿二日生豈世
子彌留之日正其胎息之日乎○廷弼以糧草罄竭
疏請催發接濟○壬辰京師大風霾○薊遼總督文
球言滿旦阿暈前雖助逆今已悔罪請復其舊賞○

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貪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便可坐困○遼陽火藥局被焚○兵科薛鳳翔劾贊畫劉國縉招兵萬餘全伍脫逃道臣閻鳴泰馬匹草料累月不給請治其罪

四月加石柱司女將秦氏正三品服○癸丑　皇后王氏崩上謚曰孝端皇后○戊午召見方從哲于弘德殿御榻東向　上側身臥　上云朕自去年三月以來頭目眩暈肚腹不調至今不時瀉痢神思恍惚又昂首向從哲云試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從哲奏慰畢因奏請點閣臣　上云遼東事只是文武不和

以致如此閣臣已批矣查出卽發從哲叩首而出○奴酋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遼撫周永春虛報奴酋糾伯要入犯及收紅夷爲用○永順土司彭元錦初願以萬兵援遼已而稱病不自行使將將兵三千赴遼○戶科官應震疏言舊相張居正以申韓之學志富強之功一時能者在職朝無倖位久而論定懇乞昭雪○練兵少詹事徐光啓奏東事倣急日聞練兵萬分掣肘

董其昌云李信用兵二十萬覩王翦六十萬費執爲省何益于勝敗之數光啓初啓練兵費二百萬樞臣計臣相顧愕眙營繕未畢一簣中止至于招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嚴其乾沒不亦晚乎夫以屑越飽虛冒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肘何嘆也

文選郎陸卿榮奏僞文敗露國法難容蓋僞文僞印之弊皆因開納太濫更有徑輸邊庭不從帑庫取左券者○禮部請申禁左道○熊廷弼以兵力稍集請守瀋陽

五月御史張銓奏諫云國家之亂皆起于民窮財盡履畝加賦七釐未已而九釐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

金如山而發帑之請叫閽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爲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遼臣傳言朝鮮私通建酋者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詔慰諭之○貴州巡撫張鶴鳴奏永寧土官奢崇明侵占白撒所屯地勒令一一退吐如不遵奉當改土爲流官蓋鶴鳴貪婪借名以激其必反耳○御史倪應春言　皇上深居穆辰輔臣從哲忽蒙召見臣意輔臣睹懷時事流涕開導者無所不至而寥寥數語俄出俄入以致聖心愈厭豈不虛此良遘哉

六月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聞。具奏逆奴以嫩
欽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兵部官同心發
憤。毋爲逆奴所侮。○奴酋以萬騎從撫順關入。犯世
賢柴國柱戰却之。○改工部尚書周嘉謨吏部
七月熊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恩賚
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萬兩犒賞遼軍。○廷弼又
奏贊畫劉國縉屢欲云云。屢自寢其議。報費之數與
與餉司不同。閱臣復命之數。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
重複乞行查算改正兵科薛鳳翔劾奏國縉兵逃失
伍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客非主之官。

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諭內閣。皇太
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可附葬郭妃墳側。○保靖土
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兵部黃嘉善奏報
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
續出關通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
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未報發者四萬八千。○遼
東巡撫周永春告病不允○經畧熊廷弼以病告休。
不許○雲南巡撫沈儆炌請討安疆臣○丙申　上
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尚書周嘉
謨李汝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纘侍郎孫如游入見

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謨以用人請　上俞允之
上問遼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即日蕩平。
無煩　聖慮。上頷之諸臣叩首而出。即日　帝崩。
十月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
萬曆注畧卷十一終

泰昌注畧卷之十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纂

行人司臣[illegible]

光宗貞皇帝

諱常洛神宗長子在位一月改元泰昌壽三十九

葬慶陵

母孝靖皇太后王氏萬全人皇貴妃兄天瑞永寧侯

孝元貞皇后郭氏祥東人元妃兄振明博平侯

內閣三人方從哲　劉一燝南昌人　韓爌蒲州人

上於萬曆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誕生二十九年十月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　神皇寢疾不食且半月　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臺省官叩闕請問御史左光斗曰公宜率百官問安從哲曰　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行法公誠且三問不必見亦不必　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公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之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應明日壬辰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候閣內監傳命且退甲午召見閣部大臣尋即出　皇太子趨嗣宮門外漣光斗語東宮伴讀曰　上病亟不召太子非　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力請入侍嘗藥侍膳向夜無輕出丙申　神皇崩遺詔同司禮監輔太子二十二日丁酉以　大行賚邊告于　奉先殿○戊戌諭兵部戒嚴中外發帑金二百萬犒九邊傳諭云　先皇特念九邊將士勞苦屢恤至意○己亥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為三殿二宮未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撤回其加派地畝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悉蠲免○給事中范濟世要從哲于會極門言大行在殯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潑曰留中二字天下方感頌且古來父命繼述大孝也何不可之有從哲檄送司禮司禮曰官家閱章奏恆至夜分某等何敢留遂發之○庚子諭內閣　先皇遺言進貴妃鄭氏為皇后時鄭踞乾清宮托保視為名卻李選侍被寵為請封后結權李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　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從哲承旨下禮部議○夜白氣如繖遶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辛丑頒大行皇帝詔○壬寅詔輔臣籌邊事銳意勦除朕不惜發

○改戎政黃克纘尚書刑部○倉場張問達左都御

吏○吏尚書周嘉謨請錄用廢棄諸臣命起科臣
璉等爲寺司卿丞○遼將李懷信病免
泰昌元年秋八月丙午熹皇帝即位　天顏和而莊
群臣稱慶○辛亥定三六九常朝○諭遼東經畧熊
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剿暴露
良苦賜銀段綵幣用彰恩施○戶臣李汝華閱查各
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
萬五千各鎮銀一百萬兩先是尚書黃克纘建議
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汝兵赴遼兵部募兵
使四出初差部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便省親[illegible]
所過騷擾發動稱神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賄
輸形薦牘將多兵少遊食之徒縻費金錢附會索詐
額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邊塞究竟無兵而內
地徒滋紛擾山東川兩反者四起貽禍至今云○南
贑撫臣周應秋起解存積銀助邊○上御朝念文華
殿狹小朝班喧啾不肅　諭內閣起建皇極門殿需
內帑二百萬兩刻日興工○以王佐尚書工部佐辦
眞凝亮海內目爲人倫冠冕迂廻四十餘年始復起
擢○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魏應嘉疏法
圖事一日修身起居食息之間宸龍見雷聲之[illegible]

所以當萬幾而不勞二曰勤政天下流通于一心
殿對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三曰親賢輔弼大臣侍
在心膂豈拘翰林一局四曰納諫○己酉命行取侍
郎史繼階沈㴶各尚書大學士辦事○科臣惠世揚
劾御史劉廷元爲群小附和高下考選徐兆魁與之
羣應氣求并核兆魁繇楚不職狀御史張新詔劾奏
郎陸夢榮原無現缺越次陞補紊亂舊章刑部郎徐大
化以考察黜吏卿榮受賄起用有旨兆魁大化俱罷
用○督餉李長庚議留漕糧十五萬石於天津以濟
來春遼運而抑遼餉本折于太倉銀庫○兵科蕭基
劾上言二事一煌煌天語今出中使傳宣寺人不干
豫政事祖訓極嚴可令口傳內旨啟人以不可知之
疑乎務發閣臣票擬隨覽隨須庶無假借之患一臣
子自面奏外惟憑章疏爲血脈一啟事而此報彼遺
恐怠荷之易生務勤乙夜觀覽隨覽隨發庶無隔礙
之患不報○吏科房朝瑞陳慎初三要　上怒其妄
言黜之○戶科王繼曾請崇重諫官○御史王槐奏
劾奏閩撫王士昌貪肆不法○御史張師孟劾奏遼
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楚撫徐兆魁保奸養亂尚書黃
嘉善調募失宜不報○吏科暴謙貞陳用人之[illegible]

光新政○起鏜羽亞餞伸萬建崑王佐秦聚奎劉文
炳滿朝薦等寺部司官○御史張潑言雷同非國家
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是非不
明則爭明則此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甚至不能
自容則亦何益之有　上是之○遼東按臣陳王庭
劾東夷入犯請將失事之罪撫臣熊廷弼疏言各官
功過不掩于是廷弼遂有討事之志○御史舒榮都
言遼事初典起楊鎬十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爲
戰也本無戰情彌逢衆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
人今日之傳宜似有心于賣國鄉之范[illegible]
緣入璫虐終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
于贊畫糜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
以洗從來積玩○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弁裁
放老廢宮女○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爲國本建言
得罪諸臣王德完等名上凡三十二人有旨議用○
山東撫臣王在晉請加兵以固海防○以王紀爲倉
場尚書戶部李汝華以國用不足請行加派徵收○
起陞王德完孟養浩等爲卿由是廢閑皆起至天啓
間一寺卿貳常二十餘人各寺幾于盈座○袁應泰
巡撫遼東代周永春○工科李若珪陳保聖躬[illegible]

志等五事○乙卯上不豫○遼東經畧熊廷弼奏遼
兵十八萬調發各處精銳充之應募多市人紀律素
寬驕悍競起延綏都司袁大有督兵至昌平聞訛言
一夕解散將官招之不回所至流劫兵臣黃嘉善論
大有罪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
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賞一人而十萬人勸罰一人
而千萬人懼哉議者韙之○熊廷弼言遼東久無雨
澤赤地千里遼瀋大軍已踰十萬歲計二百萬石戰
馬七萬匹歲計荳七十五萬石遼地無從召買乞轉
行各地方召買足數○丁巳　上御文華門視事經
方從哲隨從執酒金大扇睥睨門外　上遙見甚怒
不言及班散兩詞高聲達內　上大怒傳諭內閣謝
儀貌容褻慢以後各官務加敬慎○鄭貴妃尚在乾
清宮進女侍八人供御　上體頗憊是日御門力疾
强出　聖容頓減十四日巳未壽節傳免內醫崔文
昇下通利之藥　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閣
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封太后冊諭內閣從
哲下禮部具儀侍郎孫如游力言杳考本朝無例[illegible]
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謂　上必不起訴宮禁[illegible]
狀○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敬陳交濟之道[illegible]

年而守鐵嶺再恭而守開原更假安持如此用兵不
待數年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盤之術也兵貴用
謀何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爲哉經臣告病之辭
似亦强弩之末乞勅該部急簡才望可任者備急取
資○癸亥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各尚書
殿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定 皇弟瑞
惠桂三王府地名上瑞王乞改荆州桂王乞改衡州
惠王仍漢中○御史張潑言僉商之害戶部奏辦物
料入官其商貲本覩爲可緩可急鑽之左右鑽之稽
辦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居間者得四就領之而其身

家若掃矣奸商施欠非盡商人罪也支給不清猶鼠
不無同賍而索取些須之餘即爲舖墊不經之費常
例之禁請自踰覩衙門始之○皇戚鄭養性請收
皇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特旨召舊輔葉向高
于家起舊講官尚書朱國祚爲大學士內閣並拜八
人前此未有也○兵部請官覆勘遼東戰將功次○
以孫如游尚書禮部○遼撫周永春請募遼人輸餽
敘功○以何熊祥爲南京右都御史衛一鳳尚書南
京兵部參贊機務○練兵詹事徐光啓言訓練之類
兵部定額六萬故統以總兵三員今堪揀者不過[illegible]

四千耳何用大帥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廩給耗
費似應議裁內屬令京營帶管外屬令近鎮管似爲
便益○永平等府民戶歲有棗皃稻皮榜紙胖襖解
送內監收勅費重民歲爲患御史王象恒奏改解部
從之○詔議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尊號○壬戌 上
召文武大臣及吏科河南道臣於乾清宮命皇長子
出見諸臣○台州海門兵譟○南郊圜丘齋宮因走
祈久不親蒞皆頹壞不修太常少卿姚宗文以爲言
勅工部修之○虜酋銀定歹青犯甘肅○乙丑給事
楊漣言 聖躬違豫明是崔文昇藥誤所致醫家有

餘者泄不足者補文昇投相反之劑有心悞耶無心
誤耶宜發司禮監究問召皇長子於前以發天性之
眞和寢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刑科魏應嘉乞斬罪
將李如栢李如楨○姚宗文劾奏經畧熊廷弼兵馬
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戰廢群策特獨賢不
足以成大事章下部議廷弼言宗文奉命閱視惟賦
詩飲酒議者兩病之○命進選侍李氏爲皇貴妃○
果○丁卯傳錦衣官宣楊漣并召大學士方從哲劉
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
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吏科臣范濟[illegible]

府南遺臣顧憶進見特疑　上且杖漣示微既入且
注漣久之諭曰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謂漣
○辛未再召諸臣於乾清宮進見　上倚楊憑几
皇長子侍立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從哲曰臣等請皇
長子宜居東宮　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謹進
該常在朕前極是因諭冊封選侍爲皇貴妃者再漣
臣如游對曰東宮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　上首肯
群臣以慎藥請　上曰十餘日未用矣停視久之命
皇長子代諭諸臣乃退○御史王安舜疏陳養身之
要○卹恩講幄舊臣○御史盧謙言士習橫肆舉數

官之諷不嚴教官廢弛修廟厭飽蹊壑者當急行斥
逐有司職任提調不宜以保留保陞刻錄立碑借賫
藝體○吏科范濟世劾奏鄭之范安放陷城之罪○
論德張鼐請敕畿南八郡屯田以足兵食○麗江土
官木增父子斬獲番衆人詔加三品服色○甲戌再
召從哲等十三人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顧皇
長子論群臣曰卿等輔佐他爲堯舜之君語未既李
選侍披幃而立呼皇長子入嚐嚐語復趨之出皇長
子含憤向　上曰要封皇后　上不應復視群臣曰
輔他要緊又云壽宮如何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
曰是朕壽宮仍諭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寺進藥官
何在從哲對云有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召可灼進診視具言病源　上喜命趨和藥
進　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　上喜稱忠臣者再諸
臣出宮門外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
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日晚可灼出
輔臣邀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竭再進一丸亟問
進後何狀云傳安如前至五鼓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上以卯刻上賓矣
朱國禎曰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

劫泄後猶能延見群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
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藥
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況誤加于天
子則天不徹矣當如何擬議
群臣被召趨至宮門漣謂嘉謨汝華曰宗社事大嗣
主無嫡母生母昨日選侍光景非可托以少主者此
時宜急請見嗣君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擁之
出宮移住慈慶爲妥二臣以爲然乃語從哲漣遂先
諸臣排闥入閹豎挺亂下漣大罵云皇帝召我等至
此今晏駕嗣皇幼小汝等阻門不容入臨意欲何爲

閽者郄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爲選侍匿
于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强抱持以出
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嗣皇曰不敢當群臣共請詣文
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惟賢掖
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嗣皇者三喝諸臣曰
汝輩挾之何往小爺害怕遽來牽嗣皇衣漣叱之曰
我等皆臣子有何怕爲共擁嗣皇登輿至文華殿嗣
皇西向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請于
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
淨 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

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請乾清宮哭臨須臣
等到乃發 嗣皇首肯漣語中官曰汝輩受爾朝恩
遇當赤心報國外事緩急在諸大臣惟調護 聖躬
是在內諸臣事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
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宋冊傳奏 嗣皇不
允衆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漣不
宜阻即位于今日漣懼語錦衣帥駱思恭嚴所屬緝
騎稽防內外○二日丙子嘉謨疏請安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可移後殿御史左光斗奏曰李選侍不宜居
乾淸宮 殿下春秋十六齡不宜托婦人之手今不

早斷武氏之禍將見矣○從哲擬旨賞李可灼銀五
十兩允行之御史王安舜奏曰可灼即從輕亦當治
以庸醫殺人之條乃頒以賞不可言也改旨可灼罰
俸一年○御史鄭宗周請誅崔文昇從哲擬旨下司
禮監查○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 嗣皇語毋子
同宮欲行垂簾故事王安忿然宣言于外且將逮光
斗楊漣遇進忠于宮門問以選侍移宮何日進忠搖
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毋子一宮甚好正欲究左
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
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宮異日封

號故在且 嗣皇年長矣即不奈選侍若觸得無懼
乎進忠嘿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宮門來駭傳
曰今日選侍講垂簾行逮光斗矣漣曰無之出皇極
門卿貳科道紛言欲上公本不果○己卯選侍未有
移宮意漣趣從哲曰明日 上登極矣尙可緩乎從
哲曰便待初九十二移也罷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
理選侍不即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
侍皆曰獨不念 先皇舊寵乎何遽迫如此漣叱曰
國家事豈容姑且汝輩食何家之飯敢云如是聲徹
大內 嗣皇使人諭漣出着司禮監按姦藏諸侍盡

收李進忠劉　劉朝等遷侍晹踏移至噦鸞宮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自見如挺擊一案事干
宮闈未可推究拚過亦似善處紅丸一案所多在
一貲譽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酬而遽
没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謬哉
至于移宮一案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
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後日借處之
禍覩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功罪自見矣
十月　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
仁懿孝貞皇帝

蓋其日曰　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人心
有在善政之外而當青宮育德有褻褻無慄慄內
廷苑祐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
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　陛前曉諭　神宗以
鄭貴妃属　帝即跽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于天
地遵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即虞舜大孝何
以加茲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
將不可知然則國家無疆之祚皆四十日之所延
耳

泰昌注畧十二卷終

天啓注畧卷之十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刑部郎臣孫朝讓參訂

熹宗悊皇帝 起庚申九月終丁卯八月

諱由校　光宗長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壽二十

三葬德陵

母孝和皇太后 東平人才人兄昇新城侯

皇后張氏 祥符人父國紀太康伯

內閣二十一人

少師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葉向高　何宗

彥 隨州人　孫承宗 高陽人督師駐邊

少傅朱國祚 秀水人　朱國禎 烏程人　朱延禧 聊城人

少保沈㴶 烏程人　太子太保孫如游 餘姚人

尚書史繼偕 晉江人　周如磐 莆田人　丁紹軾 貴池人　李國橧

高陽人　奪例　黃立極 元城人　施鳳來 平湖人

大逆東廠太監魏忠賢 肅寧人尸誅

附逆閣臣魏廣微 南樂人　顧秉謙 崑山人　馮銓 涿州人

張瑞圖 晉江人

上生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生十六年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庚辰　上即皇帝位始歸

清宮○辛巳　上命查六月內隨駕値宿文武諸臣
○壬午科臣惠世揚劾奏輔臣從哲庸回比周妨賢
病國有破壞封疆十罪而諂事鄭貴妃包藏禍心交
結劉遜李進忠助選侍占住乾清黨護崔文昇輕君
上之身命爲情分賞賚李可灼若獎其勞棄速亡爲
功種種悖逆罪不可勝誅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是在今日早計也○癸未御史倪應春獻治安策因
言張居正作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勳業爛焉惜其
以寵利居成功末路身名俱敗語曰權臣不可有重
臣不可無非權而何以稱重也願　皇上予之以權

絲綸無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無旁落豈不休哉
○丙戌奴酋入撫順大掠而去以袁應泰巡撫遼東
○丁亥御史舒榮都劾遼撫周永春○乙丑御史馮
三元劾經畧熊廷弼大畧以不先取在野遺禾不焚
燒芻積資敵寇糧及與甲士授田浚隍增壘自守不
敢北鬪等爲無謀八請兵請餉以言要挾爲欺君三
有旨會議廷弼疏請罷職勘問畧曰奴以六月陷開
原七月陷鐵嶺臣以八月至遼陽檄道臣韓原善駐
瀋原善不肯行畢按院勸阻比北關報至瀋軍一呼
而散亟遣分守閻鳴泰往鳴泰半路大哭而返北關

相去五百餘里不能援鐵嶺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
欺三元也臣之修守城湟臣自謂不失而所役卒皆
守城者如柴賀李三帥所將戰士未嘗役也瀋陽之
犯實無斬獲功若過求之必盡失將士心而加之獎
借者以城堡無傷亦難事耳近邊五六十里之野賊
爲我清久矣不煩三元責臣清也贊畫新兵一日而
逃三千湖國臣挑選精兵二千聞江潮聲誤驚賊至
而奔潰三元言遼人可用臣不知也山東礦徒趨利
則有應兵則無去冬撥劉國縉往逐三月備抄一門
冊回報不見一人團練三元言礦徒可用臣不知也

昔年征倭征播勦兵二十萬今奴酋何勢何地而評
臣用多也五月間遼止兩監軍一按臣各分往蓋瀋
奉集臣獨臥遼陽兵餉不至疾呼莫省問朝廷要遼
東情出危迫而謂要挾欺君臣不敢承也三元請去
職以存遼願遂聽之○辛卯科臣楊漣劾廷弼宜自
量才力早決去留毋悠泛議勒以誤國事○遼將李
光榮馮大梁各報奴酋分路入犯瀋陽○楊漣劾本
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請加誅斥○有旨命會議堪任
經畧者○漣又奏嘉善虛套軟熟不痰不活決無久
主中樞之理蒙面而入悠忽當事鎬楠之必敗瀋遇

半年與輔臣作馬上催戰之舉三路敗衄震驚宗社
清河撫順俱沒何等時何等事而李如楨以酒肉之
徒儼然登壇開原鐵嶺繼陷矣乃拾宰賽之殘級上
首功誰欺乎二帥既歸不請正法聽其見朝佯爲不
知邊臣何所顧忌也僉募民兵所過公行劫掠其趕
通州就練者且許歸省費國家幾許金錢成河上之
逍遥是何法紀至于推將領尙視賄之多寡而忠勇
不問低眉內閣仰息中官牢定腳根不動人比之于
象謂其昻然大物食廩無事也　皇祖彌留之際嘉
善親承召問面任遼事竭力今竟何如乎居中調度

者如此即更經更撫總無益于成敗之數也○太常
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何得三十日便已
殂落　陛下以先帝之子不一問　先帝垂沒之事
以報地下之恨乎李可灼崔文昇投藥果否有意弑
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鴆戕而非刃者○庚子戶科
王繼曾議經畧去留疏曰臣詢之朝論皆言崔景榮
張鶴鳴袁應泰爲可用遼恐勝負無常或有騎墻趦
趄之虛請寬廷弼使自決如志灰力竭奪其軍未晚
至如樞臣嘉善之當去人皆知之輔臣留之者何故
豈中外不和諧而可用兵者大臣受國厚恩薦文臣

則起在籍者示恩薦武臣則崇有錢者以納賄衆貿
有口不可爲也○刑科奏揚鎬失地狀曰鎬言閣部
馬上催戰不敢違又言杜松故違節制不思如栢作
遼大將四路出師何不用如栢當敵而用松且既道
進而獨以令箭招如栢歸者何意松果輕進何不以
一箭令退也初鎬銳于出師松有難意密遣人投獨
總督莫少緩如栢偵知而遂其人同及誓師時如栢
以酒讓松曰吾以頭功送汝而奴先得鎬示悉精銳
潛伏撫順一路松果爲鄉導所誘後援不至碎首淪
沒寸骨不存實鎬與栢同謀陷之耳催戰固屬內吉

獨不言將在軍有所不受乎即抗違被逮不愈于敗
衂伏辜乎開原失陷如楨承春與如栢同一當處而
李維翰于撫順紅旗催戰張承胤欲一見面議而不
許倉卒赴敵以致維翰承春並難免首事若依與援
拱殺公論將萬世罔法謂何○辛丑諭曰朕昔幼時
選侍李氏恃寵氣凌聖母以致心憤成疾崩逝朕襟
天抱痛前 皇考病革大臣閙安選侍要封皇后威
挾朕躬至今念之含憮悧避其毒暫居慈慶李氏今
李進忠劉遜傳言每日章奏必先奏看過方與朕覽
卽日要垂簾聽政處分 祖宗家法有此規制否朕

今奉養李氏于噦鸞宮仰遵遺愛不敢怠也進忠等
盗庫贓明自于憲典恐外庭未知故諭從哲具揭封
進 上又再諭從哲又稿曰事關宮闈不宜輕洩于
外惟望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則聖德彌光矣御史王
允成奏曰 陛下發諭于移宮後不過表明心迹而
宰相輙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熊廷弼
乞罷疏曰遼自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臣灑羸卒數百
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士民謂遼必亡惟辯
走討原善鳴素遣之不行塗哭而返關內謂遼必亡
者餉自備京師仕宦各移家眷南遷中外諸臣議守

山海請遼必亡今何以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此
非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也遼陽城池堋塌人
人皆知難守自挑濠築墻從十里引水以護外修築
完固民始湊集閭臣初出亦有修關之議獨于遼陽
不可豈已言則是他人爲則非此工作之說也有鈑
尙威刑之說也如譌斬賊擒王可責于今日之兵將
逃十六人及邊而追獲道臣欲曲赦之臣俱令斬此
未易言也譏口高張欲臣立功于外必不可幾矣○
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初廷弼出關甫至十三
站而鐵嶺報失瀋陽軍民盡逝遼陽洶洶無固志廷

劄兼程行路遇逃者諭之歸城有通判劉邦浩闔家
已行廷弼取其衣冠褫之勒令回室又獲一戎裝女
人出城者嚴三岔河渡河兵丁而逃者始定役屬軍
士造營車火器濬濠增城令嚴必行一月而守始固
乃進理虎皮驛如前法又進而理瀋陽移軍守之完
原既定乘九月深雪密傳赴瀋陽令操操已卽傳赴
固城遂赴撫順鼓吹直入一路皆爲奴所踐躪無復
人跡城中惟存一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皆
哭尋耀兵分隊返至奉集駐足相度形勢擬移撫順
于代于河南據河爲險用兵三萬屯之先經理奉集

請奉集完固則遼陽安可徐議復開鐵矣廷弼歸遼
日夜督軍士造營車開窰燒磚令軍士人備一大木
四兵令一鏟一鍋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移三萬人屯
築撫順南城也爲科恭所撓竟不果行
十月刑科魏應嘉會議曰廷弼支撐一年幸虜不來
耳不謂之有功而爲　皇上之兵計餉計軍資計杜
也人民計人材計糜用專殺罔功慢罵失人心必不
可處此惟恩惟威聽之　皇上也○黃嘉善罷黃克
纘署兵事○武選郎賀萬祚請開屯田以清兵食○
熊廷弼畏爲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所論卽命應嘉

往返勘之科臣楊漣諫曰使風聞言事之人卽作原
事勘問之人關臣卽不自愛其職掌而於封疆何益
御史吳應琦諫曰　皇上起廷弼于田間賜以上方
委以封疆之任內而司農司馬掣揄之外而監軍撫
將叱咤之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應嘉三元修德
相繼糾之廷弼盛氣請勘勘者卽遣三臣恐無當乎
事實也○遼將敗奴于灰山○命袁應泰代廷弼經
畧○御史鄭宗周奏曰今日所憂不足惟兵食二字
一意剝民那借窮而搜括錙銖之取供泥沙之用今
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任海內之凋瘵罷

莫之憂可謂足食乎邊兵譟矣土兵譁矣撤來兵募
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未就兵而加銜已失律而
招撫倏議守倏議出關譟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衣
甲之需費幾許金錢而不得一臂之用可謂足兵乎
國初京營兵四十餘萬今止十二萬占役賣閑過半
卽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今減去
一萬二千七百餉額十三萬三千九百今加至五十
二萬五千六百餉增而兵減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
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詎非萬世之利哉○特
旨命尚書孫如游入閣○丁卯暖鷹宮災○御史倪

宗皋請究崔文昇及查牽御致疾之故不報御史馬
逢皋南御史李希孔各請正文昇典刑
十二月諭督方從哲周嘉謨李汝華并戒諭言官○
經畧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
錢糧器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抄花
不入犯自長勇臺撫而爛兎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
言欲犯遼陽自瀋奉修兵備而奴遂老寨諸夷子遂
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畧也臣與諸將密議今冬揚兵
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瀋奉及各兵六七萬札營于
撫順城下環以木城對賊相持別遣毛浙各兵出寬

靉川土各兵出清河而後豎招降之旗懸擒賊之賞
一應軍中所需秘辦已具新經畧到遼陽臣細細與
言此方畧之交代也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
劫着幸聽臣言無輙催促也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
報去冬春氷雪賊綏輙閧然言師老馬上催戰及敗
又愀然噤口不敢道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
者又復閧然急急責戰矣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
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
事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
臣爲國家慮也○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
弼功罪○南御史李希孔參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
夷攻夷之策并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最可恨
者劉國縉事事決裂而挺身薦之周永春紛紛冒破
而屁音貪謫罷不可解者荷戈士三十萬一日而關
餉畢今試置宗文于此使按籍呼名從朝至暮能畢萬
人否諸弁或功或罪器械何備何缺城池爲堅爲薄
敵無一語而謂功轉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閱視
禁不言則所閱視何事年來賞罰不明撫臣專制一
鎭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總督專制薊遼而抱
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

誰爲國家任勞怨哉○科臣毛士龍道臣方震儒王
允成各疏劾宗文罪○科臣趙時用言瀋陽棄而復
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畧無功但平氣一勘自
明太倉之鑿已懸不罷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轉餉
之民愈困京營惟知放砲邊士無一衝鋒但說錄豆
何曾得手探背出半夜之斜封則是枚卜太兵可勃
聽人攫取首輔既杜門則新泰二臣人想望其寧禄
而事多模棱權移中官不可不防漸而亟收也○御
尚書黃克纘請寬內犯王永福姜昇罪且言李選侍
事聖母不恭還 皇上失禮臣願 皇上爲 先帝

優容之　上日移官自有護送如何輕聽另言朕罪
克纘又奏因移官而盗珠寶充淨軍足以正法矣推
廣　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念毋不治
忘父方爲太孝　上日卿非黨李之人而是詞偏執
不顧君父信有之矣○試御史方震孺奏曰宇內蕭
然景象凡父老相聚必日三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
原其故則日貪吏多而法紀疎耳一邑佐貳司捕者
以捕爲外府收糧者以糧爲外府形驅勢迫即盗無
加上而爲長吏則有罰鍰有羨餘門吾以備朝京之
需考滿之用言者不諱聞者不驚又上之而方面歲

節有献生辰有賀滿載歸家者總皆百姓之脂膏而
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高田廣宅彼亦何所不愉快
又況乎漏網多也間有二三寒苦未見有九遷異數
或因而益其困頓金穴之子相率嘆其計拙廉吏安
可爲也最可嘆者撫按白簡贓私累累矣而以一語
結之日甲科可惜日末路可新貪吏何不爲也　皇
祖初政江陵作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有今日
今一以寛裕從事已倒之瀾寧可問哉○科臣尹同
皐請久任責成○科臣成明樞奏飭吏治九議○御
史王業浩請安李選侍○都給事楊漣疏述移官始

末　上日楊漣志安社稷當日竭力忿爭忠直可嘉
命昭示中外以釋群疑○乙卯詔日朕冲齡登極大
小臣工皆朕臣子乃有訛語妄生輕信盗犯訛傳誠
如楊漣所奏者　皇考賓天時大臣請朝見朕李選
侍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設法請出選侍許而復悔
便李進忠請回朕至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進忠將朕
衣拉住不放當時景象卿等親見初一日朕視　皇
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以大臣言奏
請再四方許朕出初二日朕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邀朕朝見方許回慈慶宮扈從諸臣所親見

選侍毆崩聖母自知有罪不許朕與聖母舊侍一言
此朕苦衷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氏皇八妹優
厚安享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刑部執奏推知私
附李黨不顧大義姑且不究可傳諭大小臣工毋植
黨背公自生枝節○南京軍士鼓噪燒毀科臣晏文
輝公署○大學士方從哲允免○都給事楊漣乞歸
疏日臣妄言宮禁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特賜宣召
一介小臣徽主知于大命彌留之日千載誇其殊遇
乃因備述移官始末蒙　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
臣于此有大不安者垂簾之秘事未聞人井之傾言

憤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乃臣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
誇謝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諸大臣共有
防微慮隱之意首請御殿受嵩呼者尚書嘉謨而[illegible]
皇上之左右者惟賢一祿也臣以憤爭之故獨受
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
捏抗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臣之不安三也臣
以窮蹇骯髒之人而際　二聖知遇書生之福力至
此極矣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乞浩蕩
之恩放臣同山農野老共歌咏堯天舜日豈不休哉
臣責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　命○諭

贊大學士孫如游尚書周嘉謨黃克纘
辛酉天啓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御史焦源溥請明綱常
疏曰鄭貴妃三十年行徑從前諸臣一爭冊立即輸
紛得罪張差持挺禍在呼吸王德完之安孝端何止
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　先帝御極之初封后之
命不得而冶容進矣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
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
人人痛哭流涕　皇上獨不動念乎移宮始末關係
大臣同與之必不可得而隱也克纘身掌司寇受
先帝恩不遠而爲舉犯開罪使其果能執法何不

誅文昇爲忠義吐氣而以縱逆爲平是張差當[illegible]
矣○經略袁應泰分布諸將吏于各要地以[illegible]
撫順則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尤世功陳策童仲揆
將步騎二萬而高出邢愼言監之淸河則侯世祿梁
仲善姜弼將步騎一萬而牛維曜監之寬甸則劉光
祚將步騎水兵二萬而胡嘉棟監之以劉孔胤守遼
陽以二萬爲臨時調遣具奏奴酋馬弱惟在春初兵
馬錢糧須集于二月之前以圖大舉○諭發內帑五
十萬付經略給散官軍○禮科李若珪奏選婚內監
請乞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爲帶領者請勘合何必

兩勘合並行哉此輩騷擾驛路無異虎狼夫曰典雅
必其熟之會典律令方是而以先年文卷爲憑不審
禮臣封駁中旨所行更何限制哉○御史馬逢皐科
臣魏應嘉各疏論楊漣之去○御史左光斗疏劾孫
如游○壬午　上冠科臣成明樞關成王將冠視雍
使王近民遠佞嗇持惠財爲規以獻禮科周士樸戶
科陳徽叢各進要言○御史高弘圖陳八患
二月禮科汪慶百陳新政四要○御史袁化中言
事之漸可憂有八○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
春○兵科明特舉請責相臣以輔理諫臣以啓沃○

禮科楊道賓陳慎始五要經筵召對票擬節儉賞罰○吏科成明樞疏酌用才之宜○待選閹人持刃擁擠禁門論嚴行驅逐○有狂人冒衛士服入朝班癲言命衛司雜治○太常李宗延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一祫祭建文景帝宜入一祧廟當酌議憲宗睿宗一從祀當去十五王補入歷朝文臣○兵科蕭基奏日正月中總兵李光榮有投降貢夷罕職阻攔賀總兵收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貢夷賀總兵收留安插之報三日中又報黃把都兒縈我投降夷人臣謂遼東年荒米貴自去年已然何至此時方餓可疑也

夷虜居依草野有如許車輛牛羊不住牧彼方遠來投我可疑也據所報夷人五千牛馬若干此非一日夜可至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可疑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李總兵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之又帖然奉命可疑也即使無可疑矣狼子野心萬一約束無方肘腋甲兵可慮也彼既窮困而降必須日日支糧借錢供賦可慮也關市四達萬一降夷跳梁咽喉不通可慮也間諜不明奸細竄入可慮也降夷果真必投奔否回鄉陳友良果信否此當問之光榮也放人如何光景安插用何方法能制黃把都兒之死命乎

此當問之世賢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失之女發弁王猷詐許歲輸致酋覊我使張汝觀一切匿不以報虛實作何羈縻所當問之邊臣也一降夷也光榮報世賢不報世賢收光榮不收二將果一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此當問之經畧督撫也若本末無定計廟堂誘之邊鄙邊鄙誘之廟堂不幾畫餅充饑哉接受降如受敵以殘敗之遼而收叵測之降夷甚見經畧之無識矣閣臣泄泄置之其眞輕國事爲一擲哉

初熊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

城一角厚撫之而不用爲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携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果餌啗誘其言家安然在夷中携小兒行使人不疑耳窮之乃知得功故先開原作內應者也立磔之以殉賈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歲節宴集諸將飭以同心出血共歃已而諸將各密啓世賢異者廷弼私謂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諸君自愼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回

粉請師童仲揆涖諫應泰曰我自敗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强阻爲監軍高出亦諍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强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聽曰我用欲空其巢耳今世賢與尤世祿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紛降夷者萬世功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滸河關與廖以下四人攀崖度鵶鶻關行叢箐中選一人貌奴

酋老寨亦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踞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關□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願率所將用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爲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監置守滸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以威不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按降夷內應一愚應泰于遼再愚元化于萊書者之誤國兩見矣威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閏二月甲戌日暈兩傍有耳若月○丙子黃塵四塞戊寅復大風霾○楊鎬李如楨論戍長繫○陵軍鼓譟昌陵兵備項夢梓揭稱陵軍條點僅五百名奉旨人給二兩該監其散過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扶賞則召募市棍凌轢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强討書空冒濫而不可查命司禮監勘奏○御史魏光緒奏中張差罪案請擢用王之寀○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歲一舉行○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王昇爲伯○初李選侍移宮後御史賈繼春具有選侍雉

經皇八妹入井之揭屢旨嚴責回話張愼言高弘圖王大年各疏救至是令張高王各罰俸○邸抄殿災三月兵科蕭基劾姚宗文誤國疏曰煖兎炒花紛求新賞皆歸于王猷之妄許宗文輕信之不過以金台什孫女爲虎墩之妻藉此結其意耳不思虎酋亦與奴姻媾而區區四千兩啗之行五餌之術而揚薪止沸于將來愈難收拾首禍其容誅哉○欽恤陣亡將吏劉綎王宣杜松各贈少保予謚廕潘宗顏光祿卿董汝礪張文炳各僉事餘各贈廕有差○奴酋率衆度渾河首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降夷于城外

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城驅土填塹我兵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遂蜂擁過濠城內降夷應之開東門而入城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瀋陽遂陷○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過瀋奉之衝分營札横河南賀世賢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爲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救瀋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鐵騎五萬四面蹙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

壘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强決不可敵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按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花人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揆死敦吉秦邦屏皆死屬世祿從西北殺出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浙兵以火器擊之賊死甚衆火器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一時俱殲初按臣張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爲奉集聲援及賊

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既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奴兵乘勝過獄子河直抵遼陽城下袁應泰倉卒遣將畧無選擇無部分諸將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所領減千或百揮臂而出無肯接戰者高出固爭之不聽應泰自出城督戰夜宿營中賊取瀋陽所貯火器砲車結壘城東與我軍營相對發放我軍不支賊以步兵攻西門應泰復入城李永芳遣人請降應泰許之令

監受降旗于城上奴兵擁至濠邊薄暮城樓火起降夷內應盡樹黃幟大開西門李永芳賀世賢並轎入城民間婦女盛飾啓扉迎奴應泰張銓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銓謂應泰曰坐公尸居游魂致我無成事而死應泰曰公無關外責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當死于此銓下城應泰舉火自焚廷魁返署挈二女二妾入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于都司同知閆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令驅之城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盖州衛悉傳檄而

陷賊
夏四月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
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僉議何人將祖宗百戰封疆
拱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儆後○命僉都御史畢自
嚴天津防海王國禎通州護餉○遼主事周鼎等招
募○議借大工銀十萬兩修山海城○廣寧致仕通
判黃衣剃頭從奴受所賜衣招搖里中撫臣執而戮
之○監軍高出自遼陽亡奔航海歸朝揭請割廣寧
餌西虜以禦奴御史劉廷宣劾之命逮問○遼東巡
撫薛國用告病僉議王化貞代之○贈遼陽死事推

官張銓大理卿尤世功陝寨少保各陞諡廕指揮僉
事崔儒秀何廷魁光祿卿廕錦衣百戶童仲揆都督
同知吳文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龍秦邦屏都督僉事
○甲戌發冊迎皇后張氏○獲遍奴傳報人劉保磔
之
○五月戊寅朔立張氏爲皇后王氏良妃段氏純妃○
兵部議調四川湖廣土兵浙江民兵共六萬尅期到
京○少詹事徐光啓奏曰器械不利以卒
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既不能與
陴營與城自守奈何列營城外一聞寇至望風先潰

列營火砲皆爲敵有反用攻城陴無守兵人知必潰
合城內潰自然之勢及今不思變着雖徵調招募恩
如前日矣廣寧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
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驀越長
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爲至急從
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
害之策也○薊遼總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
甫入關即逃四十御史江秉謙劾球事權在握不圖
懲奴拮据復蹈袁應泰之覆轍此何心哉乞將降夷
驅之塞上以消內患

按應泰方以受降爲奴所賣輕擲遼左而與同有
其罪褒然若不聞者乃以受降爲功身當國家重
任而身甘爲奴夷奸細舉朝莫辨功罪不識於國
法謂何也
諭吏部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僨封疆
降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革職爲民○
六月何宗彥入閣辦事○熊廷弼爲尚書仍經略遼
東疏曰國家全力兵將糧餉器械盡擲于遼陽今從
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日調募製造事本難而
觀之愈易也諸臣一聞徽報守城門送家眷登[illegible]

急今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錢糧則兵戶爭執不休勢已急而應之愈緩也中外臣工自爲身家計可以同矣畢竟立異顧套數飾譏彈而莫顧封疆心當同而構之愈異也二十萬之安家甲馬銀何在空文調募此戶部餉兵法也遼餉歲額八十萬今地失其半而士喪其七所餘餉數何在又半分其帑金至悞發遣亦戶部之責也行伍草澤中有英雄堪將宜勑大小九卿各舉所知○監軍高出胡嘉棟各降級戴罪立功○御史李日宣請定設宗室聖裔解額○諭督乳母奉聖夫人客氏于大內○御史董翼請崇祀孔

子四世防叔伯夏而上及於契○命尚書王象乾薊遼總督○熊廷弼申明經撫職掌○起故總兵蕭如薰到京○初遼東之陷也軍民洶洶咸思反正日夜望援兵至石城皮鹿諸島屯駐萬家奴屢招之不從有遼陽生員王一寧子身乘朝鮮效包胥哭秦庭事適詞科二使臣事畢未得歸一寧以揭投之科臣惡其陌攖此之去詞臣劉鴻訓曰彼書生乃如此我輩當愧之因厚其資給使遍詢諸島可以假途歸朝者一寧遂得私遊叛將閒說其反正時王化貞駐廣寧問麾下將有能浮海探島中消息者杭人毛文龍挺

爲大言同輩給之遂承命領二百人駕舟出海探事徬徨未敢前進適奴酋下檄鎮江將佟養眞令捕勸長山諸島養眞轉以責中軍陳良策良策領三百人出海挈王一寧以行將誅歸朝海中望見文龍旂幟遣一寧道意文龍不信良策自入文龍舟請合軍文龍疑其襲已復不肯一寧曰軍形既露使養眞知而襲之則事敗矣乃請文龍給良策旗號乘夜入鎮江克其城而後迎文龍文龍許之良策軍詐稱糧盡自歸與所善軍將蘇萬義等一時俱起夜縛佟養眞于解舍詰朝樹文龍旂幟于城迎以爲帥各島主李景

先等咸會文龍張侈其事上功撫臣王化貞爲奏鎮江奇捷○侍郎鄭以偉會議憲宗宜祧睿宗雖以藩入而祀未盡祧不宜速也○給乳母客氏墳地二十頃○授毛文龍參將駐鎮江○熊廷弼奏各處援兵老弱不堪惟延綏將何遠王承祚賈登科馬登科傳良臣各帶家丁或百九十或六七十及寧夏將周宗克家丁六百頗覺精采馬亦肥大其餘皆虛應故事據王延祚等泣稱賞脫初替塞責之狀不堪瑣述所總兵杜文煥世受國恩丁自邊塞抽選孱弱如此似屬欺玩○登州守將陶久思反正聞鎮江舉事抑

兵來赴中道知文龍所爲罷歸奴殺之遂屠金州○
順天鄉試日移於初五放榜于二十二○遣郎中梁
之垣宣諭朝鮮○二十七日　貞皇帝后梓宮發引
九月御史王心一請裁抑客氏及內侍魏進忠恩賚
○鉄山將亦有反正奴驕圍之尚書張鶴鳴奏請偏
師渡河潛襲海州以解鉄山之圍不果○都御史李
宗延劾內使王昇○奴設蓋復金三州總督以劉興
祚爲之復州將單不服統率避衆萬人赴長山島奴
遣人追擊之遂至鎮江時文龍自得鎮江遽自尊大
諸從義者稍稍失望奴兵至有勸憑城力戰者文龍

膽喪先遁延朝鮮奴將鎮江城屠焚一空各島避難
民半受屠戮初時四五十萬僅存二三萬○熊廷弼
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
冬十月御史馬鳴起奏言保姆出入禁庭不便命閣
傳○吏科侯震暘奏曰頃奉聖諭以保姆違離而涕
泣至忘寢食臣且駭然今　皇上年已出幼外之嬪
丞輔弼內之琴瑟好逑何戀戀于保姆也昨者梓宮
在途千官擁立獨一乘軒在後道路指目曰此奉聖
夫人客氏也及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伏塵號慟舊
閹之知爲　先帝保姆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庭阿乳

厚薄猶天與淵但官闈何地時出時入內外鈎連借
叢煬灶有不忍言者不報○科道倪思輝朱欽相王
心一各疏論客氏有旨降級調外○尚書張鶴鳴奏
於卜年劉國縉胡嘉棟告經畧熊廷弼舉用今逆黨
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俾其所施以[illegible]
贖嘉棟國縉置廣寧立功贖罪○遼東巡按方震孺
奏曰河西兵將人人備馬思走廣寧城中富家大[illegible]
盡數西奔提督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
不知精兵幾何羸卒幾何誰爲戰誰爲守也臣若爲
撫臣代提督部署惟是廣寧單弱臣深以爲憂○[illegible]

發帑金二百萬兩散給遼東將士諭戶兵部權節遣
融不得仍前冐破○廷弼奏曰臣初推經畧時臺省
言廣寧事成功就宜專任巡撫一似多此經畧者及
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
聞而危報立至趣臣出關至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
事爲勸何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助
海一切齊備今天津全未區處登州以道臣之垣多
求忤樞臣而與爲難二方已屬畫餅臣到關僅八日
即馳至廣寧月有六日復到永平　明旨謂經撫料
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臣實未久也于鎮江捷至

聖諭甚謂調度有文策而今云全無者前此乃經略
翻張以從　皇上而今則按臣張皇實省也樞臣只
經調度惟有驅臣出關一着臣出而樞臣之能事畢
矣無一兵一騎之經略出亦不足以鎮定臣之所望
于樞臣者若挈定本兵陸調或依或不依以示更
别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致書議事遇
不答登樞臣責經撫同心而樞臣與經略不宜同心
乎其望二樞臣論鎮江事謂當發兵一萬縣海至
江二萬縣海州斷奴歸路殊不知奴往鎮江不
州歸路也問明白而後上疏其望三至于報功一

尤不宜扶同誇張與人點破所犯忌如高出之
為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其望四將臣四望體
脩同于臣臣始得專任東方事矣
十一月戎政尚書李宗延請督各營造辦戰車且言
廣寧將用馬匹太倉應停草料全數給發為造車之
用○王三善題撫貴州○登虜從黃古嶺過邊到
寨縣閻延安城三日分掠甘泉合水環縣慶陽民
盡行焚殺所擄婦女畜口財物不計其數牛駝數
滿載驅歸踰亘百餘里各軍官斂避不敢出擊
遺落人口擔報寧回○兵科蔡思充言東夷未

虜又擾以廣寧言之病將如祁秉忠惟有貪詐擁兵
就滅軍糧以支公費規陋不能洗革何以督率有方
以廷鎮言之杜文煥病不蒞戎矣然登虜所聲言欲
殺似非媚虜者文煥去而欽仍不出不如責之料理
以收功日後登萊防海之兵招募報發未到楊道
所募于楚蜀者倘屬風影或勅另募海濱之士○申
飭討與偵咨訪○逮鄭之范追贓抵餉○皇極門成
○淛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
領兵部安家銀不即給散遲留何餘毛兵後至其帥
田景坤不能轄下沿途科索於酒肆與湖兵遇遂相

鬪殺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
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
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貪不即點視漫云數
少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縶土兵之首以别記驗于是猓領人樊龍樊
虎呼郎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
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
登俱遇害殺時奉尋踰墻而逃伏尸遍地幾不可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大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
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刼○遵義民米田自遼陽
逃歸假稱守備僱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
急楊氏舊民洶洶思復故主重慶既破夷目羅象乾
撒聚回與楊酬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擣遵義署印通
判葉城下走貴州○石砫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
賊畧納溪瀘州江安勢如破竹至興文知縣張振德
自焚死惟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
榮昌隆昌璧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諭
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

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尚書周嘉謨辭朝奏夫
國戀主疏　上慰諭之○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
湖雲貴軍務○逮故遼撫李維翰○御史江秉謙奏
曰經撫不和化貞欲戰廷弼欲守耳夫守定可以進
戰戰一不勝而何以守夫人而知之而必曲廷弼以
就化貞當授經畧時不曰不從中制乎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
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果遼事不可無廷弼也不宜
旁撓之果遼事可無廷弼也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
堪幾番會議哉○九卿會議經臣奉詔特起每事俱

當責成經臣稱進兵之事人馬甲仗糧草件件打透
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撫臣欲率兵取海州蓋閒回
靜鄭明經之言而動者毛文龍殺奴兵二千未有的
據或謂毛能殺奴二千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
息殊有可疑撫臣絕不疑當機之勇非經臣所能彷
彿也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繇矣至于高出胡
嘉棟經撫共薦責令建功贖罪○閣臣向高揭言廷
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舉朝之人皆
謂難行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也乞
下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

廷弼節制○廷弼揭所答向高書云國初遼東官軍
自食其地後屯權荒廢原額僅存無幾仰給度支八
十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以遼守遼之說馴
永春李如楨劉國縉主行之而俱不效今巡撫募鄉
兵一萬七千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一遣往鎮武設
防而棄甲投戈者屢屢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
也三方布置未成便應議裁而歸併廣寧一路爲持
久之計○張問達尚書吏部鄒元標左都御史○禮
科周朝瑞奏時當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目
日上恍有一物可比日大混沌無光伏壓日上非觸

非霧如蓋如吞頃怪風揚沙通天皆赤天變如此若
再鬧知臣山傾擠不恊各快其私深爲可憂○論兵
部差官往諭經畧巡撫同心任事
壬戌二年春正月乙巳朔○王化貞奏曰去年十月毛
文龍具稟氷結後奴必狂逞幸勿拘寒暑不與師之
言十一月臣部兵至鎭武監軍高出請再偵之總兵
祁秉忠亦病臣令諸將各回信地以須後命已而探
得奴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
以計誘之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可殲也
奴氣必奪有二將願往而經臣下檄于總旗危語咨

臣恐挑釁速禍鎭道亦勸臣且回臣卽日西還復接
經臣書咨謂臣何以退恐部科以僕爲口詞也不意
經臣之急于自明以爲職罪今臣與　陛下約願以
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
摧戰士之氣○能廷弼亦奏曰撫臣自許六萬進戰
一舉蕩平懇乞　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氷急進併亟
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之罪○化貞又揭用夷之録
曰遼瀋之陷抄化乘機搶掠職日遣使謂之卽許納
欵加賞銀三千六百兩定盟以去虎墩兔憨遣人來
諭因賞銀一千兩抄化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領銀

一萬兩増新賞四千兩餘入大營領去銀一萬兩小
歹青二千兩一一皆有籍記用虜原非得已我不用
卽爲奴所用不可無此虛聲也○贈戚繼光子錦衣
世指揮○兵部集群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部
臣酌議若撫臣一去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必潰西虜
必解體宜賜劍加銜委以廣寧之事若經臣威望素
著豈可遽聽優游是在酎酌推用○遼按臣方震孺
條陳五要一宜教習火器一宜汰去老弱一官多兵
少官有役從糜費鎭守多至二百人則有千五百官
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宜汰去冗官一三道

臣各自練一軍精核月破一殘敗軍將終難振起宜
用新將易之○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藺賊攻犯成
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
邦太張憕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不勝
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高下
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賊兵
數萬已至城下懸旗僣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宇居
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
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困圍
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莊田米穀爲持

然圍困之計○命勘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原因○
禮科惠世揚奏科場積弊大約言考官逐群狎飲以
閱取爲戲卷有全未經目者有漫加塗抹一二似看
而實未看者別房搜取關節猶私止以首篇取中復
場全不問者謄錄對讀採花奏表之弊鬼蜮多端而
山題每至最後種種皆宜釐正詔下所司嚴之○戎
政李宗延言邊警聲息已近請整飭京營兵將○奴
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策奴必不敢
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

騎殲之可以大創各道以爲非計乃止而所在軍士
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郎中傅國同稱庫已
空半月惟熟計于自經仰藥耳化貞奏稱黠金無術
望敕戶部速發新餉○諭中外臣民能擒奴酋者封
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御史林一桂請○上
親閱勞軍○兵尙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
詔嘉勞賜蟒衣玉帶尙方劍加太子太保寵之行
○命孫承宗東閣太學士兼理兵部事○何棟如太
僕少卿贊畫○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奴渡河逼
西平堡羅一貴堅守一日夜奴衆被砲擊死者甚衆

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
故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
日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瘡
上馬中箭死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剋之一貴自刎○
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亟命其黨
封府庫以待一城閧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
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
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
四箱以二槖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
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鬬乃得出得功遂踞

城附奴○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殺掠逆軍
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存遺棄幼小于途蹤蹊
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
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
平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
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
此時氷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
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
後時奴騎已東歸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
象乾一二驗放入關○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尙臥未

起。聞撫臣逃。亦單騎逃。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
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自右屯赴閭陽等隨經畧
退。逃歸上。惟高邢佐碧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而
縊。其從僕從死。
二月特命二關臣爲會試主考後遂爲例○四川奏
報藺縣兵到不料撫賊兵二百人假稱鄉民混入衆
中殺起其將譚世聰被殺賊遂圍標營于石梯橋與
指揮賀民望大戰斬賊將白鶴子藺縣兵齊出夾擊
賊衆敗去賊分攻什方綿竹諸城各堅守○主事王
之寀追理張差舊案奏稱劉廷元胡士相岳駿聲扶

殺當日獄招註改瘋癲朦朧結局按之於律劉廷元
劉光復等已犯大逆不道馬三道李守才罪在謀危
社稷有旨不必追治○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三月命解經邦爲經畧辭不赴任削之改命王在晉
在晉上言今之任經畧者責任更重不行則以國法
繩之旣行則以從中之所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
得此猝然之人樞國家何負于群臣必以人主孤注
哉○方震孺奏報覺華島有米豈二十餘萬人民數
萬稍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
臣欲遣人撫之都司張國卿言非臣自行不可臣卽

浮海從芝蔴灣泊船寫牌諭之遣天壽之婿吳艮輔
同國卿往八日始得報奴酋已數遣人至島一二叛
民已造船欲往正在猶豫間而我人適至天壽一見
卽慟哭生員數百亦哭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
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
以通判吳自科往監之其收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
牛馬千餘頭○吏科侯震暘以叅論薦向高謫外○
吏科趙翺用奏郎陰不宜濫觴○御史江秉謙劾奏
尚書張鶴鳴明知西虜間謀皆虛明知戰守叅差難
合而硬爲責償曰撫會可乘曰過河必勝不肯付經

畧以節制明明棄城逃走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卽寸斬鶴鳴不足贖欺君誤國之罪有旨秉
謙調外○鶴鳴奏獲奸細杜茂係李永芳所使過佟
卜年者○大學士孫承宗奏曰年來兵務多不總餉
務多不嚴以將用兵而文臣招練以武邊備而日增
文官于幕以邊臣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誤
漫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隅動天下而旣壞一隅
稍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大振之
四月命審熊廷弼王化貞廷弼曰廣寧非我駐扎潰
不繇我化貞曰向使早憑過河決戰當無此潰○春

寅解成都圍○賊將符國貞爲官兵所敗秉遵義道
歸綏陽將丁文明收復之都司陳一龍收降瀘潭賊
○賜文震孟等進士○尚書王紀都御史鄒元標卿
周應秋具經撫獄詞云化貞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
虜用用間而反爲間用致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
而不悟聲聲要戰匹馬宵遁驚魂未定是熱心痴心
人也廷弼言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
叵測若持左券使堅守右屯死且不朽而疾走榆關
平日何等威風作此舉動比鎬多一逃比應泰欠一
死矣○尚書孫愼行追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弑

逆之罪從哲連疏申辯有旨慰之○尚書張鶴鳴行
邊奏三衛虜衆近塞惟撫賞爲今日第一緊要即將
寧遠前所芝蔴灣諸處積聚盡數聽虜人搬取○太
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天津山海屯田安插遼民
○都御史鄒元標奏植立綱常疏請誅方從哲
五月御史周宗建奏論時事一大臣名節宜重豈輕
商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鄙
習以謝衆一內臣窺伺宜防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
魏進忠目不識丁而嚬笑之假漸與相親讒構之機
其爲隱禍○王紀鄒元標定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獄

詞云三人與熊王攜手同逃倘日史官書曰是役也
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又定案
樵翰獄詞云聽奴縱闖變起倉卒紅旗一催而二三
萬無辜淪沒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誰實首禍
鄭之范聽周永春手書放兵馬於村屯是開門而揖
盗也遂爲逃首犬彘不食矣○授毛文龍總兵王一
寧通判贊畫○江西妖人程鵬私藏讖緯刻三十三
篇妄言國運撫臣房壯麗捕誅之○貴州土酋安邦
彥叛攻陷龍里甕安進圍成都○山東鉅野縣民徐
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縣據梁家樓知縣俞子翼棄

城遁○川土兵大集樊龍據重慶七月有餘春水泛
漲官兵不敢渡賊守佛圖關二郎關險阨總兵杜文
煥將兵集攻忠州判官胡平表率銳士直取佛圖關
石砫女將秦良玉繼進大戰三日一鼓奪關賊兵大
敗官兵遂至城下○科臣張鵬雲追理張差獄案劾
劉廷元胡士相○尚書孫愼行追理移宮事劾方從
哲從哲自請從參○尚書黃克纘陳述選藥移宮二
事始末與前楊漣等所述無異○御史張愼言江日
彩各疏方從哲罪○尚書張問達覆奏劉廷元罪難
後調外

六月浙江撫臣請追恤方孝孺準與祭葬謚祠○山東賊破鄒滕二縣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逃○泰寧酋虎敦兎虜中之王稱憨者昏于酒色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然老不能自强其下歹青罷横奴齎黄金三百兩貂參數駝購之虎憨與奴陽離陰合欵關索賞○奴至十三站一子墮馬死以爲不祥遂棄廣寧東歸遼人之不順奴者各保聚于諸島遼地多窖粟西虜掘取之載至關與關民易布關民賴以充給○山東都司廖棟敗賊于武安○吏部題請復職贈廕官九人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志華鈺王翰吳應鴻贈官六十六人顧憲成張棟李獻可孟化鯉傅好禮路于仁王教徐本范傳何選楊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王學曾[illegible]文選朱繼京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馮生虞劉弘寶陳嘉訓逯中立張同德時偕行劉壵詹郭廷彥馬經綸耿隨龍宋燾蔡道熠劉爲楫林培戴士衡錢養廉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鎭陳[illegible]君費必興王士騏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張納陛顧允成諸壽賢薛敷教柴恪○科臣汪慶伯

彭汝楠沈惟炳方有度各疏論進藥移宮事請定方從哲李可灼崔文昇罪○四川總督張我續奏報保寧完城州縣官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程學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岑鍾文焰九人死事官文吏張振德徐大禮王顯甫左重洪維翰趙愷武吏翟英韓應泰李世勳張羽鄉官黃盡倫十二人○尚書張問達汪應蛟公疏言方從哲黨庇李可灼崔文昇罪○科臣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各疏執春秋弑逆大義責方從哲○侍郎張經世陳邦瞻等卿蕭近高等科劉弘化韓繼思等道劉芳庚惟等少卿高攀龍等各議從哲之罪大約言張差之挺美姝之進大黃紅鉛之藥相逼而來輔臣處之恬然力爲掩護君父生死恐聽小人嘗試舉朝攻發明示優容得罪 皇祖
皇考不忠之誅允宜速斷

七月守備葛乘忠敗妖賊于夏鎭之東門兵備施天德遏兵于徐州不許北渡葛糧盡援絕兵遂潰賊乘勢破夏鎭城大掠河上○太常少卿高攀龍復追理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罪有旨切責罰俸○册范氏爲慧妃○內旨諭部佟卜年爲佟養眞報仇投闕劾先虞監軍議害毛文龍令文龍所獲奸細劉一[illegible]

茂明供李永芳書通卜年刑部尚書王紀不卽問擬顯是狗私賣法着革職爲民○淫雨壞山海邊墻○川賊投訴賛畫劉時俊通賊事張我續奏之命逮時俊究問○沙滿將姚文慶率鄉兵破賊于韓莊奪回糧艘淮兵驅斬夏鎭屯賊運道始通○尚書孫愼行稱病回籍○山東大雨連日總兵楊肇基乘雨破賊于兗州城南遊擊蔣紹芳都司廖棟分兵夾攻之賊死千餘人遁丞至橫河山水暴發賊淹死無數○兵尚書黃克纘回籍

八月大僕少卿滿朝薦奏曰遼廣失陷臣郡人之在

軍者臣訪得其詳遼陽之陷繇于袁應泰之納降夷廣寧之失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未聞有奸細獻城之說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化貞脫卸地耳王紀訪知的實不肯殺人媚人耳多年議確之犯以庇厚而緩求旬月矜疑之人反姤深而苛督執法如山之司寇革職不惜獨眷于三十劾疏之閣臣卽去而尤加異數若有此顚倒乎賦輸軍資皆民膏血乃彙藏數撫擁三千萬巧騙撫賛銷三十餘萬重疲省郡賑步誅求有是顚倒乎閣臣票擬主持淸議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

矣見有硜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量加罰矣平章謂何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悉負　陛下一至此也疏入革職爲民○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

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沿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鎭寬甸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相機直入奴寨速給臣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至計去冬奴賊知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爲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

之
按文龍海中布置、紙上若有可觀、歲費金錢幾萬
萬、究竟金復海蓋鎮江寬甸長爲奴有、文龍不能
爭尺寸地而無歲無季不報捷、捷疏朝上而賞賜
夕下、舉朝明知其欺僞而莫敢綜核之、其故誠不
可解、且所奏捷者不言深入千餘里、則言擒斬數
千人、師進不聞餽糧假道、戰勝則安歸海島、豈奴
衆盡堅壁不出者乎、以此語常法、實難信矣、軍政
禁領兵官不得自報功、豈預料是歟、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略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經略王在晉改南兵尚書○閻應泰巡撫遼東○總
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華在逃總兵薛來胤回衛
九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創講院于長安西街、與副都
御史馮從吾等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恐
起門戶之漸、欲元標等修職業、借精神以東林爲戒
元標從吾各疏言講學有益于治理、各求罷不允○
太常卿朱光祚請撿幣禳袗○吏科甄淑請文武
側殿試以尊士禮○諭禮部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
莊妃
十月川督張我續奏捷、進所斬獎首及變賊石[illegible]

高等三十一人○贈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世千戶
○四川巡按張論奏報遵義復陷○命督欽總川湖
貴官土兵進勦○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讀部咨、
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然臣書內有稍
緩征戰、覘其動靜、若首鼠觀望、擒之未遲等語、恐撫
之一字、愧封疆不淺也、安酋自二月統領苗仲圍城、
今五閱月矣、惧士民之固守、環城墳墓無不掘矣、今
日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遞明日殺一堡、劫
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
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清平壩安莊烏

撒安南普安定番貴房矣、陷安順廣順龍里畢節赤
水矣、殺副使孫克恕、推官徐朝綱、知州鄭鼎矣、此叛
耶非叛耶、豈安邦彥叛而奢氏母子未叛也、二月內
賊圍普安急、滇撫遣將李天常將兵四千援之、意主
招安、賊首羅應奎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誘至疊
水、賊伏四起、遂全軍覆沒、此撫之驗也、近撫臣所遣
招撫官入安營者、皆已被殺、撫豈易言哉、敢以一言
道破、則全黔幸甚○贈袁應泰兵尚書廕千戶世襲
○山東巡撫趙彥奏捷、總兵楊肇基報稱六月平嶧
縣、解鄒城曲阜之圍、七月平夏鎮、紀王城、嶧山巢穴、

復滕縣大小三十餘戰鄒縣圍久未下於十月內四
面攻之賊首徐鴻儒出城就縛○左都御史鄒元標
致仕上去國情深疏○修撰文震孟疏陳勤政講學
之實大畧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為功
名頹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昧爽臨朝鴻臚
引奏跪拜起立而已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
當以實白事獻可替否 皇上與輔臣商決焉不惟
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
祗畢朝儀安取此鴛行為也經筵臨御史臣進講舖
叙文辭而已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閭

閻廬微無不諮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
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安取此展
書為也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而
耳目所窮發自不越于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
豈能縱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煩中旨傳宣
典範盡蔑為弁髦有罪不誅而失德成案更來衆議
紛擾憲章悉付于葛藤更可興者空人國以庇私黨
詈道德以逐名賢此豈清也所宜哉疏入未下庶吉
士鄭鄤奏曰震孟一疏未蒙報可是留中之漸也留
中者壅遏之萌也壅遏者竊弄之機也臣觀史冊中

召亂之萌有二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以肆斥大臣[illegible]
關使人駭留中以陰消聖慮徑賣使人疑願 皇上
早圖之也有旨切責各降級調外
十一月冊封 光廟選侍劉氏為貞靖賢妃○大學
士葉向高請宥文震孟鄭鄤不允○御史蘇琰疏理
財三要一明示會計之數以相稽一酌本折之宜以
省蠹一究侵月之賊以塞漏○御史蔣允儀請除立
枷苛政○諭復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
吳應琦官○貴州賊符國禎等寇板角關大掠村屯
○李可灼遣戍○贈徐可求官廕世千戶

十二月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苦守貴陽已歷四
序自援兵甕城失利賊逼督城下塘報絕迹城東隅
數處山岡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城樹官兵設計燬
之東南隅架廂進攻益急糧米罄于六月至八月而
民間之米又罄父子母女竟相食矣白骨處處成堆
敗亡幾盡士民向欲固守亦古今未有之人情也獨
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藺交叛
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
越又五月音問杳然竟未遣一兵至亦未發一粒至
六援之文疾呼而不荅有謂其故意延挨希圖贖[illegible]

御擋者至于總督張我續奉旨援黔亦無一兵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此際惟有神兵且暮闖從空而下或可救援臣與張許結友于地下矣○左都御史趙南星論人臣服官之義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加山東巡撫趙彥兵尚書銜

天啓注畧卷十三終

天啓注畧卷之十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兵科臣宋學顯發訂

癸亥三年正月總兵毛文龍效廵方官例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東征將士及海運委官以至朝鮮君臣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登萊廵撫海防各道盡入薦牘御史江日彩劾其非制不報○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王三善解貴陽之圍擒賊將何中蔚三路進師使張孝山鴨池劉超出陸廣三善不能禁軍恣行搶掠賊皆守險遺財物餌之進士官蒙詔責陣先逃賊

乗之官兵大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死楊明楷被執并力攻鴨池石硅土官覃宏化亦逃官兵潰無一人存

二月鳳鳥集于大嵬

三月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大學士孫承宗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　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以四十餘人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剸而威飭臣願　皇上悉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

四月貴州原任廵撫李標陳新撫王三善解圍之功言久困圍城闔門待盡三善命道臣何天麒將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爲右部楊世賞將兵萬人從都匀進爲左部自將二萬同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劉超爲前部賊阿成勇甚遊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三善之兵從至遂進奪龍里城安邦彦紿其下私遁去賊衆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進兵畢鋪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墻而進賊亡奔師乗勝抵城下鎮道延之入三善不可曰賊去未遠不可即安遂營于城南設帳大雪中夫移營宅溪賊遁陸廣○史永安亦奏三善親自督陣向日升負弩前驅孤軍而脫重圍即此是

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雖潰尚以余力歸陸廣四十八頭目惟安邦俊死于銃此際更加慎重賊必不敢輕出陸廣無奈險易未嘗令皇深入先鋒楊明楷率兵萬人渡河扎營賊糾大衆接陣明楷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霄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死者數千明楷竟被生縛西賊糾藺酋與安效良并力攻陸廣復并力赴鴨池與總鎮張彦芳交戰因秦兵浮糧將盡見賊勢重大未交鋒即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遂同張彦芳退回威清賊乗勢逐擊以致各兵奔竄不可復止逃兵絡繹漫散而下人心震

動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屍横四十餘里向
叅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或家人被擄或
子息盡僇軍師李世將率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
半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刼省城無績到之米兵士
採米民間擾其饔飱兼採其妻女既淫之復害之郎
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今之急計惟有疏龍里餉道
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今都匀圍尙未解
銅仁紅苗思州黑苗羣起爲亂逆酋造橋直欲進逼
鎭遠則急復遵義鎭偏橋可使兩江諸苗無變○川
兵進攻永寧各路前進尅江崖國又進取天台國賊

具牛酒領數千人納降差官分撫紅滾四十八寨共
斬獲一千餘級
五月川將盧世卿擒僞御史汪澤遠又秦翼明擒僞
監軍夏奇雲僞給事中孔閶過又周定邦擒僞將陶
勝顯趙日光等又湖將涂先啓擒僞將宋可據等又
胡平表各部下擒僞都督駱文奇等奢賊降水西借
兵酋把舜仲英伷扎赤水河一半餘酋市入新寨攻
永寧之前將官羅乾象入藺焚其巢○御史吳甡請
舉視學大典願　陛下幸臨國學寵進儒雅博求海
内經明行修之士如李光縉陳繼儒等徵詣公車應

幾執經問難之風　先朝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
詞者如文震孟黄葦正未可少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
讜昔漢臣謂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遠方於此則
傚○副將秦衍祚收復遵義○賊黨安鑾素有反正
之志監軍趙邦清招之因其妻子爲賊符國貞所質
不果來會官兵敗奢寅于羅村鑾遂約副總兵侯良
柱内外夾攻賊且覘良柱意良柱許之遂夜發兵挾
鑾往鑾内應國貞潰走鑾挈妻子以歸邦清賞之
以示諸夷○朝鮮王李琿爲其侄倧所弒倧久懷謀
逆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于外而内約其先

王廢妃王氏宫中舉火爲號領兵入宫縛琿投火中
焚死倧遂自稱王賜毛文龍及齊使推官孟養志指
李琿暗通奴酋爲罪其臣不服有自盡者文龍爲之
奏請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之督餉侍郎畢自嚴言
不必議討不可遽封○貴州巡撫王三善奏報黠平
大計不恨兵力不如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萬金
旬日間便可收功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平之
七月刑科曾汝召言張差一案發奸爲是風癲爲非
移官一案移爲是願從爲非至經撫一案喪師失地

同則同罪爲是左右袒爲非筆削弗可輕也○刑部定康應乾牛維曜李繼業失事獄詞應乾備兵海蓋而民逃與逃渡海潛踪維曜監軍清河督戰著傷亦爲失事繼業在遼不闘汗馬入關有似狼奔蔡汝賢殺退一枝已見報叙疏中奔潰忽起扶創入關非得已也○辛亥以實錄加恩監修總裁官○奴酋於四月間以金州近海驅其人民盡入復州其將劉興祚密圖反正遣生員金應魁通於總兵沈有容召兵取復州巡撫袁可立疑之兵不即往徐遣有容出海觀釁而興祚已爲其下王丙所告奴遂執興祚去屠復

州并驅蓋州永寧民東徙空沿海地四百餘里○命大監王體乾魏進忠并阿母客氏子姪俱世襲錦衣官尚書董漢儒言會典及軍政條例並無故事一旦使金吾世胄盡爲婦寺之胤不幾令武功人人無色哉不聽○御史李玄劾姚宗文挑激債事御史霍鍈劾范濟世饒有婿骨

八月葉向高揭請添註京堂科道○發內帑銀五萬兩太僕寺馬價十萬充薊遼撫賞○工科陳爾翼言徵募四出率皆市兒衙蠹銷費無算請停募使勿遣○福建海上紅夷築城于彭湖○將行郊祀令用緞

用馬內監令取之民間太僕卿柳佐爭曰御馬監二十四房原備法駕之用每歲費銀十餘萬自萬曆來何嘗百萬而不以供一日之用何也若借之民間則[illegible]候交納之苦設久假不歸京營將至缺馬若行之今日即爲後日之例有旨量借一千

九月刑科解學龍奏曰蘇轍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所以害財而已遼兵舊額九萬四千歲餉不過四十萬今關門之兵亦止十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二千遞至寧前新兵月糧亦倍于舊此餉之當覈也遼潰以來召募四集額兵不問矣乃薊密永昌

競招新兵新兵日增而舊額如故此額兵當清也甲仗衛黃給發不貲一入營伍則耗不可問且關營而逃并關營之器械盡去甚至汰之自[illegible]而不稽此軍需當節也奴長技在馬我以火砲取勝蜀兵之克敵以步羅將之疢守以銃此馬兵當酌也橫金者如雲如雨則有軍伴書記捍門執爨皆實餉所養不以摧鋒而以占役此冗將當裁也國初天下文官五千四百軍職二萬八千萬曆間文增至一萬六千軍職增至八萬一千今又不知幾倍矣裁一官則省一官之輿皂公費歲省數十萬也武職襲替舊制

比試不中于半倦三不中者降爲軍何不遵也國以
民富民富莫如粟多京邊之米輸之民不費倍粹之
軍每斛僅易錢百文是民費其六兵食其一耳而況
轉作奸以相欺也○戶科陳良訓以防微之說進規
有旨逮治○刑部郎譚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鬼
破敵兵部郎鄒維璉駁之詔送薊遼軍門尋試無驗
乃逐○鄒維璉言軍伍之弊繇于武臣營缺飽中貴
之橐而取償于卒伍昔裴度當國徑用高瑀而神策
債帥之風革爲今日大臣願之也
十月輔臣向高疏請停刑○趙南星尙書吏部○巳

卯 皇子生范妃出也○癸未 上祭告 太廟及
南北郊日重暈旁生左右耳○初奴酋空金州城
有海上遺民二百潛移居之毛文龍覘知遣將張盤
往撫因僞報盤潛師克復大捷已而盤畏奴不敢進
屯麻洋島兩閱月至九月初二奴奄至金州屠所居
民遂進兵麻洋燬其城而去文龍揜其敗復僞報遣
兵渡江有滿浦昌城之捷斬首一百三十八級時登
帥沈有容業以盤大敗聞下該撫查核撫臣袁可立
奏言自金州空而張盤入所以有文龍之報及奴至
而張盤敗于麻洋所以有有容之報至所稱滿浦昌

城殺奴亦二萬餘人者不交一鋒未有可考然其舉火
放砲使奴奔命亦當優叙以勸得旨降勑褒賞文龍
發帑銀三萬兩勞賞將士○貴州督臣楊述中奏報
將士左世選等破賊于苑路羊崔○御史吳牲言宛
平大興畿甸首縣作令者靦如傳舍轉眼報陞管委
衙官署印一應吏役虎分小民憤爭細事數差猥坐
魚肉甚至私債牽連竟行鎖押店家弱肉强食輦轂
之下豈容若此○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杻
悉令家人手持該科劾奏詔查監者罪之
閏十月大學士承宗奏關東情形曰八里鋪兵民六

百中前所兩將兵一千五百居人可三千田五百頃
高嶺站兵三千民可千餘田可百餘頃前屯將爲趙
率教望其田表畷若棋鶴之群登其陴高厚四周屯
可一千七十餘頃歲可收七萬石率教以去年率三
十八人出守漸爲團結而今稱事穰穰城且巋然兵
民可六萬撫夷將爲王牧民近遷與水中後所將爲
孫之用地饒多背兵民不下萬餘田可千餘頃尙荒
其半中右所將爲王檻地饒于中後田可千餘頃而
僅耕三百頃回思春秋經過時今君然全盛矣曹莊
民自團結五十餘家寧遠去關遠去 近城大面寨

茹以熙天壽司廠䇿汪翺司窰造後先接河東萬餘
人合兵民不下數萬此城爲必據必爭之地促以今
歲完築其田一千五百頃而佛種者四百頃覺華島
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溝
而居可五十餘家地盖六百餘頃舊城遺址可屯兵
二萬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爲臺樹赤幟
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
南麓入海可爲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圖
樹赤幟置砲於上譏沙虎舟於下海門天設片䑺不
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

至雙樹堡蔭木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
至單笠山可立爲砲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南去鎮
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面東南有徑而險堡
南爲荊蘆套西有瓦窰衝海山之間可爲疑爲竒知
以寧遠爲關此地可當前茅北爲塔山即中左所又
東北爲杏山平行難守錢根木衝而西北爲紅螺山
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山折而東南爲蠍子山
迤至首山其西則自塔谷歷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
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
其下可爲堡直接康家山以成繼光修劉門法爲臺

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于內而
外截東來之路益據大勢于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
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
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可田之地當有
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困賦
以鑄錢因地以煑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今袁崇
煥經管寧遠查國寧督水兵于覺華臣與鹿善繼得
以備關城者備前屯以守爲戰以貽永逸○南京齊
庶人睿𤏩與妄人陳鼎相謀不軌即時擒治○川督
朱燮元捷奏至○灤州妖人王好賢爲人首發撫臣

張鳳翔檄永平道岳和聲密捕之和聲召好賢語之
故使歸治裝翌日僉尉孫繼先擒之獄之逸和聲言
妖賊既去地方無擾繼先有功可嘉御史袁化中劾
之詔令仍緝獲○毛文龍僞報大捷稱斬首三百三
十詔賜金𦽳獎諭發帑金三萬兩充賞○禮科郭興
言疏訟清吏程國祥劉永基張大猷○虜王小失兒
阿不害貢馬○以毛文龍言建顯應龍王廟于鹿島
○戶科孫紹統奏自神宗朝南北卿寺司正少丞各
一二人總計不過三十員今籍名起廢添註總計一
百三四十員至今無地可置部屬各有職掌厭薄此

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得比議途之老馬如必不欲
臣離闕則請去經畧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如
推督臣則願有請焉不肯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
者勿推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顧局面不顧安危者
勿推如止以臣任關城亦願有請焉終年不令一覿
則不能任不時予餉定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
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臣不能任身同外吏無以自
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承去晚矣○承宗又
奏登鎮不可議裁登鎮去三岔河覺華島只兩日風
可至而東江路逕取金州于奴棄之後竟不能守乃

錢糧之給發先東江而後登萊三月不餉若率枵腹
之衆而責破浪之功難矣○錄延寧邊功賞賚文武
官楊應聘祁伯裕等三百八十九人○御史高推劾
奏傳本兵黃嘉善張鶴鳴當封疆淪喪一籌莫展而
延寧敘捷錦衣世蔭清夜捫心何以自安有旨不必
追論○御史陳本言滕縣遭妖後歸里者不肯府官
多斃之杖下一任胥吏變價槩不許復業黔蜀之難
將官各擒子女以相餽遺是衣冠而夷狄也○蘇州
通判楊姜抗忤太監李實爲實所參有旨逮問巡撫
周起元奏姜無罪詔切責之吏科許譽卿以紀綱日

替爲言併責奪俸○京師地震○韓城妄人劉買德
聚謀不軌知縣梁克順獲之詔巡撫諸臣優叙○雲
南巡撫閔洪學請開建昌驛路○毛文龍僞報敉兵
千人渡海分三路從鎮江寬奠靉陽行十餘日深入
六百餘里至烏雞關奴酋禦之馬應奎僞退以誘其
追蹤至兩山間伏發奴衆大亂斬首二百七十八級
○文龍誣奏其贊畫王一寧罪逮治論死○貴州撫
臣王三善捷奏至言斬首一萬八千安邦彥奢寅僅
以身免○朱燮元敗賊于永寧○毛文龍之弟雲龍
諫其兄不宜屢誑朝廷安坐報捷文龍恨之奏弟藐

法遣誘待旨逮治○向高以三考晉官太傅上柱國
甲四年正月丙辰朔長興民吳野樵作亂殺知縣石
有恒主簿徐可行○王三善駐大方久軍心玩懈食
亦旣班師還省賊尨步躡之至楊家海賊截路大戰
賊敗復行又二日抵化節賊衆擁出圍之官軍據山
頭羅賊衆火焚山賊中起衛截官軍首尾不相顧遂
潰三善中鎗落馬爲所執全師皆覆監軍岳具仰同
知方明棟梁明泰副將秦明屏等皆死○川師入龍
場擒逆首奢崇明及其妻安氏○向高請勿停添註
以廣起用允之○御史楊建烈奏京通各倉收米之

弊每厥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或以掛欠為市而賄入則那餘米補欠或將耗米作樁頭聽旂甲歇家販賣而因之射利或放糧之日假各役討賞為名用小牌照出盔米至數千者或射操市販賣紅簽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或征逐子母開月借米與各役而任意扣除倍得元寶者甚至剝削窮軍月米一石僅足八斗又縱令斛夫袋中仍有剩米而莫敢言者恆規大略皆是以臣所聞惟主事劉萬春李孔度能師旦清介不苟表表一時至如主事蕭時薷潤囊醜態雖經察處頃復叙功起用是在銓臣破格勸懲也○

御史李應昇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而封疆輕私人重而君父輕官爵重而倫義輕形存心死則病在內財用立國之本大倉倒囊一洗[illegible]李無計手足不仁則病在外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鬬者數擬不以除病而以增病則病在醫焉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掬而經撫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隱忍獨者何人斷送封疆從未申嘗憲績奏金城之率敎幾嘗連虜之誅而鵠有子貢欽議叙方爭國本之士晉且各救黜之賞而表可立安坐加衡邪臣引去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觀望日甚

三月南京地震○毛文龍報擒斬奴衆三百七十餘又稱內獲真奴四名逸其二以二人解到大學士孫承宗縛以徇諸夷因奏薦文龍膽智真能殲奴○刑科解學龍奏曰自廣寧潰散中國未嘗探彼一毫消息而奴分布偵探如入無人之境田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奴不嘗忘中國也朗素一虜中部落職我數百人而吞嘗不敢問可慮也現在鐵衣未有的數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無如之何收買馬騾硝黃盔甲曾無經驗各道與各將修飾情面茫然不問也兵馬操演不過千把總領百餘塞

手放砲吶喊辰集未罷耳大將搦觴爲樂事近且買美女于南都何等時而爲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所貴大將爲其伸明軍令乃伴作家丁奸宿民妻反細打其夫使坐視奸淫道臣具揭而鎭將不理此何軍政也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逃亡既多不可問乃取上班軍湊首驚衆何不仁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而費五六錢築土爲墻一遇風雨露宿如故馬料草荳十扣其半倒斃不即呈報遷延冒支國家有多少金錢堪此漏巵也將領晝夜聚飲流連青樓弓矢器械十無一存

天下事尙忍言哉至于撫賞一節尤顯與寵事鄰之
蓋虜明挾奴以要我奴明借虜以困我謂虜受款而
爲我出死力捍奴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晁錯謂得
奴之食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
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不可不深思也○四
川總督朱燮元處置藺酋故地以赤水河爲界河以
東龍陽一路屬貴州以西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設
道府與遵義相犄角

三月總督王象乾以母憂歸○孫承宗言捕獲奸細
紛紛見告罔不招獄成詞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

自遼脫身來者流離更甚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扉室
扉家旣苦奇窮相親相傍動遭奇禍誠念陷身于外
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我
當開一面之網借奴之僇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竄
羅織之條失我之實以斷歸來之路○時各路承制
騷逐遼民淮揚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據子
女投溺梟燉不悉陽而江浙奸民汎海逐利者悉
投文龍爲主頗得入建州互市奴酋寄文龍爲外藩
珠參利獲百倍往來窩積大艦建牙稱平東府莫之
敢詰島中居民有不順者文龍籍之爲奸細或斬以

獻捷而遼民自此殆盡于中國矣○御史黃尊素以
星變陳言特事才失中言奴來鼠伏奴去燕怡悞國
喪師者蒙塵血守孤城者薄酬又言大臣依違毀譽
之念轉爲模稜情面之心旁觀却顧致悞軍國

四月川貴總督楊述中聽勘以王三善陷敵故也○命
蔡復一代爲總督兼貴州巡撫仍賜之劍○侍郎董
其昌奏輯留中疏上進并薦李維楨宿學史才詔尤
用○漕運總督呂兆熊擒獲倡亂妖民金科馬承薯
于江淮間○委毛文龍體訪朝鮮篡國事○文龍奏
報襲敗奴于旅順○刑科傅櫆論左光斗魏大中

不宜與汪文言相狎請褫其職以爲比匪之戒具言
汪文言門役濫竊中書交通內外當誅特旨下文言
詔獄○左光斗疏辯櫆已實比匪不利淸吏鄒維璉
程國辯之在吏部與魏大中之轉吏科必欲逐之畏
臣持淸議一倂羅及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矣
大中亦上疏辯有旨命到任科道甄淑袁化中各疏
爲左魏剖白○大學士向高疏乞致仕具言臣之題
用汪文言事迹甚明而光斗大中之與相善俞屬職
咏言官之訐奏斷不可開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有
旨慰留○初文言宿依中官論説朝貴開向高爲之

冐題中書中外咸倚以相通已而自謂得朝貴聲援
揚揚夸詡訶斥縉紳人皆側目風波所借遂貽縉紳
之烈禍○少卿范濟世請封李選侍爲妃○女將秦
良玉奏其弟秦明屏歿于王三善之難其姪佐明翊
明突圍重傷有旨勞之○禮科劉懋民言民間貧鑿
日甚貪吏沿習成風因舉雲南一州守故謬指金盈
爲銅强納之府守入應天一府守行文于各屬徵贓
弊有正四正三之別又舉先年一張御史單騎赴郡
親訪官評一時風清弊絕願廵方諸使共破情面以
除民患

五月魏大中到任而恩有旨互參未結何得到任刑
科傅櫆言明旨忽二忽三朝端且疑且駭大中之進
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明白于天下至如汪文言亡
命作奸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矣近臣
因不測以示私將忠臣避中旨而箝口○福寧州軍
變時州守王某貪渾不能理事州同徐士璋一恐倉
官林廷貴盜竊賄賂軍民皆怨張天錫王一熊揭竿
而起大辱官吏凡十三日而定○許顯純掌北鎮撫
司理刑○內傳出　聖諭毛文龍屢獲活夷功雖微
小復遼之端在斯朕心嘉悅其稱奴首賄買西虜意
不在小傳與撫鎮廵官防禦謹愼盤詰奸細毋遺
用作速發解○大學士向高求去疏云年來人情參
門起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共欲留之以彌縫
調劑今日縮手而莫知爲計矣○掌錦衣衛田爾耕
以緝捕有勞廕世百戶加太監魏進忠原廕姪二級
賜進忠名忠賢○貴州按臣史永安與學臣劉錫玄
互揭部覆永安在圍城時欲發都司黃運清出往新
添平越催兵懼其不濟復欲自往錫玄疑永安有去
志再三攀留揭稱欲護撫按出城自請留城作質待
死永安疏參錫玄獻城賣路陷兩院而自偷生并侵

撫臣李橒合三臣而論永安廵遠自覩全城功爲第
一錫玄言語小過難泯其大節李橒抗大難萬死一
生從前被論可恕○登撫袁可立奏旅順去皮島甚
遠恐毛帥邊長難及而登鎭之駐師樞相謂宜與文
龍近據文龍塘報又欲其遠請分旅順屬登萊廣東
西各分汛地
六月吏科許譽卿奏曰東南之境羣猾佃僕倡人財
富家見多狂憨不制非有斬木揭竿之勢也然如其
法人固無怨如指龍華蛇山名色以羅織之恐吳越
江淮之間波波矣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形見

而束手易若不擾爲得也○兵科章允儒請核兵餉
裁恩廕○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傳懇陳員訓[illegible]
訥各疏攻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魏廣微
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各大學士入閣○左副都御
史楊漣糾劾東廠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曰票擬託重
閣臣責無他卸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
批壞祖宗之政一也用嘉謨劉一燝顧命大臣一概
親捧御手定大計嘉謨義斥養性清宮禁 皇上寧
忘之忠賢使孫杰論去改 先帝之臣二也孫慎行
執春秋討賊之義鄒元標明萬古綱常之重忠賢逼

之使去而於黨護選侍者加蟒玉以贈行親亂賊而
讐忠義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紀執法如山羽
正清修如鶴忠賢與沈㴶交構陷之不容立朝之直
臣四也顧重莫如枚卜妄貢金甌之伏字圖爲私座
之私情五也廷推皆不正黜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
不測之機權六也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徐大
相抗言稍忤忠賢盡令降斥竟阻賜環七也傳聞寵
中一貴人荷上寵注託言急病立刻掩殺 皇上不
保其廢嬪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聞之矣忠賢
矯旨勅令自盡 皇上不保其妃嬪九也中宮有娠

已經成男乃饒震流虹之祥花爲飛星墮月之祿[illegible]
皇上不保其子十也 先帝青宮權心慮患義侍
臣安一人 皇王登卒受命擁衛防護安有微忠[illegible]
賢矯旨掩殺肉飽狗彘擅殺忠義十一也討賞討蔭
額王言屢褻建坊築塋規制僭擬十二也今日廕錦
書明日廕錦衣不知有何軍功相業褻朝廷之名器
十三也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抜陷皇親欲動搖三宮
十四也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脈托言開礦
而致之死十五也伍胡二生以牧地細事徑擎黑獄
草菅士命十六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科臣[illegible]

士樸執科織監竟停其陞遷十七也且開羅織之毒
于葯翀并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竟令削籍十八
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孫綸魏大中奉旨忽傳詰
責煌煌天語信手任心十九也傳應星等造謀告密
日夜未幾不至與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二十
也創肅寧新城作郿塢深計二十一也同奸輔沈㴶
創立內操親戚羽黨立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刺客攙
入忠賢兼有劉瑾曹吉祥事意欲何爲二十二也進
香涿州鐵騎如雲鸞蹕傳呼其歸也騶馬羽幢青蓋
儼然乘輿二十三也閣今春乘馬御前 皇上射殺

其馮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怒言二十四也宮中府中
大事小事悉皆忠賢專擅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儀
名忠賢爲實涿州之行星馳票擬待到始發天顏咫
尺之間漫不請決馳候于百里之外尙爲有天日耶
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託迫
疏入留中兩日忠賢有乞罷疏付閣票擬向高請并
發漣疏參詳內有旨先慰留忠賢而後傳旨云一切
政事皆朕親裁宮闈事情嚴密外廷何以透知毒害
等語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楊漣尋端沽直姑置
不問是時使向高不請漣疏而於忠賢疏溫旨令歸

私第未必無可沮之理而向高必欲彰已之名不肯
默默幹濟所以激至于一決云○吏科魏大中等公
疏言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録其
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
賢罪案代其任咎忠賢逆德代爲分剖自疏自票盡
出忠賢之意恐漣疏未及省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
育裕妃何以華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暴
亡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外者忠賢不殺客氏帰寧
恐左右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眞孤立耳有旨切
魏大中于詔獄向高疏救乃寢○太僕少卿朱欽相

吏科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戶科陳良訓霍科
劉懋各特疏請斥忠賢詹事翁正春各科熊奮渭余
大典陳奇瑜吳弘業霍守典孫紹統楊維新各道劉
璞劉芳房可壯洪如鍾李喬崙郎中鄒維璉各疏暴
忠賢罪惡俱有旨以沽直不諳責之○尙書趙彥等
合疏請退忠賢有旨不必以此過計○卿胡世賞等
合詞論忠賢有旨不必借此沽名○御史胡士奇奏
曰　皇上獎賞忠賢任事過直未知忠賢所任何事
果朝事耶　高皇不許內官干預政事果家事耶閣
人供掃除奔走小忠小謹不可誇之　皇上席權

怙寵爲伏莽之戎不可言也不報○傳旨召閣臣向
高等至乾清宮不見　上而退○向高爲諸臣所請
亦上疏請忠賢自罷并乞罷內操內傳旨楊漣非無
因而發卿等或見其肺肝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賢之
勞聽其陳請乎○賞魏忠賢獲僞錢功○郎中萬璟
劾奏忠賢盜權擅利諸不法狀有旨逮璟杖之內侍
羣毆于門立斃○卹錄大方陣亡將吏四十五人○
內侍胡進乘馬入禁門毆傷衛士巡視科臣杜三策
劾奏置不問○御史林如翥巡城有火者曹進傳國
興挾人命搶財鬭于途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參毆

日後萬燝禍作。忽中旨逮汝翥廷杖。翥懼亡去。韋內侍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嫚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大雨雹。○撫寧侯朱吾弼請處分忠賢。以靖蕭牆大禍。有旨奪俸。○江南大水。○冊封 先帝選侍傅氏爲懿妃。李氏爲康妃。○擒蘭賊黨十三人

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獄。撫臣鄧渼爲之請。詔仍廷杖之。○紅夷屢擾閩中。燒劫西寮。古雲一路。撫臣南居益請嚴販海之禁。○六科廊火。○南科楊棟朝劾奏魏忠賢搜括南都之害。○御史李應昇爲憐歿萬燝訟冤。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萬言揚疏繼上。有旨報聞。○御史劉廷佐請誅忠賢。不報。○勅封關神爲帝君。○大學士葉向高允歸

按。從哲爲魏黨所借。其人可知。律以春秋弑逆大義。或謂迂遠。然以封疆爲戲。漫焉催戰。斷送完全之遼。紛紛召募調發。騷動天下。亙者四起。所急惟請帑加征。絕無營辦幹濟。空帑藏閭閻以供姦橐。毀壞國家。至今爲病。向高但知詔下求名。不思爲國敬事。經撫去留急如水火。而必會議侯再議。終成兩可。究以不戰而潰者。謂之熱心。拚敗爲功者

錫之重賞。所急惟請添註起廢。而不問所委用。借忠賢之叢。外養文言之囊。視從哲薄乎云耳。易名之典。兩人當在吳謬之擬。而曰端曰忠。不已過乎

八月。趙科霍守典請申明會典與服之禁。○南兵尚書傅道亨等公疏請去魏忠賢。○參潘毅中停請納忠言以安宗社。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

九月。諭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器甲。差太監劉應坤紀用陶文齋至關門驗收。仍諭大學士承宗行邊二載。拮据勞苦。特賜蟒衣彩段。戰守各官軍行間有力犒御前銀十萬兩。聽卿不時賞功。凡軍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朕時佇望焉。○毛文龍大張告捷獻俘。奏稱去秋有牛毛之捷。冬有烏雞之捷。今春夏有金州官屯高嶺復州海州靉陽等十七捷。自金州旅順蓋州清河寬奠靉陽鎮江計地千有餘里。處處設有兵將。先發制人。前後共斬首七百。生擒活夷十四名。獻之闕下。血戰諸將宜亟賜加擢。以示激勸。其陣亡官兵三百三十八名。併乞優敘表幽。久俘至長安。僅夷十二名兵

部傳單會審三法司刑科河南道畢集內止五人似
是眞夷哀號莫解何語其餘幼童幼女老婦胚怯孱
痩顯係無辜于是道臣袁化中上言海外之戰捷未
可知然在我未嘗斬將奪城在奴不聞喪師失地小
小俘獲何足獻俘佟文龍或擒佟李二賊或俘奴父
子告廟宜提賞功其於國典方重也不報○孫承宗
請戍罪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不允○是歲江南大
雨連三夏潮水海水皆溢禾麥無收南工科徐憲卿
爲蘇松常鎭四郡民告急請緩征派以息亂民折漕
米以救涸涸不報○磁州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

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龍鈕龜形方厚四寸文曰受
命于天旣壽永昌撫臣程紹以聞
十月福建撫臣南居益提奏至先是紅夷久據彭湖
風濤洶湧官軍難近守備王夢熊屢征之不克撫臣
十六月內誓師進攻夷守風櫃一城令夷目赴鎭海
營求開一路又捧咬𠺕吧王檄文投撫院願拆城還
廸撫臣許之果於七月拆城運米下船開洋盡去獨
存一樓爲高文律所据不去官軍薄之獲十三人○
進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侯爵○山西撫臣缺會推
謝應祥御史陳九疇言其昏耄不堪疑吏科魏大中

有私內旨九疇大中及吏部員外郎夏嘉遇皆降級
調外尚書趙南星都御史高攀龍各引罪求罷允之
科臣沈惟炳論救亦降調大學士韓爌朱國禎奏云
以一事而去兩大臣旨從內出徑發不繇閣票有傷
國體內報旨云冢臣憲臣全無公論不必救解○大
學士魏廣微陪祭失候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禮
科劾之有旨置不問廣微上疏托疾言不過罪止失
儀而已此輩嘵嘵不顧路馬云云御史李應昇奏曰
言官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天子改容廣微父爲言官
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不念乎奈何斥之爲

此輩疏入罰應昇俸一年○選郎張光前以冢臣之
去自劾求退允之○內出聖諭大小臣工曰元兇已
放羣小未安本當根株盡拔念雷霆未能驟施諭爾
從衆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胎換骨果能改圖仍當
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將力行祖宗之法決
不襲姑息之政矣斯諭蓋魏廣微所草也初忠賢自
結於東林[illegible]崔呈秀交通欲藉爲外援比高攀龍掌
院首發呈秀贓穢鐫秩去忠賢恨之故興文言之獄
將以警動[illegible]臣及楊漣疏入忠賢頓然自絕廣微平
日最不喜東林方非其父叔允中允貞所爲遂欲倚

忠賢以行其志攀龍逐而呈秀復召爲御史小人爭
趨時事日甚忠賢不復有顧忌矣
十一月署吏事侍郎陳于廷會推吏尚書以喬允升
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內出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
亂已久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旨徇
私三兇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楊漣怙惡不
悛註籍躲閃于廷漣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
臣禮都革職爲民追奪誥命○御史袁可立房可壯
選郎張光前疏認會推與閣各降調○起崔景榮尚
書吏部李宗延以吏尚書掌都察院○戶科陳良訓

請仍命推故事存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之一脈疏入
降級調外○大學士孫承宗奏稱遣將分哨已畢人
人奮揚擬入朝恭賀萬壽面奏機宜與諸臣商確可
否○聖諭承宗既膺重任一身安危所係亟還山海
有密計封進勿再有托陳○毛文龍以李永芳招與
同叛私書上奏有旨加文龍左都督賜蟒衣加與其
募將陳繼善等十八人爲參將遊擊守備歲運糧二
十萬優卹陣亡將士家○內旨切責大學士韓爌引
疾歸○戶科陶宗道疏去疑衷愼名目鑒下情三事
降級調外○御史馬鳴世請飭計吏

十二月以御史梁夢環奏復逮汪文言○召還御史
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
乙丑五年正月勅諭毛文龍聽朝鮮李倧襲封王爵○
禮科劉懋愼請嚴諡典○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
奏李三才爲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俱
然爲同黨
二月內出　聖諭湖廣江西福建山東試錄策問有
譏刺政語將正副考官八人俱降級調外○御史
楊維垣奏奪侍郎王之寀官○大理寺徐大化誣奏
楊漣左光斗招權納賄

三月奴酋平金州城兵躪旅順文龍不能救守府張
盤被執朱國昌戰歿○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雲南
撫臣閔洪學奏報擒獲逆酋安世龍○賜余煌等進
士○黔將魯欽劉超兵潰于水西督臣蔡復一自劾
并條上方畧○議遷徐州新城于雲山○諭獎毛文
龍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冊封李倧爲朝鮮王○鎮
撫司許顯純勘問汪文言受魏忠賢旨羅織趙南星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
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
熊明遇施天德請勅下法司忠賢仍發顯純嚴究文

言備極五刑呼天不言顯純自爲獄詞採楊維垣徐
大化所奏誣本謂熊廷弼之賕獄皆周朝瑞黃龍光
顧大章受賄使然手足內傳旨遣緹騎逮漣光斗化
中大中朝瑞大章其趙南星等削籍撫按提問追贓
四月福建撫臣南居益添設彭湖守禦兵將○科臣
霍維華疏翻三案是非大畧言擁立之時方從哲范
濟世顧慥俱在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居功排選
侍者王安一人而李進忠劉朝無罪擬斬非黃克纘
力爭選侍何以安其生濟世請封一疏令人痛哭不
妃不后而何以垂簾風聲之張差劉廷元岳駿聲口
詞明白輸當王之寀陸大受造舛謬之說開釁骨肉
孫愼行起自田間借遁紅丸加從哲以弒逆之罪小
人承望風旨獨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汪慶伯鑿鑿
足砥一時之柱江西監生楊維休草莽一介何從而
注朝廷之起居伏乞將一應章疏宣付史館以垂信
史○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聖諭工部三殿工
程宏鉅各監局太監恭進助工銀十四萬兩發二廠
收貯
五月御史顧宗孟請禁三科武舉濫受欽依○御史
張楫陳驛遞之累○岳駿聲自疏起用王之寀逮訊

追贓○科臣楊所修請將三案章奏大畧編次成書
刊行天下○戶科薛國觀請嚴庶吉士之選
六月浙江撫臣奏獲紅夷船二隻夷二十八人報捷
○有胡汝鍾自稱越國公胡大海七代孫勛裔應襲
取結赴部願自督親丁勦奴有旨軍前俟用按越國公贈爵非封爵大海無子養子德濟以失機削官沒于陝亦無子別有東川侯胡海以藍黨死大海死之年距此凡二百六十四年亦無七世可及之理○兵科陸文獻疏曰奴酋棄河西
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
以爲老而歇思而病者懸懸之談也毛文龍孤提一
旅駐札平島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不
過是去歲八月金州削十月旅順陷若罔聞知何勇
怯爲兩截人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雲南撫臣
閔洪學奏報收復霑益又報敗安效良兵○下周朝
瑞袁化中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獄許顯
純先斃汪文言竟成獄詞日夕酷刑拷比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西南五策○蜀府長史曹大
受條奏制夷之畧○御史倪文煥誣奏李邦華周順
昌林枝橋取內旨削籍○吏尚書崔景榮引疾辭任
○兵部議覆旅順事宜言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荷
安焉以觀時變漸乃成聚遂有幸心罔有斬獲張皇

大之廟堂之上不得不過情奬許擢威遠方是成
道也夫文龍者以爲征勦之大兵而月險以窺老寨
則誣也以爲撫招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爲奴盡則不
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乗部題之改屬
以拚其棄可無問也
八月科臣吳國華劾奏曹欽程穢惡内傳旨國華及
周詩雅熊汝俱爲民○内旨追奪李朴于王立誥命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内旨鄒元標孫慎行馮
從吾余懋衡俱削籍鄭三俊畢懋良閑住一切書院
盡行拆毀變價○許顯純擬楊漣于鎮撫司○尚書

周如槃侍郎丁紹軾黃立極少詹事馮銓俱入閣辦
事○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
至廣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
言俘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
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替生
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眞同兒戲不報○册封
任氏爲容妃○魏忠賢命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九月御史張繼孟陳江防八要○左光斗魏大中袁
化中周朝瑞悉爲許顯純所斃○御史賈繼春請發
定爰書魏忠賢取旨楊漣左光斗串通王安倡爲移

宮之事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黨護熊廷弼破壞
封疆貪其重賄託汪文言内探消息巧借別題以掩
罪廷弼已決楊漣已死顧大章係同惡送法司從重
擬罪爰書既成頒行天下傳邪小説嚴加禁止○孫
承宗奏報陷没大將○用科臣陳序言取内旨坐孫
居相贓銀二萬一千兩金九十兩下撫按追併削梅
之煥官○用御史卓邁言削奪楊鶴江秉謙夏之令
爲民蘇琰余合中林一桂起用○用御史倪文煥言
起用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削奪崔景榮李孔度爲
民忠賢傳旨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扭

解來京吳世科月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贓○賜太
監魏忠賢印信○用智鋌言削奪解學龍侯恪○用
御史趙胤昌言削奪李瑾劉懋官○尚書李養正周
應秋承魏忠賢旨定顧大章爰書上之大章自盡于
獄坐贓四萬兩行撫按追比○逮惠世揚至下許顯
純鍛鍊
十月朔容妃生皇子宮妃父錦衣或云妃故客氏養
女也皇子尋半歲薨○川湖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
言水西安酋向化日久忽因蔺酋構煽用兵四年奢
安酋地方千里内則四十八目分據外則苗仲爲之

羽翼討能戰羅茜不下十餘萬所倚爲援者多在烏
撒所恃爲險者不過恩圖耳滇之正兵須出霑益遏
效艮佐歸而別布尋甸以杜其恣蜀之正兵宜臨畢
節扼諸夷而別出龍場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錄普
定徑趨逆巢而別出陸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義期會並進顧
遵義逼近普地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
江綦江起旱八站抵府臣駐綦江須餉集而治兵未
有張空拳而能作事者餉籍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
費實節省也○上宜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鈔坐蟒

玉帶銀幣命經畧朝鮮○中書舍人吳懷賢私評註
楊漣疏稿及遺工部郎吳昌期私書有事極必反反
正不遠語忠賢命楊寰孫雲鶴擒之下許顯純拷掠
灰妻女悉斃○御史潘汝禎誣奏朱世守楊一鵬劉
策陸完學○魏廣微失歡于魏忠賢遣回籍
十一月用御史梁克順言削奪趙時用陳以聞官施
之煥提問追贓○主事袁玉佩請削趙彥世蔭并毀
鄒滕京觀碑○尚寶少卿劉志選疏參孫愼行莽向
高張問達并請發前後論進藥疏付史館○以皇極
殿竪柱加恩閣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顧

魏忠賢部司臣黃克纘崔呈秀李養德楊夢袞潘汝禎
○員外郎胡芳桂上疏自辯命削奪胡永順陸師贄
易應昌房可壯歐騰霄官○削奪陳懋昌陳子壯從
子官坐試錄語刺時也○周如盤回籍○用張訥言
戍故尚書趙南星○用御史王時英言削奪劉可法
唐暉官胡世賞閒住○用梁夢環言削奪張潑徐如
翰官唐世濟閒住○錦衣田爾耕邏執僧人本福有
詩扇爲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忠賢出旨逮
之○御史田景新參論唐世濟王惟儉王孟震李守
俊蔣謹傳旨各削奪○用禮科李恒茂言削奪莊欽

鄰孫之益官○用尚寶卿吳殿邦言坐樊王家贓銀
十萬兩削籍提追○內旨下刑部沈有瑞贓銀一萬
七千兩行原籍追○內旨削聶心湯籍○用御史張
樞言削陳伯友蕭毅中籍○毛文龍解進俘夷二名
有旨免告獻○御史徐揚先參侍郎董應舉○浙江
撫按奏尚書丁賓賑濟鄉里大義命加太子太保賓
辭不受○削奪錦衣官周顯祚等
十二月朝鮮臣李适弒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國內
大亂登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爲言
不肯行之望奏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奏文龍所謂

守土僅守須爾爲之土乎宜嚴飭以察非常○用御
史倪文煥言金世俊追贓米萬鍾王繼謨削奪○用
御史王業浩言削奪爲孟頏韓範象方有度○用葉
有聲言削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官○用御史何可
及言削董元儒倪應眷官○尚書薛三省致仕○用
御史陳府謨言削奪劉廷諫孫必顯韋眷官○用御
史石三畏言削奪周炳謨沈儆炌張廷拱官○用御
史盧承欽言削奪曹珍董應舉李邃知官○用刑科
潘士聞言削奪吳之皞施宗都鄭宗周何顯宗官○
用吏科趙興邦言削奪練國事李玄王昌祚霍鍈楊
新期官○用御史劉宏光言削奪談自省賴良佐張
篤敬官○用科臣沈兆先言削奪周希令蔣允儀趙
延慶官○賜尚書黃克纘馳驛歸○登撫武之望加
兵侍郎○御史吳裕中劾奏閣臣丁紹軾取內旨爵
中廷杖一百爲民

丙寅六年春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參少卿劉蘭郎中吳
維祺呂克孝閑住○曹欽程贓穢狠籍爲刑科潘士
聞所科削籍○內諭都察院王之宷周宗建張愼言
熊明遇方大任及楊漣左光斗顧大章家屬行撫按
追贓勒限速解○聖諭逆奴將至右屯不過爲擄奪

糧草之計而藉茲爲何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
者望風而逃令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如再仍前僨
事朕決不爲姑息○順天撫臣申用懋奏薊鎭邊垣
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奴酋入犯圍
攻寧遠　日袁崇煥禦却之○聖諭袁崇煥血書示
衆將士協心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朕心嘉悅
發銀十萬兩爲犒賞之資

二月袁崇煥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各總兵都督同
知○順天府尹沈演陳制禦十款○命員外孫元化
製西洋砲○削御史石三畏籍○下劉鐸刑部獄論

本福揚詩爲歐陽暉所撰并逮之○鹵簿大駕功完
魏忠賢加恩三等○御史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
前郝土膏司禮監傳言汝召羽翼移宮士前倚恃熊
廷弼土膏策文訕上并前降方逢年章允儒顧錫疇
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削籍土膏坐贓提追○復
陽又疏黨根宜拔移忠祠于城外以泯書院舊迹濫
贈宜奪鮑應鰲陳大綬爲邪臣王允成疏薦宜從削
奪○戍張愼言遠周宗建繆昌期○削總兵楊麟籍
○徐兆魁周應秋徐大化希魏忠賢旨定惠世揚[illegible]
罪○忠賢取李實空印奏稿塡周起元等名參奏取

內旨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俱係邪
黨遣官拆逮問○海鹽戚子武長春舊爲毛文龍門
子見逐潛來京城與同夥李應試李柱周應元李穆
許奎酒館集唱爲人所告東廠坐名長春爲李永芳
之婿送刑部擬斬立決傳奉內旨忠賢獲奸細有功
封住良卿肅寧伯○內旨下周顯新等獄坐贓追比
三月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江與官軍連戰數日總兵
魯欽在陣回營賊兵逼之夜半官軍大潰欽自刎死
○經界高第引病免袁崇煥爲巡撫○諭發帑四萬
兩并各宮及太監所助共銀十六萬兩又應用神器

大小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
弓二萬箭六十萬刀二萬著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
孫茂枝武俊王莘劍鎮守山海關○大學士顧秉謙
等上公疏參論屈對禁近之人奉旨周大成久係門
戶鄭崇光見在追贓汪汝祥汪涵皆汪文言宗族俱
削籍爲民○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大約逆璫
閨範圖說憂危竑議妖書所繇來曲拚鄭貴妃奪嫡
之實以爲護持國本者罪又以瘋人闖入宮禁爲偶
然進藥爲忠愛移宮爲悖逆曲拚方從哲阿媽之實
以爲擁立嗣皇者罪而歸于東林之標榜決裂兩罷

天誅未有溯憤小品先行語益欲借以排陷朱國禎
者比忠賢命讀小品自序以爲閒話而國禎免于難
○定肅寧伯第宅朝房○御史李懋芳劾罷元詩教
○御史何早恭區大倫魏說削奪○畢自肅代袁崇
煥爲寧前道○王之臣經畧遼東閻鳴泰代爲總督
封西洋砲爲大將軍○刑科黃承昊奏散遣遼人出
關○安賊統衆焚劫麻姑孫官二堡遂至貴州城下
撫臣王瑊按臣傅宗龍各疏告急
四月毛文龍俘解夷二十九人稱是八舍寨之捷活
擒眞夷在陣遺棄鐵甲二十一領夷馬三十八匹陣

亡官兵五十三名兵科薛國光參言文龍海外數載
自信牽制之能朝中亦推牽制之功今正月奴大舉
入犯屠掠內地二十餘日已班師操演瀋陽一似不
知有牽制者文龍所報倘是去年十月事其於大舉
緊乎未聞何益於封疆大事哉奉旨奴犯寧遠已經
三月文龍竟不知覺何云牽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去寧遠亦二千里遠不相救文龍當自審
處以圖結局毋行以獻俘塞責○都察院周應秋奏
削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官○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
撫司獄○逮騎至無錫高攀龍先一日自沉池中遺

表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辱大臣則辱國乞謹比前
稽首謝恩以效屈平之沉○忠賢傳旨戍熊明遇黃
龍光鄧渼鄒維璉徐良彥○敘寧遠功閣臣顧秉謙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
世千戶廠臣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督陞使劉應坤
胡良輔紀用陶文尚書王永光各廕子錦衣官袁崇
煥加侍郎潘汝楨左輔朱梅祖大受諸將各陞
賞有差○江南撫臣毛一鷺以蘇州民變聞先是緹
騎之逮人下者騷擾暴橫吳民爲之罷市及周宗建
逮緹騎索賂無厭吳民洶洶幾亂周順昌之逮也一

鷺實陰主之一鷺素不協于民而順昌仕閩時有惠
政閩人之商于吳者聞其難皆泣下思執香送之順
昌故持身節儉閭黨亦皆誦德及緹騎至順昌囚服
詣公府緹帥索賂未滿不即開讀繇是街傳巷播人
人皆來看順昌有顏佩韋者先夕飲諸俠少于家酒
酣語曰明日周吏部行矣或曰此魏忠賢矯詔也則
皆詈且泣比開讀諸生王節劉羽儀沙舜臣文震亨
楊廷樞等羣擁一鷺于門乞代士民所請一鷺呵之
民衆一擁皆入有直前問緹帥緹帥厲聲曰東廠逮
旨逮官何容鼠輩置喙衆譁曰固知爲魏賊矯詔空
拳競搏萬衆狂呼一鷺逃于廁緹卒或匿斗拱間[illegible]
升屋走知府寇慎挺身曉諭衆素服慎乃漸散而緹
猶未已適緹帥逮黃尊素者道經胥江榜笞驛官誅
求供應衆怒復集遂焚其舟沉其輜重于水諸緹騎
泅水而遁越數日民情稍定順昌間行與緹帥出[illegible]
變聞忠賢大駭緹騎遂不復遣已而一鷺密捕顏佩
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斬之而黜諸生王節等
五人○贈劉光復太常卿○李應昇聞蘇州之變即
辭父母迎緹帥于途緹帥張有成清謹知變以部送
常州府不開讀竟去是時州縣民疊苦緹騎之虐秦

思秉事擴臂聞緹帥去乃散○李應昇周順昌至京
下北鎮撫司獄○郎中李白春改吏部郎閣臣顧秉
謙索其重賂白春拒之尋取內旨削奪
五月許顯純斃繆昌期于獄○應天巡撫毛一鷺劾
奏毛士龍充戍夏嘉遇問徒姜志禮爲民○禮科張
惟一以糾許志吉罰俸○喬應甲恭龍孫瑋職幷奪
其廕○王恭廠地變震響一聲塵土四飛屋宇塌倒
者盡都城西南一方庭樹皆拔男婦死者五百餘人
若亦身無絲縷或以爲火藥發而無煙內傳　聖諭
戒飭羣臣消弭○黃尊素還撫按解到下鎮撫司獄

○薊州地震○大學士丁紹軾退朝如有所見歸寓
暴卒或云魏忠賢賜藥○督師王之臣收納抄化餘
衆時抄化爲奴酋所敗部落無歸者悉來款塞○顧
秉謙進三朝要典副本又恭進　神宗實錄副本○
貴州按臣傅宗龍奏報王國貞攻河沙壩俘斬羅羣
多人張雲鵬與安邦彥大戰于趙官堡賊敗奔潰
六月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祖先祭葬○初五日京
師地震天津宣府大同同日震死傷甚衆○河道總
督李從心奏報自馬頰口至陳瑤溝另鑿一河計程
六十七里從此運船改繇陳口諸潘達避○督師王
之臣奏帥臣滿桂與經畧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
罪○崇煥以賊情暫緩請贊畫孫元化回部元化繳
還銀五十兩有旨嘉其急公○許顯純鞫周順昌周
宗建于獄
閏六月以災異戒諭羣臣○許顯純鞫黃尊素于獄
○魏忠賢收受歙縣民吳榮告訐奏發旗尉拘提富
民吳養春一家到廠究問○浙撫潘汝禎請建魏忠
賢生祠于西湖○朱燮元回籍守制閔夢得代爲總
督控制川雲貴湖粵五省○許顯純鞫李應昇于獄
○御史袁鯨劾尚書王紹徽閑住巡撫喬應甲侯[illegible]

初紹徽作點將錄以水滸傳賊號誣趙南
星等欲一網盡之○御史李燦然劾徐紹吉閑住職
方郎吳殿邦爲呂紹吉條殺諸臣竄身史局尋亦寵
褒見斥○周起元下鎭撫司獄○奴兵圍長昂殺之
擄其妻子○奴兵破抄化營遂滅歹安兒一部○亓
詩教趙興邦閑住忠賢初借從哲之黨滅除衆正衆
正旣滅諸附且進從哲之黨漸次驅逐○薛貞疏頌
魏忠賢草場滅火功加原廕二級○尚書徐兆魁爲
廠疏所糾閑住兆魁故羅織惠世揚顧大章誣案者
忠賢又稱皇親李承恩僭用龍袍在獄與方震孺劉
鐸謀畫御史溫國奇爲之求寬俱提問加罪○馮銓
黜免銓與魏良卿日夜羣聚恃寵欲傾呈秀爲呈秀
所愬故忠賢斥之
七月刑科黃承昊請行綜覈之法○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𣚴俱大學士入閣○畿輔淫雨爲災王之臣袁
崇煥各奏報一路寧舍民房倒塌○崔呈秀尚書督
工周應秋吏部馮嘉會李春燁尚書兵部郭允厚戶
部薛貞刑部傳陞曹思誠黃運泰俱戶尚書房壯麗
左都御史
八月叛酋安效良縛其黨蘇應龍來獻曲靖道王[illegible]

殺其縛獻之人效良復叛○東廠傳旨抄沒吳養春家私將黃山地畝盡充公用○有旨立限嚴追程夢庚家私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家私銀六十餘萬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山場地三千四百餘畝魏忠賢發奸有勞廕世錦衣指揮使○殺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于西市方景陽戮屍○有旨徐自强送刑部皇親張國紀着省改蓋忠賢欲借自强所供以傾搖　中官也○奴兒哈赤病死

九月左副都御史劉廷元請重修　光廟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有野史紀畧言與要典相反請燬

其書削其籍○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內官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條陳塞責着削職爲民○皇極殿告成○內旨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旗順守將李鑛棄軍逃去○陞霍維華太僕卿毛一鷺兵侍郎○削奪朱欽相倪思輝○顧秉謙引退魏忠賢厭鄙其無耻也

十月命南京守備特建魏忠賢祠于　孝陵之前名曰仁溥○毛首乞炭挾賞不遂搶掠寧寵等堡參將張承憲戰沒○南御史徐復陽削奪復陽薦郝土膏自鞠孝亦被逐○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奏　皇后父張國紀○曹文衡報獲東虜賊○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有勞特旨晉其姪魏良卿爵寧國公世襲官太子太保○遼撫袁崇煥奏遣喇嘛僧鎦南木過奴酋○御史梁夢環疏頌魏忠賢功德并參何士晉諸臣內旨稱廠臣忠貞勞瘁功積茂著何士晉程註沈惟炳俱削籍爲民程良籌係程註之子除名不用○傳陞孫杰徐大化楊夢衮各工尚書○內諭兵部廠臣奇勳茂著廕其孫魏鵬翼世錦衣指揮王體乾梁棟等七人同之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廕世錦衣百戶○朝鮮王李倧奏辯國內事情有旨獎慰并慰毛

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十一月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梁夢環參御史梁克順削奪同類相攻也○南京地震○南京紫城地內積朽生烟○御史張汝懋請追月費諸臣內旨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行撫按提問追比○御史陸獻明陳黔事畧言勦之難撫之不易運餉煩苦貴陽連年不耕斗米三錢安位年長自有愛恤爵土之念不難擒獻逆彥所當酌議

十二月東廠三年類奏有旨廠臣加廕一世錦衣指揮使楊寰孫之鶴加太子太保○內旨田爾耕許顯

有功原陞正千戶加二級○福建賊楊六等就撫○
傳陞邵輔忠兵部尚書郭鞏呂純如霍維華兵侍郎皆
添註加總督閻鳴泰太子太保尚書黃運泰尚書戶
部○加許顯純太子太保○總漕蘇茂相請封金龍
四大王爲通濟平浪元帥○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
兵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袁應泰疏頌廠
臣與閣部諸臣一時稷契之選閻鳴泰王之臣劉應
坤陶文紀用同心恢復敢卜必成○張問達捐貲助
邊有旨問達病故可憐完銀解進未完者勘家貲定
奪○南京守備太監請建廠臣祠于皇城東賜名崇

勳○御史劉徽疏參毛士龍房可壯與倪煤有旨嚴
提熊廷弼家屬追贓倪煤爲民與士龍可壯各提問
追贓○允劉志選所參逆黨逮王之寀戍孫愼行
丁卯七年正月蘇茂相請建廠臣祠于鳳陽 皇陵之
東賜名懷德○勳生顧同寅私撰祭熊廷弼文事發
到廠斬于西市○給內臣關防涂文輔總督太倉節
愼庫崔文昇總督河漕李明道提督河漕○盜竊大
壇神器
二月初二日 今上出府成婚○遼撫袁崇煥奏逆
奴求款情眞○許志吉請變賣所抄吳養春房產抵

解○毛文龍奏請內臣鎭守海外特旨奬勞命太監
胡良輔鎭天津苗成金捷郭尙禮駐皮島發銀五萬
兩砲銃六百六十餘位捍盔甲鎗刀弓箭千萬件火
藥二千斤○川督遣參將楊明輝入水西諭安位爲
安邦彥所殺○削奪吳甡梁元柱等○戶部承旨先
期會議生財籌費之道○瑞王惠王桂王請 陵謁
辭
三月三王辭朝啓行之國○毛文龍奏報奴人欲侵
皮島未果遂東破朝鮮之義州○山東巡撫李精白
奏報靑州民家耕牛產麒麟○蘇松民奏稱瓜洲兌

運不便有旨朕與廠臣軫念云云嗣後聖諭皆 上
與廠臣並稱而不名○下參政胡士容于鎭撫獄○
命毛文龍出師救朝鮮○澄城縣民變殺知縣張斗
耀○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
閻鳴泰于通州昌平各建魏忠賢生祠名曰崇仁曰
彰德李監又建祠于通之西關曰懷仁主事何宗聖
建于長灘曰顯德巡撫劉詔建于密雲曰崇功各極
土木之費窮工技之巧祠中像以沉檀雕鏤手足活
動如生人腹中腸腑皆金玉珠寶爲之每日上食饗
祀官吏士民過不謁拜者立遭箠辱祠立大石碑皆

張瑞圖所書、顧秉謙黃立極施鳳來等互撰諛文遶
近稱之曰尙公、至細民閒巷偶語、亦必曰尙公而不
敢名、吏民上奏頌德政者、日月不絕○曾國禎建魏
忠賢生祠于盧溝橋曰隆恩、張化愚建于崇文門曰
廣仁
四月主事呂下問勘賣黃山拘刷良民虜取、民遂作
亂、焚其廨、求殺之、下問遁免○皇陵失火、延燒四十
餘里○奴兵破朝鮮之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各
洶洶不自安、都司毛永顯先逃、參將高萬重統領衆
軍劉璋掠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

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兵六百餘人、繇陸西奔
○文龍奏報晏延關之捷○削奪姜曰廣胡尙賓丁
進○山西巡撫曹爾禎建魏忠賢生祠于五臺賜名
報功、遼東督撫閻鳴泰建兩祠曰元功曰茂德、太和
祠曰熙德、良牧等署張永祚建三祠曰存仁洽恩永
愛、庶吉士李若琳建于上林苑曰感恩、蘇松撫毛一
鷺建于華亭曰德馨、楊邦憲建于江西曰元勳
五月諭袁崇煥封疆事重、還體廠臣綢繆石畫、以保
無虞○諭刑部佟惟奇等廠臣密訐逖偵就獲、惟奇
及諸婦女處決傳首○諭戶兵工部應補餉銀十萬
登津本色五萬、刻期前發、再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
合用器具并速發○總兵趙率教稱奴退兵五里下
營、次日放馬繞城遊烝○奴衆回巢、西虜遣使貴英
等請賞○總兵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爲羣虜攔截于
笈籬山、人人奮勇力戰、虜死甚衆、將令不許割級、俱
爲虜自負去、止有丁白雄于馬上斬一虜首、恐有埋
伏、不敢窮追、陣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削奪晏淸
倫肇修曾陳易錢策杜詩王應熊沈棨等○監生陸
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之傍、巡撫郭增光與鮑
奇謨各建忠賢祠于河南、賜名戴德、巡撫朱某建于

延綏名祝恩、巡撫王點建于大同名嘉猷○通政司
經歷孫如洌建祠于宣武門、李春茂請給庫銀二千
兩、賜名茂勛祠成、春茂賀疏有曰、至德莫可名言、下
情惟有祝釐、
六月奴寇寧遠、諸將憑城禦之、砲傷奴兄召力兎、奴
兵解圍退去、經撫閻鳴泰袁崇煥各奏廠臣先事綢
繆之功、總兵趙率教奏稱仰仗魏忠賢妙算、紀用及
諸將左輔朱梅等協力、紀用亦稱奴賊數萬蜂擁、我
兵用火砲矢石擊死數千、有旨廠臣秘謀妙算、屢建
奇功、奴胆已寒、滅之有日、兵部臣霍維華覆奏廠臣

茅土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海寇鄭芝龍作亂屢犯漳泉沿海州縣○閻鳴泰復建魏忠賢生祠于薊南名旌功各巡撫李精白等建于山東曰隆禧精白獻頌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語建于湖廣曰隆仁濟寧曰表勛承天曰鴻惠崔文昇同宋禎漢建于淮安曰瞻德又莊謙建祝恩祠李燦然建褒勳祠○禮尙書來宗道疏頌厥臣功德與　上並稱不名又諛呈秀奪情稱其母在天之靈所欣慰○何可及頌疏五皆　皇上上公並稱○豊城侯李承祚請封魏上公爲王

七月　上疾久不視朝孟秋　廟享禮以魏良卿代行○袁崇煥以病乞歸賜兵尙書王之臣尙方劍駐寧遠○傳陞李精白曹爾禎爲戶尙書○許其孝建魏忠賢生祠于揚州名瞻恩上梁日正値大行哀詔至其孝督率羣僚吉服拜祠而後迎詔惟副使來復不與○毛一鷺王珙建祠于虎丘周鏘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間起宮殿九楹○時周應秋三十九疏請益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莊田祿米薛鳳翔四十七疏請給第宅鐵券李蕃呼忠賢爲九千歲李時馨疏堯水益成聖帝姚宗文頌上公間出名世李燦然上公帝簡篤生孟紹虞元老篤生應運龔萃肅上公柱國元勲馮嘉會稱頌十六疏張樸建四祠頌十二疏李精白建三祠頌六疏秦士文祠頌七疏卓邁二祠一頌盧承欽頌三疏請刻黨籍碑示海內劉徽頌十二疏李從心頌五疏黃運泰頌十疏李嵩頌七疏建二祠張三傑頌五疏曹爾禎頌三疏黃憲卿二祠二頌張養蒙二祠一頌汪裕頌七疏劉弘光溫皐謨朱童蒙王大年徐吉宋禎漢劉述祖各建祠諛頌范濟世李養德安伸孫國禎郭尙友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陳爾翼智鋌

汪若極呂純如牟志夔周維持劉渼余合中許可徵周良材張一經夏敬承郭希禹萠鵬辛思齊郭興言朱愼鍪郭如闇何早虞大復葉天陛葛大同夏之鼎李宜培各曲意獻媚無所不至而士風掃地矣故國初胡藍之獄凡盃酒有連者悉遭族誅今顯然附戴竟得保首領牖下雖於國法未伸而　聖恩可謂寬大之極矣○削奪賀逢聖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騏劉垂寶等

八月　上寢疾不視朝　三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有旨朕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魏廣微亦于

家、○徐時泰孫之獬主順天試中崔鐸陳其慶張士
範主應天試、中周錄後各覆試吏白應天策以符命
革命為問。○加寧國公魏良卿太保、封魏明望安平
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十八日
上疾大漸。有旨諭吏兵部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
興擬封伯爵。○廿二日司禮監承諭傳陛黃立極王
之臣少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崔呈秀薛鳳翔少
傅、孫杰楊夢袞李春燁少保、周應秋郭允厚黃克纘
太子太師、李養德吳淳夫蘇茂相董可威房壯麗太
子太傅、霍維華曹思誠范濟世劉遵憲袁可立白所

知太子太保、呂純如田吉張曉張我續尚書、許宗禮
呂圖南張九德張文郁單明詡岳駿聲李春茂王之
采都御史、其餘侍郎鄒貳等幾餘百人。○即日傳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於申時崩逝、合行喪禮、禮部
具儀來看。又諭命婦免哭臨。又明日羣臣請 信府
勸進。○九月上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
武靖穆莊勤悊皇帝。

天啓注畧卷十四終

頌天臚筆二十四卷（一）

〔明〕金日升輯

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二年

刻本中國歷史博物館配補

頌天臚筆引

古今塗歌巷謡時聞頌君若贊日
月而美雨露則戴圓之下無其人
殆天無能頌乎然君至于無能名
又往往擬諸天大無能名而名之
不幾多言耶非他有不能已于頌
也臣織毛拾穗黃馘華山巳類桃
源隔世獨聞
今天子英年御宇不朞月而勝殘撥
亂養民進賢覺逆奄時盲風怪霧
之世界一轉而爲光天秖有鼓腹
蹋距愧無能名乃同里艸莽臣金
日升則挾所編頌天臚筆若干卷
相印矣日升貧而好遊學不仕而
時品邸鈔年來見
聖作物覩每提案歡呼于改元初政
及
諭旨召對纂述咸得精要復裹糧重
趼奔走于楚越齊魯風節之墟遍
弔蒙難名賢訪其胤嗣綴其遺草
各舉當日情事抒寫成傳又於
環召諸公舊疏及臺省啓事凡忠言
讜論一一彙錄復謀梨棗傳之其
埋頭搦管眠食靡遑甚或鬻衣貸

粟以資剞劂至鄰俗竊笑而終不顧眞大奇亦大苦心矣因憶昔神叢假竊卽九章九黻攖爲猴冠自謂必莫已知殆一布衣拈出輙同秦鏡之照肝膽惟羣賢正氣獨綸困宇宙之間譬諸祥鸞翽翽逝者翔天存者巢閣無非光昭盛理則誰榮誰辱何去何從哉第明主方宵衣求治將來必遠邁堯舜是編惡能盡之然謂非成功文章之一斑可歟故臣無能頌也日升之不能已于頌也亦無能名而名

之也已

崇禎己巳清和吉旦華山八十老農臣朱鷺謹記

凡例

一諭旨

乾明獨斷解澤覃敷敬勒大猷昭垂來禩惟邸
冊訛多亥豕兼野臣見隘井鼃磨對無從
糾正是待

一召對始自初元迄乎茲歲珥筆所紀授梓
無遺用彰喜起之風彌顯
離光之照不無脫簡咸本邸鈔

一贈廕累代栽培諸賢砥礪幸邀　華袞

咸闡幽光敬述生平并臚原疏紙上生氣
凜凜人間大節章章

一簡郵痛茲逆寺殄我喆人或解組而賫志
黃壚或荷戈而歸寃白艸霾地之血已碧
掛天之氣猶青俄霈　渙施逮露馬鬣泉
壤猶應銜戢野臣易旣揄揚備著遺芳逾
昭　異數

一起用見斥一鳴驚寃數載出乎湯火邀此
恩膏諸賢何意取償四海實欣道長爰有

敘事以悉生平并列原叅用昭禍本若槩
錄門戶未覩封章自簡
帝心無煩野乘

一戮璫鷗逐雖有同心揚攉實難創首勳臣
抗疏何愧朝陽粉署連章漸臻見晛不芬
竹素曷報葵丹至于弒黨反戈寧許鴞音
混璞

一抑黨蟲百足而不僵兕三窟而彌狡殺人
媚人之輩傳法護法之流匪經白簡芟除

孰掃青天雲霧凡劾逆璫並錄全章

一啓事衆正盈朝嘉言溢牘有懷必吐無黨
不盡式徵　止輦之弘益見懸鞀之効美
言可市私欣千腋爲狐剞劂無貲尚恨一
斑見豹

一訟寃璫禍甫消沉寃猶鬱迺補未了之憾
誠動天閽抒不共之仇血濡霜簡孤忠不
沒純孝可移至若百鍊幸存一言自白傷
哉痛定幸矣來蘇咸並表彰庶幾公道

一附紀逆豎𤄫張事變鑑起災祲蠥告怪異屢書忠臣隕涕之篇志士傷心之筆爲言不一厥類難釐並附終篇以資博覽

頌天臚筆總綱

聖諭聖旨第一　聖諭二十八道　聖旨一百九十一道

召對第二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至己巳正月共十遍

賵䘏第三　䝉難二十人　孝子一人

簡卹第四　請告䘏所終者六人　死戌一人

起用第五　建言削奪者三百六十人　忤璫閑住者四十五人

啟事第六　詞臣四人　臺省十一人　部署十人

戮璫第七　天啟甲子十人　天啟丁卯六人

抑黨第八　天啟丁卯十人　崇禎戊辰十人

訟冤第九　爲人訟者十人　爲己訟者十人　爲父訟者十五人

附紀第十　瑞異二篇　義俠二篇　觸權二篇　雜事十篇

忠毅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 趙南星

莊毅 原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贈少保 王紀

恭定 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工部尚書 馮從吾

忠憲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高攀龍

文肅 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贈少保 王圖

忠烈 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楊漣

文簡 原任協理詹事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 周炳謨

端文 原任南光祿寺少卿贈太常寺卿 顧憲成

忠節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 魏大中

忠介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

文節 原任國子監祭酒加贈禮部尚書 劉應秋

衆正標題小引

繫惟昇東吳朽農跧伏艸土恒知荷耒耕

雲罔識　朝端大政爰懷一片熱腸痛

諸正人罹此慘禍積憤浩歎竊著野乘恭逢

今天子更化敢壽棗梨上頌

聖政下闡臣節傳信人間以圖不朽誠媿聞見

寡隘猶盲子履暗塗不知所從秖自載筆

秪悟茫然無緒每卬

明公大人之前而無以應者良可哀已睠玆

五年心血嘔盡鬚眉頓白臚列稍就首標

姓氏不無遺漏或亦誤存謹從受禍淺深

序勒十二欵仰冀維持世道

大君子郢正焉　艸莽臣金昇具白

目次

慘殺　寃斬　死杖　自裁

遣戍　城旦　削奪　禁錮

貶謫　閑住　請告　飛陷

天啓乙丑丙寅蒙難寃死廢黜

崇禎戊辰初蒙　恩優卹起用

衆正標題姓氏

○慘殺

楊　漣湖廣應山人有傳

左光斗直隸桐城人有傳

魏大中浙江嘉善人有傳

袁化中山東武定人有傳

周朝瑞山東臨清人有傳

顧大章直隸常熟人有傳

繆昌期直隸江陰人有傳

周宗建直隸吳江人有傳

周順昌直隸吳縣人有傳

李應昇直隸江陰人有傳

黃尊素浙江餘姚人有傳

周起元福建海澄人有傳

王之寀陝西朝邑人有傳

夏之令河南光山人合傳

吳懷賢直隸休寧人有傳

○寃斬

劉鐸 有傳 江西廬陵人
術士方景陽不知何許人奸弁張體乾誣
爲劉太守招致符呪逆璫并家人劉福孫文
雲龍彭文炳俱引左道律坐辟時有孫文
豸顧同寅作詩刺璫七人同斬于西市

○死杖

萬燝 有傳 江西新建人

吳裕中 合傳 湖廣江夏人

○自裁

高攀龍 有傳 直隸無錫人

下乾學 合傳 直隸宛平人

蘇繼歐 合傳 河南許州人

○遣戍

趙南星 有傳 直隸高邑人

何士晉 有傳 直隸宜興人

孫慎行 乙未進士 直隸武進人

黃龍光 戊戌進士 江西浮梁人

徐良彥 戊戌進士 江西新建人

鄧渼 戊戌進士 江西新城人

熊明遇 辛丑進士 江西進賢人

何棟如 戊戌進士 直隸無錫人

李若星 甲辰進士 河南息縣人

鄒維璉 丁未進士 江西新昌人

張慎言 庚戌進士 山西陽城人

毛士龍 癸丑進士 直隸宜興人

黃正賓 廷杖[illegible]戍 直隸休寧人

張汶 復逮[illegible]死 直隸[illegible]興人

○城旦

夏嘉遇 有傳 直隸華亭人

房可壯 甲辰進士 山東益都人

程正己 丁未進士 山西長治人

○削奪 凡身後追削者五人爲湯兆京顧憲成鄒元標于玉立

顧憲成 庚辰進士 直隸無錫人

周嘉謨 辛未進士 湖廣景陵人

鄒元標 丁丑進士 江西吉水人

盛世承 丁丑進士 直隸桐城人

鍾羽正 庚辰進士 山東益都人

張問達 癸未進士 陝西涇陽人

岳元聲 浙江秀水人 癸未進士
王　圖 山西耀州人 丙戌進士
彭遵古 湖廣麻城人 丙戌進士
韓　策 直隸南宮人 丙戌進士
盧明諏 浙江黃巖人 丙戌進士
馮從吾 陝西延安人 己丑進士
郝名宦 陝西清澗人 己丑進士
胡　忻 陝西秦州人 己丑進士
周希聖 湖廣零陵人 己丑進士
涂喬遷 江西南昌人 己丑進士
汪先岸 直隸休寧人 己丑進士
姜志禮 直隸丹陽人 己丑進士
孫居相 山西沁水人 壬辰進士
曹于汴 山西安邑人 壬辰進士
王國瑚 山西猗氏人 壬辰進士
李騰芳 湖廣湘潭人 壬辰進士
劉憲寵 浙江慈谿人 壬辰進士
余懋衡 直隸婺源人 壬辰進士

陳于廷 直隸宜興人 乙未進士
湯兆京 直隸宜興人 壬辰進士
劉一燝 江西南昌人 乙未進士
朱世守 江西安福人 乙未進士
徐如珂 直隸吳縣人 乙未進士
曹學佺 福建侯官人 乙未進士
段　然 湖廣江夏人 乙未進士
朱光祚 湖廣江陵人 乙未進士
王孟震 山東淄川人 乙未進士
汪承爵 山東臨清人 乙未進士
李　瑾 山東襄陵人 乙未進士
王國禎 陝西咸寧人 乙未進士
范鳳翼 直隸通州人 戊戌進士
畢懋康 直隸歙縣人 戊戌進士
馬孟禎 直隸桐城人 戊戌進士
傅宗皐 江西豐城人 戊戌進士
趙秉忠 山東益都人 戊戌進士
魏　說 湖廣蒲圻人 戊戌進士

張鳳翔 山東堂邑人 辛丑進士

李守俊 直隸宜興人 辛丑進士

劉宗周 浙江山陰人 辛丑進士

董元儒 浙江會稽人 辛丑進士

曾汝召 江西龍南人 辛丑進士

陳一元 福建侯官人 辛丑進士

莊欽鄰 福建晉江人 辛丑進士

張廷拱 福建同安人 辛丑進士

汪　輝 河南嵩縣人 辛丑進士

張篤敬 河南扶溝人 辛丑進士

陳伯友 山東濟寧人 辛丑進士

韓萬象 山西太原人 辛丑進士

南居益 陝西渭南人 辛丑進士

錢　春 直隸武進人 甲辰進士

談自省 直隸丹徒人 甲辰進士

甲辰進士 人

眞憲時 福建松溪人 甲辰進士

涂一榛 福建鎮海衛人 甲辰進士

梅之煥 湖廣麻城人 甲辰進士

楊　鶴 湖廣武陵人 甲辰進士

李邦華 江西吉水人 甲辰進士

于玉立 直隸金壇人 癸未進士

李九官 山東萊蕪人 甲辰進士

錢龍錫 直隸華亭人 丁未進士

余大成 直隸江寧人 丁未進士

蔣　謹 直隸江陰人 丁未進士

倪應眷 直隸桐城人 丁未進士

姜習孔 浙江遂安人 丁未進士

王士中 浙江青田人 丁未進士

易應昌 江西臨川人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人

陳以聞 湖廣麻城人 丁未進士

彭鯤化 河南汝陽人 丁未進士

沈正宗 直隸吳江人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人

倪思輝 直隸祁門人 丁未進士

舒榮都 直隸獻縣人 丁未進士

丁未進士 人

楊所蘊 湖廣安陸人 丁未進士

劉惟忠 湖廣石首人 丁未進士

張濙 山東樂陵人 丁未進士

楊新期 山西陽城人 丁未進士

孫之益 四川邛州人 丁未進士

倫肇修 廣東新會人 丁未進士

胡應台 湖廣瀏陽人 庚戌進士

錢謙益 直隸常熟人 庚戌探花

江秉謙 直隸歙縣人 庚戌進士

唐暉 直隸歙縣人 庚戌進士

魏士前 湖廣景陵人 庚戌進士

楊嗣昌 湖廣武陵人 庚戌進士

程註 湖廣孝感人 庚戌進士

庚戌進士 人

賀世壽 原名烺直隸丹陽人 庚戌進士

劉弘化 湖廣長沙衛人 庚戌進士

霍守典 山西沁州人 庚戌進士

張鯉 山東平陰人 庚戌進士

李遇知 陝西洋縣人 庚戌進士

王繼謨 陝西府谷人 庚戌進士

歐陽調律 四川合州人 庚戌進士

甄淑 湖廣黃岡人 庚戌進士

劉鍾英 湖廣麻城人 癸丑進士

劉鴻訓 山東長山人 癸丑進士

葉燦 直隸桐城人 癸丑進士

陳必謙 直隸常熟人 癸丑進士

王心一 直隸吳縣人 癸丑進士

李繼貞 直隸太倉人 癸丑進士

魏光緒 山西武鄉人 癸丑進士

顧其仁 四川華陽人 癸丑進士

陸康稷 直隸長洲人 丙辰進士

趙時用 直隸休寧人 癸丑進士

解學龍 直隸興化人 癸丑進士

吳甡 直隸興化人 癸丑進士

曾楚卿 福建莆田人癸丑進士

楊棟朝 雲南劍州人癸丑進士

錢士晉 浙江嘉善人癸丑進士

沈萃禎 浙江平湖人癸丑進士

郝士膏 陝西郿縣人癸丑進士

汪康謠 直隸休寧人癸丑進士

王祚昌 四川合州人癸丑進士

周用賓 浙江會稽人癸丑進士

沈景初 浙江餘姚人癸丑進士

羅汝元 江西南昌人癸丑進士

陳良訓 江西進賢人癸丑進士

賴良佐 江西萬安人癸丑進士

王則古 河南禹州人癸丑進士

虞廷陛 浙江海鹽人丙辰進士

楊弘備 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

吳煥 直隸吳江人丙辰進士

方孔炤 直隸桐城人丙辰進士

蔣允儀 直隸宜興人丙辰進士

方有度 直隸歙縣人丙辰進士

涂世業 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

章允儒 江西南昌人丙辰進士

樊尚燝 江西進賢人丙辰進士

鄭履祥 江西浮梁人丙辰進士

劉芳 陝西渭南人丙辰進士

王政新 直隸丹徒人丙辰進士

胡士奇 直隸天長人丙辰進士

李光春 浙江樂清人丙辰進士

吳國華 福建寧德人丙辰進士

詹以晉 江西永豐人丙辰進士

許譽卿 直隸華亭人丙辰進士

賀逢聖 湖廣江夏人丙辰進士

侯恂 河南商丘人丙辰進士

侯恪 河南商丘人丙辰進士

熊奮渭 河南商城人丙辰進士

練國事 河南永城人丙辰進士

周汝弼 河南商城人丙辰進士

黃承昊 浙江秀水人 丙辰進士

趙延慶 山西孟縣人 丙辰進士

張其實 山西蒲州人 丙辰進士

張鵬雲 山西澤州人 丙辰進士

李　玄 陝西同州人 丙辰進士

馬鳴世 陝西武功人 丙辰進士

孫必顯 陝西潼關衛人 丙辰進士

陳熙昌 廣東番禺人 丙辰進士

黃公輔 廣東新會人 丙辰進士

沈惟炳 湖廣孝感人 丙辰進士

姜曰廣 江西南昌人 己未進士

顧錫疇 直隸崑山人 己未進士

胡尚英 山東臨清人 己未進士

姚希孟 直隸吳縣人 己未進士

陳子壯 廣東南海人 己未探花

劉廷諫 直隸宛平人 己未進士

王夢尹 直隸寧晉人 己未進士

周詩雅 直隸武進人 己未進士

毛九華 山東掖縣人 己未進士

徐在中 浙江海寧人 己未進士

劉鋅長 福建晉江人 己未進士

晏　清 湖廣黃岡人 己未進士

徐天衢 江西臨川人 己未進士

劉永祚 陝西韓城人 己未進士

楊世芳 山西蒲州人 己未進士

高手光 山東嘉祥人 己未進士

顏繼祖 福建漳州人 己未進士

文震孟 直隸長洲人 壬戌狀元

陳仁錫 直隸長洲人 壬戌探花

江用世 直隸太倉人 壬戌進士

鄭　鄤 直隸武進人 壬戌進士

方逢年 浙江遂安人 壬戌進士

劉先春 江西金谿人 壬戌進士

徐石麒 浙江嘉善人 壬戌進士

杜三策 山東東平人 壬戌進士

梁元柱 廣東順德人 壬戌進士

楊汝成　直隸華亭人　乙丑進士

馬之騏　山東益都人　乙丑進士

閔仲儼　雲南保山人　乙丑進士

劉垂寶　江西安福人　乙丑進士

○詔獄

耿如杞　山東館陶人　有敘事

胡士容　湖廣廣濟人　有敘事

方震孺　直隸壽州人　有敘事

惠世揚　陝西清澗人　有敘事

李柱明　雲南阿迷人　壬戌進士

張懋忠　直隸肥城人　世爵金吾

○貶謫

王紀　山西芮城人　有傳

侯震暘　直隸嘉定人　有傳

蔡毅中　河南光山人　辛丑進士

房楠　錦衣籍東明人　辛丑進士

滿朝薦　湖廣麻陽人　甲辰進士

曠鳴鸞　江西廬陵人　丁未進士

董承業　山西介休人　癸丑進士

劉廷佐　江西萬安人　丙辰進士

陳振豪　直隸無錫人　乙丑進士

○閑住

王佐　湖廣武陵人　丙戌進士

丁元薦　浙江長興人　丙戌進士

沈微妢　浙江歸安人　己丑進士

吳用先　直隸桐城人　壬辰進士

韓爌　山西蒲州人　壬辰進士

喬允升　河南洛陽人　壬辰進士

何如寵　直隸桐城人　乙未進士

[illegible]　[illegible]人　乙未進士

畢懋良　直隸歙縣人　乙未進士

蕭近高　江西廬陵人　乙未進士

鄭三俊　直隸建德人　戊戌進士

[illegible]造　陝西儀衛人　戊戌進士

曾陳易 廣東番禺人 戊戌進士
唐世濟 浙江烏程人 戊戌進士
錢象坤 浙江山陰人 辛丑進士
薛三省 浙江定海人 辛丑進士
秦聚奎 湖廣漢陽人 辛丑進士
公　鼐 山東蒙陰人 辛丑進士
張光房 大同澤州人 辛丑進士
王元翰 雲南寧州人 辛丑進士
徐光啓 直隸上海人 甲辰進士

張　鑛 福建惠安人 丙辰進士
周之綱 河南商城人 甲辰進士
李應魁 四川內江人 甲辰進士
張　鏈 四川瀘州人 甲辰進士
王堯民 陝西涇州人 甲辰進士
李康先 浙江鄞縣人 丁未進士
成基命 直隸大名人 丁未進士
馬德灃 浙江平湖人 丁未進士
徐儀世 直隸宜興人 庚戌進士

馬鳴起 福建龍溪人 庚戌進士
蔡國用 江西金谿人 庚戌進士
張國紳 陝西安定人 庚戌進士
陳祖苞 浙江海寧人 癸丑進士
姜逢元 浙江餘姚人 癸丑進士
劉　懋 陝西臨潼人 癸丑進士
呂維祺 河南新安人 癸丑進士
胡良機 江西南昌人 丙辰進士
劉其忠 福建龍溪人 丙辰進士

溫國奇 江西寧都人 丙辰進士
陸康稷 直隸吳江人 丙辰進士
汪邦柱 直隸休寧人 己未進士
葉憲祖 浙江餘姚人 己未進士
周鳳岐 浙江永康人 己未進士
莊際昌 福建永春人 己未狀元
朱繼祚 福建莆田人 己未進士
汪始亨 湖廣襄陽人 壬戌進士
劉貢卿 河南鄢陵人

朱國弼 河南夏邑人世爵撫寧侯

吳孟明 浙江山陰人世爵大金吾

劉　僑 湖廣麻城人世爵大金吾

○請告

南企仲 陝西渭南人庚辰進士

范景文 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

鹿善繼 北直定興人癸丑進士

顧宗孟 直隸長洲人己未進士

邢紹德 河南洛陽人己未進士

梁廷棟 河南鄢陵人己未進士

○飛陷

王　安 司禮監萬曆間奉侍東朝忠謹至誠調護有功天啓初魏璫條殺之拜

佟卜年 遼東中衛人丙辰進士逆璫圖封誣其嬌武長春爲奸細皆鍛詔獄

汪文言 直隸休寧人中書舍人義不誣楊左六君子共受極刑七遍嚴鞫條死

吳養春 直隸歙縣人中書舍人因族人挾仇媚璫指目黃山借二子酷刑同死

程夢庚 直隸休寧人太學生因誤買小璫盜出魏賊玩器從畨役擄財死杖下

章士魁 北直良鄉生員指爭煤窑傷逆璫墳祿誣以開礦立殺數命

補遺見訪冊

崔景榮 直隸長垣人癸未進士 削奪

申用懋 直隸吳縣人癸未進士 閑住

呂兆熊 直隸柏鄉人丙戌進士 閑住

吳　炯 直隸華亭人己丑進士 閑住

史　䃍 直隸金壇人壬辰進士 削奪

沈　演 浙江烏程人壬辰進士 爲民

楊廷槐 浙江錢塘人乙未進士 削奪

魏時應 江西南昌人乙未進士 閑住

董應舉 福建閩縣人戊戌進士 閑住

喻安性 浙江嵊縣人戊戌進士 削奪

游漢龍 直隸婺源人戊戌進士 閑住

孫鼎相 山西沁水人戊戌進士 閑住

李徵儀 直隸廣德人辛丑進士 削奪

曹　珍 山東益都人辛丑進士 削奪

魏雲中 山西武鄉人辛丑進士 閑住

胡世賞 四川合州人辛丑進士 閑住

周炳謨 直隸無錫人甲辰進士 閑住

程國祥	直隸歙縣 甲辰進士 人	削奪
吳之皡	湖廣黃陂 甲辰進士 人	削奪
傅淑訓	湖廣孝感 甲辰進士 人	削奪
劉可法	河南商城 甲辰進士 人	削奪
麻僖	陝西慶陽 丁未進士 人	閑住
許鼎臣	直隸武進 丁未進士 人	閑住
唐大章	江西豐城 丁未進士 人	削奪
蕭毅中	湖廣公安 丁未進士 人	削奪
熊德陽	江西建昌 丁未進士 人	降斥
鄭宗周	山西沁水 丁未進士 人	削奪
汪起鳳	直隸吳縣 庚戌進士 人	閑住
徐日久	浙江西安 庚戌進士 人	削奪
陶崇道	浙江會稽 庚戌進士 人	降斥
蔣英	浙江嘉善 庚戌進士 人	削奪
	庚戌進士 人	閑住
王象春	山東新城 庚戌進士 人	削奪
王命新	山東汶上 庚戌進士 人	降斥
喬承詔	山西介休 庚戌進士 人	降斥

文翔鳳	陝西三水 庚戌進士 人	降斥
周道登	直隸吳江 戊戌進士 人	削奪
樊良樞	江西進賢 甲辰進士 人	削奪
沈棨	浙江烏程 癸丑進士 人	削奪
李日宣	江西吉水 癸丑進士 人	削奪
周邦基	湖廣麻城 癸丑進士 人	削奪
龔世法	湖廣公安 癸丑進士 人	削奪
史記事	陝西渭南 乙未進士 人	閑住
李懋芳	浙江上虞 癸丑進士 人	閑住
田唯嘉	直隸饒陽 丙辰進士 人	革職
徐應秋	浙江西安 丙辰進士 人	削奪
劉永基	浙江山陰 丙辰進士 人	削奪
徐大相	江西安義 丙辰進士 人	降斥
彭汝楠	福建莆田 丙辰進士 人	削奪
胡永順	湖廣武陵 丙辰進士 人	削奪
盧化鰲	福建漳清 丙辰進士 人	閑住
喻思恂	四川榮昌 丙辰進士 人	閑住
馬任遠	直隸永年 己未進士 人	削奪

杜齊芳　河南柘城人　己未進士　削奪

宋鳴梧　山東沂州人　己未進士　閑住

熊　江　四川富順人　己未進士　削奪

吳鳴虞　直隸宜興人　壬戌進士　削奪

壬戌進士　人　削奪

徐申懋　直隸宜興人　壬戌進士　降斥

唐紹堯　湖廣武陵人　壬戌進士　降斥

徐日曦　浙江西安人　壬戌進士　降斥

石萬程　湖廣湘潭人　壬戌進士　削奪

王允成　山西澤州人　江西道御史　削奪

趙應期　四川璧山人　河南道御史　削奪

劉　璞　山東益都人　江西道御史　削奪

張醇儒　直隸華亭人　工部郎中　削奪

笪繼良　直隸句容人　工部員外　削奪

萬言揚　湖廣孝感人　四川道御史　削奪

汪心淵　江西弋陽人　徐州知州　罷斥

李喬崙　陝西高陵人　四川道御史　削奪

以上諸公于天啓乙丑丙寅年間禍被逆黨摧折者前標題失載復恭崇禎改元訪冊補正爰惟別自有題而不全繇璫罪者則野臣不及知不敢辨也總叨

今天子洪恩普被共襄

中興聖治云爾

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元旦金日升識

詎知有此書五十許年訪求不得今年三月十四日莫楚生太守爲假之坊友凡留三日夕燒泪一周摘其凡字日中札之歸積其某惜爲藏而本忠錄不可蹤跡並從對勘耳見補缶寅歲而後二日程符周可記李沈在蘇州記時年六十

予在蘇州初見此書殘寫本逐諸李沈先生以爲罕秘未與遂獲也全列示文生訪爲五十年一遇嗣子來應翁先生以此還吾山廬昨歲匿從山中致粵而文生之早物故偶一展卷與憶往事流連手跡不覺涕泗橫臆也光緒丁未八日奈記于韶州郡齋

清時定案

聖諭閣部都察院在京文武大小官員咸使通
知朕自冲齡登極以來仰託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爲大小臣工
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勛勤庶政定無異議不意
近廷近來迺有謫語叢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
之訛言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科臣楊漣所奏
者朕不得不再申諭避宮始末以釋羣疑九月
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小科道官進宮哭臨畢
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於煖閣卿等再四
奏請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官等設
法請朕出煖閣面大臣李選侍許而後悔暨朕
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兩三次不
放出司禮監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選
侍方許朕出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
從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扯住不
放若非司禮監奏請前進不可退朕又不能出

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
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
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暨各
衙門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
非淆溷政府不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
此等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
大義何在初二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
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

請早回選侍全然不聽體乾等請三次方許朕
出煖閣初三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必
欲朕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慈慶宮扈從大臣
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再朝乃明
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既嘗
皇考泒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因每日

往選侍宮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因不往乾宮往
選侍之恨更深且莫說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
六七月此閤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泒與李選侍爲誤毎日來勸朕見朕
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毎日往朝李選侍
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于親疎自有分別朕
毎暗忖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
選侍未見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
秘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牙爪
成刻盈虧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怨
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毎使宮眷王安化等時來探
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
安否說一句話選侍就拿出重處此朕若衷日
久難伸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
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

各官何乃猜疑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
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 豈不
聞
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
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
執奏父母之恩猶
天地履 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仁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于衷父
母之仇不共戴天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聖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
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
顧大義執于小節朕出一嚴旨切責偏庇內臣
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庭疑爲中旨喧嚷不休都
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與大小臣工今後務要
和衷協恭盡職毋得植黨各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李可灼案

會議原稿

太常寺卿陳于廷議得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　詔旨昭然布中外矣不窮究其情何以定其罪之所麗乎夫情有故有誤可灼本非醫官紅丸未審何藥必謂誤而非故百口難代解也即誤矣從古無誤弒人主之律蓋人主一身萬靈擁庇又賴寮勿大臣精心調護以慎重而保王躬則孰敢以輕易而戕聖體可灼么麼小臣耳何所恃而敢于輕易若

此哉臣子于君猶子于父母也律于平人有謀殺有故殺毆殺有戲殺過失殺或首從俱辟或止坐一抵或收贖給葬輕重如此其不同也至于父母則止有謀殺凌遲一欵而已更無別條減等何也人子而至殺父母便是非常悖逆即偶然失手與造意逞兇者復何輕重故但制極刑以教人之慎重不列減等以開人之輕易也明于律意者可以定此案矣若引合和御藥誤不依方一條其不合有二

彼謂原有成方衆共鈞見偶然誤用總係常藥耳今可灼紅丸爲太醫院原有之常方耶爲太醫院素未有之奇方耶如云常方何必特進如是奇方誰爲監製即借口萬病回春一書亦誰証其修合之日有無增改抑或托言本方實是別藥俱未可知其不合一律但言悞不依方不言服藥之後有無損害盖謂未經　御用旋被撿察者設耳今致禍聖躬事同大逆而乃引此以寛其戮至反輕于

庸醫誤殺問絞收贖之律以天地祖宗所倚仗萬國千官所拱戴之共主不得比命于齊民法之所不出情之所不可恐也其不合二且此條緊關字樣全在誤之一言耳昔也瘋顛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今豈宜以誤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邪夫差即瘋顛也不免于磔可灼即誤也庸遂末減乎哉查弘治年間太醫院官施欽等

止于削職此非李可灼之比施欽等多人進
藥以偏執乖方致罪顯是議方呈藥决無別
情可灼獨自進藥其情叵測若
先帝大漸之後歸罪御醫則當以施欽等爲例
耳可灼與崔文昇爲故爲誤總無逃于大戮
此例未可妄援也至隆慶初高拱議寬方士
王金等之罪原借以傾陷徐階非正論也當
時即爲諫官所駁今閲拱疏有誣
先帝不得正終等語以危詞激
穆廟斯言似辯而考春秋之義殺君稱君君無
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正終與否但覆其實豈
盡足爲君累爲尊者諱義不然矣且王金等
係
世宗平日信用容有誤信貽戚之譏可灼乃輔
臣一時引進豈有歸譏
先帝之理况金等覆審定罪亦以左道爲從編
置口外盖彼時爲首者有陶仲文已死耳今
可灼躬挾奇方更誰爲首若以始之引進繼

之賞奸者坐以爲首而使可灼爲從則又近
于深文而不可也謹議
野史氏曰陳奉常持法甚平奸人自服罪矣
謹案倪太史疏云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
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
主移宫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宫者持平于事
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
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旣而楊
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
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
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
此言誠確論也

両公千
不易之
業也生
同生死
同死亡
復何疑

定經略罪案
刑部尚書王紀會看得當□□之猖獗也遼
陽失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
皇上不難拔化貞于監司起廷弼于田間畀以
軍旅重任可謂非常之寵遇矣在昔俠士猶
爲知己死況兩人頗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
宜同心勠力誓滅此賊而後朝食其濟則爵
列通侯垂功名于春秋不濟則以死繼之豈
須天膺集 頁
不穀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大鬧一塲挈河
西拱手送虜竟以一逃結果也試問今日遼
山遼水竟屬誰家
祖宗來數百年相傳疆土淪于夷狄數百年生
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是巡撫釀此
喪亂望風先遁罪將誰諉乎不干大公案處
一眼覷破一口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
爭長競短强生分別呼□左矣王化貞受任
于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纍卵隻手撐持八閱

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來
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
用用間而反爲間用甚至叛逆如孫得功輩
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子伎倆可知乃敢
口口聲聲要戰要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鶴
皆兵鼙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棄廣寧
如敝屣匹馬宵遁若追逃者之躡其後而驚
魂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有憂國之心而無
謀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之才是天
須氏盧集 頁
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癡心人也事已至此安
所逃罪宜服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
氣魄睥睨一世往年鎮遼而遼存去遼而遼
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廷弼居然以衛
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日
兒童走卒亦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
晚即我
皇上賜劍賜蟒玉侑以金帛餞以九卿殊寵異
數近世未有廷弼何以仰答　眷知副此千

戴一時之盛際哉追惟初出春明門即微有
控扼山海之 旨識者已知其無意于廣寧
矣抵關以復却徵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
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
心之不固語語若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
遠過化貞哉獨其剛愎之性虛憍之氣牢不
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
之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
具一揭筆鋒舌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士厲
兵秣馬凡可以爲守備計者悉等閒置之迨
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催
戰若將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
驗吾之言也吾已籌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
戰不成其爲戰守亦不成其爲守反以巧而
成拙也雖欲引乎昔主戰主守之說以求末
減其可得乎向使虜警告急之日廷弼肯仗
義誓師或卷甲疾赴廣寧提一劍以勘禍亂
或堅壘固守右屯收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爲

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潰敗疾呼
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月何等威風一旦作
如此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咲于天下乎
即有蓋世之氣料事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
失地之罪矣嗟嗟封疆大臣破壞封疆 國
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
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
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劄亦有吾兩人同功
罪禍福之語可至今日移易其說乎廷弼試
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
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也比
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
厚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政罪同罰異非
刑也不惟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亦恐無以
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警將來說
者曰兩人皆 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
等讀蘇軾刑賞論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
之三臣等敢竊附于執之之義若不測之

特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矣
野臣曰讀王莊毅是議實經撫鐵案也何得以重賄求援明矣獨怪羣小之恨正人聚謀搆成大獄盡數誅夷於是梁夢環劾汪文言之疏復出汪下詔獄主者諭令誣楊左諸公贓極刑拷掠凡七經嚴鞫皮肉潰裂骨碎筋斷竟不吐一字以誣正人至七遍汪已氣絕矣主者乃捏汪獄詞上稱楊左六人受熊廷弼賄賂及十萬陷贓詔獄毒比不兩月而六公皆慘殺矣不大寃哉誠千古遺恨也

閣揭

崇禎二年閏四月十八日題今日　發下票本內有原任遼東經略已正法熊廷弼男熊兆璧一本該臣等擬票先是江西道御史饒京有遵旨具奏一疏內言廷弼遺骸未掩臣等已擬着家屬收葬蒙
皇上御筆删去茲當再擬不敢不具揭奏明臣等看得熊廷弼身任經略因廣寧陷沒同撫臣王化貞等訊擬大辟乙丑八月二十五日奉
旨行刑傳首九邊失陷封疆已無餘罪若遺骸至今埋棄荒郊不得歸葬則從來
國法所未有即令廷弼正法于今日
皇上必倣古聖王揜骼埋胔之意重傷海內慈孫孝子之心　許其歸葬臣等用敢擬票以請蓋國典　皇仁並行不悖似合如此未暇深陳廷弼之舊事也若廷弼當日罪案始末亦有可言
皇祖朝戊申己酉間廷弼以御史巡按遼東時

奴酋尚豢伏欵貢廷弼早策其必爲遼患請
覈地界請飭營伍請聯絡南北關大聲疾呼
人莫爲應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
午已未楊鎬三路喪師撫順清河陷没
皇祖用令督臣楊鶴言　召起廷弼代鎬廷弼
在任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終未能得志
會
皇祖賓天廷議以爲緩于奏凱攻之使去袁應
泰代爲經略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彼時在
事必未猖獗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
先帝思廷弼言再起田間復任經略時撫臣主
進戰廷弼主固守羣議皆是撫而非經廷弼
連章累牘力陳玩師必敗奸細當防莫有聽
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駐守右屯撫臣兵十
三萬駐廣寧然過河而廣寧潰右屯與之俱
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于此時死守右屯
捐軀以殉封疆豈非節烈奇男子卽不然支
撑寧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殘黎猶可

圖桑榆之晚効乃張皇風鶴借化貞並馬入
關其意以爲我固嘗言之言而不聽罪或當
末減此則廷弼私心短見挾憤昧之淺衷悞
疆圉之大計其究竟殺身以此殺身而無辭
公論亦以此今傳首邊庭頭足異處亦足爲
臨難鮮忠者之炯戒矣然使誅廷弼者按封
疆失陷之條堂堂正正偕同事諸人一體伏
法廷弼九原猶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贓拷
坐楊漣魏大中等作清流之陷阱旣又以刊
書惑衆借題偏殺身死尚懸坐贓十七萬辱
及妻孥長子兆珪迫極自刎斯則廷弼死未
心服海内才臣義士亦多憤惋竊歎特以封
疆二字礙口未敢訟陳于
皇上之前耳臣等竊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
驕官營私之輩不知凡幾廷弼再任經略不
取一金錢不通一餽問終日焦唇敝舌與人
爭言大計如其家事身事似猶此善于彼魏
忠賢盜竊威福士大夫只爲爵祿二字靡然

從風廷溺一長繫待决之人屈撓則生抗違
立死乃終不改其彊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
顯戮慷慨赴市其耿耿俠腸猶未盡泯今總
不敢深言而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
則
聖明必在垂仁臣等所以娓娓及此者以茲事
雖屬封疆于邪正本末陰有關係
皇上 天縱英哲數年以來是非功罪之林悉
在 洞鑒或未以臣等爲深謬也伏望 俯
宥瀆聒 裁察施行不勝激切悚惶之至謹

題
本月二十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野臣曰或傳此揭出華亭筆數年來邪正功
罪之案一覽洞然矣

輔璫說

竊惟逆璫煽禍以來忠直之士垂首喪氣諂
諛之夫希寵取憐劇至欺
君禍國稱功建祠舉國若狂者乃其初閣臣魏
廣微授之柄也楊忠烈疏上魏忠賢惶懼奔
走莫知所措時廣微誠有爲國之心以大義
責之大勢怵之俾其閑散未敢肆惡也卽不
然不爲之揚波助焰忠賢懼外廷之有人不
至大逆廣微止欲獻媚固寵爲乘機報怨之

計而復有徐大化等六人出慫慂曰忠賢取
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保富貴無憂也廣微信
之遂與訂盟一意主張倒翻世界試問當日
逐楊左而使之去何人票擬也逮楊左而使
之來何人播弄也及殺考察崔呈秀之臣而
呈秀漸以用事是呈秀特其末流耳有一呈
秀負嵎而處而後五虎五彪十孩兒四十孫
相繼而進是羣奸又其支派耳剛覈始禍非
廣微導其源而誰哉

國子生茅維上福清相公書

昨得台札且蒙令孫再賜過晤叙目內情形不勝休戚毀譽與共之念托取昨者師臺所未上疏草一視或爲少佐蒭蕘而待之不至恐今日師臺上疏勢不容緩只得不避瑣瀆再以筆畫代口陳幸師相稍留聽焉此璫目下矯情刻勵不通苞苴時亦禁切

主上又能約束各監弟論此跡幾類大賢然須原心跡考始末以定其人又須慮將來設權

宜以救其禍古宦官之賢如呂彊張承業者代有幾人而爲十常侍魚朝恩田令孜任守忠者史不絕書故履霜堅冰之漸不得不倍嚴于中官而況今日事非唐宋比亦非

武宗時比何也唐宦官之禍最烈以其握兵柄也如文宗之甘露釀變與穆傳之受制十軍阿父之流雖威燄尚出今日之右而唐制天子得與羣臣相接賜對而奏不啻娓娓如家人故訓註崔呂返之徒猶得爲人主畫策去之令

主上即章疏往往留中不省況而奏乎此外臣勢愈疎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唐之一驗也宋之宰相能以空頭勑去大璫不旋踵今能行之乎且王曾以副相覩山陵陛辭請對以數語立誅雷允恭而并籍丁謂今亦能之乎此宰相權愈輕則中官勢愈盛而事不逮宋之二驗也

武宗狎八貴矣逆瑾爲首而下之六七璫猶力

能與之抗且賢如張永可說而使爲我用又

武宗時即有假旨立枷大臣等事而

武宗數出微行䟫此非一途即瑾擁蔽之而未嘗能脅制之故楊文襄激說張永同奏豹房不難以夜半出寸紙籍之今此璫方作聲色假亢直以禁制

主上主上亦實有嚴忌而不能呵厲之蓋以一宮大閹皆出其門稍異己者大則誅磔小則投閒此曹亦習知

主上之終不能自振而同聲附和之推挽之所
謂莫三人而逃與臣下雷同非人主之福者
莫今日爲甚是此璫逆萌雖非璡比而盤據
堅固幾出璡上幷不逮
武宗時之三驗也又萬曆初記二張司禮用事
雖作威福第竊之耳非若今日竟出其手傳
論閣中奉行唯唯乃起居註所載申王召對
詔令鯨璫伏罪請死而當時申文定公出語
太軟
神廟嘗微哂之天下傳以掩口今此璫恥于庭
辯又必欲以調停之擔委閣中遂假覩
皇太子急症一說今初六午召五相公入深禁
肆其辯彼雖假舌於王司禮而若此光景璫
勢太重相體太褻今日即欲吐舟吳門一軟
語不可得況迂引漢唐諸盛事乎是璫羽翼
已成全無顧忌又併不逮
神廟時之四驗也然則今之苞苴不行卽向盜
賓一空之人也何以昔貪而今廉也名曰不

向吏兵二部說事彼直眼孔大不屑問此紙
裹中物耳而又何捏　旨傳擬事事自恣必
欲盡穿朝臣鼻孔而顛倒其雲霧中此可謂
之不作威福否又謂之不壅蔽
主上聰明否夫心本大奸而跡類大賢此政王
莽謙恭之日而柰何二三元老亦狎之如海
鷗耶夫中官之禍莫大於有兵今內操雖止
掖庭小兒而衆已數千便非易制故愚以爲
卽非逆璡比而他日如田令孜輩劫遷乘輿
之事斷斷必能行之聞師相私論此事以
神廟初亦有此必過謁陵方罷今無論謁陵無
期此操原爲東事棘而設東方未寧卽了謁
陵豈能便散此軍而不戢自焚與如虎斯翼
二隱憂亦不可不寒心也且自古閹人無反
以謁者監何緣有兒故
英宗之誅曹吉祥直引漢曹甫曹騰曹操諸系
以折之今璫老子女成羣非連婚椒室卽簪
筆鳳池此尤古史所絕少猶記唐之高力士

亦有子蔭而高素小心遠嫌且本南粤人非
若今之富過郿塢黨連三輔者比又忽之者
則曰此璫目不知書本一傖父終何能爲不
知田令孜亦起于五坊小兒以鷹犬事上而
駿柄用令事亦絕類之夫事英主難於降氣
而易於轉手事中主易於容忍而又難於割
恩此際爲之大臣者既不能先事折其萌芽
安得不協力籲天以消弭其泰甚且楊憲副
盡聲以吐大端幾臚列已罄所未及者止去

秋捺 旨停刑與近日連婚外戚二大事耳
今六部九卿與臺諫公疏单疏充滿公車在
黃扉諸老何能無言況在師相行決去志古
史魚不惜屍諫豈以一去便同寒蟬乎故目
下尊疏斷不可少而萬萬無嗟急止自洗辨
之理彼御史焦芳同傳之說原各有所指何
至扯以自辨但如此事関動盈朝非謂衆怒
難犯亦非謂體面當了實以此番大舉不能
使此璫稍挫抑變動於宮閫之間則彼將來

復奚顧忌我將如何收拾了局復玷朝班乎
故愚以師相不難一言而難於爲畫兩全[illegible]
凝之策以祈懇
主上之必允夫楊公一疏譬之博浪一椎秦亦
震動今見公疏累累豈無懼禍心何不使伊
黨善說之姑亦引疾避閙私第數月暫謝厰
印別委一人署之即如左班大臣被論亦須
註籍數月此豈非賢中官事而魏何難創行
之一面勸以戚屬在兩房及金吾者俱引疾

去一面請
主上恩禮不替而第罷其柄任一面潛訪肩下
內璫稍有智算能抗之者援之在事不第使
其門下魚貫以進而有傳法沙門之誚一面
請 中旨戒諭中外處分止可如此以後不
得雷同沽激而又 嚴勅首倡言者安心供
職以別謀求軍國重務毋徒以擊中官清君
側爲名高如此結局庶乎猶得中策此不在
密揭爭之而全在于密使所親信者巧說之

昔平勃之詒產祿則必藉陸賈以通酈寄趙汝愚之請禪詔則必藉侂胄以通關禮此曹傳說有効又在速酬之而卽亟謝之此攻所謂以儀秦之術行伊周之心

二祖

列宗豈不在天呵護若第云此璫作用有賢而無奸古方不可用于今遠憂不必設于此而此璫權柄必不可卸此璫羽翼必不可剪止以姑不深究四字爲草草調停之法則眞不

願今黃扉諸老挽回僅出于此尤不願我師相以三朝元老休戚與共者而亦坐視至此也今師相決去無難也能逆中官便能去若中官果欲假我作搪牌雖千疏不能去也若師相能以此兩解法爲完局雖終始寂無一言而天下萬世諒之稱之而報國之功成還山之念足矣若不能結局此事徒以一去爲高此震澤以下之所能爲卽李文正未必肯出此況向所期許與天下所仰望又不止如洛陽餘姚兩公而已者昨蒙敎云原無機會何云失也愚則以機會尚在在遠識者深思而密斷之耳此番話曾不吐于朱平翁以非其任也卽師相非去志已決亦未可劾此言也夫惟不肖休戚毀譽素與師相共而又幸向無一私干請且無一語議聽是以更出不達時務門生之上而强聒如此惟耐心一詳採之倘肯召問不憚星馳矣六月初九日

奏記

野史氏曰當天啓之甲子諸君子不量力而料虎頭璫勢且如燎原矣所恃一線之未裂唯福清在耳福清去而事不可爲矣嗣後夷儛者相望也謫遣者相踵也而福清獨以功名終悲夫

諭兵部 崇禎二年

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圉恢疆,控馭犄角,一切閫外軍機,聽以便宜從事。乃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鎮有年,動以牽制為名,案驗全無事實,勦降獻捷,欺誑朝廷,器甲芻糧,靡耗軍國,屢奉移鎮明旨,肆慢罔聞,奏進招降偽書,辭旨驕悖,而且剛愎自用,聲勢滋張,彈劾忽然,節制不受,近部署夷漢多兵,泛舟進登,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形。崇煥目擊危機,躬親正法,據

奏責數十二罪狀,死當厥辜。大將重辟,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不中制,具疏待罪,已奉明綸,仍着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任道將料理,仍先大書榜示,曉諭東江各島,元惡既正典刑,逆節尚未及發,姑從寬議。家屬子弟在島在籍,悉放寧家,冐姓查已歸宗,併親暱用事諸人,咸從赦宥。將領量才授任,洗濯維新。軍士清伍給糧,勿致饑困。久戍勞苦,願除名者,聽遣。民丁壯收伍給屯,老弱西歸,量資濟渡。朝鮮聲援相聯,亦與移諭。其餘部署兵將,區畫營伍,未盡事務,悉聽督師相機措置。向聞文龍行賄廣交,中外呼應,流布飛語,搖惑人心。乃今事跡章明,疑議可釋,除在京潛黨驅遣緝拏外,軍中島中,嚴加禁戢,一體申明。該部便馬上差官傳與督師道將等官,通知遵行。特諭

謹按:文龍託名牽制,歲糜金錢二百萬,毫無實益,私通禁市,漏洩國謀,進登討糧,跋扈無狀,當誅疏之上也舉朝交章,為封疆慶

去此一大蠹。莊誦

聖諭區畫如鏡,至謂文龍行賄廣交,中外呼應,流布飛語,搖惑人心,

宸鑒何啻洞于觀火。後來崇煥孟浪無謀,虜至無一哨探,徘徊城下,又不能決一死戰,以徇國恩,卒敗而服上刑。宵壬因此遂欲借題殺人,搆及帷幄之臣,株遣善類。幸

天王明聖,不遂邪謀,今其餘孽肆逆,懸首藁街,識者前後參觀,可以知得失之林矣。

附東江始末

毛文龍浙之仁和人原以名色弁流調發浙兵救援朝鮮留滯遼左豫㨾無奇遼陽既失流落伏藏與逃衆自海道回南舟泊鎭江同行弁輩薄暮登岸詢知城中叛將佟養眞兵民不滿百人衆與商確初猶畏縮强而後可夜半緣城開門養眞臥內被縛兵民盡揜殺間關報捷本兵張鶴鳴以海外奇捷聞乃文龍塘報王化貞以爲奉有密令不及熊廷弼兩人隙始開而[illegible]愈疑遼人不附盡屠鎭江一帶兵民設防愈密文龍實階之禍廼當事者力王化貞遂加授職銜隆以事任其實毫無賴後廣寧再失聲信難稽依附洊多布置日廣遂倡爲牽制之說報功獻俘冐濫爵賞器甲糧餉歲糜金錢亡算至[illegible]西寇深入牽制之說不驗尚多方彌縫一切變幻情節皆不可測袁崇煥每與廷臣言毛帥借[illegible]爲護身符今當窮之可用則借彼爲用不則易之故禁海改貢以致其來約會面訂以覘其情請餉湊給以安其意躬行深入以釋其疑已察其念不少移勢且難制然後數其罪而置之法葢緝知文龍通奴往來商販米貨名爲接濟朝鮮而實轉輸奴寨此尤叛惡罪案也于是崇煥稽核東江官兵在淸江者給賞隨稼岸乘輕騎抵登州立散諸將酒飯頒賚官兵有差崇煥調兵船五十隻穿歷各島泊雙島登嶺謁龍王廟向諸將云　國初中山開平諸君子相從始戰鄱陽釆石繼戰于漢北三軍水戰勝馬步戰亦勝始得驅逐胡元以成一統令水營止以船閉守豈能連騎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汛了事且必用之陸地兵將毋得虛冒賜諸將酒飯忽傳毛帥至進見上下交拜文龍餽禮三帖飯二卓文龍側坐茶敘出崇煥回看文龍乃云今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鎭二人務期同心共濟方可結局本部院歷險至此頗相商

為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箇
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文龍云文龍海
外八年稍有微功每為讒人所掩以致兵馬
錢糧器械事事缺乏弗克如願倘若一一應
付協助成功特易易耳辭回傳免謝隨諭船
上不便供應毛帥帳房留飯崇煥屈體待之
杯酒款之文龍若有所不屑者崇煥宣諭
皇上神聖與堯舜湯武合為一君當勉爾疆埸
顧文龍若快快不得志且謂

熹宗皇帝恩遇之隆崇煥不覺失色及叩其方
略則云寧遠兵馬俱無用止以東江二三千
人深伏要處一火攻遂了東夷崇煥愈訝之
二更方散次日文龍請崇煥登島禮畢東江
將官叩見又夷丁叩見賞夷丁銀米布訖毛
姓家丁帶刀環繞崇煥叱退與文龍言節制
更定營伍設道廳以監臨文龍悍然不樂而
切恨閣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袁也三更
方散次日差官謝文龍又置酒讌崇煥皆便

服登島崇煥諷曰貴鎮久營邊塞朝夕憂虞
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文龍應曰久有此心但
職惟知滅奴孔竅如滅東奴朝鮮卑弱可襲
而有也崇煥又曰　朝廷念君勤勞當有代
君者文龍曰此處誰代得有傲慢不悅意酒
散崇煥令副將汪翥議事反覆婉諭開導欲
其親信左右提醒之也二更方出次日賜東
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名銀糧不等亟召營
將授計出遂行文自旅順以東行毛帥印信

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定營制恢復鎮江旅
順事文龍俱未遵依崇煥遂與隨行將官布
置已定傳令登岸擺圍較射頒賞先設一帳
房于山上崇煥坐以待之文龍果來謝與之
坐文龍曰老大人何日發駕崇煥曰寧遠重
地來日便行今邀貴鎮島山盤桓觀兵角射
文龍領從崇煥又云明日不能踵謝　國家
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相約減從往遊
指麾各營兵四面擺圍文龍隨從官百二十

員俱繞在圍內兵丁千名截在營外崇煥問
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文龍云俱是敝戶
小孫崇煥笑云汝等豈可都姓毛是出乎不
得已若皆好漢人人可用我前的官有許多
俸兵有許多糧尚然不能飽汝等海外勞苦
每名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幾口俱分食此
米之憶至此情實痛酸汝等受我本部院一
拜爲 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
叩頭再四隨問文龍云本部院節制四鎮清

嚴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腹心之患今請設
東江餉部錢糧繇寧遠達東江亦便昨與貴
鎮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糴買又設移鎮
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并設道廳稽覈兵
馬錢糧實數俱不見允終不然一刻枝梧過
去虛費 朝廷無數錢糧要東江何用本部
院披肝瀝膽與汝談了三日只道汝回頭是
遲也還不遲那曉得汝狼子野心總是一片
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

聖天子英武天縱 國法豈容得汝語畢西向
叩頭請
皇命摯下文龍剝去冠裳文龍尚有抗意崇煥
又責云你道本部院是箇書生本部院是
朝廷一箇首將你這毛文龍有應斬十二罪
你知道麼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郎自據橫
行一方專制孰甚一當斬說謊欺君殺降誅
服全無征戰却占首功欺誑孰甚二當斬剛
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州問鼎白下大臣

不道三當斬每歲侵餉銀數千萬每月給米
三斗五升尅減軍糧四當斬私開馬市潛通
島夷五當斬命姓賜氏不出 朝廷走使輿
儓濫給劄付犯上無等六當斬劫掠商人奪
船殺命積歲所爲劫賊無算身爲盜賊七當
斬部將之女收而爲妾民間之婦沒而爲奴
好色誨淫八當斬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
碗米令往掘參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
命九當斬拜魏忠賢爲父迎冕旒像于島中

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十[illegible]斬奴酋攻破鐵山條殺遼人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為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復寸土觀望養寇十二當斬這都你的罪案今日殺了毛文龍本部院若不能恢復全遼以還 朝廷願試 尚方以償尓命又宣諭各官曰毛文龍這十二罪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上來就殺了我反以身從之衆官俱相覷失色叩頭哀告文龍神顏鬼喪不復能言但云文龍自知死罪只求老爺開恩崇煥曰你不知 國法久矣若不殺你這一塊土非

皇上所有向西叩頭請 尚方劍斬文龍首級于帳前即令將頭付他親人安葬圍外隨喚東江各官進見云本部院今日只斬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尓各將照舊供職各復原姓爲 國家報効罪不及尓慎毋疑又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督

率分任說仍頒賞各島官兵有差以彰信賞必罰之意安撫畢命具祭崇煥親詣文龍柩前拜奠云昨日斬汝是 朝廷的法今日祭汝是本部院的情遂下淚諸將官俱淚泣感歎次日復登山試演委中軍至皮島收回所賜文龍尚方劍符驗乃抵寧遠待罪具疏以

聞

頌天臚筆目錄

艸莽臣金日升次

第一卷

今上聖諭聖旨 備記龍飛初政

大孝聖諭四道聖旨十七道　聖學聖旨十一道

內治聖諭三道　篤親聖諭一道聖旨八道

睿鑒聖諭八道聖旨三十二道　恩賚聖諭二道聖旨七道

第二卷

今上聖諭聖旨 備記龍飛初政

旌忠聖旨十三道　鋤姦聖諭四道聖旨四十三道

納諫聖諭一道聖旨二十四道　節用聖旨五道

恤民聖諭四道聖旨十三道　禦夷聖諭一道聖旨十八道

第三卷

召對 崇禎元年

六月二十七日　七月初四日

七月十四日　七月二十六日

九月十四日　十月初二日

第四卷

召對 崇禎元年

十月十一日　十一月初六日

十一月十四日　正月二十八日 己巳

第五卷 贈廕

楊漣 傳略一首　奏議四通　紀事一首　遺文三首　血書一首　辯揭一首

左光斗 傳略一首　奏議四通　行實一首　紀筆一首　紀事四首

第六卷 贈廕

魏大中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詩詞三首　附魏學洢傳略二首尺牘六首

袁化中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周朝瑞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顧大章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自序一首　遺筆三首

第七卷 贈廕

繆昌期 傳略一首　自序一首　詔獄詩七首

周宗建 傳略一首　奏議三首

第八卷 贈廕

周順昌 傳略一首　紀事五條　送周中丞序一首

李應昇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手書一首　詔獄詩十九首

黃尊素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詔獄詩一首

第九卷 贈廕

高攀龍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遺表一首 遺書二首 附劉京兆跋語一首
周起元 傳略一首 奏議三通 紀事四條 遺筆一首

第十卷 贈廕

萬燝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王之寀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劉鐸 傳略一首 民謠一通 辯揭一通
五君子合傳 夏之令 蘇繼歐 丁乾學 吳裕中 張汶

第十一卷 贈廕

趙南星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周嘉謨 傳略一首
鄒元標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馮從吾 傳略一奏議一 附先幾答一篇

孫瑋 傳略一首 遺疏一通　王紀 傳略一首 條議二首
侯震暘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方大鎮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第十二卷 簡恤

岳元聲 傳略一首 疏跋一首　湯兆京 傳略一首
何士晉 傳略一首　夏嘉遇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吳用先 傳略一首　韓光祜 傳略一首
馬孟禎 傳略一首 奏議二通　吳國華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章允儒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滿朝薦 傳略一通
臧照如 傳略一首 奏議一通　吳懷賢 傳略一 冤招一 文移三通

第十三卷上 起用

韓爌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孫承宗 敘事一首
何如寵 敘事一首　盛世承 敘事一首
孫慎行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鄭三俊 敘事一首
倪應眷 敘事一首　范鳳翼 敘事一首
王心一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倪思輝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文震孟 敘事一首 奏議二 詩七首　鄭鄤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詩一首
馬鳴世 敘事一首　馬鳴起 奏議一通
周之綱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劉鱗長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上書一首

第十三卷中 起用

梅之煥 敘事一首　畢懋良 敘事一首
畢懋康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陳以聞 敘事一首
方孔炤 敘事一 奏議三 紀事一　宋鳴梧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第十三卷下 起用 天啓四年

陳良訓 六月初四日一疏　劉璞 六月初七日一疏
顧其仁 六月初八日一疏　胡士奇 六月初十日一疏
劉芳 六月初十日一疏　周汝弼 六月十一日一疏
鄒維璉 六月十一日一疏　房可壯 六月十三日一疏 崇禎元年一疏

許譽卿 六月十三日一疏　劉其忠 六月十四日一疏
熊奮渭 六月十四日一疏　陳熙昌 六月十五日一疏
李光春 六月十八日一疏　王政新 六月十八日一疏
梁元柱 六月廿一日一疏　張鏞 六月廿七日一疏 崇禎元年一疏

第十四卷上 起用

李長庚 敘事一首　陳于廷 敘事一首
錢春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劉宗周 敘事一首
范景文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鹿善繼 敘事一首
呂維祺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孫必顯 敘事一首

沈萃禎 敘事一首　楊棟朝 奏議一通
鍾羽正 奏議一通　趙應期 奏議一通
陳必謙 敘事一首 奏議四通　吳煥 敘事一首 奏議三通

第十四卷中 起用

沈演 敘事三首 奏議一通　唐世濟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喻思恂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虞廷陛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第十四卷下 起用

黃承昊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顏繼祖 奏議一通
陳祖苞 敘事一首 奏疏一通　高斗光 奏議一通

汪心淵 敘事一首　徐日曦 敘事一首
劉貴卿 敘事一首

第十五卷上 啓事

方震孺 敘事一首 奏議三通　惠世揚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毛士龍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侯恂 奏議一通
張慎言 奏議一通　王允成 奏議一通

第十五卷下 啓事

倪元璐 奏議三通　李明睿 奏議二通
閆可陛 奏議二通　鍾炌 奏議一通

張承詔 奏議一通　葉成章 奏議一通

第十六卷 啓事

沈惟炳 奏議一通　王道直 奏議一通
張三謨 奏議一通　范復粹 奏議一通
陳獻策 奏議五通　許國榮 奏議三通

第十七卷 戮璫

朱國弼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江起龍 敘事一首 奏議二通 上書一首
錢元慤 奏議一通　錢嘉徵 奏議一通
史躬盛 奏議一通　樊維城 奏議一通

第十八卷　鈎黨

吳尚默 奏議二通　許九皋 奏議一通

黃正賓 敘事一首 奏議一通

第十九卷　訟冤

劉應遇 奏議一通 爲楊漣訟　魏光緒 奏議一通 爲王之寀訟

瞿式耜 奏議一通 爲楊魏周訟　王振奇 奏議一通 爲萬燝訟

惠世揚 敘事一首 辯疏一通　何棟如 敘事一 紀事二 辯疏

耿如杞 敘事一首 辯疏一通　胡上容 敘事一首 辯疏一通

王元翰 敘事一首 辯疏一通　附耿應昌一疏 爲方惠耿胡李訟

第二十卷　訟冤

周廷祚 冤疏二通　黃宗羲 冤疏一通

楊之易 冤疏二通　左柱國 冤疏二通

魏學濂 冤疏二通　繆虛白 冤疏一通

周茂蘭 冤疏一通　李遜之 冤疏一通

高世儒 冤疏一通　夏承 冤疏一通

萬墀 冤疏一通　吳道昇 冤疏一通

趙清衡 冤疏一通　袁勳 冤疏一通

周彥陞 冤疏一通　丁復學 冤疏一通 附孝子祭父文

第二十一卷

附紀

朝野紀聞 天啓闖事　詔獄慘言 天啓乙丑楊左六君子事

緹騎逑 丙寅七君子事　戳沓案 揚州劉太守事

第二十二卷

附紀

開讀傳信 蘇州　天變邸鈔 北京

二俠 汪文言 朱祖文　五人 顏佩韋 馬傑 沈揚 楊彥如 周文元

第二十三卷

附紀

闖錄 浙江湖廣山東 江西福建　祠頌 兩京十三省 附祠頌偶聯

阻封事略 山海公案　冒爵辨眞 寧遠戰功

五瑞 玉璽出 麒麟生　黃河清 甘露降 鳳凰見

五奇 艸木兵 明月夢　風波柱 曲突書 震澤漁

第二十四卷

附紀

褒忠郵典 蒙難諸公　誅逆爰書 璫 媼 樞 虎 彪

目錄　初刻抄

頌天臚筆卷一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諭寺

一大孝

臣聞古帝王未有不以孝治天下者也虞
周尚已降及二漢諸帝謚必從孝唐宋徽
號亦以孝爲首稱至于循名責實慚德多
矣洪惟我
朝

二祖創繼述之猷
十宗紹光大之緒莫不夙商尊德允迪要道有
光前辟垂範來茲然
累朝凡膺代先之痛多逢欣及之榮罄色養
于
東朝極人倫之樂事獨我
皇上當
冲歲而
仙馭雙賓迨
桐封而出入銜恤況當逆璫跋扈彪扃縱橫
之日欲希恩格外隆所自出何可得乎
天贊
聖衷
嗣登大寶于是始得
正匹敵之號
崇遷祔之儀
罔極之恩稍酬于身後
不貲之恩永錫于萬方竊覽邸報恭誦
頌天臚筆 卷一 二
屢旨諄諄懇懇必愼必誠有以仰窺
聖天子純衷至性法
祖奉
親即舜之大孝武之達孝無以踰斯曾何漢唐
宋之足云也于以攬神民之助啓
麟定之祥而縣
曆數于億萬斯年直釀諸純孝一念而有餘
矣誰謂非我
皇上繼天首物之第一義哉撰大孝第一

○內官監　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所開應用物料着工部刻期辦
進仍委司官同該監官相兼看管所用殺厮
手着于呂永二營撥給其輿工遣官祭告梓
宮經行應搭浮橋應塡低窪處着禮部查例
二部會同相度料理行該衙門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思冲幼之時仰賴
光廟莊妃李娘娘撫摩鞠育備盡劬勞不異毛
裏朕今嗣登大寶追念前徽圖報之心實切
于懷且李娘娘與
孝純皇后陵園同兆今者　聖母遷祔有日情
制于禮李娘娘獨㞐舊室言念及茲益增悼
愴該部速查例議加上封號以慰幽冥以彰
朕孝思追慕之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原封成妃李氏因逆惡魏忠賢竊弄國柄
矯旨革奪銜宥未雪朕思
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
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
猷偉績覓古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
洪惟
大行皇帝躬堯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
襄堂構于三朝雪恥除凶赫聲靈于萬世進
君臣父子之極開蕩平正直之風朝講勵精
批答如響肇稱郊禮則無言之嚮格胥虔篤
念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憑几之末
命亦惟東事之勞心厥功茂矣厥志偉矣不
有鴻稱曷昭盛美然而闢見寡昧無以量測
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能形摹其彷彿尔
禮部其集文武羣臣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
義惟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
尊謚冊寶以昭我
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故諭

○禮部爲尊諡事
大行皇帝廟號
熹宗悊皇帝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大行皇帝尊謚作速議送翰
林院官撰文
○工部爲陵工需用浩亟事奉
聖旨陵寢大典事宜早襄該部既稱匱乏之内帑
亦異昔時多方搜括五十萬兩給貯節愼庫
同巡視科道官眼同登記支銷以資經始其

餘該部須悉心設法措處接濟務要刻期肇
興作速告竣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總督河道李　爲遵　旨相葺陵工事奉
聖旨覽奏皇陵寶城完固無築其議葺饗殿等
工着督工各官用心料理大務增修用妥
仁祖之靈慰朕孝思該部知道
○特諭内閣
上傳本内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出格朕
不敢與天地祖宗茲卿等傳示各衙門欽奉
遵行
○兵部接出
聖諭聖母老娘娘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陞
伯爵劉繼祖陞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
炳劉文耀俱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都着帶俸
兵部知道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聖母懿親劉效祖着封新樂伯歲給祿米
一千石

聖學

臣聞潤色鴻業式是古訓成就君德責在經筵昔心學肇稱厥惟十六迨誼辟迭起或相干萬蓋衷正殊尚寒暴不一雖復擁卷戎行萃講高閣而貌月露之末巧雜黃老之駁術遺譏往牒不易枚舉我

皇上躬天縱之聖則乾行之健清心寡欲師顧諟于湯銘緝熙志學法允文于周頌

開筵之請忠愛是褒安危之帙披閱無閒釼講幄温文有善必擷辟雍色笑無思不服度越往昔猗歟盛哉撰聖學第二

○大學士　奏爲經筵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開筵講書具見忠愛知道了經筵少待明春共日講着于本月十六日舉行欽此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爲請復　祖制事奉

聖旨覽奏士習戒嚴教範宜飭這條陳學規文體皆大有裨于雍政薦辟再酌議行餘俱知道了

○內閣等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膺資政修啓沃朕懷足見輔弼忠誠恭進日講諸臣條欵朕已洞悉知道了

○提學御史題爲士習係乎民風事奉

聖旨覽奏士習嵬陵文體詭異非實力挽回弊將何極今後士子各宜遵守臥碑有違犯的即與重治取文以醇正典雅爲主說得是餘俱知道了

○大學士施鳳來揭帖奉

聖旨覽奏所進經書講章并御前見安思危諸本通鑑直解朕不時披閱具見卿等輔導朕學啓沃朕心足昭忠愛懇切至意知道了

○工科給事中爲景運方隆事奉

聖旨朕惟勵精圖治樂聞讜言開經筵勤召對
愼起居允爲今日沃心保身急務各衙門職
掌攸關都着一洗因循共襄治理仍申明該
科註銷之法按季核實參奏考選遴着遵例
于明春舉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題爲履端伊始事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宜博覽古今通鑑一書有裨
法戒朕方進講知道了勤召對以治泰交訪
邊材以儲急用說得是邇來京庾不足如借

籍沒餘銀以先糴本色寬收減糶以利民兼
以羨息給京軍是爲理財一法該部即與酌
議行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爲寶曆初開事
聖旨朕親裁萬幾緝熙志學這本說簡來身心
懲前毖後知道了用人宜審不得徇人姑息
借題之門說得是大奸宜殛黨與宜清已着
法司定罪至愼詔獄誅戮一洗舊習甚有裨
于新政該部知道

○提學御史爲 聖主御極事奉
聖旨覽奏勤學召對親賢謹躬皆有裨于政理
年來門戶二字姦黨巨惡借題摧折善良朕
已洞鑒禁錮諸臣分別起用張國紀召還袁
崇煥佐樞俱已有旨了兵部知道

○戶科右給事中黄承昊爲敬效愚忱事奉
聖旨朕遜志緝熙時凡有關理學諸書都着次第
進講召對亦將不時舉行新綱弘開藩籬宜
撤若何足國安民敉寧邊圉各當合志講求

漸成實事再有爭口舌的便是貳心溺職之
臣這說勸賞可行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錢 爲仰體 聖衷事奉
聖旨聖學以執中爲要相臣以身任爲責方是
明良盛際說得是餘欵俱切中機宜封疆事
重年來効力諸臣如朱燮元閔夢得等俱議
用守正遵職行經本處懸坐贓私槩宜蠲免
都着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內治

臣聞俔天作頌應地徵符椒寢之司維其
棘已然而嗣徽之譽獨觀周年家法之美
差傳宋日孰有
德備坤爻
識資
乾斷如我
聖后者乎方夫
代邸在潛惕若集木

大寶初纘實繁伏莽顧上而由護
飛龍下則默叅射隼誠形管莫既青簡為烈矣
況夫
普葛藟之德則小星在御
衍螽羽之慶則繞電流祥
女士之逢匪天意歟撰內治第三
○禮部接出
聖諭朕聞太極玄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
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儷體于兩儀而弼成于

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
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德于女
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壺教宜正隆稱元妃
周氏揚芬華族毓慶祕源
皇兄愼選以配朕躬夙夜無違而閫敬戒已受
封章于潛邸丕纘景命以維新四德咸修六
宮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蔚承乾之佑坤
寧協應地之符爾禮部擇日舉行特諭
○禮部等衙門為欽奉

勅諭事謹于九月二十七日辰時
冊封
皇后奉
聖旨是着禮部尚書來宗道持節英國公張惟
賢捧冊大學士黃立極捧璽施鳳來行禮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朕選東西兩宮爾禮部傳行五城于各該地方訪舉并及女子年十四至十六歲容貌清端德性賢淑者許赴官報名聽候選擇其應行事宜爾禮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篤親

臣聞九經敘蒲蘆之樹次及親親肆筵歌行葦之葉實惟底戚迺湯飛遊渚猶俟風雷鶺鴒在原僅同華萼盖冠履既懸肺附斯逆千古一轍勢固然爾我

朝上自

二祖下迄

列宗世篤本支誼睨左翼自罹瑞禍急出桐封咸知司馬之心明蒴

潛龍之羽亶茲所需悉爲裁剔幸我

皇上奮此赫怒殲厥凶豎

悼日馭之沉灼艾匪痛

軫天潢之慽長枕爲薄爰昔

一視覽此

三藩

先帝釋其遺憾

皇祖罔或時恫之翰逾聯維城彌鞏一舉數善

莫備是矣撰篤親第四

○瑞工奏爲贍田奉　旨至三事奉
聖旨覽王奏閩府養贍田土奉旨已久如何該
撫按官推捼耽延不行完報顯是違玩姑不
究還着上緊擬派其府州縣田土造冊送府
自行收管立業如有仍前玩視不遵的該部
指名叅來處治毋失朕篤念親藩至意
○桂王奏爲徵臣已承去國事奉
聖旨覽王奏桐封告竣朕心嘉悅諸所經涉地
方與護送諸臣及有供事敬怠俱已洞悉楚
最煩悍隨封應竣房屋及園府內外供給着
該撫按嚴飭府縣官速行處置無得延緩責
有所歸該部知道
○瑞王奏爲食鹽道遠事奉
聖旨覽奏漢中河東水陸阻隔遠支食鹽驛費
煩重委有未便着依議改支川省商課仍前
包納以體王順民節省費煩之意該部知道
○瑞王奏爲循例請賜協濟事奉
聖旨王封漢中實遣之使崎嶇遠道所請站銀

着照例議給協濟無致困累該部知道
○兵部等衙門恭報封　王升殿之期事九
月初六日　登極奉
聖旨覽奏桂工入邸藩封事竣朕心嘉悅府第
工作既完殿廷其餘還着上緊督造在事諸
臣俟通完日另敘該部知道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溫　奏爲
三王經臨事奉
聖旨據奏三王經臨皆利涉無阻俱已就國該
地方官護送勤慎克襄大典朕心嘉悅知道
了該部知道
○兵部接出
聖諭皇后父南城兵馬司副指揮周奎陞五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兵部知道
○左都督劉僑奏爲　聖明御宇事奉
聖旨朕新御極須恩戚臣自宜篤厚然其親疎
亦有不同着部科酌議具覆
○駙馬齊贊元奏爲權惡已除事奉

聖旨齊贊元李忠互相糾參妖違和氣李忠等
着照舊管理府事齊贊元身爲懿親不得更
懷夙嫌齊歌凱准復原職不許擅入府門近
侍魏奉非本府之官着禁杜不得往來該衙
門知道

睿鑒

臣聞秦鏡之照肝膽必徹禹鼎之鑄魑魅
罔遁光武備西河之心明見萬里孝昭燭
上官之詐年纔十四事赫往牒談美千古
然而匪狐匪烏代有北風之感侯薪侯蒸
世鮮中林之辨輿兵覆唐而累傳未聞更
瑟植黨危趙而終始卒如尋轍不聰之傷
疇昔然矣我
皇上體睿知之資緝

光明之學
龍潛則遵養攸宜
霆擊則大奸距脫貂璫之柄立釋旄鉞之寄彌
愼言路之言勗以洗濯薦人之人卽用轉
核
日月所照艸野慶焉撰睿鑒第五
○吏部接出
聖諭朕承
祖宗洪基嗣登大寶早夜思維銳精治理稔知

巨惡魏忠賢等竊
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姦矯誣善
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頻年誣衊不知幾許
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蔽日沉累彌天冤抑所
積上干玄象以至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
謂非逆惡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
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游魂猶然鬱錮緘
冤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着該部院
幷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
擇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
與褒贈應廕卹即與廕卹其削奪牽連者應
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
贓難結家屬波累猶羈者應開釋即與開釋
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
姦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究解梏鬱
咸與昭蘇俾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
爲重毋尋玄黃之角體朕平明之化特諭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
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
均則相擊自非審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
先帝于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
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柄
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
隙萌搆彼此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
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且內臣而遣以清
軍查餉專責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幷
任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
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
事修備有事卻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
委任不專體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
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畫以副
朕懷語曰明君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
不成有顯罰其斯聽朕命爾兵部即馬上差
人傳與各鎮每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
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

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清開數目具
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特
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嗣言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不倚
藉經費無毫忽不取辦小民惟此駢手胝足
之儔實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噢咻宜先
所賴郡邑有司矢志循良殫心恪恤而頃年
以來官方罕課吏治日非貪墨載途鸞鳳絕

響敲朴視為故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
厭饕餮之腹鋪行里甲供結納之需吾民之
罹于虐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
司道有察吏之責者又皆膏肓積習倒置官
評樂逢媚之可親恍清白之異己猥徇情面
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明經
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
風憲巡方而效清流之沉湎擁傳而煩閭左
之征求躬自教猱人誰則效如此弊風更僕

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爾部院嚮策
先施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豸驄法
吏用及匪人率作省成撫民之實効復命考
核稱職之虛文功實由斯盡隳民生因而重
困茲特諭爾部院今後推用巡撫必擇廉明諳
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
銜久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無妨游歷
清曹不必內外頻遷以節鉞為遞傳之舍巡
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核在差事宜

悉依巡方總在申飭舉行回道之日爾部院
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緊填稱
職以憲綱為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
後有司真正貪酷黷財害民者不待入境報
滿之期即時參奏鞫核無枉朕處以
祖宗之法其論劾事情款列備載無駢詞而失
實無參重而處輕無置豺狼而問狐狸俾貪
人遺敗類之種須論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
時遵守在外撫按衙門近若一月遠者三月

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蹈故轍風空文塞責朕得
于省覽立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卽行糾發
以溺職治罪族根莠盡除嘉禾滋殖聿還
累朝熙洽之盛庶釋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
皆有令聞欽哉故諭
○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接出
聖諭朕惟
祖宗設立科道衙門以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
聰明之用爲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奄用事
殺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
令諸臣有懷莫吐鬱滯有日冀一發舒譬之
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卽位以來弘開
言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諏
求商確發奸指摘之章朝上夕下多見施行
乃竭誠報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
人言薦舉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論
核失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
及朕詰問但諉風聞至不辨忠邪槩行論劾

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
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朕今特諭爾科道諸
臣以後務洗積習各偕大道一秉虛公咸敷
忠直條奏必歷歷可行勿勦襲而徒紛口吻
彈劾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
身膺風紀尤宜先自洗濯處于無瑕之地其
有任意誣毀藉口風聞其或持巳不嚴官常
先裂者朕得于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
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爾貸使居言路
者無得錯雜是非其有官守者必不混淆名
實治亂在茲各宜毖飭欽哉故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
罰惡全憑舉劾
祖制在內總協院科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
官關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
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
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套曠職掌而

弗談習鋪張爲故事核吏則人皆卓異課武
則材盡孫吳殊乖論奏之經無當激揚之實
朕深厭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
後撫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
或守極清嚴或才剸煩劇或綜覈弊詭或撫
字心勞酌略稱揚言斯當實間有異等茂猷
清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設騈詞混
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
各有本色無罰重而叅輕使甲苛而乙縱其

餘征解完逋轉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
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凡有論薦悉循職
掌其地方人材亦必確訪素行果克先任無
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懸吏議夕
濫臺章以荐剡爲燃灰之捷徑諭頒之後內
外應行舉劾衙門先具遵奉回奏以後通行
恪守罔有異同朕方按章牘以程功實核行
能而施舉錯一洗浮虛誕慢之習共敦大明
作用之猷權輿自茲永爲成憲欽哉故諭

○戶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披覽載籍見古昔帝王無不以敬
天恤民爲第一義而其要在用人理財靖亂庇
民有司各齊其官萬姓不隳其業相以消弭
災沴鞏固邊防道義由長遁者
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惕焉不寧傳
曰月食脩刑得非其辜含悲兆民怨苦愁氣
所結致茲薄蝕欽此朕夙夜徬徨與爾大小
臣工共圖挽回災變之策即如九邊京運歲

入不敷所出遼黔新餉日增而尤虞其匱嗷
嗷各怨實在三軍欲求充足其道何由簪笏
盈朝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夫位署有
定壅滯堪通而各衙門多官冗吏猥濫更甚
分毫無益徒吸民膏裁減清汰豈可不極力
講求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
竭髓以實其橐則懷保百姓寬省刑罰嚴已
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此凋敝目今東
西交訌戰守迄無定謀師老財殫治安尚鮮

成筭禦侮之道其効安在況且民貧而哉簡
稷吏察而治日骫大臣憂讒畏譏不得靖共
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于
此是千天和爾九卿科道務秉丹誠各陳所
見即物論所未載不妨悉心條畫苟可以安
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行之諸臣亦宜
痛洗夙習共勵公忠以副予一人則身脩行
之實意勿徒以虛文塞責其敬聽朕命特諭

吏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
遲迴在念而邊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習俗
相沿常牽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誇
紙上之空言故屢召平臺時歷商確期振惰
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
未洽諮詢有間或叅酌未詳朕與大小臣工
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協理
各有公署宣召頻煩恐滋觥闕惟是輔臣職
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挈封疆之領要獻納
關庶政之權輿呼吸相通斯爲最切令後除
盛暑嚴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
輔臣面加叅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
臣工各宜清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
修職業無飾虛文而隳實事有言責者殫竭
悃誠無昧自心而滋臆說若事關奏請宜剖
晰者仍候不時單宜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
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特恩徇私有
顯罰一洗欺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

功爾等欽哉故諭

○內旨

上傳吏部都察院通政司六科等衙門近來章
奏未經御覽報房先已發抄漏泄機密成何
法紀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各衙門奏疏須候
批已下纔許報房發抄如有不遵的着法司
嚴提抄報人重處至一槩私揭俱不許抄違
者并處

○戶科左給事中李覺斯奏爲敬陳芻蕘事

奉
聖旨這本說臨御之初提綱挈領整齊嚴肅深
得謹始第一義至尊
祖訓恤民窮廣出納朕與中外諸臣力行之破
情面以勵公忠禁苞苴以辨真品尤得砭時
救弊之法果有徇情害政賄賂滋彰者科道
官即宜從實糾參該科記着該部知道
○內閣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爲國籌邊恢復疆域之
意朕悉鑒知但師克在和事權貴一督鎮諸
臣意見參商各邊鎮守內臣一槩撤回封疆
事重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肩任朕知
道了
○四川道御史翁　聖政方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嫁禍李思誠一案會勘自明宜大
訪事旂尉自同內鎮撤回其補誥勑寬繫累
着該部議妥具奏餘俱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爲聖政日新事奉
聖旨羣臣流品經
先帝分別澄汰業已清明朕初御極嘉與士大
夫共臻平康之治倘有奸詭宵人譸張變幻
暗布機關攪亂新政緝事衙門嚴行緝訪確
有實據重處不宥亦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
蔓該部科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題爲媚祠之罪事奉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黃克
纘着即起用林釬等六詞臣及虞廷陛俱着
各復原官前來供職朕受言雖廣用才必核
所薦之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
該部知道
○吏部主事題爲仰體孝治事奉
聖旨往日追奪誥命諸臣因有可原者也豈無
應追奪不可稱枉者如何一槩補與即如近
新追奪之潘汝禎謂不當其罪乎還分別酌
議爲妥本中說袁崇煥一節着與確議覆奏
該部知道

○豐城侯李　奏爲功茂上賞事奉
聖旨毛文龍牽制之關部科道臣自有公論何
必浮談市德朕御極之初曾幾何日而連疏
瀆奏殊不諳事體姑不究以後不得煩擾
○督師王　奏爲遼事不堪終悮事奉
聖旨鄉前疏稱贊員今復自謂虛拘朕已洞悉
鄉意軍旅之事全在節制事權統一若分執
其權隨意輕重人各從臾豈能得宜可謂確
當之論已有勑諭將各邊内鎮盡行撤回一

切兵馬錢糧器械等項俱着交割督撫鎮道
衙門爲守禦之用封疆事重卿須一力擔當
凡大將以下悉聽約束有未盡者着不時叅
奏以稱委任至意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爲貢生進言之心甚急
事奉
聖旨覽奏兩敘媚疏心事皎然錢嘉徵妄詆不
必哆辯即出供職原駁二疏着封進來看陸
萬齡曹代何着法司究問李映日着革去衣
巾以正士習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周題爲　聖斷既彰事奉
聖旨票擬原閣臣職掌事關重大親題御札不
時召見朕當次第採行至明職守慎名器收
廢弃俱得時政之宜着該部分別酌覆
○通政司題爲　聖諭事奉
聖旨覽虞廷陛巡青原疏從無厰臣句字紅
本開豁知道了
○副帥江起龍奏爲　聖治煥然事奉

聖旨糾彈奸惡原係言官職業豈得旁侵江起
龍何官也來拾唾激聒顯是出位姑不究該
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爲謹遵會勘之旨事奉
聖旨這本因會勘權奸而究極源委可謂切當
之論連日薦人之牘章滿公車摠彙精擇取
自上裁自是吏部職掌朝廷用人惟求真才
以濟時用若一槩濫收覆車可鑑九卿科道
俱要曉的此意該部知道

○戶部員外王守履爲奸臣之罪狀事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籍爲民
追奪誥命俟會勘定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
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閑住舊輔韓爌清忠有
執朕所鑒知虞廷陛有旨了杜齊芳劉先春
該部都與酌覆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爲逆酋恃黨事奉
聖旨這本說黔事情形甚悉開屯養兵嚴偵防
賊具見方畧至剿以成撫還悉心與督臣計

議行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摧折一時之人
事奉
聖旨這本說銓補陞差等項報罷諸臣俱已有
旨近來陞轉委有未妥以後推陞論資倖論
功勞非實缺勿補如議行李思誠已有旨了
其善類羅織的還着確議昭雪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奏爲朝政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近日薦人之疏業已不勝厖

雜以後議論還歸言路非言責各修本等職
業不許旁言薦人所薦不當薦者坐罪若所
眞確着次第起用鄒元標夙有品望不宜
苛求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僕寺卿洪如鐘奏爲乾剛大振事奉
聖旨這本說提衡流品全在觀人深知職掌不
宜以東林門戶名號錮人正得救時針砭奸
惡既去諸臣當公忠體國勿以恩怨互報着
實申飭行褒擬慘死各官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戶部主事陳此心爲　聖治重光事奉
聖旨這本說責成樞督嚴損虛冒公平賞罰等
欵俱于邊事有裨着該部看議來說蘇解役
恤困商二欵朕當擇用餘俱有旨了袁崇煥
錯寫袁崇正殊欠敬慎姑不究着改正行該
部知道
○巡按順天監察御史爲奏　聖諭事奉
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明白具奏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爲　聖政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所薦諸臣俱確慎簡銓臣最
當今日進退人才第一義起用一節銓臣簡
用後當從公分別無遺以平人情無濫以定
國是一切係門戶不係門戶字樣俱爲朕撥
弃不譚無留以爲玄黃相角恩怨相尋之端
在廷諸臣各體此意評中行等官在京應考
者准先行考選以通言路川功從公論議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上林苑典簿樊維城奏爲奉旨直糾事奉
聖旨巨奸魏忠賢等天刑已殛家産籍沒足釋
神人之憤其本內有名諸臣已經回籍不必
苛求樊維城擅私逞臆屢出位多言本當重
處姑饒一次不係言官再來瀆擾的定行重
處不宥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爲　聖主急于考選事奉
聖旨胡煥猷着會議依律定罪有旨了雖必有
賄使之者但不必搜尋以滋葛藤惟起用一
節各秉虛公加之慎重九卿科道作速參酌
無遺無濫以聽裁奪這本防微杜漸憂深慮
遠于人情國是深有關係朕甚嘉之該部知
道
○戶部題爲黔事久罷事奉
聖旨貴州師旅方急南都亦根本重地該部盡
以楚餉應黔封疆之計得矣南庾匱乏將何
以支還悉心商確具奏該部知道
○太監王大政奏爲大奸已除事奉

聖旨覽奏王惟善把持衙門侵欺稅課隱匿犯
人魏良卿家私着該城御史并內臣張邦治
等眼同追出具奏恭進不許伙扳無干橫生
枝節該衙門知道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袁鯨題爲權奸伏辟
事奉
聖旨袁鯨向糾王紹徽原與崔呈秀無涉朕所
鑒知楚自楊漣被難以後人材摧落眞可憫
惜已有旨次第起用了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爲　聖政事新事奏
聖旨王道本乎人情此是蕩平要論起用諸臣
及見在加級加銜諸臣都着細加分別務要
確論嚴禁紛囂屏逐羣小已有旨了幾民料
豆最稱苦累着戶部于督餉御史區畫停當
來說該部知道

○監生周鼎奏爲　聖世不弃多言事務練
兵事奏
聖旨據奏似非無慨于中者着該部與京營總
協科道官計加考成如有可用方漸與職銜
受事以觀厥成勿墮游人臆說之悞該部知
道

○撫寧侯朱國弼爲直陳微臣被抑事奏
聖旨這所奏郵典誥命該部查例與復周如杰
等并查明牽累情由覆議具奏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鍾炌爲泰運開于三陽事奏
聖旨覽奏竭天下物力東函奴西黠局以一言
制奴良是閣臣倚在帷幄力肩國是新舊諸
臣當勉圖之至起廢宜別節義成風學文不
必忌諱昔于時政爲有裨益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羅元賓爲起廢考選事奏
聖旨朕與諸臣共偕大道故起廢考選一并舉
行惟期合新舊人才以圖治安其有修隙傾
擠及借題報復的朕察其心跡定行重處諸
臣宜消融意見各修職業毋頗僻以取罪責
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　題爲廢弃諸臣事奏
聖旨年來媢嫉諸奸巧借題目彈劾希旨以固
身名宜核本末次第登用說得是鄭三晉余
茂衡等都復還官誥以需起用楊漣等正氣
久鬱速與郵錄傳輔孫承宗經綸宏猷勞久
功多朕自當召用李邦華查國寧等俱與酌
議起用以備封疆之寄該部知道

恩賚

臣聞懋賞著于殷誥大賚紀乎周典或挾纊而詎濫或惜務而匪嗇施既殊用受斯異感願代邸入纂恩數未聞濮藩援立渙澤罕記惟我

烈我

肅皇帝既正大寶頒彰優異頌聲率土于今爲

皇上繩武繼天

聖澤淪浹上自朝彥下迨戍卒莫不

錫之百朋責及再世至于從龍之舊莫或私覲肺石之繫咸並昭蘇不備不濫易以加焉撰恩賚第六

○文書房傳出

聖諭禮部兵部朕卽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沿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

○諭內閣

聖諭朕以嗣登大寶念切邊軍苦寒所有在京并沿邊軍士員役人等賞賚見今內庫缺乏查照舊例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銀二十萬兩光祿寺銀三萬兩順天府搜括稅契銀一萬兩着各該衙門作速給發以爲賞軍之用不得延緩稽遲卿等傳示各官仰體朕意不得推諉特諭

○禮部爲欽奉　勅諭事奉

聖旨這各鎮官軍員數既經查覆每名着賞銀二兩寫勅付差官解發前去各該按臣會同

總督撫鎮核實給散事竣之日造冊奏繳仍送清冊報部以憑稽核務使實無冒費軍沾實惠稱朕念邊至意餘俱依議行

○戶部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登極賞賚各邊軍士跂望已久稽延時日甚失朕躬念邊至意該部及各衙門還遵前旨照依原派數目作速那移抵發無再推諉躭延以取罪責稽核虛實之說亦是長便

解發時另如議申餙行該部知道
○禮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朕登極之初賞賚在京文武羣臣軍民人
等原係彝典但當茲萬分匱詘之日人數賞
數俱不妨酌量減裁其某某項員名應賞若干
明註實數其某項銀兩絹布鈔錠應係何衙
門辦發亦明與坐派回奏各衙門務要用心
措處稱朕恩意不得延挨推諉專覬內帑該
部知道

○戶部題爲京軍布花局期事奉
聖旨覽奏天氣漸寒了京軍布花　宜緩發着該
部那借給與并督催各處本色有起解拖延
者嚴加考成之法其內庫應與協濟多認本
色還酌議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奏爲御極方新事奉
聖旨九邊賞賚恩詔久頒原派衙門作速措發
以信明旨考選臺諫寬恤民困都着該部酌
議來說

○兵部員外王新民題爲川功鬱抑有年事
奉
聖旨蜀黔用師原局二案滿酋獻俘結局已久
忤權璫意停閣賞格殊灰任事者之心這本
說得是該部將四川功案詳加查核分別敘
賞來說以俟裁奪該部知道
○兵部奏爲文武一體事奉
聖旨武科額值朕登極首科着照例增二十名
該部知道

○吏科右給事中虞廷陛題爲補全　恩詔
以光　大典事奉
聖旨虞廷陛堅持風節屢忤權奸這誥命即與
補給凡削奪諸臣給還官誥已有屢旨該部
查明來說文臣恩欵照
祖宗舊制即宜付史館補入起居註以兼法式
該衙門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一　後

頌天臚筆卷之二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聖諭聖旨

旌忠

臣聞崑岡煅玉志士以之矢節疾風勁艸明砕于焉懸鑒矧夫毒流婦寺烈倍戎貊匪具鐵腸寧觸璫燄乃陳實畢命靡聞褒雪訓注騈首徒滋永歎循覧陳蹟涕洟千古詎謂

熈代罹此逆閹搆我搢紳之禍無減清流之慘乃三木如飴九死靡悔養士之報斯焉見之今
皇上痛悼諸哲
錫之異數
榮施馬鬣匪徒曲江之祭
恩曁燕翼詎惟少牢之祀百爾君子可以死矣撰旌忠第七

○都察院照磨曾叨昌爲雪憤潛冤事奉
聖旨萬燝鄒元標皆清忠正直之臣以觸忤逆璫一杖斃一削奪委堪憐憫卽着與查議贈䘏錄後具奏該部知道

○戸科給事中瞿式耜爲忠節之臣事奉
聖旨這本說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之死最慘宜全給廕謚建祠賜額着該部議覆又說逆璫七年中廠衛斃死多命大干天和良是卽着順天府尹于祈雨壇側共爲一祭以慰幽寃該部知道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男趙清衡奏爲忠直首觸兇鋒事奉
聖旨趙清衡所奏伊父慘死亦自可憐趙南星復原官給與祭葬還與他謚趙清衡准復原廕該部知道

○原任簡討丁乾學弟丁復學奏爲奸黨計串殺命事奉
聖旨據奏奸惡許傳篤帖劫殺守正詞臣情事甚慘着法司從公勘實具奏

〇原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男夏承謹奏爲
微臣怨在必報事奉
聖旨夏之令寃死可憫已議優䘏當日疏糸被
逮事由倪文煥非由卓邁今文煥已經遣戍
何得一槩以報怨爲言該部知道
〇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男高世儒爲臣父
寃苦事奉
聖旨高世儒爲父高攀龍奏謝知道了攀龍孤
忠邃學秉節正終朕覽奏惻然所進諸書着

留覽
〇原任應天巡撫周起元男周彥陛奏爲孤
忠被禍事奉
聖旨周彥陛爲父周起元奏謝知道了起元歷
任著勞慘死可憫着與他謚已後曾經贈廕
過的不得再來瀆陳
〇工科給事中潘　題爲聖治日新事奉
聖旨起廢一節衆議盈廷要在捐弃成心便可
渾同衆見可謂救時之論袁崇煥才品夙著

封疆有勞朕所鑒知大計懲貪在朝者悉送
法司在外者發與撫按還照舊規行鄒元標
馮從吾已准與他應得䘏典確查具奏楊漣
等分别䘏廕已有屢旨仍與近日首擊大奸
各疏宜付史館以昭法戒熊明遇等都與確
議起用該部知道
〇撫寧侯朱國弼奏爲直糾奸閹事奉
聖旨朱國弼准開俸已有旨三年罰住原俸都
着補給本內字畫潦草殊違奏章格式以後

還宜敬愼該部知道
〇禮部題爲孤臣捐軀報國事奉
聖旨楊以成合家死難情事甚慘其葬贈䘏廕
與建祠立坊都准照例賜給以慰忠魂楊以
蓁併楊定等同死難的俱附祠春秋致祭俱
依擬行該部知道
〇刑部爲欽奉　恩詔事奉
聖旨嚴衛深文附會鍛鍊深可痛恨耿如杞着
與開復原職胡士客李柱明俱照奏內改擬

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
來說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題爲遵旨指名入告事奉
聖旨耿如杞不拜生祠具見風節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原任兵備副使耿如杞奏爲
聖主殊恩事奉
聖旨覽奏强項始末及下獄情節深可嘉憫耿
如杞着卽銓補優敘以抒直氣不必陳情回

籍該部知道

鋤姦
臣聞芟夷蘊崇去惡之上術放流誅殛勵
世之成典刻藉叢作姦播毒空國者乎昔
趙高授首夷及三族張讓伏誅戮至于衆
然而璫禍甫釋大亂旋起申討非難妙用
不易耳我
列聖繼作內豎代戢振瓘擒逆俄就誅夷至魏
忠賢則包藏叵測假扇有年羽翼已成投
鼠多忌乃

皇上旬月乘乾一朝蕭滅纖芥不動耳目頓易
徐掃逆援悉正
天憲於萬斯年洵可券已撰鋤姦第八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狠
如狼扇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以從輕降發
鳳陽刻巨惡不思自改輙敢將素畜亾命之
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
奸即將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特諭
〇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俱已洞悉朕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絫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諤斃于杖下
善良枯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逼
同客氏表裏為姦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褫奪
其魄二犯罪惡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竊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姦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
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將
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行籍沒入官
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
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朧等
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無辜
其胃濫弟侄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
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自罹于辟情罪允

字特諭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內官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欵凡諸衙門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貪緣作弊而扶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爲後世臣子鑒戒至爲明切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爲姦把持朝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効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私心何必巧營別竇共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居高聽卑朕方廣聞于明達踰階歷位爾宜自愛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其爲禍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斷不姑恕仍許科道官不時實糾糸治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俱欽承之特

諭

○吏部都察院接出

皇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稟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嘗刑法罔攸赦豎逆魏忠賢猥從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嚬咲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姦誤國實煩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抳利權而竟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沛元兇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餙罪邀功側身眞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

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糸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稱頌贊導

諸欵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
于五刑稍寛脇從之誅及玆三禰其情罪輕
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
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
工宜洗滌肺腸恪脩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
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毋急恩仇而借題
叅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
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亦有終欽
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逆黨附諂人罪狀各殊刑章宜
正除重辟正法監候追問見擬外其充戍招
遣及贖徒爲民該撫按照擬從正具奏朕遵
明國憲勅法除姦申儆官邪照布中外還同
勅諭一併通行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奏爲權閹罪狀事奉
聖旨覽奏權閹罪極表裏爲奸如其一死未足
贖辜這逆孽魏忠賢十大罪朕俱洞悉與崔

呈秀並行勘贓籍沒盡法該部知道
○錦衣衛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欽縊死既眞該縣相
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河間府同籍沒
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
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騾夫審無別情卽
與釋放該部院知道
○保定巡撫奏爲奉旨籍沒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罪惡貫盈旣奉旨籍沒家貲

自應封固還官其親屬亦當束身待罪乃挐
奸竊貲隱匿大干法紀內官梁應琦等着司
禮監提問追贓治罪劉魁英及見獲魏撫民
等都着法司嚴提正法杜一良等該撫按查
明究擬具奏該部知道
○錦衣衛奏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奸孽魏良卿等着法司從重擬罪其未
獲魏良棟等着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緝
事衙門嚴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衙

門知道
○貴州道御史　題爲逆閹有罹天誅
事奉
聖旨覽奏魏志德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親
豈容寬假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呈秀贓
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幷訪冒濫親族
究治楊朝棟等吏部議用該部知道
○刑部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良卿市井傭販爵冒上公恃妖娟逆璫
表裏交結僭竊無等陰謀叵測并侯國輿既
問擬的確會官處决客光先楊六奇姑着發
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餘依擬該部知道
○刑部題爲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
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
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禍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

軌仰賴
祖宗有靈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
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赫逼人
五彪田爾耕等顯指佐威殺人草菅幽圄纍
纍沉冤莫白其元兇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
書虎彪俱照各官削没着法司併行依律擬
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皐奏爲久鬱之輿情事
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
没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要地冒濫
錦衣縈及僕隸餘吞霸占慘害生民不可勝
計今被害之家欲食肉寢皮蓋充室所積莫
非民膏不啻元兇之富其侵占故相賜宅擅
毀聖旨御碑尤可痛恨着先行削籍爲民其
家貲幷各地夥計行該撫按即時封固盡數
籍没以充邊餉李承恩已有旨了保身之說
于朕有裨知道了該部知道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没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秉筆太
監張邦治等眼同厰衛及五城御史等查點
勿得隱漏該衙門知道
○浙江道御史奏爲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崔呈秀巳命廷臣會勘張凌雲陳大同巳
經處分汪心淵功罪行該撫按從公查核具
奏魏忠賢田吉田爾耕俱有旨了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爲惡生借旨事奉

聖旨國學禮法所在豈容惡生借旨横肆竊利
多端且原疏欲購民房乃輙用射圃益爲欺
悖這曹代何等互訐事情嚴行提究追贓正
罪該法司知道
○國子監司業朱 爲惡生之罪狀事奉
聖旨魏忠賢生祠不論在京在外巳發未發的
都着通行拆毁變價助邊建在國學猶屬無
等着卽刻拆毁不准存留别改該部知道
○江西道御史李 題爲奸貪事奉

聖旨魏忠賢假旨害人專權植黨朕巳處分
先帝實錄史臣纂修自秉公論其巳經彈劾諸
奸贓私顯著者仍着不時糾叅該部知道
○河南右叅政潘曾紘題爲微臣職司風化
事奉
聖旨這本所陳有裨風化李映日等着法司究
擬内外生祠通行拆毁變價助邊有旨了開
錮士一欵陳子壯等該部科俱與酌議來說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奏爲 聖命新頒事

奉
聖旨惡生背旨交結着該司作速追贓正罪這
所奏地仍還射圃現造改爲官舍俱依議復
行餘巳有旨了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進陸萬齡等及李映日等原疏猖狂
僭逆非所宜言該司守正駁寢具見定力李
映日止于革去衣巾不足盡其辜着併王承
賜徐行孫維賜拏送法司同陸萬齡儲寓竒

曹代何嚴審擬罪具奏該法司知道
○通政使奏爲大奸叛跡已彰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交結逆璫招權納賄罪惡貫
盈死有餘辜贓私狼籍法應沒入卽着撫按
地方官將一切家產盡行嚴加封固細查明
白造冊具奏以濟邊餉如有隱匿寄藏一體
治罪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題爲輔逆賊臣欺　君蔑
法事奉

聖旨蕭惟中娼優賤品驟得都司着法司拏究
正罪章奏字句還要雅馴該部知道
○雲南道御史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貲
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既有實據着差出
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嚴行拘究僧道
着先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
着彼處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奏如有
容隱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順天巡撫題爲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贓私是在籍金銀等件數目
俟查明具奏其在京宅藏貯的着該城御史
查核盡數籍沒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題爲權奸納賄事奉
聖旨是崔呈秀贓私在薊州的着該管有司巡
邏查驗逐一造冊具奏其在京住房家貲着
巡視西城御史沒入薊鎭重地道臣猶宜速
補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題爲都司乃欽點之官事奉
聖旨蕭惟中已有旨了客氏旣籍沒客光先自
應遣戍着照勑諭行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題爲奸弁媚權殺人事奉
聖旨劉錞一案罪璫魏忠賢誣殺非條委屬可
矜張體乾旣聽使令豈得强辯飾罪餘有旨
處分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題爲權奸雖殄事奉
聖旨這奏內元兇雖殄羣黨五虎五彪未正國

憲豈容揚揚載歸騷擾驛遞五虎中未知其共
一的係何人指名叅奏無得疑畏庇護各黨
應得何罪着三法司會議具奏方震孺無封
疆之責似難坐辟着大小九卿科道官會議
作何開釋周起元輒槩囹圄着行優䘏李實
獻媚誣叅以致緹騎激變地方罪責何辭着
降做奉御發去南京新房閑住李文輔勒造
衙宇糜費公帑縱容牙爪嚇索多金本當重
處姑從輕降做小火者發去鳳陽司香還各

寫帖子去以後内外各官都要痛加洗滌各
修厥成毋得仍蹈前非自取罪戾該部知道
○吏部奏爲遵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　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
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
永戒該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奏爲遵　旨指名事奉
聖旨倪文煥旣係五虎之一着法司一併擬覆
具奏該部知道

○中書房監生王之鼎爲城狐作祟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着遵前旨該撫按速結具奏許
志吉生事害民着撤回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題爲逆奸在邸贓私
事奉
聖旨覽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贓私旣經籍沒有
銀兩等箱現貯兵馬司庫中郎着該坊官照
數解進餘依擬變價助餉對君有體是後邪
議褻語不許入疏瀆聽該部知道

○保定巡撫奏爲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魏良棟等旣經緝着法司行提正罪
其未獲魏希堯嚴行緝拏傳之佐楊祚昌有
無冒濫并着吏兵二部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奏爲奉　旨籍沒事奉
聖旨覽奏田爾耕籍沒贓私銀兩金玉等項旣
嚴核無異着差官照數驗明解進助餉其房
屋雜糧等項另行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禮科復陳逆奸之斥事奉

聖旨崔鐸係巨奸崔呈秀之子同惡相濟豈得
復玷賢書着將崔鐸并肖錦衣之子查明槩
從褫革并送法司究擬該部知道
○大理寺卿張九德題爲惡生抗旨事奉
聖旨陸萬齡等着監候處决戴明德依擬該部
知道
○兵部題爲奸弁擅權殺人事奉
聖旨覽奏張體乾羅織無罪旣確着送法司從
重擬罪該衙門知道
○戶部題爲總督內監裁革事奉
聖旨涂文輔附逆縻貲已經遠斥廳所公署着
兩部變價還庫其繳回勅印卽行銷毀該衙
門知道
南京國子監祭酒羅喻義直陳惡生造事
事奉
聖旨邀來士風狂逞匪夷敗類實煩有徒這樊
元脩等借事媚權挾師叛教於法豈容着行
南京法司提究分別正法具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爲權奸伏辜事奉
聖旨覽奏權兇柄事賄賂公行大滿清議深可
痛恨李寓庸許其進劉繩祖俱着該部議處
來說梁夢環着冠帶閒住喬應甲撫秦穢跡
多端再加勘議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陳乾陽題爲結璫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合郡鼎沸吳孔嘉新進詞臣不
思守分讀書乃翼奸播惡大違公論本當同
許志吉究問但衆起父仇或不意毒流至此
姑着削了職爲民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舊餉缺額事奉
聖旨權奸剝削軍國以肥私室旣經籍没所有
房地自應變價充餉在內五城御史在外各
該撫按務將房屋從實估計變價解進以補
缺餉不許仍前賤估該部知道
○太監張祁詔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
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

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刑部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厮役憑藉寵靈睥
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不妄分茅土逼
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雖逆婦
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
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
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
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

州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
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
地面永遠充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
鵬翼崔鐸崔鑰既係孩提無知准釋放以彰
明廷法外之仁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爲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逆盜權陰謀叵測凡厥黨與所宜嚴懲
這五虎五彪既會議的確李夔龍吳淳夫倪
文煥田吉行原籍撫按照數追贓解助邊餉

完日發附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都着
原籍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
撫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以爲
附權蠹正之戒該部知道
○刑部等衙門題爲奉　旨勘問事奉
聖旨覽奏劉鐸一案羅織衣冠駢首西市獻媚
權惡立斃多冤洶洶人共憤其罪豈可勝誅
張體乾律斬谷應選例絞允當着暫監候處
決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野臣曰按逆璫肆虐一時外廷黨附天日爲
昏賴
聖明御天漸次掃滌恭誦
諭旨懲奸癉惡皎如日星咸傳
欽案前一諭經
皇上面命閣臣遵
旨撰擬係華亭筆諸人因是深恨華亭借東江
題搆陷不測計成一網仍賴
聖鑒獲免黃石齋中允疏語曰逆案而言封疆

俾諸臣之芟夷逆黨者無端陷入封疆之內
亮匪無見而云然也

納諫

臣聞從繩則直借鑑則明檻折裾落盛朝之所罕覯鱗批耳逆明主之所未有以石投水理固然耳昔止輦而受炎祚彌永盥手而讀李后有譽我

二祖開受言之路

列聖弘納誨之益咸垂鞀鐸並藪山海逆闢竊柄舉國抱葉追乎

聖主龍飛羣彥鳳翽鷹鸇之逐

採及予衿葵赤之獻茹此衆正封事朝上瀸澤夕下吁咈之盛何以加茲撰納諫第九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踐祚以來宵旰綦理諸凡政事利弊人才賢否亟欲兼得周知以故諸臣建白無不虚懷茹納冀得要領卽見施行其以所開言路盖不啻殷巳諸臣敷奏必切實有鑿鑿可行乃于治理有裨若陳詞冗雜徒悄技蔓朕

無敢焉昨諭科道諸臣嚴加申飭正爲宣收
忠益初非厭薄讜言頃天變頻仍京師地震
宣大之間猶甚日光雷霧種種示異三秦旱
魃浙省水災悠不忍聞朕終夜以思深用祗
懼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事堪憂一切
整頓救寧實惟嘉言是賴爾大小諸臣其滌
乃肺腸各傾忠藎務求精白之忱弘抒剴切
之論或酌見人之賢否摹擬必得其眞或洞
悉事之利病條奏必中其竅朕得于省覽一

見了然斥陟與除確有依據使天下受言之
利而爲不病之需于以恢弘化理弭戾召和
于朕宵旰憂勞側身脩省至意庶幾無負爾
大小諸臣亦與無窮之蹈嗚呼苦口而利于
行必求諸道言忠而期底績要在必行爾其
嘉猷時惟良顯欽哉故諭
○大學士韓爌等揭帖奉
聖旨朕加意蕩平久已擯弃門戶不許言黨諸
臣才品臧否職業修廢朕自有鑒衡何分畛

域以後各務洗滌一體虛公共偕大道其積
生意見妄起戈矛借題制人罪在不宥惟炳
等疏原欲召對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察别在
逦沈惟炳着作速料理該部知道
○工部營繕司主事　題爲天道旣一事
奏
聖旨這本說用賢才核職業循名責實化異爲
同是當今第一要務所言各衙門事理亦多
切當着實申飭覆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奏爲　聖政維新事奉
聖旨覽奏內高弘圖因事陳言具見忠讜着該
部酌用劉志選奔競權門姑着回籍爲民起
用王永光撤回李明道等俱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山西道御史爲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勸召對以杜僉邪廣考選以弘言
路皆有裨新政可行各奸旣除廢弃宜復劉
鐸昭雪已有旨了張體乾自當重處黃承昊

等以門戶削奪的着與議起用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題爲刑賞之案事奉
聖旨這本說起廢籍雪寃獄已有旨着部科道
從公會議袁崇煥趙率教即與起用封疆事
大修防正急在事諸臣自宜一力擔當悉心
料理以保萬全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爲　聖治方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安民各欵俱切實可行責成撫按
之說猶是着實申飭行咨訪時政淸心寡慾

有裨朕躬知道了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題爲國是淸明事奉
聖旨據奏統均得人宜擇司屬講學何妨明斥
匪類說得是見在推知倖序及期者着查例
一體考選其廢籍諸臣即與酌議起用該部
知道
○湖廣道御史蔣守藩奏爲　聖主燭奸已
發事奉
聖旨大奸旣去衆正宜登這所奏削奪諸臣從

公分別逮繫株連確查寃恤俱有旨了該部
知道
○工部虞衡司郎中吳炳奏爲亂賊業已天
誅事奉
聖旨奏內向來權奸殺僇拖累禁錮諸臣已有
旨寬卹分別錄用舊輔臣爲奸惡削奪着即
與復原官該部知道
○吏科給事中魏照乘題爲枚卜之典旣隆
事奉

聖旨枚卜求賢自昔所重金甌盛事傪爲美談
朕俯採公評仰忝天意虛公處愼不敢自寧
惟務忱恂事人以爲社稷生民之利這所奏
四事詳覈勉勗新輔亦自得體著爲例增入
會典永爲遵守召對係先朝故事朕自當舉
訪之該衙門知道
○簡討項煜奏爲　聖政千載一時事奉
聖旨這奏去奸起廢恤死釋成諮賍等項知道
了李實業經處分文震孟等與袁崇煥已有

旨起用其未用的并與議復許志吉以勘黃
山一案肆行貪橫着該部撤回重加議處其
許志才吳子勝等殘虐地方卽着該撫按提
問追贓正罪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題爲重以天和事奉
聖旨朕勵精圖治奉天無私大小臣工亦宜靖
恭爾位共襄大道說得是被斥諸臣務酌核
本末以定用其追贓一事拖累堪憐這熊廷
弼妻楊漣母都着寬釋贓銀免追其梅之煥

程註贓銀該撫按卽與豁免具奏該部知道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爲明旨和衷事奉
聖旨這本說臺省議論貴平銓曹執持貴定甚
是得人用人要領江西湖廣人才摧折已多
朕甚憫惜一應廢弃諸臣如果誣陷有據人
望咸歸者卽與復官候缺實補其物議彰明
者不得借題起用工曹加銜太濫吏部一併
清汰具奏該部知道
○廣西道御史梁㶊爲　聖主用人事奉

聖旨這奏會議諸臣被譴被削者不必槩借權
璫爲題還宜酌量材品此亦虛平之論至起
用分爲三案猶得考功之法程課職業俱屬
可行該部知道
○都察院爲仰遵　聖諭事奉
聖旨覽奏條議具見救時遠猷邇來有司積穀
半充橐槖深可痛恨今後除該撫按濟邊正
額外地方官盡準時價收穀入倉以備荒年
仍着撫按不時廉察違者重治破情面絕餽

餽以嚴懲僞吏猶得循名責實之法盜賊縱
橫上下相蒙養亂可慮行撫按官勒限消弭
有司覲畢卽速赴原任安輯地方不許枉道
囘家士習囂凌今已至極其副榜希圖會試
監生乞恩尤爲近例所無着該部立案勿行
其聚黨把持衙門者督學及緝事員役嚴行
究逐未朝覲官員經留用者着條陳兵農要
務揭送戶兵二部精擇類進朕將採天下公
議究治安之策該衙門知道

○吏部題爲遵奉　明旨事奉
聖旨吏治臧否關世道生民覽卿奏具見精核
糾劾貪墨是肅清吏道第一着行省直撫按
官申飭道府等官凡有司賍跡顯著的不時
開報即與叅題如道府等徇情庇貪事發一
併重處用人宜破方隅勿得起炎遺冷以乖
政體說得是以後凡經撫按彈文察官不許
奏辯其奉差部司于地方如有關涉撫按官
一體奏劾該部知道

○大理寺少卿姚士慎奏爲循職攄忠事奉
聖旨覽奏奸孽魏良棟等已逃着該衙門嚴行
緝獲以正國法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揚以
言官勢傾宮府罪雖自取既經恩卹着作速
會議開釋毛士龍着自行投到法司與從寬
結案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陸獻明題爲　聖政方新事
奉
聖旨學問須資召對是有關朕躬事當採行之

薦舉宜擇眞才眞品不得厖雜以起議論
祖宗成憲具備各衙門只合恪守情面何可輕
徇叢虛餉汰冗員亦節財要務今後內外各
官着加意清楚悉杜濫觴民膏浸竭一切無
名之徵已量停止有司還着實振飭遴黜二
方師老財匱急圖勦滅以與休息深合朕心
一併具覆該部知道
○禮科給事中李恒茂題爲
聖主圖治方殷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往日諸臣官誥削奪宜仍給

還者速行補給昭朕曠蕩之恩遠方關係封
疆科道官各舉所知以備採擇起廢一節先
儘題差典試推升三項外其餘人多缺少銓
臣虛平自能酌量除補陸續疏通所薦大小
諸臣或起用或應推升都着該部一併看議
本中顛字楚字俱錯寫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四川道御史爲　聖主求賢若渴事奉
聖旨年來羣臣水火相尋無有窮已傷國元氣

朕甚悉之這番起癈必得特立獨行絕無依
傍者以爲前茅無使占風影之徒翻覆交構
說得是本内所薦多孚輿論着即與分別議
覆起用該部知道
○原任御史方震孺奏爲孤臣即日事奉
聖旨方震孺備經苦毒已蒙開釋其規勸諸臣
持論亦平知道了在京在外監禁多人應否
照數公審法司確議來說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戴　　爲泰運方開事奉

聖旨培元氣是治平要務諸臣但能同心盡職
曾何意氣議論恩怨勝負之可爭近日薦舉
厖雜邊才未確今後科道官非眞品非實與
身歷邊塞籌略者都不許徇情濫舉這本說
得是該部知道
○侍講倪元璐奏爲公議自存事奉
聖旨覽奏三案兩端之議原當並存但已有實
錄自不必復增要典且免設史臣編纂苦心
則其論斷之有難倫作在史臣亦自念之這

所請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史館諸臣詳議具
奏聽朕獨斷行
熹廟實錄着擇期并館纂修務以平心存其兩
是餘諸臣亦各宜和衷共借大道這疏持論
虛平有裨時政該部知道
○廣東道御史爲廣厲正直事奉
聖旨覽奏癈弃之錄宜早考選之頒宜亟邊將
之升宜酌至于簡核品深職業皆當以正直
忠厚從事說得是非土荒曠墾闢可於沿邊

屯種有資防守着該地方撫按有司官商酌
便宜該部知道

節用

臣聞漆器作而諍臣進象箸御而哲人歎豐約之際古昔所慎然百金之費無取侮責三澣之服靡致雍熙早晚異時本末殊術絶源墐孔端有待焉我
皇上鑒封靡于周詠
象損節于大易文錦止供爰息闔豎之擾珍饌減御時省中人之產凡所裁縮咸克儹餉

素風是鶩允勵羔羊之節儉德爲纓佇繫豺豕之頸茅茨土階方斯侈

已撰節用第十

○工部爲欽奉　勑諭事奉
聖旨據奏慶陵工費錢糧拆卸兩陵數目甚悉
先帝陵寢俱着依此爲式然經費至二百餘萬該部宜極力措處該監司督工在事諸臣及經管科道官務要加意撙節早襄大典以慰
朕懷該部知道

○欽天監監正葉震春題爲建元鉅典宜新事奉
聖旨據奏進曆期迫更換年號未能即完准改于十一月初一日行其御覽進內日用刻印不必寫冊以省工費餘依擬該部知道

○工部爲傳奉事奉
聖旨覽奏該部領出帑金五十萬兩節省經營
先帝陵寢知道了內失銀一錠雖責委官賠補還嚴行地方官追緝疏內犯御名着改正行

以後務要敬慎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爲陵工浩煩事奉
聖旨覽奏陵工費煩府庫如洗節省那湊委是要法奸璫祠宇在京在外槩從拆卸變價助工至收用餘剩磚石查取殿工架木及催各處事例銀兩皆屬可行而恤商免扣尤當嚴加申飭行該部知道

○錦衣衛左都督鄭士毅奏爲遵　旨覈濫有緒事奉

聖旨該衛官屬雜操清汰宜詳其闒茸色役亦
須人有實用不得以舊額三萬為言還會同
兵部科道細加接剔具奏該部知道

恤民

臣聞大師維垣丘民為貴昔山東父老屢
聞賜租之詔江南赤子靡靳告糴之請矧
夫倒懸乍解湯火初出等雲漢之孑遺悼
萑葦之鮮飽者乎我
國家熙洽累葉兵革罕覩成康之盛庶幾見
之自逆豎播虐海內騷動箕斗之困踵見
犴狴之鬼夜泣否極而泰厥生
聖明黍谷之煖律惟一吹時雨之降潤訖萬井

丙柄罷把彌
慎司牧之選甫冠釋縶更
著平反之令
豈第君子民之攸塈撰恤民第十一

○三法司接出
聖諭朕嗣承
祖宗洪業奠輿萬方維新既以普惠羣臣因而
勤思民瘼日有孜孜焉頃覽刑部等衙門審
錄之疏披閱再三朕心矜惻彼纍纍者雖自

罹厥辜法在不赦據以

上天之好生帝王之欽恤下車祝網猶欲寬其一面況值朕登極之初朝野共沐恩波而繫囚獨遺化外朕何忍與除詔赦外所有兩京并各省直應決罪囚姑且暫免行刑都着牢固監候不得疎縱以昭朕仁愛之意庶使新政陽和雖囹圄僇民猶得沾槩餘恩特諭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

惟是封疆多事徭輸煩重未遑蘇豁乃者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遼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在機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該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力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　天恤民至意特

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百穀之所資者雨故太平之世雨暘以時而禾稼用登家給人足國用賴焉朕甚艷之踐祚以來敬　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

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至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霖霈稍沾而耳濡未足至今五月正稼禾方長之日復爾遭旬亢旱炎熯

難堪稼禾將無致傷小民終歲將何以爲計也爾部可擇日仍前祈禱各衙門辦事官着實修省勿得視爲故事務期甘霖沾足慰朕軫念民瘼至意特諭

○禮部接出

聖諭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原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煙瘴地面充軍兩鄰歇家

不舉者治罪我
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爲此近
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
童稚不堪多至隕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
今以後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
文自京師五城及省直各府州縣藩封處所
窮鄉下邑遍門曉諭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
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正身及下手之
人十五以上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

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
男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
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十
兩里老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
不禁倂行究處倘有强闇他人惟希圖誣賴
的訊明反坐亦不竹息布告中外確行遵守
體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特諭
○直隸宽民李尚志奏爲蠹國殃民事奉
聖旨本內事情着行該撫按從公勘奏該部院
知道
○工科爲部臣情窮事奉
聖旨這所奏事情朕已洞悉着法司從公會審
除大奸大惡人命重情律有明條的不許濫
開其罪本輕原係鍛鍊擬獄的即着與確審
釋放若田爾耕楊寰等俱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戶科都給事中段國璋奏爲國計民生事
奉

聖旨覽奏軍餉庚呼民力亦竭須廉幹有司善
爲調劑使國民兩利此是救時之論其有地
方官借軍興之急陰行誅求以充囊橐此尤
屬非法着撫按不時訪確叅奏該部知道
○刑科給事中楊文岳爲乞清刑獄事奉
聖旨這本說清刑獄一事着法司將二三年來
經廠衛緝拏深文重擬者從公會審務情律
兩合其有株連者與審實開釋其奸惡巨魁
人命重情律有明條不可濫及餘俱有旨了

該部知道
○督師爲危塞異常火災事奉
聖旨龍屯火災異常朕心惕然其被災軍民作
何優恤器具軍仗等項將何添補着該部作
速具覆
○應天巡撫李待問題爲颶風肆虐湖水橫
流事奉
聖旨吳中一歲三災近日飄沒尤酷朕心惻之
這所奏吳江一邑及蟲災最重地方漕糧改
折事情該部即與查議具覆該撫按還多方
賑恤用心撫循以保遺黎該部知道
○刑部郎中沈鍾宿題爲滇軍遠酌事奉
聖旨覽奏滇軍遠戍情苦這矜疑題允的着以
該地方定遠近即情宜極邊的還照常川守
哨側或雲貴亟遣而止該部移咨該撫按着
爲守禦以昭朝廷欽恤至意兵部知道
○光祿寺爲內庾朽紅宜惜事奉
聖旨覽奏光祿寺白糧存積數多浥爛可虞且
蘇松常嘉湖五府水災征輸難辦援例改折
一半深得酌實濟虛之策着該部即與議覆
行
○應天巡撫李待問爲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黃山一案已有屢旨不許波累無辜乃以
歙縣之山派之休寧甚失朝廷安民德意其
的確價值該撫按不妨從實估計具奏以憑
裁奪該部知道
○光祿寺題爲穢濁之大事奉
聖旨這本說驅散惡黨以愼起居朕所自悉錄
才伸抑清裁易濫俱有旨了藏富于民其論
甚正以後有司官除搜括銀兩已經奏報者
照舊解進餘不得藉名措辦擾害百姓違者
重處該部知道
○戶部題爲罷兵就食轉餉愈難事奉
聖旨這兩年運過遼餉草束數目明晰知道了
一粒一束俱民間膏血三軍命脉豈容運官
委官折乾滋弊着督餉部院及餉道司官嚴

加查核收放俱要本色實數如有折乾等弊
即拏究正罪該部知道

○吏科左給事中章允儒謹因選吏之詞事
奉
聖旨方今邊陲未靖水旱不時每念征輸艱苦
夙夜軫懷乃財不在官府不在遺餽苞苴納
級納粟拘拿鉏累種種蠹害小民何繇樂生
各臣受命方新着提起精神實實做事洗刷
弊蠹撫育凋疲有眞清眞惠治行卓異的一

體賜宴其召對上殿候旨行該部知道

○南京禮部右侍郎李孫宸奏爲地震示警
事奉
聖旨留都根本重地災異示警朕深惕然大小
臣工宜圖修省各御史計議撫䘏民隱務修
實事毋循虛文以稱朕克謹至意兩京該部
知道

禦夷
臣聞太原薄伐厥稱上策金城屯守實惟
萬全顧將非李牧椎牛之風邈如主異宋
祖賜貂之恩靡繼戎索罔制所繇來已惟
我
太祖一掃羶穢迨乎
文皇三犁虜穴
列聖代起守在四夷然亟閣片土暫淪左袵建
州小醜尚稽

天討忠臣以之痛心壯士于焉裂眦我
皇上虔師几席戰勝廊廟
攬貴精之義
明在和之戒簡撻千里士鮮飢色興師十萬
無廢操作敵情入乎
目營妙算良有天授玁狁于襄不再駕矣撰禦
夷第十二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赫聲濯美在茲九伐[illegible]軍旅

懲前毖後不惟三令五申自武備之夌夷致
封疆之多故毋照夷情邊務輙厪夙夜焦勞
申飭何啻再三廢弛依然如故即如敖慶窺
邊任其躑躅降夷出口若無藩籬疆圉之疎
玩若斯平時之紀律何在頃者 天心仁愛
顯示咎徵應天以實旣勑交儆而虔修大事
在我猶當戒茹而徹土爾部職司兵戎務嚴
申儆薊昌延豪作何防範宣雲脆弱作何振
起備禦虛實作何稽查城堡傾圮作何葺理

夷情狡詐作何偵探彼此聲援作何策應通
行督撫鎮道選擇將領秣厲兵馬盡心拮据
悉計励勤恪修實効毋飾虛文朕嚴持賞罰
明課功罪鼓舞將士之精神洗滌文武之肺
腸期從前蒙蔽盡去庶方來銳氣一新嗚呼
天道遠而時事邇唯恃預防有其備者無其
患盍圖共懋欽哉故諭
○朝鮮國王李綜奏爲狂虜亟窮事奉
聖旨覽王奏報兵情節深惻朕懷逋同來徃權

宜緩兵非王本意至于君臣大誼皎然日星
王之忠蓋朕所洞鑒夷情叵測戎德無厭其
益勵薪膽嚴加隄備朕亦申令毛帥悉心牽
制爲王犄角彼此協心共收桑榆中朝屬國
共勉圖之
先帝已乘天羣臣請朕嗣即皇帝位以明年爲
崇禎元年另有勑書頒諭該國今先于批答
使王知之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爲邊防要害事奉

聖旨沿邊要害處處宜防這本說的是塔山近
已葺城着嚴加守禦都邑駐牧之地旣空作
何防範勿使賊爲假道之謀至安揷降夷督
臣從長計議已有旨了朕新御極日惟惕然
歷慮邊事切念
先帝簡用封疆諸臣俱可倚任故槩行留用一
應內外督師鎮道等官宜勿墮前勞益茂新
圖惟和惟謹一洗觀望毋執私念核其功罪
以定賞罰着與申飭行該部知道

○督師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西虜來附辭無可絶然人數既多機宜當
審安知非都色二酋結東奴之深謀而東奴
乘寧錦之敗別圖之勝算乎飢附飽颺猶其
淺者也安插得宜無絶其好無墮其奸該部
作速妥議具覆其錢糧馬價船隻各欵俱邊
計急着并與速覆議來說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西虜感畏恩威事奉
聖旨覽奏解到虜夷投降既不可絶其安插宜

審其防範宜嚴此是長慮石畫既巳馬上差
人詢問督師候詳議確妥回奏其馬價等冏
寺湊處錢糧船隻着戸工二部奉行批給俱
屬急着如該部所議行
○兵部奏爲降夷安插事奉
聖旨降夷一節與以舊賞還之塞外此安插之
正也近以督臣分撥既定姑從所請然事體
重大不厭往復卽着督臣再加籌度從長計
較來說王世忠着以原官出關聽委撫夷相

機行事四帥總歸督臣以一調度俱說得是
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插酋侵吞事奉
聖旨是插酋席捲屬夷宣雲患在剝膚宣諭恩
威防範阨塞該督臣同心依議料理邊外羣
夷旣定調停有方無俾闌入以滋後患卽刻
馬上差人說與該督撫官知道
○兵部塘報事奉
聖旨奴逆被創思逞無日忘我據奏結好西虜

狡計窺邊情甚叵測着薊門一帶加意偵探
防備仍將紅夷賊虜等砲安置衝要揀選兵
將朝夕戒嚴其督臣張鳳翼新撫王應豸各
要星夜兼程赴任卽應有舉劾奏繳等事俱
着到任後舉行關内道員缺亟選有邊略的
就近調補該部知道
○督師塘報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狡詐叵測一紙夷書豈是好音
明結欵虜顯是窺伺徃鑒非遠卿總師巖疆

値此氷堅胡騎欲渡嚴飭道鎮將領多方偵
探預設隄防諸要害處嚴加整頓以固金湯
釋朕東顧之慮兵部知道
○兵科爲緊急夷情事奉
聖旨覽奏擦酋擁衆挾賞情誠叵測一面講聲
諭安一面秣馬勵兵務嚴整以待毋得疎虞
這兵餉硝黃係戰守急需着戶工二部作速
措辦該部知道
○督師中報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祖宗原有招降夷人之制載在會典甚明
但時平虜無大志是亦柔遠之法今諸臣懲
于往事總總過慮覽奏東西降夷已經解發
關內宣大各安插訖不絶其向化之路不隳
其竊發之謀具見方略如既相度機權秣勵
以待應發糧餉着戶部速當轉輸遼宜萬分
戒備勿致疎虞餘并着該部看覆
○督師奏爲毛帥已奉 明旨事奉
聖旨毛文龍駐師東江原以備牽制之劾然必

主制其奴方見成功有如聲息不接糧餉虛
糜則孤軍何濟于事覽卿前疏欲毛帥移師
蓋套亦是封疆起見卿既實力擔當必有定
算但此舉安危所係甚大是與督撫鎮道諸
臣從長計議行該部知道
○原任薊遼總督題爲士氣一新人心思奮
事奉
聖旨這本說扼險出奇足爲將士作氣袁崇煥
全城却敵卿能先事保舉誠爲得人若華島
間既經殘破其守備方略還着與計議詳悉
行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爲安插降夷事奉
聖旨覽奏降夷分置山海三屯亦是督師設處
防患至意但移入內地奸細可虞人心易動
關薊宣大並稱重地豈容不熟思防禦還是
延寧甘固沿邊安插爲妥仍照例沿途賞給
口糧以示撫恤該部議覆行
○順天巡撫爲夷虜東西合謀事奉

聖旨薊門多警軍餉久虛兵士枵腹何以禦敵原失年例及未發新餉着與多方措處數萬兩解赴軍前聽該撫分發以濟軍需該部知道

○兵部題爲安酋撫兵已久事奉

聖旨朝廷誅賞一視順逆安位從亂爵土已非其有若能擒彥自効朕開綱一面猶不可失世守倘位不悔悟諸土司擒彥即以位爵土與之一切事宜俱聽督臣便宜行該部知道

○督師題爲奴兵已退事奉

聖旨奴兵東退知卿有備但虜謀多狡封疆事重聯結東夷隄防內地申嚴號令振起士心卿還悉力料理稱朕委任所請不允該部知道

○山西道御史題爲海軋日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端志向廣施爲勤學問朕當力行不倦以圖治安全遼未復軫朕東顧精簡器械嚴課將卒是禦敵急着今脫留策勛府第以待功臣大將張犂庭掃穴之威其自不吝封拜之典至有求必應俱與申飭行該部知道

○順天巡撫題爲內憂已靖事奉

聖旨是恢復遼疆有進無退處置降夷有散無聚繕治牆堡有堅無瑕備蓄邊才有實無虛遴選武臣有真無假嚴明賞罰有公無私該部既議妥着實加意申飭行至糧餉兵甲硝黃各部俱當悉心多備濟邊臣手以資勝算

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三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

崇禎元年六月廿七日丙辰

上召輔臣併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督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召科道黄承昊吳玉入　召侍讀學士張士範日講諸臣肅恭而入閣臣錢龍錫先行面恩禮

上傳諭召閣臣一一皆進檻內

上手一疏出示閣臣乃御史吳玉言錢糧弊竇疏也

上曰此疏何如　臣李標對曰此疏極徹　臣周道登對曰所請諸弊在內者着各衙門詳悉開具在外者着撫按衙門照數裁革尋

命御史自讀至中篇

上問弊竇俱是實否　臣玉對曰歷年弊竇俱實

旨之讀畢取進

上復以原疏詳覽再問曰此疏皆實否　臣玉對如前

上曰何不指名來　臣玉對曰此弊竇非一人非一事相襲已久難以指名

上奬諭之曰如此疏具見忠誠大破情面　臣玉謝恩而退

上乃命侍讀張士範讀所奏館額蒙恩再加疏至龍飛首科選庶吉士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

上語士範曰此旨從何而來　臣士範對曰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

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因取疏出示閣臣

上怒曰誰洩朕旨閣臣標對曰此疏實士範所作當時東閣會議之稿有增六名致有此疏

上曰誰教東閣會議又曰明綸未出何以知之

臣鴻訓徐奏曰東閣九卿科道會議實曾上聞　臣龍錫奏曰所傳之旨與所擬之旨不同　臣等所擬原無以示優異四字

上曰此疏誰作士範對曰新進士張星
上曰既知張星名何又云不與知士範對曰疏
入後始知之
上詰責士範至再臣鴻訓奏曰此新進士功名
念急以爲此舉也
上乃命查寫旨人來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士範
謝而退次出給事中黃承昊所奏疏令讀之
上側身聽之讀至京支雜項錢糧
上曰京支雜項何以如此臣承昊奏曰太倉庫

所列京運緊載各衙門多寡之數甚詳乞
皇上勅各衙門逐一稽查回奏以憑處分讀至
加餉　召戶部侍郎王家楨問曰承昊所奏
是否何以增額至此臣家楨對曰以
皇祖出數少而入數多故太倉積至七百餘萬
乃內帑充積無算後來看得財貨太輕每歲
邊臣請增額餉輕輕應之年復一年遂以成
例出數是以不與入數相合讀至条其變亂
鹽法

上問輔臣此一疏何以不票又問
祖制如何便變臣道登奏曰
祖宗朝開種鹽引各邊屯田便無年例年例不
足復有民運粟目貴軍目饑臣鴻訓奏曰臣
等正欲有言議復開屯種引之法乞將此疏
立作一条但中有一句未妥臣于此外朝見
之當與相商
上問何句臣鴻訓奏曰中言古錢稍異不用此
句未是今河南山陜皆用大錢若遽廢之于

民不便此乃書生之見承昊亦奏曰臣一時
臆見之悞誠如輔臣之言鴻訓因奏請
皇上勾去此一句
上曰卿言是復諭承昊以後上言合宜一切遵
照
祖制更諭改票臣龍錫奏曰事例開納一節屬
戶部覆因大工改爲戶七工三然戶部餉銀
須精鏐工部商人對支或有品物成色人皆
樂趨故工部上納者多而戶部絶少今大工

已完宜竟歸戶部着侍郎一人爲專管一年
可多餉幾十萬
上曰事例不得已而開 臣 龍錫對曰 臣 等連日
在閣討議正爲此事欲上一揭爲定
上允曰今後事例俱歸戶部 臣 家禎隨叩首謝
臣 鴻訓奏曰內庫物積剩有餘如麻鐵顏料
之類可以准折充軍餉
上猶未允 臣 承昊奏曰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
不修之故 臣 因疏詞不敢冗長故未暢所欲
言前禮部郎中陳懋德有疏言之極詳乞併
臣 疏下工部行之
上問水利何爲不修是何地方 臣 承昊對曰是
蘇松地方閣臣道登龍錫並奏曰 臣 道登即
蘇州人 臣 龍錫即松江人水是東南一件大
事但修理須要錢糧懋德本內說停止織造
一項錢糧已經助餉原設有開河銀兩
上問幾何閣臣對曰亦不多 臣 等前已擬旨撫
按酌議具奏

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 臣 龍錫奏
曰 臣 等惟恐擾民故欲行本處撫按酌量
上曰水利事着公議來奏 臣 標奏曰這戶部侍
郎王家禎實心任事饒有心計乞與尚書畢
自嚴專任俾同心調劑財用不難足矣 臣 龍
錫又奏曰兵部事體要吏部接應如戶部叅
罰一欠糧官吏部不相照應戶部如何行得
去
上曰此即是久任責成的話前已有旨了 臣 鴻
訓奏曰新到二臣皆老成 臣 在閣中辦事無
一毫支蔓俱是眞品若非
皇上大福何以得此
上然之
上諭諸臣暫退四輔臣復跪
御案前懷疏密奏久之語秘密莫聞
上賜諸臣茶
上復御平臺出宣府巡撫李養沖疏以示輔臣
蓋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憑中引葛九思

王國興爲言

上曰邊情緊急危在旦夕朕兩次着旂衛緝探何得有假

祖宗立廠衛衙門豈屬虛設且國典戶傳此有旨意九思內臣此乃旂衛何得相比臣標奏曰廠役不宜輕差

皇上此舉須當愼重又疏中言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欲賂之愁物力之難勝撫臣之言亦自有見

上以疏授吏部尚書王永光讀之問此疏何如

臣永光奏曰此疏誠屬輕率然其意自無他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大同一帶地方果被搶殺只着按臣從實勘報旂尉可無遣又奏大同城外田野村落虜至不及收歛人口頭畜事誠有之幸城郭得完所全實多語至數千百言

上曰朝廷養士資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請兵請餉不止

上又曰揷酋殺戮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仗一喇嘛講欵文武官何用且不令虜輕中國耶臣鴻訓奏曰

皇上中興正如元氣一般漸漸薰蒸久自透徹今且慢慢做去喇嘛講欵誠不可以示後世然虜中酋信講欵亦是一時權宜臣在晉奏曰自古漢唐極盛之時匈奴入犯皆相機權應變不全仗兵力兵力與匈奴不能相敵

上曰中國非匈奴之對敵我

二祖何以掃蕩胡虜還是文武協心臣在晉奏曰

二祖開天闢地彼時兵力甚强財用甚廣又有開國名臣是以所向無敵今承平日久不如往時宣大自欵虜以來五十餘年不知兵革一旦虜至如何猝能整頓

上意弗懌臣鴻訓與諸臣復從容奏曰如有王者興必世而後仁論語中有是言願

皇上細細尋繹又奏曰如此纔是中興

世廟當時無一矢之遺何得謂之中興
皇上即位先有遼東淪陷焦心勞思宵衣旰食
以圖恢復纔謂之中興又曰
皇上龍德正中國本已立臣所以不憂
上意始解因諭虜報已久邊備懈弛邊臣宜任
其責臣鴻訓奏曰須看受事淺深臣在晉奏
曰自有遼纍來十載于斯九邊士馬調去援
遼死者不歸歸者不就行伍行伍单弱所從
來矣今各邊月餉鈌至數月有欽至三十個

月者兵如何得足
上問三十個月鈌餉是何鎮戶部侍郎王家楨
奏曰是延綏
上曰鈌餉至三十個月爾部所司何事臣家禎
對曰臣部履之前疏已明
上曰宣大兵士多少臣在晉對曰宣鎮共七萬
九千九百有奇大同共七萬六千五百有奇
山西共五萬三千五百有奇
上問屯田實在否臣在晉奏曰事務至此邊臣

即不顧　朝廷封疆亦當自保性命理無虛
目
上曰講款一面講款整飭着實整飭難道中國
就勝不得他臣鴻訓奏曰大哉王言臣標奏
曰先有戰守之具然後漸以議款臣龍錫奏
曰先要嚴防禦然後講款方可
上然之又手承天守備太監魏相一疏示閣臣
曰前有嚴旨二次何故不遵好生可惡着改
票又曰事雖小不遵旨大

上召戶部王家禎諭之前已有旨褒嘉今又閣
臣薦舉家禎叩頭謝恩奏曰臣仰見
皇上圖治之心甚急臣有所言
上出御案而聽之家禎奏曰今日國家重文輕
武指揮千百戶不及一秀才邊備之廢此一
弊也遼事之起九邊士馬盡于援遼延至今
日不但無兵并無馬無盔甲無器械
上問便可整飭否家禎對曰天下無不可為之
事如何整飭不得從此步步着實做去自有

成効因薦兵部尚書王在晉曉暢邊事且悉
諸邊戍之苦又曰自有遼事以來每年加派
六百萬今十年矣豈不是六千萬
皇上試思六千萬從何處得來盡是小民脂膏
以此思之苦不可言是可知矣
上曰加派不行於時不得不加已派不得又加
上又諭今邊疆失事只参總兵等官難道有功
不陞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隨諭言官奏
疏每日六七十本皆悠悠不是起廢就是保

朕躬殊爲可厭臣鴻訓奏曰薦舉着實要申
飭臣在晉奏曰科道官奏疏臣見其煩然可
採的望
聖度優容
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光諭曰卿清貞正大海內
所知一切會推當十分選用真才如撫按尤
爲緊要爲民父母用得其人則天下安永光
叩首謝恩奏曰近來薦舉太濫
上曰都是徇私永光奏曰　嚴旨未見欽遵再

乞
天語申飭吏有一事近來以考察論劾去的都
奏請起官本部查出二員望　嚴旨處分
上曰明奏來
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
爲情面臣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臣
鴻訓奏曰謂是沒有執持依徇人情的意思
上曰人生天地間以何爲本臣鴻訓對曰人之
生也直直則不徇情面矣

上召五府科道官諭曰前者郁成治欺朕冲主
隱語相欺姑示薄罰以後如有效尤當以
祖宗成法治之乃　召刑部侍郎丁啓濬問曰
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臣
啓濬奏曰李永貞一案係奉
旨會九卿科道中府會問據實回奏
上再問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臣啓濬言李實
李永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
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王永光永光對

曰李實初亦未承及用刑然後承認
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被魏忠賢追取
印信空本係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臣
啓濬對曰威福出自
朝廷一憑
聖裁
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彪緣何
不問他決不待時臣啓濬對曰虎彪除崔呈
秀許顯純外並未解到

上曰未到何人啓濬一一指名奏聞
上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
等李實又次一等隨 諭刑部以後有疑惑
不妥的不許定罪啓濬叩頭謝恩
上諭吏部等曰卿等實心實事無徒紙上虛文
以慰朕圖治之意
上諭閣臣曰卿等同心竭力擔當朕爲卿等主
持無負朕倚毗至意
上起還宮時暝色在觚稜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九卿官翰林院
起居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
官總協錦衣衛堂上官來 平臺召對 特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侍讀學士張士範內
閣中書二員日將晡諸臣肅恭而入
上召閣臣閣臣皆進檻內時見
天顏和霽
聖音清亮

上手一疏從容詳覽乃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
銓政八欵以示閣臣遞閱閣臣李標對曰此
疏極悉弊竇尋 召永光褒諭
上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這所條陳深于銓政
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行無
徒紙上空言永光叩頭謝而退
上復手原疏把翫次出韓一良勸廉懲貪疏覆
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讀畢
上復命再讀後一段又 命閣臣閱一良疏臣

標對曰此事臣未敢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
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眞不成世界所以宜
有此疏
上顧西邊云卿奏臣道登起奏曰此弊相沿已
久臣龍錫奏曰此積弊實不能盡無臣鴻訓
復奏曰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
上問交際謂何臣鴻訓奏曰交際如親戚朋友
饋送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
可以數計臣龍錫奏曰此等納賄的自然該
重處

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
格擢用關臣言事在吏部
上召永光如前諭永光叩首承 旨次永光又
奏曰貪贖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
之近自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之大僚會推
司道府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必期
無負
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受事僅二十餘日科
臣露章必有所指不知是臣未受事前抑既
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貪婪
者時有之
皇上命科臣擇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
官之戒
上復召一良曰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
着據實具奏一良對曰臣未敢深言
上曰如何未敢深言一良曰如今且未敢言待
插酋奴會平後具奏

上又令指名奏來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
也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
上詰責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臣標具奏
曰宜令指名一良復對如前臣龍錫奏曰一
良疏中原有納賄之尤者
皇上之威如雷霆但是罪過發露明白必不可
放過他
上正色曰限爾五日指名奏來
上端坐良久手于匣中出一疏示閣臣曰此李

實籍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卿等可詳觀之
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閣臣等詳閱良久
奏曰果是墨在硃上
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　命傳九卿科道遍閱
旨應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上命賜諸臣茶復　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餅菓須賜諸臣畢少項復　召閣臣吏部
又召韓一良詰奏尋與閣臣密語移時二記
注言以內臣云未奉

上傳示不敢入來屬筆但臣等遙望
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
上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
餅菓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
命亦未經宣召承　旨臣不敢具載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七月十四日癸酉
上召對記注日講官丁進李明睿恭記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督師袁崇煥吏
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等官錦衣衛堂上
官來　平臺召對又　召四川道高欽舜雲
南道毛羽健內閣中書二員日踰午
上御平臺諸臣行禮序立特宣督師袁崇煥
上曰奴酋跳梁十載于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
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胡方畧具實

奏聞臣崇煥奏曰所有方畧已具疏中
皇上千古之堯舜行此不難臣受
皇上特達之知注臣于萬里之外臣六年前蚤
已期定倘
皇上假臣便宜計五年而東夷可平全遼可復
以報
皇上
上曰五年滅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
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

福四轄臣俱奏云崇煥肝膽意氣識力方[illegible]
種種可嘉真奇男子也臣鴻訓又奏曰臣于
私寓叩其作用威畧寬嚴真堪副
皇上閫外之寄臣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
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力主持崇
煥謝而退
上又出御史毛羽健所奏請蘇驛遞一疏令其
朗誦畢
上示閣臣曰朕覽此奏驛遞困疲已極小民敲

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
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其假勘合
白牌馬票奉旨俱行禁止閣臣領旨出
上命閣臣而下俱賜茶菓瓜餅諸臣叩頭謝恩
暫退時
上親評章奏御筆淋漓目無停瞬手不停批
尋又召閣臣記注官入臣標等即捧所票
毛羽健疏呈覽
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
語屬含糊復命改票
上又謂閣臣曰卿等凡遇本章須要逐款票擬
勿得遺漏臣標道登龍錫奏曰科道官條陳
多款有語言平常無當實用者臣等恐煩
皇上省覽故不敢濆擬以瀆
聖聰臣鴻訓又奏曰爲政不在多言議論愈多
成功愈少豈得一槩票擬
上曰卿等旣肯一力擔當何憂不治
上又念邊餉匱乏之躊躇于事例宜歸併戶部次

又覽工部張維樞執爭疏謂軍器急需不可
遲悞准戶七工三之說行之一年着仍歸戶
部諭閣臣訖
上又覽戶部覆南京戶部疏總督倉場與巡倉
御史各請勑一道諭閣臣曰勑不是輕易
的
祖宗累朝何故不與臣鴻訓奏曰與之是即今
事例戶七工三商人便于兌支競趨工部亦
該與勑一道令兩部司官公同收筭

上然之次又　召崇煥臣崇煥奏曰東夷四十
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
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臣所賴
者
皇上聖明雨露無不栽培雷霆無不挫折臣居
乎打筭又約五年但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
首先錢糧盖自為遼而有加派之新餉臣昨
與戶臣王家禎對面打筭查每歲新餉入數
與出數已缺一百二十萬臣能于臣督屬中

裁省六十萬部臣自措六十萬則不爽不足
矣但餉有舊當新者還臣將新抵舊令臣不
充于用
上召戶部臣家禎奏曰新舊餉原分兩庫近因
北直州縣糴買遼米遼豆動支舊餉宜扣新
餉抵還非那借也邇者廳議已將解到臣部
當儘數解邊且關內外有新餉而無舊餉宣
大有舊無新薊密永津新舊兼有臣部以新
餉發關外以舊餉發各鎮新舊款項絲毫不

差臣崇煥又奏曰東奴為謀已久其器械銳
利馬匹時習非容易可破之虜况工部解來
器械極是要緊勿得茍且塞責
上召工部尚書張維樞諭曰盔甲弓箭鎗刀火
器等項皆禦虜長技爾部製造俱要堅鋼精
利鑄定監工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
堪挨查究治崇煥奏曰臣舊年請工部器械
俱盡刻監督主事匠役等名正如
皇上之旨倘造不如法指名參處臣維樞又奏

曰九邊軍器臣部額派錢糧甚少自遼左發
難另多急需其事例宜與遼陽相終始
上詰責曰爾前如何不奏且事例亦不得已而
用者也又　問閣臣前止言糧草不足軍器
未備昨該部說事例須開一年何又說與遼
終始臣鴻訓奏曰軍器備辦一年便可常用
自今年九月始至來年八月止遼事稍有頭
緒再作區處
上令諸臣起

上又憫念軍士寒苦且云海內加派何時得止
臣崇煥奏曰軍中加一錢糧未必見德偶減
一錢糧便生怨望但當此三空四盡臣敢不
節嗇只于到任後必多方設法如額餉再可
減省得以助工部抵造軍器之資幷馬匹賞
賚間諜俱取足于此雖兵家勝算難料以臣
訂毫釐不差至五年之後餉日以減伍日以
實地日以闢夷滅而全遼恢復只留額餉一
百五十餘萬餘可蠲免以蘇百姓加派之苦
則軍民俱受
皇上之賜不淺矣然而五年中事變不一又要
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用與臣
所不當用之人勿要選用
上乃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面
諭俱承 旨起臣崇煥又奏曰
聖明在上各部臣俱公忠無有不應臣手者但
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夫豈無人即凛
然于
皇上之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
之方畧
上曰朕自主持即有浮言亦不可聽也臣崇煥
再奏曰
皇上既為臣主浮議矣又勑吏兵二部為臣用
人戶工二部為臣轉餉造器臣若不滅除東
夷收復故土何顏面見
皇上至臣學力疎淺伏望

皇上再為指示教訓
上起立佇聽者久之尋 諭曰卿條對方畧井
井不必謙遜閣臣俱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
為縣官不要一錢天生此臣以為 社稷佐
皇上中興伏乞
皇上假以事權與之尚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
尚方劍俱望
皇上撤回以一事權
上然其言傳示該部知道又 諭崇煥早平夷

嗇以紓四海蒼生之困臣崇煥再奏曰
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天地鬼神降鑒臣
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
皇上早結此局臣之作用倣漢之趙充國無異
勿煩
皇上焦勞惟
皇上寬心
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恤士
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虜臣崇煥奏曰謹遵

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
皇上威德必須平夷遂叩頭起
上又問高欽舜所奏軍器令各邊開鑪製造可
行否閣臣皆奏曰可行
上曰何謂可行臣標奏曰各邊爲禦虜計定是
好的
上曰此非
祖制尋又出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叅關內道張
春疏詞

上曰此疏實否臣在晉奏曰俱實
上即命內閣票來復賜茶張燈出科臣許譽卿
疏令讀至黔南後先事李橒楊述中因而漏
綱語以問閣臣奏曰此事已久臣等原在田
間知之未真臣譽卿又執奏曰李橒于安酋
襲滕時曾有金盆之索是以起釁
上又問大小諸臣內御史毛羽健出班奏曰臣
前在蜀中所見最真當貴陽圍困之時米僅
升合而李橒死守封疆還是有功

上曰據許譽卿奏李橒起釁有罪據毛羽健奏
李橒守城有功着九卿科道會議來說
上起立諭閣臣曰卿等傳與大小各衙門凡召
對事續俱要着實遵行無徒事爲徃昔之空
言有不遵行者重治不宥科道官不時指名
叅奏
上還宮復顧諸臣曰須着實行不然即召對亦
爲故套諸臣叩頭承
旨時漏已下二鼓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衛堂上官內閣中書二員來　平臺召對又　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日向午

上御平臺諸臣各行禮序立閣臣李標劉鴻訓率記注官臣丁進臣李明睿奉

旨記注昨止二員今新進二員來奉　召不敢

入

上宣臣金秉乾臣傅冠叩頭畢

上手出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一疏示閣臣臣標臣鴻訓奏此疏核兵請餉俱有次第隨

命子璠宣讀至邊臣虛冐等語

上召戶兵二部問兵餉何以冐濫至此戶部侍郎王家禎奏曰兵餉冐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累次請添兵增餉積弊已非一日兵部尚書王在晉奏曰國初有屯鹽之法今俱久廢所以日見餉多

上曰屯鹽廢久今兵與餉通不相似臣鴻訓奏曰屯鹽之法即古寓兵于農之意伏乞

皇上留意封疆如

太祖高皇帝立此良法所以無虞不足梁子璠精于屯政前之不預巡方時爲屯差御史其法實實可行

上曰兵還是這些兵餉如何多了臣在晉奏曰

國初設各衛所軍之精者即爲兵軍政今廢

多有募兵故兵日增而餉自此多矣臣鴻訓奏曰畢竟屯自有兵軍不是兵臣標奏曰今軍與兵果分爲兩事了

上又命子璠讀前疏畢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

上側耳躊躕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即勑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又出科臣韓一良前疏示閣臣韓一良第一疏大破情面朕特命抄寫一通卿等幷末一

疏當再加詳看具奏
上復親灑宸翰看詳別疏　御墨淋漓少頃劉
臣捧原疏入奏云一良所指周應秋閻鳴泰
等俱久有物議
上曰周應秋閻鳴泰自有公論何用他參　臣鴻
訓奏曰一良疏所參者俱應重處
上曰韓一良前所指非此如何改了卿等奏來
臣鴻訓奏曰此須宣一良來面奏自有緣故
上召一良至出奉旨指名疏令宣讀至閣臣票

擬乎
皇上獨斷乎
上乃詰責一良曰票擬雖閣臣事主意是朕獨
斷有不合者令其改票如何說朕乎閣臣乎
又　命讀讀至知其署而不知其詳知其人
而不知其名等語
上曰爾既明知有人何不實奏一良奏曰臣所
指人多原爲國家起見乞
皇上將臣前疏下吏部查核自見明白還不止

此數人
上又將一良前疏徘徊展覩　御音朗讀疏中
科道官人多爲抹殺有解曰只要他人淨不
管自巳汚臣惡此名素不愛錢而錢至矣據
臣兩月内辭却書帕計五百有餘金以臣絶
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餘可知矣
上讀至此擊節感歎聲厲臣鄰問一良曰此五
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奏曰臣有交際簿在但
所餽不止一人閣臣又奏曰臣等在閣看詳

章奏其納賄之人還有未經指摘者還　勅
一良再奏
上曰怎麼與前不同一良奏曰臣原說不眞
上曰你說不眞如何上本一良奏曰臣原說風
聞
上曰如何只據風聞就來上本一良奏曰言官
原許風聞言事
上怒曰你以風聞塞責麽又　命讀至張翼明
一段詰之曰張翼明巳下部聽勘何待爾參

一良奏曰捌者是軍情不係紨蒭又　命讀
至所叅褚泰初之事欵内有歌謡等語
上徵哂以問閣臣此人指摘何如臣標鴻訓奏
曰二臣俱未識面但聞道路之口多云此人
有些放肆一良所奏不差
上援筆書改字于票擬上付閣臣乃　命賜諸
臣茶菓暫退有間復　召閣臣記註官閣臣
來以一良疏未及票回奏

上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知有
人今以周應秋等抵塞又牽扯坊官受許多
金寶坊官得此御史欽差所得又當何如速
改票來閣臣奏曰臣等不知
聖意乞
皇上明示臣等方好擬票
上曰他本上卿等豈有看不出閣臣請近　御
前密奏語秘不聞良久
上曰都御史不是輕易的要有實功方可實授
他無實効如何加與他臣鴻訓奏曰臣不爲

皇上惜此一官但爲
皇上賣此一言
上曰安知他爲公爲私豈可輕與閣臣又奏曰
臣等平生迂腐爲
皇上惜此一言
上慍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旣不知其人數何
敢來奏閙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
御史
上怒付令速改票閣臣承　旨而退次　召一

良大怒面叱責曰韓一良所奏䟽前後自相
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拏問念爾言官姑
饒這遭以後科道論人俱要的據方許具奏
不得誘之風聞尋出渠家禎辯疏示閣臣曰
卿等以爲何如臣標奏曰渠家禎濵奏都是
遮飾大同失事極眞彼鄉人盡能言之臣鴻
訓復奏曰彼擁兵坐視狂虜猖獗搶掠男婦
牛羊自是家禎之罪
上曰督撫如何令一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捕曾

十餘萬渠家頑既有罪督撫作何事臣鴻訓
奏曰此事與閣中一樣武臣在外提兵文臣
在內調度
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
相操練平時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
十萬之揷酋卿等試評如何抵對得臣標奏
曰督撫亦不能無罪臣鴻訓復奏曰
皇上責備文臣是絕好機括但此邊事急不得
的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不敢爲不
忠之言自
皇祖靜攝以來至
先帝時一二十年已無政事矣財用何繇得足
上曰而今如何閣臣奏曰而今比前大不相同
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臣鴻
訓奏曰臣性本直率豈敢面諛
皇上就是袁崇煥未到臣等與兵部時時酌議
須要件件接濟他況臣平生讀幾句書只願
皇上爲堯舜之君就如韓一良事亦爲

皇上惜此一言願
皇上留神細思
上命諸臣退 召閣臣標鴻訓密商機務許久
閣臣周道登錢龍錫往
德陵未回不與焉諸臣鵠立階下少頃率諸臣
叩頭而退時初漏下矣

崇禎元年九月十四日辛亥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註官二
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總協錦衣衛等堂上
官來平臺召對又　特召督師王象乾日將
午
上御平臺諸臣進見叩頭畢
上召輔臣入檻內又　召象乾象乾趨伏檻外
上命入旣入又　命前象乾前去　御案咫尺
此先　召對自輔臣外未有　召及檻內者
蓋異數也
上諭象乾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
知督師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略面陳來
臣象乾對曰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
有方略具在疏中
上因問之象乾因言插漢大酋虎墩兔憨與順
義王卜石兎哈喇慎白黃台吉元小王子之
後也卜哈二酋皆是插酋部落其先世歲歲
與插酋納貢自黃台吉與插漢搆兵屢敗插
漢貢事遂絕隆慶庚午俺答叩關
穆宗皇帝封爲順義王開市撫賞插漢部落來
張家口及水星營賣馬買貨屢被卜哈部夷
劫掠多欲報復不意去歲果來卜酋兵敗西
走哈鎮一營俱被擄去白台吉僅以身免東
投奴酋其弟跌各兎等皆不顧白酋愧恨以
死哈喇一營無人統領部夷所餘無幾
上曰方略如何臣象乾對曰朶顏夷三十六家
今日亦當連絡與哈慎可得三萬安插薊鎮
沿邊駐牧爲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塞
外諸夷惟永郡部最强約三十餘萬永郡若
與卜酋合兵似亦可敵插酋
上曰覩酋意似不肯受撫者臣象乾對曰從容
籠絡撫亦可成
上曰禦虜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輔臣劉
鴻訓奏曰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
里
上問退去何處臣象乾奏曰退去直北沙磧中

上又問曰倘款事不就如何臣象乾對曰係叅
夷情緩急又有後先百餘言事關機密不具
抄
上喜曰這纔是臣象乾又奏曰臣統夷插酋二
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
犯薊門
皇祖起用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往諭十萬
之師還解天啓元年奴酋攻陷遼陽
熹宗皇帝召臣還部臣疏討出鎮行邊總督薊

遼諸軍正月二十二日廣寧潰敗二十六日
潰兵難民紛集于　闕下二十九日桃林口
據罕孛羅勢李鐵騎二萬餘欲攻冷口榆永
薊鎮遣游擊閆守信通官王濟胡持臣諭帖
往諭罕酋不覺淚下明日即傳居夷來暈等
道帳一千頂護守關門遠出哨探此山海東
門始開東達寧遠臣又思山海關南海北山
路通一線遠者不過二十里近者七八里奴
兵雖衆能合而不能張用砲打去其不中者

惟是山後諸夷奴酋脇而得之皆坦途也自
山海至喜峰奴無不可入我無處不可防勢
斯難矣臣前遣通官王濟胡等收抽扣兒小
書拱兎三酋皆大部約三十餘萬衆爲我東
鄙藩籬臣出鎮山海者三年畧無風帥之驚
皆調夷之力者也
上和顏傾聽久之乃　諭象乾曰卿此去還與
袁崇煥同心共力因　命起巳又　命象乾
至再陳所見臣象乾又奏曰欲修戰備先養

士卒養士卒先足糧餉今據張曉揭開三鎮
軍士宣府鈌餉五箇月大同鈌七箇月山海
十八箇月枵腹之士何能荷戈
上曰糧餉須要應手因　召戶部入
上問曰餉如何不足戶部尚書畢自嚴對曰臣
部錢糧匱乏從來所入不足供所出各邊年
例者每年少者止發三分之一多者止發三
分之二宣府京運原額年例銀二十九萬九
十一百餘兩天啓五年止發八千兩七年止

發十一萬今年發過二十萬六千九百餘兩
止欠九萬二千一百餘兩大同京運原額年
例四十五萬六百三十餘兩天啓六年止發
一萬一千一百餘兩七年止發一十三萬一
千兩今年發過三十二萬五千四百餘兩止
欠一十三萬五千一百餘兩
上曰據奏往年京運止發三分之一今發三分
之二月糧不少如何不敷 臣象乾對曰 臣未
到地方不知詳細據督臣揭報月餉有缺至

五月六月者故此請餉 臣自嚴奏曰宣大二
鎮民運甚多宣府一鎮該民運銀七十八萬
七千二百餘兩大同一鎮該民運銀六千七
萬一千七百餘兩其餘屯糧鹽課在外目今
月餉不敷想是民運拖欠數多
上曰民運如何拖欠 臣自嚴奏曰民運錢糧原
係各邊督撫着行查催參未舉以致拖欠 臣
昨初任具有舊餉告匱一疏首請督臣查參
民運錢糧盖以各邊民運就近徵解原係
祖制額設 上供京運錢糧尤是後加之數
上問曰民運完欠之數戶部如何不知 臣自嚴
對曰宣大民運州縣鬲遠銀數零星多在山
西北直山東河南之間年來督撫因循未經
查參此後 臣部惟當責成督撫盡法查參以
完舊餉 輔臣李標奏曰兩鎮民運拖欠數多
須着嚴催解納 輔臣錢龍錫奏曰各邊向來
民運不足以京運補之今若全靠京運邊餉
何繇得完須將民運完欠支放數目清查與

京運合并銷算然後邊餉有緒
上然之輔臣劉鴻訓奏曰民運錢糧當令季報
戶部方知完欠之數
上曰還該季報爲是 臣象乾又奏曰 臣所請月
餉錢糧每鎮三十萬雖不敢望盡發亦祈
皇上批准以鼓軍士歡心
上曰既已批准豈容不發因顧問輔臣云何 臣
鴻訓奏曰此事外面已作商量宜委曲措處
臣自嚴奏曰宣大二鎮年例除發過外尚欠

丁卯八月

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

由于親始典闕教衆誼切同心彝章具存肇

稱宜亟我

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襄

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

皇考毓我弟昆蕃華蔓共輝于連枝而顧復各

勤于離裏我

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源遠眇躬荷世

及之庥情亦深于惓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

正儷體之鴻稱舉遷祔之上典庶永無窮之

問少伸不匱之思爾禮部其會官詳議來說

欽哉故諭

九月

禮部尚書　等奏爲尊謚事

聖母尊謚

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奉

聖旨覽卿等擬上

聖母尊謚依議送翰林院官擬撰册文進覽

文書房傳出

聖旨聖母老娘娘遷祔慶陵寢慶陵并墳園着該

衙門各擇吉日作速興工開挖隧道工部知

道

工部尚書　奏爲傳奉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典制隆重應用督催督理等官

着即見在山陵任事諸臣就近兼攝料理務

要恪遵成憲仰妥玄藏慰朕孝思都着申飭

行

十月

禮科都給事中　奏爲　聖母遷祔

伊邇事奉

聖旨聖母遷祔典禮隆重各該衙門供事官員

各要竭誠備物齊心集事整肅周詳慰朕孝

思如有違悞褻慢者內外監禮糾儀官從重

參處該科說與他每知道

二十餘萬目下臣部極力奏處銀十萬兩齎
發王象乾出京其餘容臣陸續催至再發以
完今歲原額從來臣部無全發養今因邊疆
多事不敢拘常例且宣大撫夷銀兩卽在年
例之内前宣撫李養冲有疏曰夷人撫賞馬
價俱取給于年例今事已急臣不敢不竭力
奏發此外舊欠臣部從無找補之例勢必不
能
上然之　命起象乾又請發銀五萬兩以供撫

賞之用如不足再請如有餘奏繳
上問戶部如何臣自嚴對曰此項錢糧臣部原
無額設督臣上疏取給戶兵二部兵部該銀
二萬五千兩臣部該銀二萬五千兩
上因召兵部入　諭曰督臣所請撫賞銀五萬
兩戶兵二部可速解臣在晉奏曰臣部原不
管錢糧并無額編銀兩前銀無可撫給臣自
嚴奏曰兵部有太僕寺馬價臣在晉奏曰
祖宗朝設立太僕寺等原係養馬並非徵價止

因先年馬匹蕃庶民有俵馬之累便于折銀
乃量徵馬價額止四十三萬今透用百餘萬
以致冏庫空虛
上問曰此時如何空虛臣自嚴對曰今歲因
皇上登極所發　皇賞數多以致不敷臣在晉
奏曰馬價留備買馬非備撫賞因無額編借
用馬價然臣在邊款虜今朶顏三十六家虎
墩八大營共費銀七萬兩今濫觴至三四十
萬矣內戶部認二萬臣部二千一萬太僕寺

一年之額過半矣各省又有年例該寺何能
爲之
上曰卿在邊撫虜所費止七萬兩今緣何濫觴
至此臣在晉奏曰七萬兩爲一賞一年有兩
季數當倍此昔年有報疏可查又言今欲起
解實是無銀
上以問輔臣臣標對曰還着兩部酌議臣鴻訓
對曰當通融措處臣道登奏曰前兵部應發
犒賞銀五萬兩今尚未完不若通融那借臣

自嚴奏曰非敢分爾我但臣部錢糧請分匯
之且此項從無額設恐一時通融後以為例
上曰且着戶部措發即補後不為例二臣承
旨退
上命賜茶諸臣叩頭出
上隨御煖閣少坐復御平臺 召吏部尚書王
永光暨王在晉入 諭曰邊疆多事之秋進
賢退不肖正賴老成不必以人言求去宜安
心供職毋負朕意又 召王象乾曰卿年雖
踰八旬精力尚壯朕心嘉悅卿撫插酋于西
袁崇煥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
召畢自嚴 諭曰今後民運錢糧着該季報
部卿據實奏來三臣皆承 旨同諸臣出行
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元年十月初二日己丑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
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速來 文華殿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
西鵠立
上閱袁崇煥請餉一疏 命翰林院官宣讀臣
李建泰入
上召輔臣并六部等官至 御前諭曰崇煥前
去安插錦州軍變可弭今又云兵欲鼓譟求
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輔臣李
標奏曰頃臣奏過寧遠軍士缺餉袁崇煥所
請實見危迫乞允發
上曰內帑空匱戶部有解來新餉如何不行湊
發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新餉歲入不滿四
百萬內仍掛欠每月所入僅三十萬上下一
旦驟補百萬之欠委實不能前已發過七十
三萬日月如流前月未完後月復至今遼途

間遠運去尚有八萬可足七月之數只欠八
九兩月而十月又繼之所以三月如故拖欠
如故
上問關內月餉幾何臣自嚴奏曰關內八萬關
外十四萬五千共二十二萬五十此崇煥題
定之數
上又問兵部關內外兵數幾何兵部尚書王在
晉奏曰關內四萬關外八萬共十二萬
上曰崇煥前言汰兵減餉如何餉金還用若干
臣在晉奏曰減汰之說以來歲爲始今歲尚
仍舊額
上曰刑部亦有贓銀刑部尚書喬允升奏曰臣
部有張凌雲贓銀四萬其餘零星有四萬共
計八萬侍郎丁啓濬奏曰本部贓銀實止五
萬餘盡虛懸不敢槩作實數以悞大事
上又問戶部事例如何臣自嚴奏曰事例除工
部分去外只得銀二萬已借太僕寺作關內
犒賞

上曰事例爲邊餉計今邊事無補陵工尚缺朕
開此事例何用且該部見銀幾多臣自嚴奏
曰庫內見存一萬一十兩
上曰如何只有此數臣自嚴奏曰隨到隨發故
止有此今廣東解銀六萬將至又七庫銀尚
有二萬六千兩一併湊發十萬之數關門內
外一月該銀二十四萬五千兩便該四十九
萬仍望發帑銀四十餘萬臣部外解將至者
約有四十餘萬又臣前以關寧積欠數多請
山東島餉三十萬內扣除津門運價五萬實
該進部二十五萬皆可用以補還
上曰朕在宮中極力節省內費尚且不足今金
花銀兩尚未解到那得有此許多輔臣劉鴻
訓奏曰臣等共議或得三十萬亦可
上曰內帑委實空虛三十萬言何容易輔臣周
道登奏曰飢軍思變目今戶部匱乏須望
皇上慨發以救危疆
上曰崇煥疏內云臣已發鼓鑄本犒賞未知能

弭目前之變否查兩項共有二十萬許旣已
發去矣如何不能弭變臣自嚴奏曰臣部發
去五萬原係關門豆價崇煥有疏此銀尚無
實在不知今補還否此外仍有馬價六萬已
有買馬領去者且道臣郭廣前因兵變權發
紙票今求抵還此數恐仍致拖延
上曰據崇煥揭云初三日卽變今已初二卽此
時發去已遲何救于鼓譟輔臣錢龍錫奏曰
皇上此時允發餉軍聞之必先色喜尚未爲遲

臣在晉奏曰臣昔爲督師軍士如家人父子
然不料今日乃至于此
上曰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
叛不敢者畏其威不忍者懷其德那得有鼓
譟之事臣鴻訓奏曰崇煥到不幾日又值兵
變甫定若撫馭久之當與他人不同
上曰戶部新舊庫銀旣有十萬在途未到八萬
田爾耕贓銀五萬刑部贓銀五萬仍有鼓鑄
本一萬犒賞十萬還有鋪墊馬價在外總算

儘自不少犒賞臣鴻訓奏曰田爾耕贓銀尚
未解到
上取出揭帖一本查閱良久曰傳應星贓銀已
給發其田爾耕贓銀自七月內着令解京如
何今尚未至臣自嚴奏曰此銀近因臣部題
請給發運價
皇上不允已經行文督餉部院解進今尚未到
各項銀又未湊集惟是
皇上慨發帑金

上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
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處朕豈吝此諸
臣皆奏崇煥原是忠肝義膽之人且挾妻子
在邊清節素著定不肯冒破妄用負
陛下德意
上又曰崇煥初至寧遠與軍士仍何仇何恨便
寫無頭帖子要殺他臣標等皆奏曰崇煥先
攙救變必不敢爲無據之詞欺誑于
皇上還望垂念速速接濟

上又曰內帑委實不足有人盜去殆盡卿等那
得盡知今若爲邊疆那用朕豈有愛但內用
甚多且內臣并武臣俸給取辦于此所以此
項今該本部還補 臣 自嚴奏曰
陛下爲社稷計旦夕弭變發此帑金 臣 部敢不
仰體
聖意外解到來一一上償禮部侍郎周延儒奏
曰國家最急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
防兵變前寧遠鼓譟不曾處治流水發餉與
他今又欲鼓譟欲發帑銀各邊倘效尤將何
所底止
上曰卿以爲何如 臣 延儒又奏曰 臣 非敢阻
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呼吸急則治其標固當諭
宜與之然非長策今後還望
皇上下廷臣從長計議籌一經久之策
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
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
上又曰爾等凡事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
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見解來即
如贓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
回奏如此拖欠稽延錢糧何時得足禮部尚
書何如寵奏曰今錢糧取足外解然民運拖
欠者十之一二解官稽遲者十之四五還望
皇上嚴諭各撫按依限催解信賞必罰以天下
財供天下用不患不足
上又召科道等官至 御前
上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
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
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朕降諭切
責有反坐之二字以求實言今又另一諭爾
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
上又曰爾等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
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爲
空文又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 臣 延儒又奏
曰國家事體廢弛已久
皇上聖明豈能一旦整頓邇來即如遼東一事

節省昔時紛紛日議增兵逐日求加餉至今
極難支持臣龍錫奏曰今有補酋之變若依
遼東故事又將紛紛招募所以臣等不肯主
此議
上曰凡臣下章奏朕每朝上夕下原只求做些
實事若朕既批答諸臣各有司存住果亦將
朕旨意朝發夕行天下何愁不治但只是因
循廢閣緩急行止間絕不相應天下何由而
理輔臣皆奏曰

聖上朝乾夕惕千古絕少從此漸有頭緒但願
求治勿太速
上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尚有嘉
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為朕告乃
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諸臣皆叩頭謝罪
曰臣等待罪 闕下不能奉行 德音使糧
餉充足封疆戢寧悉臣等之罪
上曰諸臣各有職掌今後朕有旨意不即遵行
不將實心做事仍前怠玩者朕當以

祖宗之法從事決不輕貸時
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同奏曰
敢不遵 旨
上又曰適卿等所請帑銀朕當酌發須還後不
為例諸臣承 旨鵠立
上命暫退賜茶諸臣皆行禮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三終

頌天臚筆卷之四

東吳野臣金日升謹輯

召對七

崇禎元年十月十一日戊戌

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入

上手出山東道御史李懋芳議兵餉疏　命翰林院官讀訖

上問閣臣曰此本如何　臣李標奏這說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并責成司府良是

上問何以責成司府　臣標奏各布政司各府官都是管錢糧的遞相責成便不得避

上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曰遼左錢糧先年幾何所出幾何何以先年足如今不足兵與餉原額該多少從何年增設多少　臣自嚴奏曰兵馬餉數容　臣查一的數奏聞　臣錢龍錫奏曰要查餉必先得兵馬實數方可奏報　臣自嚴奏曰遼左錢糧原有額數這新餉是後來添的

上曰自有遼事方有新餉當日舊餉那里去了

臣自嚴奏曰從有東事以來有加派又有抽扣等項各處外解不至又有那移去的所以常常不足

上曰如何叫做抽扣　臣自嚴奏曰往年因錢糧不足設法抽扣天下大小衙門人役工食每十兩的抽他三兩解來充餉這叫做抽扣

上曰爾部可查原數幾多何年增起從何抽扣要逐一徹底澄清查明具奏　臣自嚴奏曰抽扣原自不得已而行之　臣標奏曰抽扣信非良法

上曰舊自舊新自新如何不足　臣自嚴奏曰兵馬日增所以不足　臣前日曾造有簡明冊子見在　御前

上曰見了　臣標奏曰向來法紀不明人心愒玩所以難查　臣龍錫奏曰這錢糧還要各鎮逐一查去查了一鎮又是一鎮方得明白

上曰朕記得先日有大工有蓋生祠多少錢糧

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沒
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
許多錢糧下來那里去了臣自嚴奏曰外解
不能全完所以不足
上問曰外解何以不全臣自嚴奏曰外邊逐年
水旱也有一年幾處災傷的又加黔遼各處
多事所以年年不足
上曰朝廷給餉養兵原要有用如今動輒鼓譟
養這驕兵何用臣自嚴奏曰別邊軍多能著

績地方宜設處給發錢糧也還寬裕些所以
不致鼓譟只遼東多事是客兵沒有妻子室
家一日要補還他一日一月要補還他一月
是無可奈何的
上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
臣自嚴奏曰　國初太倉原是不發的到萬
曆間有事請餉說起後來成了例了有事便
來請餉
上曰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都要徹底澄清逐

一查奏
上又命宣讀御史李長春論吏部積弊疏讀至
中段
上命止讀　召問閣臣這所言何如臣標奏曰
銓司吏弊種種誠如臺臣所言臣周道登奏
曰從來吏弊冗積已久非自今日
上曰既如此便當重處如何不票出來處分他
臣龍錫奏曰此論積弊句句均當只是頂首
充餉臣等不曾票出來

上問如何叫做頂首臣龍錫奏曰頂首是下首
人頂上首的應該有幾多銀兩各衙門胥役
皆有頂首惟吏部頂首銀獨多故作弊亦多
若近日將來充餉後來胥役說我們是公家
買的更要作弊了昔年吏部尚書李宗延曾
上疏追頂首銀兩助大工這銀即加在頂首
上故頂首愈重今但嚴究積胥不許作弊頂
首不革而自輕矣
上復徧問諸臣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吏部這

弊頂首從來精明的官也難革他 各要銳意
查革這是吏部官的責任禮部尚書何如寵
奏曰從來吏弊都不曾查得如今
皇上聰明神聖從今分付自
聖諭以後吏部振起精神也不難查
上復于御史疏覽至民以有司爲命官以不貪
爲寶二語朗誦以示廷臣
玉音朗朗因 諭閣臣曰朝廷設官爲民反去
害民若不重處何以儆後

上命賜茶諸臣暫退有頃復 召閣臣等入
召御史吳玉宣奏劾樞臣王在晉等疏至在
晉何如人也
上命高聲讀又至公子親家等語
上問怎麽說公子親家臣玉奏曰他有个親家
一个兒子在這裏說事過錢
上曰甚麽名字是官是民玉曰一个土豪姓[illegible]
一个舉人姓[illegible]
上復問疏中壟斷字面臣玉奏曰壟斷是市上
人登那高處左右望而取財利之意
上問爾所奏果真否臣玉奏曰臣是言官如何
敢欺若欺
皇上便是欺 天便是欺自己心了臣生平讀
書只知不欺兩字
上問閣臣何如標等代奏御史說他生平所學
只有不欺二字又讀至張慶臻行賄等語慶
臻出班跪聽玉讀至開國元勳等語
上問這是怎麽說臣玉奏曰是在晉疏中語也

上微問東班中有聲是誰兵科給事中熊奮渭
出奏是臣說這句話是在晉自家上本的
上怒曰吳玉奏事爾何敢多言奮渭長跪御史
又讀至時局等語
上問何爲時局臣玉奏曰卽當時是魏忠賢的
局面如今是
皇上的局面
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問閣臣何說臣道登
奏曰就前日

皇上問的局面二字他說近日人情局面又問
如何叫做時局臣龍錫奏曰局面是大家公
合的局面據王在晉說此時人情却不究他
即為時局此二字原不妥又讀至妄自矜詡
等語聲音欠真
上曰再念這兩句宣畢
上復問輔臣何如臣標奏曰王在晉屢被人言
皇上宜放他去
上曰事只有一个是非吳玉所奏封疆大事

中樞重任自有
祖宗之法在如何只教他去便了臣道登奏曰
言官奏事或有過當只開國元勳及時局等
語王在晉說的話原不是臣玉奏曰臣是言
官有風聞怎敢不奏聞閣臣說臣過當是那
件過當
皇上命他一一查說出
上問道登曰方纔卿說過當如何臣道登奏曰
他的兒子不在這裏臣龍錫奏曰在晉邊情
馴熟往時在關上錢糧亦在節省一邊只未
見十分執持臣吳玉奏曰怎說在萬山之中
豈不是欺
皇上
上問即如張慶臻一事如何臣玉奏曰就問慶
臻自家
上問閣臣曰改勅事卿等豈不知道閣臣奏曰
臣等原不知
上曰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如何

說不知閣臣奏曰先見的是兵部手本其張
慶臻揭帖是後來出的
上曰張慶臻如何不上本敢送私揭臣慶臻奏
曰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
不敢瀆奏
上曰改勅書如何是小事臣慶臻奏曰改勅書
皆是中書臣原一字不知
上曰勅書豈是妄增的你不出揭中書他豈敢
擅寫臣慶臻奏曰臣只多了一揭

上怒曰這不是你的事是誰的事如何敢來支
辯
上叱之又命　部臣等來這王在晉張慶臻事如
何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履任未久只做
本等職掌却未去訪問
上曰卿等外廷都是知道的如何說不知令科
道官奏兵科給事中張鼎延奏曰慶臻用賄
改勅書是實
上問閣臣這勅書內字是誰添的閣臣奏曰若

臣等要添也須奏過豈敢擅改
上曰卿等將此本揭同諸臣于門外公同議來
奏不許徇情
祖宗之法朕不敢私諸臣出慶臻奮渭二臣伏
跪
上端居良久取別疏細閱又命取各官職名覽
竟親灑宸翰一揮有頃衆臣入奏曰臣等會
議自公應是張慶臻之罪兵部手本也是他
中書添字也是他

上曰怎麼中書就敢添字慶臻領勅書方知臣
玉奏曰中書徇情
上曰原是係賄買的你若不知兵部手本何得
來御史王道直奏曰張慶臻極當賄買是實
上命取手本問面上西房二字是誰批的閣臣
奏曰是臣寫的但中間量增等語因票擬忙
一時不暇細閱
上曰勅書關係不小如何不細閱臣龍錫奏曰
從來是舊稿

上曰此却是新稿這是誰添的兵部具有手本
他如何不知卿等何爲不奏
祖宗有法卿等也有在裏邊的臣玉奏曰這都
是有心之罪不是不知
上曰祖宗之法朕不敢私今都推不知如何叫
做公議
上又問衆臣如何不奏可都奏來科臣李覺斯
奏曰臣是巡視京營的前已有疏參論張慶
臻改　勅書事內并說兵部并輔臣中書俱

有不是處兵科張鼎延奏曰臣亦有疏在
御前若非慶臻有行賄中書如何與他改寫臣
疏中有刑賞不得其平原有這一句
上問奏的是誰鼎延自報職名
上覽職名因取原本命其宜讀至張曉飄然等
語
上問閣臣如何閣臣奏曰大同失事重大是實
上詰曰封疆大事前日如何不説重大人臣何
爲不知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臣等原在林

下未能盡知臣鼎延奏曰如何逮巡撫而獨
寬總督公然不問法之不平莫此爲甚引熊
廷弼王化貞爲言閣臣奏曰廷弼失事廣寧
與張曉不同臣鼎延奏曰原就不同但與巡
撫事該一體又宜至厭薄諸臣等語
上曰朕何曾厭薄諸臣來臣鼎延奏曰諸臣奏
事或一時應對不及望
皇上寬容
上曰雖是一時應對不及也是事體有爲情面
不奏的如何是朕厭薄 命再奏鼎延奏大
臣是
皇上股肱之臣應答不來還望寬容
上曰朕何嘗不寬如票擬未當朕何嘗不知即
如擅改勅書閣臣惡得無罪臣王奏曰當初
主使都説是劉鴻訓
上曰科道官如何説臣道直奏曰張慶臻屢次
用賄不是無因至前是有緣故的長安中三
尺童子無人不知之

上問閣臣曰張慶臻顯是用賄卿等仍爲不知
臣慶臻奏曰臣添這一條所利幾何臣何故
用這重賄
上怒叱之科臣奮渭奏曰臣自田間來纔十日
臣方多日有語未敢説出
上又問閣臣曰王在晉事公議何如劉鴻訓外
邊既然喧傳卿等閣中一處豈有不知方纔
科道官都奏得明白又有何説
上又命科道官再奏科臣鼎延奏曰長安俱説

慶臻行賄是實臣覺斯又奏曰外面都知行
賄是真但主使的不知是誰臺臣道直奏曰
他兩次揭帖都在閣裏
上問閣臣曰若無人主使如何中書敢添一字
上命吳玉再奏曰有揭帖到閣裏自然是真臣
標奏曰臣等日與鴻訓同處並不聞有此事
皇上還要細訪
上曰方纔衆官都說是實又訪甚麼閣臣再三
申辯以國體爲重臣龍錫奏曰此時皆因臣

等不能詳慎致有此事　臣等疎略之罪自
無所逃臣等始終不敢欺
皇上一字鴻訓受
皇上知遇之恩決不敢有此事臣等四人同事
一體若鴻訓有罪臣等亦皆有罪
上曰這罪與卿等無干又命吳玉奏曰外面喧
傳是這等衆臣所奏皆同
上曰衆官所奏皆同不必再辯速擬票來這不
是朕的勑書原是

祖宗的法度張慶臻的揭帖是遞與中書的麼
他揭中語怎麼即　命宣田佳璧辯疏正德
十六年馬軍二子等語
上命再讀一遍讀訖
上又朗誦相應量爲增入批寫進呈及掌西房
非一人等語
上曰這辯得不明白應速擬票來閣臣等再三
奏曰恐鴻訓不真臣等不敢擬票
上又命二班的奏吏部侍郎張鳳翔奏曰張慶

臻用賄改　勑竊弄兵權是大不敬無人臣
禮今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尚敢如此如何推得
中書中書不過聽指氣使之人科道官諸未
必無據
上問奏者何官鳳翔以職名對禮部尚書何如
寵奏曰受賄賂是臣子之大罪
皇上明鑒萬里臣以理揆之閣臣也不應有這
等言官風聞入告原說是外面喧傳尚無的

據
上曰方纔鳳翔說科道之言有據旣有據如何
說不是他 臣玉奏曰外面說主使都是劉鴻
訓
上曰這不是朕意是諸臣大家公心原是
祖宗之法朕豈得私吏部侍郎吳宗達奏曰還
須問科道官所奏事情是虛是實纔好票擬
臣標奏曰
皇上還要細訪恐萬一不眞
上曰衆官所奏如何不眞 臣標奏曰何以爲據
上曰以揭爲據 臣慶臻奏曰 臣憑會典具揭
上大怒曰奸嘴叱出候 旨命閣臣擬票來 臣
標又再三奏曰
皇上旨出將傳信天下萬世不眞奈何
上曰這樣明講還怎麽不眞速擬票來閣臣遂
巡叩首起 臣鼎延復奏曰 臣昨奏堂屬體統
是 朝廷之大經賞罰要平是 朝廷之大
法

皇上命閣臣票出
上曰知道了閣臣侍從鵠立
上目之曰卿等如何不去票來卽給筆硯命于
殿門內擬票傳諸臣暫退閣臣擬票訖趨詣
御前奏對良久語密不聞有頃 召閣臣入
上命卿等都來卿等昨請枚卜諸臣亦請枚卜
須要秉公不徇情面愼簡有才望的會推六
七員來看若關外事體袁崇煥前在朕前以
五年滅奴及淸愼爲已任迄缺餉事須講求
个長策 臣自嚴奏曰自奴酋發難以來邊上
旣設重兵不得不用多餉如今只好去其不
堪者若盡數汰了萬一有急何以備之
上曰遼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成何底止每次
召對原要求行長策卿等如何不奏 臣標奏
曰這个在外邊議來 臣龍錫奏曰外邊用兵
用餉要他自已打算方知多少 臣自嚴奏曰
這還要袁崇煥自已奏來他所請錢糧 臣部
如今不得不與他

皇上前發的帑金　臣　部各處湊去二十萬只有
八月的九月還少
上曰前說危在旦夕急于請餉三十萬還不發
今發十萬如何說就發了　臣　標奏曰還未發
上曰小民脂膏原爲保民只要用得着實復
命二班諸臣奏來禮部侍郎周延儒奏曰軍
士要挾固非爲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
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說今各兵只少他
折色銀兩原不曾少他每月餉米尚可支情

如何動輒鼓譟其間必有緣故
上曰正是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
缺餉豈遂至此前月袁崇煥說日前欲亂如
今又過幾日了　臣　延儒奏曰兵變之說安知
非那不肖的將官不喜袁崇煥故造出這恐
嚇他的言語來搖動軍心方纔部臣說要袁
崇煥自已奏來古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這外面方略要他自已作用請兵餉也在他
自已算計　臣　自嚴奏曰遼東十二萬兵馬錢

糧從天啓元年來已慣了他崇煥如何一時
汰得來的這關外的兵不但防東又防西少
不得要這些兵只關門略少些也罷
上曰關門原來是多少　臣　自嚴答曰是門汚　臣
龍錫奏曰兵只好教他實實選練得精便自
漸漸汰去一時忙不得
上曰既然如此卿等求一長策方好　臣　自嚴奏
曰這長策須要發道　旨去要他議來欽限
一个定數

上問曰如何要添　臣　自嚴奏曰
皇上前發的只了得八月的餉路上去有八萬
完七月之數內帑十萬　臣　部十五萬只抵得
一月之數如今尚在途中九月十月的還未
有　臣　如寵奏曰關內關外向來缺八月九月
兩个月餉昨
皇上所發帑銀并戶部新解僅可補完八月而
九月尚缺目今已十月矣從此陸續解去又
不過補完九月餉銀轉盻間又是十一月到

底缺兩月之餉是戶部終日解銀遼兵終日
缺餉無有了期還須設處即于目前總缺九
月十月之餉則後來所解皆是本月之餉庶
軍士不得藉口然後法盡可行
上曰禮部說得是臣如寵奏曰臣前曾奏
皇上外解不至未必盡欠在民間大半是征收
在官或因有別事挪移借用的或有䝉阻未
起解的或解在途解官遷延作弊種種有之
上念諸臣跪久令起立奏臣如寵奏曰便是差

官守催不過是部屬司官又未必有風力的
且十三省差十三員官又去騷擾驛遞不如
逐年令司府官將各處錢糧造一詳細冊籍
內開解額多少征收多少民欠多少逐項清
算每年遇
皇上萬壽各省直進表官員便着他順帶具奏
自然時日不爽其外邊撫按體統尊事務煩
錢糧支收責在左布政還有右布政最閑不
如要他協同進表官員清冊賫奏為妥臣自
嚴奏曰禮臣之言極是進表官或是分道管
轄有不到府縣官又只懸掌印官造一冊與
他亦不是據臣有疏在御前還是責成撫
按要他督率司府查𢇁明白奏報
皇上事便有歸着了
上曰朕見卿本尚未細覽
上又問閣臣責成撫按與責成右布政兩事如
何閣臣奏曰責成撫按為長臣自嚴奏曰兩
直隸無布政各省錢糧俱屬左布政出入若

責成右布政恐左布政便推開了臣如寵奏
曰錢糧收放自是左布政事但造冊要細心
查核故要右布政佐之
上問閣臣如何臣龍錫奏曰錢糧起解要撫按
先具一本奏報即差官便不敢遲
上曰還要立限臣龍錫奏曰差官之弊極大往
時還有假批假印的但先奏報了便無此弊
臣自嚴奏曰舊時錢糧起解也有文書到臣
部但錢糧極瑣碎也有幾百幾千也有幾十

兩的如要查核還是年終查參總冊某處若
干完若干欠若干解若干便無遺漏
上曰有文書到部也就是了臣如寵奏曰戶臣
說進表司道恐有分管地方不同不如即令
右布政總賫亦可臣自嚴奏曰若有撫按咨
參但各官陞轉不時也有右布政署印的臣
標奏曰布政同是衙門錢糧無論左右布政
遷轉俱要他候代如撫按一般錢糧自然不
差吏胥也不敢作弊臣自嚴奏曰陞任的該

候代方轉的不該候代他久在地方反為民
害
上曰卿說的是又顧輔臣曰卿等到閣擬諭來
進覽臣自嚴奏曰臣部錢糧新舊做兩冊是
從來京邊舊餉新餉加派的自奴酋發難始
有新餉司官管新餉是一員管舊餉是一員
上曰該分做兩冊臣如寵奏曰作兩冊甚好
上曰卿等如此各修實事財用何愁不足臣自
嚴再奏曰臣等仰見

皇上焦勞盛心不敢不竭力擔任但恐才力有
限不能仰副
皇上期望
上曰卿等都是才力兼全的但各修職業把國
事當作私家事天下何愁不治諸臣承 旨
臣奮渭復叩頭奏曰臣久經摧折初入班行
未諳 朝儀伏乞
皇上寬宥
上命出外候 旨諸臣行禮畢

聖駕還宮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溫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註官二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召對

上御煖閣先　召輔臣李標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入商推移時三臣出

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　召入諸臣肅立

召禮部尚書溫體仁曰卿參錢謙益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結黨欺君之罪可是實的麼臣體仁奏曰臣如參人之欺豈敢自欺字字都是實的

上問錢千秋事結了不曾臣體仁對曰錢千秋逃了刑部將金保玄徐時敏問罪千秋並不曾到官

上又舉體仁疏中語欲卿試則卿試欲枚卜則枚卜是怎麼說臣體仁奏曰此番枚卜都是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陞如何起陞如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要枚卜了

上問是真麼體仁對曰真

上召錢謙益問曰溫體仁參卿受錢千秋數千金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可是真的麼臣謙益對曰臣才品卑下學問荒疎濫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溫體仁參臣極當但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辯臣于辛酉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慎一時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復命方聞得有錢千秋一事當時具有疏參他勘問明白現有奏案在刑部臣體仁奏曰錢千秋逃了徐時敏金保玄過付之人提到刑部親口扳扯錢謙益如何賴得過臣謙益奏曰臣不敢多辯現有卷案在刑部

上問輔臣如何是過付輔臣奏曰俱是光棍騙錢的

上命再奏臣謙益奏曰錢千秋試卷原是真犯府推官鄭履祥取的上卷臣爲總裁不能徧

閙只看他七篇文字又看他後場也通不曾
看到結尾七字一時疎略之罪臣不能辭臣
體仁奏曰千秋遣戍有受賄之人
上召刑部問錢千秋事怎麼說臣喬允升奏曰
此事在天啓二年臣時在太常寺卿天啓三
年臣纔到刑部不曾經問現有卷案臣體仁
奏曰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臣謙益奏曰其實
到官臣豈敢欺
皇上

上問輔臣曰錢謙益說錢千秋事結案不曾輔
臣對曰
皇上取刑部卷案來看便見明白了臣體仁奏
曰現有過付人只錢千秋不到
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
益奏又說結了卿等奏來臣王永光奏曰錢
千秋事臣光已經奏過
皇上那錢千秋到官結案了
上曰錢千秋既問遣戍一定有个受賄之人臣

永光奏曰問吏科給事中章允儒臣允儒奏
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
上曰招稿上是甚麼人納賄臣體仁奏曰錢千
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
上問如何是照提輔臣奏曰坐名問罪謂之照
提
上命禮部卷子并刑部招稿俱取來臣體仁奏
曰當時還有科道參他
上曰是甚麼人參臣體仁奏曰臣在田間失記

姓名臣謙益奏曰疏在錢千秋未參之前後
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楊漣道義相交崔呈
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陷臣臣體仁奏曰前
一疏在魏忠賢未用事之時難道也是崔呈
秀
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來臣體仁奏曰臣職非
言官可以不言適當會推不與臣應避嫌引
退不當有言但念枚卜大典
宗社安危所係舉國無一人敢言者臣若不言

上負
聖明下負生平所學臣不恐見
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
上命諸臣起暫退賜茶諸臣謝恩出
上傳諭記註俱要詳明不得增減修飾少頃
上復御殿命諸臣入　召諸臣翰林院官朱之
俊宣讀體仁疏畢　召體仁曰卿參神奸結
黨欺君之罪奸黨是誰臣體仁奏曰錢謙益
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

上問怎麼枚卜大典一手握定臣體仁奏曰此
番枚卜
皇上務求真才其實都是錢謙益主張的臣所
以說他一手握定
上又召方纔說受賄是誰臣體仁奏曰受賄之
人就是錢謙益
上召問王永光問卿方纔奏允儒見招稿還是
怎麼說臣永光奏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
看見想是差不多招稿

上曰錢千秋他說有一个金道士說有人賣題
寫一合同將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結尾中
了方付銀是有个金道士　召章允儒出班
奏曰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
先帝拔入諫垣臣同官顧其仁曾有參疏說浙
闈的事
上問怎麼是浙闈輔臣奏曰錢謙益在浙江主
試臣允儒奏曰臣見參疏有錢千秋的事問
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招稿刊本不

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
皇上召對臣頃在外見閣臣冢臣說溫體仁有
疏參錢謙益冢臣云這是我們會推中之人
曾見招稿未臣云臣家中偶有一箇刊本因
命人到寓所取來與冢臣看臣體仁奏曰今
蒙　召諸臣在外是商議來的臣允儒奏曰
今日枚卜大典諸臣矢公矢慎天日臨之在
上
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溫體仁資雖深

望原輕諸臣不會推他如謙益有穢迹何不
糾之于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
聽
上裁今尚未知
聖意誰屬溫體仁隱然以不與會推熱中觖觖
臣體仁奏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錢謙益未
枚卜之先不過冷局臣糾他何用枚卜既點
之後臣糾之必于此時參他爲
皇上愼用人

上曰會推上錢謙益是第二名焉知有這事假
如朕點了他怎處臣允儒奏曰黨之一字從
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
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
推吏部尚書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鈇使
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爲公
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留傳
至今爲小人害君子的榜樣
上怒叱之曰胡說 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拏

了時無人承 旨
上曰錦衣衛何在錦衣衛官過來承 旨將允
儒扶出
上命王永光奏臣永光奏曰會推閣臣是臣部
職掌臣見
皇上要良相採訪公論故從公會推至于結黨
臣實不知臣體仁奏曰
皇上試問王永光屢奉 溫旨何以不出直待
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言

猶在耳
皇上眷注冢臣如何命他去是冢臣去留我
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
上問永光卿何以先告後出臣永光奏曰臣一
向貞病蒙
皇上溫諭又見枚卜大事臣原勉出定這件事
還要求去臣體仁奏曰錢謙益熱中枚卜使
梁子璠前上一疏要侍郎張鳳翔代念會推
從來未有之事

上命部臣科道過來問曰朕先傳旨枚卜大典
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人是公不是公臣
永光奏曰我
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
了臣體仁奏曰王永光是六卿之長進賢退
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臣永
光奏曰會推應該選司採訪在任在籍的人
只問他便曉得
上命取職名來臣房可壯奏曰臣等都是公議

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公議諸臣
奏來又問怎麼不奏輔臣奏曰關節實與錢
謙益無干
上曰關節是真他為主考如何說不是他
上閱硃卷面批語問曰批語是誰批的中字是
誰寫的輔臣奏曰是錢謙益寫的
上曰既是他寫的如何說不是他卿等怎麼說
輔臣奏曰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千秋文
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騙

上曰光棍作主考麼光棍中他的麼既是他取
如何與他不相干臣體仁奏曰關節是錢謙
益分明滿朝都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
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的時刑部
推在兩个光棍身上若不受賄如何得中自
然錢謙益受賄輔臣奏曰前事招問明白
上曰招也是極閃爍的不可憑據既說提到又
說不提到後邊提到如何前邊問罪罪是懸
坐的麼輔臣奏曰後來也拿到了臣體仁奏

曰如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錢謙益之幕
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辯復使謙益可以枚卜
則千秋亦可會試
上曰溫體仁所參是實因令疏稿招稿揭帖硃
卷付閣臣等
上曰卿等俱去與在外文武諸臣從公會議不
可徇私諸臣未對
上曰不承旨麼諸臣即承旨體仁獨奏曰臣一
身孤立滿朝都是錢謙益之黨臣此疏一出

不惟謙益恨臣入骨卽謙益之黨無不恨臣
臣一身豈能當衆怒懇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兇鋒臣叨九列之末豈敢
欺
皇上斷不敢欺只是不忍見
皇上焦勞于上諸臣皆不戒懼爲念不得不參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曰卿旣爲國劾奸何必如是卿奏的是
上怒立命記註宣讀官出時錢謙益伏地待罪

上命門外候　旨暫退有內侍口傳密諭錦衣
衛令日拏人如何不遵舊例明日具本回話
諸臣廷中會議良久
上秉燭復御命諸臣入輔臣持疏揭回奏錢謙
益旣有議論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
上曰是公議的麽因命二班奏又　命科道官
奏槩未對
上曰問着不言退後便有千言是怎麽說御史
房可壯對曰還望從輔臣之奏

上曰往時不召對你們便說不能見皇上的面
上下不能交君臣之意不浹及至召對又說
朕輕斥大臣敬君爲臣之禮也是不可廢的
君前臣名如何每席只說官銜輔臣對曰此
積套相沿原不是蒙
皇上教訓以後都改過了
上曰難道此禮也不曉得又　命再奏輔臣標
奏曰臣等惟是公議臣等共事
堯舜之主如何敢黨

上曰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爲皐夔輔臣奏
曰臣等心不敢不盡只是才力有限
上曰朕拔卿等原爲安民旣拔卿等又是這樣
到不如那稱功頌德之臣那稱功頌德的時
候邊方也完固財用也充裕如今枚卜不得
當今枚卜且暫停輔臣龍錫奏曰這所推諸
臣才品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入
就要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就要說他有
黨安得人都道好還望

皇上就中點用

上曰通關節是有才麼又 命二班諸臣奏切

責至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

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來懼于

天威二來還是牽于情面總之錢千秋之事關

節是眞又今現有硃卷招案已經

皇上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

上又詰問諸臣曰自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

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

會議卿等如何不奏臣延儒奏曰大凡會議

會推事我

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都

只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是一兩箇把持住

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是言

出而禍隨

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

上曰朕時常召對當面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

貴召對適纔有二班這官因目視延儒令奏

職名因應職名

上曰只有這官奏了數句輔臣對曰枚卜大典

還望

皇上點用不可以一人廢了

上曰朕今日出來與卿等商議枚卜的事誰想

其中推這樣人朕怎得知輔臣標奏曰關節

原是與錢謙益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

得的

上曰既是名士他自中得何必又通關節輔臣

標奏曰只是其人不妥希圖僥倖念頭差了

上命諸臣再奏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曰

聖明在上臣不知有黨會推是吏部臣永光奏

曰臣前曾有疏會科道官各舉所知

上曰科道官一疏薦舉十餘人或百人俱是眞

麼如今雍雍濟濟在位的也不少那曾做一

件事來都是受用麼諸臣俱伏謝臣自嚴奏

曰錢糧不足兵餉不敷是臣部之事臣才力

不及望

皇上罷臣歸里另選有才望者
上曰朕奉天承運止賴卿等輔弼如何不肯擔
當還是朕不用卿等還是卿等不肯展贊中
大才朕原幼冲不足以服人所以卿等不肯
擔當輔臣等皆頓首引咎少頃輔臣標奏曰
吏科章允儒奏事言語牽纏心實無他他是
言官望
皇上寬宥輔臣龍錫奏曰允儒是言官之長處
之恐言官結舌

上曰如何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
能辭其責他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來麼
朕前不時召問不曾見有甚麼好條陳朕公
道處分一兩人就說閉塞言路就說不是了
言官薦一人就要用參一人就要處使朕不
能用一人權任在下麼朕若黜一箇陪推就
說黜陪了這樣以後只推正的一人便了何
必又陪朕嘗召對原為保　宗社安邊疆安
百姓豈為富貴受用若是朕宮中豈不好受
用今日為這樣事一時不曾安息輔臣標等
奏曰我
皇上這樣焦勞外廷也都曉得此時正是該焦
勞的時節只是臣等才力有限不能仰體
聖心
上曰朕宮中出一旨改一字便有許多話說是
中旨輔臣龍錫對曰
皇上改票這是留心政務且如
皇上親筆改了畢竟發與臣等臣等寫過然後

進呈發下這都是
皇上聖明處分臣等每對外廷說知無不仰
皇上聖明
上曰言官每奏說小忠小信又說微言冷語必
說中皆知者可審而于英明者難解意將以
朕為何如主輔臣標奏曰他意思原是忠愛
只是疑揣不當臣龍錫奏曰君正則臣直古
人有是言只為
皇上聖明故諸臣敢如此說臣永光奏曰諸臣

也是防微杜漸之意

上曰防微杜漸朕也不怪他說只是不該挾私妄言不教而殺謂之虐朕屢屢教戒何曾見他奉行及至問他又不言 臣龍錫奏曰言官

皇上只要優容他如今言了他使不敢言只是要優容

上曰朕正要聞過朕有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只是不可挾私輔臣奏曰我

皇上這等焦勞臣等敢不竭力

上曰這數日來票擬與先時不同朕自看得出來卿等也都知道輔臣俯首謝不敢

上又命諸臣奏諸臣未有對者輔臣奏曰諸臣一時不能對

上曰不是不能對只是心不在政事上所以一時說不出來若一心一念在政事上一問就說出來如今只懷故套天下何時太平 又命輔臣問曰卿等見這幾句麼因舉招稿內照座師尸語問畢等語這是怎麼說輔臣奏曰是錢謙益已參他所以這樣說

上曰旣中了他如何又參他 臣體仁奏曰願其仁參了錢千秋錢謙益無以自解所以又參了錢千秋

上問曰參的怎麼說 臣體仁奏曰 臣在田間不知其詳

上問輔臣曰卿等看過麼輔臣奏曰 臣雖看記得不真

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親灑宸翰命諸臣起以

指示諸臣各部受 旨傳看了

上曰卿等怎麼說朕說的是麼輔臣奏曰我

皇上處分自然至當

上曰朕與卿等商推或是或不是卿等直言如何說自然是輔臣奏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个恐于大典不光

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從時閣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搘當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彀辦事了會推且停卿等不

必奏輔臣奏曰臣等才力不及前人
皇上這樣焦勞會推尋還望允行
上不允行
上又問如何是黨輔臣標對曰同志爲黨龍錫
對曰往時摧折的一時起用在　朝意氣相
合人便以爲黨畢竟路頭是正的
上曰朕先有旨起廢要得真才如今起廢的都
是借題有考察的有被論的有貪的都說是
魏忠賢摧折輔臣奏曰近日有旨止許薦一

人卽今拏定這法後人自不敢借題
上又曰兵部尚書缺推張鳳翔若有黨也還要
另推臣鳳翔奏曰臣鳳翔原不曾經歷封疆
今推兵部尚書臣原力辭臣不敢知有黨
上曰朕先也不知有黨臣鳳翔奏曰溫體仁是
臣之座師馬之騏是臣之門生臣爲吏部左
侍郎當會推時臣不能推其座師不能推其
門生臣之無黨有黨可知
上命再奏張鳳翔對如前臣體仁奏曰張鳳翔

果然是臣門生御史梁子璠疏命他會推[illegible]
問臣臣曰豈有尚書見在侍郎代會推之理
上曰正是尚書既有侍郎豈可預會推臣鳳翔
奏曰梁子璠急欲枚卜原是用侍郎定不是
用臣臣實不曉得這意思
上曰朕也不知這意思體仁又奏曰侍郎會推
是梁子璠要他早定枚卜之事其實與張鳳
翔無干
上曰還有京營總督缺大討在卽就要推還有

會擬張慶臻一案如何不見回奏臣永光奏
日今日傳單會議值
皇上召對是以暫停
上曰旨下十餘日如何今日纔得傳單這還是
往時怠玩故習臣永光奏曰會議有十九會
本九卿科道每人俱要與他看九卿人少科
道人多
上曰人多議便公了麼臣永光奏曰原議本謄
寫不及喚刻字匠刊出刷印[illegible]閣有六七

日
上命再奏永光對如前輔臣奏曰是今日會議
不是今日傳單
上曰限三日回奏臣永光曰明日即會議
上曰枚卜暫停諸臣起
上曰朕還記堯舜垂拱而天下治當時有皐陶
夔稷契諸臣故無爲而治今日邊上奴酋照
舊不曾復寸土今歲漕未到延遲至今朕如
何不憂心只管泄泄悠悠沓了幹甚麼事輔
臣奏曰臣等職在票擬是臣等之罪

上曰朕不專說卿等六部科道都要振作諸臣
各舉職業何事不給朕毎召對一次添臣下
一次瑣碎六部九卿科道各舉其職何事不
治諸臣跪承旨
上命諸臣出 諭內臣收前案傳入閣
上起還宮時漏下二鼓餘矣

崇禎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辛未
上召輔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翰林院記註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
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
周誠意伯劉孔昭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
召對
上御文華殿諸臣進見叩頭畢 召諸臣入東
西鵠立輔臣李標錢龍錫奏曰臣等待罪欽
奉

皇上溫旨臣等不勝感戴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取出兵部會京營總督疏 召
侯伯李守錡陳光裕吳遵周劉孔昭四臣出
班面奏
上曰京營重務廢弛已久朕欲于卿四人中點
用一員營務當如何整理卿等奏來臣守錡
奏曰
祖宗設立京營拱護神京關係最重但承平日
久人心玩揭以致營務廢弛今欲整理必先

甄別將領盖總督一人耳目有限難以遍及
十餘萬軍若賞罰嚴明甄別公當鼓舞有方
將領得人整理則易臣光祿奏曰今日京營
急務在清隱占包操之弊信賞罰以核錢糧
勤操練以壯國威臣遵周奏曰京營
祖宗設立以爲腹心其權匪輕奈承平日久積
弛怠玩弊竇多端皆因情面難破以致决裂
殆甚況在此時多事之秋又非往日可比必
先重將權信賞罰勤操練選精銳退老弱盡

公無私大做一番以振頹風臣孔昭奏曰臣
聞
祖宗設立團營拱護神京閒時選練精銳爲各
邊根本有警便調遣防守自庚戌年後承平
日久軍驕法玩皆因爲將的不能實心任事
日致廢弛所以動煩
聖慮況目今糧餉不足徒有虛糜軍無實用惟
主將不能潔已安能表率將領又何以鼓舞
三軍

上命再奏臣守錡奏曰京營弊竇不止一端一
時奏對未能詳悉但只實心爲 朝廷做事
自能釐奸剔弊臣孔昭奏曰老弱不汰隱占
不清這弊不獨京營如此天下皆然幸遇
皇上勵精圖治千載一時臣蒙
皇上召問不得不以實對
上召輔臣等俱來諸臣跪
上問曰這事公推不是輔臣標等奏曰此係兵
部從公會推

上復問部臣吏部尚書王永光奏曰原係兵部
會推誰敢不公署兵部事左侍郎唐世濟奏
曰臣等原奉
皇上明旨本部司官會同九卿科道等官并勳
臣遴選四員俱出于大公伏候
皇上欽點
上命諸臣起暫退隨 召輔臣入商確良久復
召文武等官入
上召襄城伯守錡諭曰京營關係重大朕今點

用卿須要着實振刷盡華從前積弊不得苟
且塞責如仍前苟且塞責朕當繩以
祖宗之法臣守錡奏曰臣世受 國恩敢不犬
馬圖報但京營總督臣自揣才非不堪重任
上曰朕已黙卿當盡心職掌不必固辭守錡叩
頭起
上諭諸臣退隨班行禮畢
上起還宮

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甲申
上召輔臣五府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註記官四
員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總協錦衣
衛堂上官來 文華殿召對又 召禮部尚
書協理詹事府溫體仁吏科等科沈惟炳閻
可陛許譽卿薛國觀劉斯琜江西等道毛九
華任贊化來 文華殿召對又 召翰林官
李建泰來 文華殿讀本
上御煖閣元 召輔臣韓爌錢龍錫李標移時

上御殿 召諸臣入露臺叩頭畢吏部尚書王
永光等跪奏臣等合詞爲劉鴻訓王在晉等
乞恩蒙
皇上寬宥俱是法外之仁臣等不勝感激叩頭
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諸臣起禮部尚書溫體仁過跪
奏臣累疏乞休蒙
皇上溫旨諭留臣聞言杜門不敢報名 廷謝
臣不勝感激叩頭謝恩

上曰朕知道了體仁承旨起諸臣齋而入東西
鵠立
上召翰林官李建泰宣讀江西道御史毛九華
疏畢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臣體仁奏曰
臣若有以媚璫嗣詩必以手書爲贄萬無不
刻之理既係刻本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得
之途中而京師反無別冊且合數十人共刻
此冊豈能掩人耳目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
及即此冊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于
毛九華之手
皇上試問九華之冊還是臣刻的是他人刻的
若臣自刻必無此理若他人刻的乞
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何處得來
真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徧滿都
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揑
上命再奏體仁奏如前
上召九華問此冊從何處得來臣九華奏曰臣
實八月中買自途間

上曰八月中得的如何到今纔發臣九華奏曰
臣十月考選臣體仁奏曰臣參錢謙益在十
一月毛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既得此冊
何不即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于條
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
上問九華你何以初時不參直待溫體仁參錢
謙益後始發臣九華奏曰臣十月考選十一
月纔到任不敢造次具疏臣體仁奏曰十一
月到任十二月也隔一个月
上問九華你知冊葉是甚人刻的臣九華奏曰
體仁既有詩有刻的便有賣的臣亦即與買
至于何人所刻臣何從問之臣體仁奏曰九
華惟恐說冊葉是京師的即便可查只說是
途中得的無處可查臣九華奏曰此冊精工
京師人做不得還是杭州人做得臣體仁奏
曰望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一查便明臣九
華奏曰逆祠已是毀拆從何處查

上又問疏中商人拏木事是怎麼說臣體仁奏
曰此事更易辨但行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
買三千金木頭之事否
上命再奏臣體仁復奏曰臣不曾買木頭若是
臣強騙商人之木何不鳴之撫按此事乃無
端誣臣臣九華奏曰此事不在撫按彼時撫
按若出代商人伸冤他如何向魏忠賢來臣
體仁奏曰商人若告在東廠此尤易查且年
來諸臣搜索璫黨不遺力臣若有此事豈有

兩三年之內獨寬臣一人
上召問輔臣卿等如何說輔臣韓爌奏曰體仁
平日硜硜自守亦是有品望的但因參論枚
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
臣體仁奏曰微臣通籍三十年兢兢砥礪並
無一字掛人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
起凡可以逐臣殺臣者無所不至豈臣一人
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從謙益之黨無
疑臣一日不去人言一日不息

上披覽詩冊這可是真的麼輔臣爌奏曰看詩
冊列體仁名體仁不得知其何人揑造并言
官亦不得知
上命輔臣起　御案展冊指示後四葉曰此俱
是錢塘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作只問四人
便曉得輔臣爌奏曰似是此等人做誠如
皇上明鑒
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　命輔臣退溫體仁毛
九華起　召翰林官馬之騏宣讀貴州道任

贊化疏畢
上召輔臣卿等來輔臣爌等前
上披原疏曰言官奏對自有大體這是何等話
如何在朕前褻言瀆奏輔臣爌奏曰言官有
聞入告但新進小臣不諳大體一時冒昧失
于簡點伏望
皇上寬宥贊化亦以安體仁臣標奏曰小臣愚
昧不識避忌總在
聖慈包容臣龍錫奏言官只知以言爲職不

是有心敢于欺罔
上命卿等起　召任贊化入
上覽疏曰毛九華參論溫體仁一詩尚且不眞
你如何又參他許多無根之言且如褻語在
朕前瀆奏臣贊化奏曰臣一時偶失簡點出
言粗率臣實有罪但臣疏中所論事體皆臣
採訪十分的確纔敢入告
上曰甚麼的確　召溫體仁問卿怎麼說臣體
仁奏曰任贊化之疏全是誣臣家中遺業止

有祖房一所臣亦從鄉村之間五世同居庚
申之冬偶遭回祿始別搆數楹郡城無一椽
之棲每入郡中寄寓僧舍凡宦歷地方者皆
可問臣居家居鄉雖知有奉公守法四字任
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
爲誣臣居官之事懼
皇上聖明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
事以道里遙遠耳目易眩說臣與海寧陳與
郊結兒女姻家此一奇可明也事事無影虛

揑皆如此只乞
皇上勅下該部行文浙江撫按查勘臣果有此
事否若一事實事事皆實臣贊化奏曰體仁
是浙江人臣是山西人如何曉得陳與郊名
字此是長安中萬口喧傳臣始知之
上曰你先說採訪的確如何又說傳聞臣體仁
奏曰如今班行中到有一个証佐
上問爲誰臣體仁奏曰見在兵科給事中馬思
理在臣縣作令五年備知臣居鄉之事

皇上試召問思理如果有不公不法之事思理
必不能爲臣諱如有一事果眞臣甘伏罪臣
贊化奏曰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
口如一臣體仁奏曰在何處採訪如長安中
萬口一詞然試令贊化衆一二人
皇上召問之果如臣家中有此事否臣贊化奏
曰聞言入告臣之職掌
皇上只下九卿科道會勘如一言不實臣甘其
罪

上曰朕自有鑒裁如何敢責奏因　命內侍取
職名來
上覽疏臣體仁奏曰臣在
皇上之前不敢瑣瑣嘖嘖辯容具疏自明但任贊
化是錢謙益死黨去年謙益將入都門贊化
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也是崔魏削奪蒙
皇上賜環之人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
以媚瑞料之及謙益入都把持銓部覆之爲
民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証也去秋

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突出薦相才一疏蓋
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召之班行此贊
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証也若謙益倖入綸扉
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其恨
臣最深詆臣最甚臣贊化奏曰臣薦相才之
時謙益尚未到京臣並不識一面只憑公論
入告至謙益到京始得一面如何說臣是他
死黨臣體仁奏曰他若不是錢謙益死黨如
何參了陳以瑞臣贊化奏曰陳以瑞銓部只

覆冠帶閒住
皇上獨斷着他爲民溫體仁如何力保陳以瑞
是他面欺我
皇上了
皇上只問廷臣有一人說陳以瑞是好人臣非
罪臣體仁奏曰臣非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
參了錢謙益任贊化故將以瑞參了
上曰不必多奏候吉行
上命賜茶諸臣出叩頭謝茶畢

上暫退煖閣有頃秉燭復命諸臣入
上召翰林官問仲儼宜讀大同巡撫張宗衡疏
畢
上召輔臣曰卿等來輔臣壙等前
上曰插酋事以前做甚麼如今幾次說虜不犯
邊大家偷安虜若犯邊大家便說危在旦夕
數月缺餉這講折不過是羈縻之術原不是
長策倘若不受講折就該做自固守不然就
要與他戰輔臣壙奏曰倉猝御虜須先防備

練兵馬戰守待虜來講款方可議撫輔臣標
奏曰款事須操縱在我邊事一向因循張宗
衡亦是有才的必當漸次整頓
上曰虜志不過搶掠若能修守備練兵馬他自
來就款乃平時討錢糧請內帑說是修備及
至臨時又說守備一無可恃將來款亦不可
保此是何等說話六科十三道各有職掌緊
要事不見條陳只以私意彼此相攻再若如
此朕將以治亂朝政之法輔臣奏曰言官一
時見識不透還望
皇上寬宥
上曰卿見他們何曾有爲國家的意思若實實
爲國家爲封疆爲民生朕自看得出來如今
定有一件私意方纔上本方今是何時東西
交訌南北用兵到不憂國只是分門立戶動
說甚麼黨甚麼東林何益于國家輔臣熇奏
曰
皇上屢旨禁說門戶黨之一字不宜形之章奏

聖諭嚴切諸臣自當遵守輔臣標奏曰黨之名
原非盛世所宜有輔臣龍錫奏曰往日崔魏
時說有東林今
皇上聖明諸臣但當各循職業不必問其是東
林非東林
上命輔臣起今日天晚沈惟炳薛國觀候另日
召對又命輔臣以下衆官都來諭曰卿等大
小臣工各修職業豈有不治之理乃多挾私
攻訐朕諭不啻再三全不遵守今後再有這
等朕必置之于法諸臣承　旨叩頭起出
上起還宮

頌天臚筆卷之五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子太保謚忠烈楊公

楊公諱漣字大洪湖廣應山人登萬曆丁未科進士筮仕姑蘇海虞令甫下車召父老詢民間疾苦以興利除害爲已任凡縉紳士民無不虛懷俯接人人以爲得公之意至有作姦犯科者則風行雷厲毫無所借勢豪某務

爲奸利以魚肉善良公廉得其穢迹白部使者褫其衣冠抵以重辟輿論稱快織監某委役至邑役藉璫勢以

上供爲名横索不貲公杖而遣之璫怒欲疏論公郡人某素與璫善力解而止公卒不屈也邑濱海故多抄盜而奸民實爲之藪公呼伍伯密授方略一日盡擒邑無夜警尤愛才重士建書院遴有志之士俾肄業其中給飲食而課其高下爲生平以冰蘗自矢凡贖鍰羨

餘火耗之類時宰藉以供交際潤私橐者公一無所染由邑達郡百里而遙舊有石塘爲水所齧往來病涉殊苦公欲新之不忍煩民甫捐俸稍緝而邑中巨室欣然樂助乃委勤幹吏庀材鳩工成以不日至今便之大抵廉明天禀恩威互施當時有眞父母活神明之號考最入諫垣舉劾允當國是待公而定累遷至御史中丞値

神廟

光廟相繼賓天

熹廟幼沖登極公與

顧命倉卒危疑之際悉心奉公衣不解帶者三閱月有擎天捧日之功詎意逆璫竊權亂政威福自擅當事者觀望無敢先發公獨奮不顧身歷數其二十四罪首觸兇鋒立遭削黜公夷然策蹇就道甫入里門而緹騎已至矣逮付

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贓酷加箠楚身

無完膚公度不免乃齧指血草疏千言冀以
尸諫埋所臥地中緹帥許顯純發之付火以
滅其迹時當盛夏死十餘日方奉領埋之
旨顯純希璫意復停數日皮肉腐盡賴宛平尉
程應詔義烏人奉委相驗特憐之以单布被
裹出骸骨獲全遠近聞之痛心酸鼻海虞士
民日集公生祠號哭香楮充棟僧侶百人禮
懺四十九日老叟稚兒邨嫗市儈莫不拜像
流涕詈罵權璫時恐偵卒爲權璫緝知或以

爲罪及傳 旨毀祠弃像嗚呼猶之此邑此
令耳積威所劫遂至是耶公死而捏贓嚴追
家無所依八旬老母棲于城樓具見劉司農
六大苦情疏中幸逢
聖明御極迅掃元兇昭雪公寃盡蠲贓罪尋
賜金五百緡贍其家今又奉
恩旨叙卹矣生當蒙靡歿當
廟食以視籍産戮尸者其得失竟何如哉

紀事　臣楊漣謹述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并李選侍移宮
皇上登極始末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逆
駕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
天顏冲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
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
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
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

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
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床褥間鄭同李
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后旨
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
成命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
人謂徐儀少養量謂
帝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
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非
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　旨

未見郎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
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
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于
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共浼
皇上天啓附已看承勒以
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簪環弄兩朝于股掌
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
皇上時亦向人泣謂
皇爹爹素固健甚今諸奴捉弄如此如何了此

時蓮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
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桀獄之焚
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
神宗謚御史左光斗並相會議因倡言于朝請
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禮請貴妃移宮理
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
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
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
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

為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想亂想如要封
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
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
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慧人也當移慈寧宮而
封后之　旨猶有人乎
帝之側也十七日
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
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
燝等時尚欲邀　社稷之靈

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
頭目炫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
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
聖君臣子倘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沒不
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
天日何郎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
達　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
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燝韓
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　旨宣兵

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
上且杖譴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叅劉一燝韓爌
各謝
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自注久之因言
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
後勞着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無効
天語温蕩眞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
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
先帝曰朕便令他别處去不得科臣説他該常

在朕前語間目視臣等手指
皇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閣臣劉一燝孫
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
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
皇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請帝
愼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
第二義
皇上淸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目
皇上曰哥兒你説一説
上曰宮中無别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
説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
召見
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
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
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
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

無彊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内
帷幔中一小豎從
上耳語
上低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
先帝前挾
上入嘈嘈者久之
上滯帷幔間若推之出
上失色忿向
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我等爲

上語急忒誤也孫宗伯接之曰
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
卽著儀注來
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
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
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
上巳疾甚矣戀戀于諸臣若不肯没于婦人手
者庶幾
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

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于無忌憚可駭共相嗚
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
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
則聞巳　賓天矣扳號莫及忒猶有衷旨痛
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
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
皇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
託之李選侍者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托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
先帝對羣臣時强
無問加昨日當
皇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
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
皇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
皇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淸

宮請住慈慶宮于事始妥語間三相公到連
向前曰
先帝賓天矣
皇上無聖母可托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
事急矣宜急入請見
皇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
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趍乾淸
宮宮閹者持挺固阻不容連從亂人往來中
促相公入閹者强相阻職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
皇長子小你們據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
閣者卻乃入哭臨請見
皇上
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
上連日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
一面封選侍久之
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
不可緩又請
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

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
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項奏事中官進擁
上行文付輔臣劉一燝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
捧右手諸大臣簇擁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
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
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
上入臣亦喝之曰胡說　殿下是我等主我等
是　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　殿下

怕甚麼共擁
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
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
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
呼畢擁入慈慶宮
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燝奏曰乾清宮
尚未淨請
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
部周嘉謨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即
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
不則請無發　駕
上首肯中閒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臣
曰
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
先帝及
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
一應調護

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
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遲待封事者臣
曰
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
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
臣辱
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
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移卽本
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
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
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
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衮冕受朝書之史冊未
妥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
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令
日登極于事穩于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
只在處之妥與不妥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
得妥卽襁褓何妨不妥儘有做了皇帝有事
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

聞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乎
嗳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卽今夜誰與
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爲
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
令
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三初六吉日已奏過了
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
欲請
殿下今日卽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
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
舊擇吉行論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
武各已備朝服卽傳侯 駕于慈慶宮前行
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
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臣從諸大臣
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
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臣之面曰胡以主
張今日不登極倘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臣
也芒在背有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鍊得當人稍防內外出
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旣領
旨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
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
草請移宫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旣得　旨
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
上母子同宫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
語甚沸是日臣等候　駕尚未出有一中使
從麟趾門來臣迎之曰選侍移宫否其人答

曰莫講移宫了母子一宫好如何要兩處住
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講
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是
如何說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
殿下在東宫是皇太子今是
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
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
皇長子封諡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
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　旨移宫後日等

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據惱了未便且
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
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
御史張潑入東宫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
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
此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其
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
九十二始移臣急促方相公曰
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宫之禮相公當上揭

急促移宫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臣曰
但苦
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宫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
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宫住
住無害臣曰前日以
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宫可明日爲
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宫而退居太子之宫世間
那有
天子避宫人之禮且此乾清宫自

祖宗相傳是
天子之居卽
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寧宮選侍何
人而抗　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
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選的前日是
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
兩宮聖母如在廣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
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特諸璫中有
言屬

先帝舊寵從容些也罷臣曰諸大臣是受
先帝顧命者
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
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
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揸我去殺了
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也汝等無挾
先帝一時之寵以抗
先帝六尺之孤閽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
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聊爭論聲徹

帝座上遣中官傳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
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
謂　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
上乃正乾清宮矣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
移宮非所以尊
皇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
生照應其有贓証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
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是在諸臣調停
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

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
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
黃河清五月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
道
天子
泰昌元年十二月
嗚呼此先臣典申冬還里時手述今伏思
彼時情景身命弗恤何心計功妄興剮報
國恩定危疑而防微漸以莫

沖主于泰山之安故義激于衷不禁其烈烈耳今反爲罪案借題而苦殺之則忠義何可爲然于先臣捨身報
國之夙願固已永恊此不孝之易等所以腐心泣血吽天控地而無從者也痛哉

男楊之易泣血謹識

公疏云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秪供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舉朝盡爲威制無敢指名糾糸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
先帝之遺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
欵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
夤入内地非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
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
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
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
天淵傳奉而僞誰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
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幾成鬧市至有徑自
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
鬱悶堅意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
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
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巳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
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
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
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
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網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
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
法如山羽正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

人嘗懷于堂扉而迫之去一則與　交搆
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顧
于善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
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
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
推之孫愼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
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顧金甌之覆宇圖作貂
座之私情大罪五也
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
皆點陪二茲枚卜點陪之案一復借用羽翼
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
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
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
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
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
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揑無喜
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
喜在安知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
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

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
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
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
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
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
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奬賞明日討祠額要
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
以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揷漢築愁樹怨飲

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
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
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
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
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
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
因而手滑膽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
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
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
閣臣力為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
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關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
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
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
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
也

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
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
次拷掠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
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
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六也
未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
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
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憸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
致使僕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
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
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矣北鎮撫臣
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
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
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
鉗吉網然後快心于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

而國脉何可祟此蘊毒大罪十八也
未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
大中到任已奉
明旨鴻臚寺報单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交章又再褻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十股掌而煌煌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
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
忠賢受事雖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摇引納陳祿爲之鼓
舌摇唇馬繼敎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
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
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
猶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

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
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
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
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
可作爲眉塢深計不知九門内外生靈安頓
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祖制不蓄内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細　創立内操不但使親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
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謀
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
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
招納亡命曹吉祥弟任傾結達官忠賢葢已
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
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駟馬羽
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
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視
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
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耳大罪二十三
也
蓋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闖進有傲色

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
時打點
皇上果眞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致收拾不住柰何尚可養虎兕於肘腋
間乎此又寸斲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
十四也
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
見非出于風影臆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
懼内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既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
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
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倚托門墻
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
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
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
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
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不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
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
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
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旨
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月忠賢已往涿州
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

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
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我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毎思至此尚
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七
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
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
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
如此毒心辣手彊橫已不能爲下意很不肯
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
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
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爲受制么麽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
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
曾叅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狠子野心不可向邇不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
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
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中官不得
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
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
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歟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勑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
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
亦并
勑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宮中其
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着法司責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塞如此天意勿回
人心勿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
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
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
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憾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朕自儲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我祖宗成
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
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本特
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從旁落至

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
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
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
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
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
後大小各官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
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兵科署科事左給事中楊漣題爲遼事敗
壞可虞 廟堂討慮宜決疏
臣聞遼史見契丹阿保機之攻幽州也吳王
楊隆演遺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燃火焚
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述律
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
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
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
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

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
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
噫此兵法亦兵機也今奴酋行徑似亦出此
人見其不長驅而來遂以爲素無大志我可
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劫也堡日空也
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也我搶獲之數
不如喪敗之數也恐彫敝憔悴而安受吾燼
也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塞無屯堡人民馬畜
而能存乎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矣

議經略者終難以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
以掩飾其咎功在支撑辛苦得一載之倖安
咎在積衰不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
能爲廷弼諱也爲廷弼者有二策焉思
九重之寵賚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
則當廣收羣策勉圖後效即萬矢攢胷吾目
不瞬以全副精力誓清醜虜以答
君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邊局必不可支
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尚方席

藁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祇恐悞封疆
絕不顧悞自家聲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之
邊警日聞人言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端
不宜做近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
使麻木不仁之症受之國家至于　廟堂之
上亦當焦思邊計博採羣謀大家悉心斟酌
外料敵內料已尋一得當之着或循資或破
格擇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無用之而
後議寧儲人以待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

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自揣可否自
陳規畫須某色甲兵籍某參佐要若干士馬
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
悉稗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從旁掣其肘而
且亟正李維翰楊鎬李如柏李如楨等喪師
辱　國之罪以儆後來任事之心東事其有
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
日勘再勘再議再議再勘及至商量停當時
遼陽已了當矣臣忠急　廟堂即肝膽肺腸

不敢用以自爲遂不知其言之迫切統惟
聖明採擇施行若夫軍馬倥偬人心危玩暢發
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巡
按張銓識力人望夙歸遽差已久此何等時
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檄馬上
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
皇上一併勑下施行
萬曆四十八年　月　　日上

兵科左給事中楊漣題爲發明
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
聖德以慰中外人心疏
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効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悞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况臣子之于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
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鋭意勤民兼之禮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痾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　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　諭諸臣各相驚駭謂　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粹穆王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鄉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
聖安並聞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
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絶不相干全是用藥差悞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廷不敢遽指庶幾
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悞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
皇上之日日萬幾煢煢哀痛精神不無耗費于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

文昇藉口以葢其悞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
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
府第有年不聞悞用一藥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
悞耶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贖或其
無心一悞寧堪再悞
皇上柰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
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可
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晬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
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　有知醫者日于
宮門前齋心候問同　欽召御醫細細講求
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
進至于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
中外使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

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隨意隨時　召
皇長子同衆　皇子承顏導喜于前以發天
性之眞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
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
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淸肅精神悅
闓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
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　天恩收回
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難干
聖明當巳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
安分臣處假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
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
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
者尊之以嫡母乎則干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干本生

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
難已耶當年　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
深心而此時　長君踐祚儘無取于沾沾承
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
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　宮嬪無可以妄自
尊之事試思
聖母慈仁配　天育　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
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
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當年今日舊眷
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
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　成命
正所以善安其姑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
宮省心回念凡　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
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殊恩于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

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
啓亦願　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
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皇上保民保　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
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泰昌元年九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朕冊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
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
輟止不行外廷毋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
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
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楊漣題為敬述移　宮始
末仰質
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疏
臣惟前月　李選侍移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
耳但當時所以移　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
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
未著則在外之揣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
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寖成他時之實錄是
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侍從
小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扈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
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
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于　選侍鍾
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
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　我朝家法甚嚴且
召對外臣　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　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
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
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
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
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
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昨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
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入　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
容閣部大臣入者臣月死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令已宴駕　皇長子少夫日文
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
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
光景也諸臣扳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
皇上于　寢門拜呼　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
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軒至　文華殿行嵩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卽日　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
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　傳諭從容卜
吉而中外諸臣惶惶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
爲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
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令日
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
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　宮有謂卽當責成　選侍託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
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
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
耳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就而亦不可得乃

聖駕果徑就　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
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者九
卿科道有移　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蓋
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
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名位叅及李進忠
等之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
速

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
恩　選侍原不在　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
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
敢以包天積蠹得挾舊宮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
主俾　登極之後返　青宮非理歸　乾清
未便　乘乾伊始遲回于託處之安是尚成
其爲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
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　宮
之光景也至本日移　宮後臣隨向諸大臣
謂移　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
而後
二祖
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于此當審有調停卽
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
株引此又以令反側于各相安也大抵

主上冲齡方其　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
其　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臣之所
以議移　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
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
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
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　宮之宜速臣
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
皇上之當尊　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　宮嬪
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　宮之有甚苦乃移
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揑倡　選侍徒跣
踉蹌絕食自裁并揑稱　皇八妹失所至入
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
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
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復作此
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

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
初五移 宮之爭事在九卿疏 請之後懲
前慮後迫自遠心
九廟神靈鑑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瑠等人譬如
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
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
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于 選侍恩禮
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 選侍惜者臣
謂寧可使人今日惜 選侍無寧使移 宮

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兇覽文書稱制垂簾之
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
因緣多事于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
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先帝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况爾
奉
聖諭 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
復奉有 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 旨乃
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于
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
已是善處 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
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
之期又是 天心泰轉之會倘蒙
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于
今上皇五弟 皇六妹七妹八妹時勤召見諭安

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 李選
侍者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數夫益增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
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
萬幸天下萬幸
天啓元年 月 日奉
聖旨這所奏移宮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

小文武臣工所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
極眞覽奏甚愜朕衷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
楊漣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
所奏諭安加恩朕知道了

野史氏曰伏念 旨諭
熹廟極其切衷者倏而奸黨欺
君妬忠飛駕危詞以誣正人眞翻覆
天地迷暈 日月之手殺人誤 國亘古未見
使人讀之不勝追痛乎

辯揭

逮民楊漣謹揭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
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
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
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
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
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
殺亦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
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

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
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
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汙其名
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旣以不
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
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
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
我輩入告
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 國家大是

非大安危不常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
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
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蓋
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
君父之前漣所自根
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于今日
堯舜大有負于
先帝恩知徒作　明時累臣死且不瞑若夫雷
霆霜雪無非

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
不辯之心也但願
二祖
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漣之願畢
矣謹揭

原任左副都御史今革職爲民楊漣聞逮
奏
玉帝文
漣抱德無良省身多罪叨列仕籍作養
三朝繇知縣歷給事中洊列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竊見司禮太監魏忠賢奉聖夫人客氏欺
藐
至尊肆無忌憚幾使中外不知
皇上只知有忠賢勢已無天漸豈可長漣感

先帝之特知荷
今上之眷顧忠心憤激聲罪力攻明知撩虎自
危夫亦妄意一擊令其稍知主僕之分略顧
祖宗不許干預外政家法庶知了此一點尊
君父杜微漸之念耳不意微誠不足以格
主孤忠不足以濟用秪深狠毒一網善類内外
砌謀憑空栽陷既謂樞輔孫承宗之請覲爲
漣等招入舉晉陽之師又謂承宗之請緩決
楊熊等爲漣代開倖脫之路無論漣入京一

年與樞輔絶未一書相答而熊廷弼者漣原
引樹無皮一疏薦之及廣寧陷没漣謂封疆
爲重未見敵而退何辭不死
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乃無影相加贓私羅織
緹騎　詔逮矣漣欲避非所以尊
君命而自裁又無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
奸人道路之摧殘即死于諸兒圜土之困辱
然一出鄉關即是身歸
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既無逃

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報
主而痴念尚慮吾
君如此四方多事
沖聖孑立婦寺專恣竊弄威福手滑之毒將在
縉紳以目之兒已成道路騎虎勢成不下更
恐隱憂無歇是在
皇天俯垂慈鑒念
先皇一月堯舜之政默牖
帝衷洞開日照令佞勢權奸略戢兒心庶令名

之全于　朝廷者大而元氣之流于　國家
者深如漣既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所
願者以漣一人之僵死啓吾
皇轉念之好生庶幾逆璫尚有悔日貞士終爲
吐氣竊負古直臣尸諫之意少營吾
顧命不忘之誠而已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

旅次朱仙鎮時告岳王文

天啓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原任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奉

旨爲民今被逮楊漣係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

謹齋心虔告于

宋純忠武穆岳王之神曰惟

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

字將而梳戈者莫不凛愛死要錢之明訓以

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

亦莫不引

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

循知無足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

自同于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

神祖賓天之後

先帝不豫之時

今上未冊立及初　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

之不當主大婚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

不可托付

少主與不可抗拒　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

公心則尊

主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

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尊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太監魏忠賢與乳

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即

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　天語天憲可以喜

怒唯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恐

聲罪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料漣禍不可試秪

以當日　憑几惓惓安可令日同人默默庶

知博浪一擊萬一

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

無人漣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無但驕

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

厲陽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

誣以烏有贓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

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心

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即如

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
麽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
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
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燝周嘉謨等之削籍
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鋃鐺徒傷
明主手滑之威益亂
祖宗于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
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刼臣
僚媚寵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

九關既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
不忍言者惟是仰于
神聖大顯威靈默牖
帝心少戢兇焰無枉陷無辜于羅織猶少廻
片照于蒙霾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
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則惟
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片蟣衷
定俯鑒愛
君之血至于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辨但事在

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奏罄産不滿千
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
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愬于
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鋒當更發揮一番
漣恐縲臣一疏想不能
上聞而天綱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 明旨之
褻更傷 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
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
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

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
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
于天下之事否也
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于
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切于疾痛之上
籲惟
神宥其褻冒有以啓之漣不勝淼心惶仄待命
之至

詔獄絶筆

枉死北鎭撫司楊漣絶筆封于獄神之前

漣以癡心報

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故亦日長途踉蹌不緩欲以身之生死歸之

朝廷且不忍槩于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憑徒以怯縮自裁秪取妻子環泣會　明時有身無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　都門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下情不得一通在于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之死案一執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尤冀緩死杖下見　天有日即沉死司寇之治亦所不怨乃就本司不時追至限限狠打毋論家不滿千金前日赴逮已破壞過半就令辦貢一時如何能來窮途資斧幾何滿目畏塗誰爲義

惜此豈

皇上如天之意　國家愼刑之典

祖宗待大臣小臣之禮不過雠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贓爲神徒使枉殺臣子歸之

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愛此餘生哉叩　九閽不得苦求自絶明漣自死非

皇上殺之内外有殺之者也漣死則仇我之忿可消而仔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　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科道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訴明當日不忍負　顧命一念至移宮一事李選侍于

聖母有氣毆之雠于

先帝有延辱之惡于

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

冲聖同宮

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
乾清亦謂乾清非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别宮
于
皇上臨御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
杜專擅之公忠耳李選侍于
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
然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犯詎云陷于不孝
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選侍還正　乾清
可乎即曰踉蹌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怨之私

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
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鑴迫至于
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
聖母辦膳所親見者今在　朝冠紳誰非
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于李選侍半晌遷移百
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内外欲殺漣之人砌成
罪案曲加描寫誣謂
先帝三次召對皆謂封侍且至受其詬諸臣回
辱之後尤叮嚀封侍餙成　遺命之專如此

不思
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兇悍宮人後世
視
先帝爲何如主乃
先帝絶未嘗有此也初次　召對爲發明遵和
以舊疾偶發服藥無効令諸臣傳之中外以
杜紛紛之口并諭
皇上伏侍人都有了多與調停
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註

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
又也非宗伯言之則
先帝固語未及此矣二次　召對則
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　召對則屬之
二三大臣以輔
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
李侍擅挾
皇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
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

不敢不遵　命
先帝但急指
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
即暈倒御榻今無端謂
先帝于李侍臨危握手叮嚀明加
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
先帝以內倖之過徒欲快幾人之恩仇不顧傷
兩朝之君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呼　天無
路祇存此一段公議灑向青天白日爲幽冥

核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
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
兩朝君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乳
臭之子驚竄欲散知無能收入家乘矣傷心
天地夫復何言嗟嗟癡心爲　國妄趨死路生
有累于　朝紳死無裨于
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爲千日
白虹死且不瞑但願　國家疆圉安靜
聖德剛明

聖壽無疆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
尸飽蛆蟻原自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
作一怨尤爲也而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
在　朝臣子共從
君父起念于
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
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于　潛邸凌
聖母之仇　大廷辱
先帝之惡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　先朝舊人

撫養弟妹厚加恩禮于
君道子道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
矣今何忍以罪一愍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
抹殺若無泰昌元年九月中倂李侍氣毆
聖母與節次無禮等
聖諭比　召方韓劉三閣下與六部都察院一
國公三科道于　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
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
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

君臣相質直意母子相念至情恍然惻然夫豈
由夜半傳宣者今與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
從旁捉弄又令後世視
皇上為何如主議謂事關大體即語有遷次處有
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存其本色而
況乎其末必多異也又何忍不于
君父母子無解恩怨　宮廷當正名義再一深
原漣沉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
將死　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
明不忍不于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　朝
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
無聊債家逼促亦漣生前之孽母子今世之
命即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
笑讀書做官人于　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
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視為兩頭之船當面
當事無半句商量事向背後冷言冷語為目
前自卸姤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為仕
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癡愚事到面前
從
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
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尸無全體誰是獨食　朝
廷飯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
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為　朝廷之所
以不虛養士也若个个使乖趨勢只戀功名
長久不顧　國家安危
祖宗典章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
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訣之
語漣亦謂子孫何不使勉之忠義而作此隱
語昔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
何誣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嘗死白日
冥冥于我何有哉

獄中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癡心報
主愚直仇人久摒七尺不復掛念不爲張儉逃
亾亦不爲楊震仰藥欲以性命歸之
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
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
嚴旨家傾路遠交絕窮途身非鐵石有命而已
雷霆雨露莫非
天恩仁義一生死于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

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憲臣曾受
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
一念終可以見
先帝于在天對
二祖
十宗與
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
東風于我何有哉

獄中遺書

夏吉見字汝父早未行湘沅之事今無及矣
受辱受苦但我原非護熊者曾有字與左言
熊必誤遼事我輩萬無保他仍作經略及事
敗我謂封疆爲重何辭一死熊君恨欲殺我
此豈受賄爲營脫者今同鄉田生金之子因
其父不得南贛開府極力設計謂我指徐疏
爲雞鳥安知鳳也以致徐深恨成此冤獄苦
矣今無怨但此心不明于同鄉人耳

頌天臚筆卷之五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彙集

贈䕫

贈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左公

熹宗朝適中人作逆嬈節內訌京貫外合希進尠志介者遁爲牙爪諸君子方秉泰用壯而璫類繁稱憂在 廟社是時公以左僉都御史與右副都御史楊公漣怲怲爲根本遠謀漣先疏璫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既上公復疏

三十二斬將以繼之而其下泄之邏者遂以矯旨削奪去當兩公倡議擊璫一時中外共擊之璫已錯愕待死而 朝無嘉琦迺恣節南遂至削奪諸君子如振落而鼓唇改面猝嗟反覆讀劇美之佞餂髮指舌噤嗛嗛媼相矣自非

聖神首出次第殲滅將安潢于慶言誰爲留唐于業奄者迺知 天篤

聖神生公忠以折逆萌抑且殭其壽成此公忠遂留一綫綱常于世然則公之功豈徒一死明其大而登仕十八年凡所傾納正人以破沮衰説而孽牙卽爲㸚計總成一爲 朝廷不顧身家之公忠嗟乎二公言而世嚚二公死而世喑然則公之言公之死竟何如哉當辛壬東紛人思擁衛故人出典兵既不程力兼不忌嫌若內戚內閣內宦公併疏糾之其于遼撫熊公初起輒疏規之既罷再起又特疏救不快于熊者及遼失而懵熊者坐熊通

夷公獨曰有本臯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別意當無憾公介直不阿拜左僉都御史時趙公南星李公騰芳陳公于廷司銓孫公瑋高公攀龍楊公漣相次司憲吏科魏公大中河南道袁公化中調考功鄒公維璉再調程公國祥佐外計諸君子慨然澄清而璫且收天下無行義之尤者以抗諸君子遂以推謝撫逐吏垣逐部院公已草疏發家口曰無以孤兒寡婦累人而陳少宰于廷又擬㬢

公允升馮公從吾爲尚書遂與公并逐而璫一恣諸君子一網盡矣痛哉公嫉惡如風特先剸刃于羣奸所藉跡其手撲逆焰豈爭一事是非念當舉世歸璫之日獨公一二人抗逆爲正人嚆矢試問一時逢璫何異漢新郎真人出御而不先有正人誰爲持此朝夕之世令元憝低佪而不敢騁嗚呼外周內唐詎乏懷英而一日稱功四十八萬誰復爲精忠向者徃指三案諸君子好翹嘗事以居功迺諸君子半死逆璫將無璫之逆仍三案嘗事而死爲居功也且三案從璫者有一不受璫推擢而同其死且流譴者幾人迺知事繫 宮幃要不得迂周防釀逆患至天下無一敢爲讜言又無一敢不爲頌言昔唐人之論張許也守一城捍天下以孤疲當强虜蔽遮沮遏天下不亡予以詶二公而因以坐觀圖存愧附璫而未死者公之功大矣

高陽 孫承宗 撰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公

公諱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萬曆丁未進士才思精贍落筆驚人舉子家傳誦之初任中書舍人選爲御史丰裁簡峻條奏英發同僚懾每事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奸弊剔除繼督北直學政嚴杜請托一切以法從事每差滿去任疏薦文武屬官循例謁謝者錙銖不染人服其清公性嫉邪

神廟末假印冐官者衆公一疏汰五百餘人銓弊幾爲一清

光熹之際公與楊公漣并心協謀爲世道討楊公任直徑行公委宛沉密事多賴以濟楊公亦心服之天下號曰楊左及之累遷僉都御史時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爲務天下遂號曰楊左繆魏羣邪側目左甚于楊於是邪黨傳櫆發難借汪文言爲嚆矢首攻魏與公時舉朝尚多正論相持半載至甲子十月而公等皆民服策蹇出都矣未幾以梁夢環

忝汪文言疏搆成大獄逮入鎮撫與楊公各坐
贓二萬追比楚毒每五日再受刑必具全套者
謂夾拶棍杖敲也七月二十四與楊魏同斃獄
中是夕有白氣貫斗云

今上御極追贈左都御史廕子一人

野臣曰人知士大夫之禍始于楊之觸璫不
知其始于左魏之觸邪也左魏恃其名義之
正繩奸太急奸人皆挺而走險乃假璫力以
殺衆正於是汪文言之獄起矣倘所謂新法
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者耶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公紀實

繄惟忠節著于朝綱孝友傳于家乘高風正
氣千百世下足以廉頑立懦者吾兄大中丞
其一人也中丞諱光斗字遺直別號滄嶼舉
萬曆丁未進士繇中翰歷官左僉都御史居
官清執凛然以風紀自持遇事敢言不避權
貴意有所觸殆同食蠅必吐之而後已肅清
禁掖擁立
熹廟多所建豎亦多所糾劾坐是爲宵壬忌嫉
竟以天啓乙丑罹璫禍逮繫慘死嗟乎吾同
胞兄弟九人中丞第五嘗自謂吾一肩上擔
四兄下擔四弟何以勝其任而無愧故常俸
外無他入一銖一縷悉上之　封大夫不問
出入自牽絲迨成宦無改轍焉性慷慨喜急
人難里有糾紛潛爲救解不使人知亦不欲
人知也歲饑每首倡拯貸力所不給即質衣
毀夫人釵釧所不吝戚屬之待以舉火者凡
若而人以故聞逮之日舉國如狂如奪怙恃

四門植旗倡義紛傳討緹騎檄如而冀以彰
傳　旨之僞而白中丞之寃中丞聞而哀懇
曰是速我死也諸公意欲生我何事此爲託
親知委曲譬以利害乃止又相率遍禱神壇
知其無可奈何乃遮道焚香哭聲震
天地自桐達盧無間郎緹騎亦爲之泣下莫能
仰視也諸父老情不能已又客約數百人思
撾登聞鼓以訟寃疏詞悲切至今不忍竟讀
中丞力爲之解曰諸父老固愛我然我死耳

豈忍並累諸父老騈死無益耶勸諭諄復一
二有識者會其意始稍稍謝去祗黃河遡悉
返焉嗚呼吾兄孝友天植忠介性成故就繫
坦然無纖毫見于色妻子環泣不爲動惟徘
徊八十老親無辭以自解已而曰兒不得爲
孝子矣卒拜堂下趨受　詔詔未讀時晴空
皎日甫聞讀而如注讀竟復霽如初咸詫謂
天淚云立　朝大節如爭年號爭移　宮詆
賞恭之醜杜姦相咸畹閹豎典兵之漸初巡

城擒獲假印若干僞卷若干已具見風骨後
督學悉屏情緣一切以道義文章與士子相
砥礪辛酉秋闈前朝紳冊今科榜首安屬答
曰定與已而果屬鹿定與其神識類此且留
心武備所至率諸生習射刻有兼材錄一時
蒸變適白蓮邪教起請纓撲賊半屬諸生功
績成効已槩可睹已而其鬨　國家千萬世
永利則又無過屯田
神宗朝上三因十四議報可力主獨通特設屯

學官許以屯田多寡殊上殿最巨璫蠧屯者
立疏糾之璫爲股慄躬行勸相單車疲憊至
暈死一晝夜始甦元年墾田若干報　命實
徵租若干迄今省東南漕餉若干天津涿郡
社而稷之者如新也此其功在　國家根本
地尤大彰明較著者矣生平行本實心功期
實効而嫉惡如讎摘伏如神故逆璫爲孳小
側目是以媚璫諸姦必欲寘之死而授指彪
弁許顯純非刑搒掠與楊魏二公同日斃于

獄卒之日長虹亘天明星隕地而又感有白
鵲之異鵲來自中丞未御舉時三年巢館樹
及逋籍遂飛去乙丑 月復來爲耕塚弋獲
卽中丞 詔逮日出門而噣之叅于家則左
翼已折七月廿四忽悲鳴三躍而死數適與
鎭撫凶耗期亦異哉里人請尸祝中丞而叅
以天人益謂此也至琴鶴清操寃追傾族仇
者復中以酬薦之賕直指楊公特請于 朝
時逆璫魏忠賢亦曰吾固知左某做官淸兩

差實未嘗受薦巳荷 詔免而姦黨更狃以
封疆移宮諸案誣贓毒比命遂盡于無目無
天之域如彪如虎之手矣嗚呼痛哉輿言及
此腸堪寸寸斷耶嗟乎以吾兄之精忠大節
聖朝之郵死錄後自有
太史如椽之筆彪炳天壤而明不勝在原之
慟詎止人琴之悲爰撮其梗槩以備紀實荒
迷無敘不知所云

季弟左光明抆淚謹述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題爲足餉無過屯田
屯田無過水利懇乞
聖明申飭當事着實舉行以濟急需以圖永賴
疏
臣幼聞父老言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田
西北有可耕之田而無其人旣僥 命闕下
間取農書水利及古人已試陳迹略一講求
頗得大意適承乏屯牧耕當問奴此其職巳
方今東事正興籌邊無策十八萬枵腹之兵

待八百萬畫餠之餉催外解之檄如火而不
可得求內解之滯如雨而不能得去搜而
又搜搜到何時派而又派派到何日止有漕
運一脉而民力巳竭加以旱乾水溢接濟不
前河竭海漂種種難測其他意外之事中梗
之患且未忍言若不汲汲講三年九年之儲
而局局爲不終朝不終夕之計臣愚不知其
可蚤夜以思只有屯田可以救急而今之屯
田者不過按籍徵糧期于及額而巳間有隱

占多不可問然亦不必問也惟是西北不患無地而患不能墾以臣所開京以東畿以南山以東兩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數千里高者爲茂艸窪者爲沮洳豈盡其地哉不墾耳其不墾者苦旱兼苦澇也其苦旱與澇者惟知聽命于天而不知有水利也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有道于此使上之不爲魃而下之不爲魚相反而相爲用去全害而得全利何憚而久不爲此謹

循臣上屯田水利三因十四議惟

皇上採擇焉其一曰因天之時五行之用誰能去水三江震澤禹貢所稱厥土塗泥厥田下下昔之汙萊今之沃壤何常之有近見莞蒲魚鱉蠃蛤之屬到處有之自南而北風氣固然而謂水偏利在南偏害在北火耕水耨欽五行之二名曰誣天其一曰因地之利引漳溉鄴渠鄭富秦龍首白渠漢世尤盛民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河源如昨地脉未改而謂水偏利在古偏害在今使瓠子之歎長輿宣房之績不顯名曰誣地其一曰因人之情南人惜水如惜血北人畏水如探湯習固使然亦未見其利耳翟方進壞陂而黃鵠之怨輿召杜開陂而父母之歌作有之以爲利死且不避近日京東一帶多所開濬寖寖已見其利所在州縣亦知有爭水者矣臣私喜之而謂水不宜北北不慣水拂耕鑿之情而失田民之利名曰誣人

禹功明德惟是平水土濬溝洫而已未有不治河而治田者支流既分而全流自殺下流既洩而上流自安無昏墊之害而有灌溉之利此濬川之當議也沿河地方唯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是不一水陂塘隄堰是不一用或故跡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爲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必鑿空尋訪以蹈郎鹿無虞之戒則疏渠之當議也秦漢之世鑿地爲巷掘地爲

井汲而得灌以畝一鍾卽東南地高水下[illegible]
而溉之上農不能十畝非方水與地平數十
頃直移時耳事半功倍難易懸殊則引流之
當議也河流漸下地形轉高遠引不能平引
不可將若之何其法闡河設壩以壅之大約
如囊沙之意或壅二三尺或壅四五尺然後
平而引之水與壩平流從上度逦流而下節
節壅之亦復如是蓋不能俯地以就水而惟
升水以就地支河淺流最宜用此卽如滏陽

一河發源以至出口約七八百里得其利者
僅一二縣餘皆以低下棄去不曉此法故也
則設壩之當議也蓄洩不時泛溢爲害加以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壞民禾稼蕩民廬舍往
往有之惟于入水之處設斗門以時啓閉旱
則開之澇則塞之出水之處反是此建閘之
當議也沿山帶溪最易導引山水暴漲沙石
壓衝再行挑洗勞費不償其法順水設陂以
障之用河支不用河身支以上溉身聽其下

行此設陂之當議也而必槩種秔稻恐不[illegible]
習得利轉微隨其高下聽其物宜宜粱宜[illegible]
宜薏宜芋宜蔬惟意所適總之水源一開灌
旱地之利勝水田之利一倍每畝之值亦增
價三倍漸漸由而不知通而不倦而焦原盡
澤國矣則相地之當議也春夏澆灌常苦水
少秋冬無所用之常苦水多儲有餘以待不
足法用池塘瀦淀以積之既可儲水待旱兼
可種魚蒔蓮每見南方百畝之家率以五畝

爲塘水不勝用利亦如其畝之所入何不倣
而行之或五家一塘或十餘家一塘居然同
井遺意而築塘尤易于浚井但期築做如法
可以住水不漏惟原窪下之處不必另設則
池塘之當議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必用南
人而南人寧爲農夫不欲爲農師北地徭輕
江南役重以走利如鶩之情乘避徭如虎之
勢吾土雖美樂郊可適但著爲律令永爲世
業不得一二年後卽行告奪將貿耒而來爭

先恐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此之謂也則招來之當議也四民之業迭相爲用南方士子不得志有司則棄爲胥吏舞文犯科往往此輩若倣漢世力田之科令墾田若干畝許令占籍而又不礙地方本額且令官司與之講明水學如胡瑗之教授門人不猶愈于白鏹而鬻青衿者乎蓋先師與后稷並位勝與猶頓爭坐也則力田之科當議也虞文靖公建議于宋泰定之時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今其意可師也若令各屯衛所軍官及經歷俱以墾田多寡加級雖格外之勞來實本等之職業於計甚便今議者動抑豪強防其兼併不知富者樂耕則貧者轉貸但得地無曠土士無遺稅何妨勲戚貴近大賈富商騈集而來從豪賓塞賞用此意則募富開爵之當議也宋巡行使者分道四出民苦不便蘇軾力非之而治杭之日修治西湖欲天下盡與水學毋

亦行之介甫則不善行之文忠則善耳今水利之銜猶設而勸農之義無聞至于有司多所不解但得撫道而下箇箇得人又皆講求之熟路已試之成事如懷隆靖虜河内磁州海島先後諸賢分滿布列彼此呼應官無添設之煩民無追呼之擾稽人成功田畯至喜則擇人之當議也天津一處舊撫汪應蛟墾水田八千畝設兵二千用充額餉今援遼千名即八千畝多蕪且有申言種穀不如取葦者廢興由人良可浩歎誠得練習明作一將官領兵數千屯之而天津一帶不足墾也永平負山瀕海擇官而墾亦如之附近關外得穀一石足抵漕之五石且屯且練用備不虞則擇將之當議也或者曰游惰之軍不任耰鉏是不然近見出關觳觫之狀視關内如春臺壽域若掠其老弱使盡力南畝死且不憾而又計田行賞比于得級如宋給享參用之策其言曰執耒之勞較之操戈之危豈不特

易夫驅之戰與驅之耕臣固知其必悅也則兵屯之當議也臣所言者止于臣屬耳由畿輔而九邊由關內而關外豈乏充國其人又豈乏武侯子儀其人而坐令金城祁山河中之績爲千古絶盛哉此數議者不煩公帑不勞民力而又皆田里樹畜老農常談無甚高論舉　朝皆言其可行而不肯行當事亦見爲當行而不肯力行　國家無事旣以因循而不行有事又以張皇而不及行農旣疲

于養兵而不耕兵又耻于爲農而不耕謂見効遲在三年之後而三年後復然謂大利遲在十年之後而十年後復然譬之富人衣珠而餓死豈不惜哉宋末年東南有梗始思虞文靖之言倣其意設海口萬戶業已無及勝國末季乞張士誠貸米數百斛反覆告急僅乃得之而終無救于亾矣可不寒心先臣徐貞明曾以尚寶專理此役而事出創議難與虞始且欲以一身兼禹稷之任大開河工復井田之遺省東南之運語近迂濶曾忌者爲止乃其意不可磨也今潞水客談及治田存稿具在任事之難令人追恨無已今時勢迫矣過此不行更無行時伏乞
明天子照臨于上賢公卿百執事主持于下各舉所知知人善任更新　勅下戶部酌議委妥轉行所司着實舉行勿狃故事勿急近効勿憚事始勿撓事終載入考成一切有司首課農政田野不治卽異能高等亦註考下下

其有不習者孳孳講求務期曉暢躬自勸相單騎巡行阡陌問民疾苦不得勞民煩費無益民功小有嫌怨臣等力爲張主迫試有成効破格超遷永著爲令庶幾小墾小利大墾大利小利在地闢而民聚民聚則墾者愈多大利在粟賤而民饒民饒則墾者愈易生聚漸煩和糴轉便卽不必省東南之漕而亦不專靠東南之運矣信能行之三年十年而不少見富足之効臣請受妄言之戮焉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題爲懇乞
聖明仁義兼盡情法兩全疏
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聞變倉卒趨　朝人
情洶洶朝不待夕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
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殿踉蹌張皇　宮中必有甚
不相安之情閒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奸璫布滿
陰爲人腹心

皇上大有駭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惶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于初二日隨
公疏後有愼守典禮肅清　宮禁一疏語甚
微婉此時但知定
宗廟安　社稷爲大不知其他初三日　宮中
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將臣疏發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旣云尊卑異稱禮
部再酌議具奏欽此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
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乾清　宮禁肅然內外寧謐臣
等舉手加額共幸　廟社有靈矣
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
易曉矣惟是自移宮以後自當存以大體捐
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大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若復株連
蔓引使　宮闈不安非但與　國體不便亦
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魯襄公不能制其母
宋儒朱熹以爲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之人
後彭龜年經筵講此一段公案相與歎服因
取朱熹入直此等處置自有情法至當不易
處之頃聞錦衣勘問諸璫時語連　宮禁槩
置不問深爲得體伏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　面諭以當日避宮
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然明白不得
憑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姚進忠等正法暴其盜寶罪
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朧罪其餘株連槩
從寬政令反側于自安庶幾燒槩獄之詞者
敢所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胥此
矣臣區區之心始終如有定
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臣無任激切之至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所奏如何不題李進忠等只言劉遜題
有情弊其餘已有旨了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題爲科臣以
逞私心倒翻國是懇乞
聖明處分以保善類併罷斥微臣以避賢路疏
臣惟君子之別于小人者清與濁而已矣君
子之不能容小人猶小人之不能容君子也
其清濁異則其好惡不得不異也然而鵲終
不可以爲烏梟終不可以爲鶴其好惡姝其
面目終不能易也此國是也臣于本月十九
日接邸報見刑科給事中傅櫆爲邪臣比暱

匪人把持　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內論臣及
科臣魏大中除大中自疏外其云血性男子
聰明丈夫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塗相背
依附有道未敢公然與善類爲讎似乎科臣
猶知有有道有清塗有善類也者而一篇之
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
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
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

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絶跡無往還
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
以知樾之意矣樾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
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
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不欲其留一則不
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
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砥礪臣未薦之爲銓
司亦常亟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
隨同鄉諸臣後一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
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可親疎臣
與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内之清望者也科
臣何事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耶
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者日簧鼓其間不覺
日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
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求多于
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
願科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
自臣職掌人材進退例得與聞何事攪泊如

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
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
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垣不
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嘗
目認東厰理刑傅繼教爲兄弟脉絡機鋒長
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
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
臣之愼持之也臣忝竊非據久思避賢且見
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
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從公議處要見鄒維璉程
國祥等是否清品科臣身在言路不能獎恬
拔滯爲何掃除清流顛倒國是併乞將臣罷
斥以謝科臣另選才賢代兹重地幸甚
天啓四年五月　　日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
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題爲　君命當
遵臣誼難默再陳決去之情以祈允放疏
臣屢疏乞休親老身病自有至情非爲傳櫆
之言也而櫆不知咋于罔憂之後又復有言
奉
聖旨屢旨剖明何乃又來瀆擾本內各官俱着
遵旨不得奏辯該部知道欽此櫆所言臣之
事即屢　旨剖明之事臣即欲有言無非求
皇上明其事而

皇上業已爲臣明之矣臣復何言顧臣有不容
默默者櫆之不自反而尤人也臣自爲言路
誓不許人于陰亦誓不逍人于臨傳繼爇之事奚
過聊一點綴冀櫆醒悟終不教盡言以辱士大夫
而櫆必欲自揚其穢以致舉　朝之訟言于
人何尤同爲臣子同此建明人如投石櫆則
投水甚至閣部大臣所不能得者櫆片言寄
移種種如意以致　絲綸失職衆閣臣之執
爭于人何尤櫆既不慊于心益求勝于言今
日一疏如此明日一疏如彼以致屢疏更端
重煩　明旨之詰責又于人乎何尤臣之立
身自有本末自待罪風紀以來以人事
君深媿未能好是懿德秉彝罔爾若使引用非人
受人賄賂當明白指參臣曾舉以問櫆櫆無
以應今
明明在上穆穆在列一時嚮用莫非名碩櫆欲
一槩抹殺何其藐視　舉　朝士大夫也豈
櫆意中之事意中之人布置已定所謂火傳

燈續類引朋呼者不覺自道其實江文言三
月鍛鍊兩次拷掠索臣等一事千涉無所得
今杖下遊魂奄奄遠竄未分人鬼猶未快于
心乎項者震霆屢下死傷相踵忠義寒心道
路雪涕櫆爲言官不求　霽威乃爲逢怒臣
竊不許也臣所自咎者櫆爲臣一官屬轉反
覆以求必去至闖憂之後猶刻書草　奏使
人復以綱常名節繩其後是臣視一官甚輕
而櫆視臣官甚重臣視櫆甚重而櫆自視似

太輕
陛下若發放臣歸必無此事臣惟有亟去以謝
之而已伏惟
陛下降勅施行臣曷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

浙江道監察御史左光斗謹啓爲懇乞
聖明慎守典禮肅清　宮禁以安　宗社疏
竊惟內廷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
極殿也
祖宗以來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　妃嬪雖以次進御
遇有大故卽當移至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尊
制歷代相傳未之有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旣非
殿下嫡母又非
殿下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典制
乖舛名分倒置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待
殿下又無撫摩育養之恩此其人豈可託以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實老誠外輔

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
哉又况 睿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
託于婦人女子之手爲乎故在
先皇祖時慶請名封而不許即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
于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甲之稱亦斷斷有不便者倘及不早
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

立見于今臣誠有不忍言者矣伏乞
殿下收回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或念
先帝遺愛姑與以名稱速令移至一號殿中
殿下仍回 乾清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幾
宮禁清而名位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緣係云云事理未敢擅
便謹具啓請
旨
泰昌元年八月 日具

絶命詞 左公詔獄中爲酷吏許顯純拷掠無完膚臨死從獄卒中出
辱極汚極痛極死矣死矣如二親何
野史氏曰案詞止十四字含恨無窮公腸斷
不能握筆嗟乎不知飲淚幾千百斛矣迄今
冢君對客及此涕泗交頤咽不能語痛心欲
死世謂魏子敬死孝而吾謂左碩人生孝其
抱高才美度居貧好學菽水勉支朝夕惟艱
事母夫人誠至咄哉兩賢胤忠孝風世余復
以中丞公遺血而并紀之以爲千古一慟

桐城四門檄

秉彝好善斯人之同心仗義鋤姦千秋之盛
事有倡斯和無激不鳴今觀僉憲左公一代
偉人
三朝正氣文章名世學士共尊斗山經濟滿寰
兆姓均沾霖雨抗彈章于豕牖狐鼠銷蒐振
鐸響于蘭臺菁莪式化居鄉飲人醇醪三尺
無欺作宦潔已冰霜一絲不苟即今廿載歷
仕猶然四壁蕭疎真

明時清白之懿型爲我邦縉紳之雅範乃其受
先帝寵命精忠業貫于神人節今撫
沖聖垂裳勳猷可爛于竹帛政擬 眷膺無艾
允荷十世之休嘉倘其罪出非辜應付八議
之平反奈何黜削未幾倏爾逮繫隨加
旨下追贓誣以不疑之攘金有是事乎
詔嚴扭解辱以范滂之囊頭變無日矣吾桐
稱文憲之邦不乏忠毅之輩覩接 詔時
霑雨何異六月飛霜聽取義人之覆盆能

二天灑血爰是倡盟約我同心共矢借劍之
英風期掃竊叢之僞旨及今拘留緹使預圖
剖明然後匍匐 彤墀代求矜釋庶貞人不
斃于刀几而公道頓豁于陰霾請覩今日之
威嚴竟是何人之世界
右桐城父老討緹騎檄也當時以逆璫魏
忠賢矯 旨逮繫先君於是合邑不平傳
檄四門榜書激變欲先擊殺後具奏先君
以命出

君父雖矯亦眞若復爾爾又借忠賢題目禍且
不測矣再三哀懇乃止

男左國柱謹識

桐城百姓疏

直隸安慶府桐城縣合邑人民某等謹瀝血
具疏爲忠臣被逮萬口含寃懇乞
聖明察輿情憐寃抑赦一人以答天下事某等
伏處艸莽竊聞　國政竊見孟子云左右皆
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
曰可殺然後察而殺之是殺人之權不在左
右不在大夫併不在天子而在國人也今原
任左僉都御史被逮左光斗不知何罪冒干

天威削奪之譴遐方細民已不勝駭愕突聞差
官拿問以桐城二百餘年所未有之事桐民
父老所未經見之慘而忽加于桐百姓所共
仰賴之人聞報之日官哭于署吏哭于庭農
哭于野商哭于市行道哭于途婦女哭于室
相顧痛悼不解何故至閑讀謂熊廷弼失陷
封疆受賄出脫嗟乎寃哉世未有居鄉不愛
錢而居官愛錢者未有不愛本等之錢而愛
分外之錢者未有除姦剔蠹禁人之受賄愛
錢而反身蹈愛錢之誅者
皇上亦知左光斗居家不事生業居鄉性高仁
義乎亦知急難有聞必告謝儀閉目不視乎
亦知一編裕後家無綺紈之子弟三尺應門
人盡司馬之純僕乎亦知二十餘年之科第
不改四壁蕭蕭之家風乎數椽數畝自若自
茹家無千金之產何處置二萬之贓且廷弼
之贓可受何人不受封疆之贓可受何事不
受光斗亦天下之極貪人也側聞屯學二差

力抑本等之薦儀假印假官一疏直窮意外
之積蠹含其財而他是求禁人奸而身犯焉
譬如敝蓰千乘之廉士而逆旅行刼風礪一
世之節婦而身自誨淫天下有是理有是事
哉至若道德文章望隆江左鑑空薊北生平
不討身家動念惟知
君父防微杜漸共傾夾日之功觸忌攖鱗時洒
回天之淚有臣若此猶當十世宥之縱或罪
在罔赦亦宜付以三宥八議之典何一旦威

加莫測坐以極寃受賄何名扭解何法罪未
定於司寇刑遽上於大夫舉朝之公議雖泯
三代之直道仍在況
皇上以忠風百官以孝治萬民孝如左光斗閭
里通知乃其國而忘家無非以忠作孝頃以
七十八歲之病母八十一歲之老父奄奄床
榻死別生離見者悲之謂延師教子做官榮
親拮据一生作此下場不惟拂匹夫匹婦之
性亦且隳忠臣義士之心矣卽使忠孝性生

滿門節義光斗爲范滂親爲滂母駢首就戮
垂芳青史天下後世以
皇上爲何如主哉則光斗之身不特不忍殺不
當殺且不可殺與其置九死以快一人何如
留一生以謝通國是用匍伏閶闔擁死上瀝
倘得憐其寃枉特賜生還豈惟光斗自今以
往之日皆
皇上再生之年而桐之黃童白叟亦且與光斗
沐

湯網堯仁於無外矣恭等無任呼號激切待
命之至
此桐民伏
闕疏也就繫之日空桐之父兄子弟焚香頂禮
呼號遮道達數百里無間更容約百餘人裹
糧跣足叩
閽請命先君止之曰今日之事豈可以口舌爭
哉疏必不能上上亦無用徒送死耳有容地
從行者使親知遍曉之至黃河始盡反焉

兩學公呈

具呈安慶府桐城縣兩學生員朱之正何彥

珽等爲　朝廷公論已明里閭輿情未愜特

懇鑒節昭忠請祠崇祀以襄盛典以翼風化

事竊惟有家惟孝爲先孝之褒也必不可遲

其澤于上有國惟忠爲重忠之勵也更不可

慊其情于下故褒孝所以祈聞乎

天子而勵忠并宜徇夫庶人原任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今贈副都御史左光斗丹衷日麗

直節霜稜一差而興西北之水利于東南

社稷倚命再差而普東南之文學于西北化

鐸生身拒請青宮以方長孺奚啻不衣冠不

見疏還簾座譬猶魏國誠哉扶日月而行豈

期鐵面剛腸止見容于

明聖所具忠肝義膽頻有觸于宵壬問豺狼而

張綱之輪未埋已見玉階化碧撫于莫而朱

雲之檻既改僅餘鐘室留丹國人飲恨者三

年竭波不足以洗痛

皇仁布敷于一旦飛霜胥化爲流膏日今錫以

麾錫以贈錫以葬若祭弘開十日九原之氣

乃生追憶哭于庭哭于巷哭于市與途間爾

凡筵百姓之心不死且其天之所憐應爲人

之所奉矯遽而黑風屋拆開讀而赤日雨淋

黃芝迎幽獄之門而篤生白鵠應絕命之期

而同死皎皎明星殞地爍爍長虹亘天凡此

關于運數者匪輕所以像其音容者轉切值

茲戒嚴之際難救一日之雎陽兼逢作覲之

時勿令匹夫忘武穆詎下民各有懷于霜露

而當事忍復靳之春秋籲求申詳轉叩

九五法施則祀勤死則祀禦災捍患則祀歷皆

已試之成模緯文堪傳經武堪傳寓兵力農

堪傳永協無疆之美報輪奐一新上之示以

作率者嚴則養其忠義之氣視瞻有象下之

夙爲感憤者暢益堅夫愛戴之心將人都遂

比而間適之箸可無籌家盡許張而中外之

藩因益固矣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合邑公呈

具呈安慶府桐城縣里老約保耆民許可進等為忠臣廟祀未光斯民直道終鬱謹合詞叩請俯允建祠以全優卹之典以伸風勵之用事竊惟祀族有定要主為國為民匹夫無私政在事亾事死原任左僉都御史左

孝友根天忠貞徹帝竭力以事詩書任詩書所不任之事瀝血以圖君父荷君父所莫荷之圖初命而屯政脩舉相躬巡九天澤布再

命而學政舉文經武緯八郡聲騰剪剔權姦半點不寬孤鼠路激揚風紀一心分破國家憂出萬死以一生用擎天而夾日 社稷鼎重豺狼心寒所以報 國之忠都成殺身之禍風霾木折

帝應駭其非常淋雨晴空天想泣其無罪産黃芝于幽獄共識碧化之因貫白虹于斗牛顯示乘箕之驗精氣既無微而不格英靈應蹟世以猶存祭葬耀 黃麻沉灰頓煥贈 蔭飛

丹闕簪履一新

皇仁之浩蕩無疆下民之蟻依靡托禱于神哭于巷送于途搶地呼天昔不能救公于死盟于心矢于口誓于衆擬神索象今猶願祀公如生風紀所關不敢不以褱柄之思仰于

仁憲視瞻之寄伏乞郎以褒勵至意俯洞輿情俎豆輝煌使世欽忠孝之食報匪偶春秋扶杖自人與直節之舉目可憑萬願攸同

九閽遥祀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頌天臚筆卷之六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廕二

贈太常寺卿諡忠節魏公

公諱大中字孔時別號廓園浙之嘉善人舉萬曆丙辰進士性狷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舌耕不足以自給妻子怡然負笈從景逸先生游已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冠緇衣公自會城急歸毀之所司旂額俱寘弗張及計偕同鄉仕郡邑者例有所干及公獨謝絕其餽卷資亦力却不受爲孝廉六年未嘗輕謁官長迨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覲政遠則跨驢任行人每奉檄遐征力減厨傳程贈嚴絕寸絲考最入工垣搏擊無所避權貴斂手要路多觧衣華屋公不能辦僦值就敝室寓從不携家惟一頭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踰年高邑儕鶴趙公爲大冢宰知公清操卓識因每事咨公公所薦引皆海內人望了無所私然忌者自此叢

焉歲癸亥轉禮垣時乞郵贈者濫甚公引　會典悉裁之忌者益怒甲子晉首垣長以激揚流品爲已任發露餽遺仕路益肅或借汪文言事劾公

先帝初寘弗問無何公與楊左諸公首擊逆璫南北各衙門交章應之尋値晉撫員缺廷推謝公應祥故屬佳品然出高邑意公不知也忌者復揣摩彈公蓋以謝公曾令公邑首拔公耳璫從中構之得

旨降調旋逐趙高二公正人之禍由是如火燎原不復可收拾矣乙丑夏璫矯

旨逮公是日雷電交作風吼水立士民擁公泣送者數萬人郡邑長咸涕下祗隸莫不掩面逮至下鎭撫獄拷掠備至誣贓三千三百金公歷官十年貧不減諸生時五日一訊訊加全刑雖戚友捐助頗衆卒不能如額竟死獄中嗟乎公每蹴欲碎楊熊而反坐楊熊賂以死不亦白日晝晦哉諸慘酷狀詳魏孝子與潘茂先書中後

一年
今上御極璫敗伏誅公寃稍稍白又一年寃乃
大白贈公今官錄公孫允栴入胄監栴孝子學
泙子參洲周公婿又一年其同門友陳祖苞爲
之傳

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題爲合詞請納憲
臣之忠以除逆璫疏
臣聞從古君側之惡非遂能禍入國也有忠
臣不惜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
至于不可救耳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
制生殺一殺王安以立威于內廷一逐劉一
燝周嘉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
而逮三 皇親之家人立枷而斃以立威于
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在

皇上之左右縱私人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等
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餌其所喜而翦其
所忌人怒于下
天怒于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于
皇上之前者憲臣楊漣受
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每念
皇上聖明中外多故苟捐吾身而可以有益于
君不難以其身死之誠見稔惡顯禍在
皇上蕭墻之內肘腋之間故列忠賢二十四大

罪以告疏
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歡喜以爲今日而禍本
可拔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
念其勤勞錄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
没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賢種種之罪案引
爲親裁而代其任咎忠賢種種之逆跡不能
置辯而代與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
自票疑盡出忠賢之意與爲忠賢代草者乎
恐楊漣之疏格而不達
皇上未及省覽也如
賜省覽無論達
祖宗之制于列聖之政出入警蹕僣擬　乘輿
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即就疏中所列風聞
二事　懷冲太子何以不育　裕妃何以革
封
皇上南郊之日　胡貴人何以無病而暴卒設
深宮宻寄之地果如通國之所驚疑是
皇上身爲天子而

頌天臚筆 卷六

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與客氏之喜怒危
如朝露能不寒心
皇上又以宮壺嚴密外廷何以透知詩曰鼓鐘
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千百之口起中外之
疑者歷稽史傳備述甚多况忠賢客氏之私
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耳傳聲何可掩也
皇上何難割于忠賢何難割于客氏至謂左右
屏而
皇上孤立于上夫
皇上一身天地覆載
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于忠賢若
忠賢一日不戮客氏煽禍合謀恐左右之人
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真孤立于上　其中莫可爲仗耳且忠賢惡
貫滿盈罪狀昭著陰令司房傳養貞藏奴酋
之奸細韓宗功于家欲以何爲
皇上即不能疑忠　賢忠賢不能不自疑不能不

自危危之疑之極自作不靖釀禍發難非所
忍言斯須不斷禍不旋踵伏乞
皇上納憲臣之言按忠賢之罪籍其家以佐遼
餉斥客氏就外居住毋令復入　宮掖滋其
兇穢下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于獄治其內
外交通之罪幷
勑法司嚴鞫傳養全之罪提究窩主以自爲
宗社計天祚
聖明揆地濟濟必無焦芳李東陽者厠于其間

謝遷劉健不失臣節而共事固有什百者濟
危扶顛瞻仰此舉無徒令羣臣惕號于下
聖主真孤立于上而莫之肯憂也
天啓四年六月初五日上奉
聖旨這事情屢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皇長子
連日用藥朕心焦煩乃紛紛激聒全不仰體
豈是臣子分義且宮闈邃密何得妄生猜疑
好生違聽瀆擾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本爲
首的罰俸五箇月其餘的姑不究該部知道

朝審紀事　天啓四年
大中未見錦衣衛原疏跪聽
嚴旨似坐大中以受楊熊之賄也楊熊之賄必
不投于口口欲辟楊熊之人大中初入工垣
一疏再疏三疏四疏所以爲楊李請劍者具
在
御前亦具在人人耳目也洎甲子　朝審聽讞
諸公以遼左失事諸臣於樞輔遠繫臣疏奉
有姑待不死之

旨因單概傳候
旨讞畢法司吏持簿挨序畫題次至大中大中
不可大司寇喬鶴翁離坐大中亦出離坐諸
公咸起離坐大司寇叩大中所以大中曰堯
曰宥之三皐陶曰殺之三老先生今日之皐
陶也大司寇曰畫題了商量大中曰商量了
畫題大司寇曰如何商量大中曰若大疏將
遼左失事諸公列其罪狀原屬情真獨以新
奉

恩旨故云候

旨則晚生畫題矣若併其罪狀濶從末減則封

疆事急議赦非時今日畫題他日復有異同

不便時御史大夫高景翁領之冢宰趙儕翁

云不畫再商亦可大中因揖兵垣羅心華刑

垣顧若虛兩掌科云此事六垣當有公疏論

封疆當首兵垣論刑名當首刑垣又揖顧若

虛掌科云今日似貴垣爲政顧若虛許之始

散已而顧若虛劉鷫岑兩掌科復至大中寓

屬大中起草會十三道亦有公疏法司疏上

尋持常律如初此當日　朝審始末也姑叙

聊畧與天下萬世公質之辛酉年楊李奉

旨從寬議處矣而大中力持之甲子年楊熊奉

旨姑待不死矣而大中又力持之是爲受賄人

否

附詩　　　　　　　　　　　　　　　鄺圜

乙丑夏五二十日宿雎陽雷雨徹宵砌葵

俱仆曉霽葵起有翹然向日之意感而賦

此

秪此生來一寸丹風風雨雨恁摧殘傾心不信

天長夜霽曉團團仔細看

乙丑夏五二十五日宿奉聖禪院用辛酉

舊題韵

題壁當年愧碧紗重過今日鬢生華天生如此

人誰料臣罪伊何願敢奢果不鑒臨惟有死縱

然歸去已無家能垂勺露寬於海好好朝煙與

暮霞

魏孝子傳略

錢士升曰魏孝子諱學洢字子敬嘉善人邑庠生其尊人爲吾友孔時（即給諫諱大中）嘗孔時被逮日天大雷電風吼木立邑中聚而送者千人子敬徒跣攀號欲隨侍以北孔時曰覆巢有完卵耶父子俱碎無爲也子敬乃微服間行尾緹騎刺探起居比抵國門邏卒四布則變姓名匿旅邸中晝伏夜出與二三道義商萬死一生計而獄益急搒掠益毒子敬度無生理欲撾登聞鼓上

書自刎闕下已念徒死無益且萬里孤寃邈邈誰托于是匍匐飲血扶櫬而歸歸而朝夕號咷未嘗入寢室哭而病病復哭每至丙夜淚盡而舌爲枯家人以漿進卻之曰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竟號咷至于死歿三年

今天子改元剪除大逆昭雪孤忠孔時得贈太常卿予廕賜謚而吾鄉同志又以子敬殉父事疏聞于是孔時父子忠孝大節皎然揭日月而行天壤嗟乎人患無死所是父是子死可矣子敬有詩文若干卷余正襟讀之涕淚感歎而不能已也語云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古來忠臣孝子舍生取義未有不定志而能引決一時者也志定則氣不耗氣不耗則骨堅彼其焦腑中先已植確乎不拔之根一遇事變本念劃然生死貪怖舉不足入其舍而後初心快足而無憾子敬少禀異資沉研理學漁獵千古該洽淹通凡義利貞邪之辨斬然若別黔晳每遇古人奇節輒掀髯起舞觸羞恥事則裂眥唾罵齗齗

不休觀其叙漸忠蹶短歌胷中之所存可知矣故當其蒙難間關以孱軀出入千鋒萬鏑中人疑不痒死即悸死顧反不死比其歸也交知且悲且慰欲留其身以待天定而至性所迫必即從地下以爲快父存則不獨死父死則不獨生斯子敬之志也子敬生平不可一世獨父子切劘同堂商搉以爲笑樂而子敬淵識沉幾輒有以濟孔時所不及甲子秋諸賢柄用雄豔極矣子敬心憂之曰無根之華其能久乎寄書孔時

極稱閒居樂志以爲諷已孔時罷還向余輩戊
曰豈不懷歸顧勢不能獨潔耳嗟乎啞人吞蘖
此苦誰知然而子敬之識深遠矣古來一門忠
孝惟卞氏盻盱隨父赴難而文釆不表見顏忠
節之死常山也泉明從幽州轉徙流離至河北
購父屍見刑者言死時先斷一足與袁長史同
瘞一坎指其域得之護柩歸葬長安時稱其孝
然不聞以身殉也子敬荼苦似泉明捐生似盻
盱而其議論文章卓絕奇瑋足以副之求之古
人邈焉鮮匹嗟乎寅卯之際名敎猖披謁者有
見須眉無父亂賊相接踵矣惟是詔獄諸公凜
凜生氣孤行于淸虚寥廓間而又得死孝之子
敬爲綱常維一綫詎非忠貞之羽翼春秋之功
臣哉先是有里人夢孔時藁葬地忠孝坊額金
書煌煌覺而異之時子敬尚未死也浩氣塞宇
宙至行通神明盖不待
聖明褒恤而機兆先露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是爲志

錢棻曰昔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
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恨讀史
至此每歎忠孝易得而萃自一門者甚難且鮮
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于使孫忠烈死于賊于
忠肅死于讒沈青霞死于諫其後人皆振振有
聲海內稱孝子焉然則未聞有號慟而死如我
子敬者子敬才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英氣蓬
發辟易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
吟聲惟臥讀陶詩以爲樂當其舞象之年便解
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檠朝昏
相對我兩人盖歷十年所也始稱文字交既而
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名節相敦勉其言曰
天下淛多故矣死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
淛忠子敬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跋之凡于貪怖
之根歸全之義宣闡婁至聲淚俱咽粥粥乎若
惟恐七尺爲已有而子敬果以孝死矣先是甲
子春選羽盈朝先師中大直聲震闕下海內皆仰
望澄淸子敬獨私憂曰物不可以終通天其或

者蘊崇正人之毒而速之感與未暮闇禍大作子敬括髮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縈之書而登聞不可擊欲圖李暠之報而肘掖不可問晝伏夜號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聊城之誼邈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其負骨歸也屏妻子而不見撫遺鬚以烏烏且暮哀吟丙夜不絶童子捧水漿以進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盃水乎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敬死矣假令子敬不即死忍死以俟今日泣血叫閽鳴父寃暢遺緒購取仇人頭馳祭先君墓道前豈不稱孝然子敬終不能頃刻待者此子敬之至性爲之也經有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品之屬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怖根深則君仇不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闇衣錦食稻甘作無父之賊子嗚呼百年鼎鼎同訖于盡與其病死羞死唾罵死孰若忠死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才如子敬使之挾策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四輔茲實其選即不然秉其灝莘之性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爲張睢陽之嚙齒露齦顏平原之握拳透爪惜乎其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而其孝烈之狀與先師之剛風千仞靡不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弟子一氏學濂又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豈卞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有集余爲詮次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於子敬之道宜然也

魏孝子

家書 甲子九月

莫赤匪狐莫黑非烏景象宜屬衰颯而一時碩彥盡居雄艷之地天欲以此開中興邪抑將蘊隆亚人之禍而速之隆也年例之處于法不爲甚刻而世情已極難堪每想公子虔杜門不出可爲寒心外計黜陟結怨尤衆方今郡國長吏率多以墨聞者而其心又鮮不銓諫自擬稍拂所欲便已切骨更不待重處也趙冢宰既辦霹

靂手肅清百辟端在此舉豈得復顧一家哭但秉心無競者耳目欲聳威焰欲平柴子羔刖人而有愀然之色此意斷不可忘耳

答當路書

權奸之禍人國也有攻其初者有攻其中者有攻其杪者三者品識材智本相敵而候有險易其留聲實于當世也亦遂殊攻初者力不費而大慝除蘇文忠所謂奸之未成臺諫折之而有餘者也攻杪者際天怒人怨之極奮然爲天下報讐國狗之鷙亦惴惴虞其齧也而况鋒崩潰勢則險而功易成獨攻中者不勝憤懣之氣用萬死以與之鬪而一擊不中肉骨糜爛追咎者亦即多方訾之謂實乖舛節奏以至于僨岈乎攻奸猶用兵也流矢橫飛不避智勇雖韓白敢自必哉而當其捷則盡掩天幸而悉歸人謀當其覆則奇跡槩弗錄而舉動之紕繆乃特聞此忠臣孝子所以仰天椎胸淚盡而繼之血也先君之禍載籍所罕聞慘矣而門下光咭之餘多

所未滿門下艾執也豈可以面折含茹弗答竊又痛傷先君之志不白于天下也敬與門下質之門下咎先君招權府怨招權者揣當塗之喜怒而彊附焉因號于衆以爲市也癸亥冬先君使竣見 朝趙冢宰遽扶疾命駕指膺曰此身即于身也願勿坐視余當此時實愴然懷國士之感避權者且得昧平生之可否而勿與言乎冢宰徐繹之不欺漸稍稍行其言當此時避權者且得禁制之使勿行乎冢宰立意援怙最疾

夫配人與地而爲之請者而先君亦最恥爲人營每一缺出四岳九官十二牧麇至先君獨無信冢宰益心折間憶平日之所可者而舉之諸營者與代人營者咸怏怏却步恨事權一出于先君不知冢宰所以深相向者正以不招權見知非招權之試也即如謝公晉撫之擢禍樞也先君實不與聞先君而與聞也則謝公清標鶴立正宜內用之奚事出諸藩徼之地哉邇其禍蓋本于禮垣當時　郞典濫極先君一切引會

典裁之屹然不可移一時要人以爲是可以卸怨也于是營缺者捧厚餽至輒語曰是不難吾當圖諸魏事偶諧輒曰魏幾相厄矣吾力而得之偶不諧則謝曰吾力殫矣其如魏何也蓋城要人爭借此以消釋天下之厚餽且誰與戶曉之必欲避權自全計唯有悉效卸怨者之爲耳先君義弗爲抑亦性弗習也至轉入吏垣則一可一否本職擢有缺焉尤豈敢爲無權無怨之言官哉門下又以爲之急流勇退之義美哉斯

言先君所樂聞意者居禮垣時當退乎衆正得用嘉言盈廷丈夫亦欲一吐生平耳告假歸去俸滿徐來拾級而取京堂巧宦信有穩徑焉壯士弗之甘也意者擢吏垣時當退乎甲子二月程都諫將陞序屬劉弘化弘化于冬間即微以艱聞序當屬先君設此時循次而轉誰能訾焉者而左公忽招阮大鋮使來先君弗聞也忽壓阮大鋮使去先君弗解也大鋮去趙冢宰循次陞先君先君何疚于心而必避之當日請冢宰

固辭誠屬縣衷之請要亦禮進之道則然非可相責以義退也意者角傳檄時當退乎傳檄借汪文言發難嚼然之軀忽擠入千鋒萬鏃中文言事一日未明則一日宜止此正力戰之時也豈解去之時哉急流勇退獨文言廷杖後宜然先君東裝南駕决計歸田門下想親覩之諸同志以內外相距莫肯退尋尺一人潔身將遁國鬨然而盡散于是輿馬填寓門如窒袁公撝去志不可奪特以計典爲辭具疏相留尋得　旨

復羣然操大義相劫制而先君亦旋念計典且
近趙儕鶴陳中湛高景逸楊大洪鄒匪石程我
旋暨左袁諸公適列居人才進退之地誠舉貪
墨吏一大創之庚幾哉聲震天下而更援引廉
能吏爲他年碩果縱居位不久亦暫見乎治風
嗟嗟此志誠不遂有心者似亦未恐厚非之也
門下謂文言纖人耳若之何與交文言儈汰已
甚喪其軀以喪羣賢誠大有罪焉然初番下
詔獄媚中貴者實請得而甘之幸脫意氣不撓

及再入獄鍛鍊兩月餘弗屈　詔杖一百其甥
悲失聲叱曰孺子眞不才死豈負我哉而效兒
女子相泣耶末番下獄嚴鞫者四酷刑備加弗
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尸終不肖
汝心任汝巧爲之我承焉可也顯純誣先君賍
復蹷然起曰天乎冤哉以此礮赤貧之士有死
不承特爲先君受兩夾棍數百穿梭嗟乎匹夫
殉義水萬折而必東亦足愧簪紱之徒庸庸者
矣又何怪諸君子之惜之也門下又歎攻閹之

舉無應而妄發嘻誠然哉誠然哉楊公初入國
門也疏已在袖中矣同志以無應尼之後見姤
正者走閹竇如鶩而閹勢亦漸鄰于不臣遂不
惜以身死之公疏畢琉聯翩共起雖傅櫆陳居
恭亦莫不張吻內嚮閹益惶怖憂就縛矣而林
虜一逃士氣盡喪首事者遂以無應蒙譏嗟嗟
將俟九五爲應乎驪龍之睡正酣也將俟九四
爲應乎則劉謝車覆後人方斤斤焉守許進之
戒爲蓍龜不得已仍俟彼曹內應耳文裏權詣

固未可數數試也終不應終不發將遂鬱鬱聽
之哉門下謂萬元白死竟無繼元白者殊爲羣
賢羞噫有說焉大釁既開南北司訛言如沸林
內者曰蚤　朝將面奏休外者曰　宮中事將
面鞫頗聞面奏之罪名驚　駕驚　駕則立擒
楊公方疇躕不輕發而內已深懼之一日蚤
朝羣衷甲以出氣息茀然甘露之變在旦夕而
一時冢宰所推次輔所擬內又且唯唯相奉以
求成故諸君子姑緩之鄉使持之益急必面鞫

苟面鞫
皇上必袒內不袒外外弱也將起大獄外彊也
或致急兵縉紳固因之塗炭　宮禁亦因之動
搖追咎者又未必不憾諸君子之過激也而門
下述葉福清之言曰其始也無虎豹在山之勢
其既也無鷹鸇搏擊之威福清無此言也則已
福清有此言也則身爲正卿委蛇中立殺正人
者非公其誰不任責而責人多見此叟之巧于
脫也門下又謂高公疾惡太峻非克容人者而
先君固推之失宜昔宣德中顧佐爲御史大夫
懲貪汚御史數十員臺中股栗天下最不能容
人者莫顧公若也而蕩滌穢風卒賴
宣宗之治當代有若人門下頗不快邪且救世
之道用賢去蠹而已用賢必用賢之尤去蠹必
去蠹之巨擯高公弗進留貪汚御史弗黜而以
爲時中恐時中弗如是也更謂趙高兩公之于
先君也遜亞爲師生當避嫌避嫌之論中人以
上所不談師生也而故庇之師生也而故阻之

曖昧正相等耳　又謂高公本力辭局不善成之
薦賢者但當策其能不能不當叩其願不願御
史大夫將用以彈壓百僚者也不使不願者居
之將使願者居之哉門下謂外魏誠奸鄙然失
儀細事耳何遽以此逐之夫宰相失儀細事也
臺諫糾儀遂獨爲怪事邪事涉　宮禁旣曰大
事也不宜言事涉　郊廟復曰細事也不必言
必如是直有不言而已矣門下謂究問時盡慷
慨罵賊死而靡焉誣服何居嚴鞫之日門外邏
卒以千數抗辯與否門下何自聞之微傳左公
語所親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之不服而亟鞫
以斃之一法也陰戕之獄中徐以病故聞一法
也若初鞫輒服便送法司旣到法司更無死理
脫　詔獄而後圖之果爾則諸公誣服未始非
一策也至仍着鎮撫司追比則外魏亦且自言
其壞法矣良平豈能料之哉嗟乎狄梁公承反
而不死人服其智諸公承受賄而死人笑其愚
殆有幸有不幸焉或亦未易議也門下謂追比

旨下何不死嗟乎貞臣烈士皎然與日月爭光亦唯一死結局耳豈堪如是求多哉文信公入元豈不自分必死顧徘徊數載始就戮燕市中假令當時有求多者引繩披根不休信公殆不得比人數今覩信公竟何如也昔鄒志完得罪謫嶺表人作玉山主人對議之謂爭立妃者當爭之廢后之時每讀史至此輒憤然不平人方顛沛萬里之外而更駕高論以壓之使併不得有其名不亦刻乎或于伊川前譏志完好名伊

川曰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嗟乎仁人之言藹如固與苛求者各一轍也獨念志完一人耳而譏好名者罪其激玉山主人罪其儒貞臣烈士之不見宥于人也蓋久矣悲夫

上張年伯書

老父見郎報而西也寂然無所言淵等因問可以乞援者何人輒笑曰死而死耳何援爲將就檻車淵等號泣固請附耳道老年伯姓名淵恨不得奮飛至前若崩厥角稽首而徒跣入都聲息日狠厰卒之羅絹甚密長班之口舌易騰深懼彼此交累空失所倚嘗從馬上望見顏色沮汪汪欲墮而不敢出聲也今事急矣能索矣不得不大聲而疾呼伏乞臺下垂聽焉老父以辛酉入工垣值楊鎬等得從寬議處之　旨四疏力爭幾見斥于羣喙甲子入吏垣值熊廷弼等得待以不死之　旨朝審之日堅不畫題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而一生欲殺楊熊竟坐楊熊

之賄可痛也室懸如磬逋積如山無端坐三千三百金若肯降　旨籍沒固所欣然樂從者而刻日追比必欲產外取盈焉天不雨金金安出乎可痛也它家或待南北信通便可接濟寒家即朝往夕來庸有濟乎況徃三千里來三千里縱父老憐而圖我而艱辛措處計所費時日亦三千里南中信至老父死杖下久矣可痛也勢不得不告急于輦轂故人而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心縱叩頭頭碎屑膝膝碎曾何能出父于

湯火嗟乎窮哉舍臺下更誰控乎使老父一生志行稍有不足見憐于鬼神者洢今日亦不敢以累君子而老父之負罪實薄抑使一時汗餓更浮三千三百金之外洢自度籲呼無路惟有眼看父死以自刭謝父已矣而老父之坐贓適輕罪薄既足傷仁人之心贓輕尤可壯義士之膽惟臺下速圖之學洢雖孱怯乎每開古忠孝節烈事未嘗不慷慨流涕奮身欲往而今竟藏首藏尾曾緹縈之弗如者誠謂徒死無益專欲

留頭顱爲報恩地也詩有之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今日之控非特秦庭七日哭也熱血萬斛悉灑向老年伯衣裾矣謹反首拔舍以待命

上黄虞兩年伯書

喘且絕矣兩年伯噓而續之宜何如五體投地而侄出口無愧色入手無感辭誠以恩越尋常不用求亦不用謝惟默默焉鉥諸焦府死報爲期此朱亥不拜信陵君意也不數日而喘之續

者且復絕爲之柰何舊創未合新創復開獄內既恐不能活而五日再比每比限數百金獄外將何策應之絞腸達旦亦思別覓生路以暫寬兩年伯之拮据而謁鬼見帝百不一投縱具拜人之膝誰則受我唯兩年伯終救之侄四支徒存七竅盡塞唯有張眼望恩翕眼悲泣而已但願視老父于死萬死一分未必死之人而視侄則直如既死之人唯視爲既死之人然後絕意于其子唯視爲未必死之人然後不絕望于其

父譬如人有急疾瀕死者屢矣扁鵲惠然許之曰可生而其子夙以癰瘓廢則病夫死不死乃扁鵲之責非廢疾不足責者之責也臨楮叩頭痛哭

寄潘茂先書　淮安舟次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剡跪奸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楔弛鐐則受夾弛楔與夾則仍械

鐐杻受棍疊棍所中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
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傳焉不再宿復加搒掠藥
裹爲棍揭去棍棍擊亦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
肉墮皆㬥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
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溽暑
般雷　肯故遲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
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
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
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賍三

千三百金以死口白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
竟坐熊楊賍三千三百金以死洢嘗中夜環走
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
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賍當用何
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
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歡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
人外率覗我如疫鬼閒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
辭曰目與目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闞人
則厲聲叱曰睡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

夜匍匐惴惴恐死邏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
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弖豈俟囑者幸毋數數
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入非
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
拜之爲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
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賣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
文伯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

妻子貧困已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
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寃哉巳矣追比方始
洢將就淅獄矣先子生存猶爾爾先子死有敢
出而援我者乎縱㓜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
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恤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
自活洢猶痛之噫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
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
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
死當葬首陽山側洢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

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儕良鄉賓客傔從俱似遥領足下意者扶襯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真英傑也抆血而告之哀

辭里中父老書

嗚呼先父之被逮也邑中送者數萬人攀舟冤轉哭聲動天既行後，又承十二坊居民設醮痛念此恩無可為報指望生入城門與父老歡然一笑也而今竟休矣痛忍言哉扶柩南還又值

里遞討產贓錢泮驟聞之驚怛無地先父于七月初三日從獄中寄片紙云臨行時百姓許槩縣派賠萬萬不可我窮苦一生並無分銀粒米施及鄉里鄉黨今日之禍又非為合縣公事豈可相累嗚呼手書現存可出共視泮忍背遺命而妄受乎況父老哀憐先父猶念素行耳至如泮者侍生父而徃侍死父而歸庸懦不孝父老正須筆殺何愛而欲活之目今公差來提旦夕將死家門傾覆無復可言所貽破房一所零田幾畝求父老勸人買之苦湊幾兩完納以領老母救子之恩徵產既盡終須一死泮自無錫別父後來不得一見晝夜痛苦只想地下相逢父老不須悲傷也但身死之後兩弟決難自存父不能葬母不能養願父老清明寒食過塚前澆一抔飯時時以衣食周老母飢寒是則泮所求耳醵錢之賜萬不敢當謹辭

贈太僕寺卿袁

公諱化中別號應宇山東武定州人登萬曆丁未進士筮仕湖廣內黃令廉明豈弟清節自勵凡日給餼牲布帛悉平市價其贖鍰羨餘原情蠲免人賴之爲慈父庚戌調繁南直涇縣內有黠胥外多悍民健訟好鬭素稱難治公下車召父老存恤之呼里豪開諭之咸服其德不加刑賞而自化焉竟爲絃歌禮樂之地壬子　內召拜御史尋以病請告强半在籍辛酉

熹廟御極公居西臺覩時事觝牾激烈直言屢斥逆璫魏進忠之玩弄　朝政誣蔑忠良以是銜恨陰伺其隙會公選授河南道例掌大計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牘視賄高下獲盜得金縱釋贓私狼藉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公露章劾之呈秀奉　旨會勘罷黜爲氓而以奇珍異玩重賂逆璫投身義子遂嗾輔惡諸姦媒櫱風影之詞以中公羅織移宮封疆兩案懸贓六千金發鎮撫司彪弁許顯純擒璫意指嚴刑拷比五日二限公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傴僂而行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色墨而頭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顯純高坐叱咤頗厲究驗所納贓數不中程受全刑（夾拶棍杠敲）公素善病遂僵臥不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贓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而得領埋之　旨尸出詔獄後戶肢體旋腐家人布裹含殮見者靡不悲酸悽楚戊辰

聖天子優卹寃臣特贈太僕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以旌其忠與五君子（楊左魏顧周）垂芳名于不朽又何憾焉

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奏爲憲臣逐姦之論甚正　朝廷辨惡之法宜明謹循職掌合詞共籲懇乞　皇上即勅究處消弭隱禍以安人心疏

今天下東奴虎據黔蜀鴟張我
皇上以冲齡踐祚撫此大艱四年來問兵問餉幾無虚日淪地喪師無歲無之此乾坤何等時乎所冀者内外大小臣工同心共力誓滅諸酋不意　禁廷之内乃有大奸巨惡如掌

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忠賢事
皇上不爲不久矣
皇上之恩寵不爲不極矣感恩圖報只合安分小心以護
聖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豈不稱真忠賢哉乃四年以來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
皇上之初臨視大臣如奴隸斥言官如孤雛殺内廷外廷如草菅自殺王安後其手漸滑逐劉一燝後其勢愈熾　朝野相危神人共憤其惡狀已悉具臣堂官楊漣疏中臣等無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臣等不能先發而臣堂官發之臣等已抱寒蟬之愧又以爲疏上之時
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問矣今在憲臣則責以憑臆搆禍尋端沽直在忠賢則奬以一言不置辯更見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詞而暴横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廠之疏先下而後批答之　旨繼之是何

王言之倒置而　國體之漸輕也臣等以爲忠賢勢焰熏天觸之者焦誰肯逞其言詞今憲臣矢心報國不避權貴正大臣防微深心忠愛之大孰過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愛則容容者爲忠愛乎灰正直之氣長奸璫之志莫此爲甚況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知之故忠賢尤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今憲臣已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貸忠賢以不死而忠
賢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挺而走
險騎虎難下教孫以升臣恐橫璫之萌不在
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主也試思深宮大廷之內可使多疑多
懼之人日侍左右不急爲處也昔馮保在
神祖初年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
不肯回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忠賢
之事正與保類若不及今裁抑而直至事敗
皇上即欲終其愛而不得忠賢即求如保之下
塲亦不可得臣等願
皇上早斷之也或倣王安例幽之南海子與室
或倣盧受例置之鳳陽生殺予奉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
當叩頭泣請退居田里而已不然夜臺明鏡
寃鬼累累勃簿相索忠賢將何以遁乎至傳

應星等仍付法司嚴究快　朝野之心洩神
人之憤端在于此臣固不避斧鉞之誅伏乞
聖明洞察焉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楊漣本奉旨已明如何又來瀆擾朕御下
嚴明朝夕左右豈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謂
朕爲何如主好生不諳大體念係言官且揚
漣倡首已置不問姑不深究該部知道

贈太僕寺卿周公

公諱朝瑞字思永別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曆丁未進士初罹璫禍者六人而五人皆丁未論者謂是科得人爲盛云公初任中書舍人選爲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最善議論相壎箎

光廟時公疏請謫免金花干

聖怒外謫天啓初召還省會東西交變傳　旨暫停　經筵時公在禮科疏請及時講學語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客輩深恨之乙丑汪文言獄起遂逮下鎮撫初奸黨撰東林黙將錄以示魏璫曰此錄中一百八人皆結黨謀欲殺祖爺者也魏璫酷信其說命諸奸先擇其尤者十人逮之名已定矣諸奸復推敲者數晝夜遂降　旨先逮六人而公與焉蓋此六人非但鯁直爲逆璫所恨兼有才智爲奸黨所畏謂先剪滅此則餘皆發蒙振落耳則公之才品可推矣公坐贓一萬竭貲稱貸不兩月而告竣意謂出獄有期忽一日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時楊左魏袁已死獨二公存耳獄卒急呼公獨出頃之已報公畢命矣

今上御極贈公太僕寺卿廕一子

禮科給事中扃朝瑞爲時事多艱正宜勤
學乞仍照常講學以光　聖德以慰人望
疏
臣聞帝王之學與章布不同非但尋章摘句
而已治亂之理按及于文方講究明而後推
行力是以自昔英烈之主雖干戈搶攘之中
猶于馬上讀書彼誠有鑒于不學墻面所關
于軍國利害不細錄此言之
皇上值清晏之日學之所重惟是涵養性情當
艱危之時學之所急更在于深維理亂此時
何時也雖日出講學　臣等猶慮儒臣矜飾尺
幅不能引古誼反覆開陳諷誦片時未必使
聖心洞矚成敗乃于二十日晚閣邸報見大學
士葉向高等題爲東西告急等事奉
聖旨覽卿所奏東西交變鄭等與各官講求恢
復　經筵日講暫免稍候寧謐擇吉舉行該
部知道欽此　臣等不見全抄誠不
知其是何稱說惟是　經筵日講已奉暫免
之　旨果自
聖意乎抑閣臣實先意逢迎欲假
聖旨停之乎若
聖意倦勤蹈此沓不聞聲之覆轍閣臣宜引義
力爭何待人言之畢如其閣臣阿中涓意實
有先言遂叨　中旨閣臣亦讀聖賢書豈不
聞人主宜使務學接見賢士大夫況
皇上沖齡志氣未定即一二親信內侍亦不明
乎天下安則
皇上安而若輩亦安種種借叢皆堪覆　罔獨
有　朝講不輟諸臣尚得睹
皇上龍顏庶幾有牽裾之忠猶可自指鹿之使
今三六九日常朝已漸借題傳免倘并　經
筵日講一槩報罷羣下隔　九閽無從瞻
日月恐將來司馬門之報格不以　奏呂大
防之貶竟不及知國家大事去矣豈但深居
鎮日言不及義學廢于嬉而德終罔顯哉伏
祈

皇上收回前旨急諭閣臣傳示中外　經筵日
講依舊舉行自後凡遇　常朝之日亦必振
起精神出見羣臣更願不拘常套虛懷下問
廣收羣策共濟時艱無論大小臣工惕于
皇上憂勤相率不敢怠荒即內外民庶見　朝
講不改常度亦且謂少年
天子尚有不廢說詩書敦禮樂而臨　御以時
吾屬何憂彼逆天小醜直可制挺撻之矣　臣
等備員禮垣見　朝廷失禮之大失策之甚

無逾此舉不敢從諛循職糾正統惟
聖明裁察
天啓二年　月　日奉
聖旨

贈太僕寺卿顧
公諱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直隸常熟人父本
常公雲程舉學子公長次公諱大韶字仲恭俱
有美才兄弟齊名翱翔菀苑公舉萬曆丁未進
士筮仕閩臬司理以疾去官越三載改毗陵學
博所奬拔多知名士癸丑任滿丁外艱丙辰服
闋補國博會仕路漸淆正人日削公以下僚留
心世道人咸憚之戊午遷刑部主政詳閱罪牘
諸所讞決民自不冤全活百許人辛酉奉

命典粵西試時稱得人還
朝時福清與南昌有隙公調護甚力卒善南昌
之去然公爲
國家計實不南昌未識面也頃之廣寧失律大
司寇王公紀以大獄屬公公用諸君子議謂經
罪稍薄于撫袒撫者咸懟公先是王大司寇劾
客氏袒逆者咸謂疏出公手於是臺中有疏詆
公者公疏辨甚晰舉朝直之旋以疾歸家居二
年出武庫員外起調主客則魏璫大肆矣諸奸

合謀借汪文言獄詞逮六臣公遂與焉時公已
遷泉憲出
國門矣竟矯　旨逮下詔獄獄庭有大樹生黃
芝之六瓣獄卒以爲賀公嘆曰芝瑞物也而困于
獄吾輩其終于此乎六瓣者蓋讖吾六人也主
者鍛鍊坐贓四萬五日一比備極楚毒身無完
膚前後受棍一百七十桚敲三百二十夾杠一
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有間發部會鞫復受
竹扺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公嘆曰士不再辱遂
投繯而卒蓋在詔獄時即求死不得也嗚呼痛
哉歲丁卯
聖天子御極公寃始白得
旨贈太僕卿厚加優䘏焉
野臣曰古范滂李膺諸賢亦以拂璫死顧未
有誅僇而兼籍沒慘酷如公輩者也公在比
部全活多命乃竟得此奇禍天豈可問耶雖
邀
恩䘏有餘悲爾

顧塵客自叙
余自丁未幸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鈌撫臺徐
學聚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
效之余銳意政事遇事輙擿抉爭之爭而得者
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棄官歸家遇外
家立嗣事頗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贈以明志家
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
摧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厨之目卒西行以
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
國子博士頗爲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
詡其功余名亦漸彰爲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
巳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
昌爲相頗與言官搆余托友上書勸其先收主
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
昌數息而不能用余旋以試事赴西粤歸
朝則壬戌春矣福清與南昌小嫌羣小浸潤之
余直言轉福清之聽卒善南昌之去然余與南
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日乃一謁之耳南昌益

歎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王紀爲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余案之余已啓謝儀司爲干所阻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于撫余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禍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博時貽之矣羣小譖余于璫謂王紀攻客氏疏皆出余手余無經綸之才而有其禍自〻始也釋奸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辨劉一燝非南昌族辨佟卜年非叛人而衆朝怒者十之七余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兵部是冬有疏連攻余且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白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余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亟求一臬以出卒不免逮訊五毒備至同逮五人皆先予瘐死予體稍强獨後斃在鎭撫百餘日已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兵部武庫淸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爲據實剖明以待　聖明譴黜疏

臣通籍十六年爲曹郎五載素以拙宦自甘謬謂守官無關頊接邸報見雲南道御史楊維垣一本爲百官宜杜私交之門等事內議及臣謂臣倡八議之邪謀緩頰而鬻大獄等語事關法紀名節臣敢不剖心瀝血于君父之前蓋自遼左失陷五年來封疆失事之臣至今春而始盡逮奉　旨並下法司此刑部山東司事也時本司官或以差出或以病告慮無一人臣堂官王紀新任不察臣愚而以委臣臣以福建司員外冒昧代庖自謂當官而行何疆之有毋爲首鼠規避也比時論經論撫救經救撫之疏無慮數十揚之則九天之上沉之則九地之下衆論不同之極致舉　朝聞且見之矣會勘者十三道十三司兩寺共二十八人意見懸殊臣議謂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禍魁頗亦自謂

持平卽臺臣所指入議之說不特臣有之亦不特臣衙門有之全招具在想臺臣或未暇竟覧也今諸臣並論辟矣毋論臣非讞獄之人且業已辟之又何讞焉至謂臣宛轉美調若以為受廷弼之庇者似亦過矣臣久廿冷局何心求調吏部尚書張問達昔年爲臣堂官謬被奬許今年三月欲調臣于儀曹業將啓事臣堂官王紀動色阻之留臣于刑部俾結諸大獄今紀雖去家臣見在可問也越數

月而移兵曹謂臣因大獄得美調可乎若臣之罪則臣自知之矣年來職掌輕而議論重刑曹又諸曹之最輕者也以最輕之曹郎妄欲修其職掌浹旬之內定諸大獄府怨實多臣固不待今日而知有此也臣與堂官共定諸案堂官朝去臣亦當夕行濡滯數旬臣罪愈重臺臣之姑追臣也亦不爲不久矣伏乞

皇上將臣罷斥以為愚執不善處事者之戒臣雖永錮亦廿之矣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奉

聖旨顧大章奏剳既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兵部武庫清吏司員外郎顧大章奏爲臺
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辯疏
臣因臺臣楊維垣數語誣 臣據實剖辯已蒙
聖明洞鑒臺臣而稍存天理也者宜亦可以息
喙矣今專疏橫詆穢惡滿紙 臣小臣也大獄
一案雖蒙
聖鑒而粧誣多端誼合自剖據其所摘 臣議单
中語 臣亦何諱比時會問二十八人人各有
单議論不一 臣单中諸語大率他臣所有耳
始而各出已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
議而定此辟 臣局嘗釋廷弼哉自弼起家以
至下獄中間薦弼議弼救弼罪弼者何下數
十百疏 臣之单直正言其罪而斟酌于法之
所麗耳其詞視諸疏何加臺臣旣細閱全单
矣獨不見同臺之单有分別遣戍等說乎廷
弼果有四萬之饋理宜不及于最輕之訾郎
矣臺臣旣欲論 職以謁附弼之榜樣又懼 臣
明自悉數而預藉以妄扳他人之一語此何

心乎臣當官奉法詎論私交薦師何有況非
薦師 臣承之山東司諸繫臣對簿後以奏摘
未成故堂官遲 臣交印數月 臣亦不願以臣
罪案累僚友也至誣 臣諸獄盡鬻尤屬不根
花獻宸逃弁之小者耳登萊沈總兵遣之入
京總理三部王侍郎遣之出關未經到官者
也王一鵬林喬椿 臣曾陪審而招不出自 職
者也韓初命郭增輝臣所成招而審单臺臣
李時榮所定者也佟養冲去年五月舊臺臣
吳應琦所批釋者也時 臣方奉差廣西佟卜
年生平不識面不通刺者也又非 臣經手事
也此諸獄者毋論 臣不鬻即善鬻者宜何從
鬻之乃 臣所親斷之獄即山東一司亦甚多
矣維垣何不請
皇上別勑刑部條臣所勘者因悉移獄于御史
臺令維垣一人精心覈央 臣所斷有一不合
于法者 臣請從鬻獄之罪 臣昨年典試出堂
官黃克纘之關送 臣誠不堪有資次徃歲告

病有撫臣徐學聚之代 題慰留盈晴臣實
負之吹求至此何端不搆乃至妻財有無亦
煩羅織用瀆
聖聽臺臣之爲此也亦勢矣反覆本疏臣竊自
疑據其詫臣膽術謂無欲不遂是宜無籍于
累臣及其嘲臣美調亦廷弼之薄報則所稱
膽術毋乃溢言乎爲臺臣再疏計者兩涉而
無當固不如熟思而致一也至津要非臣所
思職方人所共避揑砌事款巳足殺臣描摹
虗景更復何益臣觀維垣建白意與人殊即
其設挑激之機穽遂執法之名卿辦此一件
儘發千秋青史縱刀俎一曹郎少報受恩深
處于西臺事業竟何毫毛損益哉思及于此
宜亦自覺其嚼然而無味矣臣之所辯據事
據理臺臣能以理屈臣臣甘受屈若徒恃勢
謾罵則
聖明在上公議在 廷臣不受也臣小臣被言
理當靜聽但維垣論臣吃緊關目全在賍銀
四萬夫銀至四萬搬送必有多人送至家園
販涉且數千里何人過付何人証見伏乞
皇上勑令維垣指實具奏 亟下法司鞫訊明
白至于花獻宸等七案亦乞重 勑研審詳
覈卷案勘臣有無情弊如維垣疏語果真臣職
當就大辟以正 國法如其不然恐訛謊之
誅亦難以風聞解免也
天啓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巳有旨了候原奏到日該部院一併具覆

附詔獄述　　塵客

對簿詞

其等六人同逮而某某爲最苦彼五人死于鎮撫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冤之者某既送法司欲辯則奉
旨原是據招定罪豈容復辯以抗
聖旨欲不辯則自欺本心欺台臺即是欺
皇上且欺天下後世況不但自誣服而弁借某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敗矣故曰最苦也問與五人如何交結某曰楊爲常

熟縣令因此相知左同年同鄉是以相知魏素極厚袁周蹤跡皆疎對簿詞止如此末云台臺能爲此案昭雪則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如其不然則有鎮撫原招在

獄中筆記五條

一入詔獄聲息俱遥聞不能覿面是即死也何天王云在詔獄寫单索飲食于外譬如祖宗之顯靈家人送食傳单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于獄者烏能描寫至此乎余入詔獄百日而奉　旨暫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弁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遥聞者皆親証也余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復何憂哉復何戀哉

一偶書一聯曰故作風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一詔獄所苦者五拶也夾也棍也杻也鐐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膏藥貼指示傷也跣一

足亦示傷也彼高坐謾罵叱咤也我蒲伏擊跪也有此十者即無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

一詔獄土地廟前樹于六月間生一黄芝日夜漸長至六人畢至時則燁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辨獄卒皆詫或曰此吉兆也余歎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一余以五十死猶勝死耆壽而無子者余以不祥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獄中口授五條

一應山手藁二千餘言又謄眞親筆一紙在孟淑孔處

一應山血書二百八十字在所頭顏紫處

一應山桐城嘉善之死許顯純命收大監所頭葉文仲同夕斃之顯純大賦分日上之應山桐城復分時

一袁瞻注大監實孤身在關廟顏紫手斃之

一周與予及孟三人共飯未畢郭鎖頭誘之見官械送大監即刻斃之

大抵禁獄殺人非梃非刃非繩非藥不知用何神術立刻就斃　乙丑九月初八日口授大武弟

獄中自叙刑曹事六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管科道日以捉奸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灼知其無辜則高閣置不問恐得罪原參衙門也已閱數印君矣及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饑寒瘐死尚存五十餘人予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命某尚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嗟歎許之即日會同事者原雪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奸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証佐未備餘悉開釋送大理詳允而縱

之原參臺省有怒于札者有怒于辭者有怒于文移者予悉錄讞詞托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競也予是以得免于參論而臺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尚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佟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爲河間知縣茂匿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爲逆詞証甚具王尚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以原

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箇月其情必親于骨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麽他終不曉豈茂果癡瘂耶况同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問一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息喙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摠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愧懼不敢復命乃匿于薊州一寺中

被番役檢出誣以奸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幕或卜年薦之也

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畢王尚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既非奸細然實是佟養貞族坐以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日王以成佟招違限得嚴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于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僚友潘永澄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之人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員外尚不知朱聞遑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畢揖合屬于法凡前衆議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護熊廷弼者即議佟卜年者也其間機穀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僚三十餘人同

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仰對尊旨楊問不已予揖而前楊曰公有所言耶予曰老先生所聞非屬官所知安敢有言但老先生欲知此事機彀張鳳阜老先生在城外折東一詢之足矣楊語塞葢此語即張教之折問屬官也值同僚汪君詞氣過激楊乃語侵汪以自解而散

七月十八日楊未升堂在火房問合屬曰佟養真前以謀反論則卜年非叛族乃反族也反族當論斬予直前揖曰按律反族不同謀不同居

者止綦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

何論綦親耶子和顏色對曰員外所執乃大明

律老先生所述乃漢律也同條命吏簡律謀反

條呈楊楊無以難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編輯

贍詹

贍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

公諱昌期字當時號西谿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髫年即以文名重海內每試輒冠其曹時四方名士多負笈游其門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覽議論奇峭雙眸烱烱射人每揚扢古人忠義事慨然慕之嘗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

手者乎爲諸生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當代名流不可指數而楊大洪先生令常熟時氣味相投尤公石交也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時大洪先生以考選候補公徃來膠漆至乙卯五月挺擊事起

東宮震驚時有一御史某者疏詞中主之以瘋癲二字公義憤形色謂

慈慶宮何地張差持挺直入所關

宗社安危不小隨語人曰某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而忌者眈眈矣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歸而讀書實園夷猶自適庚申

神宗賓天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君子欣欣彙征時掌院南昌是菴劉公移咨促裝値　鼎湖再泣公伏地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六月奉

命典試湖廣所錄多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壬戌復

廷遣冊封建德以甲子二月復

命是時逆璫勢焰已熏天矣公與楊大洪左浮丘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

國公約至私寓密商謂大洪伏蒲有責顯任糾劾公恃與福清相國師生誼厚徃詣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煬竈無地而中權默消矣討定遂削草而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疏上公隨謁福清正告以除

君側之惡大臣責也相國唯唯不決且曰楊大

洪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公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色
變而出及蒲州當國頗傾心於公公力持正議
冀挽回萬一璫銜之益切無何蒲州去國矣趙
大宰儕鶴高總憲景逸魏給諫廓園逐矣楊大
洪左浮丘削矣公日持榼相送長班跪阻公曰
人被逐可不送乎逆璫日緝公公畧弗避推南
掌院不下逆璫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
留他送客公隨請告璫矯

旨閒住繼而削籍提問而長安有逮化者又日
以公代草事聞於璫再起大獄公不免矣被逮
時預聞報者三日公曰早知有此日矣與應山
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拜別家廟先抵邑寓
以待邑令某者曲承内旨一見公遂執公手公
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
邑令遂迫公黑夜至府初寓民家猶令邏卒逼
布及至公署賴知府曾公二雲諱櫻寬解子孫
纔得以飲食進公禁止子孫哭泣奮身就道怡

然賦詩渡江過儀眞儀眞令牛公諱獬玄大有
氣誼獨執禮甚恭北地有諸生某者攜酒邀宿
挽車哭送一路行人聞公姓名俱爲下淚逮至
京下北鎭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咤曰你
係江南第一才子何爲與楊漣同謀自取罪戾
公對以楊漣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草
疏事情實與同謀且某既係詞臣是是非非某
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爲
皇上謀爲

二祖
十宗謀某死無悔顯純作厲色筆楚交下而公
不能支矣内又傳繆昌期可於手上另加一扭
蓋以大洪二十四大罪疏自公商就璫恨之入
骨也公斃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恭
廠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爲公義憤所感云計
聞天下氣誼文章之士靡不爲之痛哭哀悼恨
百身之莫贖者捏賍三千追比家屬家貧不能
辦賴公門人司李劉公振賢諱與秀不避權勢

多方庇護如古王成保李燮六尺之孤公典楚闈得士之報也崇禎初事白蒙贈諡廕一子

野史氏曰嘗讀史至范滂之繫獄也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斯人也凛凛生氣千古無兩今觀於公抑何相匹也夫善類之禍至乙丑丙寅已極自公與應山丙夜草疏時蓋已付其身於鼎鑊及忠賢肆毒愈烈而公被禍益慘尚方之劍不及用以斬忠賢頭而公竟斃於黑獄也天道眞不可知歟夫天道亦何不可知之有假使死于牖下者盡得令名則公不必死矣惟公爲

君死不恐負

君爲友死不恐負友此一念足以動天地而薄日月黑獄之與牖下孰得而孰失乎丹心不泯黃壤猶生公眞得死所與古范滂齊名彼多方死公以黑獄者以爲公竟死矣誰知公不死也哉

繆西谿太史自序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余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髫齔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十四歲赴童生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泰號鳳嶠辛未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余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同日繫李禍在里豪余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生試縣令閩詔安胡公（諱士鰲號蕘南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顧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冤立上書主獄者蘇州理郡公（號渭陽名瀛甲戌進士）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麻常出是歲
萬曆之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
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
會川公也諱時成湖廣蘄水人辛未進士余以天啓辛酉典楚
闈以報
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
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解首相期懸燈
于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應天至
戊子而余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杜宇公名朝國癸未進

士以青蒲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余卷云近
試郡邑青衿獨子為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
理雲間理李公諱楠號中石河南永城人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
諱鳴崗號晁菴江西葛安人庚辰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目余終
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城得展
拜李公之堂然已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
令猶為士林所誦自是余名益起五試觀風皆
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諱廷甲號翼墟湖廣蘄水人巳丑進士每試
必搜余卷置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諱時顯號

新屏丙戌進士禮遇加隆公諸子孝廉皆相遇于公車
講道家自丙辰以後余栖遲里中再入京師不
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一憑閔公
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余屬
尹澹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澹如答書云
使者方代得之暫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
吾文且念吾貧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
辛卯學使者立臺柯公諱挺瀛澄人庚辰進士錄第一復
擯斥吾年已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

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起視
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
之後痔血下注中虛下削遂得痿症臥床褥者
十五年吾母手操管鑰余外持門戶父是以得
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余忽忽
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母殯權厝于赤岸之
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于涇里顧氏而吾
父于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
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

科試得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役以是年冬卒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有合志以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攺聽之後人矣無論其仍與攺勒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轉溢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余之器如石實眞賞也己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余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于是有青州之游館馮塾者兩月而文敏以少宰人胡公以璫禍罷余乃罷館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廿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諱可求號觀我壬辰進士）以上海令分考得余卷甚晚舉示同考陳公（諱大綬號赤石[illegible]梁人乙未進士）

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諱汝良號毅庵丙戌進士）公大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而副考長沙莊公（諱天合號沖虛己丑進士）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余亦時名中一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余遜謝不能當同年顧朗仲雲鴻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余遜而推之定爲石交後朗仲死余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藤谿寸步有季女室其季子葢朗仲在余有一言之盟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余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恒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余諸生二十餘年鄉舉十餘年不營產業公車之費不貲家日益拮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二歲矣本房爲今禮書會稽錢公（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以春秋分易二房同門二十一人余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復乙之殊自咄咄葢實錄也拆卷呼余名同考皆爲公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余見錢師師首述

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二名殿三甲五十
四名格當得縣令余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
曰尚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
年有不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
自此起矣金沙者于如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
射故其人以此蓴余余了不爲動且曰顧涇陽
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眞東林也初試閤第
一實稿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于前議也自是
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留館中故事吳浙閩三
方非一不得留也嗣後德清爲政意有所獨而
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余名即後不出四五邑
者眈眈矣而少年眤之者幷不樂余余貧不能
徼逐飲食儩不能靳輜侯門主家二三少年且
惡且厭余日坐針氊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
梃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
不瘋癲余不知獨以爲
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妄男子闖入如無
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
恙
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于
上其辭曰
皇爺可憐此抄報所共傳也
旨旣下部擬依違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
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
聖諭于瘋癲之下特加奸徒二字又有奸宄叵
測行徑隱微之語
聖心曉然有當于提牢之疏矣義與三疏詞嚴
義正
上赫然御
慈寧置三犯于理人心帖然服
大聖人之舉動也余故語人曰一柱史以瘋癲
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柱史以首功奇貨四字
抹殺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瘋癲者恨不剸刃
其腹矣而同郡某有隙日走要門蜚詞交搆所
搆不止余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于其
鄉人于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

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余方撰
簡討候
青久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余義
不受辱具呈引疾懇掌院南昌劉公代題方待
勘結而拜官之
命下矣時余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
恐其行之不速亦爲人所迫也余出一揭應之
云云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却掃灌園課子
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郄余與虞山
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詮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
者其意專在吾兩人也會
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夢方竭蹷
中途忽聞　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撇不可合
遂擗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
也其明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
今上登極余以正月戒行至三月抵都補故官
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而始任亦衙門所創
見也是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而海
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
面者每朝會束手相歎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
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
意在于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于
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
見事稍緩亦間有不愜人意者余受公知莫能
助也六月有楚闈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
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錄文一序一論規楚
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余出者間潤色
士子而一三五策皆鈔撮成之病不任也一論
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
入南昌及周漢陽（太宰嘉謨）以一疏並逐而時局又
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
遂內傳不可奉公曰
上所傳何敢不奉余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
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
大臣後不復可止矣公默然余乃自南昌用擬

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徐申其說
色稍解盖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方日取
之于是屢疏始放得
旨改温南昌自喜差存體而余不以余言告也
南昌去後言者不止而亦不行毋歸德于余不
知何人傳之嗟乎王安死而南昌逐南昌逐而
勢重不可返矣福唐恃其權智可籠可愚時亦
有所補救而卒不能遏其横流豈非天哉自廣
寧既失經撫之說日有紛紜余時為無縱無舫

之論福唐漸遠余矣壬戌廷試余備受卷官五
月題管誥勑七月補經筵展書官十月九日轉
左春坊左贊善隨以是月廿九日廷遣冊封諸
藩余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
秦藩之請不得于部覆故久持不下云余以十
一月十六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成禮藩饋無
所受二月還里舍栖遲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
時高邑秉銓銑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
以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持之而言路之窺

聞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余
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造疏
亦太容易彼其人於
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
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
上衣不得上有小璫　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
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再得此
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余曰誰為此說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

色變余先起師先送余出其語聞于應山應山
憤福唐閒而書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濟其辭
但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余
聞力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于前語不解先
是應山疏上言者響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
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于大臣勳臣者
然則
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
拂内意福唐懼思有以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

出我意自我門生所追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
謂應山之疏出于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
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愬西谿罵我彼與大洪
一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說相呼應以實其
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究大豈真欲殺
我哉不過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而借福
唐以用其殺手者更慘矣蓋余謂此說可斬屬
之于欺老師之人則明明不指老師矣福唐豈
不知之故曰借以自解也然可斬二字雖不指

福唐亦自礙耳則詞氣之失乎宜任其咎矣福
唐于我不爲不知已余自童子諸生凡有司一
字之褒如前所稱者終身不忘況于登進者乎
且福唐之爲相何至可斬而出之余哉惡規喜
諛亦太甚矣而内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
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
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
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乃斷
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

邑素知我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余亦不敢
數數聞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
第一從臾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
棄鄉曲輸肝吾黨以七科前輩忘分下交戊午
之歲操舟遠訪扇頭之贈托契良深一人
朝而神情稍變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
邑者則嗾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
離于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而示
離于我也餘人諂諛所不論已禍機之來凡百

嫉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謝客余時
時過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長班阻我
勿送我曰人被逐可不送乎明知爲詗者所得
余弗避也南箕之推有小璫列閣厲聲曰此人
還留他送客遂閣不下越數日詩告傳
旨閣任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俱削籍提問
追贓之
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也何也有代
草之說而安得免宜其有今日也噫官不早移

禍不待今翻移宮適所以伸移宮天之成人巧
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可異事不勝憤
惋輒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以報
先帝癸亥之出托少子於其執友御老母以行
其矢志也固不啻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桐城
實贊决之而示幾微于我我答非可草草夫擊
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日
內無永外無文裏可幾倖乎桐城嘿然又三日
過應山方注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其有今日

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皆疎劣不知吾之本
末隨筆漫紀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槪而巳須
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余行與而
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
學爲學有志而無養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
敢營私背
君欺心賣友一念亦
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于此豈非徃因聞報
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

三朝作養之軀辱之于狗奴獰賊之手耳生平
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
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
想兒輩亦知其凡也
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附詔獄詩　西谿

檻車

嘗讀膺滂傳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風
根深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
視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倍情憐妖夢頻紛若慈顔意
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邈諸
孫好護旃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零二十秋剛餘異母弟禍到已
殫留原上雯風緊飛車白日幽哀門應祚薄已
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一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舅千辛啜
藿藜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恐死提諸子無
徒欺噬臍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渾如夢貽經累
後生覆巢寧有卵刈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
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儒生婦年來禮法正秖今逢末劫正合懺
餘殃稍足無盈橐長貧且厭糠縱榮何處訴軟
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撥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

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偎便生一死交應在肯
爲異已憐

贈太僕寺卿周

公諱宗建字季侯直隷吳江人賦性忠孝自幼多所表見萬曆癸丑舉進士衆咸推入中秘公念切勤民力辭去甲寅授武康令兼攝德清丙辰調繁仁和英敏勇决遇事不移時立剖他邑有疑難莫措者必赴公就理所昭奇宽不數一時稱爲神明云考滿歸所攜來者惟三邑課士業餘無有也辛酉以卓異拜御史疏數十上皆關軍國大事及民間利弊朝陽鳴鳳惟公歸焉

嗣值逆惡魏忠賢客氏交通肆虐公獨首發其奸狀疏上者凡四皆不避忌諱時擬廷杖論死幸救止而是時更有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若有似乎古採訪故事公歷指其害陳說愈烈巳之壬戌巡視光祿公清理諸弊可省數萬又觸怒于大璫王體乾公則糾正之不遺餘力嫉邪固自性植哉癸亥奉　差歸甫閱月丁外艱門庭清冷坐無雜賓讀書課子寒暑無閒地方有大利病始一出出必有口錚錚求其必當即甲子水災藉公請折民銀以生所謂在朝則國蒙其休在野則民受其庇非公誰與迨丙寅緹騎逮公吳士民擁道相隨者萬餘人皆泣下哭聲相接響震林谷而公顏色不少變也及下鎮撫拷掠備至而公不少屈口中惟呼號母氏而巳强揑賍一萬三千五百府縣計公家私田未滿百居椽尚屬借棲四方念公德慕公清素割俸至者幾數千意欲脫公而公實首發誰肯爲公地哉頃逆璫事敗取公前後疏一一讀

之乃知公言無不皆驗則公固以一死永不死矣公懿行未悉姑摘其較著者聊述一二云公贈太僕寺正卿優卹特隆衆議至是稍快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為臣璫巧借兇鋒芟除善類謹直請鋤斥以清　宮禁以絕禍本疏

臣聞見邪不擊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雖一介之士剔肝露膽死亡之誅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
聖恩目見衣冠之禍蔓衍將成狐鼠之奸憑依難破而臣猶顧瞻七尺隱忍不言俟其布阱既深毒形盡見而後起而爭之即殺一身亦

何益于事哉日臣之論科臣郭鞏也微言簡語為提醒其良心寬喻曲曉為衆解其宛轉甫奉
明旨不得牽纏意鞏且悔悟自新殺機且息而不意鞏又復起而嚚爭矣然鞏亦何恃而誕慢無禮一至于此臣請因鞏而直抉鞏之根株敢冒死為
皇上一陳焉夫內臣魏進忠者固今　輦轂之下所為望而寒焉者也處進忠之威勢可以咳唾而成風雲計進忠之財力可以呼吸而驅神鬼極進忠之線索可以使愛者升天怒者墜淵而臣義激于中曾于去歲指名而彈劾之臣于時已不知死所矣幸蒙
聖恩薄示詰責未快其願聞于　文華殿上撤講之後進忠信信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識兩語嘵嘵詬辨至怒激之聲直達
宸聽時方持科臣章允儒疏不下輔臣葉向高婉喻曲譬情詞懇惻進忠怒始稍解而允儒

亦得幸免此事在朝諸臣無不相傳憂臣者謂臣後必有無端中傷臣時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時方多事遂爾中停然而進忠之心固無一日而忘臣也時臣堂官鄒元標等疏請召還言事諸臣遂沐
聖恩傳為美事諸臣既荷　賜環嚮用方始乃獨有鞏者平時在京專與內閣相暱進忠以為中傷臣者舍鞏無可他屬于是乘鞏之入遂日走人亟問亟餽于其門嗾以傾臣并傾

諸異已者而鞏乃審受指使造爲新幽六剏之說把持察典編輯諸臣數十餘人彙爲一冊復聞于交單數日後造爲匿名文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路旁于省則以劉弘化爲首次及于周朝瑞熊德陽及現在諸科臣等而欲一網盡之于臺則以方震孺爲首次及于江秉謙及現在諸臺臣等而欲一網盡之而臣則其網中之一人也既欲羅諸臣以快報復之私而更欲獨中臣以快進忠之私蓋鞏

之欲借察陷人者時時驕語于人且嘗以諸臣姓名粘之壁上有如立黨錮之碑者使果如鞏把持設陷之意則凡諸正人之羅織于鞏者俱當在被螫之列又奚獨臣一人也是察典非　朝廷之察典乃郭鞏之察典魏進忠之察典匿名文書之察典也是使天下但知有郭鞏不知有冢臣不知有憲臣不知有考功之法且不知有

皇上之威福也今惟直道尚在正氣尚伸一人

私造之冊終不能涸六垣十三道公送之冊故極進忠一載之謀與鞏等數月入幕之籌終莫掩于公論而鞏始計拙心勞懊悵莫及宜今日之刺骨恨臣借事排臣輒誣以熊廷弼爲一夥也獨鞏之辯疏若忘巳之媚進忠者而以左右私惠詭牽合于　召還之典不知臣之疏語正謂　賜環出自

君恩不當如鞏之辱人賤行且臣方恨鞏等遏絕賜環之路甘爲名敎棄人以爲鞏一罪狀

而鞏反謬爲不解嘵嘵致辯若欲借他人以自遮而激

聖怒以相中凡鞏之涸扯亂纏大都類此乃復有膽額心虛冐認而闌入者是何進忠門多族類而郭鞏之外又一郭鞏也至鞏謂臣言及王安笑臣有何瓜葛鞏而不言王安則巳鞏而言及于王安則

皇上亦知安之所以死乎安之死也身首異處肉飽烏鳶骨投黃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慘毒

也安于存日事雖已甚而被此條毒無不憐
之輩即心雁進忠何至背公滅理至今尚有
餘嗔至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等
盡指以曾通王安此其媚進忠等不太過而
其視人世寧復有廉恥視此身寧復有心肝
耶輩既申論及此臣請
皇上即爲窮究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則進
忠于此便爲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便爲一
大證據臣即力擊輩與進忠以存天下公道

臣亦不爲過也臣觀先朝汪直劉瑾其人
雖皆梟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絶故不久
終敗今乃有輩者結連膠合取
旨如寄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
聲勢反假中涓而重數月以來一斥熊德陽
江秉謙一斥侯震暘一斥王紀一斥滿朝薦
一去鄒元標馮從吾一逐文震孟鄭鄤近且
欲厄孫愼行盛以弘而棄之摘爪抱蔓正人
重足此等機關舉朝之人無不知且痛恨苐
各愛惜一死無有敢明言犯其鋒者而輩且
横行愈甚奸謀愈深臣若尚顧微軀不爲點
破將内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
縱中有劉朝等爲之典兵賣威而下復有輩
等從而蟻附蠅集内外交通驅除善類而天
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爲
皇上明言之伏乞
皇上即將魏進忠
立賜鋤斥仍問郭輩何故以言官交結近侍何

故以一人私撓察典勒令回話坐以應得罪
名仍將臣
賜罷以謝進忠及輩庶内外肅清大禍可消臣
言及此身且不惜何有一官使臣捐一身而
朝綱復清縉紳免禍臣即伏就鼎鑊猶如大
海之損一漚使臣戀一官而國妖莫剪國
賊莫擊臣即游翔仕途僅足以備鵷班之一
點臣志決矣青山一片可以長往寧能與吮
癰舐痔之郭鞏輩同立于朝哉惟願

皇上大奮乾綱立斷施行臣干冒
天嚴可勝隕越戰懼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題奉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弁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内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奏爲奉
旨回話疏
臣以愚昧冒死觸忌不揣涓埃之誠以至妄
干
天聽伏蒙
聖旨言官互相攻訐騁辨求勝何得無端牽引
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
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
官弁推點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内所
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
宗建從實回將話來欽此臣仰覩
明威敢不惶悚第臣之疏語絶非駕空臣緣感
憤時事久欲一盡其愚自愧孱羸每懷退沮
今因郭鞏之囂不覺披其積愫若騁辨求勝
有乖和氣雅非臣所自盟至臣疏中諸事若
章允儒之
寬宥實繇閣請臣非敢謂有他也第聞是日干
文華殿上内臣魏進忠嚚然詬辨臣前疏中

一丁不識之語時允儒疏方未卜諸輔在旁
實有寬解無非仰頌
聖明之言今　講筵諸臣現在可問初非臣敢
撰爲此說以飾聽也内計六年一舉典至重
大即我
皇上不自主而委之冡臣憲臣即冡臣憲臣亦
不得自主而參之考功吏科河南道即考功
吏科河南道亦不得自主而咨之四司六科
十三道之衆此正

明旨所云多官主持者也郭鞏乃以一人而羅
織數十人爲一冊欲挾當事者以處分此冊
見在可按此其爲私撓明明有據非臣敢臆
說至于降處允放各官雖出
皇上親裁而鞏于熊德陽江秉謙等則欲遏其
賜環于鄒元標馮從吾等則皆詆以盜藪此
皆鞏有疏可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鞏指劉
一燝爲逆族而王紀初不忍織成鞏詆講學
爲無用而文震孟等曾爲申救即鞏之疏可

窺鞏之心其深恨紀等亦非臣敢臆說也至
于孫慎行之耿介盛以弘之清端無人不知
其當相而
皇上不及點用外廷之人實有煩言即輔臣亦
曾爲申　請亦非臣敢臆說也至所言交結
設陷諸語臣既揣合之人情復徵驗之事理
計今進忠方極尊寵指揮如意而指名糾劾
者獨臣一人今鞏既織成數十人爲一冊復
聞有捏爲匿名文書出之一人袖中者羅列

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進忠報復之心此
事情之可信者一也鞏時嘗在外倡言進忠
欲勸
皇上倣幾件好事此語人多聞之夫鞏以言官
何以得聞此說而乃擅自賣弄戶戶進忠不
置此又聽聞之可據者一也至鞏與内閣相
雕尤非無證當辛酉閏二月中鞏巡視工程
時監督主事沈棨力去陋規可省巨萬鞏反
左袒内璫首言今日事切不可言節省且語

同事趙贊化云此是　朝廷銀子不是伱家
銀子何苦力爭至給事中熊德陽出疏相譏
而厥亦欲掛冠求去夫巡視者不能自循職
掌而反恨監督者之精明復恨持論者之相
助至與內監引眷稱兄相視莫逆人言嘖嘖
諸臣皆有揭發抄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
而況有王安一案輩獨時掛口間積嗔不已
似欲甚其罪而重其惡以此爲下石者解釋
之地此又其事之可據者一也夫諸此可據
者盡在輩身臣即欲不信輩之交于進忠不
可得也夫臣非過入進忠也
皇上未必盡信進忠而進忠則借
皇上以市重即進忠未必盡信輩等而輩等則
借進忠以竊權臣即欲不信輩之附託進忠
亦不可得也若其家人來往臣時得之風聞
如必欲臣手執其人而後爲有據則是欲臣
爲緝捕之事臣言官也但有所聞而有益于
朝綱有裨于
君父則陳之惟恐不急又豈能一一踪跡其人
在手而後入告耶臣一介微軀荷託
聖恩致身大義講之有素既冐昧而有言敢因
懼而遂默伏乞
皇上俯諒臣愚雨露雷霆惟天所賜臣不勝戰
懼惶恐之至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奏
聖旨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
連揣度諉于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
俸三個月該部知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 朝廷
之信義難輕 宮禁之舉動難褻仰乞
聖明急割小恩以昭大斷以慎大防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所以謹其始也而
于左右近習爲尤甚履霜堅氷漸不可長所
以謹其細也而于內外防維爲尤甚我
皇上御極以來早朝宴罷廣採博收無事不善
即近者于魏進忠之濫叙旣收
成命于奉聖夫人客氏之出復不逾時一時臣
子無不歡喜踴躍羣舞而頌我
皇上英廓之性終始不渝信義之昭四時不易
從此近習無不肅清乃昨忽聞
皇上復有宣召之命仍令客氏進宮諸臣得之
爭相疑訝豈我
皇上眞眷眷于乳哺之恩而不忍一决哉臣于
客氏之侍
皇上誠不知其何狀第即
皇上近日宣示之言及外庭所以揣度客氏之
行計不過以推燥居濕之勤告勞苦于
皇上之前而已計不過以婉戀煦愉之態効慇
懃于
皇上之側而已計不過以巧伺嚬笑之智善將
迎于左右以嬉諧諂諛之習工媚悅于燕閒
而已夫此數者微勞薄行有何足恃客氏而
得以此蒙優卹于淸禁飾錦綺于周身 賜
垂土田名班一品所被亦旣奢矣乃猶欲又
圖內侍戀戀不舍客氏之意欲何爲乎臣聞
小忠者大忠之賊也小信者大信之殘也芻
豢進者藥石之所不能嘗也便嬖習者忠讜
之所不易入也以我
皇上天倪初諧前星將朗 三宮之內叶吉承
歡而乃使有客氏者私恩小謹日進于前令
色笑言日陳于近將恐心移于燕暱者或反
覺淑愼之諫念動于細言者或易開詆搆之
釁即使
聖明天挺究竟終無此事而顧此倖萌曲竇豈

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近習細娛豈弓劍初
藏之後所當近婦言女謁豈聽受經史之時
所宜分玩愒優游豈獨總萬幾之朝所宜有
皇上誠瞿然省念惕然猛思則凡客氏之所以
敢憐固寵者方將厭且棄之不暇而何乃日
習日親至褻　清禁之嚴爲保母報勞之地
哉且
皇上于客氏既已涓吉治行大小臣工共聞且
見細民巷語亦各歡呼乃出不逾宿而　寵
命復臨兩日之間乍出乍入人且謂
天子成言有同兒戲　法宮禁地僅類民家無
論
聖明之舉動有乖亦恐內外之防閑甚褻今既
無以信衆後將何以令人所關
聖政豈復渺小即
皇上今日或謂堦前寸土不足爲意婦人女子
束縛何難不知此輩無知一　叨恩格便思逾
涯從此而後狎暱亡紀漸成驕恣人之多言
靡所不至必謂
皇上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
忘其私昵之謡釁孽漸起寵𥶡日繁
皇上于此時而始悔今日之優柔思始事之不
斷雖欲追挽亦將何及臣　誠慮此能復顧此
輩之私嗔而不一告之我
皇上哉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
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
祖天康初年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大亂其
國凡此三君召尤致咎皆繇保婦主既無終
彼亦自禍原其事始皆謂無傷迨乎末流遂
成兩敗迴思恩寵反作禍胎往轍若斯千古
痛息伏乞
皇上深鑒積漸之難開重念禁防之宜愼　內
庭儼肅非可借以濫庇私人
主德剛强必不安于私加小輩仍將奉聖夫人
客氏一依　成命仍　賜出外則所裁于一
時者似彰大斷而所保全其終始者實見深

恩所謹于客氏一人者似小而所昭示于天
下臣民者甚大臣用敢不避斧鉞謹吐其愚
惟願
皇上堅持明斷立勑施行臣不勝惶悚待命之
至奏
聖旨

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謹題爲内臣非
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謹據風聞直
陳利害以遏奸萌疏
臣嘗考 國家典制各有所司毋敢輕亂况
乎軍旅重寄内則有閣部主持外則有撫鎮
專轄下則有臺省部寮可以從中効用從未
有以内臣而輙與戎政且以邊關大事機密
重情而敢以貂璫小輩闌入其中以自託于
天子之親臣者乃日聞外庭相傳欲遣太監劉

朝分率内操諸璫巡視榆關犒勞諸軍若有
似于古之採訪使者臣聞之未敢深信使果
有此事俟其僕馬戒途而後爲規正不將爲
旣往之諫乎用敢不避斧鉞畧吐其愚夫
皇上重念關門睠焉東顧皇皇焉爲奴事厪慮
也此誠
皇上神謨獨照遠出諸臣謀國之上者也然使
皇上果留心于邊計則當日召諸大臣面與商
榷問其將士若何整頓兵食若何料理令其

日進一籌時與行邊樞輔互相參決邊圉大畧不越此矣而乃議遣內臣使之巡閱此爲何意也哉此必左右近習有倡爲言以惑
聖聽者謂外臣奏對失眞不若近臣目擊可信以此歆動
聖意欲以佩刀擐甲自賣勤勞衣蟒圍玉炫燿都市此其自爲計誠得矣寧無褻 國體而傷
皇上之威靈哉臣請先言其不可之狀

皇上既重遣樞輔暫柅重關一切事宜屢有條奏其言詳盡無不指掌乃復遣一中使寄之耳目若視重臣尚有未精之畫此其不可一也
皇上誠念將士勞苦有所軫恤一介信使豈無可擇何至命及中涓若視外庭一無可遣之臣此其不可二也即使
皇上欲得關前形勢而觀之則令輔臣承宗撫臣鳴泰圖上險阻列爲御屏豈不可據何必待一中使之言始爲足信此其不可三也然此猶論其大體也臣請并言其害中使一出騶從必繁侈飾軍容喧譁道路張皇大衆有駭觀聽一害也關門尺地食物畢殘諸璫襍沓囂訟易起二害也輔臣當關體絕百寮中人貴倨輕與抗衡體統易褻三害也中禁之人不習世務耳目所及輕信易疑掇拾稱言恐滋虛僞四害也中涓之性喜諛惡直巧獵頌聲希圖紀叙起材官徼倖之心來兵伍紛

飾之想五害也近得車兵立威賣童自明得意賞或虛增罰且過當人心失平有孤衆望六害也關門將吏功德念熱鑽穴情深謬結交知潛通線索七害也從行旣衆弊孔易開財利相親唾涎必起徒滋損耗有傷實惠八害也自京抵關道里八百經行驛站勒索多端疲累窮民驚殘難支九害也有此九害顯在目前矧有禍胎尤爲可慮凡諸中涓恣傲之行習與性成一預兵端如虎傅翼彼旣自

侍有威兼之與外相習或謀採夷虜之虛信或妄陳經緯之邪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乃謀爲監督之官漸乃謀爲巡探之使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埸之事以腐豎而品隲文武之才邊釁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人心緣此而灰此之大害直係
宗社念及于斯毛髮欲竦安得謂今此一行僅同常遣直聽其逍遙往還伐鼓鳴騶爲一光

榮之快舉乎哉昔
太祖高皇帝曰內臣無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政事之大孰有過于軍旅者今乃欲破壞
祖宗之法刱開弄兵之端自此以往何事不可倒持何言不可憑竊紊綱亂紀芽孽叢生此臣所爲大懼而不可不言不得不言者也昔漢中常侍侯覽輩妄干朝柄恣行威福毒流縉紳遂有清流白馬之禍唐天寶末魚朝恩玩弄國政妄自專兵釀成安史之亂宋有童貫頻年用兵自號太師出入專恣遂來夷虜我　朝土木之事禍繇王振正德之季亂起逆瑾此皆已事彰彰較著若不禁防此實預行過絕恐此輩無知習爲故事釁亂之作其來非小我
皇上聖齡日壯聖德日明一切軍國機宜正須面與大臣親自裁決即有小誤不妨臣下互相規正又何用此趨蹌小輩而與之商畧
國家大事哉臣既得傳聞不敢不以直陳伏

乞
皇上鑒臣愚忠即將此行
賜罷毋令宵小得借軍前生端起事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四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

吴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贈廕

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周公

公諱順昌字景文别號蓼洲直隸吴縣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六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宦途止廿畝山田寒門布素蕭然蓼藿賢名高月旦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屢經面叱權姦俠氣昂藏恒自心懷忠義天啓

甲子之後熹廟以冲疾居深宫致移聽睹于中涓於是羣姦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圖逞不軌魏給諫大中以首攻逆璫被逮過吴門浙直士民咸不難濺血　明廷以白其冤公以有道之悲爲度遼之耻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爲憾遂爾許婿孱遺以壯孤臣忠膽其羣姦之側目尤甚及憐誣黜之撫臺製峻詞以觸織監乃速其毒矣緹騎逮時卽收束書籍拜别宗祠徐題僧廬楔須禁止妻兒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民追隨閶市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扳轅叩道輿情共憤鼓譟奔擁攘臂爭登欲毆官旂以排難仰遵府道之開諭公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才故遭天譴與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方帖然尤遠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保留府縣面慰無煩爾衆紛囂聚閧　朝廷有法官府有方令汝等欲何爲是將遺害周官爾等亦獨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公于别署安觧而

罷越四日由夜半奔命人不及知輕舠如飛而去至下鎮撫司彪惡許顯純極刑捶楚誣贓拷比骨斷皮開血濺肉飛面如土色身無完膚公惟齧指睜目不聞哀乞之聲秖是罵不絶口顯純恐逆璫移怒于已盡捶落其齒公猶噴血大詈有張睢陽之大節天日爲之無色時有好義者閶中舊治士民吴中交游婣黨一時醵金錢代其完贜冀其生全而公已被緹撫肆毒毋隨斃矣臨死具短章所以屍諫爲獄卒見而燬之惜

乎不傳及奉　旨領埋惡弁故置之獄底遲留
數日皮肉巳腐無寸絲掩骼面目俱消止見頭
顱鬚髮英氣凛冽尚自逼人見之膽寒股栗有
人心者無不爲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巳
製詞弔之者盈帙幸逢
聖明離照當陽日月重光優卹忠寃寵賁泉壤
贈公太常卿賜諡建祠廕子入監讀書學使者
疏請祀公于鄉賢福閩亦請祀名宦俱奉
俞旨得列　聖宮俎豆公真不朽矣

周吏部紀事

張世偉曰吳郡周吏部真千古間出之人被逮
而小民千百人爲鄉紳持香號寃哄擊緹騎至
梟磔不悔真千古絕無之事吏部死詔獄甫一
年所而
聖天子登極徧卹寃死諸臣吏部以六品官超
得全典羣情共愜千古寃横之伸真亦未有若
斯之捷速者也宜得高文鉅筆照耀史冊又必
得鄉里知厚能通其志考其世之人按次本末

克佐傳史偉愧無似然以臭味之雅粗識去取
草創其何敢辭竊惟世間名賢有累牘不能摹
其精神頰益三毛乃得之寫生點綴間者卽唐
諸忠臣義士入韓柳兩大家手筆何限而張中
丞傳後叚太尉軼事獨炳烺千古讀之凛凛有
生氣豈非提要者易工鋪文者難肖耶偉才不
足差擬及觀唐記司刑卿徐公如潘主簿好禮
盧舍人若虛深有意其爲人極筆闡揚不以記
傳而以論稽考時地設爲問答確不得與尋常

持平者比心竊慕傚節樓所見著之于篇更其
端爲五集其成有七豈云遽探驪珠第千鱗甲
爪齒間當不至未覩生面耳昔唐史載鄴侯傳
寂寥不稱司馬公通鑑多取家傳系入張中丞
傳舊史亦不足觀新史採李翰傳及韓書傳後
成之今偉言斷斷不阿操筆者毋以非其人下
遺於
聖天子旌卹之全典考厥本末庶幾足備萬一
焉

忤閹始末

人生麗于五行卽有相尅相制相勝相害之數
存乎其間天生地滅而不可易如周吏部于羣
閹是已吏部蓋生而與閹忤者也司理福州玄
黃戰血戰勝登朝孚號夬決一蹶而墜陷穽擠
拉返于物極睍見消雪陰陽互爭無往不復豈
不然哉吏部成癸丑進士任福州不半歲値稅
閹高寀之變至劫撫院質二司吏部以司理署
縣篆獨倡議鳴鼓聲罪不當率衆詣稅廨請命

其時覩江廣抗閹諸臣例得逮蒙
神祖特不逮且撤閹吏部遂得畢任以異等[illegible]
今所稱官　國家再更大故
光廟德政浹不崇朝循至天啓甲子而閹禍作
作縣魏逆忠賢其夏楊副院漣具疏數二十四
大罪攻之始疑走險繼則乘墉冬十月乃罷肆
盡削楊左等諸大臣官且議逮芉心焉而吳撫
周適疏攻閹黨併被削故事撫院行必有送序
序無敢屬筆者吏部奮曰削行最榮如周公可
無贈耶亟具稿略曰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
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况議削吏
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名
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殉璫繼
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郎
今困公參得美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大詬
海内仗節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挺特乎
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
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啼指吏部憤發頓此自如

時緹逮紛出自楊漣外如左如魏如周如袁如顧皆逮而諸君子中魏給諫以清節特相引重過吳門時許女字其孫言路詗得爲奇貨疏極挑激得 旨削奪吏部閣疏語知中怒深禍不止然久之而相應和羅姁前周撫疏中逮繫者則織閹李實疏也故曰吏部生與閹忤若相勉相制相勝害而不可易也張世偉曰偉交吏部晚契在巳未爲福州最召時相與言税閹事指董司空記非實錄偉初謂和解抗執不妨互濟

吏部言税閹非叛直以民變劫質救死耳諸藩臬郡縣一心聲義致討遂敢害大吏邪業已相率代質受命税解而又欲掠靖亂名不審朝論不測使和者當之乎使抗者當之乎非獨此也士氣益卑閹習劫質利去異時尤而效之將爲朝廷大憂吏部具遠識輕徇人以官不輕徇人以名每談及輒介介不平以此觀送周撫院削奪序可概見若送序更難言之矣夫楊疏出後攻閹疏百餘後來媢璫諸奸亦與焉何獨侈言吏部序嗟乎以其時考之可矣時蓋乙丑除夕也履霜堅冰有漸獨狂風怒號排山倒海無漸蓋先時衆正盈朝醞毒未發一得外廷宵小之助潰決稽天不惟庸人喑啞卽素號慷慨者敢一字斥言邪吏部此時奮筆正非天結其性命其遘以與閹抗不得嗟乎名以之成禍以之與殆斯序也夫殆斯序也夫税閹事在往時吏部別有紀不錄錄其係近事者

逮行始末

天啓丙寅三月朔越五日邸報見 旨從張侍御永成疏中波逮江陰繆翰林吳江周侍御卽日官旂逮周者至郡止西察院越五日開讀先期索賄逾千金讀時侍御伏受詔杻械加項絆手足又二日賄足乃行金致導前驅侍御囚服步道中官旂乘輿馬夾之旁觀無不掩泣爬搔癢心心知魏逆所爲與 朝命逮訊人情迥異嗣是無日不相驚以緹逮輒曰某日某時復至矣又曰某日巳駐某地矣又曰某日至逮某某

矣大率指逮某某皆一時名負忠義被削奪者
且意之曰魏逆將為所欲為與諸奸謀盡殺天
下不已附者而後舉事其說大諠譁指周侍御
事為證又曰侍御行至某所毒死棄屍某所總
之矯旨無俟獄訊民間多信之至月之十五而
逮者復至漏下一鼓吴縣令陳懷牒詣吏部吏
部慨然曰吾辦逮久矣因在籍削奪不得控尺
五紓所欲言為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事
使諸奸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

有瘳乎自榮厥行詣逮所不以昧而以明士民
千百人哭從之呼寃沸天俱不知所從來到處
麇聚風日慘澹沉霾浹旬天意亦若與應者吏
部初舍縣署衆從之縣署日立語對千百人稱
說古今忠義勗勉後進毫無惓色謁而出者謂
吏部不惟却恐怖併絕忿悁獨以滿腔精誠庶
幾電光石火之一照然而斥闇愈甚豈眞望尺
五上自有　天聽邪撫按擬卽日開讀官旂責
賂如周侍御時數未易盈遂定十八日午刻吏
部從縣署出執香哭者塡户溢衢從之西院則
諸地方官皆在博士諸生亦在諸生抗言兩臺
宜疏救帽不應官旂叱速讀且手琅璫杻械作
勢將加吏部衆執香者哄起官旂拔劍擊或從
後掣得乃踞請命掣者斬之曰前傳逆魏矯旨
眞矯邪官旂怖死唯唯衆益信諠傳語擠排哄
擊有死者是時諸士恐重禍吏部皆先出吏部
不得兩臺命不便出郡縣諭衆出則云必返吏
部于家乃可嗟乎愚民不達事變吏部不能要

若使來能徇若與出邪兵使者翼歸空署中迄
申哄小已次日兩臺合疏聞吏部曰請臺檄護
行間道歸死司寇當事不敢任且慮行時復變
郡縣守令宿相信者就吏部共謀祕之居有頃
以子夜出胥門別為僞飾出閶門官旂踉蹌趨
無復前輿馬鼓吹景象亦會陰雨衆不及聚乃
得達時月之二十五日也張世偉曰偉讀史有
所弗信弗信得人心異甚無間男婦愚黠者彼
為邦牧守相或然何足大怪獨怪㝗鄉紳得之

吏部筮仕未久七八年在外其爲德于鄉者三四年所耳算器飲食不能有所嬴于人卽時爲伸柳哀益所及幾何一朝忤閹逮訊所犯非尋常仇對也舌出禍入然而窮巷蓽門或爲發泣或爲孺慕蘇蘇相對掩袂壯者乃不勝拳洶奮臂遂爲戎首則令駢斬五人是已五人生乎無稱鄉黨亦未達姓名于吏部卽顔姓稍稍著聞不過市井之俠諸同志不死而令若輩死祁僉謂此舉殆有天意變聞而逆閹改計擬數月鏇

除者以累年漸除之迄閹死緹逮無聞焉殆爲同志諸賢愁留如綫偉謂不然吏部之潔守峻節坦衷篤誼其得心眞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斬頭陷胷之五人不足表發泣孺慕之槩吏部得此死而名益光耳雖然總一天也天祚　社稷借吏部以激衆憤見天下忠義之不可盡除也于以阻逆閹所欲爲顧不大哉

獄斃始末

吏部聞行之卽日衆擬臺疏先報行期乃不報行期而豫報擠死姓名且緝諸哄擊者人心皇駭訛言益典士民鳥獸竄緝故不敢多及亦日榜散鳥合衆弗信信心所自忖至閱月訛言傳而城中幾空其半矣顧日摶顙北望爲吏部祈不死月之十八日距前事匝一月竟奉寬旨大率言周某逮到當酌議小民卽日解散免究盖閹初聞變亦甚恐恐阻絶租賦地不使爲所欲爲鄉哀家近懼延若誘吏部到京卽可從容塞責者衆喜紓死漸弛有識仍憂之意當時

閹審懼變臺疏因以民情請閣議固持之不輕下諸大臣言路因以爭徼天之幸卽時事或不遂拉攞而閹焰障天時有是哉且臺疏再上三上言漸得首事姓名地方且靖閹愈肆無忌月之廿五日仍下吏部　詔獄距行時亦匝一月廿八日刑訊如常坐贓二千金再訊增千金特旨如前獄死七賢卽獄追比家屬以比納憹金入見吏部坐獄庭中慷慨厲聲滋甚後得死更慘語具瞿給事葉御史疏中未死前五月六

日適值王恭廠之變時獄情正急忽黑煙起京城隍廟亘墜王恭廠廠故蓄硝黃窖中火無從入得天火轟震飛駁橫空遠及　大內獄所距五六里許墮石折柱亦亘黑氣應之是日圯屋以萬計傷人以千計　上天示變極異媚閹者輒指藥發獨王大司馬疏請議獄緩死且明指詔獄當移廿一日朝天宮災為京師第一梲甍地穰火得火都民大譁擬閹容有悔禍心諸賢可不死而閹悍甚諂媚者諛亦益甚乃更不如

蘇城民變閧也不日　諭帖出概數前司馬疏于吏部不言贓顧多深文衆擬定死矣死為六月十七日蓋不死追比先一日閹呼許指揮語出即其夜死死狀獄祕不詳大約臺省疏為確慘甚亦不欲詳也張世偉曰緹逮民變固也五月六日之變獄繫多賢都人多歸吏部何哉蓋吏部增贓疏下在三日起限追比在七日天變夾出其間而贓加極廉究易上口人人首指之良是獨異目擊號寃臺疏不及一字也雖然自來閹禍無極斯時者地方官皆有死憂奈何尋常望之　中旨詰青渠魁臺疏即指五人者應筆無剩語卒以梟懸結案未可抹此苦心獨詔此五人何鮮吏部死六月十七喪以閏六月廿七日抵家舟行不四旬七月朔天乃大風風起連雨後自東南掃西北近海淹千百家水勝湧丈餘山中百餘年木偃仆殆盡大壑之老所未見也七夕邸報至兩臺諸公共祕之衆疑叵測所指目諸紳衿各辦死法嗚呼危矣幸郡守寃

衆素所仗稍露其端得小安然至五人行法之期人號鬼泣蘇城眞岌岌乎殆哉嗟嗟令風早三日吏部舟浮駭浪中即歸骨不可問且京都異變何與此風前後錯見也一小臣死而天人互徵吏部足死矣

捐助始末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而史臣論贊亦有稱蘊義生風者然則義而不風亦其義之未至也吏部奮乎一世之中而士民蒸蒸至捐其所甚

惜意者殆有風焉初解福州任時弛裝可百餘
金雅不欲甕牖語人稍斥故所蹤舍傷矮屋二
楹灌木讀書其中人謁之每坐談久清風炗炗
無不惘然自失者衆訃司理原非羶官然歲時
屬縣有餽奉委行縣有餽最召時諸寮各屬有
餽卽署篆無纖淤何得盡謝餽遺令交際都廢
哉然吏部司理時寧得簡亢聲諸餽不啓緘立
授剌辭無令入門內者雖大忤稅閹因閹併忤
諸當事而無可誰何亦繇清聲流聞故用異等

竟擢吏部自來吏部諸司有不通書贄得者乎
且當時非有肺腑交扼要爲之推亦非有聲氣
交居中爲之挽徒手得異擢宿習幾爲一洗往
部操不加厲第當擁地操愈見餽遺數亦愈豐
不啓緘剌辭名亦愈著先時諸司初入部時循
默養重莫敢攙言得失吏部一無所顧于邪正
消長名實混淆之際極口別白時時劑以和平
不輕左右袒以故名碩委心諸稍異同者亦隨
聲和之無不稱廉平吏部焉天啓壬戌七月

予告歸歸止行李四擡取道中州交際贈遺不
啓緘剌辭如故歸弛其裝無異司理時也性喜
急窮交緩急無所恡然每以囊空羞澁止不三
年而閹禍作緹逮至時囊無一錢官旂京邸習
廉名私訪其所居見陋巷數椽湫隘甚訢心大
減會閶城衿紳及諸不識姓名士民無不懷金
錢詣縣署投贈者不日得數百金吏部叙命親
知籍記之官旂聞乃更索重賄屢淹其期賄且
益增衆怒亦日益積不虞屆期決裂如是也夫

士民向風慕義捐其所甚惜豈安然厭若屬壑
邪張世偉曰偉竊疑世界盡爲金錢世界也卽
今
聖主加意洗刷欲挈穢濁而清泠之不審視近
出都時其所懲革幾何私謂吏部不死仍佐統
均之任于以領袖百寮風動有位盛治不大有
光哉夫金錢旣世所共惜第用爲趨附資不惜
耳輸貨博禍愚夫不爲乃至塡聲靡悔父勉其
子妻勉其夫尋常居室閒思議所不出也吏部

前爲偉言諸不啓緘剿辭者亦有籍記叩其齒
與遠近輸助正等嗟乎同一金錢也曩受爲趨
炎附羶之資今助爲旌廉表義之實天道往復
不疾而至亦眞有司之者邪往兵使得 詔獄
懸坐贓數歷額對郡縣計無所出詢有田宅可
轉易否郡縣曰田不百畝宅則現存兵使更歷
額曰此蝸牛居堪直幾許卽司理歸所斥旁舍
是已式其廬想見其人應不乏聞風與起者然
不可謂非寢丘遺意云

枉奏始末

吏部逮在丙寅三月先一年乙丑八月四日得
倪御史劾疏凡邸報抄 旨每先全疏再日獨
此疏先疏後 旨疏言吏部貪橫著聞出都舟
抵潞河貨重舟沉白鏹浮露笑破人口又言汪
文言杖逐歸廣陵周某舟造之又魏某逮過蘇
歡飲十日以女許婚其孫深相結而別他誣不
足言葉許婚一事爲眞最觸閹忌旁觀皆慮不
止削奪者吏部初見貪橫等語大憤噴口肆詈
欲籍行李數并覈道出河南從陸不從舟具疏
辯因發舒素所欲言閹逆狀如逮時後見 旨
下灑然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蓋吏部自乙
丑冬知逆閹肆薑僞得所謂黜將等錄閱之未
列已名大以不與黨人爲恥坦賀受矢固亦無
憾獨其伏機太毒如目中尚有 朝廷諸語閹
方謂舉世草靡而聞存崛強如斯人者乎卽御
史一疏中有就撫按坐贓者皆無恙而獨逮無
所坐之吏部可知也會御史別疏論御史夏竟

逮死夏蓋先年杖閹所愛小閹故亦授意焉吏
部每對人曰倪御史異日不當抵夏御史命邪
語聞固已眈眈未已而蘇有察處甲榜覬補上
林簿投身御史幕中滿用吏部爲贄相與引繩
批根其事日搆後羅入織監李實疏除繆周先
逮外與巡撫周左都高御史李黃先後俱不免
張世偉曰倪何人斯卽京師所傳百叩御史者
是開罪門軍崔挈受責百叩頭閹堦貰之此疏
殆其謝過贄邪所傳汪之爲人想亦古朱家流

夸者死權不足深論一時名公卿交之稍貽口實獨吏部無一剌通也聞汪煩心恨乃亦擁入疏中邪字魏千古高義古人割肉西市之中莫酒槖銜之下眞千國典未聞蒙私議也御史雖甚糊心豈僭于此直非此不足大觸闍忌殺人媢人小人固無不至耳若白鏹浮露等語識者置之一噱雖然謂山盖畢爲閹爲陵夫奸雄欲爲所欲爲者必令人手足易置頭目旋舞而不知盛世有此章奏豈細故哉何怪乎織閹應和

悍坐居閒也

後序

偉紀吏部事粗畢而皮筆自問也生平不冒爲諂每譽人躊躕四顧惟恐溢情無當者紀吏部津津言之而不能達所欲言且覆按其言而覺未肖也何哉眞能爲人死亾故能與人生存其吏部謂邪當許婚給事時撩閹焰萬無生理自謂爾日眞可代死語偉非貿然爲之者然與給事清節相許其襟期未全委也自吏部逮死後偉同人每相聚間輒自慨云吾輩不審于世情交態何如然何敢擬吏部令易地而處臧洪同日豈再計哉且吏部死與前後諸賢小異諸賢履尾在先剚虎莫避以死殉

國亦事勢之無可奈何獨吏部身在局外養高待清何所訾其品望顧不死不已捐糜七尺以係九鼎之一絲也當時轅蹄非上聞在造廬問訊者聽其慷慨議論或毛立若履積

雪或汗浹如覆重衾盖舉世喑啞一人昌言雖得禍最酷而

國家神氣所留寧直千百之什一哉讀漢黨錮傳仲舉爲君之末元禮作俊之首汝南孟博齒爵不及諸賢獨以義憤倍人生光黨籍不啻凌陳李而上之及覩埋骨首陽數語則清風寄脉可知卽此知吏部所處矣嗟乎漢祚與黨禍俱盡今

帝命不爽

聖主當陽戴盆見天猶之反掌

皇明非漢唐可幾又非其章明最著者邪吏部

名順昌蘇州吳縣人今贈太常寺卿稱吏部

者不獨以生時始終之職偉畸人也退不辭

諸賢之禍進不藉諸賢之榮仍其故稱追痛

往事後信止此耳若夫稽譜系詳謚號高文

典冊垂之無窮以俟載大筆顯當世者偉何

容贅焉

崇禎元年戊辰秋九月九日古吳張世偉書

于百花洲上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送應天巡撫

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南歸序

夫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安危治亂每

每相應而況鎮撫大吏

天子所賴以保釐匡宇者乎其去留進退所關

於紀綱者尤匪細自非見排于正論失職于

疆圉者

天子弗輕議去如縣貞周公今日之以讒去殆

二百年來所未有之事也先是楊丞以彊項

故開隙于織璫璫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

之柄可容若輩操邪力諍之始得免逮而璫

已銜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

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內援未可擊而公弗

顧也特疏上聞蒙

天子譙訶督過公削職歸矣夫以察吏忤璫之

故被讒以去

天子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名

益高于公何悔惟是公二載德政幾同覆載

且歲値大祲苦心調劑力請留漕粟之半加惠茲土復議開三江故道貽吳中永利公殆未可一日去吳者奈何竟以讒去也雖然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于震風凌雨之中也則公雖去所留

于我吳者正多而于以風天下甚遠謂公以一去報

天子可矣嗟乎玄黃互戰門戶橫分吉水先生以一代羽儀終爲左右宵小所抑弗獲竟其大用嗣後名流正學寥落若晨星摧殘猶霜木求奇節異材于今日亦當在海之隅嶺之表矣此予所謂人臣之去留進退與國家之治亂安危相應者也而又何疑于公之以讒去乎所幸者浮榮旦夕是非千古漢唐宋無

論已近觀二正之季僉壬弄權衆正屏跡如王佑王文張志淳劉宇輩之一歲九遷究竟與劉忠愍薛文清劉忠宣諸君子之下理謫戍者果何如哉然則公雖不諱去又何悔焉余承乏公之里曾以迂愚戇直抗虐璫方張之焰幾爲附璫者所中撫今追昔不覺于公之去三歎息也遂書以贈公

贈太僕寺卿李公傳略

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直隸江陰人中萬曆丙辰進士生之夕父夢日升于天故名公生而頴敏出就外傳過目不忘習戴記師命其自解析疑剖微宿儒不及憁卯應童試學使者拔之第一卯辰聯捷謁選授江西南康司理公身爲刑官用意一依于仁厚律已清嚴公庭如水出其緒餘陶鑄多士紫陽白鹿之墟乞盟牛耳文茸一編流布海內戊午分較省闈所拔皆知

名士最後從詩房搜遺雋得張公試卷竟錄首榜盖主考㢤予成公重公欲得元于本房也後張登上第服公藻鑑辛酉分較粵東所拔一如豫章奏最拜福建道監察御史時南皐鄒公元標藍石孫公瑋景逸高公攀龍後先總憲雅與公善公管章奏凡屬　國家大政必就公商確本科奏議必托公代草人稱其有風裁公望重西臺爲宵小所忌每入　朝上殿中涓爲之側目逆璫擅權公草疏十六事欲上矣爲楊公漣所先故繼楊而劾璫者公也萬公燝　廷杖公往朝房視之又上疏申救人爲公危南樂驕恣失儀公袖中彈文持論侃侃讀者吐舌以爲禍且不測初擬　廷杖一百賴蒲州力救得免僅奪俸二奸銜之欲殺之矣有曹欽程者以貪察處貪緣速化公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如鷹思攫欲著爲定例勿復轉民牧以防其肆虐欽程遂恨入骨而無其因迨高公銜崔呈秀疏實出公手呈秀偵公赴席暮夜候謁長跪求解公不

爲動于是欽程迎合呈秀論公奪職矣公之歸也足不入城日以娛親課子爲事聞魏公大中被逮泣語其父轉貸百金以贈之盖公居恒守不自專之義手不留一錢也丙寅羅織撫臺周公起元一案緹騎到常上民叫冤者以千計一如蘇之所攀戀周公順昌者幾至鼓譟藉太守曾公櫻曲爲曉諭又以公拜求始得解散公慷慨就道士民執香以送兒童婦女無不流涕此豈人力致哉可以得公之槩矣公孝友性生忠

貞天植與蓼洲周公等同死　詔獄天下寃之
公亾前一日寄詩別親遺書訓子可謂死生不
亂從容就義者矣
今上御極盡誅奸逆贈太僕寺卿廕子入監讀
書貞寃慰于九原芳名垂于萬禩死且不朽

澹因居士撰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罪璫巧于
護身　明主不宜分過謹直發其欺君之
罪以仰祈　聖斷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
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
國之公言也通國之人畏忠賢甚于畏
皇上故切齒不平搖手相戒漣獨冒死危論感
悟
聖心謂宜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威

福之辜忠賢亦應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
義士之口乃一疏乞憐　温旨先下羽翼四
布謬曰孤臣恣雎無忌謬云忠赤不知誰爲
代草以欺
皇上者
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大忠賢非不欲辯也
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
忠賢不能自辯而
皇上反代爲之辯則　中旨眞可聽其僞傳乎

閹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可聽其交通
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其禁
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
掌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
其在手乎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臣知
我
皇上英明天縱此必非
皇上之意也
皇上特念舊勞不欲遽加顯斥而忠賢但招謗

議動輒諉說　親裁昨閣參疏到閣依然傳
擬而　明旨諄諄遂一一為忠賢任過夫忠
賢何敢欺
皇上至此乎且既云任事過直矣事則忠賢任
之而名則
皇上受之忠赤者固如此乎臣嘗觀從來小人
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其主之
心根株既深棘手乃露故夫不遠為王振劉
瑾者乃其深于為王振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其犬馬而反以
蓄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輕于疏藥石譬之上
廢之家有紀綱之僕日竊其主之財力以恣
雕飲態而日事左右之彌縫一旦有人焉盡
告其事于主人不免念其奔走姑與優容然
主雖不言而僕固已疑矣疑則思自全之計
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寧無深患故忠
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臣為
皇上計莫如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
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
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不然
皇上日為忠賢作江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
供鳴鏑之射縱多方藉口百計防川鬼神忌
盈物惡其上
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于忠臣義士請尚方之
劍者哉嗟乎

君側不清焉用彼相一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
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恐并不能爲
李東陽倘書策投歡不幾與焦芳同傳耶臣
忝列言官不敢作寒蟬仗馬恃有
聖明之鑒觸犯兇鋒死無所恨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
道

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題爲懇乞 聖
明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
臣聞唐魏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
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
干也稷契咎陶荷美名而君都顯號龍逢比
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
相遇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皇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惠所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

三光黯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補
牘遂觸 宸威然恭誦 明旨一則曰從輕
一則曰爲民仰見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
死意燝生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國恩先塡
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
歸遊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
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
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
不支故至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
萬熼宽而深爲
皇上宽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
自已者獨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墻且在旦夕故懷
忠挾義感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褫辱身死

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夫緘口以待遷厚利
也危言以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
虛名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削影編戶
取侮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將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
一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原此魏徵所
以不願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
鱗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
直言而可以致治則是剖心不亡腹誹不滅
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一言喪邦矣臣切
願我
皇上惻然興恩矍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隷法
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殊失
士心勳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
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于杖
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平旦興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
復續而後問罪左右卹死錄孤嗟何及矣昨
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
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
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災內可謂深切著明
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

喜怒中節無致積威所劫人輿邇思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敢言而

皇上眞孤立于上也

天啟四年七月十一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附詔獄詩

獄中別徐元修　　仲達

相逢脉脉共悽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冤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凄凄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兹

莫訛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濃於酒錯認黃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鵜鴂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艸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研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懷

便成因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驚心
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
事千言罪業殫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淸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秪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
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
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睥睨阮籍一
猖狂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
首問蒼蒼

宿利居

日暮停車塵滿衣箇譁土語是還非秪憐歸夢
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

長途連袂恭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腸百轉總餘淸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
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兄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
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
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循省業因微假息餘寬有夢歸燈火滿堂
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又六月初三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
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
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舍
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
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
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
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
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
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
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
可上物不可凌此宜儉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
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
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
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
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
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
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
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
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
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
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妹母奉事吾有年
當足其衣食撫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
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
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
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
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
脈六也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伺祖父母千百
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贈太僕寺卿黃

公諱尊素字白安浙江餘姚人登萬曆丙辰進
士初授寧國府司理剛介不阿氣節凛然挺立
高標清操氷鑑人不敢犯勢豪懾服壬戌考選
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自持稱爲鐵面
彊項臺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
之隱惡時魏忠賢與客氏表裏爲奸形已厝火
勢必燎原公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時政
得失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

憂參于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奉
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燄方
張漸不可制於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蚤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
深螯棘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
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厰務
於是忠賢不殺公不已公亦自分必死而後已
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中萬燝人

方膽落魂搖而公首上士氣已竭一疏抗言捄
救直引王振劉瑾爲率而畧無忌諱此其時何
時乃敢言人之所不言能盡人之所未盡是非
進切
宗社安危之慮退忘身家性命之憂指奸人借
廷杖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而禍移諸　國且
曰生臣死臣勿敢討而逆璫殺公之心益不能
須臾待矣時尚衆正在　朝雖逢所甚怒得不
即同燝死者皆諸正臣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

横有希旨逆徒爲忠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大難
于內腹心李實羅織無端于外交口蟣誣取
中旨如寄倏而削奪倏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
變于姑蘇留滯不前公聞之即拊心自念忠良
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臺齋本步行至京就縶
逆下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璫風
指酷刑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
公之長子宗義遍貸鄉人之游賈于京者暨同

年門生差足交完而殺機遂決矣一日獄卒告
公曰內傳今夜取汝命汝有後事可即書以遺
寄家屬公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叩頭謝
恩從容賦絶命詩一首而公畢命于是夕矣噫
黑盆蒙面巨索縋胷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誑于
君上何其宄哉幸
天心厭逆惡貫盈溢而誕膺
聖天子奮殛元兇即優卹善類贈公太僕卿廕

一子送監讀書存殁俱榮傳芳百世矣
附詩
正氣長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
無工拙一片剛腸總禍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
鷹聲雜值今秋錢塘有浪胥門泪惟取忠魂泣
髑髏

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謹題爲輿情不
可不孚　聖斷不可不蚤疏
昨臣堂官楊　參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而臺省諸臣公疏單疏相繼而發此豈要
結使然憲臣之心臺省諸臣之心也臺省之
心即通國孩穉婦女之心也憲臣爲忠義所
激不顧其身而先爲發通國孩穉婦女爲幽
隱所隔不得其言而無可鳴天下之人情如
是夫豈有佐于忠賢不過爲

皇上惜威權爲
祖宗愛成憲爲
宗社計靈長必欲清
君側而後
皇上安皇上安而後天下安耳臣前災異一疏
謂阿保重于趙嬈禁旅近于唐末蕭墻之憂
慘于戎敵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此中已有微
言之者而遽逢
嚴旨夫亦知忠賢之怙寵恃權播撼中外而忠

賢所用之私人設機布阱招搖市都欲提即
提欲陷即陷表裏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間以
目
皇上試評之天下有權璫擁勢竊弄威福而到
底令終者乎天下有政歸倖門子奪爰移而
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人情無不
欲食而此人顧可在側者乎推
皇上之意必以爲此猶曲謹可用也而不知不
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此猶在駕馭中也

而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且自古未
有舍宰執銓憲言官而自爲聰明自爲理道
者也
皇上臨御數載僅僅發軔而舊宰執舊銓憲舊
言官望風罷歸而今之爲宰執爲銓憲爲言
官意氣消阻無論攀鬒逆鱗勢不慭遺一老
而若鷄若鶩相顧不願有官異日誰爲燮理
誰爲禦侮誰爲效鷹鸇之逐誰爲去肘腋之
奸者

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
於上也今忠賢諸不法狀　廷臣暴露亦不
遺餘力夫小人爲惡往往畏
主知畏人言則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
皇上視爲不痛不癢之物已言之而羣臣莫獲
片語單詞之益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于
此必不能復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
忠賢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復回其已往之棹
而嘿消其冰山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

以
皇上爲注柴柵既深螫辣誰何此時不惟臺諫
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
皇上如念潛邸舊勞何不令其休居就閑薄示
帷蓋所謂以生之之道愛之之倘厚其毒而益
其疾
九廟有靈眾怒難犯此時即欲不施斧鉞其可
得乎不幾以愛之之道害之乎尤可異者僉
書陳居恭亦憲臣參疏中人也而同事友戈

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不知爲黎丘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情態閃忽不可方物苟非照膽之秦鏡博物之張華鮮不眩矣夫表裏聲援么麽結隊此猶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耳目昏瞀沙礫並進無惑乎 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伏祈

皇上黙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廠務勑歸私第將傅應星傅繼敎陳居恭諸人立付法司則威權不替公憤並抒

宗社靈長永必賴之臣知屢疏不足回

天而亦誠不能自已惟

皇上蚤垂斷焉幸甚

甲子六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擾該部知道

又題爲士氣已竭死諫宜褒以明 聖虞之轉圜以開言路之鬱結疏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執諸道而後止伏覩工部郎中萬燝因 慶陵未完借明職掌其言不無激切正謂不激切不足以動

人主之心言雖逆而未始非道也竟逢

聖怒廷杖一百旬餘而死

皇上之初心亦不過怒其出位用示懲創已耳而孰知 雷霆之下無物不摧嗟嗟難刑半

甏閹拳半甏廷杖

皇上之威亦已太褻矣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隨事納言有誘之無阻之誠見進言之難也夫進言實難無言責而進言尤難何者言官動關職掌責司糾劾即言有不中或可邀風聞以及寬政而郎曹所發雖言言碩畫土苴棄之言之不用身且虀粉然則天下

豈有不愛其生哉忠義激之視　國家之事
急于其生耳今爆死矣肆翻斯截非叛逆十
惡無死法而猶且展轉反覆于　廷議鞫訊
之間今乃以披肝瀝膽之臣子枉死于壅閉
之左右筆撻之俄頃與夫磨牙礪齒之宦豎
在
皇上之左右必且忻忻相告曰吾儕借
天子之尊今而後可以立威可以箝口矣不知
輕用

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顛倒于一時使
皇上有殺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貽譏
于後世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
者書曰某月某日部臣萬爆以言某事死可
不爲
聖明之一累哉向使萬爆循資積俸取祿養家
亦可以博美官亦可以享天年討不出此而
敢賭　宸聰敢赴湯鑊者夫其性豈與人殊
乎當日奉　旨杖爆之時以數十年之逸事

而突行之大小臣工靡不神喪魄奪天日晦
遠狐鼠肅張已知爆必無生理連日以來唯
聞　震霆今日杖某明日杖某而内璫蜂出
吼聲如雷若有深怨積怒而必欲狺狺噬之
不死不已者且聞行杖之際凌轢金吾恐喝
衛士杖者未已倒杖繼之是以　廷杖爲立
枷之阱而縉紳受市虜之慘辱士殺士有如
今日而今爆已死矣僅生尚未保也
皇上如目擊其情能不惻然念矍然動乎然進

此廷杖之說者必曰
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劉瑾爲之
世廟之時張孚敬與嚴嵩輩爲之
神廟初年張居正爲之奸人有所行其權唯恐
忠臣義士從而掣肘必借　廷杖以快其私
使
人主居拒諫之名已受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
抱蔓之形於是乎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
隨移諸　國矣然則廷杖實非

祖宗意也且
皇上以人言不足信乎則天意亦豈無因前此
風霾地震無論已萬爆之杖也適與雨雹會
舊六科廊之火也適與杖御史會天意即自
難明何其呼吸奏應若此意者臣工之誠不
足動
上而天意或有悚惕其間乎 臣 近見林汝翥被
杖之後傳國與旋奉 旨打一百棍水充淨
軍始知

大聖人作用原無偏庇而本體自是虛明若此
由此推之
皇上誠念
祖宗之重器爲宜凜凜承之則二百餘年養士
之脈不宜一朝削之萬爆已死念其志慮無
它追復前官仍照以死勤事例破格加 恩
使遺孤得以扶櫬還鄉則卹忠之仁改過之
勇爆死且不朽并自今以往細繹
祖制勿棄其重大而法其小疵勿去其懿美而

仍其紕迹至于大臣當敬羣臣當體尤爲今
日急務臣 言官也人有因言而死而言官不
一剖明之 國家培植士氣有日豈忍一朝
遽奪也臣言至此生臣死臣勿敢計矣
甲子七月初十日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頌天臚筆卷之九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

贈䘏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

公諱攀龍字景逸直隸無錫人登萬曆己丑進士生平抗直忠義獨操由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嶺南揭陽典史公家居索莫潛心道義足不入郡邑口不掛朝事一切家政弗經于懷凡交游婣黨咸受其施村翁里嫗靡不頌德焉

光宗知其賢　詔起光祿丞壬戌陞大理寺少卿轉太僕卿甲子拜都御史執法秉公糾劾貪墨御史崔呈秀之巡視淮揚贓私狼籍當寘于法奉　旨聽勘矣呈秀夤緣入魏黨媒孽反噬公逈桂冠歸尋被削籍杜門著書築圃教子與世相忘優悠以卒歲月詎意權姦不殺公不已乃嗾織璫李實羅入周撫臺一案彷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為快也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手寫遺表一通封固以授其子世儒囑曰事急方啟之乃紿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詰無大禍共欲獨臥一室靜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諸子心悸不成寐亦密來窺伺閒寂無聲啟戶視之空林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閱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別友一柬詩一首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神威凜然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磨也越歲戊辰

聖天子臨御特隆優典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賜謚忠憲䕃一子入監讀書遣中書官諭祭一壇公之芳名不朽其於士林有光焉

附錄

遺表

臣雖削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

臣高攀龍垂絕書

乞

使者執此報

皇上

別友柬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

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臨終詩

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謹題爲糾劾貪污御史以嚴考察疏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憲綱至嚴也

神祖四十年十一月内該本院題爲考察事節

奉

神宗皇帝聖旨御史差滿考察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輒准回道豈人人盡皆稱職無過者凡遇京官考察之時却如何又有紛紛議論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有不稱職的即便叅奏改陞不許回道欽此

天啓三年該本院題爲申明憲職事奉

聖旨御史回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虛文巡按所屬舉劾各官失真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一槩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偸民窮思亂所關豈細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忠公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人思盡職有何嫌怨仍着

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該部院知道欽此是
列聖之明旨荷
皇上之申飭不爲不諄復鄭重矣乃不意有慢
視憲規恣行無忌者如巡按淮揚等處御史
崔呈秀
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使長西臺豈非欲其是則
是非則非無所媕阿隱默臣初入院適見兩
御史回道一爲江西巡按謝文錦一爲崔呈
秀臣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回道一至清

一至濁清濁較然臣不別白爲
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發河南道考
核無何該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謝文錦者
至臣即以稱職考察奏
聖旨謝文錦着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袁化
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蓋有難于言
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切自
來巡方御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污者[illegible]盜
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賄三十金輒放訪犯地
方大害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肖有司應劾者
多以賄無不薦應薦者多以賄薦各御史出
巡每有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
支至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彰彰
于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
關不敢訪其主名何人至于舉核失真貪酷
漏網則有兩淮運司同知譚天相在是呈秀
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臣劉大受且臚

列其贓私以入　告矣則有霍丘知縣鄭廷
祚在是呈秀所薦也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且發其餽遺奏
聖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證也臣嘗竊歎人
臣之負　國實自負也受　國家寵榮若何
而所爲者不務于可榮皆流于至辱御史巡
方　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
哉臣聞其知譚天相之貪欲論劾也天相稔
其易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

稔其易與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之
是搖山撼岳之威祗供其禦貨攫金之用而
播聞壟斷之賤且目居觸奸指佞之官　臣故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也伏
祈
皇上速賜勅下吏部議覆施行奉
聖旨御史巡方貪縱何以察吏安民鄭秉公考
核執法糾彈具見振飭風紀崔呈秀着該部
看議來說

乞歸疏略　景逸

蓋謝應祥之推巡撫出冢臣真見切爲人地
員缺于求應祥怡靜自守欲開此獎勸恬士
故與夏嘉遇言之而特用應祥會官推舉衆
論僉同已蒙
皇上點用不謂御史陳九疇謂其昏耄謂其圖
謀乃以誣不要錢不說事之吏科都給事中
魏大中也　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疇悞爲
人使以欺

皇上　臣則何敢欺
皇上以欺　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
臣部院被含糊偏庇委曲調停之旨　臣愧死
無地自傷愚昧不能仰當
聖心報
主上知遇之恩又煩言亂政至重干
聖怒以傷
皇上平明之理　臣諫臣之長以諫爲職當有顯
諫顧伏而思之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怒爲

之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
上下相維並行不悖爲得以討賊者爲詬君
爲誣君遂爲傷
皇祖之明遂爲傷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一字也
王大成以傻人悞入禁地而以比張差張放
未嘗知買高之謀而以比張差之主謀者燭
影斧聲本無其事而以比進美妹進熱藥進
泄藥者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爲亂賊則善矣
所以爲
君父則吾不知也垂簾之說出自
聖諭手授方相國乃臣子設爲不必然之慮且
皇上何嘗薄待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選侍賈侍御之揭嘗時自有悞之者
侍御所以自悔爲人所悞也大抵臺下言孝
經之尊親不言春秋之討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父之義言
皇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
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野史氏曰三案惟景逸此書可以折倒要典
史臣之斷也然更以從容出之是有大臣風
度

子者當變變齋慄待親心之自明親怒之自
霽何可更爲激聒臣又伏而思之九疇疏中
有背公植黨之語前代以黨之一字空善類傾
人國亦由當時大臣過激以速成其禍今日
何可别爲激濆然而臣之職失矣官以諫爲
職而失其職
皇上何取此失職之臣爲此伏乞
皇上卽將臣罷斥以爲人臣不能其職者之戒
天啓四年十月二十日

野史氏曰高公景逸參劾崔呈秀而後逆黨
於璜肆兇熖逐諸大臣羣臣時議謂景逸一
參過激然觀崔後事眞所謂犬豕不食其餘
者參之正景逸之先見也曲突徙薪未致焦
爛講學所得不亦善乎而惜乎反逐之去以
召崔也

與兵科王志道書　景逸

伏讀大疏人各有見豈能盡同然人臣爲國
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有無疆之思不宜爲
亂賊脱罪爲君父種禍如臺下所論
兩朝之事者不肯眞是痛心義難緘口請畢其
說夫張差持梃美女代劒先進熱藥繼進泄
藥以紫禁青宮之中忽有荊軻聶政之入以
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天下萬
世之公致討于亂賊者重而責備于

君上者輕若謂隱諱則恐其事彰明較著中外
共知雖欲諱之誰得而諱之諱之一字是爲
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蔑二字又爲亂
賊立箝口之法臺下卽不顧往事獨不慮將
來乎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
夫臣子於君臣大義嚴萬古之綱常守三尺

贈兵部左侍郎周

公諱起元字仲先號縣貞福建之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人舉辛丑進士出餘姚孫少師鑑湖公之門以公才薦于當事謂可充庶常之選當事以公未投謁沮之銓選浮梁知縣勦滅禦親賢人廉威敏茂有蔡具衆乙巳調繁南昌士民號泣載道攀留不能得橐無餘貲惟圖書數卷所存贖鍰悉置學田修書院南昌之政頌聲尤著戊申　內召擬禮部候考選爲其評事

挾宿怨遂以媒孽公臺省察其誣交章劾評事公不進考冢宰孫公丕揚曰周主事不考則評事重處考則評事姑罰俸江右縉紳共言父母必行其志是彰敝省子民之不肖也乃考授湖廣道御史壬子授職侃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爲桂平道叅議戊午之任值柳慶大荒斗米四錢餓殍盈途盜賊蠭起監司府縣皆罷去蒲某俱以賊負屬公署篆公力辭司事請就柳州署于兩[illegible]院曰荒

盜並告先急救荒而徐議弭盜于是請　動支次年兵餉之半分官買米水陸立兵民遞運法即以米給其糈所過之地凡夫馬兵徒工食皆以米支給候扣工食抵庫有饑民求食即令保甲編號運米逐日給米于是兵民護官米不異已米猺獞賊夾岸揭竿而行竟不敢肆掠復隨在設粥廠全活頗衆然後密除劇盜之不就撫者鵰勦數渠魁地方以寧撫院林公欲屢薦疏有全活數萬命保全十餘城之句頗罹騎目風霧

少飲食染瘴疫垂絕士民皆爲祈祝制臺許公弘綱曰民之所祝天必佑之果愈庚申遷四川副使未任適奴酋破遼陽城臺省議留邊道奉有留用加叅政銜新設通州道值各省募兵出關又失廣寧潰兵散歸分布節制撫鎮監司率被兵鼓譟以去有客兵田景坤等擁衆相殺公督兵緝拏首兇解治正法近畿地方安堵後凡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有公費歲五百金辭不支癸亥陞太僕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一縷一器不取民間新任有帳被椅褥等
項俱發出有司謂已製成不便還舖公乃查原
價支俸薪銀付縣散給不動庫帑時蘇州　廟
學頹廢公乃立措金錢鼎新隨禮聘諸生王煥
如纂修學志以徵文獻又疏請裁織造濫額歷
務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冒四萬兩璫又誣諂
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之比璫焰方張矯
旨削姜官而公亦危矣甲子江南大水寸稼不
登公抗疏災傷之苦請行蠲賑奉　旨下部酌

議乃先檄所屬設處官銀差官江楚貿米平糶
濟饑又疏請漕糧改折均平之議吳民賴公全
活者萬萬後疏劾蘇松道臣朱童蒙會權璫搆
怒降　旨削籍公遂野服出署先是有鼓鑄之
令而蘇錢低薄皆委官之罪公會按臣以考功
法罷之逆丙寅春李實特疏誣陷公魏逆即矯
旨差錦衣衛官旂逮問未至之前公展拜祖祠
夜宿祠下夢北嶽大典自亦被逮備極刑楚寐
中大呼汝專權亂政凌辱忠良欺我

皇上邪時子彥陞臥側急呼醒公曰我將逮矣
四月杪緹騎至滸公慨然就道闔郡士民爭醵
金帛助緹騎所需及檻車行廿六月既望抵
闕下入北鎮撫司獄顏色無變奉　旨不須鞫
訊竟指織璫疏陷贓十萬彪惡許顯純高坐設
罵夾敲一百四十拶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辯
不屈自後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
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
死獄中越三日　旨下屍出七竅流血胸破面

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莫不悲哀灑
淚好義爭助之得扶櫬南歸戊辰特逢
聖天子離照當空恩及沉冤贈公兵部左侍郎
賜諡蔭子光貴九京矣

被逮紀事

被逮聞報公揆括簪珥酒器不滿百金鄉父老子弟咸嗟泣旁皇相率訴于撫按道府置櫃四城門醵金錢爲助城閭之展相踵有手持數金來投不書姓名者有窮巷老嫗脫釵簪質錢赴義者有傭夫爲人舁輿得直數十文亟納櫃仍舁輿以去者緹騎之費賴以支持時義士有叩閽歌告衆公聞而止之曰纍臣獲罪于 朝何可以鄉閭之誼致干重譴

闔郡士紳咸日趨候公稱寃有蔡侍御懋嚴公正直爲漳紳領袖老病不能起舁輿至堂向公號哭曰予屢犯政府爲民抗璫以報 國家養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從耳輿同刑公謝曰當出疏時知有今日無悔也毫無戚容卽出舍赴府候逮眷屬有涕泣者卽揮之公長子未弱冠仲季俱孩提依依膝下公摩其頂曰汝父不及教育汝惟汝所親以期成立別無滴淚環觀者莫不歎服

緹騎至時百姓闐塞街衢嗟歎忿激欲攻緹使公長跪請曰臣子事君身非己有雷霆雨露莫非 君恩鄉里愛我豈可陷我不法耶衆意始解

就道時紳士耆民以及童嫗相率追送者數千有持錢爲緹騎犒贈號慟稱寃有焚香于神廟頂禮祈公生還

扶櫬南歸途中士民莫不路祭悲號是時漳郡久苦亢旱櫬旣入門甫成禮畢卽陰雲四合大雨傾注聞者咸謂公沉寃上于
天怒得歸首丘其霖兆應必邀
聖恩褒䘏之隆矣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料銀濫取難狥府佐被誣非罪仰乞 聖
明酌定數以節歲支并燭虛詞以絶熒聽
疏
臣於邸報中見織監李實奏爲春運蘇松袍
段幷歲改造段全無等事奉
聖旨這袍段幷歲改段疋責當急需地方官當
協心急公乃蘇松料銀毫不給發同知楊姜
貪贓敗露抗旨冐罪希圖掩飾本當差官拏

治姑着撫按官嚴查贓私參提具奏目前虜
王補貢夷賞浩繁部監內外官無從措處還
着撫按幷織造衙門催價借造刻期完解如
仍前怠緩悞事致生別端該府掌印官一倂
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我
皇上御極之初 山龍火藻以責 垂裳之治
筐篚何敢後時臣所以催州邑之徵解者唇
已焦而檄如雨也即天啓三年分料銀各縣
未全解到而設法催取給已全完額 袍價

取給於料銀而蘇松歲徵料銀不過四萬有
奇額編止有此數往年織造孫隆與近時呂
貴皆未嘗過溢于編數之外也今織監李實
謬張虛額一味誅求倚信參隨百計冐破益
有必不可聽者四請得而悉言之臣查部咨
今次 袍數派九萬五千餘疋蒙 減三分
之一則爲六萬三千餘疋臣又查
神宗即位初年止派五萬餘疋仍有蠲免是以
臣等曾合詞疏懇

皇上祖述成憲以蘇物力工部亦諄諄具 請
矣而李實反謂
皇上原派十五萬以誑堂匠臣遍閱並無一十
五萬之派文無非派多則取利多而故張虛
數耳此其必不可聽者一臣又據實初估價
以百萬計僉云虛冐之極誠得一秉公之內
臣任之此中可省五六十萬然而無望於李
實矣即就百萬之估浙六直四浙若得六十
萬蘇松亦止應四十萬以四十萬分爲十八

運每年兩運應得四萬有奇而蘇杭解已足
數矣今織監兩運造册移臣乃索取蘇松九
萬二千而且以三運續解之銀欲併入於兩
運之數以此積筭是十八運將索蘇松九十
萬并浙價而盡輸也臣於是時若不講明則
此後十五運必將沿爲定例而臣以一時之
因循貽蘇松六七年無窮之累臣罪滋大矣
此其必不可聽者二織造監局各役咸以通
融那借爲請臣思此時摟括已窮庫藏如洗

蘇郡財賦所出之區也而庫無千金之儲將
那京邊乎將那金花乎將那遼餉乎項項有
欵朝入庫而夕起批尚苦於不足分數有司
時蒙叅罰又烏能悉停別項之急征而槩充
織局無藝之誅求也此其必不可聽者三段
疋顏色之中大紅與淺色金閃與暗花料價
不啻懸矣部派原有定數大都紅閃居十之
二三每運數原無幾歷來舊案斑斑可攷且
皇上不有金閃改爲暗花之旨乎此德意豈可

壅遏今實多遺淺色暗花於蘇州府段數閙
大紅金閃等色數倍若將盡舉後運貴價之
色而取給于一時無非假飾捏造紅閃多則
濡染多耳二運蘇州給解逾額三運蘇州止
應找段三百五十疋堂匠交段不收直欲駕
此局面以爲挑激計而顯施辣手此其必不
可聽者四是役也實緣臣愚區區一念爲地
方惜已空之皮骨爲該監塞無涯之漏卮以
致大拂其心于府同知楊姜無與也同知署

印守府耳假令其憑吏胥之線索與局役爲
猫鼠臣必以盜臣目之不將自罰隨之乎且
楊同知自通判而陞海防歷任七八年經數
十奬薦造漕船督軍器署鈔關攝印務向來
道府官評皆稱其有廉謹之操有節省之功
有執持之力此保愛百姓不避勞怨之吏也
秖因該監恨其不破例行属禮以爲所司之
倡于天啓二年捏情妄叅蒙
聖恩薄罰尚未快其含沙今復巧于下石不惟

題誣之以抗　旨而且陰中之以犯贓頭叅
一二叅隨嘗布流言謂中傷一同知而屬禮
可定庫銀任取　臣以為細人蜚語不足信而
不意實之謀果出于此而
皇上誤聽之也今闔郡士民見本官杜門惶惶
泣留而通屬薦紳將士無不稱寃願借寶佽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將佽實念
及于此可不寒心而况暗于糾劾大權將置
撫按何地不獨下拂輿情抑且上關　國體

誠有如科臣所抄叅者至于　袍服之外為
歲造為改造為貝遜皆有司事自陳增以包
攬致禍劉呂兩監皆未嘗過而問焉不意該
監之復以身為谿壑也毋論朘削無厭厥之
期而一領一解一驗一發既自北而之南復
自南而之北紆迴千餘里轉運必至後時稽
悞虜賞誰執其咎　臣觀薊遼宣大延綏等鎮
虜賞不過差一能幹佐領官至蘇杭平買其
為值也甚廉其竣事也不過數旬若定欲併

歸該監以厚利貽李實則可若為　公家計
臣見其無濟于事而且階厲也伏見
皇上有差司官領　勑催督之　旨此見
聖明早得轉移之權而地方從此可無牴牾之
患該監當洗心滌慮以期共濟矣今虜貢殷
繁　臣將數年前造段分行各屬徹底嚴核凡
有領銀而織未完或有織完而拉墊不足俱
一一清出大約清出萬餘疋已具疏條陳造
冊送部查考見在比追催解此先年陳牘　臣

尚在搜括以濟急需豈月前反置度外總之
袍服之銀　臣欲其照常取于條編四司料銀
之內而實必欲溢取于條編四司料銀之外
徽寧等府歲改及協濟料銀民機止願就近
領造而實聽信監棍必勒其赴杭往返近諸
蠹鑽差四出大肆騷擾鎮江匠役又纍纍赴
告矣　臣為
皇上保守江南一方所慮者在呼吸安危之變
而實所見者僅在阿堵多寡之間　臣為

皇上經理財用所圖者在酌盈濟虛之計而實
所急者常在吮膏吸髓之謀實身如撲滿臣
言如沃石即欲與之同心勢必不能要非臣
敢有意於異同也謹會同蘇松巡按監察御
史張文熙應天巡按監察御史郭增光合詞
上　請伏乞
皇上俯念蘇府料銀已盡起解原無拖欠松鎮
徽州等府歲改與楊姜無干　特賜開宥以
昭　令德仍　嚴諭李實節取料價於額數

之中段疋勿虛張數目紅閃勿併取一時料
價勿多扣入己仍令通筭十八運價值蘇松
共該幾十萬兩每運該銀幾萬幾千兩明定
畫一之數以為歲支之常毋憑參隨之撥置
而與有司為枘鑿毋設緩急之機關而揑虛
詞以萋菲則地方受李實安靜之賜而臣等
亦可與同心以効　上供矣至于歲改舊逋
照依臣報部之冊嚴行追比起解濟用其四
十六年未完第三運改造不係虜賞之需經

皇上蠲免者蠲免之未蠲者臣一面行有司催
儹料銀仍遵　新旨會同司官協力催解伏
乞　勑下工部議覆施行
天啓三年閏十月初五日具題奉
聖旨袍段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參處依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仰懇 天恩宥負累之屬吏以恢 聖度
罷不再之微臣以定官評疏
臣爲織造事 奏報錢糧款額幷辯府佐楊
姜無罪被誣皆字字實錄不敢飾說偏護自
干欺罔伏蒙
聖旨袍段價造不前皆因料價稽誤楊姜貪肆
久著借端掩罪撫按官亦不論官評輒便偏
護還遵旨從公參處勒限回奏如再仍前曲
庇不行提究定行差官拏治該部知道欽此
除會行提查外恭繹
天語若謂楊姜眞貪眞肆假織造之事以逭罪
而臣庇貪庇肆溺糾劾之職以縱姦矣臣蒙
皇恩拔擢爲一方長吏有糾劾之責假令屬官
果有一二不法之事兼奉 赫赫明威臣即
欲微 恩薄罰亦當指摘瑕瑜委曲分理安
敢喋喋焉倒墨爲素翻黑作白不但以身冀
蔽令其流毒一方此則不忠之大義所不敢

出者也自再奏
嚴旨臣思不得其故尚恐本官前膺持斧使者
幾十薦或矚虛聲復再三詢訪求其劣狀竟
無所得而且有賢名各州縣官咸爲之發憤
出揭士民亦各具呈揭歷數政蹟以告即近
署府印三四月京邊錢糧依期催完起解考
較童生孤寒咸頌公明兵餉發散嚴杜減尅
諸弊此亦其才守之一班也及詢所以被萋
菲之故不過曰疆項不善求容如與李實爭
照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今本官稟
奉
天威束身待罪累呈求臣等參糾輕重之處惟
皇上所命此固臣子敬畏一念其情眞其詞切
然而臣終不敢抹殺公評以欺
聖明尤不忍喘咻本心以錮屬吏也楊姜一小
吏耳詞之遣之何足惜獨惜賢姦從尚混淆
紀綱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忿
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 清世所宜見耳此

時　恩詔方頒軍民罪遇悉　准赦除况本
寃誣尤當昭雪伏望
皇上開日月之明恢天地之度初焉疑其抗違
而責之既焉廉其無他而釋之則天下臣工
皆頌
聖心虛明
聖恩廣大宥一楊美而爲外吏者無不人人感
奮而李實亦可與人情相安不至釀怨毒而
被不美之名矣夫誅譽言日至之阿而封毀

言日至之即墨威王所以塞讒也賜阻蹕之
上東門候而戮奉詔之中東門候光武所以
飭吏也執法骫髒者近於肆而職業克修軟
熟狐媚者近于謹而簠簋多議此吏治賢否
之大概臣　又愿
皇上之熟思而詳察也惟是臣　以至庸極劣謬
任撫綏誠不足以動聽言不足以見信一疏
再疏回　天無術則負
君按臣受事伊始臣　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

屢煩　嚴督則負官臣　不能徇織監以滿其
欲而鰓鰓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參葛藤難斷
則負屬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
如臣　矣臣　罷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眞公案
而不至以疑臣　者轉疑臺臣之曲庇臣　罷則
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以遺於耳目之
近者反得之　深宮之中伏乞
皇上將臣　先　賜罷斥擇賢能一員來接臣　管
事然後覆查本官貪贓事跡有無的據勘明

回　奏則水落石出覼晃冰消而臣　朴忠一
念縱不見亮於在事尤冀終明於去後也惟
是織造一事當秦昌時已盡撤回李實承領
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孫劉呂等各監照依
兩府料銀額編之數按運解給不窺别項解
京錢糧又若肯遵照舊規管兩府　袍段不
攙管十郡歲改創從前未有之例貽江南官
民之擾則銜　命天使臣　等豈有不願同心
協力而故生枝節分枘鑿以成水火之形哉

今戎馬生郊夷虜交訌江南安則邊事可支
京都可守江南不安則雖有謀臣猛士其不
能枵腹而爲
皇上修戰守之事也明矣此何等時可令一綺
使破成餉胄餞糧騷動列郡蹂躪生靈激生
意外之變哉又望
皇上與執政之臣叅酌而爲
社稷計也先臣端毅王恕撫江南　奏停織造
臣之才不足以望王恕萬一而文忠楊廷和
爲閣臣不撰織造敕則亦豈非盛事哉臣可

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具題奉
聖旨楊姜這廝抗旨擅減袍服致誤上供深屬
不敬本當差官拏治念撫臣力請姑着革職
爲民發回原籍當差永不敘用其誤運袍叚
幷歲改造叚疋料價該地方掌印官作速措
辦解監上緊攢織補解應用再有遲慢的定
行重治不饒周起元着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巡撫應天等處右僉都御史周起元題爲
道臣聞議求去謹據實糾叅以昭官評疏
臣屬蘇松兵糧道右叅政朱童蒙近日告病
回籍臣巳會疏題報矣然本官解任之故遠
近騰播有口臣叨膺評吏之責兼值　計典
於諮詢之日亦安敢不據實一陳𡸁畧而汥
汥處此乎大都本官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
酌虛衷閭閻雖嗟暑雨似吳越之闒閧純束
有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自蒞任以來聞有

病其踈於檢押而左右之委轡不收濫于摻
括而鍰贖之追輸過急者臣未敢以道路悠
悠之口遽爲點抹但見其官以兵糧道名而
受事一年吳淞青村南匯等營有五月無糧
有六月無糧者甚至有十月無糧者幾至脫
巾該道逐月報臣循環糧冊秖屬虛文相蒙
耳臣又見其各營防海兵船輒聽中軍弔用
或聽快手弔用如捕盜張松等兵自正月責
閘至今不入汛地者又濫差沙船唬船捕盜

張德劉伯英者民顧日升等多船越二千餘
里舳艫銜尾駕往濟上各兵扣工食作行犒
合營稱苦者兵糧道如此何以整飭營伍約
束諸弁此其事與臣相關臣寔不得不言其
廢弛瘝曠之狀而藉為將來監司之申飭也
至于行道辟人雖云憲司之體何至動撈數
十連笞多人如所傳郡城申家庄胥門等處
或渡艇或隔河偶爾失避一時駢責血肉淋
漓者率以十餘計凡車舟所至必有一班替
打窮棍隨其役如此舉動到處駭人傳聞不
一而足八月間郡城中有陳龍林景者即舅
至親流寓賃店俱煎銀營生偶小忿膚愬景
誣龍毆禁此不過批郡邑吏一杖可了案耳
乃該道差捕官帶健卒圍捉斯已誤矣既又
聽部役先入之言不閱訴詞分理更怒其呼
冤責六十板重枷府前仍禁家屬有送飯者
責百板致龍立死枷上合城士民咸為痛嗟
該道秖以怒龍稱冤遂失刑至是臣即亮其
無殺龍之心然任意析楊不恤生命臣不能
為該道解該道亦不得不自認為過差矣又
何怪乎來南臺臣之指摘耶此一臣者性近
坦率事多乖方細人翻雲覆雨之姦易以惑
聽赤子呼天搶地之苦絶不關情一切曖昧
浮議有關趣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臚列而
其輕浮孟浪之槩亦可見矣念其一麾出補
吏事未諳稍需磨練尚堪驅策謹會同巡按
直隸監察御史張文熈合詞上 請伏乞
敕下吏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叅政朱
童蒙量行調處則飭吏與器使兩得之矣
天啓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
童蒙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禮本當重
處姑着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獄中寄兒

一家禍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終尚延數月殘喘冀白孤忠然豈易得哉汝等亦爲忠孝自慰毋煩過慮苐日費已盡四顧無親一日未死尚暫支持恐人非木石難以久延耳苦寸心之不白清而受涂留身後之大累忠以蒙欺然我自歷宦清白積些俸錢今以盡還　朝廷亦復何恨汝等無分文之積蓄當知艱苦居家孝順顧諸弟妹萬勿拚棄汝母要保養勿以愁傷

追贓之後菴廟亦可棲身得汝勸我保攝寬心之說亦一時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難挨之生熬刑苦肉亦說不得畢在旦夕誰鑒孤忠我固以速死爲幸實生不如死也今受三百餘棍步履難支而事意已知矣吾家內外族戚兄弟之業爲我被逮典賣在先寄來完贓是我生不能爲族榮死又且爲族累又恐身没之後萬勿扳累以貽我不美之名架中書籍汝兄弟量存數卷餘俱賣以充二三年門役之費薄產尚存一二俱當報官不欺　朝廷無媿耳仲昌叔苦甚骨肉誼重不可不知主僕之情皆忠義可服可愛亦當銘記諸親友爲我致意惟有銜結耳我一字一淚汝當知之後音恐難通從此幽明永隔矣痛心痛心

頌天臚筆卷之九

頌天臚筆卷之十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贈䘏

贈光祿寺卿萬　燝

贈太僕寺卿夏之令

贈太常寺卿蘇繼歐

贈侍讀學士丁乾學

贈太僕寺卿吳裕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　鐸

贈刑部員外郎張　汶

魏璫之世大獄屢興其最慘者有二乙丑之殺六君子以梁夢環之疏也丙寅之殺七君子以李實之疏也此其尤大彰明在人耳目者也其他如工部郎中萬燝以疏論魏璫爲羣閹雜毆復廷杖一百死御史夏之令以得罪內侍中旨責其阻撓毛帥下鎮撫死御史吳裕中以疏論輔臣丁紹軾疑爲熊廷弼報怨廷杖一百死後軍經歷張汶以論璫遣戍復逮下鎮撫死揚州知府劉鐸以詩句刺時逮下詔獄辨明獲釋復官而鐸候補京師番役誣以咒詛魏璫斬于西市蓋諸君同冤死而鐸之死爲尤慘云其他怖死縊死仰藥死如吏部郎中蘇繼歐翰林侍讀丁乾學之類尚未可指數也但事有顯晦未盡登啓事耳

今上御極訟冤之章以數十百計燝等皆贈䘏有差唯王之寀以梃擊案下獄死　䘏典尚缺別有傳

彈臣又何敢撫拾强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
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悞　陵工爲通天第
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
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頌天臚筆　卷八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旣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　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臣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况　陵工原無額派
盻盻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盻盻于事例而
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日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
頌天臚筆　卷八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
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巳有屢旨何得再請　旨下
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竟不復
越俎相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

贈太常寺卿萬

公諱燝字元白江西新建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性忠介剛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其爲工部營繕郎奉役　陵工覩內帑匱乏工費浩繁疏請大內廢銅鑄錢協助因極詆逆璫魏進忠逆慢稽恢觸其兇鋒璫銜之會林御史汝翥因小璫衝突其導杖之小璫哭訴進忠乃哨聚數百人圍汝翥邸署搜撲避去不獲諗知首輔葉向高之甥復圍福清私第入其內室搜緝又不獲乃

遷怒于公以作榜樣遂矯　旨于午門前杖一百棍陰囑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後復于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甫出而兩楹伏小璫數十人俱手利錐刺之遍體受傷千孔流血公瞪目切齒痛不出聲身無完膚骨皆寸斷而死舉　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此逆璫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越三載而
聖天子出特贈太常卿廕一子表其忠焉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題爲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遲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疏

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而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閫池威分出焉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罪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

睨矧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廕子姪至一世再世賞廝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舉國側目鰓鰓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鬼神褫其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

用之錢以若火之工程而採于若寄之取給
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
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
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報
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寳源局三百六
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臣始然
臣亦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因實見夫庫
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佈此一念急公之心
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
一金卽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
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
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賢
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
思忠賢之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
行臣之言淸查各監盡傻破磨銅器發局鼓
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
戞戞焉掏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或
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欲非
破磨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
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
下之利權旣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
政權姦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
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
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
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閟翁仲簪朝冠
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耀日珠
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
冠西北之瑰檀歆獻久之不覺拊膺而歎曰
何物么麽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恐乎得
無恣肆窮內故僭擬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
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
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
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
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于 臣
所請發廠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
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
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猶可以飾忠賢之僞
而伏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之政權
以探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纖悉不以假
人何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宵人
政惟竊利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
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于盡 內廷之財而
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
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寢假而狐假虎威寢假而螭噴龍拏 先
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 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奉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
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
幾無完膚即 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
名且無之沽于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
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廠銅以協濟 陵
工之前計有阻故不識忌諱再申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 陵工之急總攬河魁之權 敕令
該監盡搜廠銅發局鑄錢俵散夫匠給還料
價將見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
十月內尚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 臣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乾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慢 陵工之
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 臣之職掌斯盡即言出禍隨
褫職歸田今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職不勝激切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言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並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刑部侍郎王公傳

公諱之宷字　別號心一陝西朝邑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刑部主事適張差事起時論紛雜奸人恐事泄坐誅急欲殺差結案密遺厚賄而左袒者一意掩覆遂有風顛之說公意殊不然事屬公拷訊公令絕差飲食二日乃置飯于庭呼差示之謂曰汝欲飯乎差曰欲之公曰飢而欲食豈真風顛者耶汝實情供吐當飯汝差乃吐數語詞及劉成龐

神廟命斃二豎于　左亦隨瘐死自是竟成疑獄不可復問矣時朝貴力擠公削奪歸里

光廟登極欲大用公而未果天啓初起公田間歷陞工部侍郎主風癲者皆斥謫有差魏璫得志主風癲者更加峻擢公復削奪追贓衆意未快以劉志選追論逮入詔獄竟死獄中

贈太僕寺少卿劉公傳

公諱鐸字我以別號洞初江西盧陵人始祖翦
國初以名進士官大行因忤時宰遣使絕域虜
愛其才貌欲留妻以女不屈被害再傳爲文懿
公宣忠愍公球文章節烈克紹家風光照　國
史曾祖恭璟祖守以恩廕占籍京兆補順天卜
士弟子父文號尖山母王氏居邑之三峰山因
以爲號高尚不出以耕讀自娛年四十艱嗣生
平敬事關帝晰夕禮　聖旂衛輿帳迎帝像

徧遊名勝寒暑弗輟　忽異夢正月十日舉
公鳳目頳頦奇表天授長而姿穎絕倫不屑細
務時分宜罷相既籍沒攜其家竄公之伯祖劉
方伯許有女孫早慧憐之爲擇嘉耦因集劉氏
諸兒十輩皆鮮服矜顧公獨敝服往觀舉止自
若分宜與方伯咸奇之以女許焉尖山公固謝
非耦方伯力主之屬公之庶叔孝廉以昱教之
讀書過目不忘時作驚人語間好法書繪事以
昱慮妨正務及稽其所課罔鈌目爲神童年十
三娶嚴孺人爲邑令吳公首拔樹幟膠庠丙午
舉鄉薦數下第乃陶情詩酒盐工書畫雲間董
太史雅爲稱述壬子嚴孺人卒遂浪遊眞州有
蕭某者故江右人也知公名士以侄女歸焉因
與新安汪氏兩中翰（叔鉞字賓南　侄樹字慈滋）定交中翰素
豪俠好客一見傾心資給備至乙卯上公車阻
風彭蠡禱于神祠見金甲神大言曰舟中舉子
可發一大願當爲助順風公拜叩之曰前路有
僧持木鐘募今科狀　元事可速會之忽不

見遂反風揚颿直抵　逕吉祥寺僧法戒募
建禪室非五十金不開疏公慨然書云劉鐸如
中狀元助銀五千兩僧云中則中矣可惜多一
如字因攜僧同過眞州公本曠達不治生產蒯
緱蕭然中翰（賓南）爲之治裝且作一券授之云公
此去看花曲江所費不貲可持此付京肆支千
金公德之因以蕭孺人所生女字中翰少子樛
中翰笑而激之曰俟公得意後徐議之耳自是
蕭孺人薪水一取給中翰姻盟遂定丙辰登第

大對進呈欲置鼎甲嫌其名不果歸鑄關帝像于南禪院輸千金葺佛寺丁巳授刑部主事冬月憫囚飢寒捐三百金設粥置槀席全活甚衆巳未轉員外郎奉　命賚帑金陝西遇虜鈔劫公單車獨馳虜見關帝護持皆遯去于是獲免庚申晉郎中尋丁內外艱甲子起復乙丑出守維揚則公舊遊地也民情土俗素所習知蒞任三月諸所釐剔與舉遠近厭服先是僚友歐陽暉寓栴檀寺僧本福　詞翰以扇托歐陽索

詩有楊域君恩重陰　事非之句時逆璫煽虐密布耳目謂其非刺時事竊以獻之適倪文煥居鄉不法素憚公嚴明欲因事去之遂嗾璫矯　旨逮問士民悲戀如失怙恃臥轍號呼聲震天地隨而請　闕請代者數百人會沈公演始遷刑貳昌言謂諸讞者

聖朝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況詩實非劉作當竟擬還職無重　朝廷過舉高郎中黙從公指授成爰書得　旨復官如所擬公留京邸候補逆孽魏良卿欲相結納公岸然不禮崔呈秀用事人爭趨之公獨不往逆黨側目日夜媒櫱而公不知也公在詔獄時有國戚李承恩者忤璫擬辟公心傷之與方公震孺極力營救益觸璫怒奸弁張體乾媚璫捏影誣以賄術士方景陽巫蠱廠臣文煥復構成之於是逆黨援咀咒祖父母律棄市臨刑白日昏慘陰霾竟天見者無不流涕戊辰璫誅臺省交章雪公異冤　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尋以　逆案文煥體乾亦斬

西市維揚人皆爲公　公性雖落魄不羈而見義勇爲不避仇怨再罹橫禍而神明泰然當巫蠱獄起兩中翰寅南德滋容致三千金使賂權要公不可曰羣兇必欲死我賂無益也毋損公財遂璧還之緊惟公之壯烈兩中翰之慷慨一時兩難義高千古真人豪哉矧聞泰州守李公自滋夢公爲東臺城隍吏某降神亦言其事州人立廟祀之官有疑獄投詞于井夜即見夢如言斷之民無遁情嗚呼聰明正直爲神信然

原任刑部郎中今陞直隸揚州府知府劉
鐸謹揭為警聞　天譴孽非已作哀懇曲
垂憐察鏡雪冤誣事
職以萬曆丙辰二甲十三名進士初授刑部
廣西司主事因丁父艱家居六載起復仍補
刑部歷官郎署十年陞授揚州知府于天啓
五年八日二十六日到任謁
陵并參見
撫按上司外藩任止　十一月二十三日

奉
旨着錦衣衛官旂到揚開
讀揚州府知府劉　身居正途心懷偏黨譏
切時政後口妄言詩句圖書憑証着錦衣衛
的當官旂扭解來京與妖僧本福對理欽此
復接邸報見錦衣衛大堂疏稱妖僧本福潛
住京師結交縉紳為東林淵藪又于天啓四
年十月内結交揚州劉知府在寺往來贈字
一紙計詩三首誹訕

朝政等因職初見之而汗浹背繼反之而無
媿心展轉思之而林木之殃借力之殺益出
無因若不披瀝陳明則未免以將無同之字
蹟成莫須有之罪案矣謹按疏内情節大約
在東林二字則風馬牛不相及也夫托身門
戶者博名高而希終南捷徑者也當東林熾
盛之日正職匿景荆榛之時及職起復進京
東林業煙消漏盡矣拜而果慕羶附焰者乎
則自丙辰到今資俸已深必將升華陟膴躐

階而上寧有棲遲冷署十年不調者哉職孤
雲野鳥俗累澹然同寅以外交游無侶奉職
而外庖俎無侵設有一得之愚苟可涓滴于
滄海何妨叩閽借箸矢口直陳乃持冰炭不
相入之語而强聒臭味不同之人不幾娱鳥
獸以琴瑟哉况職家世自先尚書文懿公宣
忠愍公球以及于職代有名臣世沐
國恩自頂至踵圖報無施更有何心何望而肆
行誹謗職雖病狂喪心亦不至此此不待辯

惟是讀聖賢書處名教地而乃失身爲方外游亦未免自辱以辱先臣者矣顧職於此輩尤素所厭絕者也職從束髮頗知言詩然止于詠吟風月未嘗寓言時事藏稿具在可考而稽也今未經面質不知詩句云何果如道路所傳則醉人之夢說病夫之囈語爾山僧乞贈所在有之然眞者什一贋者什九每見關防率多僞造何況圖書至筆法傳神最難摸肖然游客山人居諸此道容有摹倣逼眞碔玉莫辨者矣是態足憑哉又疏稱四年十

月在京與僧往來至稽職見

朝之日係五年正月廿二日也敝鄉去京將四千里而遥何得神寬飛越耶卽此一節是証妖僧扳扯之誣令巳矣業既巳逮繫矣緹騎一至閭郡驚竄妻縊胎隳家破身辱職之一身不足惜獨十載郎署素不聞有枉法于名之事而媒蘖者苐毛舉其語言風影以爲謔訶縲繫之若賊虜挫折之如奴隸使天下以爲啓口吝聲皆觸網羅識字讀書無非陷穽如此法紀似非盛世所宜有也況職所作草書幾遍都城魚目夜光故自難溷而乃指優孟爲叔敖不幾寃邪伏乞

台臺綱維國是主持公道詳察職生平爲人向曾失足門戶否疏中日月與職見

朝日月委係踰年否又試職平日筆跡與僧人所藏之跡相符合否如果僧書出自職手卽職自作自受萬死何辭如或爲游客山人

假名影射則職之家破身辱妻縊胎隳誠有覆盆可矜者而三面之網不能不于公議是望矣謹揭

直隸揚州府江都縣等十州縣耆民百姓
田言等謹　奏爲良牧善政方新小民哭
留無計奔馳千里伏叩
九重俯鑒借寇真情保固被災重地疏
竊惟揚州地方東瀕滄海西控濠泗北帶長
淮南襟大江爲　留都門戶
陵寢屏藩漕運咽喉鹽課根本地綦重矣兼以
舟車絡繹加之差賦繁難經春霪雨盛夏旱
魃四野驚惶萬民失措幸荷

皇上天恩垂念重地　特簡刑部郎中劉　來
守是邦易轍改絃補偏救敝人歌召杜政媲
龔黃乃履任未及三月忽蒙
皇上着錦衣緹騎扭解赴京小民不知何事不
敢遥度但思郡守膏澤正殷一旦離任小民
哀號如嬰兒失慈母呱呱寧有已時哀求撫
按固知不敢代請便蒙允行亦必遷延時日
臣等萬不得已跋涉三千里路不避斧鉞謹
以知府劉　維新善政爲

皇上陳之本官到任初謁
文廟即對合屬官吏百姓仰天發誓不妄取民
間一物不妄收親朋片書不妄差隸胥一人
不妄批牌票一字敢悖斯言有如皦日時值
旱災祈禱無施守至不三月而霖雨滂沱士
民歡呼俱頌隨車甘雨于是晚禾立起漕餉
有需然室如懸磬野有餓莩乃出示遍諭捐
俸賑恤恨不割己肉以補民瘡又通行州縣
禁止迎送不得勞費夫馬謝却一切下程禮

儀革公堂鋪墊之陋規禁合屬加耗之積例
釋無辜之冤獄蠲有罪之贖鍰既不假耳目
于左右亦不私嗔喜于堂簾不示威而吏無
不畏不市德而民無不懷至于聽訟則無奸
不發有屈必伸取决片言一清積案剖決如
流處多事而若無事居心似水視有官而若
無官仁愛出于天成敏練得之素養一日可
當朞月八旬特勝三年他如愼帑藏之出納
裁錢糧之羨餘鋤椎埋之惡少禁打詐之市

魁黜舞文之吏胥汰名色之武弁革包攬之
經紀歸神武之兵營核軍器之目領杜儒童
之請托種種善政實難枚舉乃若甦儀貞農
民馬户之困疲清泰州民竈之互混弭泰興
盜賊之出沒聚興化虛糧之負累酌江都海
門坍田之題
請議高郵寶應漕河之濬淺衙官之擅受民詞
者懲之稅司之科徵商課者斥之而又謂勸
善無如鄉約稽奸無如保甲因責鄉約以教

化之方而立保甲以連坐之法三月以來盜
賊遁形豪强斂跡六房革面十屬同心而又
身丼潛泊竟月無肉食之供妻勤紡績終歲
無綺羅之御以故道路喧謠有只喫邗江一
口水不要百姓一文錢之語從來郡守政行
訟理未有若此之神且速者此方需其德化
既已登十萬户于春臺若再弘其設施自足
措千百歲于化國是皆
皇上深恩　特簡賢良嘉惠地方以措邗溝于

枕席者驚聞
天譴幸爾遠離小民相視錯愕謂守此去似
難復來呼天號地萬户同聲及竊聆
開讀扭解到京與僧人對理乃始喘息稍定
謂守實無他犯萬可回揚爰裹餱糧并觸霜
雪萬里强奔詣
闕請
命非敢爲郡守實以爲萬姓非止爲萬姓實以
爲封疆也蓋連年旱災黎民菜色當此青黃

不接之際正盜賊竊發之時而揚州切爲
兩京要路八省通衢漕運鹽課何等關繫全
賴賢郡守政簡刑清安撫鎭靜以大庇斯民
而郡守之賢如劉知府又千百人中之一人
而揚州千百載之一遇也伏望
大明同日至德如天念劉知府平素秉心光明
行事正大既無大過
勅賜寛放使得久任此邦攄所未竟益以徵
皇上矜憫小民之休且以見盛世無毛舉苛求

之政如上年南昌知府湯道衡查明復職事

例以保

陵寢以護　留都以裕漕鹽則合郡士民仰戴

堯天共祝

皇上萬壽無疆萬世太平于永永矣臣等不勝

戰慄悚懼之至緣係良牧善政方新小民哭

留無計奔馳千里伏叩

九重俯鑒借寇眞情保固被災重地事理臣等

不敢擅便謹具

奏以

聞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簡卹

贈少保諡忠毅趙公

公諱南星字夢白別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進士博學工詞藻林夙推重之已爲吏部考功司掌癸巳内計澄汰流品皎若水鏡于時相私人不少假時相恨甚竟罷歸讀書樂志閒以舉業文字自娛每一篇出海内傳誦家食三十餘年著書數千卷天下仰之如北斗天啓初起爲工部侍郎遷都御史改吏部掌癸亥内計旋晉吏部尚書好善若渴嫉惡如仇意所不可屹如山岳不可撼其所欲行則風行斧斷不復拘攣常格如添設吏部司官一員以用鄒維璉南御史王允成特拔改北皆異數也而朝議以公高年碩德曲加隆重至有優免常朝之
旨蓋近代大臣所無忌者尤爲帷諾云初公家居時恨丌趙等濁亂朝政及掌癸亥計著四凶論以黜之初還
朝時周某　覘知將柄用也郊迎公且拜且說意謂必得公懽公顧甚薄之於廣坐中歎曰吾入山三十年豈知士風一至于此乎某　聞之甚恨輔臣南樂之父公同年友也南樂雖入拜公尚以父行自居一日談次南樂極詆李三才公正色謂曰李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不可輕議前輩南樂面發赤自是漸參商南樂來謁公戒閽人無得通南樂忿忿去魏璫亦雅重公托所知求題詩扇頭公毅然曰豈有端人而爲内侍書扇者乎峻拒之璫慚恨會甲子孟冬廟享南樂小失禮節舉朝攻之如寇賊南樂積忿不堪遂反顏傾身媚璫出
中旨盡逐衆正旨中斥公爲元兇云公雖削奪璫黨意未愜仍行撫按追贓謫戍山西而公子某甥某及客許念敬皆分戍遐遠
今上登極詔赦至戍所人士共酌酒爲公賀且爲束裝是時撫臣某尚護璫局必待部咨方釋

以此憤卒未及歸里年七十八訃聞贈公官少
保賜謚忠毅廕子一人
野臣曰語有之太剛則折又曰人道忌盈以
趙公之名德而罹于禍其亦未鑒于兹兩言
乎然不剛不盈名亦不成公之名與漢之三
君爭烈矣

吏部尚書趙南星題爲言官阻抑用賢甚
可駭畏不得已而籲天以拯孤憤疏
臣比者以老病再疏求去原非縱託老病之
人既無好懷而加之以畏人數世憂毒重心
自不難于立枯豈代有富貴功名之念哉此
之所以求去也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秉公用人朕所深鑒方毫寵
力主持何乃引疾謙退部務煩重着該司官
敦催即出視事用副倚任至意該部知道欽
此臣不敢再辭即謝　恩進部然惶恐殊甚
臣之用人萬萬不敢徇私第衰年綿力身在
風波震撼之中不能自立安能主持用人以
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乎臣自入　朝即聞鄒維璉
之清方有爲由兵部而調之吏部苦心費詞
巳見于前疏矣維璉江西人也江西道學節
義之區臣意其同鄉必彈冠相慶也而給事
中傅櫆等進垢遇之必欲其去巳不可曉矣

賴其鄉之先進委曲講解維璉乃到稽勳司
任臣大喜自此無譁矣及調考功司而譁更
甚傳檄遂上疏參僉都御史左光斗及吏科
都給事中魏大中以為邪臣此二臣并碌碌
者也人皆知之無庸臣之稱譽也而又波及
汪文言嗟乎過矣及御史袁化中之疏出而
是非已明維璉以五月初九日到考功司任
臣益大喜而先一日有御史張訥之疏曰躍
冶之銓郎數煩 巽命之招呼夫維璉之到

任由臣請 旨督趣不敢不從何謂躍冶招
呼乃鴻臚寺之事以
聖旨為招呼出于何典此疏出而維璉遂不敢
到任亦辯疏求去臣又以抗 旨責之收于
十五日到任其所覆諸疏折衷極其明允而
立意主于寬厚臣益大喜幾失此人而陳良
訓條陳錢糧言及人情奔競賄賂公行每一
番 計典必有一番營求羌鉺亾命毀譽摩
牙等語維璉疑其論已也而又向臣求去臣

諭止之以為此時人情厚自奔競營如滑風
流行之時豈無靜女何忍以刺淫之詩為已
而作也然考功司、管計者也而又當大閱之
後安得無疑今外有橫夷內多賊民海宇騷
離可謂無象之亂矣為臣子者宜念
皇上之憂辱同心勠力共濟時艱惟日不足臣
自三月初五日調維璉今八十餘日矣而吿
戰未已是無時而已也畏人數世之不暇而
何暇營職且自此寧復敢用一人乎且維璉

而果邪人耶臣之用維璉而果以賄以昵耶
或左魏二臣而有私于維璉耶則宜指實明
參之今明知維璉之賢也其進不由邪徑也
而但隱語嫚罵使之一日不得安其位臣亦
何能自安每相對黯然無色好是正身而思
自塵之憂升于泰階而有窮途之哭豈不苦
哉臣以用賢之故而累及于各官殃及于無
辜舉 國不平而臣靜默以待風波之定至
今八十餘日不為不久矣事由臣起又何所

待而不言乎將待左光斗等之去而後去耶
臣老矣左光斗等皆壯年正宜力之時無可
去之理臣目無可終默之理况事起于臣臣
亦何敢無言輙以慵聽之愚直叩于
君父之前萬不得已更望
天語訓迪諸臣偕于大道左光斗魏大中鄒維
璉勿萌去志共襄 討典臣迂澗多事瀆
宸嚴至于再四自知無益于時從使庶官不和
非惟老病而已定自此不復有言矣代惟

聖明察之
天啓四年六月初六日上奏
聖旨

贈左都御史鄒公

公諱元標字[illegible]別號南皐江西吉水人萬曆
丁丑進士公初第時江陵相奪情事起吳趙諸
公已受杖公復奮死抗言杖一百謫戍自是直
聲震天下雖兒童婦女無不知公爲忠臣者
神廟親政擢爲給諫旋以不合去家居垂四十
年建仁文書院聚徒講道其中閒爲人作志傳
文字然公于文章理學皆以名德重不以本色
重也天啓初起家爲都御史公自家居後挫銳
解紛遇事皆以無必爲宗不務浚刻有所條奏

亦澹遠不與時賢趣合顧能折節與時賢交時
賢亦以宿望戴公與趙高兩公並重類漢所稱
三君者時副都御史馮從吾與公以講道相得
共建書院于京師論者蠭起公遂罷歸居無何
卒卒後璫禍始烈仍削官追誥命沒而削奪近
代罕見唯公與顧公憲成于公玉立等橫得之
皆世所號爲東林盖邪黨所最忌者也
今上御極贈公宮保賜諡廕子一人

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闢學之原以定衆志疏

臣以待盡之年日有家園之思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偶聞聖嗣將誕大小臣工咸慶聖皇有子臣受不次之恩不隨班行歡欣祝頌豈臣子之情臣所以睠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夜接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疏爲憲臣議闢學之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以法度風俗進賢退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惟深哉科臣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内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明學則其道無黨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合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清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此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聖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觸目如林梵唄新聲拂耳如雷豈獨嶷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游内衣冠萃止之壇坫耶臣嘗遜思于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歸至宋而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方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菁者六年淬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始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籍朝夕切劘者無論他省即東省則孟秋余鴻漸王象

共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部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
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間臣等亦每集于演象
所月有講會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
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以臣等講學惟宜
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
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窮
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大輕

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
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
惡聞講學者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
極人臣勛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
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
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
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
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
意見一倡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

等臣心在光天化日之下剖藩籬垣牆之界
闢童蒙之言惟日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
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所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
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
疑願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臣爲順則之民
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
共學之心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贈吏部侍郎謚端文顧公

公諱憲成字叔時學者稱爲涇陽先生自幼沉毅異常兒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諱學]囁嚅不恐吐師以告封公封公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奈何諱學公尊教惟謹常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儆一日師講禘之說章公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知其說者之于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耳又一日講養心章公又請曰愚以爲寡欲莫善于養心心爲主欲爲役主强則百物退聽其聽頼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倶如是觀五經註脚豈處語哉庚午補邑諸生丙子首應天試適居父憂寢苫讀禮庚辰登進士授戶部主事朝夕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切砥求不愧科名覩時政紕繆忠佞倒置輙憤不能平擬書上申相國冀相國有所匡糾後覩魏劉二君書婉而當遂附名進江陵漸有聞方以語相國未幾遂謝世不然事有不可知者在江

陵病傾國走孝望禱業署名公走馬立削去後江陵卒始晉吏部孜孜人才卽幽隱不遺以錢太安人壽請告者三年閉門讀易春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糾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丞自修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詆尚書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臣臺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其言甚公而正通國傾服當路不悅落公職判桂陽州先是蘇柳二公及莊定山倶以謫至州人士望公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就業者屨盈戶亡何轉處州李公下親民事有閲牆者曉譬之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淬礪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公歸丁內艱起泉州理壬辰大計擧公廉寡欲第一尋擢考功司公至値

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太倉往復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婣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

旨罷公疏願與同罷不報已領銓事凡公啓事

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太倉所欲用冢卿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攸屬不果乘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自公歸正入披靡逐者錮者如衝風之籜無寧羽矣公歸自甲午得重病者累年始甦問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景逸等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有紀其所最研辨者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橫行蓋有感于世之儒名盜行者然公之所造亦淵乎微

矣蓋時論非無譚杌者自公經杌出世遂以謂瞿王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世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世遂以爲濂洛更甦虛憍者愧恥顧公一入銓曹衆方彈冠逐之桂陽再入銓曹衆復引領錮之家山三起光祿堅臥不起而卒天耶人耶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　國本重計　宗
社遠猷即寱語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也彼抑公者蓋天以斯文之責付公公必不以彼易此嘗致書與人曰近從千磨百鍊逼出真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磨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皖轍爲末學討者能不熟數公軌行而一令後世有所師承焉噫孰謂公没十五年而逆璫用事羣小撫以門戶議及芳骨追削公官并奪　誥命世爲駭異焉戊辰
聖天子更化簡郵忠悃贈公少宰謚端文榮賁

九京而世道益光斯文不亦復振乎

馮大中丞

公諱從吾字仲好號少墟陝西西安人中萬曆已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御史糾參胡汝寧及切陳朝政
神宗大怒予杖賴大學士趙公志皐以揭請曰兹日
皇后萬壽乞赦從吾得免後視鹺河東清其壅蠧鹽法大通飭吏安民尊儒重道其成性也以直聲歸田一意聖學著有辨學錄疑思錄關中

書院語錄詩文若干卷大約直闡聖眞不雜佛語淵然實詣以躬行爲悟性極析儒佛之異同著善利圖而讚之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眞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人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並不是蓋公以理爲宗其于象山陽明似有分辨而實以相成內外交孚信從者衆司馬張公舜典契質甚深晚年蒙召登左都御史時天啓二年私權在魏璫奸人爭走其門公與吉水鄒公元標曰人心亂矣急立書院講明忠孝大學士葉公向高題之曰首善時桐城方公大鎮以二十四年臺資僅僅一差居里中公曰方魯嶽天下一人也我爲臺長而使之伏謁階下敬賢重道之謂何亟咨太宰擢大理丞方公後至與論學于鷲峰學脉相契如出一口科臣朱童蒙郭允厚嗾論鄒馮而葉福清極力諍之不欲使天下有殺理學名然正人竟去邪黨冒熾方公爭之亦不能得越二年

廢書院立璫祠乃服公之高見云
今上追復公官諡恭定然講學之宗自馮鄒方三先生以後海內寥寥好道無聞書院亦不復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奏爲書院當
建臣罪當斥懇乞
聖明罷臣以謝人言疏
項臣接邸報見兵科都給事中朱童蒙一本
憲臣議開講學之壇等事臣讀之不勝惶愧
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持有此
理學之一脉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
創自孔子而盛於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闢
楊墨爲一治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
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歎至宋儒出
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輿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兢以禁講之故非以講之故也
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爲厲禁今爲令
甲是周家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
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
爲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已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
臣亦講學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
諸臣又何以置對今臣等刱建書院于此豈
爲名豈爲利豈爲官豈爲一身宴遊之地豈
爲子孫世守之業原爲南京十三省俱有而
京師爲
天子之都爲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
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今夷虜交侵邪教猖
獗正當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
守仁當兵戈倥偬之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
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謷不恤得失而甘心冒
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
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
然以二百五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
眞爲可駭無恠乎童蒙之有此疏也童蒙欲

臣等修職業皆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教臣多矣臣方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辨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耶耕鑿深山亦有餘適臣不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初八日奉
聖旨

方廷尉

公諱大鎮字君靜別號魯嶽直隸桐城人萬曆己丑成進士授大名司理壬寅拜江西道御史以病乞歸丁未起巡浙鹺戊申請告壬子按中州事未竣而移疾壬戌改京畿公强起應 召蒞臺賁二十四年矣陞大理丞晉左少卿奉
命使蜀旣還而璫禍作遂具疏乞休隱于白鹿山陞南勳卿未任其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致天下高之居官公廉惠愛所至有樹立理大名案無滯牒獄無淹繫罪無深文賍無濫罰擻掣滄鹽嚴却例金查覈屬縣汰丁糧之溢額者以萬計攝守事出官帑買牸牛七百頭以貸農人及四年息五倍僅收母錢償官讞獄平反死比得生者百有三十餘人稜稜自將不輕與人作緣及徵入魏人爲立石志思巡浙時疏陳時政五事又爲陳白沙胡敬齋兩先生請謚鹺法自常股存積改爲餘鹽商竈交困公一意寬恤以爲四季掣放則商本不羈而利轉速餘鹽蓋報

而課可充民食不壅而價可賤故三運如額而
商不告病瀕海漲地民恒與竈爭利公下令均
分塗田所入歲千餘緡舊充公費公盡以予竈
浙直大水有議以小票行鹽于蘇者公謂票行
必病引病引必虧課且荒政所急在小民小民
所急固不在鹽適爲大豪啓奸竇耳執不可議
遂寢又以私鹽法重易犯心傷之酌量寬減免
配囚幾六千餘人吳越白糧大爲民累公兼領
其事具疏極言關津宰榷之苦乞比漕艘例一

切裁革奉 旨免稅著爲令又以水災請改折
白糧十萬石有奇故是歲饑而不害尤敦尚風
節在中州疏請 儲講再請褒崇理學名臣鄒
元標周汝登王艮羅汝芳顧憲成等福府莊田
四萬屢奉嚴 旨執奏竟減其半居大理盡心
評駁凡出死囚十三人及奉使 陛辭疏請
經筵四事並請召用諸理學正人蓋自司李歷
臺寺生平政績風議卓然公之再乞歸也尊人
明善先生方以性善之學與吉水梁谿關中諸

君子互相印證公朝夕過庭大暢宗指明善歿
紹聞衣德言立館祠旁顏曰荷薪每言性善微
諸仁義仁義根于無爲而爲之心此爲至善此
爲良知此爲窮理居敬著論六篇力排異學其
功不在距楊墨下壬戌都下同志有琳宮之會
推公爲主盟及于役還聞排斥理學毀首善書
院笠得同人于野遂引疾歸自號野同翁日與
門人會講不以時禁輟也性至孝居明善喪恪
守古禮卒哭後朔望會哭率子弟行三年既葬

每月正元日起居太恭人竟卽迻淖必匍匐省
墓歲十數省必徬徨三日而歸祥不改練禫不
卽吉服除衣白布單不盛飾皆自公行之及太
恭人歿公年幾賜鳩或以禮惟衰經在身爲解
公曰吾昔以太恭人故不獲廬先君墓終以爲
憾雖老敢援禮自覺乎踰月而葬遂結茅爲廬
朝夕上食號咷若孺子竟以過傷及禫而卒嗟
乎大孝終身慕父母性善所以必稱堯舜也程
子謂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公身有之矣門人

放河汾之義謂先生學問正大眞實且有合于錫氏爵位之法而永言孝思尤世所罕覯請于官諭吳公應賓吳公曰文者明之著也孝者善之長也大先生之孝于文實先生之文于孝章美傳盛誰曰不宜因尊曰文孝先生所著荷薪義寧澹集桐川講義易意詩意聞斯錄禮說數十種行于世

先幾答

洌海客告于野史氏曰讀子臚筆未常不掩卷三致意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天啓黨錮時獨無有超然免于評論若申屠蟠郭林宗其人者乎梅福掛冠神武抑何其絶響也野史氏曰天下亂而復治聖人作而萬物覩固無俟變姓名作吳門傭者若乃澹泊以明其志寧靜以致其遠修名闇然超超評論貞而不激立而不倚則夫沉潛學問中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吾蓋得讀聞斯錄而識治亂之機焉聞斯錄

者廷尉方公大鎭紀首善書院之事鄒公元標馮公從吾兩先生淑世苦心在于茲隱隱若與生祠相爲對症朱童蒙郭興治首攻吉水西安兩先生一去中朝遂無領袖蓋至疏列二十四罪內外如水火旣已鑄成殺局莫可救藥矣嗣後毀書院建生祠順逆分岐善若登惡若崩聞斯錄之作也介如石不終日哉夫敗羣之趨瓃也諸君子雖不書院亦陷諸君子固無咎然其

亭亭出處不尊官不厚祿惟禮義不愆者則方
公其庶幾乎當鄒馮兩先生解組時公抗疏請
留老成人且請
上稽聚嚴衛諸典故璫恚甚矯 旨以爲不諳
事體公曰清流殆矣乞差以出隱于浮渡白鹿
兩山攺號野同不仕公二十五年臺資僅僅一
奉符浙鹺通鹽政之弊免白糧之稅善政在吳
越間而請諡陳文恭憲章胡文敬居仁爲最著
餘日從其尊公學漸子舍論學及太恭人趙歿

公年七十矣廬墓旁三年及禫而殉其天性也
著述數十種名理眞純沉博無雜揉焉淨洗
窠臼姚江之功臣也同里左公光斗在要地雅
相推引公不惟不肯乞齒牙且勸諷左公有兩
尊人在堂愛日之晝錦宜蚤左公心領之而未
能從卒及于難盖鄒馮二先生林居幾三十年
出山時卽昌言曰方讐嶽天下士吾道中一人
也公素不干謁夸權者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斯
已矣他所號爲聲氣者其純粹多遜公公所交

善又有江西僕少劉公洪謨亦先歸林阜焉皆
薰陶學問得力者大耳湖海客歛容而謝請讀
闇斯錄以卒業

周太宰
公諱嘉謨別號敬松湖廣景陵人登隆慶辛未
進士授戶部主事丁丑陞韶州守清介慈詳時
頌良牧壬午遷川之憲副萬民扳車泣留效借
寇之不可得勒石紀政以永思焉戊子以病乞
休巳丑起觀察使仍 請告家居二十年 召
入為京卿
光廟登極尋晉吏部尚書秉公持正銓衡得人
會 鄭貴妃邀封太后公理諭鄭養性亟請貴
妃移宮并辭封太后之命偕九卿科道勳戚諸
臣共集松棚下詞各嚴正而公則曰汝姑娘當
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
若聽我等言當為汝解紛若不聽我等言胡然
妄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容汝為無論汝前番
幾許言語迄今未息何自尚不避嫌疑謾道富
貴莫保身家亦未可知于是養性頓悟力諫貴
妃而竟移宮辭封矣旬日閒
聖躬不豫召閣部臺省入視疾長安閧傳鄭進
姬侍八人而崔文昇又進下利之劑
帝疾甚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牀褥閣諸
臣請慎醫藥
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公曰醫藥猶第二義
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藥而愈
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事越二日復 召見
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為朕盡心分憂與朕
輔 皇太子要緊輔他為堯舜之君卿等都用
心于是公與諸臣悽然含痛凡三召見賜酒飯
君臣父子之閒情殊戀戀次早五更較尉宣召
急公與諸臣奔至宮門則聞
仙馭賓天矣扳號莫及遂偕衆議安 宗社事
中有慮及
熹廟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孑然一身欲託
李選侍者 楊公漣曰此萬萬不可
皇帝無託之婦人之手且此選侍者 東宮時
事弗問如昨日當
先帝對羣臣時强

皇上入復推之出勤要封后是何光景無論
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毋
手且李鄭交結事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
者若
皇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期今宜急請
皇上出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公曰此萬全之
策也乃共擁
上御文華殿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即令李
選侍別居號殿訖乃歸乾清宮公奏曰今日

殿下之身是　社稷神人托重出入不宜輕易
即往行大小殮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
請無發駕
上首肯之嗣是公念　三朝恩遇赤心報國竭
力盡忠以清宮禁永安　社稷而逆璫用事惡
其執持不移遂嗾科臣孫杰誣論急于剪巳之
忌者一時正人被斥尋復矯　旨削奪戊辰
今天子加意老誠惜乎公不能待廼賚恨以終
焉

左都御史孫公

公諱瑋字以貞別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丁
丑進士公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輙棄
家相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飢
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
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夢中甚
悔驚啼而覺自此一意舉業竟成進士矣由行
人選給事中以母病不候　旨歸降爲桃源丞
簿累遷至保定巡撫時滹沱水溢從隸勸公乘

船避水公曰吾居高位不可爲民倡擇衙中最
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吾唯有死耳水僅及牀足
而退聞者知有大臣之節遷兵部侍郎轉戶部
總督倉場歷兵部尚書尋爲總憲適巡按應天
御史荊養喬與南直提學御史熊廷弼以爭事
互訐時論欲獨罷荊公按法兩罷之熊黨遂劾
公歸里久之起南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
部尚書銜爲都御史朝士以公　累朝名臣咸
愛重之公亦折節俯循輿論不以年德自驕居

位甚得人心甲子以老病乞歸不　允而卒卒
後陝西巡撫喬　䲣破其家仍追論削奪公弟
及子俱被禍
今上即位得蒙卹錄贈官廕子一人

吏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孫瑋題爲
老臣生還無日報　國有心謹抒尸諫愚
忠以佐　聖明極治疏
臣通籍四十六載洊躋今官
三朝寵遇叨冒逾涯生平自矢庶稍竭駑蹇之
力以上報
國恩不意積勞陡疾是以屢疏乞還骸骨未蒙
允放而危勢病篤易簀且時　嘗拋區區之
朴誠若不以此時一獻之
陛下忽焉長逝披瀝無門賫志入地長恨何已
語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請陳垂斃之言
願
陛下憐其誠而採擇臣觀今日世界天災迭見
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牖戶之未
固且日玩日愒法紀凌夷以致洶洶人心漸
成瓦解之勢時事至此不可不亟圖治平之
策矣
陛下宵衣旰食亦既焦勞圖治雖堯舜憂勤殆

不過此願臣謂治平莫如固結人心爲本謀
固結莫如汲用善類爲先合盈廷師濟巳濟
風雲之會者當無俟臣緒論惟是詮伏草野
瓠落林泉或曾見庸而未竟其用如去任輔
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原任吏部尚書周嘉
謨王紀孫愼行盛以弘鍾羽正張經世余茂
衡陳荐侍郎曹于汴老成丰采不盡發抒或
經言摘而未獲收其用如原任詞臣文震孟
鄭鄤原任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
朝薦謇諤英姿尚有端方挺拔如科臣毛士
龍偶以一言一事擯弃懲創巳深宜還故物
又有正論自持如臺臣潘之祥深意籌邊如
泉臣張崇禮並以不阿不附中嫉公論久定
當急登庸虛席展布又有清嚴有執如銓臣
徐大相
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能任昭德塞違
之責效拾遺補鈌之長振飭紀綱提醒聾瞶
以爲

陛下收拾人心者臣雖沒世庶幾忝以人事
君之寸丹也猶願
陛下寡欲以保
聖躬勤學以進
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
民志可定內安外攘四海熙恬九京之下臣
尚當鼓舞
聖明以還報
先帝之靈爽臣時刻就木永背 闕廷老馬全
忠不勝繾綣謹口授其疏語次失序不知所
云伏祈
陛下憐鑒採聽施行
天啓四年八月十二日上

野臣曰素公先于八月初十日病卒于京
邸此效古人以尸諫遺疏也惜乎一腔忠
君報國之誠而不能用公目是不瞑矣今日
英爽有知能無欣起于九泉耶

贈少保王公

公諱紀字惟理號獻葵山西芮城人萬曆己丑進士公丰裁峻整歷有聲天啓初爲刑部尚書時奉聖夫人客氏恃阿保之恩與魏璫比而亂政呼吸相通公兩疏極詆客魏於是客魏大恨而公所劾罷司屬徐大化又慫恿客魏逐公公竟削籍歸自是大理少卿滿朝荐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相繼疏救皆譴去然璫勢亦稍緩論者謂公力也居無何卒

今上卽位贈公官謚莊毅廕子一人

贈太常寺少卿侯公

公諱震暘字啓東號吳觀直隷嘉定人萬曆庚戌進士初官行人凡三奉使䟦涉幾二萬里值神宗莫年百事耗蠹公痛省厨傳不輕費一馬一肉迨入吏垣時璫焰未熾然中外籍籍有客魏者將爲國患適客氏再召公首糾之幸徼寬政繼公起者皆不免然公禍始此未幾特疏發駁四相臣　內批調外公又出疏揭極論民瘼國計并鐫二級歸矣公歸後璫寖用事初召諸

言事黜者以收人望獨不及公丙丁間銜公者又摭公所嘗剖析挺擊移宮數語入要典中欲中以不測事幸寢然逆璫毎于看工日訟言之朝堂某某者何尚免羅織凡所指者承望皆知影響而舉朝皆知公病廢不能出幸脫虎口然丁卯春公竟不起戊辰得復官而公弗待矣以子峒曾疏卹贈太常卿公潔廉正直與人絕無煦煦色詗然急病好施不語獨摯一與之訂終始不渝他懿行不勝著著其立朝大者如此

吏科給事中侯震暘題爲絲綸千古爲昭
寵愛一時宜斷懇乞 聖明收回成諭以
肅 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疏
竊覩內閣傳奉
聖諭朕前有諭着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
奉聖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侍朕躬
未離左右自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通未進用
暮夜至曉思憶痛心不止安歇弗寧朕頭痃
恍惚已後還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
廷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道特諭
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縉紳士庶皆願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斂練內防釁孽外惕邊疆
無一言一動不愜人心稱中興
令主獨謂有奉聖夫人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
恐熒惑
聖聽爲肘腋憂臣謂
明聖當陽幽邪畢照況山陵竣事出宮奉有
明旨不必縷縷過討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
以義裁恩一疏
聖旨寬之而不責臣益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
傳客氏午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所
期不謬而縉紳士庶亦無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間突奉今 諭臣且驚且駭謂
此有所矯僞不出于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果迫于義不容遲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
悔之耶臣又不敢信
皇上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側班行
僅于 御門宣捷再覩
天顏聆 玉語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
逼視而心識爲非常
大聖人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
忘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凝
承輔弼內之則有
中宮叶琴瑟之逑 兩宮禀小星之義起居食

息調護維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
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
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 即位之日怵以遼警
告以災傷兵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
人之懼此又

天地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
臣矢心滅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絲兒女
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 三喪並舉
兩皇后并

皇上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廿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
禮成寶城未築有同宵露 臣旋繞其際猶泣
下霑襟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必有寤寐興哀梧檟飲痛者特
外廷遼遠無繇得知而反以憶泣保姆之諭
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天下後世猶宛轉而
揣摩也甚矣其爲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

魯昭公慈母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
古之慈母職兼訓教猶恩以義裁若是今之
乳母可知也今夫 諸王公主至親貴矣朱
邸既開叩閽不易奈何獨使么麼里婦狎近
至尊哉憶 臣等匍匐送喪之日萬姓角奔于官
雲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曰奉
聖夫人靡不舌喬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
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 媼長跪路旁拜塵號慟驚

問之有錦衣臣駱　思恭曰此
先皇保婦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　喟然興歎曰
此　掖庭阿乳之婦適與後先繼述之際何
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行路猶憐厚者能
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圖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
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寵馬益之毒且
皇上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
再入不可也時出時入猶萬萬不可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
身何得輙混視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鈎連借
叢煬灶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王
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搆曹節
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哉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忠臣憂君必防其
漸又况風聽臚傳種種擬議業已見端寧止
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得一婦氏淑慎周𠂊

無損
聖德且安
聖躬嘵嘵弗聽胡爲者也竊體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
舉國何以皇皇然望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
喜出而復入也何以凜凜然憂慮其故可思
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苟知之將一身私愛不却而自調矣及

纘天體錄 卷二

誦　諭詞禁外廷不得煩聒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諍臣
喜此心即可以爲堯舜臣　若承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烏用諫官爲矣故敢齋沐
上請伏乞
皇上忻然轉圜立收成諭其客氏或優以金帛
或多時問勞示毋忘舊履再不令出入　大
內責近

宸嚴至于內侍人員亦須有辨彼老成正直者
大抵不善爲逢迎者也但願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倏任而倏錮勿旋罪而
旋賞使轉展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
社自清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敢
因是而并及之伏乞
皇上採納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屢有諭旨如何不體朕心又來瀆擾俱震

賜借事沽名姑念言官且不深究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撰集

簡用

岳少司馬

公名元聲字潛初一號石帆檇李人登萬曆癸未進士武穆十八世孫也生平忠孝自命律身清白好獎拔人材寬柔以教至于遇事感奮伉直不阿屢廢屢起不少挫折力贊毓　儲護建
國本指斥　三王竝封之議大忤時宰荷
神廟嘉納得停封需　冊於是公名大振于
朝嗣因姦徒沈惟敬媒櫱夷封以惑
聖聰公凡三抗疏復忤樞臣竟落職歸田著書譚道遠近文士攜簦競投公虛懷延接誘掖不倦其貧不能給者爲之授餐凡爲公知愛者率成名士爲良臣一片熱腸濟弱扶危人藉以舉火者纍纍矣棲息鴛湖之上幾三十年夷然有終焉之志
熹廟察其孤忠起太僕卿歷陞南都少司馬値
逆璫魏忠賢肆惡無將公懷憤草疏呈大司馬陳公合上致觸兇鋒眈眈欲噬陳公託疾請告去公以留京重地不敢兩大臣一日遽辭戎政乃朝夕懾息在事會京操時寀有奸弁剝軍激變幾至搶攘公立寘弁于法衆始帖然隨同諸在事者具疏上
聞以聽處分此定例也不謂公弭禍之功反爲
逆璫報復之地獻媚者劈駕風影之詞以中公
逆璫遂
矯旨回籍聽勘旋復削籍編氓公惟杜門却掃攝心玄寂視身家性命于度外矣戊辰春幸逢
聖天子御極除姦理枉凡諸臣受菀者竝得昭雪公得復原職給
誥命再被
寵榮孤忠大節一旦獲信因感事懷舊於武林孤山之巔築石室勒楊左高魏繆李黄三周諸君子之名志不朽焉公之尚德維風有益于世道人心不淺足與此祠竝峙千秋矣

原任南京兵部左侍郎岳元聲謹
奏為孤臣被黜無端逆璫脩隙有據直陳情
跡始末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蚤荷　國恩委事
皇祖神宗皇帝四十餘年生而木彊遇事感奮
屢因軍　國機宜輙為陳控而于
皇考光宗皇帝毓祥　儲宮之日矢護　國本
力諍
三王並封之説致與閣臣相忤伏蒙
皇祖神宗皇帝嘉與容納特
諭停封以需
冊立已因邪棍洮惟敬以東倭封貢蠱惑樞臣
大傷　國體抗疏三上復與樞臣相忤以致
落職而歸跧伏艸野二十六年伏蒙
先帝垂察孤忠起列仕版于天啓三年十二月
以大僕卿歷陞前職竭蹷受事南及半載于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適遇逆璫魏忠賢惡燄
滔天公憤匝地遂同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
陳道亨等公疏具　奏為權璫罪狀已著舉
朝公論宜符懇乞
聖斷亟斥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事遂以是疏橫觸忠賢之怒而勢不相
容矣道亨移病歸田臣猶偃息在事而適遇
京營操練與勳臣常胤緒焦夢熊內臣李明
道劉敬巡視科臣徐憲卿道臣劉漢等公同
董閱有坐營都司陸超以剋軍激變萬衆攢
戈危亂之形迫在呼吸臣以為不立寘陸超
于法無以平衆怒戢衆譁而正軍紀隨同諸
臣杖而繫之勢乃大定復同諸臣公押具疏
實封上
聞直以功罪一聽兵部臣事畢矣而不意微臣
銷弭禍亂之苦心供權璫報復睚眦之辣手
未幾御史曾應瑞之疏入而微臣奉
旨回籍聽勘矣未幾御史徐復陽之疏入而微
臣又奉

旨削籍追奪誥命矣竊惟微臣從尚書陳道亨
等後公請
先帝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原疏具在一
腔熱血猶未快鷹鸇之逐在忠賢固銜扞彈
以必報不鐫臣之秩不已而爲忠賢効力者
何至借職掌以橫誣必盡舉臣之生平而抹
摋之而後爲快乎此微臣今日所爲仰天惟
心而不能不告之
聖明之前也當
重離炳照之日黷習盡耀光明雖孤蹤淪落之
餘向隅祈邀
曠蕩併將原刻叅劾逆璫公疏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勑下九卿科道確查微臣公疏觸忤逆璫
是否與臣道亨列名有據鑒臣情跡
特賜昭雪俾一生砥礪不終爲逆璫搆陷冒口
汙誣以長無負于
國恩臣即沒齒田間有餘榮矣臣不勝惶悚戰
慄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岳相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勑旨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岳元聲同陳道亨糾叅權璫以致借端削
奪着該部准復原官誥命另與議用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呂
元聲等題爲權璫罪狀已著衆剏公論宜
伸懇乞
聖斷亟黜顯姦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
治安疏
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璉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
廠太監魏忠賢罪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懇直招言謹辭東廠一
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覈
楊漣疏奏宜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
不加查處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
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
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蒙優容而已此以

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窮容盎之塡耳戡然竊
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乎大臣小臣之所
稟命假如贊御媟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
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
悸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衆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眞者
入告正漣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苐楊漣而已即在
廷大小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
旣滿必不可容楊漣疏詞逼眞必不可棄此
豈盡佻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以公聽
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

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弟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視朝勤政講學不懈並
聞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游不貴玩弄難得
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又從諫勿咈任賢勿
疑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理然至
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
怪人妖種種遍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
責亦各恪恭厥職而卒左支右吾撐持不逮
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薾豈無
召致而然今觀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
眞已足污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
臣反出忠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
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
節遂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
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以是酬勞何待臣豎
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邪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秪供使令灑掃之
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
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
用凜凜合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
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欵參實情罪覆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卽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久

昔徵勞姑宥顯戮亦乞亟罷廠務置之閒宅
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慾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
又愼選小心謹慤近侍塡補監局供事諸凡
一遵律令勿得相沿專恣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咸覩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
天啓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
有旨了該部知道
疏記後述
年來逆璫兇鋒密布朝野山林之下艸木皆
兵避人焚諫草猶是太平佳話古風奉贊之
徒坐對口角韜峰盡作戈矛劍戟直令人逃
虛無地元聲風波之民四十餘年于此矣不
謂甚于吾衰之日而尚得老頭顱以自憐白
刎斬秋風刎去久矣天幸
社稷
英主臨御眞是堯舜再見唐虞遺民實有厚幸
生逢今日不忌諱之
朝因錄當年不忌諱之疏以公之海內道眼君
子嗟嗟韓魏趙孟之家嫣焉秋風冷笑青山
綠水之際愛此白雲久招已矣勿復道已矣
勿復道獨泣痛哭流涕之楊漣淚滿湘江不
能取逆璫之頭作溺器爲之浩歎爲之浩歎
崇禎元年戊辰六月既望檇李岳元聲書

附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明聖湖環湖皆山也孤山從天目下渡南北兩峰夾出吞江吸海而突兀于錢塘之上天垂地湧之所特峙恍惚立于中央而命之曰孤表此山之不與諸山羣也環山多巖玆巖何以名歲寒巖也孤山之上有片石焉上書歲寒巖三字宋熙寧朝蘇文忠公通守武林時手勒也文忠公立朝風流骯髒吾師于古祇以不能阿安石旨嗾御史以知湖州謝表誣謗就逮流離道塗一子徒步相隨至宿州御史符下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公書長幼幾怖死及下獄當事鍛鍊欲置重典幸神宗明聖安置黃州築東坡自號東坡居士風流至今可想大書石壁墨氣淋漓于今去之數百餘年不食其書此巖果足傲歲寒邪巖名歲寒者表此巖之不與衆巖俱也歲寒巖之上有亭翼然未聞有石屋也鄉石屋野老感慨逆璫死事諸君子紀聖明恤錄創爲之也野老俛仰湖山慨然歎曰

孤者山也與山俱孤有不與山俱孤者誰寒者歲也與歲俱寒有不與歲俱寒者誰夫非野老所創巖中石屋之爲邪巖之爲質也嶢嶻多風多雨霰多漂搖歲月之所摧殘苔蘚之所剝蝕惟長松之矯矯撫磈石而獨存則此巖之不與艸木爭榮瘁也夫非此石屋爲之砥柱邪若然則此山此屋豈非宇宙間公天下之物邪予因此山爲此屋也豈非人心中公天下之心邪乃書之曰石屋私記者何也野老不禁狂怖大放厥辭呼號于峰頂磯頭之間曰嗟來乎嗟來乎臣心似水臣節如山惟天下之至私能成天下之至公亦惟天下之至公反成天下之至私公私之趣造不同同于私也予之爲此舉也余盟心自銘乃于私也私何私也余私有意乎乙丑陛辭春明門之日執爵而觴于道傍者楊左趙魏諸君子當時之別客皆今日之死友也今日之死友皆廟社之忠臣也汨羅之魚可葬萇弘之血可碧者諸君之孤德也予今日後諸君而

死不念當日同諸君而生有勿黯然消魂者即
余生之日皆死之年也不敢告于海內諸君子
者總以媿吾私也吾私乎吾私乎安得招諸君
于九原與之徘徊于兩峰六橋之間以快吾之
至私以成天下之至公也乎或曰子且以公爲
德鄰也是又吾黨之話柄也天可必人不可必
吾則不敢是爲孤山歲寒巖石屋私記
崇禎元年秋七月既望石屋居士岳元聲識

吳給諫

公諱國華別號愛日福建寧德人衆萬曆丙辰
進士授行人忠孝性成廉潔自持每于皇華所
至不煩驛騷謝絶饋遺凡星槎月駕之夕披閱
史傳遇古人折檻廷諍輒擊節快賞於順親養
志之章又無不爲動心乙丑考選入兵垣不兩
月而疏論工部員外曹欽程欲驅奸進賢以清
仕路字無虛設骨有餘勁欽程恨入髓乃乞憐
于逆璫媒蘖正人顛倒是非遂矯　旨削奪焉
公翻然野服就道國人爲之歎惜公竊喜曰言
雖未行而奸人亦膽寒矣歸圖萊綵靜俟時清
不亦可乎嗟乎歸山未久忽焉長逝公一腔忠
孝兩未竟何天奪之速耶

馬罔卿

公諱孟禎字泰符號六初直隸桐城人登萬曆戊戌進士筮仕分宜飲氷茹蘗政拙催科時以部欠被督幾不測令下士民勸勉輸將數年積逋三日即具時以倣西門君之治鄴也嚴邑六年清風兩袖未嘗走一力通一問于長安諸貴覲後署南部不邀譽譽亦弗及江右鄒萬諸君子昌言爭之乃得入西臺謝絕餽遺孤立行一意稱舉俱屬老成彈劾不避彊禦他如摘制科之弊剪左道之惑辨代藩之立爭福府之田疏凡百七八十上直聲震一時然所言皆國家大體不以毛舉激辨為能度可疏諍者疏諍之度不可疏諍者則奏記首揆引義力爭終未嘗以其草示人自為功也一時言路倚重巡視銀庫奏免報羨按鹺長蘆氷蘗如令時捐金修隄積穀賑旱疏汰浮稅以蘇商困持斧東海攬轡澄清貪墨吏皆望風解綬去時福藩之國千里内雞犬無擾者緊公力也以故耽耽者歛手益側目思所以中公矣嗣公為廉吏璞中玉行取攺部鳴冤忤當事者意乃誣以潛管辛亥内察例轉粤臬公辭不拜依子舍娛丘壑為終焉之計熹廟初衆正盈朝薦起公光祿尋晉太僕而公亦適丁内艱矣逆璫盜柄入幕皆公所彈劾之人以公為東林領袖素與左中丞善也譖於璫加削奪焉時人心恟恟公無毫髮見色為左理後事更以曾孫媛婚其孫有以周蓼公受禍相阻者公不為動也

聖明御極給誥命復原官薦滿公車海内想望風采會執政乃公前居臺時論列者修舊郤而公薑桂之性亦不肯與時俛仰故啓事久稽未獲竟其鴻才公立朝剛毅正直不苟訾笑林居則溫惠愷悌接鄉黨以恩御子姓以禮非公事不至偃室也卒之日知與不知莫不流涕至罷市云

頌天臚筆卷之十二下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彙集

簡卹

何中丞

公諱士晉別號武莪南直宜興人中萬曆戊戌進士初任寧波推官考選工科給事中廷擊事起主者恐詞連戚畹傷神廟意急欲以風顛二字殺張差滅口唯王之寀用意根究臺省多非之公獨是之寀議疏詞侃侃遂犯衆怒側轉浙江叅議光宗登極公論大明朝議欲不次用公三四年間累擢副都御史總督兩廣未幾魏璫大肆前主風顛者俱得志必欲殺公爲快削籍爲民仍坐贓十萬會公卒家貧連年追比僅得數百金皆好義憐助者

今上即位知其冤錮逋不追仍復原官特加贈卹云

夏銓部

公諱嘉遇字正甫別號繩北直隸華亭人舉萬曆庚戌進士筮仕保定司理廉挺獨立望最幾甸丁巳行取擬吏垣先注禮部主事時鄒之麟主壇坫盟號召九同心攀公與焉戊午鄒旋以忤亓趙敗然邪黨甚重公諷之一往謝即擢省公堅臥弗應遂銜公及楊覲光等不許與考選公連出六疏攻亓趙盡抉其隱亓趙自此不振因力請改南部大宗伯何公崑柱題之攻者斥及何公竟南望益重未幾縣儀曹改南銓會光熹禪代朝局一更高邑趙公夢白進冢卿深服公獨攻亓趙有社稷功遂排羣議調公北選部員外時左魏輩猶疑公雅與鄒韓暱不相信會公友爲力居間諸公得釋以甲子六月之京七月即署選時公以羇旅入筦銓柄當塗猶側目公一持以平坦高邑倚重相得甚懽疑摘公者俱媿謝會內外魏合襮逐正人借會推晉撫一事唆陳九疇首發難端公屢疏抗辯遂同

魏都諫大中以十月十三日首爲瑫逐偕共友
南發謀買田隱湖中緣槖恥未果乙丑五月瑫
逮楊魏六人入詔獄詞連公誣以曾行賄擬公
城旦公居官廉貧甚瑫嗾誣以贓矯　旨勒公
赴配所公旋鬱鬱發病卒晚賃一園爲居家徒
四壁卒之夕僅無殮衣榻止殘編後遇
聖天子更化臺省連疏訟公寃特贈公太常卿
邮典與楊魏諸賢埒子長禧泣血手錄公疏附
自吳興茅維爲之傳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夏嘉遇奏爲奸臣
恃勢咆哮昧理撒潑謹再平心糾駁以祈
聖明速賜正法疏
臣疏論閣臣方從哲科臣趙興邦交通悞
國因二奸疏辯臣再推禍源疏論科臣亓詩
教復接邸報見詩教出疏攻臣寘臣所列本
臣罪案卷舌噤口不敢一語辯駁但詆臣爲
不得考選故怨恨詩教而發且自誇詡爲正
人臣讀其疏不覺失笑大凡人臣論事如兩

造然理直者不待借端不待旁引據事直陳
自足令人心折理曲者醜態既露戮辱將及
情窘勢迫計無復之幷別借以誣人則不足
爲自遁之地詩教今日之謂也詩教死心擁
護奸相以致顚倒錯亂事事悞國又懼一旦
狼狽禍害隨之容謀善後之計於凡考卜考
選諸大事極力阻撓盖調燮分則奸謀易露
臺省衆則公論愈明正從哲詩教所深忌也
故一味壅塞

上聽絕不爲國家幹一事絕不爲國家用一人
以致綱紀不立兵餉兩虛醜夷乘釁逆其擻
報抑至又不能宣力分憂庇護壞事之罪撫
輕宣督戰之謬計兵垣不駁內外交通皆詩
教陰陽閃爍於其間從無一語規正臣竊痛
之自聞三路喪師數萬生靈肝腦塗地愈加
憤悶遂至夜不能寐日不能飽亦欲條陳數
件以借兵食之餉既思內順治則外威嚴且
古語云未有奸臣在內而大將得成功於外

者今從哲詩教相倚爲奸內治敗壞難於整
頓卽日議兵議餉議戰議守恐得之於東失
之於西防之外夷潰之中土無益於事故兩
疏論列三奸罪狀以除禍本當此之時性命
不顧何論官爵從前利鈍向後升沉臣血誠
中毫不罣一絲
天地可質鬼神可表而詩敎乃以小人之腹度
君子之心謂臣不得考選而發何異說夢乎
臣聞小人喻利無所不至衍量纘舉必較錙

銖臣若愛考選亦必愛禮部郞詩敎亦曰清
曹自堅前途儘遠臣上二疏自知必觸奸鋒
自知奸人必借鄒之麟魏光國之案以削臣
官以箝臣口然而臣不顧也報
主心長徼榮計短臣之立身自有本末而謂臣
怨恨不得考選無乃自道其嚇腐之禨態故
不覺俗氣噴人乎且臣之考選靜聽公評將
考未嘗營營不得未嘗怨此長安所知其不與
考選亦非詩敎之故也詩教昔年爲臣延譽

卽臣補部後詩敎亦曾向其相知言不能爲
臣一白殊用爲愧若論私情臣當感之有何
怨恨特因其擁奸市勢得罪國家　君臣之
誼重朋友之交淺故與天下攻之臣方以此
愧詩教而謂臣怨恨不足當曉人一唉耳且
詩敎謂臣震撼正人相傳更爲笑柄今日正
人豈無其人然詩敎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
而但識私恩罔顧公誼不以格君樹人之道
規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交天

怒人態責師嚴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捷正
人之收効若是其弊則亦無貴正人矣別其
不正之狀更有章章耳目者臣姑不盡言以
傷雅道耳嗟嗟詩教平日雄視一世彼臣出
疏揿破若不別借題目以誣臣一番在　朝
何以對纓紳而在里何以對族黨宜其昧心
而發無足貴也獨惜其蹈凶終之戒絕改過
之萌笑罵由人狠戾恣巳而從哲恃詩教之
咆哮撒潑更有長城之固一切營私蠹　國

之事謀之愈密持之愈堅且天下見臣摧折
必相向以臣爲戒其罪狀日益醞釀而不得
上聞天下事將不知所終臣竟以此負
陛下矣非
皇上去邪弗疑又安所望哉臣愚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遇奏爲臺臣持論
未明再懇　天威嚴勅盡言以便看議疏
竊惟御史陳九疇論新推山西巡撫謝應祥
昏耄臣職掌相關具疏駁正業巳奉　旨部
院看議九疇復出疏謂晉撫出缺舉朝皆知
屬郭尚友應祥得推大費圖謀臣因靜候看
議不敢煩瀆出揭剖明九疇復出揭謂圖謀
之說尚多包含欲俟回話一盤托出夫事
君之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矧廷推巡撫事體

至大糾正　廷推之巡撫議論至大應祥果
有圖謀初疏入告便應抨擊無餘始也夫孰
禁之而不言既也何又言之而不盡其意似
處于苛其辭漸入于遁誣善之言不顧離人
之本色而禦人之給陡覺自違其本心似可
無深論也顧奉　旨看議而看議之緊要莫
過圖謀何以尚多包含何以尚未一盤托出
關于臺臣之議論者小關于撫臣之名節者
大關于撫臣之名節者猶小關于臣部之職

掌者更大且晉撫未推之先何以舉劾便知
屬郭尚友將以不了之語而成不白之疑臣
若不明白上請速　勅九疇盡言推究到底
羣臣百姓必將指而目之曰銓臣果受人圖
謀于清議則不容于　國威則不赦其辱職
掌莫甚焉夫使九疇得遁變亂之誅而臣部
反受含糊之責臣實不甘爲此再贖
聖明乞　勅九疇于圖謀之事不必包含盡言
無隱看議之時覆其虛實以明正　國法臣

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已有旨着部院看議何必彼此紛擾且前
奉旨嚴禁私揭并抄傳人役如何不遵這本
內出揭各官姑不究報房收揭抄傳員役着
錦衣衛查明奏處

吳少司馬中丞
公諱用先字體中號本如直隷桐城人舉萬厯
壬辰進士筮仕臨川令歷陞部署藩臬斤斤職
守拮据中外三十餘年冰蘖自勵聲譽日隆壬
子開府西川時嗣寇猖獗全省震驚公親冒矢
石躬督大帥劉綎勠力會勦擒獲亡算招徠不
計於是疆土奠安且兵不血刃而餉無糜費
朝野頌公有功于　社稷而勞深心力也甲子
奴酋告警廣寧喪師　廊廟未得其人

熹宗特簡公任遂奉總督薊遼之　命時惟屢
衂之後人所畏避者公獨奮然就道即閱歷薊
昌諸路星馳山海至寧遠選士酌餉繕器築堡
爲之一新復興鼓鑄以贍軍需杜侵漁以絕奸
弊日夕鞠躬盡瘁殫瀝心血爲戰守之備於是
奴夷聞之膽落氣喪兩年之間無敢窺邊公之
力也會逆璫擅權樹同剪異公守正不阿矯矯
自立而宵人益忌撫公以爲楊左戚友譖于璫
突有革職閑住之　旨且將加禍無赦公受危

日甚移病辭任僑寓南都之儀園延醫調攝未
及旋里門而遂不起矣嗟乎公一腔忠節赤誠
報　國有汗馬之勳而僅得初服以歸正寢不
大冤哉當路畏璫匿不敢聞恭逢
今天子當陽
聖政聿新冢嗣中翰君日泉泣疏
九重得邀
簡命奉
詔優卹于祭葬光賁九原特爲隆重也

韓少司徒

公名光祜別號鬖嶺湖廣光化人登萬曆戊戌
進士筮仕常州司理峻風節袪宿蠧與治行第
一徵拜戶科給事中多所論奏梓行者凡六卷
所關切軍國本根獨多而　召對慈寧之事尤
著當挺擊盈庭之爭也
神廟倉卒召諸臣入時劉侍御光復非有所匡
正不過嵩呼將順而已
上意嗛其指陳乃大怒緹遝爾時莫不惴惴公
獨抗立不激不隨
上命卽將張差處斬便罷公整容朗奏曰還有
人
上曰是甚麼人公曰龐保劉成尚在
上曰都著處斬百官稱萬歲而退斯時也斯際
也攖鱗之犯而鳴鳳以和
君臣之情通
父子之恩篤
朝廷之法正非素期精白何能暇殺如此媚璫

者中之遂閉住公撫江右攬轡澄清屹然儀表
晉南少司徒被讒以終士林思惜之
挺擊事起
神廟倅然臨御召對百官倉卒應　命不及朝
服俯伏　闕下
光宗、福藩　皇太孫俱侍側
神廟云我父子歡然一室無不慈愛者百官靜
聽無詞劉侍御光復厲聲云願
皇上慈愛　聖怒即時逮繫韓給諫又奏云云
天顏稍霽嗣是劉侍御廷元指以瘋癲而姦人
伏誅事乃息

章黃門

公諱允儒號魯垒江右臨川人方伯中缶先生之仲子也少知名及壯成萬曆丙辰進士任華亭邑宰折豪强捐羨羸固已見其嶽嶽矣循良最績壬戌召居諫垣事關軍國可否輒抗簡諍言時貂璫志在借叢公首摘其隱已而虐燄騰霄中外惆怛甲子公以較士楚闈用錄語諷諫遂引繩禨罄百計刀俎之歲戊辰
今天子時乘星河重朗即家拜擢原職居無何又以直言被譴明年己巳仲秋寢疾卒于家海內聞而傷之

論曰古來忠犯人主者多矣然尺蠖既伸則寒蟬匿響葢生義所重在瞬息間耳若夫志屢蹶而不移道以困而益固此可謂剛金百勁長江必東者也三復危言之章以爲歎息

贊曰彈墨芬若千尺湍危忠信不疲百載如斯謇侫魚珠形史炳知

贈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吳
公諱懷賢字齊仲直隸休寧人博學有大志七
試京闈弗售天啓初會修
兩朝實錄首輔葉公稔知公才具題以中書舍
人直　誥勑房不虞為公殺身地也公性鯁直
每入直目擊逆璫事不法輒仰屋咄至向人駭
詫不平為璫聞同舍郎傅應星璫之甥公惟公
所長揖外不與交一言星見宰輔賢公思與容
交數邀之觴公數不為赴星憾甚御史大夫楊

公漣首發璫二十四罪狀尾公疏紛紛上公手
錄諸疏加美評置几案上不防人見事頗洩初
公購女婢張某者以侍役公久之女母執璫姪
肅寧伯良卿家浣于是良卿聞浣者女而貌欲
妾女屬女母從公索還女而自遣豪奴數人持
良卿名帖來恐嚇公勸還浣者女公弗帖報亦
弗還浣者女良卿遂耳心公計激璫怒殺公函
出重貲賂公左右程遠德收前所洩几案上物
良卿乃盡得公手評疏草進璫覽公評楊疏有

嵩如韓魏公處任守忠故事即時遣戍語璫大
怒曰何物小吏輒敢謗及我而應星修私怨從
旁排之璫念殺公無名遂坐公楊左黨誹訕
朝政下　詔獄公從容言曰懷賢得與楊左齊
名死亦何恨當事者承璫意旨非刑拷公旬有
餘日終不服付司寇定罪不半日死傷哉故天
下知公以黨死于璫而不知公以冒兇鋒死于
應星良卿之手特表出之為天下疾惡太嚴之
戒公卒不踰歲幸逢

聖主當陽逆璫授首賊臣并殛而死忠枯骨霑
恩普徧乃公嗣道昇匍匐萬里泣血叩　閽昭
鑒沉冤遂蒙
欽恤贈官樹坊榮被里門公雖死猶生而復有
子公且不朽矣
野史氏曰自楊左輩論列逆璫者死賊臣崔呈
秀廉恥首喪明目張膽具疏褒璫威福與璫相
終始開天下稱功頌德之路故使應星良卿貴
茶傭奴儼然列爵公侯都督人不敢發一言安

知有以筆墨攄忠憤如吳中翰者乎蓋中翰殺
身之禍胎于筆墨得應星良卿而速其死毋曰
桓魋其如予何中翰死而廣陵太守劉鐸之禍
亦起筆墨筆墨之能殺身其如是邪今日歸于
清時正論誰榮誰辱哉

附逆彪許顯純媚璫羅織陷殺寃枉
錦衣衛北鎮撫司爲訪拏事該
欽差總督東廠司禮監太監魏忠賢題前事合
將玩法奸臣吳懷賢連親筆書稿評疏拏
送究問等因奉
聖旨吳懷賢恃富逞兇打死多命潛脫逃京賄
買汪文言引拔左光斗魏大中門下結爲
死黨夤緣題授史館冠帶監生時將旨意
漏傳却又妄談朝政侈口翻局親筆現存
供稱有據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究具
奏欽此拏送到司嚴究得犯官吳懷賢供
係直隸徽州府休寧人招稱懷賢于萬曆
二十四年間援納南京國子監監生向恃
財在籍恣行兇暴恐人訐告懼罪于天啓
三年逃躲來京又不合就糾同鄉汪文言
汪樹結拜盟兄有懷賢亦要做
內閣中書將銀一千六百兩送與汪文言收
受代爲謀幹于本年十一月內鑽營題授

史館中書冠帶監生在于
內閣供事又用銀二百兩託汪文言引進投
于左光斗魏大中等門下作心腹入在東
林黨內爲走線却又不合不守
國法暗將本章票擬
旨意未曾發抄先行寄寫透漏同黨左光斗等
看畢即將原帖燒燬又于本年四月內與
從弟中書吳敬回書內云即今
朝廷內中稍起意見而攀小乘之以報其私
使大臣體面掃地各懷不測之處而一鄉
又不足論矣等語于天啓五年二月內懷
賢又與荊州府第監督工部主事吳昌期
回書內云況事極必反過盛必衰別僅三
年似又更一局面矣更張太過反正不遠
今日之蠖屈未必非他日之鷹揚含垢納
汙以俟之則不佞欲獻之于台臺也等語
懷賢不合將回書字帖暗藏陰謀談論
國家政事令有懷賢寫字人役程遠德向見

懷賢交結東林各黨及預傳內
旨又在籍打死多命慮恐貽累將情具告東廠
蒙差辦事旗尉將懷賢并家人卜四及妾
丘氏連懷賢親筆書稿一同拘獲到廠審
招前情除將卜四等着令隨審外將懷賢
并書稿一同題送前來今蒙嚴究不敢隱
諱實招前情及審卜四等各供情相同參
看得犯官吳懷賢膽大神奸心兇鬼詐目
官中祕倚仗有用之靈金漏泄
天言廣樹黨同之羽翼搖人情之向背揑作帖
危趣時事之猜疑從旁聳惕倭言妄談
朝政敢云有力回天奸謀遠慮翻局愿效他
山片石是以遍樹私人之赤幟三窟不嫌
大張黨羽之陰符百宄並穿拜汪文言汪
樹爲同盟則千六百兩之金錢竟成結納
投左光斗魏大中爲門下而二百兩之阿
堵遂定深交暗將票擬馳報心腹于朝昏
親寫書牋惋惜體面以掃地并爲門戶之

鷹犬居然城市之豺狼且又嗜殺行兇變
王章干草莽恐心淫毒視
國法如弁髦不當縱子濟惡復使愛妾姤顏
性命平塡空埋蕩塚之夜月血痕易灑長
嗟異域之游寃口猾無稽心奸叵測階之
爲禍豈無意而云然蓄爾深謀何所謂而
爲此步形捉影因錯傳訛雲合景從知羣
心之易動氷銷瓦解惟執法以袪邪殲厥
渠魁剪除黨羽毋滋延蔓速正刑章合將
本犯連覩筆書帖通送刑部依律從重擬
罪以警官邪等因天啓五年十月二十四
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吳懷賢着送刑部從重擬罪二十七日發
送二十八日故
野史氏曰一天枉辭空砌鍛鍊而入罪筆跡
又最忠憤之言則此一案幾貫羅織仍屬
莫須有三字忠良受此荼毒寃慘眞令神
鬼泣號雖然今日番爲正人左券也

崇祀鄉賢看語
本縣知縣朱　覆看得故官中書
欽贈工部主事吳懷賢忠貞世篤慷慨性成憤
憤一生何討口舌之始禍烈烈百死安辭
軀命之終捐斥閹豎于方張忠昭曲突憫
清流之幾盡直著矢弦
龍興已遂顯忠蠖屈從茲吐氣既獲同揚左而
寵加品秩自當爲
國家而崇祀蒸嘗與論僉孚祠享永協
本府知府洪　看得本官吳　先代遺民中
朝烈士職居禁苑思以筆劍誅姦位列詞
垣每用悲歌當泣睹梟璫之肆虐擠廟牙
而不辭値羅織之叢興蹈犴狴而弗悔身
髮栫楊寧爲玉碎家傾縲絏不作瓦全乎
時讀聖賢書生無愧矣今日扶綱常事死
亦榮焉與楊都憲而齊芳寵恩應貞竝左
御史而媲美秩祀宜加用快輿情永扶正
氣

頌天臚筆卷之十三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父著

起用

韓少師

公名爌字　號象雲山西蒲州人登萬曆壬辰進士由館選入翰林孤介鯁直淸修無欲天啓中拜東閣大學士秉正嫉惡嘗面斥匪人時羣邪附會爲梃擊三案誣以黨護言官與宗伯孫愼行冢宰周嘉謨同有鐫秩之命旣因　事疏救得奉

溫旨念輔弼大臣姑免罪公覯　朝政大壞逆璫權勢日益熾羽翼日益繁內外蒙蔽傳奉自由一時公忠大臣被讒廢黜誓以去就爭之竟得放還單騎出都門唯二三蒼頭以琴書敝笥相隨家居蔬食布衣蕭疎若寒士居心如水與世相忘無復春明之夢矣恭逢

今上御極臺省百執事交頌公之淸風峻節

上亦素知其賢屢賜奬諭遣官迎召

君臣道合際

堯舜之世而皋陶稷契復見于今日也

欽差整飭徽安池等處九江衛所河道駐池州
河南左布政王　看得故宦吳　兩間正氣
一代孤忠慨時事之日非懷徙薪于曲突
憤逆焰之薰灼代斧鉞于筆端未遂斬佞
遽罹奇冤三木横加耿耿丹心昭日月一
身慘死烈烈芳名耀古今贈卹已荷
綸恩崇祀允協月旦合無呈請詳示行府檄縣
置主擇吉迎入鄉賢祠從祀
崇禎三年二月　　日

欽差提督南直隸盧鳳應安徽寧池太八府滁
和廣三州等處學政監察御史蔡　看得故
宦吳懷賢孤忠天植介節性生觸璫閹而
正氣可塞徼　贈卹而芳名自垂歷勘既
實侑食允宜准置主擇吉送入鄉賢祠繳
崇禎三年十二月　　日

大學士韓爌謹奏爲奉職無狀慙負　聖
恩乞賜罷歸以重政本疏
臣以謭材通籍侍從荷蒙
先帝拔擢
皇上眷存得從諸臣後備員中書參預機務頻
年以來功能無聞愆咎日積即如南北用兵
軍需匱詘不能資　廟略以佐邊籌寇災頻
告徵發驛騷不能軫民艱以培邦本詰戎宜
先營衛而觀兵禁掖無能抒　宵旰之憂忠
直尚稽　召還而栫㯋　朝堂無能回　震
霆之怒於後先多官之斥逐　諭旨出之威
嚴在
聖明振肅紀綱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憂
時深念有失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
封還之懇斯皆臣罪狀之大且著者
皇上釋此不問而徵示詰責札　諭欵列諸事
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
容深辯惟是看詳文書向有綸扉故事商確
有甲可乙否之殊而票擬無左圍右方之豈
伏蒙
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最急甚至諸
臣且奉以從事而臣欲補過無由矣糠秕偶
前極知非據薙除且及尚昧妨賢臣之愚也
亦臣之罪也旬日以來杜門席藁恭遇
皇上聖壽節辰勉出　慶賀拜舞班行不勝隕
越比還私寓昏眩頓增形神不屬跬步不能
出庭户乃知本綿枝竭福溢災生上之所汗
即天之所弃臣即欲凛奉訓辭勉圖策厲萬
萬不能已伏望
皇上亟褫臣官仍治臣罪以爲忝冒逾涯輔理
溺職之戒庶政本以清　國體不褻倘蒙
聖慈曲垂鑒貸俾病㾕餘生歸骨丘里喙息尚
存得以頌
皇仁而祝
聖壽實爲厚幸跼蹐循省罪罰深重恐未易以
邀兹

恩造也臣無任懇天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
士韓爌等謹奏爲遵奉
聖諭事
臣等欽承
皇上屢諭叅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祠頌
贊導諸臣分别重罪擬戍以至削籍爲民開
列欵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爲公而勢非得巳素有才力而隨人
點綴如封疆遼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
議處外若稱頌内稍次前欵諸臣或居位鮮
雄偉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或濫竽備疇栄
之員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詖邪播瑫惡
非爲戎首或階因驟躐稽職掌尚未全隳以
逮專閫建牙品原庸碌散僚冗吏識昧挺持
若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
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槩擬削籍又慮罪輕而
罰重乖 治朝酌量宥過之仁謹依考功洪
不謹例一欵將諸臣並擬閒住另請

上裁如蒙
皇上俯允彼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爲即寬政
尚從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縱稿
項亦荷
恩波共於振惕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
矣至內中軍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
查究既覆思之民輩么麽末品見縉紳尚且
風靡彼敖尤何復深怪又聞上本時多棍捏
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若必行查

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眞正倡謀罔利此地
方官執而治之可無重煩
宸斷爲也再照此舉臣等遵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核程量不敢不平
秉心不敢不虛持義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
聞收括略盡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
惡大憝得竄逃于指視之外
聖諭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眞與覆
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徐[illegible]於世道乎

康之福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
臣不勝激切冐昧之至
崇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具

孫樞輔

公名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登萬曆甲辰進士　廷試一甲二名公博學强記深明經術爲文下筆千言不點竄而自成立身持論不阿爲僉壬所忌幾中以丁巳之察庚申廣寧四潰

熹宗手握首輔衣褏而泣于時遣大司馬王公在晉行邊在晉議于八里鋪築牆百里以限華夷而寧前道高出極力疏陳移山海于永平棄山海以外廷臣恐懼無策論及關門輒汗下舌咶呶呶聚訟然時御史方震孺獨疏請命閣臣攝樞部事特簡公攝之公倡議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驚天下大亂八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廷論壯之公請行邊乃定守寧遠之畫辛酉至甲子每歲開屯八萬九千石草五萬餘束築寧右諸屯堡招徠流移百萬不復知兵革若樂土焉練車騎三十六營得精者凡五萬

諸將較哨邊所斬零級積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公進寨旗者厲之曰凡吾所爲恢復計是雕勦幾何第籍之彙報而不敘故事邊吏零級滿二百五十者准一大捷則恩廕被矣公自損抑如此然八防辛苦奴不敢窺邊三年間奴諜報老憨斃者凡三諸將較又促公代敘公曰不見狄青不報儂智高乎及公被讒去未及一年魏奸始以奴斃封伯爵則公之老成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公領三方布置之命凡登萊永遍薊密皆得巡視甲子冬公單車巡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南樂翻局甚急聞之大駭狝危言動璫曰孫閣部提三萬人馬來掃清君側屬意在忠賢忠賢內顫落膽半夜開宮門召趣大司馬以較尉八人迫脅職方郎云過巳時不還關則督師兵曹中俱不測南樂又大言曰若

世宗朝有此悍臣砍首何待吾衙門中與少司馬互作奸耳十一月十三日午時閣部回關職

方免究而李左堂邦華繆春坊昌期同日投閒矣蓋公見凶鋒莫可嚮邇義形于色曰吾老臣何妨面對剖别貞邪或不到流毒海内抱此救時之略而南樂深恨其入入則熹宗付託之意必回回則時局之機牙必敗故中以危禍崔呈秀劾之李蕃劾之比公于李寢光王敦爲叛云賴先帝在宮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曰故雖欲陷以糜餉殺其家而先帝眷顧不替尚得勒之休致公憤諸賢之駢戮也撰三十五忠傳爲長歎焉

今上登極元年閣與閹妬不容知兵老臣入佐綸扉百計傾擠又中以蜚語及二年冬虜犯薊門倉皇起公領兵馬帥十八處援兵得保通州

時上意頗屬公而閣中不令入仍命督師關門當袁崇煥被逮日大帥祖大壽回關督帥百計慰安撫以大義山海溪而復萃公終不伐責備賢者之言復至以故出將不復入相噫宰相行邊辭安就危本乎誠心施諸大用天下第一流人也

何相國

公名如寵字康侯號芝嶽直隸桐城人萬曆乙
未偕胞兄方伯公如申舉進士試畢即賦歸侍
太翁疾未及　廷試戊戌選入中秘又歸侍太
夫人登　朝幾四十年强半林下即立　朝亦
未期年視事雖身懸　廊廟而情繫慈闈也公
宅心渾厚尤負勝識孝友謙和　朝野推重口
不臧否人物而臧否炯炯衆正仰之如泰山北
斗頗爲羣邪側目甲子還　朝適舉國攻瑺及
攻黨瑺之人魏南洛嚮之于　朝班上指示腹
心曰某某係左某至戚此來是左促以代吾位
者晝夜傾陷因贄于瑺即以擬陞少宗伯突遭
嚴譴焉瑺意未解出春明門時蹤跡行藏欲中
以法公乃翛然策蹇挾兩蒼頭負戣帙敝笥兼
程抵家瑺黨仍遣偵卒密覘所爲於時人皆惴
惴恐因左株累公獨毅然周旋其難卵翊其子
弟此尤人所難者乙丑奉矯　旨閑住公靜攝
山中下帷讀書不問戶外事於是聲望益隆海

內所趨嚮其高標大度也自膺迪簡
帝心戊辰
環召復公原官尋拜東閣大學士欣際
明良一時之盛云

孫宗伯

公名愼行字淇澳直隸武進人爲荆川唐先生之甥文章理學宿有淵源萬曆乙未廷試第三海內咸稱得人登第後更謝客齋居唯以讀書求道爲務塵事毫不經懷人亦不敢以流俗語相溷通籍三十餘年蕭然寒素于故業未嘗增長尺寸也論者謂其淸德近世罕覯累官至禮部侍郎署部事時

光宗儲位雖定而福藩尚涉危疑公敷陳調劑趨令就國隱然有羽翼之功晉尚書

光宗大漸左右妄進藥物俄而晏駕民間訛言被弑公不勝痛憤具疏參輔臣方從哲坐以趙盾弑君之罪議不得伸棄官歸方相家京師允共國柄與厭虓內侍交結磐固黨與甚盛聞公與爲難無不欲剸刃公腹者魏璫得志遂削公職仍追贓遣戍罪案已定未經江南按臣發遣是公久在籍丁卯秋已掛號爲着伍矣而

今上登極赦詔至竟得免戍人謂公誠心至行

天地實陰相之今公道大昌物望攸集行見

明良慶會共贊

中興盛治于萬禩云爾

盛勲卿

公名世承字以烈號匑泉直隸桐城人登萬曆丁丑進士筮仕郎署歷陞秦蜀藩臬　予告歸越數年叙公平播功起靖虜道年餘告歸天啓甲子臺省交薦復起山西左藩行抵界上陞南光祿寺卿新任未履忽遭蜮黨誣入許念欽案内憑空波及遂矯　旨除籍當事者欲結璫歡心百計恐嚇爲直指楊公某邑令陳公某主持眞是公賴以安

聖明御宇復公原職且奉錄用之　旨公意堅臥不作春明之夢矣總之公清純恬澹服尊君少司徒公■庭訓砥礪名節一切干求躁進之事恥而不爲妙年登第即有終焉之志故宦轍所至强半乞休前後居仕路者不過二十年其在樞部清絶一塵所用皆成名將轄蜀藩平播善後皆居首功在靖虜特刱開水旱土地之議請動官銀只百餘兩即拓地數百頃徵糧數百石留抵邊餉損輓運之費不貲上下永利督撫特薦宜及時大用皆不果晉藩留卿之請殊不足酬公勞績乃以左公光斗戚里橫加褫黜噫寃甚矣蓋公相忘于仕進從不以尺書寸幣媚人故宵壬吶其異已捏誣株連非有清明之會幾玷公大節矣茲者年踰八旬强健不衰高臥山林彈琴命弈以自怡悅雖守令終任未得一見顔色曾無隻字干以私望重當時　朝野共仰公則無意于榮名也惟養喜神作出世生涯而已

鄭大司農

公名三俊別號玄岳直隷建德人登萬曆戊戌
進士授元氏令有異政吏賢眞定淸愼康明薦
詳登第兩邑戴之爲眞父母甲辰陞南禮部主
政己酉遷歸德守硜硜盡職當路交薦循良第
一人也尋擢閩憲而復督學本省桃李門牆稱
多士焉庚申叅知浙藩辛酉召入光祿卿轉太
常癸亥拜左都御史甲子遷少司農公愈峻潔
自立不濫交而人亦不敢旁撓者公屢疏請告

不允時逆璫魏忠賢亂政宵壬用事怪公異己
遂指以黨人被黜閑住公拂衣出春明門兩袖
淸風一肩行李蕭然就道都人莫不歎惜而公
獨沾沾自喜爰脫虎口遠小人幸矣秪　國恩
未酬何戊辰
今天子知其淸操謹飭臺省交章頌公眞品當
國家柱石臣起爲留都大司農值倉廩空乏軍
伍嗷嗷公與少司農呂公維祺仰屋顰汗日夜
經營料理釐夙弊謀積逋儲餘粟至數十萬石
可支二載上以裕國下以安士卒兩公力也士
民爲之勒石紀功以誌不朽云

附南庚十九首之二　　豫石

東南民竭矣元氣蝕催科惜以塡貪腹兼之耗
逝波積逋三百萬續命斗升多催檄雖風雨其
如不應何
算緡如市賈數米類倉攢臂痛麈批積心嘔鉢
借難戴星方退公亭午未傳餐
天子焦勞甚臣憂敢自寛

范璽卿
邘江之實應有劉練江武部此固鐵石錚錚寒
潭徹底者然練江好推其先輩范公異羽每謂
同調曰我等何足言如吾鄉范公異羽真奇人
而又化人異羽者即太蒙先生是先生名鳳翼
南直通州人萬曆戊戌進士不就州守改順天
府教授十年始遷戶部主事管南新等倉代趙
大司農上酌放軍糧一疏全各倉浥爛之糧以
六十萬計而軍士無譁大司馬李公霖寰奇之
又江右運艘泣求同鄉大老官京者願撥公所
管之倉以免索勒賍賠之苦少宰楊公止菴又
奇之遂推擇爲吏部復以直言任事爲太宰孫
公立亭所知嘗一佐考功外察主懲貪一佐文
選主登進善類人比之涇陽顧先生云會江南
司官缺公力言于太宰欲以高先生景逸等之
廢弃者起補及公將乞假復力薦鮑先生中素
自代而于時曹貞宇汪霽寰等諸臺省主持清
議公上下議論之力居多時人側目幾如眼中

釘矣公移疾歸里居八年辛亥京察起然評論
至丁巳復爲逆案徐紹吉拾遺夫不察于辛亥
而察于丁巳　國家有此律令否耶會
光宗皇帝登極諸賢拔茅而升奉　詔起改公
尚寶丞尋陞少卿又陪推大理丞公力辭不出
曰吾豈以三公易一日哉于時太翁方在堂公
天性至孝不欲一日離膝下其于一官升沉早
暮泊如也自庚戌迄乙丑歷十七年逆璫魏忠
賢柄政誅鋤正人無噍類璫義子徐紹吉復唆
其門人綦疏論公併孫公淇澳湯公植齋馮公
少墟高公景逸毛公禹門等皆羅入疏令自裁
而公居首遂被削奪戊辰今
皇帝登極日月重光始還公原官而公仍徘徊
溪山留連猿隺未嘗傾非山之移聚爲貢禹之
喜也而海上之亂起公抗疏叩　閽扶振紀綱
不欲開四海倡亂之端乃復忤當事意左袒亂
民逢迎權要屢勘屢駁卒羅織其家奴使李代
桃僵公厄于　朝而又厄于家海內之負冤如

公者指可再屈耶公蕭然一身避亂居白門而
里中父老數千人羣持牛酒詣江南北敦請公
還故里道路絡繹不絕則公之爲德于鄉更可
知矣白狼之民方以公爲麟鳳爲慈父母惟恐
一日不在鄉至于一二奸宄天性好亂此即伯
夷仲尼所不能寢其陸梁者使按法而繩之何
至釀陽羨禍子無窮之禍哉天下事嘗論其大
者鄉紳之武斷世豈盡無然尊卑之閑未踰人
人知有衣冠之尊所以尊　朝廷也一四之夫
可以無禮于士紳而司敗不敢問其勢不至于
凌侮
至尊不止嗟夫世欲窮治夷狄盜賊而不覩其
積漸之勢何以拔本而塞源乎余因傳璽卿爲
之三歎
野史氏曰江以北爲
聖朝豐鎬地近聖者化本天者親其于節義蓋
天性然矣嘉隆之際薛考功蕙諫大禮梁銀
臺子琦忤權相皆侃侃著大節萬曆之初何

其家冢耶壬辰戊戌鍾離則馮先生應京白
狼則范先生鳳翼皆凌霄摩日絕于等夷自
馮先生歿而范先生如脅靈光矣先生在銓
而未主銓其所表見但微見其端倪耳然龍
泉太阿匣露微光已不可迫視使得竟先生
之用其陸斷犀革水斷蛟螭宜何如耶今江
北清議所歸正人雲起遂爲海內一時之宗
所爲守先待後者誰之功耶祭川者先河而
後海弇州先生所云篳蕗藍縷范先生倡明
正學之功安可泯泯也哉

壽春方震孺撰

倪給諫

公名思輝字韞之別號實符直隸祁門人登萬
曆丁未進士授太常博士公夙慧蚤第廉謹自
持忠君愛國之心根于天性甲寅考選戶科給
事中辛酉補吏科侍
經筵巡視京營清操著聞
朝野欽服時姦媪客氏逆璫魏忠賢相比亂政
表裏爲奸阿附成風公獨抗章首諫以觸妖狐
遂矯
旨降三級調外任福建按察司知事隨有王侍
御心一亦疏論客氏直公爲國苦心尋亦降三
級去甲子
聖[illegible]軫圖特
旨賜環復公原官陞大理寺左丞晉本寺少卿
奉使　德藩謝絕饋遺蘇恤驛傳行碑頌德轉
南京通政九月循資會推並通政逆璫忌公敢
言直諫竟坐以門戶削奪公歸杜門謬子蕭然
一室與世相忘於時璫勢日熾網盡忠良公惟
知悟退四虛危坐靜聽欣際
聖明登極鋤逆誅奸復公原官給還
誥命旋中外公薦臺省交章屢奉
明旨頻與會推方將被
新命而起公乃猶然骯髒高臥東山清風滿握
布素自怡世之有識者咸重公有陶謝之致焉

吏科給事中倪思輝題爲鳳曆新頒恭繹
惟恪敬進信之一字以奉　天道以光
聖德疏
臣叨列班行恭逢
皇上頒曆天啓二年大統新曆一時大小臣工
靡不歡欣手額以爲萬年有道之長始基于
此政教授人時釐工熙績之日也顧臣聞之
四時不忒昊天所以成化也巽命不易王言
所以如綸也故曰人君之令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誠重之也
皇上英明天縱納諫如流頃從臺省諸臣之請
奉聖夫人客氏擇于九月二十六日出就外
宅則于　簡命之曉示者已較然如四時之
不爽矣乃未一日而復有時常進內奉侍
之　諭是天有不信之時而君有反汗之令
也臣下思之不得其故夫客氏奉侍
皇上朝夕勤勞則加恩優賚亦不爲過以十餘
年親事左右者一旦離而出外回想平昔之
啣之思調護之勤自非人情焉得恝然不一
動念但帝王之家法與士庶不同既已出外
勢不得復召入內　宮禁清肅之地令一保
姆女流突然而出突然而入勿論觀瞻不雅
物情疑駭而以繼離出震之
君九重尊嚴之體戀戀于阿姆而柔情難割
中肓易營其何以垂青史而肅家法也借曰
宮闈保護有
中宮在偕

兩宮之淑慎侍
一人之起居自然雞鳴有警琴瑟均諧飲食服
御之際諒能調適中節無煩
聖慮而何必一客氏溷列其前並令其側也夫
皇上之待客氏也賜之爵號錫之土田亦既厚
矣無以復加矣即于日昨出宮之時傳聞覩
從之盛裝飾之華揚揚長安道中車如流水
馬如游龍真不減濯龍門上亦可爲炫燿之
極恩澤之後矣

皇上倚一時精鑿不能釋然于懷則歲時伏臘
遣一二中貴問遺存慰亦無不可而務恭一
念尤望
皇上從世大孝用之于
慶陵勿用之于客氏以啓外廷猜疑之端開近
習干預之漸則
皇上所以富貴之者政所以安全之幾微之際
聖人所謹臣愚以爲特常入內奉侍之
旨斷不可不收回

成諭也況
皇上大婚已叶封疆多虞伏願齋精葆和早發
麟趾之祥以應螽斯之慶清心寡欲不䟫聲
色之娛日惟圖史之覩而于講學聽政之暇
與輔臣儒臣部院大臣講求天下理亂之故
戒伐馭虜之方庶四方之人心知
皇上敬請國治而河西之塞卒亦感泣
皇上無時不忘鉅鹿意也伏乞
皇上乘此首曆新頒之時法天之德以剖姑息

之受守四時之信以重渙汗之頒則所云與
國人交止于信者不專美于文王矣然臣愚
尤有說焉蓋萬化之原政事之所從出故
居宮之一言一動關千里之應違召
天地之和戾最不可不愼者莫不原之近在
朝廷而輔養之責在大臣乃今請寺之怙權
命寵不聞封還詔書而閽門之紫氣已近黃
扉尋常畏之彈文先被嚴罰京卿之愛護畏議
不聞附闔思過而虛應弓旌無禪君德之成

敗積生枝節恐使言路之撓廢不知于大人
之正已而物正者何如而安望其潛移默奪
堅收格心之功也臣非不知
聖衷淵注敢爲激聒以取罪戾但惟其言而莫
予違者非
聖明所宜有而事
皇上有言不得不甚至責以少效犬馬之私祇
許臣忠愛之忱也伏惟
聖明鑒察採擇施行臣下情不勝惶悚懇切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

王侍御

公名心一字純父別號玄珠直隸吳縣人登萬曆癸丑進士選授行人奉　差出入京華不煩驛傳不受餽遺以廉謹　聞天啓初拜爲江西道御史執法　廷諍有折檻風時姦媼客氏與逆璫魏進忠相爲表裏矯　旨亂政請封邀賞傳奉自由中外疑懼

熹廟寵信加以特恩異數逾于開國之列公每

上言乞裁抑之云今日

聖意當念遼左將士勞苦宜先慰䘏乃鼓激其氣攝服其心以得人人自効爲安邊之計若婦寺侍衛微勞只須優以金帛慎勿賜之茅土亦不得先宮中而後疆場也時有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等疏論客氏致觸

聖怒竟以落職被譴公又極言申救之於是媼璫者咸畏忌矣遂嗾當事僞擬矯　旨降公三級調外任去歸未越歲而又被黜矣公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課子爲事甲子緹騎四出吳楚爲

甚里閈謠傳某當逮矣某當逮矣訛指公繇是
惴惴朝夕虩愓凡以言獲罪者皆不能保此頭
顱也足不出戶食不下咽但危坐靜聽聲息耳
迨丁卯秋逆璫事敗蕩内正人始得貼席以享
黃髮餘榮隨荷
聖明召起公復列西臺甫一月而三上疏抗籌
時事有裨
聖政悉採錄焉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懇乞 聖
明垂念東征之苦以義裁恩疏
臣聞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
漢光念戰傷之將則代分子女之憂宋祖思
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激勸
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
士拋妻棄子披露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拔道
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
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卹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
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倖見 明旨一則曰
奉聖夫人客氏保護効有勞績着戶部速行
擇給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再則謂
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 陵工告成敘
錄在内一例
上心獨以私恩爲惓惓者微臣苟可將順何敢
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朝今臣畏罪不言
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大臣不敢也夫當此
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羣靈幾
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專在朝廷臣恐不
諒者以為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埸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
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東征
文武將士聞之以為吾屬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徼
聖衷之眷注重天語之叮嚀毋乃解其體而
灰其心乎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卽客氏
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如一彰
聖諭加給土田明示敘錄流播聽聞姝傷
聖德又况
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
强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未宜
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
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疏中
大帽短衣幾同兵子泥頭土面有如塑人等
語臣深為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手書
有云自來無逐萊艸而居之按臣惟有勠力
行間身先羸卒期熱血早灑以謝知己而已
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
賞裁左右之恩特發明旨遣使齎金急乘
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朕臥薪嘗
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
如此則三方將士皆如挾纊投膠四衛人心
罔不瞻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
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顧小而遺大臣愈不敢也用是昧死干
瀆
宸嚴臣一念狂愚不知忌諱惟
聖明矜察
天啓元年九月初六日具

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客氏護墳地畝前已有
諭念係阿姆比別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
激聒其遼東文武將士披露眠沙朕豈不惘
念發帑犒賞隨係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
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
諳大體姑且不究

江西道監察御史王心一題爲忠言可味
懇乞　聖明俯諒言官之心以維一體之
誼疏
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幸愼夫人與皇后
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御愼夫人坐帝怒夫
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愼夫
人爲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
小臣戇直乃爾文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
亦謂其心主于愛君原非有他不如是則人
主之過失無繇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
者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奉聖夫人客氏
其心不過謂
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
益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　朝廷而已尚不
如漢臣犯妃匹之嫌有御坐之戇也不意有

干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衙門已有公疏申
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自可無言但臣伏思言者一
段苦心積慮不透徹于
皇上之心恐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
而天下亦與俱危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
嘗譬言官之有言猶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
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藥苦我則
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
人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
名之有言者多適以表我之能慮聽者直適
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舍己從人頌成
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自有而以其名予臣下於是世始得指
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
於是愈苦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
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 旨以爲非
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爲一體中
外不必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
否人人異指故疆埸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
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正宜通其血脉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節節呼應何憂
天下之不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羣臣
苦諫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遂至滅禍唐室大約佞臣之言往往類此不
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
兩科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
家事視國忠于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君如子事父豈不知
從諫可以取權矯拂易于獲戾但事有順則
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

君父之餘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
也伏願
皇上諒其樸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今後凡有
章奏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苦口之辨一
一不礙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
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已就見臣同官馬
鳴起
聖孝以纘述爲大一疏已荷
天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眞不世出之
主舍己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
不可爲成湯亦在力行之而已臣愚不勝祈
懇
聖意融回環召二臣待
命之至
天啓元年十月十一日具

奉
聖旨屢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
本内引用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倪闇卿

公名應眷字申之號吉旋直隸桐城人舉萬曆丁未進士始令上杭清慎廉明慈祥豈弟仁善自化而豪强詟服于今稱眞父母焉甲寅考最選入西臺彈劾不避權貴然於重陰積霧中直披根柢舍狐狸而問豺狼于是羣小側目衆正始安迨三案聚訟公時出正論主持之會逆璫擅權知事不可爲矣借差歸里若將終焉而前所糾斥者悉起爲逆璫入幕之人遂嗾奸黨某指同年左公光斗爲黨而削奪矣毒心未快仍勒名要典欲中以奇禍事且旦暮發幸天佑

社稷

今上更化而璫黨盡殛

環召正人起公南太常寺少卿尋

誥命尋陞太僕卿而宇内欣欣瞻望其風采焉

名公翰藻　卷十三

文殿撰

公名震孟字文起直隸長洲人登天啓壬戌狀元公爲孝廉三十年清標絶世物望所歸及第後海内卽以文文山忠節期之會言路有攻訐鄒吉水媚璫者公首疏斥之璫怒幾中公危法賴韓盛二公力救僅落職回籍尋以逆璫嫌隙廢黜編氓時有危言浪傳公神氣恬夷言論自若入竺塢山讀書賦詩灌花蒔藥蕭然有塵外之致四方韻士負笈過吳門競欲望見顏色屨盈戶外公惟獨坐一室弗與妄見竟日繙閱舊業但焚香啜茗淘矣當今清流第一人也詩文盈尺不暇校舉秪附除夕元旦紀事言志諸篇以見公之高致云戊辰言路交章共薦

聖天子特起爲侍讀公尤高臥更踰歲始出山

明良際會行且翊

中興于萬年矣

封事見後

附詩六首

甲子除夕

喜見春回在歲寒物華無語靜中看梅因地冷枝猶凍鳥以人幽歌每懽叢桂向能招隱士高松何必避秦官青山糊點還須我谿可名愚谷可盤

其二

誰能送歲不新篇作者如林孰可傳多半江南嗟賦斂大都遼左歎烽煙或云世局真環轉共指民生似磬懸我但一樽酬令節懶從風色卜來年

乙丑元旦

又隨雞唱尾羣紳也作階墀拜舞臣 絳闕三年簪筆夢滄江萬頃浩歌身開雲恍見扶桑日聽鳥疑聞上苑鶯淪落于今何所願乾坤同領太平春

其二

拍樽狂倒醉親知共喜年華沉酒巵領略光天無妄想破除塵界有新詩厭迎帝笑休觀劇懶問輸贏不看碁斜日半窗香一縷百般時鳥賀春枝

丁卯除夕

芙蓉寫帶蕙爲紳且與 清時譜逸民一歲風波驚噩夢 兩朝天意見 王春景同怖鴿惟皈佛跡學潛虬未敢神笑語兒曹須起舞樽前難得太平身

戊辰元旦 崇禎元年歲朝立春

元年元旦正元春 主聖如天百度新日月光

華瞻 盛代江山安穩着畸人掃門未解供嚬笑啓事寧容到隱淪飽弄煙霞三萬頃漁歌樵唱報芳辰

戊辰除夕

留得餘生戴 聖君七年高臥動星文諸公衮衮誰青史一士悠悠尚白雲歲月謾誇烏兎捷漁樵閒話觸蠻紛中宵自度昇平曲恍似咸韶帝座聞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奏爲　國步甚艱
聖衷宜啓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
杜亂源疏

臣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于燎原矣奴賊兇氛正熾闖虜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爲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復虞恇擾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兵餉惟聞瘠痍溝壑之堪悲慼地

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眞大小臣工勠力同心寄膽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郎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悞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無愁猶異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悞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振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卽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
皇上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苐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臣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奏其部知道則其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悉而聽焉與輔弼之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卽在廷諸臣亦且可以見其才可以徵其氣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外者亦與

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
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秖畢朝儀
安取此鴛行豸繡横玉耆金者爲也　經筵
日講　臨御有期于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
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敍文辭苐如蒙師之
誦說無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臣聞
祖宗之朝
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
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
照懷奸挾術既無竇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
無緣可以蒙蔽若僅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惓
跛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秖成故事
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昭融退入內廷而
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是于中涓常

侍之口類夫
大君照臨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則豈若輩之所能解於是無
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　中旨之傳宣
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乃致諸藩之停
封　恩膏久壅國彝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
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
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披根護善類者
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
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于無
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園而
撫臣坐視竟嚴譴之莫施毎事傻柔何以成
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
總憲鄒元標行矣僉院馮從吾杜門矣首揆
冢宰相率而請去矣此皆
三朝慭遺而一旦以講學之故使俱不得安于
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
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

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頃尚書王紀
削籍歸農彌增品望策蹇出都人謂快于馳
驛破帽蒙頭人謂華于蟒玉今諸臣被道學
之名以去其貴且甚于三公九卿也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唯此爵祿名號而至
使角巾尊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
邪風鼓煽國是混淆此尤隱伏之亂源統祈
皇上之洞察臣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

非以挑爭辯但念世受 國恩叨蒙 寵拔
目擊時事阽危人心玩愒每自當食長歎中
宵涕零治亂消長統繫
皇上一身故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 省
覽稍見施行臣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
矣
天啓二年十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 見鄭下

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
司經局事文震孟奏爲 講筵已輟臣忠
未攄謹剖微忱仰祈
聖鑒疏
臣一介書生悮蒙
先朝拔擢感激 國恩矢圖報効疏觸逆璫卽
時貶謫林居五載削奪復加恐愓憂虞幾無
死所幸
聖明御宇日月重光 詔起田間還之史局叨

侍 講帷又經一載臣每當進講之日輒焚
香告
天願一言半語獲當
宸聰期畢涓埃仰酬 恩遇而才智疎淺啓沃
無能竊謂
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
爲實用反復開陳未嘗不與時事相關切也
臣竊見自逆奴匪茹
聖心焦勞綜覈事功須挈綱領刑法嚴峻猜疑

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于君使臣以禮章勑
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姦酌用舍尤
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
罰未明今虜踞遵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
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着着無備棼如繁絲
絶少成緒故于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
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
祿能必當其官信小人者失士也見羣小合
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

聖意持之甚堅而姦黨圖之愈急故於子語魯
太師樂章願
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而曰一音雜而衆音
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蓋天下容有
無才悞事之君子而必無懷忠報　國之小
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
奥援而思辨雪矣消長剝復之關甚可畏也
又見吏部尚書王永光身爲六卿之長獨蒙
皇上眷注而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簸弄　朝權
擅行私臆故于甘誓章言戰勝攻取非獨左
右之恭命尤在六卿之得人而曰用舍不淆
于倉卒則　國是定而　王靈暢威福不假
于信任則神氣振而敵愾揚大抵皆爲用人
之人發也又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狠
發念必欺而飾之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
人皆知盧杞之姦邪而咸畏林甫之岸谷故
以年例大典而變亂
祖制以考選公典而擯斥清才舉　朝震恐莫

敢訟言臣下雷同豈　國之福乎故于五子
之歌章言識精明則環而伺者無所售其欺
心純壹則巧于中者無所投其隙臣故知
皇上天縱聰明必洞燭其情不爲所借猶爲此
語者則憂治危明之極思耳其他若盡力贊
襄恪恭官守捐軀徇　國納諫批鱗精忠報
主赤心任事選將練兵信賞必罰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誠見于今　國步方艱夷氛正惡大
小臣工當爲在山之虎豹不當爲處堂之燕

雀當爲朝陽之鳴鳳不當爲抱葉之寒蟬當
視　國如家除兇雪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
呼朋此臣一念孤忠根于天性九死不回者
也然臣之自爲謀則已拙矣官非省臺身無
言責優悠清華循資上進豈非便計而感憤
時事痛不能忍亦謂臣今日餘生
皇上所賜仍欲以此餘生仰報
皇上不以數年摧折變其初志耳羣謀方熾首
攖其鋒此疏一出豈有全理秋日　講期自
不能復聽
天表稍獻微忱矣然使蒙
皇上因臣之言洞然省察内除姦佞外攘夷狄
恢弘大業聿奏　中興臣雖得罪有餘甘焉
崇禎三年五月初八日進十一日奉
聖旨文震孟講幄敷陳寓規時事知道了所指
呂純如慘殺名賢藉援求雪及年例變制考
選擅才等語還着該部查奏明本後失寫日期
着照填補行該部知道

賤疏蒙
震孟甫入仕版即見要人交結中涓之迹外
内呼應有如桴鼓每自發憤思拜疏者屢矣
抱老成之識者恒戒以新進不宜多言奏成
復毀且至再三至秋冬之際逐名賢興黨議
勢將燎原欲昌言以遏邪謀而身非言官抨
擊非體乃借　朝講發端中含譏刺俟其相
復而後暢言之於十月十八日奏進適
上有皇女之慶未入
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某給諫者已具疏相糾
矣更有善謀者謂此人立朝未久無可彈射
且味其語氣非縮朒避禍者不如仍以　内
旨處之二十五日宮中喜宴爲偶人之戲宴
畢魏璫進曰前新狀元文書以偶人比
萬歲殆不可赦
上曰渠言云何璫對文書中所稱傀儡即偶人
也
上又謂何故比我若是醜耶璫又對渠見

萬歲身材短小奴婢輩朝夕扶持上下金臺遂
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八日　講
筵說書畢瓚傳
上語新進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躬與杖八
十時首輔福清葉公向高在告次輔蒲州韓
公爌應曰今年新取文震孟首多士海內方
慶得人且
皇上首取士豈宜遽加摧折瓚云旣
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此蒲州云
渠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爲盡忠耳瓚
云比
至尊于偶人可謂忠乎蒲州云疏中語意自明
何敢指擬
皇上瓚辨論不已聲色愈厲蒲州云此大事諸
講官俱來一言上饒鄭公以偉進云震孟家
世忠孝卽宋文丞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瓚曰誰爲文丞相非今三忠祠神耶衆曰
然而潼關盛公以弘慷慨云邇來新政惟首

取得士快人意耳今必欲處之卽　朝廷亦
非吉祥善事我輩尚當面奏力請瓚云若更
面奏便着錦衣衛拿了比
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閣票罰俸一年　中
旨改批云云一時論救者頗多而福清公尤
痛切震孟因欲補外職自劾吏部不可乃歸
歸林後凡有　旨申飭必以震孟爲首蓋諸
奸所以中于瓚者不遺餘力必欲殺而後已
丙寅歲有周忠介公之事捃摭百端閣票所
擬巨魁蓋明以相指也適有天幸獲免至冬
復有顧同寅事馬牛不及煆煉成獄厠名其
間已有　旨逮矣不知何緣中止僅從削奪
冢宰猶指賤名語瓚曰此人非可留者瓚乃
大書其名揭于座屏丁卯六月復將尋釁忽
訛傳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瓚因使兩騎
至蘇偵其蹤跡兩騎復命而朝事已變乃得
剩此餘生復瞻
聖明之世也其冬方議起廢有一御史復指賤

吉仍回道管事益璫猶姑爲寬假以冀招徠公屹然不動迨　題差巡視京營遂有另推來看之　吉彼眈眈者顯示河魁在握予奪榮辱反掌間公漠然終若不解其意者及　題差宣大竟矯　吉削奪矣公自省方恥爲效顰已拚一官謝之至此而甘心順受曰固也吾日夜以望譴之及也公再入春明秦人已摘瓜抱蔓惟公碩果不食歸然若魯靈光時方倚之爲砥柱迄于不免去國一身高名千古海內識與不識孰

不想望其丰采彼冰山見晛之後森森與槐柳俱列者今安在哉風雨晦冥而不改其度不容然後見君子 升 於公三復斯語矣

鄭太史

公名鄤字謙止別號峚陽直隸武進人舉天啓壬戌進士公少穎悟過目成誦髫齔時知名世貴盛然嗜讀書好折節東南名士爭重之十九舉于鄉迨第禮闈入史館才名籍甚董宗伯玄宰評其制義直繼王唐公清方英特不肯徇格套時王司寇紀以劾客魏被削策蹇驢出都公賦蹇驢行送之一時傳誦吉水鄒先生時引講學曰吾畏友也入館七于日會文殿撰震孟上

書浹旬不報時傳中外有線索交關公慨然抗疏直陳留中及內降之弊疏引權璫煬竈姦輔藉叢語有摘之以激璫怒者幾不測值講筵諸老申救得落二級去公歸益閉門著書忠愛惻怛恒見乎詞村居却掃江左人士望之有天際眞人想獨于諸君子之逮也皆周旋無所避邏卒偵以報璫會六君子同死詔獄獄生黃芝六葉燦然爲獄卒所駭公爲賦黃芝之歌詞聞都中璫怒甚而公父振先曾任禮曹首劾山陰朱相

名言云此人非可起者因有不簡之說盖震孟七年湯火萬種迍邅摠繇此一疏然而不自悔也惟是空言無施不能稍報　國恩萬一以爲深歎若謂沽敢言之名樹先見之幟則主臣雖夢寐所不敢出矣

震孟以十八日拜疏後五日尚未奉旨孟謂言而不用或遂譴責無所不可奈何以小臣故稽留中之漸乎遲十日　旨不下當再補牘耳同官鄭君鄤曰此須他人繼之即于二十四日入奏以揭致禰清公公云文疏非留中直忤內意將有處分以皇女喜筵未竣稍緩耳越四日遂同謫

馬中丞

公名鳴世號岫旭陝西武功人登萬曆丙辰科進士初任山西洪洞縣令凡五年操比懸魚惠同馴雉去後四民謳唫思慕建祠肖像祀而祝之刻有仁民錄口碑錄萶兩枝五袴之謡迄今如一日也以治行卓越徵拜山東道御史旋以請急歸時魏璫方竊弄威福楊左諸君子羣起攻之公在山中讀邸報輒爲髮指甲子年入都陛見之日正目睹昌言諸大臣紛紛削籍每仰屋長喟奉命代狩東省璫勢欲絶倫炙手可熱撫按大吏爭借題獻諛參天配聖罔不極口揄揚如漢廷頌新莽章滿公車相知諷公貿人猥較奈何獨違衆以捋虎鬚公咲而不應孳孳察吏安民職掌以外語不及私絶無一字相通問饋先是公巡視　皇城工部敘　大工疏首列公名內用硃抹去功而不賞璫已識怒待之矣公詢之政府晰其底裏意考核疏上必處分及奉

君十二大罪浙人多怨之方逆瑺播虐徐大化
劉志選皆故相親暱爲瑺乾兒擅政拑公爲黨
魁丁卯遂織入顧同寅獄詞削奪永錮公避禍
爲訪道之遊登廬阜越嶺覽羅浮諸勝芒屩道
裝人不知其爲埜陽也

龍飛之始諸護瑺局者力扼公扼者旋以媚逆
敗乃奉
旨環召而扼之徒意猶未巳然無如公論何則
仍補公庶常李侍御長春疏云博聞强記之鄭

鄤人豔稱江南眞學士者三月庶常七載廢棄
郎不破格優擢奈何猶不與以應得之編簡受
傳習于同咨等趣承于後輩事體之大乖錯者
也適丁外艱躃踊幾絕端居讀禮日侍太夫人
側不復一通貴游盖公遂若無意于世道者嗚
呼如公者其可無意于世道也哉

黃芝歌

我聞中散長吟後靈芝不肯煌煌秀胡爲乎來
圍中扁夏至陰滋蓋其候一枝兩枝徐裀湊純
坤成數意乃究瑞氣所鍾神物就下爲河岳上
爲宿色正中黃神之祐天心有在愚者詬似菌
當門義致寇狐狸鼪鼬踐蹂茫茫杳杳何足
叩靈根秉瓲匪輕茂繁花空與雕欄簇腐草欣
欣非我族倐然挺出人間有寒芒熠爍光雲繡
榮枯傾刻寧不壽根浮葉落中無疚優曇一現
眞奇遘如鳳皇鳥騶虞獸巳矣白今無馨臭瓊
臺璚宇居還舊我所思兮商山岫商山莫莫流
水瀏天空誰和松風颼東園綺里清音奏曄曄

瘵饑吾所授相將散髮仍披袖馴馬高蓋危且
陋盍歸乎來唐虞宙

翰林院庶吉士鄭鄤奏為　聖治方新昌
言當採懇乞　聖明早鑒留中之弊以塞
亂源疏
臣蒙
聖恩讀書中祕歷觀往古興亾之轍循覽今日
理亂之幾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擣頃見脩撰
文震孟疏私慶有為
聖主忠言之入意
皇上天縱聖明必將逖思深悟立見施行矣乃

候　命浹旬未蒙報可臣竊疑之臣惟章奏
之批答官府奏交之腠理也或朝上而夕下
或夕上而朝下則　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
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竄近
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寢閣而中有不可知
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　留中之漸也留中
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弄
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輦轉圜之義又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奧之奸有識寒心未
得所謂攷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廟時蓋因權璫之煬竈在
神祖時則係姦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始旦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
不可知者也國家之患其始皆起于不可知
及其可知則相顧歎息而無可如何矣方今

時事日非疆場多故中原有狼豕之突當關
無豺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力猶可
施而留中之事症候微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歷稽史冊凡召亂
之端有二而今皆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
降之屢　旨用以頻斥大臣其機關使人駭
而留中之一綫或以陰滑
聖慮其徑竇使人疑清明之　朝豈宜有此語
有之其微易著也其未兆易謀也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職初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
見留中爲治亂所關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略陳梗槩伏惟
皇上亟賜省覽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天啓二年十月廿九日具題奉
聖旨

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
倡優藐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
違厲黨護同鄉窺探上意本當重處念朕首
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輕俱降二
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湖廣道御史馬鳴起題爲 聖孝以繼述
爲大 明旨以禮法爲經懇祈毅然立極
作 天地萬靈之主虛中轉圜慰中外臣
民之心疏
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蓋天以君爲元子則君必
當以天爲大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
食之祿曰天祿宣乎口者曰天言垂于世者
曰天則有所賞賚曰天恩有所儆斥曰天罰

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怨中正自持乃
可以齊家治國稱肖子焉若人臣之事君也
戴之如天戀之如父莫不願其修身齊家相
承付託之重對越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
良以分義莫逃感恩圖報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移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鳴
憂惶靡措及榮登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
慶 神明有主兆兄

聖孝繼述睿智夙成又莫不懽呼舞忭共慶奕
葉重光今且五年于玆矣古者十五而志學
謂其成人伊始亟宜修身齊家以爲治國平
天下之本甘見
聖諭擇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氏
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
出宮去訖午膳至晚逼未進用暮夜至曉憶
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寧朕頭眩恍惚以後還
着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不得煩激
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 臣 捧讀
未畢驚惶無地凡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將順
以貽
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𤰞謹微勞孰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念痛心幾傷
玉體之和試思
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何如珍攝至諭諸臣不
得煩激是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未協輿情煩激所
不免者蓋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
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情在廷諸臣豈不謂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酬也錫以一品之名號
加以第宅廕其胤子則酬不謂不厚矣若謂
在內乏調護之人也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
裯之好左右朝夕不可謂乏人矣乃客氏者
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召戀戀不忍割使絲
綸拂經喜怒乖錯豈所以令天下後世者也
臣 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
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簡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
之家禮法自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
之防　紫禁邃遠保姆何人乃輒輕爲出入
非所以肅　宫禁之防也不便者二夫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
女德難終婦態不拯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
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宫闈動定原非外
廷所能窺測然弓影無傷生疑鼓鐘時聞于
外近習權璫線索易透涓涓不已將成江湖

不便者四今之出入外廷以爲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爲無傷怒其沽名而罪之書之史册謂
以一寵婦之故相繼逐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關内旨切責閣臣不
力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
不便者六此故微臣欵欵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冲夫臣下而敢欺
爲天下之大戮諸臣奚敢自犯至幼冲二字
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
聖作物睹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發帑無留
難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加
焉况在事以來覩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
矣奚可以幼冲自命而罪下臣之敢欺也

皇上以宫闈爲重以繼統立極爲主斷絶小恩
勿狃于喔咿嚅囁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
怒愛憎之私將
天地
祖宗實式靈之豈特大小臣工共沐高厚已哉
臣無任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
天啓二年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遷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
有何干預本内線索字樣指何事件是何主
意且屢諭已明馬鳴起如何故不遵承又來
掇拾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從
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周給諫

公名之綱號冲白河南商城人舉萬曆甲辰進
士授山東濟南府推官調廣平清慎持平執法
無枉無縱兩郡頌聲藹起甲寅選入諫垣侃侃
直言立　朝正色借箸伐奸霜飛梧掖
熹廟登極以侍衛東宮寺人襲廕濫甚公切憂
後日此輩冒濫專權之漸焉急欲具疏裁抑而
商之兵曹皆猶豫不果乃請之大司馬某尤未
能裁決乃于會議一司官云査照

世廟時黃錦例然亦稍留畏縮公卽閱　大明
會典遂引例特疏於是事定無敢越
祖制以此魏進忠暨諸監及姦姆客氏等皆銜
之稍斂戢焉甲子公奉　旨偕陳太史子壯較
士浙闈已　陛辭適楊副憲漣疏列逆璫二十
四罪衆　朝閧動羣起攻璫公遽草疏力諫諸
僚衆沮公云已奉差出何得又上言事勢非所
宜且違其　旨矣不思前逆其封廕怨猶未解
今復益其怒耶若出矯旨卽改其差而更罹其

罪禍且不測公曰今璫逆惡貫盈不久自敗者
吾豈畏而不言他日何面目立于　廟堂之上
以負臣節雖改差罹罪吾亦甘心也乃具徵臣
今已陛辭權璫終難緘口疏上公意謂遠禍整
衣危坐靜聽處分而若　天佑者竟留中不報
趣入浙矣時各省直試題多逆合璫意者而獨
閩楚江西山東浙江五省指斥中官語甚警策
於是甯壬媚璫借以為贊而嚴譴四省考官皆
奉削奪之

命浙闈猶未及公曰同奉　旨試士而四省居
美名若吾兩人未蒙擯斥世人皆以吾為小人
也豈可具鬚眉偷生于天地間乎心懷慷及旦
夕靡寧乙丑掄資陞太常正卿公頗不安而陳
太史于十月間借他事被削公即請告遄奉
命問佳公清脩恬退方遂初志杜門著書教子
課文欣欣若三公不易焉
今上知其清忠亮節召復原官忌者畏之尋遷
留都光祿卿公于升沉[illegible]置度外云

兵科右給事中周之綱題為世襲原關
國典　聖恩豈宜濫加懇祈
皇上慎重　綸音無輕傳授以杜希倖疏
竊惟　恩賞者　朝廷之公典而爵秩者尤
國家之名器況于廕襲且子子孫孫代受纓
組之榮坐享富貴之極非有軍功不得輕予
祖制昭然無論文武內外罔敢幾幸以奸大典
亂名器然後仕路肅清而法紀森嚴誰復有
遺議者昨臣等辦事該科接得兵部一本為

欽奉
聖諭事因跪捧　敕諭讀之于奉聖夫人客氏
司禮監掌印秉筆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
等太監梁棟王朝忠等原廕男與原廕弟姪
人葢衆矣或錦衣衛指揮僉事或都指揮僉
事或正千戶管事或實授百戶俱准世襲給
與應得　誥命則官級亦綦崇且顯矣臣仰
見
聖恩之浩蕩固不靳于　掖廷左右之人又知

諸監之遭逢冀綠延于簪纓世代之遠可不
謂　特典殊遇哉但
聖意之眷縋者不過皆因其勤勞敬慎贊襄多
年耳夫鞠躬盡瘁臣子常分諸監夫獨非臣
耶雖
主上寵顧逾涯不恡金吾世爵以酬帷蓋之勞
然遠稽
祖制非有功多血戰積高汗馬而驟加以纍纍
世胄不惟拂制亂常亦且駭覩驚聽雖偶昵
于中情亦
聖心之所默默不自安也在諸監仰荷
天恩固自謂功懋懋賞亦何辭于廕襲之常獨
不思蟒衣玉帶貴享已極而必欲其子弟金
緋交錯奕世煇煌非惟知止知足義當謙遜
究且怙寵過驕宜思令終則亦諸臣之所當
長慮却顧也若黃錦事例其弟姪黃銹黃澄
在
世廟時以東厰緝捕有功准廕錦衣衛指揮使
加陞後于
穆廟時雖以　特恩黃錦王本並馮保等廕弟
姪錦衣千戶果否襲職後卽斬然無餘矣無
論其遠如
神宗之踐祚僅十餘齡不更幼冲于
皇上乎當時之備位局監護侍　宮庭者不聞
酬勞而有襲
神宗之御極四十八年不更多歷年所乎當時
之卽有便嬖當前似無傳陞者亦不聞旣廕
而又襲若今日濫觴一開曷其有極且復使
之管事秉政儼然卽眞非所以遵
祖制傳後世矣且考　大明會典　皇親及內
官家人傳奉陞職者襲替俱減革又兵部題
准內外文武子弟人等或以技藝勤勞傳乞
陞職實與邊功無干者襲替之日查革皆奉
神廟明旨依議行載在邦禁條例可覆按也煌
煌
祖訓燿如日星與其裁易于彼孰若愼重于先

之爲愈耶況
皇上固動必法
祖者倘刻印刓印撤回　成命固
聖明仁孝之心見義之勇即不然諸監亦皆小
心愼畏不肯自後于呂强張承業者肯力請
于
皇上曰吾儕小人何敢以子弟之祗犢而濫
朝廷之世官毅然力辭以成
皇上之令名一段盛事傳之中外不尤愈于諸
璫竿頭玷忠謹家風哉臣等小臣也雖一念
赤忠期期不敢奉　詔所賴以挽回
天聽者惟是濟濟大臣昔眞宗朝宦者劉承珪
以端謹事上病時求爲節度使眞宗促受之
王魏公且執不從曰復有求爲樞密使者何
以應之故遂中止今大臣自能補牘格心力
爲中寢又無待小臣之嘵嘵也臣不識忌諱
何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近侍官敘勞廕襲原有舊例着遵勑諭行
不必執爭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周之綱題爲微臣今已
陛辭權璫終難緘口懇祈
聖明毅然一斷以消隱禍以快中外聽聞疏
臣以資序承乏試差半月以來杜門戒裝初
見左都御史楊漣以鐵筆赤膽參劾魏忠賢
纍纍多款尋而臺省交章白簡山積臣不勝
額　天慶幸曰忠賢手持　太阿口銜　天
憲逼
上膝下貪縱已極竊恐包藏禍心已明明有爲

振爲璫之漸今鬼神不遑實假手于憲臣以
聲言其罪迺滿　朝臣工如鷹鸇之逐鳥雀
無不欲寢處其皮而爭啖之此正　國家之
福不欲貂璫權倖滋蔓于
君側亦
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効有此大小臣工同心
瀝血搢擊奸邪不可謂非漢廷汲黯也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知公論之難遏而故爲切
責以箝臣下之口亦豈不知忠賢之兇稔而

故爲優容以釀肘腋之亂無亦搏虎者不欲
其急揚湯者先止其沸而徐爲剪其惡乎不
知天下事端倪未措猶可收拾至于形見勢
露瞋目視人真如鷙已張爪而又假之翼犬
已露齦而又投之骨必且遮日冲天橫口噬
人嗟乎遲矣忠賢權倖
人主富傾敵國其氣焰衛力噏吐可以成風雲
呼吸可以變霜露一旦滔天之惡滿盤托出
豈遽甘心于衆矢之攢身而不求爲吞舟脫

網計者彼方眈眈懷叵測之心
皇上且煦煦有難割之愛彼方恃寵有無將之
志
皇上且加膝如驕子之視彼方巧爲掩飾欲抗
外庭之議
皇上隨亦逆耳有沽名瀆擾之　責彼方明假
緝訪大張東廠之威
皇上隨誇忠直有不避形跡之稱倚天未厭禍
從此更無忌憚如自古閹宦之決裂流毒者

豈臣子所忍言哉況
皇上以冲年踐祚孑然一身負　社稷生靈之
托有如姦璫在旁而不知則
祖宗在天之靈必赫然懸尚方之劒況東夷用
黔干戈滿地四海多杌棿之象有如權璫竊
禍而不已則蕭牆腹心之變必窺伺長首勞
之心臣固逆知忠賢之不能令終而不得不
怖其卒也昨見批輔臣一疏
聖意惓惓于忠賢之勤勞保護夫忠賢一刑餘

寠子耳今獵躋蟒麾富貴已極有何勤勞尚
未酬報而津津言之
皇上爲
天地鬼神所保重百官萬民所擁戴忠賢何物
而能以一腐穢之身護衛
皇上是皆忠賢之乞憐怙寵敢于自誣敢于附
會其說故爲此動
皇上之眷戀耳廼反曰言者之牽誣而諸臣之
附和也又臣之所未解矣語曰山有猛獸藜
藿不採方今權閹得志皆謂　宮府相隔輔
臣詞竭似難再請即出而調劑此事塡空頭
勑想元輔亦必自有說乎冢臣公忠貞直一
片赤腸以人事
君便當急出視事坐鎮紛嚚佐風憲者無屢乞
歸司封駁者無妨戇直惟壹意急公任事則
大臣法小臣和內地不肅清者未之有也臣
義不容默惟
皇上亟除忠賢以清

君側之惡卽日遠　闕廷可無杞人之憂矣臣
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四年六月十三日具題十六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劉水部

公名鱗長號乾所福建晉江人登萬曆已未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政時　門殿工作盛典凡一差常三四員董其役至公獨肩之朝夕拮据稽覈無遺氷蘗自矢梃特不撓直以　國事如家事也總理工程內監馬誠與逆璫魏忠賢表裏爲奸於　皇極門揭開工費幾三十萬金而公躬親督率極力爭執秖六千金竣役于是誠深銜公突揑萋菲欲中以奇禍會大司空王

公佐調護之而對公曰若輩謗語卽汝薦章也適敘剃權差有同年以親老懇讓者公以地瘠遂辭焉而同寅以破例相咎王公曰瘠處能恬冷處能耐他日大器也先是避事告急都城有濬隍之役公冒暑趲督分方計夫量土定工節省萬金而且速成之巡視科臣魏公大中語人曰體　國恤民眞幹實事者僅見劉君耳每有興作輙移劉曰劉主政識見精明眞心任事可委焉公不顧勞怨凡見信于堂翁而取忌于中外者類此復遇北河之役適逢璫猖獗竟無前者公曰　朝廷養士謂何慷慨請行則已拚性命赴之而忽遭外艱公痛哭科跣謂忠孝不兩全踉蹌回籍讀禮苫凷中而深爲　廟廊憂粤惟服闋例從優補尉値逆璫用事大亂銓政亦素嗛公候及半載而僅冷署街道廳抵任次日卽毀權璫王體乾侵街房若干以殺閹勢及淸追五城官房變價及萬金以助　大工蓋厎畹大璫所據者也由是而伏禍益深矣或有圖南

都採銅而謀之于公公正色曰盡不念高皇定鼎金陵艱鉅乎吾輩臣子忍毀之耶其人縮舌而退訴之逆璫夫乃屢觸兇鋒璫固屢欲中公爲無隙可乘會估計保橋之議該公責任同馬誠崔呈秀楊夢袞及虞掌科廷陛踏勘公造次治一飯頗簡率從役無犒墊于是誠益怒遽去崔楊亦觖觖不發一言而別惟虞與公細心料理公謂橋經二百餘年形長勢險若從新保托難必堅固且爲費不貲聞內估用銀三

四十萬職以爲不如乘冬水涸冰堅之際只從橋下略塡柳木夾以灰土夯禁杵實以便挽運其費不及保橋十之一也虞卽忻然贊從曰可而堂翁黃公克纘疏聞奉　旨議行矣公駐蘆溝橋典役不數日而呈秀儼然以堂官臨之突出一　旨橋道見在運石何必再行保墊顯是司官計圖侵冒着降三級調外任旣聽降補而忽矯　旨曰劉某奉旨欽降曾幾何時而遽行補官顯是鑽刺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公乃破帽青衫策蹇出　國門人皆危公以不測唯自拋身家聽之矣公歸意興擴然絕無隻字入長安戊辰恭遇

今天子御極臺省交薦當事者謂公留意節省部帑當瑞括之後必大詘非公莞出納誰則破夙習爲　國家儲尺寸者急以原秩起公公奉職硜硜恪守舊章與時不合復以外謫歸久之蕈功令補常別駕政聲籍甚兩臺廉其淸愼明敏攝署毘邑公所蒞抑豪强釐蠹弊淸覈加賦幾二萬金徵比有方而民不苦鞭笞咸歡若更生而三天庇之也荆溪民大譁當事者謂公素得民以撫屬公公單騎來開誠諭以禍福皆感泣羅拜聽命被繫者翅得直諸貴勢不敢枉法爲僇民郡不遲一二效尤鋒不旋踵公力多焉噫公以一腔血誠任　國家事前後侃侃執持不避權要雖經摧折不少回皆人所難其與人爲善尤見于瑠炎正熾時上大司空一書反覆數千言詞誼激烈所陰維者不旣何罪而屢見逐今淸議掛人齒芬忠節大著雖偃蹇一官有餘榮矣

上大司空黃鍾梅堂翁書　劉鮮長

昔天啓乙丑年八月黃公奉
召命在途劉公起復候補在京

惟閤下之正色立　朝也衡曲直如尺洞貞
邪如鏡凝定不動如喬嶽泰山移　宮一事
力鎮羣疑紅丸一案獨排輿論立砼柱于怒
濤之衝揭皎日于豐蔀之下至于名可辱身
可去而一段愛
君憂　國之精誠終不可轉一段維綱常扶名
教之節槪終不可回昔王孝先御簾之議及
山陵之對韓魏公之調和兩宮至風曹后還
政撤簾卒成大事定見定力惟閤下有焉勇
退以來時氛漸豁公論漸清而
天聽亦漸回今　實錄修矣梃擊移　宮紅丸
之案定矣皆閤下一言定國之力有以持之
矣而後迺今閤下愛
君憂　國之精誠維綱常扶名教之節槪迺愈
皎皎耳至近事處分尚有可述者如倏國之
姦雄詠朽骨于旣往朋伙之羽翼搏炎勢于

方來倡逃之經略頓伏鑕于槀街盜餉之撫
按嚴追贓于法曹皆今日　國法之極斷而
人情之稱平者也然愚生靜觀局外竊不勝
履霜之慮者何也紀綱宜肅也阿柄得無倒
持否門戶宜清也矯枉得無過正否譬　國
運于今日如病癰瘵之人必決去之而後快
癰瘵盡而元氣亦隨以消亡茲正癰瘵去而
元氣消之候也爲　國家長久慮者尚可無
培養元氣之術而更以剝削消導之劑隨其
後哉然以今日局勢觀之抑何剝削消導之
劑日進而不已也夫右者刑不上大夫訶斥
不加于耆舊盖務以禮義廉恥待士卽所以
尊　朝廷也今
顧命輔臣爲民當差矣元老舊忠削籍追誥矣
卿寺臺諫之官當死不死應流不流賤人挫
辱奴隸敲扑斃杖下者相踵矣夫此數人者
於門戶中或爲宗主或爲羽翼貶死亦何足
惜小子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唐開元間宰

相張貞嘉欲杖都督裴佃先張說爭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此言非爲佃先廼爲天下士君子也又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玄宗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于士人我 朝正德間朝官有罪輒命錦衣衛官較擒拿霍文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復兼刑獄越介

冑之職侵刀筆之權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剛氣繇此折盡變故所以少節概之士也我 朝忠厚立國久無此事廼今突見于

英妙之主誰令啓之以至于此夫人才實難無事之時當爲 朝廷愛惜除是大奸大惡必不可容非然者各宜使之自新不宜使之自棄就使在彼門戶之中豈無真才其人可收拭用者若動以黨之一字橫肆羅織豈 盛明之世與人爲善之意昔柳仲郢先爲牛奇章所辟後李贊皇辟爲京兆謝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于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于僧孺元稹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諸人之才皆可用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沈忠敏公求再居言路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黨公曰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爲進退

習以成風當別其邪正能否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進退哉今穀雒之鬬既平虞芮之爭盡息似亦更無伏莽之戎隱機而思反戈者善用之則皆有用亦誰不樂爲吾用者而一時風聞喜事尚務搜索于纖瑣短長疑似惝怳之間彊置人于黨以媢人甚至以一罪犯贓流株累朝士至數十輩令槩入于縉繳之中而鮮能自脫 國家養才幾何而堪此摧折也凡此皆銷削元

氣之事而不究于培養之術者也曰甚一日
而　國運且隨之尚忍言哉小子杞人悲天
誠不知稅駕所閣下處江湖之遠則憂其
君此亦非後樂之會矣神格心之功妙回天之
手非閣下今日當軸任而誰任哉葢閣下當
日立　朝議論從
君國起念而非從一已起見從綱常名教爭是
非而不從意見情面爭勝負故一時議論亦
取其足以尊

君愛　國維綱常扶名教而止而此外身名直
付之飄瓦浮鷗毫不芥蒂故一時雖波翻鼎
沸未肯帖然信服曾不兩年忽焉如百谷之
歸王無復敢有崖異者何者其定見定力有
以深服人心而攝其元氣故也故曰身在堂
上然後能辨堂下曲直君子之矜而不爭和
而不同用此道也若認作分門樹戶務求翻
局之意而附會之不大失閣下之初心而元
氣一泄無餘哉方今士風易靡人情好佞閣
下之前豈無如蔡京之于司馬公郭祥正李
師中之于王荆石依阿詭隨以取憐一時而
包藏禍心于不測者定見定力如閣下知必
勘破其微深惡而痛絕之而不墜彼雲霧者
也昔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熈寧立
論務在安靜在熈寧力排募役在元祐廼主
免役葢惟是之從而不徇時之好惡所以爲
君子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
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

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小子知
閣下能以不徇時不苟合自處則世有不徇
時不苟合之人于此亦知閣下之必有以鑒
之也小子從鄉閭後進事閣下頗久蒙閣下
教愛頗深是以敢不避忌諱冒昧一言于閣
下之前惟閣下裁督世道幸甚　國運幸甚
若候補一官已四閱月啞鐇木之無先茸幽
谷之獨後此自疎拙之分應爾無足爲閣下
道者鱗長臨楮曷勝惶仄之至